而木不待黄而落。奚足以語至道哉。黄帝退而閒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
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長生。
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得吾道
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吾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
齊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我獨存焉。乃授帝陰陽經。黄帝紀云自然經。
一號力默子。作道成經七十卷。臣道一曰。廣成子謂守其一而處其和。故
千二百年未嘗衰老。道德經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
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為天下正。其殆以此乎。廣
成子之意。欲軒轅抱一為天下式而已。厥後軒轅得道。白日昇天。後世帝
王卒未能及廣成子之功。妙矣哉。三元延壽參贊書振曰。廣成子謂無勞
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即論語所謂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者
也。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知。形乃長生。即詩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者也。至彼至陽之原。至彼至陰之原。即記所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
也。是皆儒書所以垂教後世之語耳。秦漢以來。士多溺於權利。鄙儒家紙
上之言。以為進仕之階。不知儒者所以脩身養性。以至與天地合其德。靡

不具載也。又學者不能有諸己。一聞其存形千二百歲。則駭然歆羨。而亟
求其說。噫。求之思耳。然姑舍是而已。前之三者。勉而行之。則神清氣寧。長
生久視。殆將享無窮之樂矣。豈直二百歲而已哉。或曰。廣成子形不貲。是
為可貴。振曰。使廣成子果能千二百歲。而形不化。猶龜鶴之不死。松柏之
冬夏青青。蓋自得其稟耳。
何可取其小而失大者哉。

廣壽子

歷世眞仙通鑑。廣壽子。在祝融時。降于恒山。授人皇內文。作 教人以安神之道。俾鈞鑄為器。以變生冷。一號傳豫子。實學通精 經九十卷。

漢廣

詩國風周南篇名。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吴氏曰。韓詩作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叶古曠反。不可泳思。叶于誑反。江之永矣。叶弋亮反。不可方思。叶甫妄反。朱子集傳。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
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
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
也。 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閒。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
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
興。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也。朱子語類。漢廣遊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
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
一邊。淳 漢廣。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於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玁
狁可畏。 輔廣童子問 女者未嫁之稱。未嫁而出遊。亦非禮。先王引大
堤之曲以見江漢之俗。其女好遊。蓋當時人必以遊女為言者。出遊之女
猶如此。況於閨閫之內乎。自豐鎬而南。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皆江
漢之所經由也。此章是其始見之時。知其容貌之端莊。性情之靜一。非復
如前日之可求也。後四句則因以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耳。 胡一桂
附錄纂疏。朱子語錄。周南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文王之
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 又曰。漢廣遊女
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
是偶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 問漢之廣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

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
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兩句。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
只行于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玁狁。 葉賀孫錄。 孔氏曰。見正義。鄭氏曰。
周詩解項氏說。嚴氏曰。見正義并釋文。 劉瑾通釋。 爾雅曰。小枝上繚
為喬。注。細枝皆翹繚向上。愚按集傳既載吴氏之說。而於此復先釋思字。
其下方釋漢水。不從經文之次。正用毛傳之意也。大堤之曲。李太白詩注
曰。大堤。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隋王誕為襄州時。作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
曲。有大堤曲。永康軍。即今四川省成都路灌州。胡庭芳曰。此文王脩身齊
家之道。美化之行。見諸南國者如此。愚按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
不可求而言。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比女不
復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比。比其興比體製之殊。備見於一
章之內。後凡言興與比者。其大意亦皆倣此章云。 孔氏曰。並見正義。古
詞云。見嗇通。釋文曰。見後。朱子語錄。見附錄纂疏。輔氏曰。見童子問。嚴氏
曰。見詩緝。 梁益旁通。 漢水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為漾水。東流為沔
水。又東至南鄭為漢水。有褒水從武功來入焉。南鄭興元治所。興元故漢
中也。又東與文州丈水會。又東過西城旬水入焉。又東過鄖音云鄉縣南

又至而東南過武當縣。又東過順陽縣。有清水自虢州盧氏縣北來入焉。
又東過中廬。有淮水自房陵淮山東流入焉。又東過襄陽南漳縣荊山而
爲滄浪之水。又東過宜城。有鄢水入焉。鄢音嫣。又音偃。又東過於鄀。音若。
歡水入焉。又東南白水入焉。又東過雲杜而爲夏水。有溳水入焉。溳音云。雲
杜舊屬江夏。後并入安州安陸。又東至大別山下。漢陽鄂州二城相對之
間。南與江水合流而爲大江。江水出岷山。一名汶阜山。今屬茂
州汶山縣。發源不一。源亦甚微。所謂江源可以濫觴之言也。東南百
餘里至天彭山。亦謂之天谷。亦謂之天彭門。兩山相對。水逕其間。其山屬
彭州。又東南過成都郫縣。又東南過江陽。有湔水從西北來入焉。江陽屬
眉州。又南過嘉州犍爲縣。又南過戎州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從西來入焉。
僰蒲墨切。音蔔。字本作僰。又東南至渝州江津縣。有巴水涪水白水
潛水渝水合流入焉。又東過涪州忠州萬州。又東過雲安軍。雲安今夔州。
又東過魚復。魚復今夔州奉節。運永安宮及諸葛孔明八陣圖壘。南又東
南過赤岬城。岬甲。又東過巫峽。巫溪水入焉。又東過秭歸。又東過夷陵。又
東過宜都。又東過爲斷江。又東過枝江。有沮水入焉。又東過石首。又東過
華容。有涌水入焉。又東至巴陵。合于洞庭之陂。其陂有澧水西來。沅水西

南來。湘水南來入焉。東至武昌漢陽大別山。與漢水合而爲大江。東過潯
陽。有彭蠡陵從南來入焉。彭蠡即今鄱陽湖。合江西江東諸水。贛豫章南
康饒州之境。又東右過江寧。有丹陽水從南來入焉。又東左過江都。邗溝
出焉。又東過江陰許浦入海。入海處在通州海門縣。秭音姊。沮音趄。澧音
禮。鄱音婆。邗音寒。　大堤之曲。夾漈鄭氏樵通志略曰。樂府清商曲。襄陽
樂。音洛。大堤曲者。宋隋王誕始爲襄陽郡。元嘉末。仍爲雍州。夜聞諸女郎
歌謠。因爲之辭。古辭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
目。後世如李太白。大堤曲等作。皆古樂府題。毛萇傳鄭玄箋南有喬木。不
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傳云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
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云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
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遊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
潔使之然。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傳云潛行爲泳。永長。
方泭也。箋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
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孔穎達正義。南有至方思
　正義曰。木所以庇蔭。本有可息之道。今南方有喬木。以上竦之故。不可
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遊女。以貞潔之故。不

可犯禮而求。是爲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潔清。人無求思
者。此言遊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爲貞。處者自
然尤潔。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永長
矣。不可潛行乘泭以求濟。以興女皆貞潔矣。不可犯禮而求思。然則方泳
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爲女皆貞
潔。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定本遊女作游。　傳思辭至思者
正義曰。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爲義。故爲辭也。經求思之文。在遊女
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
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
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閽寺
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遊之事。既
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竦無木耳。　箋不可至之然　正義曰
箋知此爲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子之辭。若恒不可。則不應發不可之
辭。故云本有可道也。此箋與下箋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本有可道。總解經
不可之文。遂略木有可息之道。箋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泭之道。不釋不
可之文。是其互也。然本淫風大行之時。女有可求。今被文王之化。遊女皆

潔。此云潔者。本末必已淫興者。取其一象。木可就蔭。水可方泳。猶女有可
求。今木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廣長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木本小時可息。
水本一勺可渡也。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上竦也。言女雖出遊漢水之
上者。對不出不遊者言。無求犯禮者。謂男子無思犯禮。由女貞潔使之然。
也。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姦淫之事。皆男唱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
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強暴
之男是也。　傳潛行至方泭　正義曰。潛行爲泳。釋水文。郭璞曰。水底
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長。釋詁文。方泭。釋言文。孫炎
曰。方水中爲泭筏也。論語曰。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
是也。　箋漢也至不至。　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可乘泭而渡。谷風云就
其深矣。方之舟之者。雖深不長於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禮
將不肯至也。陸德明釋文。喬木。本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橋反。木枝上竦也。休
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上竦。粟勇反。漢水。本或作漢
水。泳。音詠。潛行爲泳。泭。芳于反。本作游。又作桴。或作柎。並同。沈旋音附。方
言云。泭謂之䇮。䇮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爲柎
栰也。郭璞云。水中簰筏也。又曰。木曰簰。竹曰筏。小筏曰泭。簰音皮佳反。栰

後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楸。　要義　詩體韻在辭上休息當作休思遊女消庶人女執筐行饁者並見正義　蘇穎濱集傳潛行曰泳方柎也思辭也文王之化行於南國雖江漢之游女皆有廉潔之行不可犯以非禮譬如喬木不可就以休息江漢不可得而方泳也東萊呂氏讀詩記杜氏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嚴氏詩解興也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跂倚南方有上竦之喬木不可休息於下而攀之興女有高潔之行也女游行於漢水之上乃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於卬嚴然詩序也曰見毛傳　華谷嚴粲詩緝南解見檮木漢水入江解見江漢　項氏曰思語辭或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或用之句首如思齊大任今曰江水尤深闊於漢故漢止言不可泳而江言不可方　興也南方之木美故以南言之木下竦則陰廣上竦則陰少南有喬竦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也漢水之上有游行之女非士君子之族深居閨閫之中者也以小家女而在曠僻可動之地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於是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水之廣不可潛行而泳之江水之長不可乘泭而方之見其貞潔之意使人望之而恭慢之志不作矣詩人偶見漢上游女無陵犯之心知紂之淫風已變由文王風化所及故借此游女以起義耳陳深清全齋讀詩編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朱氏曰此詩以為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嚴氏曰。道謂脩身齊家之道男子見游女自無犯禮之思序言求而不可得非也　喬木不可休息吳氏曰韓詩作思傳曰喬上竦也漢有游女朱氏曰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不可求思思語辭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揉水曰潛行為泳郭璞曰水底行也江之永矣朱氏曰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不可方思方泭也泭桴同孫炎注爾雅曰方木置水為柎栰也郭璞云水中簰筏也朱氏曰興而比也南方木美故以南言木上竦則陰少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也漢上出游之女非深居閨中者以其在曠僻可動之地人見之而知其端莊靖一而不可求乃陳其不可得之詞如漢水之廣而不可潛行江水之長而不可乘桴於

此見文王之化有以變其淫亂之俗　李熈音訓漢水有游行之女其行貞潔不可以非禮而求之於是陳其不可得之辭而曰漢水之廣不可潛行於其中江水之永長不可以桴筏而渡詩人蓋假樂游女以起義謂文王之風化所及而紂之淫風頓改也上文同詩緝　詩傳纂註賈曰按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襄陽在漢水之陰大堤漢水之堤也又按古今樂錄大堤曲隋王誕為襄州時作又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又鄭氏通志略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並亡其辭又襄陽樂府辭云云見前通又張東之大堤曲云南國多佳人莫若大堤女又太白集長吉集皆有大堤曲大抵皆風情之言也朱善詩經解頤漢之廣者不可泳江之永者不可方以比女德之端莊靜一者不可求也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日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觀聖人之化不於其他而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歸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李公凱句解南有喬木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跂倚今南方有木高竦不可休息不可藉以為休息之地漢有游女比喻漢水之旁有化行之女貞固自守有高潔之行不可求思決不可以非禮求之漢之廣矣人知其不可求人深明之旨漢水之廣不可泳思不可潛行水中而渡江之永矣江水之長不可方思不可為筏而渡禮之所在安可越哉皆由於威文王之化而變其淫亂之俗也

翹翹祈遥反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叶滿補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朱子集傳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子指游女也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嘆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𧦬廣章問首章既言高風雅致之不可求故此章遂以錯薪起興而言其游將歸則願為之飼秣其馬此可見其好悅之至矣歐陽氏謂此為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所忻慕焉者是也先生謂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真是寫得詩人之意思出悅之至而敬之深則可見其性情之正也悅而不敬則便放決矣或以歸為嫁則大夫詩意毛萇傳鄭玄箋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傳云翹翹薪貌錯雜也箋云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其高潔者之

子于歸言秣其馬傳云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此顯遠正義翹翹至其馬　正義曰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興貞潔者乃是衆女此衆女雖皆貞潔我欲取其尤貞潔者又言是其尤潔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己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　傳翹翹薪貌　正義曰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爲薪貌鴟鴞云予室翹翹即云風雨所漂搖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即云招我以弓明其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　箋楚雜至絜者　正義曰薪木稱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蔞草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爲荊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皆是也言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言尤明雜薪亦翹翹也　箋之子至意焉　正義曰釋訓云之子是子也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爲語助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子彼說嫁事爲嫁者之子此則貞潔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言

謙不敢斥其適己謂云往嫁若斥適己當言來嫁所以桃夭鵲巢東山不爲謙者不自言己說他女嫁故不爲謙也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采用鴈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嫁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已執謙不敢斥言其適己言養馬是欲致禮餼示有意求之但謙不斥耳陸德明釋文翹翹祁遙反又沈其堯反薪貌　尤高潔者一本無潔字　言秣其馬又養也說文云食馬穀也　以上時掌反下文同　禮餼香氣反牲腥曰餼　重言　之子于歸十二本詩二桃夭三鵲巢三燕燕三東山二　要義　鄭云願致禮餼但昏禮不見牲餼見毛傳鄭箋并正義　蘇頴濱集傳此知女子之不可犯而思以禮道之之辭也楚薪之尤翹翹者也取薪之翹翹者以言欲取女之尤高潔者也然猶不敢斥言取之故曰於是子之嫁也我當秣其馬以示有意焉耳東萊呂氏讀詩記張氏曰刈楚刈蔞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嚴氏詩解翹翹然而高者雜錯之薪我欲刈其中之楚木以楚在其中尤翹翹也興衆女高潔我欲擇其尤者之子若歸嫁於我我則秣養其馬以迎之然終不可得故又言漢不可泳江不可方也　朱氏曰見毛傳　張氏見讀詩記　歐陽氏曰見

本義門人曰見上義并集　華國嚴粲詩緝　翹翹錯薪音喬　錢氏曰翹翹高秀貌翹翹然而高者錯雜之薪也其中之楚木尤翹翹然人所先刈也喻衆女之中尤高潔者人所先取也故言此游女之嫁人將有秣馬以禮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之哉於是復陳其不可得之辭　戒謂秣馬如所謂雖爲執鞭猶忻慕焉如此則敢請乎瑣已有暱之想矣項氏家說泳思方思漢言泳江言方者漢水淺狹可泳而踰江水深闊必方舟而後能濟各因其實以起興也黃氏日抄晦庵云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嘆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此已盡一詩之意矣謂喻女之尤高潔者嚴氏詩緝取之恐求之過宋陳深清全齋讀詩編翹翹音喬錯薪　朱氏曰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　言刈其楚　疏曰楚木名學記注以楚爲荊　楚在雜薪中尤翹翹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雜薪中有荊楚尤翹翹秀出者人所先刈喻衆女中尤高潔者人所先取之子指游女歐陽氏曰之子遊而歸則我秣其馬悅慕之辭也鄭箋曰謙不敢斥其適己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興而比也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　音閭郭璞曰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駒馬之小者傳曰五尺以上曰駒釋文

曰馬二歲曰駒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　李蘭學詩備忘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之子指遊女也秣飼也　鄭氏曰見鄭箋并正義　宋晏得毛詩遺意漢廣此篇詩辭辭者已無遺說但召南有召公詩而周南無周公詩卻稱文王若以周召分陝言之二南之國同爲文王之化特繫之二公今周南詩稱后妃召南詩稱夫人固已不同而周南漢廣又稱文王是豈無說乎大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何爲而有王與侯之異乎嘗以地理考之召南地在岐西周南地在岐東自太王居豳爲狄所侵於是踰梁而邑于岐文王克崇之後始遷于豐其後又遷于鎬岐在扶風美陽縣岐山豐在扶風鄠縣鎬在長安西南岐在豳東南四百里豐在岐東南三百餘里鎬在豐東南二十五里皆是自西而東周南之地實居岐東則鎬京在焉周公特輔佐文王以治陝東之國所以有王者之風而本諸后妃漢廣所以稱文王之德而不及周公也若夫召南岐西之地在豳岐之間太王王季之故治也故曰先王之所以教召公專掌其國政而爲侯伯故不稱召公而稱召伯是以聽南國之訟而有甘棠行露之詩其地所以爲諸侯之風而詩述夫人之德與周公佐王事體

不同漢廣汝墳安待不稱文王乎李迂仲音訓翹翹然高者錯雜之衆薪其中楚木尤高人所先刈此女高潔如此若嫁而歸必有秣馬而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我故重述其不可得之辭而曰云云李公凱句解翹翹錯薪於翹翹然錯雜秀起之薪中言刈其楚擇其楚而刈之之子于歸與游女之我歸言秣其馬以是而秣其馬漢之廣矣然自頓於禮終不可犯故復歎曰漢水之廣不可泳思泳詠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解同上章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朱子集傳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 輔廣童子問三章之末皆終之以不可求之意所謂言之詳辭之復所以見其敬慕有不自已之意也 朱子語類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兩句 賀孫 毛萇傳鄭玄箋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傳云蔞草中之翹翹然者之子于歸言秣其駒傳云五尺以上曰駒孔穎達正義傳蔞草中之翹翹然 正義曰傳以上楚是木此蔞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購蔏蔞舍人曰購一名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機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是也 傳五尺以上曰駒 正義曰廋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故秣林賦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轉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即廋人三等龍騋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陸德明釋文其蔞力俱反馬云蔞蒿也郭云似艾音力侯反 要義 刈蔞謂蔞蒿江東用羹魚見正義 蘇穎濱集傳蔞草之尤翹翹者也 華谷嚴粲詩緝釋草曰萑蔏蔞萑音完蔏音商釋文曰馬二歲曰駒郭璞曰陸機曰舍人曰並見正義傳曰見毛傳 項氏家說詩中思字 思語辭也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不可泳思不可度思天惟顯思用之句首如思齊太任思媚周姜思文后稷思樂泮水皆語辭也說者必欲以為思慮之思則過矣且觀從

魯侯之與在泮而詠之矣何謂思邪於繹思數時繹思皆當以為語辭繹者不絕之義繹思猶繹如也 總論歐陽公本義論曰據序但言無思犯禮者而鄭箋謂犯禮而往正女將不至則是女皆正潔男獨有犯禮之心焉而行露序亦云彊暴之男不能侵陵正女如此則文王之化獨能使婦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也此甚不然蓋當紂時淫風大行男女相奔犯者多而江漢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不相侵如詩所陳爾夫政化之行使人顧禮義而不敢肆其欲不能使人盡無情欲心也紂時風俗男女恣其情欲而相奔犯今被文王之化男子雖悅慕游女而自顧禮法不可得而止也考詩三章皆是男子見出游之女悅其美色而不可得爾若鄭箋則不然其一章乃云男欲犯禮而往二章三章乃云欲擇尤正潔者使嫁我則一篇之中前後意殊且欲但云無思犯禮本無欲女嫁我之義蓋雖正女無不嫁之理苟以禮求婚安得不嫁由鄭以于歸為嫁乃失之爾

本義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息漢上之女美而不可求此一章之義明矣其二章云薪刈其楚者言眾薪錯雜我欲刈其尤翹翹者眾女雜遊我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既述此意矣末乃陳其不可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蓋極陳男女之情雖可悅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政化被人深矣 毛萇傳鄭玄箋並見前 程子經說漢廣言漢之廣大猶云江永也本言文王之道南被江漢之域因取漢水為興水之為限不可踰也以興禮義之為閑不可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家齊俗厚婦人知守禮義既以禮義為防則非僻之思自絕雖有以非禮求之者亦不可得而犯也不可得而犯則不思犯矣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跂倚喬木不可攀及也故人絕欲休之思興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無求之之思也重稱漢水之廣不可思游泳以濟江之長永不可思方而渡也江大於漢雖方尚不可濟難於泳矣興以禮自閑不可侵陵也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錯薪翹翹然必擇其端直者刈之如是之女豈所不願得哉之子者若得之以歸則言秣其馬矣情切之意惟其禮法之限不可得也不止無非禮之思又知其端直之美而願慕之也 李迂仲黃實夫集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本以枝葉蔭翳而人休焉蓋陰之接於人者也故詩人以興男女之際喬木則無蔭

之可息猶之女不可以私求也水天下之至柔人狎而玩之猶女子焉今漢以廣而不可泳江以永而不可方又以況女子以正而不可犯也錯薪薪之錯雜者宜棻務而不能自直而今乃翹翹然不撓此況女子游者宜若故逸而不能自守而今乃卓卓有立也言刈其楚木之小者於翹翹錯薪之中庶幾其易取故我欲刈之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者若之子肯歸于我則將秣吾馬而親迎之接以婚禮之正也蔞草之小者又易取於楚而駒又易得於馬其願慕之心愈切則欲從事於其易者然終不敢忘婚禮之正焉此序所謂無思犯禮者喬木雖不可休猶休之而無復宗漢之廣江之永泳而方之則溺矣況游女愈進而愈不可犯也夫男子願慕之心愈切而女子愈不可犯此序所謂求而不可得者也宋王漢濱先生集李白休息古本或作休思令當且作休息夫木固有可息之道令不可息者以其喬故也女固有可求之道令不可求者以其正故也其言不可求思程氏謂不可以思求此泥於序所謂無思犯禮也夫思者語辭如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皆是語辭也泳者潛行為泳鄭氏曰水底行也方論語曰乘桴浮于海即此是也孫炎曰方水中為泭筏也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漢水有可潛行之道而不可泳者以其廣故也江有可乘

桴之道而不可方者以其永故也此亦是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之意夫漢上游女至易動也又況游行之地非在閨門之內傅姆之側也今也能守貞潔之行而不可求則當時之女可知孔氏曰內則曰女子居內深居固門閽寺守之則貴族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此漢上之女也其言甚善惟以女子不可求以喻漢廣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焉惟犯於非禮則如匏有苦葉之詩深則厲淺則揭深厲淺揭惟吾所欲曾不顧禮義之如何耳翹翹薪貌錯也楚在雜薪之中吾欲取其翹翹者而刈之蔞即薪也蔞蒿雅云購商蔞郭璞云商蔞蔞蒿也於雜薪之中而取其翹翹者以比衆女之中欲取其貞潔者也惟其欲取其貞潔者故我欲得之為室家我則秣馬以聘之矣又思之而不可得也故又繼之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觀此則知周南之婦人其貞潔如此雖當時男子有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之意以其貞潔不可求而止遂想其貞潔之行使人望而畏之而慕慢之心不可復作觀此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所以想見當時之事也昔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

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嚴君平治蜀李强欲辟為從事終日言而不敢請是二人者時其容望其貌使人無有易慢之心亦士夫所難能也今周南之婦人亦能如此則當時士大夫亦皆有尹翁歸嚴君平之風矣三代之風所以直道而行非後世所可得而髣髴也　黄氏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休非不可休也見喬木者自無休息之心也漢上之游女正而不可求非不可求也見游女者自無犯禮之意按詩中凡曰思者皆是語辭然亦不可執辭而求詩當隨其爲意而求之也序言無思犯禮而詩人反覆言之亦必有說水可泳也見漢之廣者自不復有泳之之思水可方也見江之永者自不復有方之之思釋文曰潛行謂之泳泭筏謂之方此如游女可以禮求不可以非禮犯故後喻之曰衆薪錯薪也我欲得其尤翹翹者如江漢游女我欲得其尤美者繼之曰言秣其駒言秣其馬謂是子若歸于我當以正禮親迎之也於是復陳其不可犯之實歐氏謂秣其駒秣其馬如所謂雖為執鞭猶欣慕焉如此則是已有淫慾之念矣夫人惟其顧禮義也則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至於不顧禮義則深厲淺揭惟其所欲而尚其所懼哉文王之時以漢上之游女猶不可犯則其風之美可知歟美化

行于江漢之域蕙政令不足以敵人而禮義足以感人王烈之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是甘乞不與王彥方知也故節義清脩之士且之以為人之感服不仁者不敢入其門不義者不敢主其廬況文王后妃風化之美則江漢之域無思犯禮豈不宜哉故齋曾幹中詩說爾雅木上曲曰喬言其枝上竦也木喬則不可攀援女正則不可媒通泳游也謂潛行水底也方泭也謂水中箄筏也漢本有可泳之道至其廣處則不可泳矣江本有可方之道至其永處則不可方矣女本有可求之道至其正潔堅固則不可求矣以木為薪楚則其尤翹翹者以草為薪蔞則其尤翹翹者此皆吾之所欲刈也衆女之中其尤美者此我之所欲求也然被文王之美化革商紂之淫風皆知以禮自潔不可求也知其不可求故於其既游而歸也聊欲秣其馬駒以致其意焉夫男女之情人之所大欲也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聖人制為婚姻之禮所以重其別也苟率情而忘禮則踰墻而摟東家之子不以為恥苟由禮以制情則閉門而學柳下可不以為介然則南國之女子知守禮以自潔而使人不敢起求之之心其男子亦知由禮以制情而終能息其願求之意此廉恥之所以興而為文王之美化也夫漢上之游女故非士君子之族深居於重閨之中者

也。然猶不可犯。而況其處女者乎。若夫衛風靜女。乃士君子之族。閨當深
居於重閨之中。然猶俟我於城隅。而況其游者乎。風化之移人如此。詩人
於美舉其所輕。於刺舉其所重。蓋互以相明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江漢之
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溱洧之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
俗之美。戴岷隱續呂氏讀詩記。漢廣採於江漢。而得之也。此關雎之化也。
故繫之周南。言周公之德。南及江漢。避文王而言周公也。此詩知其不可
而不求。非求之而不可得也。漢有游女。望而不可求。猶喬木聳幹。而不可
休息也。然而情不能自克也。猶數意焉。曰翹翹錯薪。雖然而並有也。刈楚
取其可用者。刈蔞取其可食者。拔其尤之謂也。之子于歸。指其尤者。願秣
馬以致殷勤焉。已而知其卒不可得也。反而歸於正。然則非特游女閑靜
使人望而謂之。男子能自克於禮。亦賢矣。呂喬年麗澤論說。漢廣。漢廣
一章。已知游女之不可求矣。二章三章。復思秣其馬。秣其駒。蓋義理未勝
故雖明知其不可求。而欲念數起也。窒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猶治水。若
壅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矣。故詩人不禁欲念之起。而達禮之復。每
章有秣馬秣駒之言。是不禁欲之起也。終之以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是達
禮之復也。心一復則欲一衰。至于再。至于三。則人欲都亡。而純于天理者

嗚呼。漢廣之詩。其窒欲之大用歟。慈湖楊簡詩傳。此不敢犯禮之心。即正
心。亦曰道心。以天地鬼神之心。彼不知道者。必以為粗近之心。非精微之
心。吾則曰。此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知此者寡。止于無一萬無一無或乎。為序者不足於此。而推於文王
也。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
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是其為言非不善。惟不明乎道。不明乎是詩之道心
而贅為說焉。則亦足以亂人之道心。故不可用。知夫關雎太姒之詩。而不
言太姒。惟曰后妃之德。則漢廣不必推文王矣。毛傳曰。南方之木美。喬上
竦也。思。辭也。疏云。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
不可犯禮而求。爾雅釋水云。潛行為泳。郭注云。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
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毛傳曰。永。長。方。泭也。泭音孚。道作桴。爾雅釋言云
舫。泭也。郭注云。水中簰筏。孫炎云。水中為泭筏也。方言云。泭謂之簰。簰謂
之筏。爾雅釋引此。漢廣不可方思。以釋舫泭。論語云。乘桴浮于海。注云。編
竹木。大曰筏。小曰桴。是也。舫方。泭桴。音義同。釋言又云。舫。舟也。郭注云。並
兩船。釋水云。大夫方舟。然則舫方雖通。用而有或舟或筏之不同。江既湍
急深險。而又永長。不可方筏。喬木不可休息。江漢不可方泳。皆以喻女之

貞潔。不可遠然。不以禮而求。刈楚刈蔞。以秣馬駒。是退而以禮求之也。遊
或作游。錯。雜也。於雜薪之中而刈其楚。楚者。毛傳曰。蔞。草中之翹翹然。疏
引爾雅釋草。購。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
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
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毛傳曰。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五尺
以上曰駒。疏曰。廋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以
次差之。故知駒五尺以上也。秣馬及駒。將以親迎歟。補音云。泳。于誑切。郭
璞江賦。紫菜熒曄以叢被。綠苔鬖髿乎研上。帆蒙籠以蓋嶼。萍實出而漂
泳。正用此讀。方。甫妄切。爾雅。舫。泭也。疏云。水中為泭筏也。漢廣不可方思
舫方同。下同。馬。滿補切。秦瑯琊刻石辭。及牛馬。索隱音姥。漢書僕射莽何
羅。諫反。孟康曰。征和三年。通合侯馬通。今言莽。明德皇后惡其先人有反
易性。莽。顏師古。莽。莫戶切。案。必易馬為莽者。以馬與莽音滿補切。左氏傳
辛廖之占曰。震為土。車從馬。又童謠。曰。鴝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屈
原騷經。登閬風而紲馬。與哀高丘之無女叶韻。九歌。縶四馬。與擊鳴鼓叶
韻。漢樂章。靈之下。若風馬。左倉龍。右白虎。野。上與切。其蔞。一讀。力俱切。一
讀。力侯切。其駒。一讀。居侯切。易林。蹇之頤曰。川深難遊。水為我憂。多虞少

實。命鹿為駒。林艾軒經筵講義。漢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
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臣謂漢廣言文王之
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周召皆地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先
儒謂周召之地。共方百里。皆名曰周。而召則周內別名也。太王居岐。文王
都酆。武王都鎬。皆去岐周不遠也。今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江漢之
地。自周以南之國也。周召以南。其為國也多矣。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也。
江漢在楚地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即屈
原宋玉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
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臣謂南有喬木不可
休息。言喬木之為蔭也。廣矣。是不可休息乎。謂其可以休息也。漢有游女。
不可求思。言游女之在漢上。不可求之乎。謂其可求之也。而繼之以漢之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是歎其求之而不可得也。谷風謂就
其淺矣。泳之游之。此言漢之廣。非游泳可度。江之永。非方舟可濟。以意逆
志。乃見而不得之義。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臣謂二章謂薪中之有楚。是翹翹然者。刈
薪者當取夫翹翹之楚。之子。指游女言之。謂當以六禮聘之。而取其尤高

潔者如薪中之楚也之子來歸則我且秣馬以行親迎之禮謂如是可以得之也又繼以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謂求而不可得也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臣謂三章與二章之義同蔞即楚駒有馬也今楚辭一篇之中而三致意焉者即古詩之流也詩人之所以興者以見商之季禮義消亡時多淫奔者及周之興而漢上游女求而不可得婦人女子尚如是則當時之人聞文王而作興者皆是也林岊講義曰比也南有木可以休息喬而上竦不可休矣亦猶漢上之游女不可求也貴者深宮固門賤者執筐行饁故容有游女漢與江皆可泳可方廣而大永而長則不可泳而潛行方而筏濟矣翹翹然錯雜之薪言刈其楚謂欲采取其尤翹翹者言刈其蔞謂采取其草中之翹翹者以比求女者之情言秣其馬又言欲於游女之歸欣欣然願爲之執鞭若曰之子于歸我其爲秣馬乎之子于歸我其爲秣駒乎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既而知女子不可求則曰漢之廣不可泳矣江之永不可方矣 許謙名物鈔江漢游人 經 漢之游女不可求非必女子之知義端

靜而人不可求實見者雖悅其容貌之端靜而自知其於義無可求之理而賦此詩也上爲興南有喬木則不可休息此漢有游女其不可求思下四句比江漢之永廣人見之者知其不可方永而絕無求捋潛行之心固不待即之而知其不可也後二章之首興兼比娶妻必擇其善之至善者猶采薪者見錯薪固翹翹而於翹翹之中又欲刈其楚與蔞之美此游女可謂盡美其肯歸嫁于我則言秣其馬駒而親迎之矣其下復以江漢永廣反覆詠其不可求也蓋見游女而悅之男女之欲也知其不可求而不求禮義之心也是則江漢之人被文王之化之效若曰女子有不可犯之態而不敢犯之是男子之知義反不及婦人而文王之化但能及於女子非詩意也若行露之詩則專主於女子而言爾 漢言廣謂橫渡也江曰永謂泝洄也 傳一章踈息扶反 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爲漢水酈道元謂漢水有東西二源東源出氐道東流爲漢西源出隴西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今按漢地理志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此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及水經所言者

是也即道元所謂東源也氐道則宋秦州之地武都則階州也又漢志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入江樂史寰宇記興元府三泉縣東二十八里嶓冢山沔水所出下流爲漢杜佑通典梁州金牛縣有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爲漢水亦曰沔水今縣南有故白水關是西漢水出自西縣流至今牛入白水則名漢矣通典謂導漾水者蓋誤爾此道元所謂西源也漢西縣後分爲三泉縣嶓冢則在三泉界中今爲興元之境金牛即漢葭萌之地今則屬興元褒城縣也自秦州至興元驛程九百餘里皆云有嶓冢蓋山勢連亘數州也然則東源導漾爲漢者乃漢之經流其西源則自名沔因下流入漢始有西漢之名爾傅寅指興元之嶓冢或致之未詳歟蔡氏書集傳大別山在漢陽軍漢陽縣北別必列反漢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宋歐陽忞輿地廣記茂州汶山縣本漢汶江湔氐二縣地禹貢岷山在西北永康軍乃宋割蜀州之青城彭州之導江縣置漢蜀郡之郫綿虒江原三縣地也王象之輿地紀勝江流東南經茂州城下至汶川縣自汶川經導江至青城然則江之始源實在茂州之岷山也江入海處在通州海門縣瀕于千反郫音疲虒音斯 湔蝙峨山數百峰大西山爲最大雪山三峰闊其後冬夏如

瀾銀山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嶽廟廟下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闕丘隆反膊方于反反復之復方六反 三章蔞蔞蒿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今按長數寸言其葉高丈餘言其莖唯其高丈餘故亦可刈爲薪傳恐脫高丈餘三字則於錯薪之義似有礙詩緝見前疏見王氏 劉玉汝詩纘纘曰興而比竊謂當曰興又比蓋興有兼比者關雎是也傳止曰興也比兼興者綠衣是也傳亦止曰比也至下泉比兼興乃發例曰比而興野有蔓草溱洧黍離頍弁賦兼興則發例曰賦而興蓋興在賦比中非賦比外別有興故其例如此頍弁賦而興後比則曰賦而興又比是比在賦興外者當曰又比也今漢廣比在興後則當用頍弁例曰興又比也若曰興而比則與比而興賦而興者不辨矣故漢廣繳聊巧言之四章皆當曰興又比哦之三章末章當云比又興賦又興云 首章極言游女之不可求後二章承前意以其不可求故悅之而復以二比歎詠之則有歎之之意矣歎而悅之悅生於歎故兩言秣馬爲悅之至悅而歎之歎生於悅故三致歎詠爲歎之深此篇只言游女之不可求而興比反復累見歎詠非工於詠歌者豈故此游女端莊靜一之不可求與作詩者知其不可求而愛敬之皆得性情之正皆可以見文王后妃之德化 漢廣

三章章八句

劉瑾通釋。何氏曰：劉氏云：文王教化，其民桃夭歌其男女以正，漢廣歎其美化行于江漢之域，汝墳歎其婦人能勉其君子以正。苟非欲防微之道，皆以性成，風以成俗，其能然乎。詩傳纂疏陵氏曰：正靜而不可狎，固女德之賢，起敬起愛，而無狎暱之心，亦非必失身之男子也。夫刈蔞秣馬，起愛敬之意，然而失身於非禮，則有陷溺於水火之比。其為辭切，其命意嚴，一不以其不可者加于其身，克此端，則曾子臨深履薄之學，啓手易簀之心，終必俟於數禮焉，可謂閑邪存其誠矣。謝氏曰：游女獨行，非有師傅範其前，法制禁其後也。恭敬羞惡之心，積於中；形於外。動容周旋，自然中理，凜乎不可犯，使行道之人，愛而敬，敬而畏，閑其邪，窒其欲，於人所不知之地，是孰使之然哉。文王之德本諸身，驗諸庶民者盡是矣。道化明於上，風俗成乎下，性不待節而皆善，心不待閑而皆良。婦人女子生長其間，正如堯衢之童，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天保之民，日用飲食而徧為爾德，彼亦不自知其行乎天理之中也。王道之盛至此極矣。宋袁絜齋集經筵講義。臣聞人生天地之間，所以超然獨貴於庶物者，以是存心焉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是以苟存，雖至微之人，足以取重於當世。是心不存，雖貴為王公，其又奚取焉。漢之游女可謂至微矣，能正固其守，而人皆愛之敬之，豈非此心之良，天所以與我者卓然不亂，故發形於外，有足以感動物者歟。喬木者其幹上竦，非有枝葉下垂，可為庇蔭也，故不可休息，以女之矜譬木之喬，若非其倫矣，然端方不撓之操似之，此所以為古之賢女也。以喬木為未足，而復有江漢之喻。泳，潛行也，方，桄之小者也。漢不可以潛行，江不可桄濟，此女之不可求也。區區女子之微，人皆得以輕侮之，今乃如漢之廣，如江之永，不可褻瀆，如此，豈不賢哉。心慕其賢，而於錯薪之中，為之刈楚以秣其馬，刈蔞以秣其駒，致惓惓之意，庶其降以相從也，而終不可從，故江漢之喻，復申言之。嗚呼，武夫勃然震怒，無敢當者，而牽於利欲，則撓而從之，今女子之所守，乃剛勁如是，有丈夫所不能為者，此無他，彼求諸外，所以似剛而非剛，此得之心，所以至柔而能剛也。夫莫剛於人心，差來之食，寧死而不受，非不愛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為身也。江漢之游女，可嘉可尚，惟此心之不昧爾。非盛德之君，躬行於上，表正斯民，皆有士君子之行，豈能臻此哉。彼習俗薄惡，男女淫奔，恬不知愧者，亦其君使然爾，然則人君之一身，誠風俗美惡之所自出歟。

河廣

詩衛國風篇名

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反）杭（戶郎反）之。誰謂宋遠，跂（丘豉反）予望（叶武方反）之。朱子集傳：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胡一桂附錄纂疏。嚴氏曰：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為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瑞以河廣屬衛風，當為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愚謂嚴氏辯證甚的，但因此疑非襄公母親作，恐未然。母思子於其未即位之前，亦何害。東萊先生引說苑云：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無母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宋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慈子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王氏曰：若果如嚴氏說，則詩作於襄公為太子之時，公亦適有目夷之請，鶴鳴子和，安知其非出於自然之感慶者耶，於此益可以觀天矣。許謙名物鈔：傳一葦與祖為體，以昭穆言也。按春秋傳莊公十二年，宋桓公立，僖公九年卒，子襄公立，閔公二年狄入衛，宋桓公逆衛遺民於河，立戴公，是年卒，文公立，文公元年即僖之元年也。今傳曰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是以狄未滅衛之前言之也。而古河廣之詩，作於襄公即位之後，則衛不在河北矣。其說自相枘鑿，若據經一葦杭之為實，則為衛在河北，而襄公為太子之時，若以一葦杭之為假設之辭，則可為襄公即位之後，而衛非河北矣。二者必有一是一非，然觀桓公迎衛之意，似此時未出夫人也，桓公卒於衛文公之八年，不知何年出之，然則衛在河北之說為誤，而此詩作襄公為太子時，與即位之後則未可知也。毛萇傳，鄭玄箋：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傳云：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誰謂宋遠，跂予望之，箋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

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為其遠。孔穎達正義：箋一
葦亞喻狹。　正義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栰然，
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
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　箋誰謂至亦喻近。　正義曰：宋去衛
甚遠，故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
猶喻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陸德明釋文：河廣一葦，韋鬼反。杭之，
戶郎反，渡也。廣與，音餘，下遠與同。喻狹，音洽。非為，于偽反。跂予，丘豉反。要
義：自河南適宋不渡河，假渡為辭。詳見鄭箋正義。蘇穎濱集傳：杭，渡也。
河廣矣，宋遠矣，以為一葦可渡，而跂可見，所以緩說其思宋之心也。蓋曰
雖在衛，猶在宋耳。華谷嚴粲詩緝：葦音偉。杭亦作航，音同。葭蘆葦，解見七
月。跂音棄，讀亦作企，音起，跂舉踵也，腳跟不著地。跟音根。　夫人意不可
以往宋，而設為或人以遠沮己。己為辭以解之，誰謂河水廣，而令我勿渡
乎？但以一束蘆葦浮之水上，則可以杭渡而過，不為廣也。誰謂宋國遠，而
令我勿往乎？我跂其足，則可以望之，不為遠也。欲往之切，故謂遠為近。若
眞欲往宋者，思子之情，隱然於言外矣。傳曰：見毛傳。　彭止堂先生集：杭，渡
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自衛歸宋，必渡河水。言誰謂河廣，加一葦則可以

渡矣。誰謂宋遠，我跂之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乃義不得
往爾。詩傳纂註：宣姜女為宋桓公夫人，事見載馳首章。質曰：鄭氏曰：宋桓
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呂氏詩記曰：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
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
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
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
幸處母子之變者可知矣。按此，則此詩為宋襄公母之詩明矣，但未知此
詩作於衛國何時也。東萊之說如此，而孔氏又曰：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
自衛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今睢陽，去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
狹。孔說如此，則此詩為文公時詩矣。然按嚴氏詩緝云：箋謂宋襄即位，其
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為衛文公之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
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
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
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疏以河廣屬衛風，當
為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
屬之衛，何所屬乎？嚴氏之說為有證據，當從之。李公凱句解：誰謂河廣。非

言河水廣濶，雖渡乎一葦杭之，但以一葦加之則可渡，蓋甚狹也。特我自
不渡耳。誰謂宋遠，誰謂宋國遠遠難至乎。跂予望之，但一跂足則望見之
矣，蓋甚近也。特於義不可往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

不崇朝。

朱子集傳：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
而至，言近也。輔廣童子問：但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
之遠而不可見，以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
見。范氏以為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毛萇傳、鄭玄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箋云：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云：崇，終也。行不終
朝，亦喻近。孔穎達正義：箋小船曰刀。　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栰之小，此刀
宜為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舠。舠，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
云：一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陳深
清全齋讀詩編：誰謂河廣，一葦音偉杭亦作航之。傳曰：杭，渡也。誰謂宋遠，
跂音弃，讀作企，音起予望之。說文曰：跂，舉踵望也，謂足根不著地。　朱氏
曰：賦也。明非宋遠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嚴氏曰：衛都朝歌
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戴公

始渡河而南。此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前矣。時宋桓
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公俱未立也。鄭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作，是
詩誤矣。　惠公、懿公之間，惠王時詩。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曰：小船曰
刀。舠，小船也，古字通。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曰：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
亦喻近。　彭止堂先生集：刀，小船也。不容刀，言河之小也。小則易渡。崇，終也。
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意猶前章夫人之不往義也。然宋襄公當如之何？
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劉向說苑載襄公為太子，請
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目夷，襄公庶兄也。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
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襄公欲往來而至于遜國，不忍忘其母也。欲見母
而告父，以見舅不忍傷其父也。若襄公者，可謂孝矣。母念其子，子念其母，
出於天性之至愛，然皆止於義而不敢踰焉，可不謂善處母子之變乎？李
公凱句解：誰謂河廣。解同上章。曾不容刀，曾不能容一小船，蓋甚狹也。特
我自不渡耳。誰謂宋遠。解同上章。曾不崇朝，曾不終朝可到，蓋甚近也。特
於義不可往耳。總論：李迂仲、黃實夫集解：李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者，一
束葦也。杭，度也。刀，小船也。崇朝，終朝也。言誰謂河之廣歟？一束之葦可以
渡。誰謂宋之遠歟？跂足可以望見之也。誰謂河之廣歟？曾不容於一刀。誰

謂宋之遠與曾不崇朝可致然河非不可渡今我之不渡知義自不渡爾宋非不可往也今我之不往知義自不往也　鄘曰載馳之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竹竿之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皆言其遠也至於此詩惟言其甚近者蓋言人之於遠者則憚而不往至於甚近而不往者非有所憚也義不可也大抵人之行事當論其所當為與不當為者如何耳其所當為者雖千里之遠猶在所往也其不當為者雖咫尺之地不可妄動也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孔子嘉其有男女之別夫一門限而禮存焉非其足不可踰閾也禮不可也觀此則知宋襄之母有念子之心而不敢歸宋此詩所以賢之也　黃曰天下之事其所當為者雖千里而近其所不當為者雖咫尺而遠衛之於宋可以束葦而渡可以跂足而見可以旦行而至夫豈難往哉於禮有所不可往則雖近而猶遠也禮之不可踰也如此哉放齋曹粹中詩說自閔二年文公東徙渡河衛已居河東至僖九年宋桓公卒襄公之立已十餘年矣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蓋取河為喻耳人固謂河為廣矣然而一束之葦可附以渡小船曾不能容也人固謂宋為遠矣然跂予之足而望不終朝而可至也蓋有意於往則雖遠而必達無意於往則雖近而不前

桓夫人之於宋特以義不當往遂抑情而止耳若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宋也刀小船也戴岷隱續呂氏讀詩記河廣宋襄公母作也孔氏曰自衛適宋不渡河此蓋以河為喻也河亦廣矣意將欲渡以為河狹宋亦遠矣意有所思以宋為近夫情之疎者室邇而甚遠情之切者地遠而實近聖人取此詩以示後世為人母而遭變者呂喬年麗澤論說河廣一詩襄公之母遭桓公見出在衛後襄公立其母思其子之切顧義而不敢歸故作此詩天下之事有不可為而不為此理之常力可為而不敢為方是顧義然又有一說大氐尊卑上下之分又須是彼此相全襄公之母得罪於先君而出也然蒯聵不能顧義而求進終至於父子相距是固子不能全其為子之道然亦蒯聵不能全其子也今襄公之母卻能顧義不歸宋終使襄公不得罪於名教者母實全之也　慈湖楊簡詩傳毛詩序曰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詩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然文公之時衛已遷國河南無河可渡此曰河廣豈濟水東南流而又北入海者亦稱河耶史記文公之子成公時晉從南河渡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豈春秋時河已東南決耶一葦無抗河之理思往之切甚言其河之非廣也曾

不容刀之意亦然毛傳曰杭渡也鄭箋曰予我也誰謂宋遠我跂則可望見者箋云小船曰刀劉熙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毛傳皆以崇為終未安朝者一日之上故朝崇義亦猶日有上日謂不待崇朝之久而已可到亦甚言宋非遠也孔穎云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呂曰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心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杭即古航字亦猶刀後世加舟作舠林岊講義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小船曰刀言欲渡則雖廣可狹也誰謂宋遠跂足可以望見行不終朝可至然而不渡河者知其不可渡也不往宋者知其不可往也朱善詩經解顧母出固與廟絕而母之與子則初無繼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以恩揜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於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於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返國乎曰母之黜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固可以無愧而

母之心亦可以自慰矣劉玉汝詩纘緒孫與祖同體者同昭穆也此詩止言宋不遠耳若其義不可而不得往之意則猶在言後作者不必盡言而讀者自可默會又詩之一體唐人歌後之作蓋本於此望之而即可見猶有遠者行之而即可至則愈近矣語有淺深衛有婦人之詩六人共姜莊姜許穆夫人宋桓夫人衆水竹竿之衛女思謂當增雄雉伯兮為八人

河廣二章章四句

朱子集傳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輔廣童子問　范氏為襄公發者得其義矣所謂先王之化猶有存焉即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必如此等詩方可當之　許謙名物鈔　衛有婦人之詩六人所止於禮義謂共姜也莊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夫人也衆水之女也竹竿之女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四 十八養

廣

百丈廣錄

古尊宿語錄大語須辯緇素須識總別語須識了義不了義教語了義教辯清不了義教辯濁說穢法邊垢揀凡說淨法邊垢揀聖從九部教說向前衆生無眼須假人雕琢若於聾俗人前說直須教渠出家持戒脩禪學慧若是過量俗人亦不得向他與麼說如維摩詰傅大士等類若於沙門前說他沙門已受白四羯磨訖具足金是戒定慧力更向它與麼說名非特語說不應時亦名綺語若是沙門須說淨法邊垢須說離有無等法離一切脩證亦離於離若於沙門中剎除習染沙門除貪嗔病不去亦名聾俗亦須教渠脩禪學慧若是二乘僧他歇得貪嗔病去盡依在無貪將為是是無色界是鄣佛光明是出佛身血亦須教渠脩禪學慧須辯清濁語濁法者貪瞋愛取等多名也清法者菩提涅槃解脫等多名也只如今鑑覺但於清濁兩流凡聖等法色聲香味觸法世間出世間法都不得有纖毫愛取既不愛取依住不愛取

將為是是初善是住調伏心是聲聞人是戀筏不捨人是二乘道是禪那果既不愛取亦不依住不愛取是中善是半字教猶是無色界免墮二乘道免墮魔民道猶是禪那病是菩薩縛既不依住不愛取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後善是滿字教免墮無色界免墮禪那病免墮菩薩乘免墮魔王位為智鄣地鄣行鄣故見自己佛性如夜見色如云佛地斷二愚一微細所知愚二極微細所知愚故云有大智人破塵出經卷若遺得三句過不被三段管教家舉喻如鹿三跳出網喚作纏外佛無物拘繫得渠是屬然燈後佛是最上乘是上上智是佛道上立此人是佛有佛性是導師是使得無所礙風是無礙慧於後能使得因果福智自由是作車運載因果處於生不被生之所留處於死不被死之所礙處於五陰如門開不被五陰礙去住自由出入無難若能與麼不論堦梯勝劣乃至蟻子之身但能與麼盡是淨妙國土不可思議此猶是解縛語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佛瘡菩薩等瘡但說有無等法盡是傷也有無管一切法十地是濁流河衆作清流說堅清相說濁過患向前十大弟子舍利弗富樓那正信阿難邪信善星等箇箇有勝樣箇箇有則候一一被導師說破不是四禪八定阿羅漢等住定八萬劫他是依執所行被淨法酒醉故聲聞人聞佛法不能發無

上道心所以斷善根人無佛性教云喚作解脫深坑可畏之處一念心退墮地獄猶如箭射亦不得一向說退亦不得一向說不退秪如文殊觀音勢至等却來須陁洹地同類誘引不得言他退當與麼時秪喚作須陀洹人秪如今鑑覺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管透三句及一切逆順境得過聞百千萬億佛出世間如不聞相似亦不依住不聞亦不作不依住知解說它者箇人退不得量數管他不著是佛常住世間而不染世法說佛轉法輪退亦是謗佛法僧說佛不轉法輪不退亦是謗佛法僧肇云菩提之道不可圖度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語也埏生抬箭言鑑覺猶不是從濁辯清許說如今鑑覺是除鑑覺外別有盡是魔說若守住如今鑑覺亦同魔說亦名自然外道說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尺寸語是圖度語似野干鳴猶爲繫縛門本來不認自知自覺是自己佛向外馳求覔佛假善知識說出自知自覺作藥治箇向外馳求病既不向外馳求病瘥須除藥若執住自知自覺是禪那病是徹底聲聞如水成冰全冰是水救渴難望亦云必死之病世醫拱手無始不是佛莫作佛解佛是衆生邊藥無病不要喫藥病俱消喻如清水佛似甘草和水亦如蜜和水極是甘美若同清水邊數則不著不是無是本有亦云此理是諸人本有諸佛菩

薩喚作示珠人從來不是箇物不用知渠解渠不用是渠非渠但割斷兩頭句割斷有句不有句割斷無句不無句兩頭迹不現兩頭捉汝不著量數管汝不得不是欠少不是具足非凡非聖非明非暗不是有知不是無知不是繫縛不是解脫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是實語若爲雕琢虛空作得佛相貌若爲說道虛空是青黃赤白作得如云法無有比無可喻故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故云聖體無名不可說如實理空門難湊喻如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亦爾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參善知識求覔一知一解是善知識魔生語見故若發四弘誓願顧度一切衆生盡然後我始成佛是菩薩法智魔誓願不相捨故若持齋戒修禪學慧是有漏善根縱然坐道場示現成等正覺度恒沙數人盡証辟支佛果是善根魔起貪著故若於諸法都無貪染神理獨存住甚深禪定更不昇進是三昧魔久耽翫故至上涅槃離欲寂靜是魔業若智慧脫若干魔網不去縱解百本圍陁經盡是地獄滓若覔如佛相似無有是處如今聞說不着一切善惡有無等法即為墮空不知棄本逐末却是墮空也求佛求菩提及一切有無等法是棄本逐末秖如今麤食助命補破遮寒渴則掬水喫餘外但是一切有無等法都無纖毫繫念此人漸有輕明分

善知識不執有不執無脫得十句魔語出語不繫縛人所有言說不自稱師說如谷響言滿天下無口過堪依止若道我能說能解說我是和尚汝是弟子者箇同於魔說無端說道目擊道存是佛不是佛是菩提涅槃解脫等無端說一知一解見舉一手豎一指云是禪是道者箇語繫縛人未有住時秖是重增比丘繩索縱然不說亦有口過寧作心師不師於心不了義教有人天師有導師了義教中不爲人天師不師於法未能依得玄鑑且依得了義教猶有相親分若是不了義教秖合聾俗人前說秖如今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亦不住無依住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名大善知識亦云唯佛一人是大善知識爲無兩人餘者盡名外道亦名魔說如今秖是說破兩頭句一切有無境法但莫貪染及解縛之事無別語句教人若道別有語句教人別有法與人者此名外道亦名魔說須識了義教不了義教語須識遮語不遮語須識生死語須識藥病語須識逆順喩語須識摠別語說道修行得佛有修有證是心是佛即心即佛是佛說是不了義教語是不遮語是摠語是升合擔語是揀穢法邊語是順喩語是死語是凡夫前語不許修行得佛無修無證非心非佛亦是佛說是了義教語是遮語是別語是百石擔語是三乘教外語是逆喩語是揀淨法邊語是生語

是地位人前語從須陁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了義教是持不了義教是犯佛地無持犯了義不了義教盡不許也從苗辨地從濁辨清秖如今鑑覺若從清逆數鑑覺亦不是清不鑑覺亦不是濁亦不是不清亦不是聖亦不是不聖亦不是見水濁說水濁過患水若清都無可說說却濁他水若有無問之問亦有無說之說佛不爲佛說法平等真如法界無佛不度衆生佛不住佛名真福田須辨主客語貪染一切有無境法被一切有無境惑亂自心是魔王照用屬魔民秖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世間出世間法亦不作不住知解亦不依住無知解自心是佛照用屬菩薩心心是主宰照用屬客塵如波說水照萬像以無功若能穿照不自玄肯自然貫串於古今如云神無照功至功常存能一切處爲尊師衆生性識他爲未曾踏佛堦梯是繫膠性多時黏著有無諸法乍喫玄旨藥不得乍聞格外語它信不及所以菩提樹下四十九日默然思惟智慧冥朦難說無可比喩說衆生有佛性亦謗佛法僧說衆生無佛性亦謗佛法僧若言有佛性名執著謗若言無佛性名虛妄謗如云說佛性有則增益謗說佛性無則損減謗說佛性亦有亦無則相違謗說佛性非有非無則戲論謗

始欲不說衆生無解脫之期始欲說之衆生又隨語生解益少損多故云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向後反尋過去諸佛皆說三乘之法向後假說假立名字本不是佛向渠說是佛本不是菩提向渠說是菩提涅槃解脫等知渠擔百石擔不起且與渠一升一合擔知渠難信了義教且與渠說不了義教且得善法流行亦勝於惡法善果限滿惡果便到得佛則有衆生到得涅槃則有生死到得明則有暗到但是有漏因果翻覆無有不相酧獻者若欲免見翻覆之事但割斷兩頭句量數管不著不佛不衆生不親不疎不高不下不平不等不去不來但不著文字隔渠兩頭捉汝不得免善惡相形免明暗相酧實理真實亦不真實虛妄亦不虛妄不是量數物喩如虛空不可修治若心有少許作解即被量數管著亦如卦兆被金木水火土管亦如繫膠五處俱黏魔王捉得自在還家大教語皆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心後始名好善菩薩即非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摠與麼也若秖說一句令衆生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說到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初善不守住如今鑑覺是中善亦不作不守住知解是後善如前屬然燈後佛秖是不凡亦不聖莫錯說佛非凡非聖此土初祖云無能無聖爲佛聖君言佛

聖者亦非九品精靈龍畜等類及釋梵色界皆能通變上品精靈亦知今古百劫時事豈得是佛如阿脩羅王身極長大敵兩倍須彌山與帝釋戰時知力不如領百萬兵衆入藕絲孔裏藏通變辯才不少它且不是佛教語節級奢鹺陞降不同未悟未解時名貪嗔悟了喚作佛慧故云不異舊時人秖異舊時行履處　問斬草伐木掘地墾土爲有罪報相否師云不得定言有罪亦不得定言無罪有罪無罪事在當人若貪染一切有無等法有取捨心在透三句不過此人定言有罪若透三句外心如虛空亦莫作虛空想此人定言無罪又云罪若作了道不見有罪無有是處若不作罪道有罪亦無有是處如律中本迷煞人及轉相煞尚不得煞罪何況禪宗下相承心如虛空不停留一物亦無虛空相將罪何處安著亦云禪道不用修但莫汚染亦云但融治表裏心盡即得亦云但約照境秖如今照一切有無等法都無貪取亦莫取著亦云合與麼學學似浣垢衣衣是本有垢是外來聞說一切有無聲色如垢膩都莫將心湊泊菩提樹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屬色十二分教屬聲秖如今截斷一切有無聲色流過心如虛空相似合與麼學如救頭然始得臨命終時尋舊熟路行尚不徹到與麼時新調始學無有得期臨終之時盡是勝境現前隨心所愛重處先

愛。秖如今不作惡事。當此之際亦無惡境。縱有惡境亦變成好境。若怕臨終之時。慞狂不得自由。即須如今便自由始得。秖如今於一一境法都無愛染。亦莫依住知解。便是自由人。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果業已現。如何怕得。怕是古今。古若有今。今亦有古。古若有佛。今亦有佛。如今若得直至未來際得。秖如今一念一念不被一切有無等法管。自古自今佛秖是人。人秖是佛。亦是三昧定。不用將定入定。不用將禪想禪。不用將佛覓佛。如云法不求法。法不得法。法不行法。法不見法。自然得法。不以得更得。所以菩薩應如是正念於法。鏧然獨存。亦無知獨存之法。智性自如。如非因所置亦名體結。亦名體集。不是智知。不是識識。絶思量處。凝寂體盡。忖度永亡如海大流盡波浪不復生。亦云如大海水。無風匝匝之波。忽知匝匝之波此是細中之麤。亡知於知。還如細中之細。是佛境界。從此初知名三昧之頂。亦名三昧王。亦名爾焰智出生一切諸三昧灌一切諸法王子頂。於一切色聲香味觸法剎土成等正覺。內外通達。悉無有閡。一色一塵一佛一色。一切佛一切色一切塵一切佛一切色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一一徧滿一切剎上。此是細中之麤。是善境界。是一切上流知覺聞見亦是一切上流出生入死。度一切有無等。是上流所說。亦是上流涅槃。是無上道。是

無等呪。是第一之說。於諸說中。最為甚深。無人能到。諸佛護念。猶如清波能說一切水。清濁深淺廣大之用。諸佛護念。行住坐臥。若能如是。我時為現清淨光明身。又云如汝自等語等。我亦如然。一佛剎聲。一佛剎香。一佛剎味。一佛剎觸。一佛剎事。悉皆如是。從此上至蓮華藏世界。縱廣悉皆如是。若守初知為解。名頂結。亦名墮頂結。是一切塵勞之根本。自生知見。無繩自縛。所知故。繫世有二十五。又散一切諸煩惱門。縛著於他。此初知二乘見之名。為爾焰識。亦名微細煩惱。便即斷除。既得除已。名為四神住空定。亦名三昧酒所醉。亦名解脫魔所縛。世界成壞。定力所持。漏向別國土都不覺知。亦名解脫深坑可畏之處。菩薩悉皆遠離。亦云失腳作轉輪王令四天下人。一日行十善。此福智猶不能算。自己鑑覺名王。緣念著有無諸法。名轉輪王。秖如今於藏腑中。都不納一切有無等法。離四句外。名空空。名不死藥。為與前王名不死藥。雖云不死藥。與王共服。亦非二物。亦非一物。若作一二解。亦名轉輪王。秖如今有人。以福智四事。供養四百萬億阿僧秖世界。六趣四生。隨其所欲。滿八十年已。復作是念。然此衆生。皆已衰老。我當以佛法而訓導之。令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道。如是施主。但施衆生一切樂具。功德尚自無量。何況令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道。功

德無量無邊。猶不如第五十人聞經隨喜功德。報恩經云。摩耶夫人生五百太子。盡得辟支佛果。而皆滅度。各各起塔供養。一一禮拜嘆言不如生於一子。得無上菩提。省我心力。秖如今於百千萬衆中有一人得者。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常勸衆人。須當解自理。自理若玄。使得福智。如貴使賤。亦如無住車。若守此作解。名髻中珠。亦名有價寶珠。亦名運糞入。若不守此為解。如王髻中明珠與之。亦名無價大寶。亦名運糞出。佛直是纏外人。卻來纏內與塵作佛。直是生死那邊人。直是玄絕那邊人。卻來向者岸與塵作佛。人及獮猴俱不能行。人喻十地菩薩。獮猴喻凡人。讀經看教。求一切知解。不是一向不許。解得三乘教。善得瓔珞莊嚴。具得三十二相。窟宅覓佛即不得。教云。貪著小乘三藏學者。猶不許親近。何況自為是破戒比丘。名字羅漢。涅槃經中被配入十六惡律儀中。同於畋獵漁捕為利養故。殺害大乘方等。猶如甘露。亦如毒藥。消得去如甘露。消不去如毒藥。讀經看教。若不解他生死語。決定透它義句不過。莫讀最第一。亦云須看教亦須參善知識。第一須自有眼。須辯它生死語始得。若辯白不得。決定透不過。秖是重增比丘繩索。所以教學玄旨人不遣讀文字。如云說體不說相。說義不說文。如是說者。名真說。若說文字。皆是誹謗。是名邪說。菩薩若

說。當如法說。亦名真說。當令衆生持心不持事。持行不持法。說人不說字。說義不說文。說道欲界無禪。亦是帶一隻眼人語。既云欲界無禪。憑何得至色界。先因地上習二種定。然後得至初禪。有想定。無想定。有想定生色界。四禪等天。無想定生無色界。四空等天。欲界灼然無禪。禪是色界。問如今說此土有禪如何。師云。不違不禪。是如來禪。離生禪想。問如何是有情無佛性。無情有佛性。師云。從人至佛是聖情執。從人至地獄是凡情執。秖如今但於凡聖二境。有染愛心。是名有情無佛性。秖如今但於凡聖二境及一切有無諸法。都無取捨心。亦無無取捨知解。是名無情有佛性。秖是無其情繫。故名無情。不同木石太虛黃花翠竹之無情。將為有佛性。若言有者。何故經中不見受記而得成佛者。秖如今鑑覺但不被有情改變。喻如翠竹。無不應機。無不知時。喻如黃花。又云。若踏佛階梯。無情有佛性。若未踏佛階梯。有情無佛性。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如何。師云。刦者滯也。亦云住也。住一善。滯於十善。西國云佛。此土云覺。自己鑑覺。滯著於善。善根人無佛性。故云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觸惡住惡。名衆生覺。觸善住善。名聲聞覺。不住善惡二邊。不依住。將為是者。名二乘覺。亦名辟支佛覺。既不依住善惡二邊。亦不作不依住知解

名菩薩覺。既不依住，亦不作無依住知解，始得名為佛覺。如云佛不住佛
名真福田。若於千萬人中，忽有一人得者，名無價寶，能於一切處為導師
無佛處云是佛，無法處云是法，無僧處云是僧，名轉大法輪。問從上祖宗
皆有密語遞相傳授，如何。師云無有密語，如來無有祕密藏，秖如今鑑覺
語言分明，覓形相了不可得，是密語。從須陀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
盡屬法之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但有
語句盡不許也。了義教俱非也，更討什麼密語。問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
發，如何。師云空喻於漚，海喻於性，自己靈覺之性過於虛空，故云空生大
覺中如海一漚發。問代林莫代樹，如何。師云林者喻於心，樹者喻於身，因
說林故生怖，故云代林莫代樹。　問語也埰生，招箭言斷埰生，不得無患
患累，既同獵棗，何辯。師云但卻發箭，逐中相在，如其相差，必有所傷。谷中
尋響，累劫無形，響在口邊，得失在於來問，卻問所歸，還被於箭，亦如知幻
不是幻。三祖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亦云認物為見，如持瓦礫，用將何為。
若言不見，木石何殊，是故見與不見二俱有失。舉一例諸。問本無煩惱，三
十二相如何。師云是佛邊事，本有煩惱，今有三十二相，秖如今凡情是。問
無邊身菩薩不見如

來頂相，如何。師云為作有邊見無邊見，所以不見如來頂相。秖如今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是名頂相現。問如今沙門
盡言我依佛教學，一經一論一禪一律一知一解，合受檀越四事供養，為
消得否。師云但約如今照用，一聲一色一香一味，於一切有無諸法一一
境上都無纖塵取染，亦不依住，無取染亦無不依住知解者，箇人日食萬
兩黃金亦能消得。秖如今照一切有無等法，於六根門頭刮削併當貪愛
有纖毫治不去，乃至乞施主一粒米一縷線，箇箇披毛戴角，牽犁負重，一
一須償它，始得為不依佛。佛是無著人、無求人、無依人。如今波波貪覓佛
盡皆背也。故云久親近於佛，不識於佛性，唯觀救世者，輪回六趣中，久乃
見佛者，為說佛難值。文殊是七佛祖師，亦云是娑婆世界第一主首菩薩，
無錯作見佛想聞法想，被佛威神力故，猶降二鐵圍山，不是不解，特與諸
學人作標則，令諸後學人莫作與麼見。問但無一切有無等法、有無等見
一一箇箇透過三句外，是名如意寶，是名寶華承足。若作佛見法見，但是
一切有無等見，名眼翳見，所見故亦名見纏，亦名見蓋，亦名見孽。秖如今
念念及一切見聞覺知及一切塵垢祛得盡，但是一塵一色，揔是一佛，但
起一念，揔是一佛，三世五陰念念誰知其數，是名佛，閙塞虛空，是名分身
佛，是名寶塔現，是以常歎言嗟見今日所依之命，依一顆米一莖菜餉時

不得食，飢死，不得水，渴死，不得火，寒死。火一日不生，火一日不死，被四大
把定，不如先達者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倘要燒便燒，要溺便溺，要生即生，
要死即死，去住自由者，箇人有自由分。心若不亂，不用求佛求菩提涅槃。
若著佛求，屬貪，貪變成病，故云佛病最難治。謗佛毀法，乃可取食，食者是
自己靈覺性，無漏飯，解脫食，此語治十地菩薩病，是從初至十地也。秖如
今但有一切求心，盡名破戒比丘，名字羅漢，盡名野干，灼然銷他供養不
得。秖如今聞聲如響等，嗅香如風等，離一切有無等法，亦不住於離，亦無
不住知解，此人一切羅垢不能相累，為求無上菩提涅槃，故名出家，猶是
邪顧，況于世間諍論，覓勝負，說我能我解，貪一門徒，愛一弟子，戀一住處，
結一檀越，一衣一食，一名一利，又言我得一切無閒，秖是自誑。秖如今鑑
於自己五陰，不為其主，被人割截，節節支解，都無怨吝之心，亦不煩惱，乃
至自己弟子被人毆打，從頭至足，如上一一等事，都無一念生彼我心，猶
依住無一念，將為是，此名法塵垢，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所以常
勸眾人須懼法塵煩惱，如懼三塗，乃有獨立分。假使有一法過於涅槃者，
亦無少許生珍重想，此人步步是佛，不假腳踏蓮華，分身百億。秖如今於
一切有無等法有纖毫愛染心，縱然腳踏蓮華，亦同魔作。若執本清淨，本

解脫，自是佛，自是禪道解者，即屬自然外道；若執因緣修成證得者，即屬
因緣外道；執有，即屬常見外道；執無，即屬斷見外道；執亦有亦無，即屬邊
見外道；執非有非無，即屬空見外道，亦云愚癡外道。秖如今但莫作佛見
涅槃等見，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名正見；無一切聞，亦無無聞，名
正聞，是名摧伏外道。無凡夫魔來，是大神呪；無二乘魔來，是大明呪；無菩
薩魔來，是無上呪；乃至亦無佛魔來，是無等等呪。一變眾生諂曲修羅，二
變二乘諂曲修羅，三變菩薩諂曲修羅，是三變淨土。但是一切有無凡聖
等法，喻如金鑛，自己如理，喻如於金，金與鑛各相去離，真金露現。忽有人
覓錢覓寶，變金為錢與他，亦如麪裡真正無諸沙鹵，有人乞餓，變麪為餅
與他，亦如智臣善解王意，王若行時索仙陀婆，即便奉馬，食時索仙陀婆，
即便奉鹽。此等喻學玄旨人善能通達應機不失，亦云六絕師子。誌公云
隨人造作百變。十地菩薩不飢不飽，入水不溺，入火不燒，倘要燒且不可
得燒，它被量數管定。佛則不與麼，入火不燒，倘要燒便燒，要溺便溺，他使
得四大風水自由，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自己淨識諂曲心盡，遠
過三句外，得說此語。菩薩清淨弟子明白，所有言說不執，無有一切照用
不拘清濁。有病不喫藥是愚人，無病喫藥是聲聞人，定執一法名定性聲

聞一向多聞名增上慢聲聞知他名有學聲聞沈空滯寂及自知名無學
聲聞貪嗔癡等是毒十二分教是藥毒未銷藥不得除無病與藥藥變成
病病去藥不消不生不滅是無常義涅槃經云有三惡欲一欲得四衆圍
遶二欲得一切人為我門徒三欲得一切人知我是聖人及阿羅漢迦葉
經云一欲求見未來佛二欲求轉輪王三欲求刹利大姓四欲得婆羅門
大姓乃至厭生死求涅槃如是惡欲先須斷之秪如今但有取染達念盡
名惡欲盡屬六天摠被波旬管聞二十年中常令除糞如何師云但息一
切有無知見但息一切貪求箇箇透過三句外是名除糞秪如今求佛求
菩提求一切有無等法是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秪如今作佛見作佛解
但有所見所求所著盡名戲論之糞亦名麁言亦名死語如云大海不宿
死屍等閑說話不名戲論說者辯清濁名戲論教文都摠有二十一般空
淘擇衆生塵累沙門持齋持戒忍辱柔和慈悲喜捨尋常是僧家法則會
與麼會究然依佛教秪是不許貪著依執若希望得佛得菩提等法者似
手觸火文殊云若起佛見法見應當害已所以文殊執劒於瞿曇鴦掘持
刀於釋氏如云菩薩行五無間而不入無間地獄他是玄道無間不同衆
生五逆無間從波旬直至佛盡是垢膩都無纖毫依執如是名二乘道況

于諍論覔勝負說我能我解秪名諍論僧不名無為僧秪如今但不貪染
一切有無諸法是名無生是名正信信著一切法名信不具亦名信不圓亦
名偏信不具故名一闡提如今欲得驀直悟解但人法俱泯人法俱絕人
法俱空透三句外是名不墮諸數人者是信法者是戒施聞慧等菩薩忍
不成佛忍不作衆生忍不持戒忍不破戒故云不持不犯智濁照清慧清
識濁在佛名照慧在菩薩名智在二乘及衆生邊則名識亦名煩惱在佛
名果中說因在衆生名因中說果在佛名轉法輪在衆生名法輪轉在菩
薩名瓔珞莊嚴具在衆生名五陰叢林在佛名本地無明是無明明故云
無明為道體不同衆生暗蔽無明彼是所此是能彼是所聞此是能聞不
一不異不斷不常不來不去是生語句是出轍語句不明不暗不佛不衆
生捴與麼也來去斷常佛與衆生是死語偏不偏同異斷常等是外道義
般若波羅密是自己佛性亦云摩訶衍摩訶是大義衍是乘義若守住自
己知覺又成自然外道不用守如今鑑覺不用別求佛若更別求又屬因
緣外道此土初祖云心有所是必有所非若貴一物則被一物惑若重一
物則被一物惑信被信惑不信又成謗莫貴莫不貴莫信莫不信佛亦不
是無為雖不是無為又不是實寞猶如虛空佛是大心衆生鑑覺多鑑覺

雖多它鑑覺清淨貪瞋愛捉他不著佛是纏外人無纖毫愛取亦無無
取知解是名具足六度萬行若要莊嚴具種種皆有如不要他不用亦不
失他使得因果福智自由是修行非是執勞負重與作脩行却不與麼三
身一體一體三身一者法身實相佛法身佛不明不暗明闇屬幻化實相
由對虛得名本無一切名目如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數成佛獻蓋等是升
合權語要從濁辯清得名故云實相法身佛是名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
亦名虛空法身佛亦名大圓鏡智亦名第八識亦名性宗亦名空宗亦名
佛居不淨不穢上亦名在塵師子亦名金剛後得智亦名無垢幢亦名第一
義空亦名玄旨三祖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二報身佛菩提樹下佛亦名
幻化佛亦名相好佛亦名應身佛是名圓滿報身盧舍那佛亦名平等性
智亦名第七識亦名酧因荅果佛同五十二禪那數同阿羅漢辟支佛同
一切善菩薩等同受生滅等苦不同衆生繫業等苦三化身佛秪如今於
一切有無諸法都無貪染亦無無染離四句外所有言說辯才名化身佛
是名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亦名大神變亦名遊戲神通亦名妙觀察
智亦名第六識供養者淨三業前際無煩惱可斷中際無自性可守後際
無佛可成是三際斷是三業清淨是三輪空是三種空云何比丘給侍於

佛所謂不漏六根者亦名莊嚴空無諸漏林樹莊嚴空無諸染花果莊嚴
空無佛眼約修行人法眼辯清濁亦不作辯清濁知解是名乃至無眼實
積經云法身不可以見聞覺知求非肉眼所見以無色故非天眼所見以
無妄故非慧眼所見以離相故非法眼所見以離諸行故非佛眼所見以
離諸識故若不作如是見是名佛見同色非形色名真色同空非太虛名
真空色空亦是藥病相治語法界觀云不可言即色不即色亦不可言即
空不即空眼耳鼻舌身意不納一切有無諸法名轉入地七地七地菩薩
不退七地向上三地菩薩心地明白易染說大即燒從色界向上布施是
病慳貪是藥從色界向下慳貪是病布施是藥有作戒者割斷世間淫但
不身手作無過名無作戒亦云無表戒亦云無漏戒但有舉心動念盡名
破戒秪如今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惑亂亦不依住不惑亂亦無不依住
解是名偏學是名勤護念是名廣流布未悟未解時名母悟了名子亦無
無悟解知解是名母子俱喪無善纒無惡纒無佛纒無衆生纒量數亦然
乃至都無量數纒故云佛是出纒過量人貪愛知解長幼如母愛子唯多
與兒酥蜜消與不消都捴不知此語喻十地受人天尊貴煩惱生色界無
色界禪定福樂煩惱不得自在神通飛騰隱顯偏至十方諸佛淨土聽法

之煩惱學慈悲喜捨因緣煩惱學空平等中道煩惱學三明六通四無閡
煩惱學大乘心發四弘誓願煩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明解煩惱五地六
地七地諸知見煩惱八地九地十地菩薩雙照二諦煩惱乃至學佛果百
萬阿僧祇諸行煩惱唯貪義句知解不知却是繫縛煩惱故云見河能漂
香象問見否答曰見問見後如何答曰見無二既云見無二不以見見於
見若見更見為前見是為後見是如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
不能及所以不行見法不行聞法不行覺法諸佛疾與授記難曰見既不
是授記之言復何用記師云先悟宗人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相拘如浣垢
衣故云雖相名佛慮盡不存中旨獨玄玄達一路同道後進契其階故云
授記耳無明為父貪愛為母自己是病還醫自己是藥自己是刀還殺自
己無明貪愛父母故云殺父害母一語親破一切法喫非時食者亦復如
是秪如今但是一切有無等法盡是喫非時食亦名惡食是穢食置於寶
器是破戒是妄語是雜食佛是無求人如今貪求一切有無諸法但是所
有所作皆背也却是謗佛但有貪染盡名授手秪如今但不貪染亦不依
住不貪染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般若火是境手指是不惜軀命是節節
支解是出世間是事世界於他方秪如今若於十二分教及一切有無諸

法。於藏腑中有纖毫停留是不出網但有所求所得但有生心動念盡名
野干。秪如今於藏腑中都無所求都無所得此人是大施主是師子吼亦
不依住無所得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六絕師子人我不生諸惡不起是
納須彌於芥子中不起一切貪嗔八風等是悉能吸四大海水入口中不
受一切虛妄語言是不入耳中不令身起一切惡於人是納一切火於腹
中秪如今於一一境不惑不亂不嗔不喜於自己六根門頭刮削併當得
淨潔是無事人勝一切知解頭陀精進是名天眼亦名了照為眼是名法
界性是作車載因果佛出世度衆生則前念不生後念莫續前念業謝名
度衆生前念若嗔即將善藥治之即名為有佛度衆生但是一切言教秪
如治病為病不同藥亦不同所以有時說有佛有時說無佛實語治病病
若得瘥箇箇是實語治病若不瘥箇箇是虛妄語實語是虛妄語生見故
虛妄是實語斷衆生顛倒故為病是虛妄秪有虛妄藥相治佛出世度衆
生是九部教語是不了義教語瞋及善病及藥總是自己更無兩人何處
有佛出世何處有衆生可度如經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亦云不受佛菩
提不貪染有無諸法名為度它亦不守住自己名為自度為病不同藥亦
不同處方不同不得一向固執依佛依菩提等法盡是依方故云至於智

者不得一向教中所辯喻於黃葉亦如空拳誑小兒若人不知此理名同
無明如云行般若菩薩不得取我語及依教勅瞋如石頭愛如河水秪如
今但無瞋無愛是透山河石壁直為治聾俗病多聞辯說治眼病從人至
佛是得從人至地獄是失是非亦然三祖云得失是非一時放却不執住
一切有無諸法是名不住有緣亦不依住不依住是名不住空忍執自己
是佛自己是禪道解者名內見執因緣修證而成者名外見誌公云內見
外見俱錯眼耳鼻舌各各不貪染一切有無諸法是名受持四句偈亦名
四果六入無迹亦名六通秪如今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閡亦不依住不
閡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神通不守此神通是名無神通如云無神通菩
薩足迹不可尋是佛向上人最不可思議人是自己天是智照讚即喜喜
者屬境境是天讚是人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亦云淨智為天正智為人本
不是佛向渠說是佛名躰結秪如今但莫作佛知解亦無無不依住知解。
是名滅結亦名真如亦名躰如求佛求菩提名現身意秪如今但有一切
求心盡名現身意如云求菩提雖是勝求重增塵累求佛是佛衆求一切
有無諸法是衆生衆秪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是不入衆數。
秪如今於一一聲香味觸法等不受於一一境不貪但無十句濁心是了

因成佛學文句覓解者名緣因成佛見佛知佛則得說佛有知有見却是
謗佛若云佛知佛見佛聞佛說即得見火即得火見即不得如刀割物即
得物割刀即不得知佛入見佛入比量智世間譬喻是順喻不了義教是順
喻了義教是逆喻捨頭目髓腦是逆喻如今不受佛菩提等法是逆喻難捨喻
於頭目髓腦聞佛入說佛入如恒河沙是佛知是佛見是佛聞是佛說為
中無一秪為自無眼依它作眼教中喚作比量智秪如今貪佛知解亦是
如照著一切有無境法名頭被一切有無境法相撓著名手都未照前境
時名髓腦聖地習凡因佛入衆生中同類誘引化導同渠餓鬼肢節火然。
與渠說般若波羅蜜令渠發心若一向在聖地憑何得至彼共渠語佛入
誅類與衆生作船筏同渠受苦無限勞極佛入苦處亦同衆生受苦佛秪
是去住自由不同衆生佛不是虛空受苦何得不苦若說不苦此語遺竄
等閑莫說錯說佛神通自在不自在且慚愧人不敢說佛是有為是無為
不敢說佛自由不自由除讚藥方外不欲得露現兩頭醜陋教云若人安
佛菩提置有所是還其人得大罪亦云如不識佛入前向渠與麼說無過。
如無漏牛乳能治有漏病其牛者不在高原不居下濕此牛乳堪作藥高
原喻於佛下濕喻於衆生如云來寄智法身又無此病辯才無閡昇騰自

在不生不滅是名生老病死疼痛瘖瘂是時與菌羹惠痢疾而終是時爲
藏明顯逮明時都邊莫取無取亦無無取他不明不時王宮生納耶輸陀羅
八相成道聲聞外道妄想所計如云非離食身純陀云我如如來決定不
受不食第一須具兩隻眼照破兩頭事莫依帶一隻眼向一邊行即有郡
簡邊到功德天黑暗女相隨有智主人二俱不受祗如今心如虛空相似
學始有所成西國高祖云雪山喻大涅槃此土初祖云心心如木石三祖
云凡爾忌緣曹云善惡都莫思量先師云如達人不辯方所華公云問智
塞聽獨覺冥冥者矣文殊云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甚深修多羅不聞
不受持祗如今但是一切有無諸法都不見不聞六根杜塞若能與麼學
與麼持經始有修行分者簡語逆耳苦口可中與麼作得主第二第三生
能向無佛處坐大道場示現成等正覺變惡爲善變善爲惡使惡法教化
十地菩薩使善法教化地獄餓鬼能向明處解明縛能向暗處解暗縛採
金成土撮土成金百般作得變弄自由於恒沙世界外有求救者婆伽婆
即披三十二相現其人前同渠語音與渠說法隨機感化應物殊形變現
諸趣離我我所猶屬彼邊事猶是小用亦是佛事門中收大用者大身隱
於無形大音匿於希聲如木中之火如鍾鼓之聲因緣未具時不可言其

有無傍報生天棄之如涕唾菩薩六度萬行如乘死屍過岸如在牢獄廁
孔得出佛披三十二相喚作垢膩之衣亦云若說佛一向不受五陰無有
是處佛不是虛空何得一向不受佛祗是去住自由不同衆生從一天界
至一天界從一佛剎至一佛剎諸佛常法又云若據三乘教受它信施供
養他在地獄中菩薩行慈悲同類化道報恩不可常在涅槃又言如火見
火但莫手觸火不燒人祗如今但無十句濁心貪心愛心染心瞋心執心
住心依心著心取心戀心但是一句各有三句簡簡透過三句外但是一
切照用任聽縱橫但是一切舉動施爲語默啼笑盡是佛慧實語縣送
廣華嚴歸鷲峯　海山孤僻非蓬島霧冷雲深松桂老有客凝冬何太高
臣野宵征若相訪岳房杳杳凌寒空冰霜落籜分譯叢誰云百城況古月
自笑八面生清風儼然別我還歸去惠理之徒
望回馭重重無盡樓閣門到必爲時羣輕據

湖廣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爲貢荊州之域星分翼軫
次爲鶉尾楚分周自夫王時入于楚楚熊渠封其子紅爲鄂王
鄂名昉此今武昌縣是也春秋時屬之夏汭秦屬南郡漢高帝置江夏郡
有鄂縣沙羨二縣獻帝時黃祖始於沙羨置屯今郡治是也三國吳孫權
置江夏郡於此後自公安徙治鄂更名武昌故立武昌郡而沙羨武昌二
縣屬焉武昌之名始此晉置鄂縣以武昌如故元康元年以武昌改屬江夏
江夏仍屬荊州宋江夏郡治夏口武帝置郢州治江夏梁陸法和以郢州
歸齊齊不能守復還梁隋開皇九年改曰鄂州帝置鄂州爲江夏郡唐武
德四年復爲鄂州貞觀元年屬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屬江南西道天
寶元年改江夏郡乾元初復爲鄂州永泰後置岳鄂觀察使元和初陞武
昌軍節度五年罷之寶曆元年陞爲武昌軍五代南唐仍爲武昌軍宋開
寶八年屬江南道至道三年改屬荊湖北路建炎四年置安撫使紹興六
年爲湖東安撫使治所尋復爲荊湖北路嘉定十三年兼沿江制置景定
元年爲荊湖制使治所咸淳七年罷之元至元十一年立本道安撫司爲
行中書省至四年更治鄂州路又立湖北道宣慰司併鄂州省入潭州行
省十八年復遷行省於此移宣慰司於漢陽府大德五年改曰武昌路
本朝甲辰年改武昌府洪武三年立楚王府於城內黃龍山洪武九年立布
政司

國朝諸司職掌
衙門

湖廣布政使司　左右布政使各一員　左右參政各一員
左右參議各一員　經歷司經歷一員　都事一員
照磨所照磨一員　檢校一員　理問所正理問一員
副理問一員　提控按牘一員　司獄一員
湖廣提刑按察司　按察使一員　副使各一員
僉事員數不等　經歷司經歷一員　知事一員
照磨所照磨一員　檢校一員　司獄司司獄一員
湖廣都指揮使司　都指揮使二員　指揮同知二員
都指揮僉事四員　經歷司經歷一員　都事一員
斷事司正斷事一員　副斷事一員

郡邑

武昌府　江夏縣　武昌縣　蒲圻縣　嘉魚縣
咸寧縣　崇陽縣　通城縣　興國州　通山縣
大冶縣　黃州府　黃岡縣　黃陂縣　麻城縣
羅田縣　蘄水縣　蘄州　廣濟縣　黃梅縣
荊州府　江陵縣　松滋縣　石首縣　公安縣

潛江縣 監利縣 枝江縣 歸州 興山縣
巴東縣 夷陵州 宜都縣 長陽縣 遠安縣
荊門州 當陽縣 常德府 武陵縣 沅江縣
桃源縣 龍陽縣 澧州 石門縣 安鄉縣
慈利縣 永州府 零陵縣 東安縣 祁陽縣
道州 永明縣 江華縣 寧遠縣 寶慶府
邵陽縣 新化縣 武岡州 新寧縣 辰州府
沅陵縣 盧溪縣 辰溪縣 漵浦縣 沅州
黔陽縣 麻陽縣 長沙府 長沙縣 善化縣
安化縣 寧鄉縣 湘陰縣 湘潭縣 湘鄉縣
益陽縣 醴陵縣 攸縣 茶陵縣 瀏陽縣
衡州府 衡陽縣 衡山縣 安仁縣 酃縣
常寧縣 耒陽縣 新城縣 桂陽州 藍山縣
臨武縣 襄陽府 襄陽縣 宜城縣 房縣
棗陽縣 穀城縣 南漳縣 上津縣 光化縣
竹山縣 均州 鄖縣 漢陽府 漢陽縣

漢川縣 德安府 安陸縣 雲夢縣 孝感縣
應城縣 隨州 應山縣 岳州府 巴陵縣
臨湘縣 華容縣 平江縣 安陸州 京山縣
沔陽州 景陵縣 郴州 宜章縣 桂東縣
永興縣 桂陽縣 興寧縣 靖州 會同縣
通道縣 綏寧縣

田土
計二百二十萬二千一百七十五頃七十五畝

戶口
人戶七十七萬五千八百五十一戶 人口四百七十萬二千六百六十口

稅粮
夏稅 米麥壹拾叁萬八千柒伯陸十六石 絹二萬六千肆伯柒十八匹
秋粮 米二伯三十二萬三千六伯七十石

軍衛
茶陵衛 武昌衛 武昌左衛 黃州衛 永州衛
岳州衛 蘄州衛 施州衛 長沙護衛 辰州衛
安陸衛 襄陽衛 常德衛 寶慶衛 沔陽衛
長沙衛 衡州衛 瞿塘衛 鎮遠衛 平溪衛
清浪衛 偏橋衛 五開衛 九溪衛 荊州左護衛
荊州中護衛 靖州衛 永定衛 柳州千戶所 夷陵千戶所
桂陽千戶所 德安千戶所 中州千戶所 安福千戶所 道州千戶所
大庸千戶所 天平千戶所 麻遼千戶所 枝江千戶所 武岡千戶所
崇山千戶所 長寧千戶所 武昌左右中三護衛

王沂伊濱集送武秀才還湖廣。衡岳之峯七十二。祝融特起摩青冥。連巒疊嶂妬奇秀。盤屈怒作蛟蛇形。嘘雲吐霧埋不得。空翠飛飛落洞庭。武生家居洞庭上。湖水為沼山為屏。橘州種樹萬千戶。石鼓讀書窮六經。焚香白晝鸞鶴下。鼓瑟清夜魚龍聽。一朝結束催客丁。思與衆入朝滄溟。含毫擬獻上林賦。置禮亦厭侯門鯖。東華塵土紅撲帽。夢繞汀洲蘭芷馨。腐儒老眼千年青。遙看南極老人星。安得酒舫載酒行。長與酒徒同醉醒。國朝何蠖菴集送謝子厚侍親移戍湖廣。四月江豚吹浪花。裹粮又泛上天槎。渾戎事異心猶壯。羯末才高思更賒。谷裏光陰違養志。天涯風俗屢移家。將軍此日清遊處。黃鶴樓前倚釣沙。元張翥蛻菴集送曹鑑克明自淅省員外遷湖廣。上流形勢控荊揚。櫂鼓飛帆入武昌。幕府一時登俊傑。朝廷今日際明良。南樓詞翰題鸚鵡。北斗旌旗下鳳凰。好折楚芳遺寄與。美人秋水遠相望。江湖後集自廣詩。今古紛紛孰控摶。太平方寸豁憂端。後千年去人何似。外九州來天更寬。風雨南山飛霹靂。江湖北斗掛欄干。要知元命真消息。滄海龍神自屈蟠。元王沂詩晨興閶闔賜妃入廣次心吾。遠傳天上降宮花。重拜丹墀踏御沙。彈看飛鴻思故國。嬌羞馬上問誰家。珊瑚作枕分龍席。錦繡堆床壓象牙。適意相知南北異。帛書休寄鴈行斜

廣西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府一十三一府屬斗牛分十一府屬翼軫分州四十二屬翼軫分縣五十四四縣屬斗牛分五十縣

屬翼軫分

所屬
桂林府 南寧府 潯州府 柳州府 慶遠府
平樂府 思明府 太平府 田州府 來安府

鎮安府

梧州府 詳西字

廣東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府一十二府屬翼軫分八府屬牛斗分 州七二州屬翼軫分五州屬斗牛分 縣六十十一縣屬翼軫分四十九縣屬斗牛分

所屬

廣州府　惠州府　肇慶府　南雄府　潮州府

雷州府　瓊州府　高慶府　廉州府　韶州府 詳東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陳閎春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　十九梗

○頂 洪武正韻都領切頭顚許慎說文顚也从頁丁聲都挺切㯳或从𩠐作𩑋籒文从鼎。揚雄方言頂上也。顧野王玉篇頂丁領切腦都冷切今作頂。陸法言廣韻頂顚頭上。殷上同。徐鍇通釋顚若反丁度集韻亦从定作頞司馬光類篇頂頞顚頻入丁定切頂顚也。戴侗六書故顚頂聲義相通。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大過封過涉滅頂此是。釋行均龍龕手鑑顒顴頂大音頂。韓道昭五音類聚廣雅云上也。俗作頂也。楊桓六書統端母懭懷鼠聲頂偽能忠韻會舉要徵清音𡿺曾也字滲博異頂通作𡵓山巔也。趙謙聲音文字通頂爲景切山巔亦曰頂作嶺非。方音見泥音叶音見去聲韻會定正端景切頭頂也。或作頞古作𩑋。籒作顚見十七景韻。字切端景端丁顚頂。

篆書 宋存義見楊鉤 王存乂 朱育集字 並集 鐘鼎集韻 切韻

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徐鉉 篆韻 高勉齋學書韻總 六書統

隸書 頂 六書統　真書 頂 顏真卿　草書 並張旭 鮮于樞 頂 錦溪 草書集韻。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　一

頭頂 金樓子興王篇梁高祖武皇生而靈異。頂垂骨有聖德。常有系門釋僧釋不知何從來也。自云有許負之法。道名諸上。見而驚曰。擅越頂上有伏龍。此非人臣之相。貧道所未見也。若封泰山。願能見寬。上笑而不答。此後莫知所之。許負列女傳齊鍾離春無鹽邑之女。鍾離姓。春名也。其爲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頂上少髮。折腰出胷。莊子曰支離疏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太平廣記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萬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惟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遂見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診脈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留方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後登庶子年至九十。耄臘毛詩問曰。早晚服在頂上。應璩新詩醉酒巾幘落。頂禿赤如拚。

蓬萊頂 瑞州府志在松垣之巔通判王元冲建樓而以名下曰祥鳳堂。輿地紀勝華蓋山蓬萊頂在崇仁縣。形如華蓋。又號江南絶頂。

甘露頂 新唐書裴敬彝傳裴敬彝七歲能文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甘露頂。

太白頂 登州府志即崑崙山之上。在州東南六十里。其峯高大。故名。

紫頂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唐史風俗貴茶之名。劍南之紫頂。

蟆頂 酉陽雜俎金中蟆頂最上。六兩爲一縣卧蟆蛄穴及水泉形當中陷處名肚腹。銳上四處紫色名紫腊。

九天頂 淮南鴻烈解修務訓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脅傷幹。爲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爲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

鐵獅頂 建安志在城南三里。即今府治對山也。山之巔有庵庵有鐵鑄大狹獅子像。因山名之。先是陰陽家謂府治未山若猛虎出林。谿西諸山若隊羊然。欲其不爲傷也。乃於對山置鐵獅以鎮之。宣和間移置開元寺。未幾葉范二寇繼作。且有虎渡河之異。紹興改元。太守劉公子翼以耆老楊覲等有請。遂復其故。或云恐鐵獅下視城中。仍於府治廳事及廣安堂柱下埋小獅二十四於地中以明子母相應之意。入郡庠而對此山曰文筆峯。紹興初有僧卓庵其上。欲與器鑄鐵塔於山巔。厭服郡人。以其不利於科舉。移置光孝寺。次年城中遂有盧覺者登第。誇之。城外打鐵塔。城裏得盧覺。訣者以爲笑。自是登科者無虛榜。亦足爲驗云。

火爐頂 吳興志舊編云。在東林山上。回僊錄云。葛洪當鍊丹于此。昔人曾開巖頂。得芋炭數斛。內有雙陶合。牢不可啓。擊破視之無物。山下有鍊丹九井尚存。山之東有溪曰仙溪。溪口有龜潭風澤。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　二

巫咸頂 平陽志在縣南五里。高一里。盤踞五里。即中條山脈。勢如卓錐。商巫咸隱於是。因名。又名瑤臺頂。

仙人頂 吳興志舊編云。在縣西二十里。樓賢村山上有石洞。舊傳有仙人居此。故名仙人頂。或傳齊田常之亂。管仲之後北鄙入吳楚。有居此者。今山多管氏。然不見書傳也。

菩薩頂 一統志在叙州府宣化縣西山叢秀中。一峯突出。父老相傳聖燈數現。

登華山頂 類說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絶峯。不可反。發狂大慟。華陰令百計取之。得下。

生而𩓐頂 羅泌路史高辛後紀。叔梁紀封鄹。生皮及尼。孟皮襲鄹爲鄹氏。尼母顏野合生而𩓐頂。故名丘而字仲尼。尼古夷字。𩓐蓋圩字。𠛬說故世本史記家譜皆作圩頂。緯書言孔子反宇。世本云反首張面。言頂上窳也。淮人謂堰水平淺爲汙。然字書集韻聚書爲篇。說云頭妍從𠛬。誣矣。世言顏氏禱尼丘山而爲名字。更著之於曾國。豈不以山川之義哉。孔子世家稱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注音烏頂之上窳而下。故云孔子頂如反宇。凡屋四垂而爲宇。中高而四傍低。若屋宇之反。則中低而四傍高也。素王事紀。祖庭廣記曰。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參膺

圩頂詳見東家雜記叔梁大夫與顏氏禱於尼丘山而先聖生生而首上圩頂如尼丘山頂之圩。

五柱入頂 北史隋本紀高祖龍頟額上有五柱入頂。

肉峯生頂 吳中舊事康師旦字周卿吳人紹興戊辰登科紹熙庚戌為江東轉運主管官蜀相士楊生謂於相法當有肉峯生頂上愈壯則愈顯後果有肉隆然癸丑歲為嘉禾守楊復訪之則峯益高康審歷御史主簿秘書郎。

耳長出頂 抱朴子內篇微旨卷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詳目

脫帽露頂 事類家求脫帽露頂王公前杜

三日一開頂 酉陽雜錄長沙樊著作三日一開頂詳切

呼其頂 元程鉅夫撰忠獻王神道碑上都新涼亭武大宴諸王百官行酒公進曰此可飲手上播抱公膝上呼其頂顧謂皇太子曰有臣如此臣何憂焉。

煉頂 顛說宣宗詔迎佛骨有僧以艾覆頂上謂之煉頂火發痛作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號呼道上見者嗤哂

禁髮頂 宋史本紀大觀四年禁髮頂煉臂刺血斷指

髡頂 范成大攬轡錄東京虜改為南京民人皆剃俗態度者好與之俱化男子髡頂月輒三四髡不然亦悶痒餘髮作椎髻於頂上包以羅巾號曰踏鵰可支數月或數年村落間多不復巾蓬鬆如鬼及以為便

剪髮留頂 北史匈奴宇文莫槐傳其先出遼東塞外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為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首飾長數寸則截短之

辮髮髡頂 宋史何充傳通判黎州攝州事預為備禦計賊鬬破充自刺不死大軍帥呼之語許以不殺充曰吾三世食趙祿為趙氏死不憾帥虜嗔席呼充曰汝能降即生北充踞坐地求死遂罷它日入呼之欲辮其髮而髡其頂曰可殺不可髡

過涉滅頂 易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無咎程傳曰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詳大過卦

鐵錐貫頂 太平廣記嚴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而聲不哀問之云夫遭燒死遵敕吏與屍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

七寶帽頂 元史仁宗皇帝紀淮東宣慰使獻七寶帽頂帝卻之

樓子佛頂 百莿集譜云樓子佛頂心大突起似佛頂四邊單葉

末山不露頂 宗門統要筠州末山尼了然訓大愚因灌溪到問如何是末山師云不露頂溪云如何是末山主師云非男女相溪乃喝云何不變去師云不是人不是鬼變箇甚麼昭覺勤云或有人問山僧如何是末山一望不見如何是末山主可與佛祖為師何不變去。上座自變。擬議不來劈脊便棒且道末山是衲山是當機無向背擬議隔千山　天童覺云非男女之相出有無之量透萬機之前超三界之上窮通簡而當松含風而夜寒溪帶雨而春漲頌古聯珠集其淨文末山不露凌雲頂今古嵬嵬在目前入道本無男女相非君莫辨火中蓮自行腳　非男女相獨開閒正體堂堂孰可攀一句不傳千聖眼九天風淨月彎彎月林觀　非男女相末山主今古堂堂獨露露常獨露兮見也麼清賸籍籍播寰宇。

妙高峯頂 宗門統要長慶稜禪師因游山次保福以手指云秖這裏便是妙高峯頂佛云是即是可惜許　鏡清悠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徧野　雪竇顯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箇什麼復云百千年後不道全無秖是少鼓山要云長慶君不與慶紅旗遍野白骨連山頌古聯珠集汾陽昭　因上高巖到頂頭僧人數問已圓周是即便是可惜許只恐同音別處游草堂清　八萬四千非一一七金山內海滄瀛妙高峯頂平如掌誰把長竿釣巨鼇佛心才　努手

相將孰共行目前唯觀妙高山雲泥不隔來時路付與兒孫觸處看。報若柔　寶鐵交鋒是作家不孤來問達此此知時及節因行事可惜許人返嘆嗟默堂定　是即是兮可惜許擬心早涉三千里行人念路客思家達磨杖頭挑集復寶業源　妙高孤頂忽登臨浩浩無風白浪深除卻鏡清長慶外此時誰更是知音

諸佛智頂 禪林僧寶傳圓通居訥禪師曰若更起心思應即有攀緣即塵勞愈高頻惱愈深不能以至諸佛智頂

金手摩頂 天台別傳天台大師年十五於長沙像前發弘大願誓作沙門荷負正法為己重任既精誠感通夢彼瑞像飛臨屯庭挾金色手從窗隙入三遍摩頂由是深厭家獄思滅苦本但二親恩愛不時聽許

按善財頂 華嚴入法界品文殊師利遙申右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頂疏曰由旬明超數量按頂表於攝受亦以普法置心頂故

甘露灌頂 佛祖統紀祖韶法師夢入古寺見僧踞坐謂曰吾為汝說第一義諦聞畢如甘露灌頂即見休正皆如雲影

甘露入頂 廣弘明集謝大集經講疏啓云甘露入頂悲水灌心似睛還明如飢獲飽

金餅灌頂 華嚴經云佛子如轉

輪聖王生太子。母是正后，身相具足。其轉輪王，令此太子坐白象寶妙金之座，張大網幔，建大幢幡，然香散花，奏諸音樂，取四大海水，置金缾內，王執此缾，灌太子頂，是時即名受王職，依隨在灌頂刹利王數。

放光摩頂 佛祖統紀：程子吾居山十五年，專志念佛，是年八月見阿彌陀佛，放光摩頂。

紫雲覆頂 佛祖統紀：法華尊者智威禪師，每登座有紫雲覆頂，狀如寶蓋。

佛聲至有頂 涅槃經：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以佛神力大音聲，其聲徧滿，乃至有頂。

灌頂尊者 佛祖統紀：灌頂尊者，字法雲，姓吳氏，臨海章安人。七歲入攝靜寺，依慧拯，日記萬言。二十受具戒，謁智者於修禪寺，受觀法，隨智者止金陵光宅，聽講法華，受法華玄義，於江陵玉泉及圓頓止觀，至於餘處講說，聽受之次，悉與結集大小部帙百有餘卷，傳諸未聞，皆師之功也。所著觀心論等。

東山雲頂禪師 五燈會元：泉州人，以再下春闈，往雲臺大吼寺剃染具戒，即謁大愚芝、神鼎諲，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徹己事，道學有聞，叢林稱為頂三教。詳傳。

三花聚頂 悟真篇：以精化氣，以氣化神，以神化虛，曰三花聚頂。

乘雲山頂 仙傳：王道真得道鬼谷山東古版臺，常有白雲於臺中，遠望如積。道真常乘雲遊戲山頂，暮歸臺中，白雲亦斂而隨之。

詩

宋謝靈運詩 登石門最高頂 一首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庭，積石擁基階。連嵓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唐詩拾遺 高輔堯登山頂 由徑尋山路，登臨步步疑。桃高終帶險，任遠亦須危。況是多防地，那堪獨力時。剃榛方擲此，直道擬奚為。

方玄英詩 題龍泉寺絕頂 未明先見海底日，良久遠雞方報晨。古樹含風長帶雨，寒巖四月始知春。中天氣爽星河近，下界時豐雷雨均。前後登臨思無盡，年年改換去來人。

宋馮時行詩 留題雲頂 并序 紹興二十九年，歲在己卯，縉雲馮當可登此山，主事惠公持木板乞詩，題從其請，為題拙惡，另相傳行。

山如虬龍來渴飲，金淵水，水竭欲飛去，驤首振鱗尾。壯哉老頭陀，奮迅出使止，左手攬其角，右手持其耳，壓以大蘭若，宛轉不得起。蹴跌盤石上，順首伏萬鬼。至今五百載，金碧半天倚。擅施走兩川，洗鉢日萬指。我來過其下，築東為一抚，周覽三嘆息，仰止百餘趾。憑高撫浩蕩，霜天淨無滓。幽懷散百慮，老眼蒼千里。因知大力量，建立乃如此。德大無小試，器薄戒速使。不聞力扛鼎，但見振臧煙，感彼上人者，不覺淚盈眥。

李廌濟南吳發楚山絕頂 新雨路少人，公子有佳招，下馬語未竟，西城超連軼。初云眺江闊，忽欲登山椒，陟獻戲跳躑，拾鞍升岩堯(?)，巉巉雲復濕，翩翩風扶飄。廣隰綠交暎，萬城遠無囂。帶緣江路永，隱光溪影搖，他山若聚米，亂壠疑翻潮，岸巾欹髮稿，撫檻背內消。欲謠好(?)鬱懷，自恨病僕腰，心知中峯近，意性老步遙。班荊坐尼壇，植杖臨高苗，注目送三士，綠蘿麥九霄。風流夷雲散，冥踞還獨謠。仰吞順風呼，俯聽深澗潮。山靈或猜譏，谷友如遠為，雖同仙九陽，亦覺神爽超。毋比抱膝朝，已異枝巢鶴。夕騰下歸徑，平林有鳴啁，回睠已陳迹，青靄煙寥寥。

呂居仁詩 登太室絕頂 生平仰嵩丘，今日上絕頂。蒼天不能高，星斗闊光景。風雲乍起伏，雷雨半蘇醒。下看飛鳥背，錯亂松栢影。神龍不深道，偃蹇卧半嶺。舊聞飛石閣，不受懸湊梗。大河東北流，渺渺貫數頃。五更看日出，平地湧金餅。誰能取其華，夜氣初未冷。諸峯環而立，一一皆秀整。中居此丈夫，駁象不得騁。巍然萬物表，獨閱百代永。同來有奇士，可得一笑領。不用微言區區弔其顛。宣機郡斷酬倡，狂无輔，何遊五祖，以隔歸為言，後一日獨登峯頂，戲作十六韻，附郵筒寄之。 我昔游西南，行盡山水窟，歸來見山水，依舊愛入骨。書生有習氣，欲去不可卒。浮石君相絆，使我意忽忽。一春走客程，半是塵土汩，心期得清勝，得得為洗拂。名山古道場，盡出諸祖佛。清泉落嵓竇，應護有神

物。白蓮峙其上，峯頂僉嵩崒。煙雲半吞吐，日月互出沒。擧手摘星辰，俯焉見栖鶻。考招五老峯，相對兩突兀。欄干偏徙倚，便欲謝簪紱。萬事可頓忘，妄念不須咄。張先駿駿姿，乃為藕絆屐。何妨寄詩筒，為我寫幽鬱。

蘇過斜川集 登嵩極頂 言登嵩高峯，結束兩芒屩。攝衣上天梯，鼓勇戰攀礴。不知數流汗，躋出萬仞壑。剛風披天虛，塵世俯下濁。依稀兩仙童，遺我一丸藥。平生井底蛙，未見宇宙廓。四維忽寥廓，小知為磅礴。得窮洪詭眼，難有騰趠腳。東覩扶桑升，北瞰天河落。不須謀雄尊，塔壤眇虛霩。

渡泉嶠出諸山之頂 岑參(?) 岑峯蔽日月，左右信穿鑿(?)，萬壑共馳騖。百谷爭往來，鷹隼既為巢，蛟龍亦縣(?)。崩壁迸折，斷石屢盤迴。伏波未能鑿，樓船不敢開。百年積流水，千歲生青苔。行行詐半崇，余為以長懷。南方天炎火，魂兮可歸來。

郭功父詩 峯頂 登山不辭險，探景須窮幽。行徹五千仞，回首視九州。八業蒼何處，大野蒼烟浮。更酌天地泉，古意空悠悠。

朱晦菴詩 胡文廣仲與范伯崇自嶽市來同登絕頂，舉酒極談，得聞比日講論之樂。 我已中峯住，君從何處來。莫留嚴底寺，徑上月邊臺。洒酒圖樂坐，高談次第開。前賢渺安在，清解寄餘哀。

絕頂 當年轅駕遺臺移，治在孤嵌突崒無四隣，三光既倒影，

僧文綱詩 登太白絕頂龍池望遠 蒼莽勢凌空，蹻擎徑絕蹤，亂峯排似戟，片石響於鐘。烏語春雲寂，龍歸黃雨重。下觀群岫小，始覺此為宗。

湖寺上方通玄峯頂 峯頂非人世，青山滿目多。塔層依樹影，鐘響度湖波。心外元無境，詩成亦是魔。禪翁請淨耳，渾不聽笙歌。

江湖後集蕩頂　高千餘十里，湖澌落中間。此地何耕鑿，長年走草菅。一菴猶有路，四望或無山。道者了經業，慇余登陟間。李昭玘樂靜集中頂　巢凡守雲表都無數尺天，人家脊何在。萬里一氣煙，黃庶伐檀集登大雲頂　區區窮走欲知小，試絕大雲孤頂看。老僧指我日上處，鏡面瀉出黃金盤。青州去海尚逾二百里。寸僧云山頂日出時，往往見海。孔武仲集峯頂　苦霧悲風作斧斤，千秋松竹摸精神。似聞大吹白雲外，猶有秦時避世人。范石湖集山頂　翠屏無路強攀緣，我與枯藤各半仙。不敢高聲天闕近，人間漢漢但寒烟。凌雲九頂即大石佛處。初登山時，巖壁上悉劃為小佛，不知其數。山前佛頭灘，受雅江之衝，最為艱險。耶為東坡載酒遊萬龕迎我到峯頭，江搖九頂風雷過，雲抹三峨日夜浮。古佛臨流都坐斷，行人識路亦歸休。酣酣午枕眠方丈，一笑開身始自由。呂元鈞集和行全堂峽思雲頂。山腰路轉多臨水，峽口天開又見山。既是慶雲曾結蓋，故留仙境在人間。廣益集聚寶論鰐頂　鰐魚元本出深淵，紅得濃而最直錢。連抓水鰲龜筒朴，鶴頂朱様是妄傳。鰐魚頂様與鱉腰條，環事件之屬，俱係龜筒作底，甘朴子帝珉，珀色，嵌鰐丁紅點兒花者是也。人多言米頂鶴之頂，刮去紅皮而見肉。此言非矣，宜當知之。鶴林文集上峯頂　一峯駱駝嶺突兀萬級，胡猻梯屈盤。佛法豈無平易處，怕人只作等閒看。俞良能詩登奇後峯絕頂　杳杳扶筇上翠岑，松風蕭颯五

雲深。不知直自登臨處，下至平川幾百尋。劉龍洲詩登白雲絕頂　雨罷新晴怯宿寒，一簾秋色滿闌干。欲窮大地三千界，頓上高峯八百盤。累世避人秦父母，一時驚客漢衣冠。塵寰元有清吟處，便作三山蓬島看。邵堯夫詩登嵩頂　九州環遶若棊枰，萬歲嵩高看太平。四海有人能統御，中原何復有交爭。長憂眼見姦雄輩，且願身為堯舜氓。五十三年無改事，如今方喜看春耕。太師馮山集和李獻甫雲頂　舉首看山不到山，每來留恨舉微閒。禪關但有經年約，使傳緣無一日閒。春到栢林香渺渺，雨餘嵩漏漏潺潺。虎溪莫遇盧遨客，猿鶴鐘峯恨未還。劉邠太山雅詠望絕頂　長想東封在杳冥，此來何幸一同登。欲窮四海無邊景，須到三峯最上層。川谿只疑秦塞近，雲開却見楚江澄。天門更盡清涼供，回首人間正鬱蒸。太平頂　巉岩絕頂柱青天，遊想前朝一慨然。頌德秦碑空落日，紀功唐刻已秋烟。百年名利拋身外，萬里山川聚眼前。便擬誅茅成小隱，一聲長嘯白雲邊。杜仁傑太平頂　紫望山川嶽側，東回加一冒最高峯。前王不作頌民事，李世空留刻石，摟摟世人私自祭，雍雍大禮議誰從。秦皇漢武何為者，也在魚龍變衍中。高翔太平頂　元氣歷胎結老陰，摩天高頂五雲深。幾經封禪窮奢侈，坐見興亡閱古今。摟摟狼於非止季，巍巍曾謂不如林。登臨落日荒壇上，萬里乾坤入獨吟。杜頂誠明真人登泰山嶽頂　駱駝長路久徘徊，乍入山行歎快哉。蕃兩不禁秦法酷，好風疑是故人來。茫茫人世紅塵隔，望望天門翠壁開。直欲登臨窮絕頂，視君重

來萬年杯。元薩天錫詩宿南臺寺絕頂　江白潮已來，山黑月未出。樹杪一燈明，雲房人獨宿。近水星動搖，河漢下垂屋。四月夜寒深，繁露在脩竹。程禮部詩五頂秋霞　墻頭見螺髻，歷歷數五頂。秋霞燗其顛，倒照碧天影。數華朝可食，濯秀夕已領。短髮勿梁鶩，烏巾聊一整。王秋澗大集庚寅春三月與張恭玫獻子李司卿輔之會飲九仙絕頂。其道宮榜曰滿目雲山。四千里外同羇旅，三十年來老弟兄。搏俎喜陪今日宴，江山難得脫來晴。巖花帶露春容濕，醉袖翻香笑語清。莫對雲霞說輕舉，蒼生料理正煩卿。普張參政奉旨料八州民數。

灌頂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與千二百五十比丘、菩薩萬人、天龍八部悉來在會，咸然一心叉手聽法。於是異道有康頭梵志，來到佛所，稽首作禮。胡跪合掌白佛言：久聞瞿曇名聲遠振，今欲捨置異學，受三自歸并五戒法。佛言：善哉善哉，梵志汝能捨置餘道，歸命我者當自悔過生死之罪，其功無量，不可稱計。梵志言諾，受教即淨身口意，復作是念，唯願世尊施我法戒，終身奉行，不敢毀缺。佛言：是為如來至真等正覺三世諸佛說是戒法。佛言梵志諦聽諦受，心持念之。又言梵志，盡形壽歸命諸佛無上尊，盡形壽歸命法離欲尊，盡形壽歸命僧衆中尊。佛言梵志，以三自歸竟，是為真正弟子，不為邪惡所干嬈也。佛告梵志，汝能一心受三自歸已，我當為汝及十方人勅天帝釋，所遣諸鬼神以護男子

女人等輩受三歸者。梵志因問佛言：何等是也，願欲聞之，開化十方諸受歸者。佛言如是。灌頂善神今當為汝略說三十六神。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不羅婆，漢言善光，主疾病。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呵婆，漢言善明，主頭痛。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邏波，漢言善力，主寒熱。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抗陀羅，漢言善月，主腹滿。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陀利奢，漢言善見，主癰腫。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婁呵，漢言善供，主癲狂。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婆帝，漢言善捨，主愚癡。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悉坻哆，漢言善寂，主瞋恚。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菩提薩，漢言善覺，主婬慾。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提波羅，漢言善天，主邪鬼。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呵娑帝，漢言善住，主傷亡。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不若羅，漢言善福，主塚墓。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苾闍伽，漢言善術，主四方。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隸婆，漢言善帝，主怨家。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羅闍遮，漢言善主，主偷盜。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脩乾陀，漢言善香，主債主。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檀那波，漢言善施，主劫賊。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支多那，漢言善意，主疫毒。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羅婆那，漢言善吉，主五溫。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鉢婆馱，漢言善山，主蜚尸。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三摩陀，漢言善調，主注連。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戾禘馱，漢言善備，主注復。四天

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陀。漢言善發主相引。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那。漢言善淨主惡黨。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虔伽地。漢言善品主蠱毒。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毗棃馱。漢言善結主恐怖。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支陀那。漢言善壽主厄難。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林摩。漢言善逝主產乳。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留伽。漢言善願主縣官。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闍利馱。漢言善固主口舌。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伽馱。漢言善照主憂惱。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訶婆。漢言善生主不安。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娑和邏。漢言善至主百怪。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那。漢言善藏主嫉妬。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固陀那。漢言善音主呪咀。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韋陀羅。漢言善妙主厭禱。佛語梵志。是為三十六部神王。此諸善神。凡有萬億恒沙鬼神以為眷屬。陰相番代以護男子女人等輩受三歸者。當書神王名字。帶在身上。行來出入無所畏也。辟除邪惡。消滅不善。梵志言。諾。唯唯。天中天。梵志又白佛言。世尊。以賜三自歸法。天帝遣善神三十六大王護助我身。已蒙世尊眾慈教度。今更頂禮請受法戒。佛言。善哉梵志。汝當淨身口意。懇惻至心敬受法戒。佛言。十方三世如來至真等正覺。皆由三歸五戒得之。佛言。梵志。盡形壽不殺生。不教他殺。是戒能持不。若能持者。有五神王隨逐護汝身。不令邪神惡鬼之所得便。梵志盡形壽不盜他人財寶。不教他行盜。是戒能持不。若能持者。有五善神王隨逐護汝身。梵志盡形壽不邪婬。是戒能持不。若能持者。有五神王隨逐護汝身。眾魔皆不得便。梵志盡形壽不妄言綺語兩舌鬬亂。是戒能持不。若能持者。有五神王隨逐護汝身。梵志盡形壽不飲穀酒甘蔗酒蒲萄酒。能放逸酒。如是酒皆不得飲。是戒能持不。若能持者。有五善神隨逐護汝身。佛語梵志。是為三歸五戒法也。汝善持之。勿有毀犯。說已。梵志因白佛言。世尊。世尊說言。若持五戒者。有二十五善神營衛護人身。在人左右守於宮宅門戶之上。使萬事吉祥。唯願世尊為我說之。佛言梵志。我今略演。勅天帝釋使四天王遣諸善神營護汝身。如是章句善神名字。二十五王其號如是。神名蔡芻毗愈他尼。主護某身辟除邪惡。神名輸多利輸陀尼。主護某身六情悉令完具。神名毗婁遮那波。主護某腹內五藏平調。神名阿陀龍摩坻。主護某血脉悉令通暢。神名婆羅桓尼和婆。主護某指無所毀傷。神名坻摩阿毗婆馱。主護某出入行來安寧。神名阿修輸婆羅陀。主護某所啖飲食香甘。神名婆羅摩亶雄雄。主護某夢安覺歡悅。神名波羅門地鞞哆。主護某不為蠱毒所中。神名那摩呵多耶舍。主護某不為霧露惡所害。神名佛馱仙陀婁哆。主護某鬬諍口舌不行。神名鞞闍耶藪多婆。主護某不為溫瘧惡鬼所持。神名涅坻醯馱哆耶。主護某不為縣官所得。神名阿邏多賴都耶。主護某舍宅四方逆凶殃。神名波羅那佛曇。主護某平定舍宅八神。神名阿提梵者珊耶。主護某不為塚墓鬼所嬈。神名因臺羅因臺羅。主護某門戶辟除邪惡。神名阿伽嵐施婆多。主護某不為外鬼神所害。神名佛曇彌摩多哆。主護某不為火大所延。神名多賴叉三密陀。主護某不為偷盜所侵。神名阿摩羅斯兜嘻。主護某若入山林不為虎狼所害。神名那羅門闍兜帝。主護某不為傷亡所嬈。神名薩鞞尼乾那波。主護某除諸鳥鳴狐鳴。神名荼鞞闍毗舍羅。主護某除大鼠變怪。神名伽摩毗那闍尼佉。主護某不為凶注所牽。佛告梵志言。若男子女人。帶佩此二十五灌頂章句善神名者。若入軍陣鬬諍之時。刀不傷身。箭射不入。鬼神羅剎終不嬈近。若到蠱道家亦不能害。若行來出入。有小魔鬼亦不得近。帶佩此神王名者。晝夜無惡夢。縣官盜賊水火災怪怨家陰謀口舌鬬亂。自然歡喜。兩作和解。俱生慈心。惡意悉滅。妖魅魍魎邪忤薜荔外道符呪厭禱之者。樹木精魅。百蟲精魅。鳥獸精魅。溪谷精魅。門中鬼神。戶中鬼神。井竈鬼神。洿池鬼神。廁溷中鬼。一切鬼神。皆不得留住某甲身中。若男子女人。帶此三歸五戒善神名字者。若入山陵溪谷曠路。抄賊自然不現。師子虎狼熊羆蛇蚖。悉自縮藏不害人也。佛告梵志。昔迦羅柰大國。有婆羅門子名曰執持。富貴大姓。不奉三寶。事九十五種之道。以求福祐。久久之後。聞其國中有賢善長者。盡奉佛法聖僧化導。皆得富貴長壽安隱。又能度脫生老病死。受法無窮。今世後世。不入三惡道中。執持長者作是念言。不如捨置餘道奉敬三寶。即便詣佛。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長跪白佛言。世尊。我本愚癡。無所識知。久聞三寶不能奉事。我於今日始得信解。佛法大慈普濟天下。我今欲捨置餘道。歸命於佛。惟願天尊哀愍我等。得受法戒為清信士。佛言。汝善思量之也。然人能止惡為善者。何憂不得安隱富貴壽命延長。解脫眾難者乎。執持白佛言。今我以所事非真。故歸命於佛耳。當哀愍我故。去濁穢之行。受佛清淨決言。佛語執持。汝審能爾者。可禮敬三寶。執持長者。即便胡跪合掌。佛於是與受三歸已。歸三寶竟。當有三十六善神王。隨逐護汝身。佛告執持言。善男子。汝能遠惡求善知識。世之希有。我當更授汝五戒之法。佛言。第一不殺。第二不盜。第三不邪婬。第四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

第五不飲酒長者執持已受三歸及五戒竟。佛語長者汝能持是歸戒
遊行之處可無所畏戒神二十五歸神有三十六常隨護汝外諸惡魔無
敢當者長者從受歸佛戒竟佛為說法歡喜信解禮佛而去 於是以後
長者執持到他國中見人殺生盜人財物見好色女貪愛戀之見人好惡
使諭道之見飲酒者便欲追之心意如是無一時定便自念言悔從佛受
三歸五戒重誓之法作如是念我當還佛三歸五戒之法即詣佛所而白
佛言前受三歸五戒法多所禁制不得復從本意所作今自思惟欲罷不
能事佛可開以不何以故佛法尊重非凡類所秉當可還法戒不乎 佛
默然不應言猶未絕口中便有自然鬼神持鐵椎拍長者頭者復有鬼神
解脫其衣裳者復有鬼神以鐵鉤鉤其口中曳取其舌者有婬女鬼以刀
探剝其陰者又有鬼神烊銅沃其口中者前後左右有諸鬼神競來分裂
取其血肉而噉食之 長者執持恐怖戰掉無所歸投面如土色入有自
然之大焚燒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神輩急持長者不令得動
佛見如是哀愍念之因問長者汝今當復云何長者口噤不能復言但得
舉手自摶而已從佛求哀 佛便以威神救度長者諸鬼神王見佛世尊
以威神力救度長者各各住立一面 長者於是小得穌息便起叩頭前

白佛言我身中有是五賊劫我入三惡道中坐欲作罪違負所受願佛哀
我 佛言汝自心口所為當各阿誰長者白佛我從今日改往修來奉受
三歸及五戒法持月六齋歲三長齋燒香散華懸繒播蓋供事三寶從今
以去不敢復犯破歸戒法 佛言如汝今所言者是為大善汝今眼所見
身所更自作自得非天授與 佛語長者汝今受是三歸五戒莫復如前
受歸戒法也破是歸戒名為再犯若三犯者為五官所得便輔王小臣都
錄監司五官使者之所得便收神錄命皆依本罪是故我說是言令清信
士女勸受歸戒歸有三十六鬼神之王隨逐護助戒有二十五神營護左
右門戶之上辟除凶惡六天之上天帝所遣歸戒之神凡有億億恒沙之
數諸鬼神王番代擁護不令衰耗諸天歡喜皆言善哉當共護之如是持
戒若完具者十方現在無量諸佛菩薩羅漢皆共稱歎是清信士女臨命
終時佛皆分身而往迎之不使持戒男子女人墮惡道中若戒羸者當益
作福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然燈燒香散雜色華懸繒播蓋歌
詠讚歎恭敬禮拜益持齋戒亦得過度若不能如上修行如是功德復持
戒不完向諸邪道求覓福祐三歸五戒億億恒沙諸鬼神王各去離之惡
鬼數來嬈近之也因衰致病耗亂其家起諸病痛遂致衰亡財物不聚所

向不偶死復還墮地獄之中雖戒具足不持六齋猶華樹無果婦人不產
種穀不溉治生無利折耗失本更無衣幘不持齋戒無利如是 佛言長
者人犯所受破是歸戒凡為天上二百七十神王之所得便更非外魔所
得便也此諸鬼神視人善惡若持禁戒不毀犯者開人心意示人善惡人
若不善便為作害疏記善惡奏上天王大王執持隨罪輕重盡其壽命如
法苦治不令有怨使破戒者甘心受之 佛告梵志長者執持捨彼異道
於我法中受持歸戒心不安定而復破犯遂為鬼神之所得便受諸苦痛
令自悔責求哀懺謝改更修善作諸福德滅諸惡海今皆得道合家大小
宗族之中見長者執持罪福報應悉從我受三歸五戒堅持不犯皆得法
眼我今於此會中廣說長者宿命因緣明驗罪福亦於後世廣宣流布使
得聞知 佛語梵志若有清信士清信女若為邪神惡鬼所得便者若橫
為縣官所羅盜賊剝奪遇大疾病厄難之日當洗浴身體男子著單衣白
袷女當素衣澡漱口齒七日七夜長齋菜食敷好高座懸繒播蓋香汁灑
地燒栴檀香一日七轉讚詠此灌頂大章句經如是妙典至真秘藏消滅
一切無量災變 梵志白佛言天中天已為我故及十方眾生說三歸五
戒鬼神名竟若男子女人欲受歸戒者當云何授與 佛言若人欲受先

禮十方佛長跪叉手作如是言我弟子某甲盡形壽受三歸五戒諸佛菩
薩真人聖眾哀念我等 梵志又問受歸戒法有差別不佛言無差別也
若人受者先當列三歸五戒之法然後以神王名字著歸戒下以好素帛
書持此神王名字帶持而行行當燒香禮敬十方佛當取月八日七日持
齋 若欲行來常著身上若著頂上若著胸前若惡魔相逢無不除却
若男子女人著此三歸五戒善鬼神王名字之時若入神祠是諸邪神悉
皆驚起為其人作禮何以故此人帶持諸佛所說三歸五戒神名字故
佛語梵志此歸戒鬼神名字至尊至重 諸佛護念汝好宣行之 佛說
如是阿難從座而起前白佛言演說此法當何名之 佛告阿難是經名
為灌頂章句歸戒帶佩佛說是經竟四眾人民天龍八部一切鬼神皆大
歡喜作禮奉行 珽古池切 栉音地 疊多乎切 喋杂欲切 檢胡甲切 膽知勇
切
灌頂七萬二千神王護比丘呪經第二 聞如是一時世尊遊於羅閱祇
梵志丘聚從是北上鉀捉山中天帝石室爾時無數比丘各各馳走怱怱
不安如捕魚師布網捕魚魚都馳散世尊遙見無數比丘各各馳散擾擾
不安佛知而故問諸比丘言何故撓轉如是不樂若魚畏網比丘對曰我

爲魔所嬈在所不安晝則遇諸賊盜毒蛇虺蝮及諸龍象熊羆所嬈不得
定意求四道果見惱如是當柰之何佛告諸比丘勿生憂惱當爲汝說灌
頂章句百二十神王拿從前後爲汝作護辟除邪惡諸嬈害者不令得便
在所至到營衛佐人獲善吉利萬邪皆伏諸比丘善聞佛所說心開意解
前禮佛足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唯願演說灌頂章句擁護我等及未來
世諸比丘輩令得安隱使入定行 佛告諸比丘我今爲汝一一分明說
灌頂章句百七十二大鬼神王名字如是諦聽憶念慎莫忘之也諸比丘
言諾受教人手靜聽佛言 神名道軻彌迦羅移嗜鉢 神名嗜隸歧鉀
阿羅鉀 神名摩丘拔輸兜呵頭沙 神名翅拘梨因提隸比丘拔 神
名泥羅須彌者羅阿羅因 神名阿羅耶阿耆破者 神名耶勿遮坻鉀
移阿鉀 神名泥耶是陀泥彌提屠 佛告諸比丘此十八神王護諸比
丘及未來世諸比丘衆及護僧伽藍佛見鉀提山中諸比丘輩忽忽不安
晝則爲盜賊惡人所惱夜則爲鬼神所困及諸龍象熊羆虎狼之所驚怖
又爲蠱毒所中佛於是廣爲諸比 丘輩是無上灌頂章句諸大鬼神名
号令諸比丘常獲安隱吉利之福無諸禍害 神名闍梨摩訶闍梨 神
名闍羅尼優佉目佉 神名沙波提阿知和知 神名耶知嶋耶知波耶

提 神名提我沙羅波提 神名阿耶波提波耶提佛告比丘此十二神
王護諸比丘輩說鬼神若人非人不敢嬈近毒藥不中不爲水火焚漂縣
官盜賊不令得便怨家債主不能剝奪神王眷屬七百徒黨常爲作護辟
除凶惡萬事吉祥 神名迦和尼摩訶迦和尼 神名阿佉尼佉尼阿佉
那 神名阿佉尼阿比羅曼多羅 神名波陀尼波提梨伽 佛告比丘
此十神王護今現在及未來世諸比丘輩不令五瘟疫毒之所侵害若爲
瘧鬼所持呼十神王名号之時瘧鬼退散自護汝身亦當爲他說使獲吉
祥之福 神名摩呵留邏迦梨泥想 神名金洹陀越阿耨三菩 神名
迦利三耶摩訶呵輸 神名跋陀沙羅曼陀羅阿 神名迦来國合呵呵
羅羅 神名沙陀沙陀摩迦摩迦 神名跋陀沙羅曼陀羅羅 神名伊
想伊想耶阿耶阿 佛告比丘此十六神王與其眷屬萬五千鬼神擁護
今現在及未來世諸比丘等昔伊洹比丘爲八十一億魔所嬈誦此十六
神王名字諸魔眷屬顛倒墮落蘭蘭離散形體變化莫知藏匿告諸比丘
若有危厄恐怖之日呼此神名即獲吉祥諸神祐助辟除凶惡 神名阿
波竭澄澄竭無多薩 神名嗜遮比遮沾波沾 神名波迦羅喉移無因
輸無 神名脂輸無因臺羅宋和羅 神名探林羅波耶越羅羅 神名

揵持羅沙羅佉千馱 佛告比丘此十六神王與其眷屬五千之衆各以
己之威神爲諸比丘辟除鬼神凶惡之變昔我弟子羅云樹下禪思爲鬼神
所嬈驚起明日來到我所我即語言當爲汝說辟鬼神呪即爲說此十六
神王佛語羅云若四輩弟子爲鬼神所嬈者當爲說此十六神王灌頂章
句令離諸横獲吉祥之福 神名阿羅域金畋羅羅 神名般耆遮和耆
羅洹 神名摩尼鉢羅沙呵阿波 神名雲無和羅乾陀尸呼 神名拘
摩和羅修摩乾陀 神名耶拔鞬陀叱闍叱者 佛告比丘此十二大神
諸鬼中雄與其眷屬三萬五千俱諸天闘時獨伏羅刹昔不知法以血肉
爲食常啖人民小兒之屬我爲說法今皆得道作大誓願若佛滅後五濁
亂時護諸弟子比丘僧衆令獲吉祥之福德也 神名闍鞞摩呵闍鞞
神名闍羅尼郁企目企 神名三波提摩呵三波提 神名頞提跋提嶋
坻鐵鞞 神名莎羅波提安耶波提 神名半耶波提闍耶波提 神名
迦偷尼摩呵迦偷尼 神名波沙檀尼耶醯迦彌 佛告比丘此十九神
神王他方國王世界号華積佛号最上天王如來至真等正覺遣二菩薩
一号無量光明二曰大光明遣二菩薩獻此十九神王神呪作是言娑婆
世界一切人民行善者少爲惡者多是故獻此十九神王以佐世尊令諸

衆生調伏信解令我爲汝等輩說彼佛所獻神呪十九王此諸鬼神三萬
六千以爲眷屬當爲汝等說諸擁護度厄難苦令獲吉祥普入法門 神
名多迦梨鞞摩蘭泥 神名迦梨羅牟提繫利 神名醯梨枝貢玅梨移
神名摩梨枝阿迦絺移 神名犀提移阿耶耨羅企 神名犀提移阿
那耨羅企 神名富吒羅兮嶋羅兮 神名耶迦離兮不吒羅兮 神名嶋蘭
鞞陀羅兮 神名不吒吒羅兮嶋羅兮 神名多迦利鞞摩摩蘭泥 神
名嶋蘭鞞吒羅嶋梨提 神名迦私羅牟提檗梨 神名迦蘭因梨提遮
披蹉 佛告比丘此二十七神王昔化提比丘治護屋室壁間有黑蛇來
嚙化提化提即悶而躃地阿難即往至佛所啓問此事佛即答阿難言汝
語化提我當爲其說辟蛇毒二十七神王護化提身語化提言汝當慈心
哀天下萬蟲誦我此言汝毒當歇阿難即以神水噴灑化提化提醒寤阿
難即語化提言佛已爲汝說二十七神王辟蛇毒法汝但慈心於天下人
非人毒自當滅阿難即爲化提說佛所說二十七王神呪法呪化提即愈
阿難語諸比丘若有安居住止之處應說此言蛇毒七歲不復嚙人三七
遍誦此神名即獲吉祥 神名安陀尼抄多摩尼 神名闍摩尼摩訶尼
羅 神名模呵尼烏羅利 神名模羅陀提遮波頭摩迦 佛告比丘此

十二神王。佛昔爲迦奈比丘說此神名。有凶惡人常剝辱比丘衣裳。比丘往到佛所。啓白是事。佛謂諸比丘。汝若在山間樹下冢墓之間。行十二頭陀。時有諸凶人來娆汝者。汝當說此十二神王名号。凶惡之人自然退散。復道而去。不能爲害。可得修禪。求四道果。獲吉祥福。無衆患難。神名頻吱數。頻吒般吱數。神名般吱數劬鄰數波羅耶。神名拘離比數劬羅比數。神名沙騰波提數波羅耶。神名檀陀醯羅波羅耶。神名須摩提陀薩提耶陀。佛告諸比丘。此十二神王。昔有比丘名曰般若提婆。誦習經法。中諸寒冷。遂爲蟲所嚙齧。我爲是比丘及未來世諸弟子等。說是章句。若有比丘及諸四輩。爲蟲所嚙齧者。以淨水一器。含水一口。牙臨其上。七遍誦此十二神王。便吐口中所含水。如是法用四十九遍。蟲便破散。隨水流迸。無不除愈。得吉祥之福。神名尸離敷伊騰毗數。神名烏呵𢿱漏𢿱漏。神名道迦舍梨耶那。神名箕梨陀僧披年阿那。佛告比丘。昔有求那陀比丘。患眼風痛。人患濕蟲痒痛難忍。往到我所。具以啓問。我即爲其說此神呪。六王爲護。若後末世諸比丘輩及清信士女。爲蟲所螫眼者。汝當爲說此六神章句。無不得愈。吉祥之福。佛告四衆諸比丘等。昔有比丘名曰善可。住在山間樹下禪思。日時欲至。便著衣持鉢。入城聚落分衛乞食。時有惡魔與八萬四千小鬼神等。以爲眷屬。與善可相逢。魔作是念。此善可沙門。以得羅漢。既能自度。當復教導一切餘人。使入應真。生嫉妬心。作是念已。便勅諸小魔輩。使來從善可口中直入腹者。娆亂善可。使意顛倒。不得正念。然善可已得羅漢。心中自然豁滴開解。即得憶念。時佛昔爲諸比丘輩說百七十二神王灌頂章句。憶念此已。即便彈指一心而誦。舉聲唱詠。惡魔眷屬退散馳走。部伍營從莫知藏處。佛語比丘。我今爲汝及未來世諸比丘等。廣演灌頂百七十二神王名字。此諸神王將從七萬二千鬼神。以爲眷屬。各以己之威力。共護汝等。使諸小魔不得汝便。在所至到。無所罣礙。辟除惡毒蛇虺蝮等。諸獸象龍熊羆之屬。自然消滅。無敢當者。若有鬼神。往來不去者。四天諸王當遣使者。持金剛之杵。破頭作七分。佛告比丘。此大章句。至真至妙。三世諸佛盡說是大章句。我亦復開此寶函。出是章句。若有比丘帶持之者。所到遊行。善神祐助。辟除萬惡。魔不敢當。設有惡意。自然滅亡。此大神典。帶持之者。如王紙劍。誅賊敢當。此大神典。亦復如是。若帶持者。外諸惡魔及身中五陰之魔。莫不爲伏。佛說此語竟。阿難在右邊。即便整衣服。頭面禮足。胡跪白佛言。世尊如來爲諸比丘說七萬二千神王灌頂章句。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此大章

句。設有受者。云何授與。佛語阿難。此大神典。至尊至重。諸佛如來不妄宣說。度與人也。若有持戒不犯禁者。護念十方諸衆生者。聞大乘意。度若人者。近善知識。聞而信受。不誹謗者。如是之人。專心求者。應當授與。阿難又復叉手白佛言。云何授與。佛言。若有受此護身神典者。先當禮敬十方諸佛。次禮經寶。次禮聖僧。次禮度經之師。皆當專心一意。偏露右肩。長跪合掌。師當右手持文。弟子以右手受之。師以右手持法水灌弟子頂上。阿難。以是因緣故。名灌頂章句。所以然者。如王太子紹王位時。法應以水灌其頂上。然後統領治國之事。我法亦爾。佛語阿難。若有比丘樂受是典。應懸五色幡蓋長四十九尺。散五方之華。各隨方之色。燒栴檀香、安息、漢膠等香。齋戒一心。不食五辛。不得飲酒及噉臭肉。醍醐、酥酪、雜膩諸物悉不得食。先當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於高山上。以香汁塗地。縱廣七尺。名之爲壇。當從比上度是灌頂十二部微妙經典。當受之日。思念十方諸佛菩薩應真聖僧。歸誠作禮。及度經師。莫念東西南北之事。譬如禪思比丘無他想念。唯守一法。然後見真。若有比丘受章句經。如是不亂。七萬二千鬼神導從前後。爲身作護。爲神作護。亦能爲他人作護。辟除邪惡。萬毒不行。佛告阿難。我說是時。羅閱祇國城西數里。有大金山。其中多諸比丘。草修四道果。聞說是灌頂章句。皆齊整衣服。來到我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聽說經法。是時衆中。有一少年比丘。已得羅漢。名曰真實。從座而起。前禮佛足。長跪合掌。白佛言。天尊演說無上真妙之法灌頂章句十二部妙典。我當於佛滅度之後。廣宣流布此深妙典。若有國土遭疾厄者。縣官所呼召。萬疾流行。我當於中誦讀此經。百毒萬惡莫不消散。說此語已。便諷誦宣傳說是十二部妙典。如是展轉授與諸比丘輩。各令宣傳。在所國土盡得此典。是比丘臨終之時。餘三七二十一日。存心自念。言如來所說十二部灌頂章句微密妙典。於後如來滅度三百歲中。而此經典當隱沒不現。何以故。佛始滅度。行善者多。爲惡者少。到於末世九百歲中。魔道興盛。諸外道輩。排佛妙經。以爲己有。訓導萬姓。令其受持。而復盟誓。戀秘經法。當受之日。皆用珍寶種種雜綵。以爲重信。然後授與。當爾之時。國國相伐。民多荒亂。飲食踴貴。多諸盜賊。横死者半。又諸惡王斷滅三寶。使法言不通。破塔滅僧。三寶漸末。中國之王。雖有信心。而不究竟。多所禁制。心不專一。迷惑於異道。爾時當有比丘出現於世。名曰普濟。在諸名山石室之中。禪思專心。如是展轉遇好巖室。見有寶函。開而看之。見此經目。以紫金書。刻鏤栴檀。函上比比丘見已。一心合掌。頭面作禮。誦持修行。如是妙典。佛

法旣滅出千歲時災變如是諸佛菩薩應真聖僧天龍八部一切鬼神見
此災怪愍念衆生於末世中受諸苦惱使是比丘出現於世救度危厄苦
惠衆生不為九橫之所得便以此經典使諸四輩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
信女讀誦宣傳教授後世一切善男子善女人等使其獲得吉祥之福
佛告阿難吾去世後法言薄淺難復愍恕不計勞苦為諸一切四輩弟子
演說微妙無上聖王過去未來現在十方無量諸佛說灌頂大章句經十
二部妙典諸佛如來秘密之藏我旣已滅欲令此經流傳世間使未聞者
悉得知見諸有疑惑未解法者心開意釋獲大利安 復次阿難我說此
經初始滅度百歲之中時多諸比丘讀誦通利宣傳之者亦甚衆多到二
百歲中四輩弟子多得道者於此經法都無復用至三百歲是故隱沒不
現世間故言為善者多不大為惡此玄妙神典釋梵四王護世善神山川
龍王攝持經文十二部呪灌頂章句七寶之函盛持神文內著巖石屋室
之中未來末世當有比丘學頭陀者遊行山間覓好禪室遇得此經開而
看之禮敬合掌頂受宣傳遠近各使聞知此大章句經文旣出少有受者
多行誹謗不肯信奉 佛告阿難末世之中雖有清信士清信女於我法中
奉受三歸及五戒法不解苦空四大非我恒著我想顛倒分別起諸邪見

到疾厄之日為橫所惱便向諸異道邪見師所召諸邪妖魍魎鬼神救衆
生命欲求長生愚癡之人信邪倒見為邪師所悞死入地獄備受衆痛哀
哉可傷甚可憐愍是故吾今為其演說灌頂章句十二部要藏拔除邪惡
令得長生佛復告阿難我有廣大之言深妙之語淺近之化教未及者末
世之中諸比丘輩聞有國王城邑聚落異邦之處有餘比丘師師相承受
此經典未聞未見諸比丘輩謂此沙門是邪見人說外道法為利養故作
如是言我不信此如來世尊有所言說義味深遠如此經所言但取人情
若有比丘出此言者坐誹謗故有讀誦書持此灌頂章句經者意中悵怏
不復讀誦修行此經使是行人轉生退退讀誦經者作如是言若是佛說
諸餘大德比丘等輩不應謂我是邪見人真非佛說我於此經不應好樂
若廣說者使是邪見墮惡道中以此因緣若於末世五濁亂時若有比丘
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奉受此十二部灌頂章句經者如法修行不應毀
呰而誹謗之見有行者恭敬禮拜想身如佛諸大菩薩應真聖僧等無有
異若有輕毀罵辱之者當於現世得不吉報 佛又告阿難於後末世若
有比丘比丘尼清信士女讀誦此經者為人廣說解釋中義諸餘沙門及
比丘尼清信士女未聞未見苦相誹謗嫉惡此經聞有說者不樂聽聞及

信邪法緣是罪故當有數萬比丘墮鬼神道中若有惡心於此經典當墮
蟒蛇毒蟲之中若見經文起瞋恚心緣此罪故當有數萬人坐誹謗墮龍
中阿難於後末世誹謗此經毀呰不信不欲聽聞謂諸行者是邪見人緣
是謗誹經墮鬼神道及蛇龍中不可稱數我今為諸四輩弟子敷演少耳
若說其罪不可得盡非大筆所記今故出此示於未聞從今已後見讀持
者不應誹謗見有脩行十二部經者皆應供養供給衣服病瘦醫藥恭敬
禮拜如大師想頭面禮敬應從啓受不得輕慢毀呰深典我諸四輩弟子
之中轉相誹謗不肯信受此神妙經緣此過惡墮罪無窮 佛說如是諸
誹謗之過座中有諸比丘作如是念如來世尊有所言說皆不虛妄諸語
同坐諸比丘輩未來之世當有如是破法之人毀謗此經令佛世尊故出
此語破法之過阿難因從座起稽首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如來所說
無有前却有所言說皆實不虛如阿難解佛所說義多諸漚和俱舍羅無
未世中多有誹謗佛先說諸經法有呪術者或云應學誦持修行或云不
應修習禁呪諸經法中更互不同反覆前後故使末世諸比丘輩有信行
者有誹謗者是故重問於世尊耳唯願更演化於未聞 佛語阿難善哉
善哉汝能為未來末世四輩弟子重問此義快矣阿難諦聽諦受當詳行之

佛言我經中說諸華呪術不應行者謂諸異道邪見法術惑亂於萬姓但
為利養以活身命我所不許今吾所演灌頂章句十二部真實呪術阿含
所出諸經雜呪盡欲化導諸衆生故不如異道為利養也但為度脫衆生
厄難遭苦患者不於其中希望利養令諸衆生得蘇息耳以是因緣吾今
聽許 佛告阿難我說是經利益一切無量衆生我若不說此經呪術當
來末世一切衆生雖見我法微妙真實心意貪樂由其業行習惡未久信
根淺薄未解深法至真之化 佛告阿難四輩弟子入我法中受持禁戒
多所缺犯心不專一忌難之時遭疾苦患旣不專一向諸異道邪見法中
以求福祐欲脫衆難不可得離不知宿對前世業緣師令往到異道師所
先昇問訊我遭苦厄願見救護異道師言隨汝所願吾當祈請上通五官
下言地祇令汝得福救度危厄不復遭苦師又復言或汝先身犯諸過惡
或言七世殃咎所引為五官所錄受諸謫罰或云牽引滅及門族前人旣
已病苦所惱遭諸厄難心意不定無所歸趣恍惚失所猶如狂人師又語
言汝七祖為九幽所羅現在太山當以丈尺隨方之色救贖汝等七祖之
魂拔除汝等七世之過又有一師復作是言汝為山神樹木鬼神星宿之
神所嬈害也救諸病痛受諸病厄必為犯此星宿神耶當以白牛白馬種

種衆生甘美飲食說諸妓樂歌詠鬼神可獲大福除汝危難所在安寧無
復恐懼獲善吉祥　佛告阿難我滅度後濁惡之世信正者少多習邪見
不樂真法不欲聽聞為諸惡師作難毒法殺衆生命欲救危厄欲者得罪
天神地祇悉不歆食是故我今廣演灌頂十二部章句真實呪術化諸未
信不解道者汝當宣傳在所國土令護此經諷誦受持勿令毀缺　佛說
是語時欲界六天及上諸天作天妓樂已用讚歎燒天之香鬱鬱如雲天
雨名華翩翩而降供養大會人有諸天龍鬼之王數千圍遶以為眷屬周
說此經因緣力故脫鬼神身皆得人身大衆人民各隨業緣得道不同佛
說經已阿難長跪叉手白佛言演說此經當何名之佛言此經名為灌頂
章句七萬二千神王衛護比丘呪經佛說如是四衆人民聞經歡喜作禮
奉受　佛說大灌頂神呪經卷第二　憩許鬼切諜丑林切娑仙何切犀
損所切吒竹加切鞞并俱切嗃頃丩切吠居梨切蕈丑介切誦貴字
灌頂十二萬神王護比丘尼呪經第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舍衛祇樹
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七比丘尼名修陀利在
山中塚墓間禪思一心有諸惡鬼神噉人精氣者嬈是比丘尼脫其衣裳
不聽遊行入村乞食是時修陀利比丘尼語同坐諸比丘尼言汝等當正

心憶念我師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作是言已是諸
噉精氣鬼神退散馳走於是修陀利比丘尼等相將俱到佛所稽首作禮
白佛言天尊我等七人受天中天無上真法思惟一心求四道果是諸噉
精氣鬼神七萬餘頭來亂我等不得正念亦復遶圍不令行求飲食之具
見惱如是當奈之何唯願天尊說於聖術而辟除之　說是語時阿難在
右邊佛顧語阿難言汝見是修陀利比丘尼七人等不阿難答曰見　佛
言阿難是諸比丘尼常為七萬鬼神所嬈我今當為其召須彌頂上及海
中諸大神王當護是等諸比丘尼不令諸小魔神得其便也佛於是便以
神力召須彌頂上諸鬼神王來已是諸鬼神王將從七萬鬼神來到佛所
稽首禮足　佛告諸鬼神王等我若在世及滅度後在所國土城邑聚落
護諸比丘尼不令諸小鬼神之所得便令諸比丘尼所到之處常隨護助
使得安隱諸惡之鬼不得嬈近　佛復告勅大海居止水精山中龍宮所
住之處有五萬鬼神將其營從來到佛所各禮佛足却住一面　佛又告
須彌頂上七萬神王及海中五萬神王等汝從今以後當護諸比丘尼令
得安隱離諸恐怖得定意得定行令諸小魔退散馳走遠於是處百千由
旬不得作害佛說是已賢者阿難長跪叉手前白佛言是等神王其字云

何願為解說佛告阿難其神名字我今說之灌頂章句其名如是　神名
枝沽吒賀蚤字淨自在此神主護其頭神名倪提和怨蚤字妙善生此神
主護其眼神名波羅和怨蚤字脾日光此神主護其鼻神名和沙頭提手
字信堅固此神主護其耳神名頭荷尼迦移字附託息此神主護其口神
名賸迦黎迦移字光普攝此神主護其頸神名沙提舍鴒羅字善安吉此
神主護其肩神名波羅闍迦提字耀雪山此神主護其臂神名波羅頭阿
鉢字演光明此神主護其手神名迦摩隸吒庶字香珍寶此神主護其肯
神名俱波婁閦人字如福輪此神主護其背神名沙善般遮攎字清徹像
此神主護其腹神名斯庶欸摩休字青和柔此神主護其脇神名遮揵陀
黎子字福德光此神主護其心神名遮羅乾波頭字真實種此神主護其
肝神名波羅斯奴庶字遠聞摩此神主護其肺神名蘇賀迦闍羅字建行
至此神主護其脾神名劬浮耆梨恕字慈悲普此神主護其腎神名迦俱
攎絺迦字越衆行此神主護其腸神名恒多羅菩提字威解振此神主護
其胃神名摩多羅和提字真如天此神主護其臏神名至那比舍尸字愛
事業此神主護其膝神名曼比舍尸羅字除恐畏此神主護其膝神名迦
羅鋪阿尼字願施廣此神主護其脚神名阿沙耶迷和字消諸惡此神主

護其出此神名抄伊摩陀伊字護世主此神主護其入神名阿提摩陀伊字
加諸願此神主護其坐神名阿奴摩陀伊字星中王此神主護其門神名
破仇摩陀伊字首安寂此神主護其夢神名蘭脾留波利字行寂然此神
主護其起神名耶頭破耶祇字德明遠此神主護其食神名比尼鑠頭倚
字蓋天地此神主護其飲神名波斯離次離字真不邪此神主護其語神
名具黎乾陀離字施願普此神主護其笑神名施離耶波羅字快善意此
神主護其數神名末黎游沙梨字顯高明此神主護其樂佛語阿難是須
彌頂上三十六神王名字如是有七萬鬼神以為眷屬當作擁護令修陀
利比丘尼及未來末世中諸比丘尼等若為邪神所惱亂者不令得便所
到安寧不為邪惡所中設有嬈者心當存呼灌頂章句三十六神王應念
即至準從左右為諸比丘尼現威神力攘諸魅魔使不得便辟除凶惡消滅不善
令得吉祥　佛復告賢者阿難大海之中龍宮居止有三七大神王之女
我昔得道與其眷屬來到我所稽首作禮說如是言當於佛滅度後五濁
末世之中護佛弟子我已面勅此諸神王令當擁護修陀利及未來末世
諸比丘尼等此諸神王亦不違本誓若有危厄禍害之日常當淨心歸命
三寶然後呼其名字無不為護輙在左右阿難白佛言是諸神王有如是

利益唯願速說灌頂章句善神名字爲守護故使諸比丘尼離諸恐懼不爲邪妖之所惱近佛言阿難是大神王女名字如是　神王女藍波惟藍波字珠瓔珞此神女爲某辟除邪惡魍魎鬼魅鬼驛逆百千由旬不令得住　神王女鴦那多烏那陀字摩尼寶此神女除去烏鳴野狐變怪百來嬈人者不令住某舍宅之中　神王女蘇賀迦羅闍字好莊嚴此神女主夢寐顛倒見諸光亡傷毀之鬼悉能消伏神王女摩奴羅摩遮字嚴飾妙此神女若遊出時與道聚會飲食有毒自然消化神王女勑浮者梨梨字寶連珠　此神女護諸怨家若相見時起諸毒惡即使和解相向　神王女惟合羅遮迦字琉璃光此神女若有嫉妬惡心相向者以帶持故不生貪心神王女攎樓迦攎樓字身微黑此神女若有債主來諸財寶以神護故便寬賒消息神王女迦羅博多尼字華開敷此神女某若爲盜賊惡侍所引至縣官時即使解脫神王女泥迦陀羅遮字香烟氣　此神女主治蠱尸客氣之鬼復連鬼神即使磨滅不現　神王女稜迦移羅那字妙王頂此神女若爲龍象所害種種恐畏以某誦持自然消滅　神王女勑蒲閻浮無耶字遊戲樂　此神女護某種種疱腫衆疾頭痛寒熱即使不行嬈害　神王女迦俱攎綈迦字淨如梵　此神女護某不爲山神樹神惡

死善死鬼神所嬈害也　神王女遮羅綈迦耶字音深妙　此神女護某至大小便利之時不爲惡鬼神所觸嬈也　神王女曼羅鳩梨陀字信善語　此神女護某屋舍牀席帳幔不使他餘鬼神留停宅中　神王女阿頭梨迦羅字師子音　此神女守護某門戶宅舍四方八神之王勅令鎮護除去不祥　神王女訶梨伐羅伽字樂音樂　此神女典領八十億神諸神之母護某使萬病除愈百事吉祥　神王女薩遮摩陀利字聲清徹　此神女護某不令他人厭禱憎嫉之者使厭禱不行害也　神王女曼多羅阿佉尼字欣樂快　此神女主五瘟疫毒若頭痛寒熱某君呼名即爲作護也　神王女鳩蘭難吒羅兮字結明誓　此神女主諸毒蛇蚖蝮若嚙人者存呼七遍毒即不行　神王女抄多摩尼摸字柔軟音　此諸女護某不令盜賊剝奪衣裳呼其名字賊即退走　神王女沙臈波栨數字心安詳　此神女護某牙齒若爲蟲所嚙者存呼其名七遍蟲即消滅

佛告阿難我所說海中灌頂章句神王女其名字如是此諸神王女與其眷屬五萬鬼神遶海邊行一日一夜周帀八萬四千由旬以血肉爲食今皆得道爲未世比丘尼輩現威神力作大護助辟除邪惡萬毒不行佛語修陀利及未來諸比丘尼等若有能持是灌頂章句則離一切無數

恐懼若持此神呪夢安覺歡不畏縣官水火盜賊怨家債主自然辟去鬼神羅剎妖魅魍魎邪惡薜荔厭鎮之鬼樹木精神百蟲精神畜生精魅溪谷精魅門中內外鬼神戶中內外鬼神舍宅四方井竈鬼神洿池鬼神廁溷鬼神若比丘尼帶持經者此諸惡鬼終不得便若有厭禱咒咀之者其人帶持神呪經故自然辟惡兩作和解俱生慈心惡意悉滅無復惱害諸比丘尼若在山中溪谷曠路抄賊劫略自然不現師子虎狼熊羆蛇蚖悉自縮頭藏不害人也何以故此十二萬神王大神呪經至尊至重能爲諸比丘尼作大利安　佛語修陀利及未來世諸比丘尼等說此灌頂無上章句若後九百歲中爲諸邪惡惡鬼嬈人因衰作害或有惡魔吐種種雜毒之氣以害汝等復有鬼神吸汝五脉又有鬼神歛汝精髓如是惡鬼噉人肉者不可稱數我今爲汝略說少耳　佛告阿難若後末世諸比丘尼爲惡鬼神所嬈惱者當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當專心一意讚詠此經當以五色之綵作好旛蓋香汁泥地縱廣七尺然十方燈散雜色華燒衆名香膠香婆香安息香等禮拜十方七日七夜長齋菜食不噉五辛審誦莫疑是諸惡魔聞見此經神呪力故即馳散而去遠百千由旬不能爲害消滅不善吉祥感應於是以後修陀利及未來諸比丘尼等悉共讀誦書

持是典而供養之中有闇鈍比丘尼輩不能讀誦者但書持是典以好繒綵作囊盛之若欲行來出入之時輒著衣前所往來處獲善吉安若有惡魔自然滅亡無敢當者此大神典至尊至妙極有威神若後末世書持此典佩帶在身遊行十方無所畏以是因緣出此神呪令人讀誦受持供養所帶佩之佛說是語時天帝釋如人屈伸臂頃從天來下往到佛所稽首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天尊然諸佛至真德過須彌智超江海慧踰虛空獨步三界無能及者十方一切莫不蒙度天帝釋說此讚歎時虛空中雨天香華以散佛上諸天歡喜鬼神亦然佛說經竟阿難從座而起長跪叉手白佛言演說此經當何名之佛語阿難及諸四輩我說此經名十二萬鬼神之王灌頂章句汝善持之於吾滅後若有清淨諸比丘尼歸命求者應當授與佛說是經已阿難叉手白佛言設有諸比丘尼若欲受者云何授與佛言當如大比丘受七萬二十神王灌頂大法無有異也佛說是已四輩弟子天龍八部

莫不歡喜作禮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二　十九梗

頂　灌頂經二

灌頂百結神王護身咒經第四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祇國大精舍中
有千二百五十弟子各住餘室佛獨一房自思念言我涅槃後四部弟子
持戒不具多所毀犯造作非法不行十善我法既滅末世之中鬼魔亂起
行諸邪惡嬈惱人民又有毒龍吐毒害人我當云何而辟除之作是念已
默然而住於是天帝知佛所念從座而起如人屈伸臂頃來至佛所稽首
佛足作禮畢已長跪叉手前請佛言唯願世尊慈濟衆生為說無上灌頂
章句大神王名字護萬姓故使得安隱離諸危厄度於邪惡使諸魔鬼不
得作害結願神名常在左右為人防惡使毒不行所請如是唯願演之
佛告天帝釋善哉善哉諦聽諦受吾今為汝而演說之令諸世間一切衆
生有受三自歸者盡帶持此百大神王名以護人身辟除邪惡使萬毒不
行百姓安寧若千億神恒沙數鬼皆不得留住帶神名者身中若有鬼神
在其身中不去者四天王當遣使者持金剛杖碎頭作七分天帝釋白佛

言世尊所稱歎者其法微妙唯願演說化於未聞佛語天帝此灌頂章句
結願咒經甚深微妙不可妄說諸佛世尊不妄宣授度與人也今我出世
値於五惡我若不說此結願咒經者諸弊小鬼互來嬈人覓人飲食求人
長短我今為汝及一切人而演說之佛語天帝釋言有百神王今在須彌
山頂上居止我以威神召其使來面勅神王以護汝等令不遭禍結縷呼
其名字是諸神王常當在汝左右為汝作護天帝釋言其名何等佛言神
名伊利寐羅字德無礙神名尼烏廚遮字彙自大神名波羅那頭字遊安
寧神名無和遮婁字歸正化神名薩多伐羅字救脫厄神名嘻摩和頭字
暉光照神名夫婁肆俱字宣吉教神名阿羅或駒字開達明神名那羅那
移字隨順伏　是九神王當以威神為某作護辟除凶惡無諸惱患化餘
鬼神不得其便遣百由旬無相嬈害帶持結願神王名字外諸惡魔無不
除卻獲善利安令得吉祥神名摩醯首羅字威靈帝神名摩尼跋陀字威
伏行神名富那跋陀字集至誠神名金毗羅陀字威如王神名質多斯那
字和敬上神名賓頭盧伽字立不動神名車鉢羅婆字忍德脫是七神王
當以己之威力共擁護某除不吉祥鳥鳴惡夢野獸變怪因衆嬈人者不
得害某帶持結願神名字故獲福如是　神名曇摩跋羅字學帝王神名
摩竭波羅字除曲心神名繡利密多字有功勳神名勒那翅奢字調和吉
神名劍摩舍帝字伏衆根神名奢羅密帝字獨處快神名醯摩跋陀字應
念至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之力為某作護若入江海湖池溪谷水中雖
毒蛟龍之屬懷惡心者風波起時以某帶持結願神名自然安隱過度厄
難所到安寧吉祥度岸　神名薩多琦梨字大力天神名波利羅睺字勇
猛進神名毗摩質多字響高遠神名睽摩黎子字英雄德神名波阿黎子
字威武盛神名佉羅騫陀字吼如雷神名鳩羅檀提字戰無敵　是七神
王當以威德在所作護若入異道聚會之中飲食有毒蠱道所中食其飲
食自然消化毒為不行帶持結願神王力故現世獲福其報如是　神名
和耆羅拉字堅不動神名摩尼鉢羅字演暢音神名阿波提羅字喜無懼
神名曇無和羅字赫嚴飾神名乾陀尸吁字堅住行　神名勒摩和羅字
清淨明神名摩呵闍羅字越諸難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為某作護若有
怨家以毒惡心妬賢嫉能或爭財寶以為咎恨鬪諍不已是七神王即以
威力解除二家使其和解俱生善心惡意悉滅帶持結願神王名字現報
如是神名闍那阿梨字善威光神名耆羅斯耨字事業得神名勒迦訶婁
字除煩惱神名遮摩多梨字補天位　神名羅摩奴遮字開正路神名驕

迦攎遮字力堅固神名阿梨攎牘字離諸趣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佐助
左右治生賣買常獲倍利不與怨家盜賊惡仵之所牽引所在遊行見者
悉喜和悅相向無瞋惱色帶持結縷神王名故現報如是　神名鳩
耶攎遮字除怖懼神名惟含羅遮字越出難神名嗢沱陀羅字灌
天地神名遮羅脩迦字自無畏神名髑頭梨迦字德如山神名那維師尼
字思無畏神名陀優陀羅字住無畏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為某作護辟除
縣官危厄之難若合死事鞭撻使除枷鎖杻械杖楚之罰罵辱嗤濺即便
除解以某帶持神名力故現報如是　神名富阿陀羅字勝播懸神名沙
羅和雖字弘聖言神名那羅訶摩字施無盡神名醯波舍摩字將導安神
名阿抄牟羅字覺無常神名比抄倚耶字分別解神名至羅和移字善勸
吉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產生者不令他餘邪惡鬼神間其生門帶持
結願神名力故到產之日身體安完無諸痛惱兒則易生左右善神扶佐
生者帶持結縷獲福如是　神名抄摩和提字滿無及神名首抄和提字
威如天神名阿抄和泥字辯無礙神名脾羅摩尼字無復疑神名修吼摩
耶字降小魔神名提摩陀伊字解生死神名祭抄優陀字拔受根　是七
神王當以威神主五瘟山海之中諸小愆能各吐惡毒五色之氣使茂萬

民彼鬁頭痛身體寒熱或時致死以某帶持結願力故惡龍摘毒不復害
人帶持結縷現報如是　神名半那波提字精勇健神名莎羅波提字救
世者神名沙和迦沙字離邪行神名尼邊婁譚字滅惡想神羅般然字威
靈祇神名嗜蘭誇耆字如江海神名金羅伊頭字不畏兵　是七神王當
以威神主逐詐稱浮游鬼神名藉未定者天上不攝地獄不受來往世間
若在城邑聚落村里作諸變怪恐動人情惡人惶怖爲設福食謂之爲神
或言汝命屬我作諸病痛保汝不死以某帶持結縷神名此諸惡鬼不復
娆近害人飲食帶持結願福德力故現報如是　神名脂難雷那字通達
願神名指摩質裏字堅正幢神名倪和無訶字至天祇神名摽頭摩醯字
最上勝神名差陀離遮字大建行神名難頭誇難字言安寧神名嗜遮嗜
遮字勢力強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治蜚尸客氣之鬼復連注鬼或有
魅鬼未入人身使意漆亂湯藥針灸悉不得治咒術不行者此鬼流轉在
入百節五脉之中使人惶惑諸治不差者以某帶持結願神名此諸注鬼
不能爲害結願福德現報如是　神名阿波梨移字惠無窮神名軟坻細
馱字斷諸結神名摩梨摩羅字作正臣神名阿泥梨移字積射施神名波
泥梨移字不捨願神名阿邏遮字除垢穢神名阿都摩梨字誠信篤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入溪谷山野之中毒蛇虺蝮諸雜毒蟲象龍熊虎
狼䝟獸種種恐畏噉人血肉者以某帶持結願神名常隨導左右爲某作
護除却諸惡無聚衰惱帶持結願現報如是　神名阿迦至提字正真治
神名修波梨阿字止住安神名訶羅畢羅字伏魔魅神名阿呵閉羅字敕
令從神名畢羅摩跢字朗赫照神名師羅摩提字嚴堅住神名跎鐵梨尼
字立安明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治遊賊侵陵境土劫奪人財寶偷竊
爲意恒生惡念不絕以貪求故壞王國土村營市里更相娆害以某帶持
結願神名十方怨賊劫盜等侶自然消散不能爲亂以某帶持結願經故
現報如是　神名凡陀梨尼字殊勝彼神名尼披散尼字深寂滅神名摩
訶叉邪字亂章句神名兜陀梨邪字曉了度神名浥邪提奴字吉定安神
名浥邪提陀字度空住神名脂彌提屠字法咒術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
護國土中有雜毒之氣以擊人身使鬁寒熱起諸皰腫或乃徹骨至潰之
日濃血晃㶕不可得近腥咒不行或時致死末世之中生此毒害以某帶
持結願經故雜氣之毒不害其身辟除萬惡魔邪散當帶持結願現報如
是　佛告天帝釋若男子女人爲邪鬼所得便者當洗手漱口清淨正心
敬禮諸佛三寶應燒名香膠香婆香安息香等香汁泥地縱廣七尺散五

色華然十方燈以五色之縷各七條長七尺而左索之存百神王名字亦
並結之若人受者當長跪叉手尊心三寶莫念東西南北之事亦復莫念
家室之事聽師所言稽首頂受諸鬼神王當以己之威力爲男子女人作
大護助行來出入帶在身上諸鬼魔輩聞見之者馳散亡走各自隱藏不
近人也　佛告天帝釋此灌頂章句百神王不但結縷呼其名而已若人
危厄衆難所惱隨其所主存呼憶念常在人左右不離須臾書持名字厭
除不祥隨神擁護百怪消滅魔邪散當無不吉祥過度衆厄壽命延長
佛說灌頂章句百神王名字時有八菩薩從他方來稽首佛足而問佛言
說是神名餘諸神王少有及者天中天恒薩阿竭乃說是神名諸菩薩樂
精進者行無懈怠佛般泥洹後是諸神王當久在閻浮利內不　佛告八
菩薩言我般泥洹後是諸神王當現在世二百歲至三百歲其後不復現
却後濁亂世佛經且欲滅時諸比丘輩不復用法威儀戒律恒相嫉妬欲
滅正化至吾法沒國國相伐於是結縷神名當復現耳佛法漸末有諸少
學比丘用佛威神力故誦是經典老大比丘不欲聽聞謂諸少學諸比丘
輩汝破佛法行此邪見當隨鬼神道及地獄中當知佛法於此漸滅　爾
時摩訶須薩和菩薩憍日兜菩薩那羅達菩薩須深彌菩薩和林調菩薩

共白佛言天中天般泥洹去却後世時是經卷者我輩護持使佛道久存
若人未聞是經典者我當授度諷誦宣傳持是經典　佛告阿難及天帝
釋四部弟子是跋陀和於五百菩薩人中之師當持正法合會隨順教冥
不從歡喜心隨順心清潔心却欲心是時五百人皆叉手立佛前跋陀和
菩薩白佛言菩薩持幾事得行是神咒佛言有四事能行是神咒一者不
信餘道二者斷除愛欲三者如法修行四者無所貪生若菩薩行是四事
乃能得行是灌頂章句結願咒經　佛告八菩薩摩訶薩若男子女人行
是神咒持諷誦讀爲他人說今世現得五百功德譬如慈心比丘終不中
毒亦不中兵火不能燒入水不死帝王不能得其便也如是善男子善女
人輩修行是結願咒經有如是功德不爲水火所害若龍若師子若虎狼
若薜荔若鳩洹鬼神若害娆人者若欲殺人若奪人財寶若壞人禪定諸
中害者使不得便　佛言如我所說無有異也唯除宿命不請耳若人淨
持齋戒行是咒經不患目痛身體無病心意無憂終無厄難若死若近死
事皆能解脫無復惱害　若男子女人修行是神咒者爲天龍敬亦復稱
譽讚歎其善龍王鬼神閱叉乾陀羅阿須倫迦樓羅真陀羅摩睺勒鬼神
王若人非人等共敬愛稱揚其善爲諸佛菩薩聲聞聖衆之所護念若命

終時是八大菩薩迎其精神往生西方自在隨意於是天尊以頌讚曰
我說灌頂章句義辟除邪惡精魅鬼餘他鬼神不得便結縷神名常擁護
鳥獸變怪野狐鳴帶持誦者災禍滅若乘船行江海中水中蛟龍魚黿鼉
種種雜類無央數終不為害安隱度若入異道蠱毒家飲食有藥自消化
以帶持故能除惡生嫉妬者使滅恨怨家為伏喜相向債主寬意不諍財
責買萬倍利自來盜賊不引恐懼除縣官死事莫憂慮帶持結願醫即除
若有生產難生男設生女者皆端嚴生門有鬼化為護小小厄厄無不度
魑魅鬼雖娆善神佐離諸危難無恐怖海中懸能吐惡氣雖欲侵陵無能害
浮游鬼神見人食見持結願皆消息注連魔鬼入人腹誦持結願皆自出
溪谷曠野雜毒蟲以帶持故無不降他方怨賊奪人財見有誦者復道歸
俗惡末世生毒腫帶持結願無不滅若有男子學誦是佛說神咒結願經
假使欲數其功德譬如恒邊滅一沙刀罰矛戟不傷身盜賊怨家無能害
國王大臣喜悅向學此神咒福如是蛇蚖含毒誠可畏見彼誦者毒疾除
不復瞋恚吐惡氣持此神咒福如是怨讎嫌恨莫能害天龍鬼神真陀羅
覩其威光默然信學誦此典德如是山野豺狼及大蟒師子猛虎應捋獲
無傷害心悉藏毒衆惡消滅魔敢當豺惡鬼神將人魂諸天人民懷害心

感其威神自然伏學此結願無所畏其人不病無苦痛耳目聰明無閉塞
言亂辯慧有殊榮行是神典能除惡其人終不墮地獄離餓鬼道及畜生
世世所生識宿命學誦此典人所敬鬼神乾陀共擁護諸天四王亦如是
及阿須倫摩睺勒行此神咒福能護諸天悉共頌其德天人龍鬼乾陀羅
諸佛嗟歎令如願諷誦說經為人故其人道意不退轉法慧之義而無盡
姿顏美艷無與等誦習此經開化人國國相伐民荒亂饑饉荐臻懷苦窮
終不於中夭其命能誦此經化人者勇猛降伏諸魔事心無所畏毛不豎
其功德行不思議降伏外道令人正妖蠱幻化及符咒讖濁邪道不正行
持是神咒莫能中用受樂法建立致一切悉共歌其德其足空慧佛弟子
然後當來在末世手得結願神咒經常行精進喜踊躍同心和悅奉此法
受持經卷講諷誦令此法言無遺失所在宣傳令廣知法言流布有利益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告阿難言假使有人令面見佛至心供養衣被飲
食牀卧之具病瘦醫藥不如有人受持是灌頂章句結願神咒經書諷誦
讀載著竹帛為他人說則為具足供養於佛時天帝釋與無央數諸天俱
來各賚天華香供養散佛而白佛言吾當將護持結願經者四天王及上
諸天各賚華香以供養佛各白佛言我當擁護善男子善女人受此經典

書持諷誦為他人說所在遊行周帀營衛令無伺求得其便者
　佛告阿難我今為汝及四衆弟子說此灌頂章句百神王名護身
結願大神咒經汝當受持度與男子女人等輩令其諷誦宣傳吾
言示於未聞佛說如是天龍鬼神四部弟子聞經歡喜作禮奉受
　灌頂宮宅神王守鎮左右咒經第五　聞如是一時佛在摩竭國與千二
百五十比丘俱菩薩萬七千人清信士三萬人清信女萬二千諸天人民
鬼神龍王不可稱計皆悉來集聽佛所說莫不樂聞　佛語目連波羅㮈
國去城千里有七百餘家未覩聖化不識真道多事鬼神山川樹神及日
月五星二十八宿水火神等舉村奉事以為真正殺生祭祠以此為常
是時村民宗主名曰迦羅那門室大小一百餘人春分之中為惡鬼神所
共娆觸此迦羅那居山谷之邊或言山神娆我或言樹神娆我或言水火
日月星宿神娆我作是念已生大愁苦　爾時惡魔明旦復將五方鬼魅
悉共并力擲地大喚恐怖迦羅那家室大小或有鬼神身如師子或如熊
羆虎狼象龍牛馬犬狗猨猴之形不可具說或蟲頭人身虺蛇之形黿鼉
之手或六目三頭或一頭而三面齒牙爪距或擔山吐火雷電霹村民聞
之莫不驚憂然迦羅那心中煩憒語諸宗族鄉黨當佐我作何方計　爾時

村中有學梵志道者語迦羅那言汝可請大學淨信梵志迦羅那答言可爾
便擇吉日良時設大供饌請梵志集來迦羅那大客堂上迦羅那自行淨水
行水已訖飯食竟便敷小單座從座而起白諸大德淨信梵志我等從春分
以來當為諸魔之所娆觸願諸梵志各出聖術以却鬼神災惡之變諸大梵
志各各皆言善哉善哉當為汝說先師之法昔時波羅㮈國亦有此變汝可
於村中平淨之地謝四山諸神及日月星宿神等當得百頭種種衆生各各
異類并二小兒殺以祠天汝將家大小眷屬詣於村中平淨地處祭祠壇所
使人人跪拜請命求護然後乃安爾時迦羅那即如其言明旦具兩小兒及
異類衆生種種各百頭平治村中便將家大小及諸衆生往彼祠壇所衆為
牛羊隨道悲鳴震動天地從東門出當就登壇於是世尊大悲普濟一切衆
生愍是迦羅那愚癡之甚云何興大惡意殺衆生命欲救一家便勅弟子大
目揵連汝可往為迦羅那說辟鬼神咒護迦羅那目連受勅使承佛威神即
為迦羅那召五方諸善神以衛護迦羅那門戶左右悉獲安隱辟除邪惡往
來鬼神為汝作害者從今以去遠汝村舍不使為害迦羅那見目連現神飛
來歡喜踊躍頭面禮目連足下作是念言尊者不以我愚賤現神顧我度我
災難令得蘇息無復愁惱我今使是家尊者威靈救度我厄厄使諸惡魔隱

藏不現。迦羅那說此語已。諸梵志輩。悉見目連。現神化來。爲迦羅那說大神呪。當呪之日。天地大動。諸梵志輩。使迦羅那祭祀鬼神飲食之具。并其座席。悉皆飛揚。在於虛空。諸衆生輩。各得解脫。無人留制。隨行而去。諸梵志輩。見大目連。現呪術變化威德如是。四衆咸然。稽首目連足下。而問訊言。尊者目連宗事何師。其法眞妙。乃如是乎。摧滅我等鬼神災變。令一村人悉得穌息。皆尊者恩使之然也。目連語迦羅那梵志四衆等。今我師者天人之尊。智慧弘廣。靡所不通。深知未今過去之事。身長丈六。紫磨金色三十二相。而自莊嚴。度人危難。無不解脫。四衆聞說大聖威神。無不欲見世尊身者。迦羅那白目連言。令佛世尊。可得見不。目連語言。令佛世尊近在羅閱祇。爲諸天人四部弟子說眞妙法。時迦羅那。語大目連。我今便欲相隨往見世尊。目連語言。佛神通聖達。自見爾心。不須去也。但燒香散華世尊令日現神化來。亦爾不久。時迦羅那。燒香散華。靜心念佛。須臾之頃。佛現神來。將從一千二百五十比丘。四輩弟子。諸菩薩無央數。悉來集會迦羅那。大客堂上。客堂自然廣博嚴好。變爲殿舍。悉以琉璃爲柱梁。七寶莊嚴。懸繒幡蓋。四面皆有諸小菩薩。執持幡蓋。侍立左右。迦羅那及梵志四衆等。見佛。心中歡喜踊躍無量。頭面接佛足下。稽首作禮。迦羅那前進

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從歷劫以來。信邪倒見。不識正眞。有危厄之日輒殺衆生。請求福祐。今者世尊大慈普濟。救度衆生危厄之患。皆蒙解脫願諸怨佛皆天中天。目連恩也。室家大小及村中人。悉獲度脫。迦羅那及梵志四衆等。從佛乞受戒法。佛爲廣說業行因緣。得法眼淨。宗室大小及村中人。聞法歡喜。各發善心。有受戒者。有生天者。各隨業行。得道不同。爾時座中有一菩薩。名曰普觀。從座而起。前白佛言。世尊。以爲迦羅那說五方辟鬼神呪。營護門戶。鎭守左右。竟惟願更演。向者目連所說章句。爲未來世諸衆生輩。若有如迦羅那比惡鬼神所嬈者。我當書持讀誦經文。示於後世。廣宣流傳。遠近使聞。普得度脫。無復憂懼。　佛告普觀菩薩。汝能爲未來濁惡之世。重問灌頂無上章句神名字者。諦聽憶念。我當重演如是章句。普觀菩薩言。唯唯天尊。四衆渴仰。唯願速說。佛言。灌頂章句。其名如是。　神名阿修訶比尼樂頭脩。神名波黎犂波斯離次離。神名優吵知具利軋陀雜。神名阿泥黎移波泥黎羅。神名阿吼羅遮比哆波祇。神名氣利彌提波羅彌提。神名陀羅佳留富那佉尼。神名師訶羅陀羅曼陀羅。神名具利軋陀利闍吒羅。神名佳利彌吵利嘻摩陀。神名阿波提黎摩那斯爾。神名脂波弗茂懼頭學醯。神名嘻蕪蔑羅阿梨彌醯。神名多遮枝嘻

遮唯留賴。神名羞陀雛遮雞頭跨雞。神名賀婁羞陀輸柔羅彌。神名丘波䰟金波羅優佉。神名東波須摩羅提迦波。神名伊提牟羅嘻遮佉。神名阿提嘻和遮比難羅。神名沙摩頭迦優頭摩陀。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東方有七千大神。其上首者有三七鬼神之王。守護東方。不令邪惡觸犯萬姓。若有鳥鳴野獸變怪災禍起時。種種不吉惡夢。衆衰橫羅縣官枷鎖著身。危厄之人。衆所憎賊。當以此三七神王。辟除東方如是災厄。使諸邪橫不得妄生。此諸神王守護東方。除去七十億雜魅之鬼。爲人作害者。聞有男子女人讀誦呼是七千鬼神上首名者。七十億魅鬼馳走而去。一萬由旬。不害人也。當說其名。獲吉祥福。灌頂章句。其名如是。汝善持之。　神名那頭化提阿黎鳩梨。神名提多瞿佉雞阿梨迦。神名迦梨波梨金摩多泥。神名波奈羅迦荼丈由羅。神名沙揮吒迦勒迦摩夜。神名枝坻細那般遮夷提。神名坻梨指梨摩梨摩梨。神名師佉惟沙羞尼阿藍。神名辟師審耶欝次彌次。神名雞頭賀蔓彌耻膺浮。神名災迦多蔓那于陀佉。神名陀舍㕓光沙門多頭。神名伊梨寐提辟為迦移。神名鳩舍羅髓迦拘多蔓。神名因婁賴天沙伊多轉。神名甄尼烏尉遮摩多梨。神名摩移吒遮天婁擎俱神名羅闍迦提阿鉢迦徐。神名摩尼摩尼遮婁游陀。神名俱波婁閦又阿

羅域。神名那羅那移闍那阿梨。神名沙善服遮壚梨波梨。神名旃遮賴摩休迦設婁。神名遮梨迦阿梨學烏遮。神名羅摩奴遮頗迦壚遮。神名波羅斯奴遮斯叉奴。神名遮羅軋波頭那壚遮。神名軋提于訶梨波壚閻。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南方有九千大神。其上首者有二十八神王。能爲一切辟除衆惡。守持南方。除去五瘟疫毒之病。蜚尸邪忤殃咎之注。口舌鬬亂災火變怪。毒蛇蚖蝮熱氣惡病悉出南方。是二十八神王。有人知其名字諷誦宣傳。是二十八神王。即爲佐助消滅邪惡。使一切毒螫莽不行。以知神王名字力故。南方魅鬼七千億數。去萬由旬。不能爲害。灌頂章句。其名如是。汝善持之　神名訶婁薩叉提尸遮那。神名藍波維藍波留那多。神名蘇鶩迦羅闍烏那陀。神名摩奴羅摩遮檀婁迦。神名𨂂浮耆梨和迦羅博神名惟舍羅遮縋迦陀羅。神名遮枝迦移陀那羅浮。神名迦俱搕絺闍羅格迦。神名多羅舍脂曼鳩梨。神名彌頭梨附多四和佉。神名阿耆尼羅鷄祇迦遮。神名善提尼善提多善提。神名恒多羅夜尼耶遮。神名陀羅陀優富阿陀羅。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西方有六千大神。其上首者有三七神王。主持西方怨家逆賊伐王國土偷竊之人懷惡心者。聞有男子女人等輩。呼三七神王名字之者。即便退散。迸感而去五億魔魅。退走萬由旬

外不復害人也此三七神王灌頂章句其名如是汝善持之神名邪葉提章比舍旻破神名沙伊摩陀阿仇伊陀神名破仇摩至多羅和眾神名比牟坻羅泥祭邪紫神名迦蘭脾留波摩迦羅神名耶頭破舍羅首梨沙神名拘陀利比呵梨芻陀神名旻陀波沙多陀周留神名阿知和知阿邪波提神名邪知鳩邪知提和沙神名摩呵迦和尼羅闍摩神名阿怯尼波陀那迦利神名阿比羅旻多羅波陀神名羅邪多羅魔羅提離神名軌波羅提梨吼婁壽神名婁壽闍華人華善丈神名摩訶留羅迦梨匠和神名金渔陀越阿轉三善神名迦三耶摩呵阿輸神名跋陀沙羅旻陀羅阿神名迦奈國舍嗜邏比邏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北方九十大神其上首者有三七神王主持北方五萬億魅鬼及司稱之神求人飲食者故氣之魔聞有男子女人等草呼三七神王名字是諸魅鬼退散馳去不能為害遠百千由旬移置無人之處還其所在灌頂章句其名如是汝善持之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我說四方諸神王竟今復更演中央神王有二十萬以為眷屬其上首者有十二神王能為一切無量眾生除去四方火惡諸變鳥鳴惡夢縣官之厄口舌鬬亂五瘟之病毒氣蛇蚖怨家債主逆賊侵陵嫉王國土他餘雜魅厭禱呪咀魔邪鬼神及諸精魅凡有男子女人等草讀誦宣說此十二神王名字之時四方妖邪惡鬼等類無不殄伏復能為人作鎮護故我今演說如是章句示諸未聞普使受持此十二神王名字為人守鎮辟除凶惡灌頂章句其名如是汝善持之

神名優波参那利仙隣神名優波僧那涅坻盼神名跋臭修婆羅毗城神名多婆斯阿修羅婆簸神名摩薩羅波拘蘭荼神名堙摩阿修羅漢簸邪神名佛豐坻和婆娑斯神名伽抳陀膩為氏仇陀神名多羅浮多辯闍叉神名漢杝涅伽羅訶衍神名毗真那咸婆坻衍神名多羅哆斯陀尼波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我今以說五方邊魔鬼竟取中央三萬大神上首者十二神王名字為守鎮法常以好函盛之題四天王名字書函四邊稱吾釋迦名號而封印之繒幡寶蓋安淨潔處若有邪神惡鬼往來人宮宅中者見此神王名字鎮函之處莫不退散馳走者也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若後末世遭災禍者為諸魔魅之所傷犯當淨身口意不啖雜食五辛之屬齋戒一心禮敬十方三世諸佛然十方燈燒雜名香膠香安息香婆香等懸五方色魔神幡方長一丈四尺上作鬼神之形怖諸浮遊魔鬼精魅當在人定之時露出中庭誦此神呪以青銅之鏡照耀五方使諸魔魅不得隱藏其形向五方燒香散諸名華師當專心一意說是五方守護神名一方

至四十九遍誦是章句是諸惡魔聞見之者莫不馳散亡走而去不復為害遠百千由旬不嬈人也

普觀菩薩白佛言世尊向所說播蓋作鬼神形像者出何法中云何攝魔令其退散佛語普觀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我所說播蓋作鬼神形像者取上五方諸神之中最第一者又問云何驅逐眾魔答言當以淨器先呪五龍之水以灑五方諸鬼魔也無不退散馳走而去部伍營從形體裸露莫知藏匿此大章句至真至重能消滅鬼神災禍之變使誦持者獲得無上吉祥之福

普觀菩薩復白佛言作諸雜術種種相貌不似邪也

佛言否也我若在世不須如是相貌法也我既涅槃未來惡世五濁眾生信正者少多習邪見不識真正為此等輩說是章句雜法呪術以化群生故我出此雜碎章句非邪法也以化萬姓諸比丘輩不解我意見有書持讀誦之者謂此法言非佛真說起邪見想誹謗不信我以先於比丘護身誹諸誹謗愆咎之過若見聞者唯應傳於勿生不信見有行是法者恭敬禮拜如大師想可獲大福至得佛道佛又告普觀菩薩汝當宣布流傳此經至吾法沒莫効外道誹謗我法若起慢心即墮惡道況復毀呰墮阿鼻獄億劫無救今故宣示勿有謗毀

佛說如是阿難長跪叉手白佛言演說此經當何名之佛語阿難此法名為灌頂章句宮宅神呪守鎮左右辟除邪惡使獲吉祥魔鬼畏當阿難汝好宣傳使諸四輩廣宣流布利益萬姓得入正法無諸邪曲佛說此經已會中人民外道梵志天龍八部悉得悟解各隨本願得道不同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灌頂塚墓因緣四方神呪經第六

聞如是一時佛在鳩尸那城臨欲滅度千二百五十比丘及餘弟子無央數眾諸菩薩僧數千萬億諸天龍神四方人民悉來集會於時末利伽五百人等同聲合掌稱問阿難如來涅槃云何殯葬賢者阿難即持此言胡跪合掌請問佛言如來般涅槃後云何殯葬五百末利伽及諸信心居士欲知此事唯願分別為我說之令諸弟子末利伽等當得處所具諸儀式與世間人令有差別

佛告賢者阿難汝可語諸末利伽及信心居士我葬之法如轉輪聖王法則無異賢者阿難復白佛言轉輪聖王葬法云何佛語阿難轉輪聖王命終之時王后太子諸臣百官用鮮潔白氎三百餘端以纏王身擣細抹香以塗王身有三種棺第一棺者紫磨黃金第二棺者以鐵為棺第三棺者檀雜香以是三棺盛持王身灌以酥油香薪燒之火盡以後收取骨末於四衢道頭淨路之處起于塔廟表刹高妙四十九尺以五色雜綵而播蓋之令四方人民見者悲思王正治率化臣下我今聖王般涅槃後欲為葬法亦復如是今

十方人思慕正法。學我遺言。精勤苦行。晝夜不廢。可得至道涅槃之樂。賢者阿難。因問佛言。閻浮提界有幾種葬法。為今現在及未來衆生重更問耳。佛語阿難。葬法無數。吾今當為略說少事。示現未來諸衆生也。我此國土。水葬。火葬。塔冢之葬。其事有三。閻浮界內有震旦國。我遣三聖在中化導。人民慈哀。禮義具足。上下相率。無違忤者。震旦國中。人民葬法。莊嚴之具。金銀珍寶。刻鏤車乘。飛天仙人。以為莊嚴。衆妓鼓樂。鐘鈴之音。歌詠讃歎。用為安樂。終亡者身。衣服具足。指撝散妙香。烟芯芬。百千萬衆。送于山野。莊嚴山林。樹木鬱鬱。行相對。無虧盈者。墳柏茂盛。碑闕儼然。人民見者。莫不歡欣。　佛告阿難。震旦國中。人有小國不識真正。無有禮法。但知殺害。無有慈心。三聖教化。遺言不著。至吾法沒千歲之後。三聖人過。法言永淪。設聞遺法。不肯信受。但相侵陵。爭于國土。欲滅三寶。使法言不行。破塔滅僧。真言無用。佛又語阿難。震旦邊國諸小王輩。所領人民。不如有法。不識真正言語難了。無有音章。命終已後。欲葬之時。指撝盛持。肉著巖石室巖之中。疾病之日。聞者散骨。洗浴求福。使病得愈。又有衆生。命終已後。無有撝棺。取其屍骸。置高閣上。疾患之日。下屍呪願。以求福祐。　佛語阿難。是諸衆生。不了葬法。三聖教化。遺言不著。故使然也。我法中學欲修福時。應當精進。修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守行十善。可得生天。漸向無上正真道也。不如外道。殺生禱祀。邪見修福。洗浴屍骸。以求解脫。無有是處。　佛又語阿難。此諸愚人。不知修福。救衆生命。與諸邪妖魍魎鬼神。求覓福德。不能得也。顧當燒香散衆名華。禮敬十方三世諸佛。為過命者。悔過衆罪。可得解脫憂苦之患。　阿難又問佛言。若人命終。送著山野。造立墳塔。是人精魂在中以不。佛言。阿難。是人精魂亦在亦不在。阿難又問云何亦在亦不在。佛言。阿難。其魂在者。若人生時不種善根。不識三寶。而不為惡。無善受福。無惡受殃。無善知識為其修福。是以精魂在冢塔中。未有去處。是故言在。阿難又言不在云何。佛言。阿難。魂不在者。或其前生在世之時。大修福德。精勤行道。或生天上三十三天。在中受福。或生人間豪姓之家。封受自然。隨意所生。又言不在。或其前生在世之時。殺生禱祀。不信真正。邪命自活。諂僞欺人。墮在餓鬼畜生之中。備受衆苦。經歷地獄。故言不在冢塔中也。佛語阿難。又言在者。或是五穀之精。骨未朽爛。故有微靈。骨若糜爛。此靈即滅。無有氣勢。亦不能為人作諸禍福。靈未滅時。或是鄉親新命終人。在世無福。又行邪諂。應墮鬼神。或為樹木雜物之精。無天福可受。地獄不攝。縱橫世間。浮遊人村。既無天饍。恐動於人。作

諸變怪。扇動人心。或有妖邪之師。信以為神。覓諸福祐。欲得長生。愚癡邪見。殺生祠祀。死入地獄。餓鬼畜生。無有出時。可不慎之。　佛語阿難。吾現王宮。出生之時。無量無邊恒沙衆生見我身者。喜躍無量。各隨本願。悉得道跡。吾得道時。遍化諸國婆羅門居士。在所八衆。無不受道。除為弟子無憍慢心。今以周訖。於此娑羅雙樹之間。欲取涅槃。使遺囊盛身舍利。起諸塔廟。用為饒益諸衆生故。佛語阿難。我今於此大衆之中。廣說舍利福德因緣。此舍利者。雖如麻米。各有威神。我滅度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至心思念。欲起塔寺。專心一意。思念舍利。舍利為感。使得起塔。以為供養。還其本心。不違本願。故言舍利雖如麻米。大有威神。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起于冢塔。亦感四天三十三天。雨天細末種種雜香。以用供養。散此塔上。緣此功德。長得值佛。不墮八難。積功累德。至成正覺。　佛又語阿難。我滅度後。不但末利伽香姓婆羅門。及八大王。摩伽陀等。起諸塔廟。當有阿育王。於吾滅後。在此閻浮。以是舍利。一日之中。起于八萬四千塔廟。我涅槃後。舍利之骨。於閻浮提。廣作佛事。　爾時如來。說是冢塔義。欲用說釋種童子。從外而來。往詣世尊。胝脫却蓋。五體投地。胡跪合掌。問訊世尊。起居增損。佛問釋種童子。從何而來。身蒙塵土。顏色憔悴。何所憂愁。狀似怖悸。釋種童子。而白佛言。我今暫至冢塔之上。朝拜先亡。瞻視山野。忽為鬼神之所嬈亂。是故恐怖。戰掉如是。我今歸命。於佛世尊。施我法術。令身安寧。及餘一切無量衆生。皆令離苦。得安隱樂。不為鬼神之所嬈亂。佛語童子。汝今日來。此大衆中。始為機會。五百末利伽及賢者阿難。適問於我冢塔因緣。始竟於今。令汝復請法術妙義。汝當一心信受諦聽。佛語童子。一切冢塔。皆有善惡鬼神之衆。釋種童子又白佛言。冢塔之中。何故有此善惡鬼神。佛言。童子。如我塔者。有真身舍利。在此塔中。四王諸神。三十三天。不問晝夜。雨細末香。散衆名華。以用散灑冢塔之上。作天妓樂。以為供養。又有善神。摩醯首羅。摩尼跋陀。修利軋陀。八部鬼神。五羅鬼神。鬼子母神。五百兒子。不問晝夜。常現威神。以為護念。我之冢塔。不令邪惡異鬼神輩。及惡衆生。外道邪見。欲毀壞者。不令侵壞我之塔廟。若有惡心來向此塔。是諸鬼神。以其神力。塞諸惡心。使惡衆生輩。頭破作七分。　佛又告童子。若我塔廟。五百歲時。人多供養。無侵毀者。九百歲時。諸比丘輩。不修齋戒。設有修時。但相嫉妬。貪人利養。不肯至心求吾真道。於是塔廟小當毀壞。護塔善神。威勢轉少。若出千歲。當有比丘樂習兵法。附近國王及諸王子。輔相臣民。以毀吾法。因是以後。當遇惡心。斷滅吾法。塔像毀壞。無有神驗。當

知善神不復營護故使毀壞無人遮制是故當知我之法化於是漸滅
佛告釋種童子吾滅度後所以塚塔毀壞者有七事一者善神不復營護
二者吾法將自欲滅三者惡比丘輩互為非法四者不行戒律破犯所受
五者更相毀謗以破吾法六者四輩弟子學諸異道符書禁呪用為消伏
不歸正法七者我法將沒當值惡王毀滅吾法破塔滅僧表刹不現當知
吾法出千歲時災變如是釋種童子復白佛言凡夫塚塔何故有此諸鬼
神輩而來依附佛告童子我已先說凡夫塚塔有精靈者皆是五穀之精
妖魅幻化或橫死之鬼無所附著依以為靈或是樹木山林之精既無飲
食往來人間作諸變怪恐動於人凡夫眾生聞見之者即使設福謂之為
神釋種童子又白佛言當以何物而禁制之斷絕邪惡使精魅消滅毒氣
不行得吉祥福　佛語童子汝當諦聽專心念之吾有無上灌頂章句消
滅鬼魅使魔無敢當者汝當誦念憶持莫忘童子問佛何等是也佛告童
子諦聽諦受灌頂章句其名如是　摩摩拘拘婁婁羅羅呲呲婁婁羅羅
旃陀邪迦摩世致迦尼延豆尼延豆波邪摳嗚呼奴奴提婆蘇慕摩頭邏
叉多羅斯邪軋香波邪羅王闍尼沙尸呵無蓮陀羅鼻波𡨥多羅樹塵陀
羅邪闍尼訶升浮摸輸叉婆遮溪　佛告童子今我已結東方天王提頭

賴吒所領乾沓婆等九十一子為諸凡夫而演說之汝當告諸四輩男女
塚塔所在誦是章句東方鬼魔自然消散不復害人獲吉祥福阿醯那陀
惡邪頭呲舍離婆呵帶叉蛇婆提提歌呲羅帝婆婆呵若黎耶迦呲羅攝
婆邪伽阿伽摩天提伽伊羅婆陀摩阿那伽呲摩那伽多他陀餘那伽羅
闍婆呵婆阿叉　提婆提羅帝呲收大遮闍　呲呵四婆嚀阿婆四質多
羅達和尼邪求阿樓由那伽羅祭呵四　修跋羅薩帝奴阿伽陀瀍　佛
告童子我今結是南方天王呲婁勒人灌頂章句伏諸惡龍吐毒害人令
已結竟令諸惡龍攝取毒氣使不得行塚塔之處有災怪時應當說是灌
頂章句即能辟除山海毒氣還其處所不能為害　拙地跋闍呵諦三物
第呵脩羅阿夫陀婆尼地婆三婆四伊第阿陀提婆摩天地伽黎妙摩呵
祕塵阿脩羅陀邪祕羅陀辯摩質兜樓修質諦辣婆羅呵黎無夷達都婆
舍梨阿細跋梨弗多羅辯辯樓耶邪邪達薩邪達端婆梨細如革黎醯除
提㝹婆由多他竟　佛告童子我今結是西方天王呲婁博叉所領鳩槃
荼鬼使攝精魅喜嬈人鬼使斂毒惡不害於人令得吉祥無諸惱害惡魔
等侶山精雜魅隱藏不現　跋婁兜婆尼世帝蘇彌耶貪呵頭　彌多羅
婆伽羅邪移婆阿羅婆摩天拂與陀舍提舍伽伽子薩邪難多羅婆跋邪

伊地婆邪陀阿醯軋大比丘邪婆帝弟婆尼辯等提步舍伽利阿醯地勇
達邪剎帝𣄃當羅息幾大阿陀曼陀羅辯摘大蘇婆尼捐提婆阿陀旃當
羅翅大　佛告童子是為北方灌頂章句呲沙門天王所領鬼神軋闍婆
等山精雜魅往來人所作諸變怪應當說是灌頂章句精魅惡魔不能為
害　佛告童子我今於此大眾之中臨滅度時說是塚塔因緣譬喻令諸
四輩各得其所若諸賢聖四道果人及諸凡夫塚塔之處皆應說是灌頂
章句護於四方不令他餘精魅鬼神善死惡死橫死鬼神之所附著燒香
供養於塚塔上向是四方說章句時諸鬼魔輩各自馳散隱藏不現無有
勢力不得男子女人之便釋種童子復白佛言今日世尊已說塚塔因緣
之福甚善無量令諸眾生得設供養舍利流布於閻浮提廣作佛事善哉
世尊佛之舍利威神如是我等今日快得供養及未來世諸眾生輩皆亦
復然廣設供養以為軌則佛語童子諸賢聖塔盡有善神四天大王龍神
八部晝夜愛敬而無休息常共守護不令毀壞凡夫塚塔無善神護有諸
山精雜魅鬼神之所附著依因假託覓人飲食亦復能作種種變化恐怖
凡人愚者惶怖之為神汝當正心莫效凡人以邪為正以鬼為神汝當憶
念我之所說灌頂章句無上總持大神呪經若有恐怖遊行塚墓為諸邪

鬼嬈亂汝者即當說是灌頂章句諸魔鬼輩即當破散馳走而去　佛告
童子汝與阿難於我滅後當廣宣流傳此塚塔因緣普使聞知佛語童子
若人面值於我以種種供養無所乏少不如有人於我滅後以此灌頂十
二部神呪總持之王示於人民令其讀誦其福勝彼百千萬分不及一之
我結是灌頂無上章句十二部要雖不同時然欲利益無量無邊邪見眾
生學習之者捨諸邪見積功累德漸得至佛　佛告童子我說是語時三
十三天皆讚善哉釋迦如來乃能憂念閻浮提人說種種法以用化導諸
眾生故我等歡喜即以天華而散佛上及諸大眾無不見者佛說經竟比
丘僧比丘尼清信士女無央數眾諸菩薩眾不可稱數蜎飛蠕動亦不可
計天龍八部無不歡喜阿難整服更問世尊向所說者塚塔因緣及此四
方灌頂章句更無異號佛言如是大會
聞法靡不歡喜釋種童子禮佛而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二

永樂大典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王以成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 十九梗

頂 灌頂經三

灌頂伏魔封印大神呪經第七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精廬與千二百五十人俱於時天尊在禪室中正是長齋之始月十五日明星好時天帝釋及四天大王地下鬼神王臣長者國中吏民悉詣佛所各欲聞其所疑天尊黙然一無所說佛禪思念言一切十方無量衆害常見惡羣不識真正樂爲魔事違諸邪見沒生死海誰能知者輪迴五道獨吾知耳心念是已便復閉目繫心寂定久久不覺天帝承佛威神知佛所念即起合掌前爲作禮却在一面彈右手指而覺佛曰欲有啓請佛於是覺問天帝釋曰欲何所問天帝釋稽首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九十五種道法之中尚有文頭要法況復世尊無上微妙最勝法中而無此術唯願天尊顧指方便化於愚冥未達道眼使得開解離諸危厄無量重病脫三界苦登泥洹道所問如是唯願敷演　佛告天帝釋善哉善哉諦聽諦受吾當爲汝說大仙之法若是佛四輩弟子中有諸邪惡鬼神所嬈恐怖毛竪心

當先自存念汝身如我之像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身長一丈六尺項背日光存想吾身已次復存念一千二百五十弟子次復存念諸菩薩僧存念是三想已又復當念五方大神一者名曰靈遮門迦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青色之衣吐于青氣住在東方二者名曰摩訶祇斗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赤色之衣吐于赤氣住在南方三者名曰移兜涅羅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白色之衣吐于白氣住在西方四者名曰摩訶伽尼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黑色之衣吐于黑氣住在北方五者名曰烏呾羅孏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黃色之衣吐于黃氣住在中央此五方之神各有眷屬一神王者有七萬鬼神相隨逐也五方各有七萬鬼神七五三十五萬諸鬼神等悉來左右扶佐病者身令過度危厄諸難此鬼神王爲人作衛護令諸邪惡不得妄行　佛告天帝釋是爲五方神王名字若後末世四輩弟子危厄之日取上五方神王名字及其眷屬寫著圓木之上名爲文頭要法其義如是汝宣行之天帝釋言圓木文頭要縱廣幾何佛言縱廣七寸七分天帝釋言何木最勝佛言金銀珍寶最爲上者次栴檀木種種雜香以此爲文頭要形若有病疾危難恐怖邪鬼往來中傷嬈人者當如前法存思三想及五方之神形色像類使一一分明如對目前如人照鏡

衣裳盡見如此成就無餘分散專心一意病者除愈恐者安隱邪神惡鬼
無不辟除梵言文頭婁晉言神印此印所向之處無不致福郄諸惡前諸
善也若佛四輩弟子欲行此神印之者先當洗浴身體著香潔之衣禮敬
十方無量諸佛至真等正覺持印之法左手擎之右手捉中恭驅魔之狀
長七尺頭戴赤色咀魔押爐神帽去病者七步閉口七息之頃令存想成
就存想成就已舉右脚為先還向病者持此神印致病者身當胃上而安
之若是女人復退還七步如前一意而立存五大神青氣之神吐于青氣
來入病者左手大拇指中赤氣之神吐赤色之氣來入病者左足大拇指
中白色之神吐于白氣來入病者右手大拇指中黑色之神吐于黑氣來
入病者右足大拇指中黃色之神吐于黃氣來入病者口中此五氣之神
吐五種正氣入病人身中諸邪惡氣一時消散從病中而出烽烽如雲烟
譬如大風吹破雲雨能善持神印威力如是病苦除愈鬼氣亦滅佛語天
帝釋五方神王常應存思其形相也盡被鎧甲持弓帶箭各隨其名位在
印五方為病者作護不令他餘鬼神往來身中遮諸邪惡令魔退散不得
留住其身中也佛告天帝釋此文頭婁一切鬼神壓笮磨滅不得妄行非
法之事此文頭婁印山令山崩倒印一切樹木樹木為之摧折印於河海

源池泉水為之枯竭印向水火水火為之消滅若四方卒風吹揚塵土舉
印向之即住不行舉印向地地為之陷若諸方盜賊亂起之時舉印向之
即使消散無復惡意皆生慈心兩作和解不相掠奪各還正治此大神王
之印章有所向處無不為益印身中四百四病無不除愈若持此印者誦
一章以為呪說佛又告言有一文頭婁七神名字印人宅舍為人作護除
滅邪惡驅逐外鬼四百由旬各馳散而去不敢當人也今我說之佛言凡
人所居之處常有七鬼神為人作衛護何等是耶　佛言神名多頼步神
名償伽馥神名婆摩斯神名坻婆那神名曇婆羅神名彌輸多神名耆那
舍是七神名印人宅中諸魔行惡心者聞見此神印即散走而去若不去
者往來相嬈逆頭破作七分　佛告天帝釋是七神王於我滅後護佛弟
子逐諸邪惡不令得住汝當宣示一切衆生出入行來常慎護是七神王
以著心中莫有還犯若犯是神則使捨離人舍宅中也若佛弟子淨持齋
戒是七神王常在左右為人作福德擁護是人四面惡鬼無敢近舍宅者
應用好色土爆而印門戶上也好函盛之嫌蓋覆上諸神營衛惡魔退散
　佛告天帝釋我今為諸衆生演此相印略說少耳天帝釋聞佛演說文
頭婁法歡喜無量稽首佛足長跪白佛言我今欲承佛威神勅四天王并

其神名字為文頭婁法勸佐世尊唯願許可佛言聽汝演說　天帝釋即
便前禮佛足三自歸命已訖語四衆言今佛世尊聽我演說四王名字以
護四輩諸弟子衆舍宅四方攘災却禍遮諸邪鬼遠於界內說已聽許令
演說之　東方天王名提多羅吒主諸災禍水火變怪以神王名默之吉
祥　西方天王名比流波叉主諸逆賊怨家偷盜以神王名默之吉祥
南方天王名比流離主諸五瘟疫氣惡毒鬪諍口舌以神王名默之吉祥
　北方天王名比沙門主諸妖魅魍魎往來鬼神作災異者以神王名默
之吉祥　佛告天帝釋汝已能為未來衆生略演灌頂大神印呪四王名
字次第如是今我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順本諸佛
各說灌頂無相神印章句次第名字如是第一維衛佛所說文頭婁無相
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安陀尼牟訶尼贍婆尼㮇婆尼阿難陀阿婆陀
阿婆摩阿毗那攘　第二維式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
署他修摩那娑和阿摩他尼頗陀尼闍婆羅阿僧伽摩伽利攘　第三隨
葉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阿婆羅牟訶蓋蛇訶難
陀蔚多羅提婆阿婆羅時多阿婆尼瞿利彌曇毗訶羅阿蛇訶利陀攘
第四拘婁秦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伊利彌利只

利嬉利毗利阿利伽利攘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
次第如是　怛署他伊羅彌羅坻羅毗羅摩羅伽羅尼羅攘　第六迦葉
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婆留休留沙留俱留周留
閦留摩留攘　第七我釋迦牟尼佛亦復順本如來所說文頭婁無相章
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頭毗羅夜摩訶彌提優訶婆梵婆他攘　佛告天
帝釋我今為汝及十方衆生說是灌頂無相章句諸佛如來不妄宜說此
四十九章句我今開此寶函之中出此章句為未來世五濁衆生貪著愛
欲不樂正法多起邪見不行十善令諸魔鬼之所得便若四輩弟子厄
之日若欲說此無相章句當以一氣存呼章句憶念莫忘至四十九嗔一
章句如是次第四十九章句皆亦如是此大章句印無相功德能消衆魔
令獲吉祥　佛語天帝釋我結是伏魔印呪經時有女人神居止雪山之
東名曰阿利陀有七百鬼神以為官屬作如是言瞿曇沙門未說是章句
封印呪經時我等在所遊行心無怖懼今聞此印經舉聲稱怨嗚呼痛哉
何故為乎我本昔時取衆生精氣以為飲食害於人民而今不能嬈於人
也沙門福德威神如是我等相將俱到其所作如是言我聞瞿曇名聲高
遠今者又聞章句封印大神呪經我伏我信敬禮佛足長跪叉手我今歸

命於天中天願爲弟子已受戒法佛言善哉善哉汝先世有福值遇見我
時佛便授阿利陀三歸五戒之法爲清信女阿利陀已受歸戒作禮白佛
言我等官屬七百鬼神護四輩弟子在所國土城邑聚落奉法之處我當
佐助令無伺求得其便也阿利陀復白佛言我等鬼神官屬七百常以精
氣血肉爲食今日歸命於佛世尊既受戒法不殺物命唯願天尊勑諸弟
子法食之時惠施少少飲食之餘阿利陀說此語已世尊許可使於佛前
得須陀洹道　佛告阿難吾去世後若有男子女人等輩行此灌頂十二
部封印大神呪經時香汁塗地圓如車輪散好香華燃七燈燒婆香膠
香安息香等以青鋼鏡照曜五方使魔不得隱蔽其身復以十箭爲神王
信又言阿難阿利陀鬼神之中別有七神最大雄傑諸魔鬪時獨伏羅剎
鬼阿利陀以降信解亦於佛前合掌叉手復作誓願於佛滅後在所國土
行此封印大神呪處我當作護佛言阿難若有男子女人等輩行此神典
當造其形像以酥油餅果而施與之若人久爲邪鬼所病當行此印呪又
持五穀灑散諸方行呪欲竟取少飲食著一器中使一人懸置三道口復
以一人於戶邊尉伺來還者以神呪水而灌前人師當一心並誦灌頂無
相章句一氣呼誦二章句也四十九章皆亦如是呪欲竟時三說沙羅佉

欲呪之時勿令邊有異人作聲諳笑之事皆不得也若有惡魔嬈人者
遠百千由旬不害人也　阿難問言此七神王其名云何佛言一者名因
臺羅二者名和林羅三者名波耶越羅四者名宋林羅五者名種持羅六
者名脒頭摩羅七者名金毗羅佛告阿難此七神王於我滅後當護諸弟
子不令諸小魔得其便也若施食時當作七聚淨澡鋼器悉令潔淨勿生
慢心若非意起神王離體不護人也　阿難叉手白佛言世尊如來有所
言說皆順正法今者說灌頂章句神呪封印危厄之人欲脩行者而復賜
與阿利陀鬼神飲食不當似外道邪見法也佛答阿難言若不解我意也
吾所以施飲食者欲使阿利陀佐助四輩作威神耳　佛告阿難譬如王
者他方怨敵欲來侵境王賜臣下諸將士輩種種甘饍酥油石蜜美饌之
屬而復賜與種種衣被珍寶雜物然後討伐諸逆賊輩無不降伏退散歸
本不相擾亂各還正治佛語阿難我今施與阿利陀飲食之具亦如王者
賜諸將士無有異也令阿利陀降伏外魔及諸邪鬼無不散滅馳走去者
還其處所隱匿不現阿難是灌頂章句大封印呪經利益一切無量衆生
是故稱嘆名大章句賢聖之句無上尊句出邪論句八聖道句無邪曲句
脫厄難句遠魔道句脫生死句除八難句解除身中四百四病無不吉祥

以是因緣名曰章句佛說經已阿難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演說此經當
何名之佛語阿難此經名爲天帝釋所問灌頂伏魔大神呪經演此言已
諸天龍王善鬼神等及阿利陀七百眷屬四部弟子聞經歡喜作禮奉受
灌頂摩尼羅亶大神呪經第八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
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佛愍念世間天下人民爲諸邪惡鬼神所燒佛
便結是摩尼羅亶大神呪經於是世尊便舉過去七佛名字以爲經證第
一維衛佛第二維式佛第三隨葉佛第四拘婁秦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
第六迦葉佛今我第七釋迦文佛　佛告阿難我今又舉是八大菩薩跋
陀和菩薩羅憐竭菩薩憍日兜菩薩那羅達菩薩須深彌菩薩摩訶和羅
菩薩因坻達菩薩和輪調菩薩是爲八菩薩及五百闓士佛告賢者阿難
此諸菩薩有大誓願於我滅後五濁世中救諸危厄若爲邪神惡鬼所持
皆當一心呼其名字即不違本願爲人作護令諸小魔自然消滅　佛又
告賢者阿難我十大弟子各有威德智慧齋等悉皆第一我今結之各現
其威神護諸四輩佛言阿難舍利弗大目乾連大迦葉須菩提富樓那阿
那律迦栴延優波離羅睺羅阿難若四輩弟子爲邪惡所中者皆當呼其
名號爲人除憂去諸厄難萬事吉祥　佛告阿難有諸天子常樂佛法於

閑靜時來到我所我爲說法各得道迹亦作誓願於我滅後護諸四輩不
令邪惡得其便也四天大王提頭賴吒天毗樓勒天惟睺閒天毗沙門天
忉利天曈摩羅天兜率陀天不憍樂天化應聲天化自在天梵衆妙天梵
輔祿天摩訶梵天水行梵天水微梵天水無量梵天水應梵天約淨天遍
淨天淨明天守微天微妙天廣妙天極妙天福愛天愛勝天近際天普觀
天快見天無結愛天色究竟天淨光天普等天是爲三十三天各現威神
爲四輩弟子作大擁護辟除凶惡　佛告阿難我今說是三十五龍王名
字其所居處各在異國齋心等意以其所現龍宮珍寶摩尼雜珠以奉獻
我我爲諸龍說其因緣業報之事各於我所得法眼淨建大誓願於未來
世佛法滅時在所國土城邑聚落護諸四輩令離危厄不爲邪横之所侵
害使萬事吉祥　娑攬摩龍王阿樂伽龍王因陀羅龍王娑伽婁龍王思
普陀龍王脩陀利龍王婆脩只龍王波利沙龍王德叉迦龍王阿婁盧龍
王阿利伽龍王沙渠瞿龍王阿婆盧龍王波利伽龍王脩波睺龍王那渠
陀龍王須彌弗龍王茲蛇陀龍王質多斯龍王那某肯龍王質多勒龍王
思利那龍王只利彌龍王難婁陀龍王阿耶俱龍王曼陀俱龍王水迎婁
龍王伽多俱龍王達波婁龍王阿勒叉龍王思羅婆龍王沾伽婁龍王毗

大都龍王跋陀羅龍王摩根陀龍王。佛告阿難是諸龍王不可稱數我令爲汝及諸四輩略說三十五龍王名字上首者也若有危厄恐怖之日令諸弟子演其名字至心呼者立在左右辟除邪惡萬事吉祥。佛語阿難我昔遊化諸國土中有諸神王强梁難化不受教者我悉降化令其受道旣受道已皆作誓願於我滅後後五濁世時護佛弟子不令諸邪見雜魅小鬼求人長短若有危厄恐怖之日皆當一心呼其名號我今說之灌頂神名一切善聽。大神將軍摩醯首羅大神將軍僧沙俗羅大神將軍金毗羅大神將軍半耆羅大神將軍和耆羅大神將軍摩尼跋陀羅大神將軍阿波提羅大神將軍摩和羅大神將軍羅刹陀羅大神將軍鳩摩和羅大神將軍脩摩乾羅大神將軍波迦羅大神將軍因輪無羅大神將軍因持羅大神將軍和林羅大神將軍波耶越羅大神將軍宋林羅大神將軍擅持羅大神將軍式叉羅大神將軍乾陀羅大神將軍乾頭羅大神將軍彌佉羅大神將軍乾朱羅大神將軍摩由羅大神將軍阿須輪羅大神將軍隨沙門羅大神將軍隨孫羅大神將軍曼提羅大神將軍母阿宿提大神將軍毋設婁陀大神將軍女薩遮摩大神將軍女毗藍婆羅大神將軍女持瓔珞。佛語阿難是大諸神及神母女等三十三王若四輩弟子

擁遮難者呼其名字令人得福萬事吉祥。佛又告阿難又有六萬二十四鬼師亦皆誓願於未來世五濁亂時在所國土城邑聚落護諸四輩不令小鬼之所得便使獲吉利我今說之其名如是。東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疾佉鬼師脩涅多羅鬼師不輸鬼師迦毗羅。南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斯睺鬼師婆斯睺鬼師傷伽鬼師賴遮。西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嗜利鬼師嗜羅另鬼師輪波羅浮睺鬼師氷伽利。北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陀羅尼鬼師陀羅多斗鬼師復度伽鬼師波盧毗多。上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浮摩鬼師脩浮摩鬼師波由鬼師夜摩。下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根頭波鬼師脩摩鬼師根陀鬼師脩利耶。佛告阿難我以略說諸佛名字菩薩羅漢諸天龍善神及二十四鬼師名字如是今當又說四山河海川谷井泉有諸精魅喜行毒惡以害萬姓汝當正心誦是摩尼大神呪經并說山海精魅名字若有行毒害萬姓者各使誦毒不復害人佛言阿難國土之中四山河海有二精魅鬼我今說之其名如是。一名深沙二名浮丘國中魅鬼山中魅鬼林中魅鬼草中魅鬼墓中魅鬼冢中魅鬼地上魅鬼地下魅鬼水邊魅鬼水中魅鬼空中魅鬼市中魅鬼死人魅鬼生人魅鬼飽死魅鬼餓死魅鬼渴死魅鬼道中魅鬼道　魅鬼堂中魅鬼

堂上魅鬼堂外魅鬼簷邊魅鬼四壁魅鬼火中魅鬼火邊魅鬼身中魅鬼身外魅鬼飯時魅鬼噎時魅鬼金銀魅鬼坐時魅鬼卧時魅鬼赤色魅鬼黑色魅鬼有長魅鬼有短魅鬼有大魅鬼有小魅鬼中適魅鬼白色魅鬼黃色魅鬼青色魅鬼斑色魅鬼紅色魅鬼紫色魅鬼魘人魅鬼夢中魅鬼朝起魅鬼步行魅鬼飛行魅鬼。佛語阿難是諸山精溪瀆之中人間作害若人知其名者喚其名字不能害人也吾故說是四十九鬼令吾更說汝一心聽。佛告阿難有鬥人鬼鬼繫人魄鬼喜鬬諍鬼大語言鬼有大笑鬼有大戲鬼相杖打鬼相搏攝鬼遮生門鬼噉人精鬼食人血鬼看人肉鬼喫人骨鬼拍人骨鬼噉人五藏鬼食人腸鬼抽人筋鬼縮人脉鬼壞人胎鬼使難產鬼喜瞋惱鬼喜恚恨鬼持刀行鬼持杖行鬼有偃僂鬼有仰向鬼有扠腰鬼有反倒鬼有頭行鬼有破髓鬼有碎身鬼有疑阻鬼有懸頭鬼有五掣鬼有鍾心鬼有寒戰鬼有熱渴鬼有沙中鬼有崗埠間鬼有健行鬼有舉手鬼有摩頭鬼有白頭鬼有赤頭鬼有黃頭鬼有斷頭鬼有吐火鬼喜燒人鬼有血光鬼。佛語阿難若人疾厄爲此諸鬼所嬈害者呼其名字即當禍毒不能爲害還其處所隱匿不現。佛告阿難又四十九山精之鬼我今說之令諸四輩離諸邪惡不復遭惱百病除愈怨害

不生得吉祥福。佛語阿難山精之中五色精魅我今說之其名如是。青色山精赤色山精白色山精黃色山精黑色山精高大山精卑小山精廣大山精無頭山精無手山精無脚山精龍頭山精蛇頭山精馬頭山精狗頭山精虎頭山精人頭山精獼頭山精鳥頭山精銜火山精火殃山精蛇形山精龍形山精男形山精女形山精三脚山精六手山精九頭山精三頭山精四眼山精四十九眼山精三眼山精聚會山精歌樂山精喜歡山精愁憂山精悲哭山精跛脚山精瘖瘂山精歎咤山精相拘牽山精鬬諍山精吐青毒山精吐赤毒山精吐白毒山精吐黑毒山精吐黃毒山精兩頭共身山精龜形山精。佛言是爲四十九山精之鬼若四輩弟子爲山鬼所害者呼其名字即便禍毒不能爲害佛言阿難國土四方山精雜魅惡鬼伴侶水中雜精我今更說諸魅鬼名火中魅鬼水中魅鬼木邊魅鬼飄風之鬼東方青色鬼爲惡夢鬼變妖鬼鳥鳴鬼百獸變妖鬼有狐鳴鬼有烏鳴鬼鼠鳴鬼南方赤氣溫鬼白氣溫鬼青氣溫鬼黑氣溫鬼五注之鬼青色注鬼白色注鬼赤色注鬼黃色注鬼黑色注鬼墜林死鬼喜爲豚官鬼貪慢鬼薜荔鬼慳貪鬼動苦鬼病瘦鬼病瘁鬼思想鬼身中鬼癃殘鬼絆繫鬼有癲狂鬼有癡聾鬼呻吟鬼啼哭鬼困病鬼虛耗鬼嫉妬鬼癰

門鬼羅上鬼門邊死鬼尸邊死鬼魍魎鬼北方黑色鬼焚燒鬼游光鬼莋稱鬼斷人毛髮鬼飲人血鬼悲家鬼故氣神鬼蜚尸鬼伏屍鬼有樹上鬼有樹下鬼溝澗死鬼屋上鬼屋頭鬼呪咀鬼官舍鬼軍營鬼亭傳鬼獄死鬼囚死鬼水死鬼傷死鬼火死鬼有客死鬼有未葬鬼有兩舌鬼有惡口鬼酒死鬼有陷死鬼有復死鬼市死鬼道路死鬼有渴死鬼有凍死鬼有兵死鬼有藥死鬼鎮死鬼血死鬼有碓死鬼厭禱死鬼有鬬死鬼有絞死鬼有自刺死鬼有恐死鬼強死鬼迮殺死鬼斷頭鬼翦人毛髮鬼有騎乘鬼駕車鬼　佛言阿難中央及水中有諸雜魅鬼我今吏訖　步行魅鬼逆忤魅鬼山神魅鬼樹神魅鬼石神魅鬼土神魅鬼風神魅鬼海邊魅鬼海中魅鬼橋梁魅鬼宅中魅鬼雜破罷魅鬼溝渠魅鬼道中魅鬼道外魅鬼胡中魅鬼夷國魅鬼蠻國魅鬼羌國魅鬼虜國魅鬼中國魅鬼越國魅鬼百國魅鬼百獸魅鬼馬行魅鬼百蟲魅鬼漢中魅鬼谷中魅鬼門中魅鬼戶中魅鬼竈中魅鬼竈上魅鬼竈四邊魅鬼汪池魅鬼廁中呪術魅鬼遮道魅鬼遮蠱魅鬼不日屬鬼舐人頭鬼帳中魅鬼屏風間鬼梁上魅鬼室中魅鬼使人嘔吐鬼嗽人屎尿鬼客忤魅鬼凶注魅鬼　佛告阿難是為六萬四十九鬼汝當一心為萬姓故誦持是摩尼羅亶灌頂章句摩訶

神呪急難之日當齋戒一心思念十方一切諸佛過去七佛八大菩薩十大弟子五百開士三十三天諸大龍王善神將軍及鬼神等正心正意莫念東西南北之事亦復莫念家室之事觀是諸佛菩薩羅漢諸天龍神善鬼神等觀念是已呼是諸神為人作護喚其名字即攝毒氣還其所止不能為害即便獲得吉祥福利佛語阿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能習誦是摩尼羅亶灌頂大神呪時有此事行不生誹謗何等是耶願聞其事生信誹謗唯願天尊說是諸事佛言阿難有人聞是大神呪經不生誹謗有四事因緣一者從過去佛聞二者從善知識受三者直信不毀四者作菩薩道欲度群生生誹謗者又有四事一者不從佛聞二者不從師受三者無尊信心四者無菩薩意以是因緣故生誹謗有如是人不應授與佛語阿難若人信樂有前四事不生誹謗汝當為說大神呪經傳度與之若有四事生誹謗者莫授與之令彼前人獲無量罪佛說是語竟阿難唯諾受天尊教　佛語阿難我既說是摩尼羅亶大神呪經甚深微妙灌頂章句十二部典不可妄授持與人也若有信心欲受之者師當一心如法度與師師相承受是章句法應七歲授與一人不得輕慢深妙神呪諸佛菩薩羅漢真人又為諸天善鬼神等之所守護不得輕度授與人也若有受者當如上法然後乃授是經法也爾時衆中有一居士名曰善可問阿難言佛滅度後出千歲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疾急苦惱欲讀誦是大神呪時法則云何阿難言善可居士若人欲讀神呪經者香華供養十方諸佛過去七佛菩薩羅漢及諸天王善鬼神輩佛昔教授得法眼已各自作誓於未來世千歲之外魔道興盛佛法欲滅山海魅鬼人間惡魔欲吐惡毒害四輩時我當遊入聚落之中護僧伽藍四輩弟子世尊爾時許可讚善鬼神等皆悉胡跪作是誓願佛即可之鬼神又言當為一切出家之人作大種越若有大嚫我者我即擁僧是故我護種越施主唯願世尊勅諸弟子法食之時施餘麨果佛亦許可阿難語居士言此諸善神誓願如是常護佛法四輩弟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有疾急之日欲行讀是灌頂章句大神呪應當如是案上料法散衆名華燒種種香然于燈明擁雜麨果酥油石蜜得飲食已是諸善神為人作護當讀誦是摩尼羅亶大神呪經使遠獲得吉祥果報佛說經竟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天龍王善鬼神等不可稱數阿難頭面禮佛足四輩亦然歡喜無量頂受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

頂 灌頂經四

灌頂召五方龍王攝疫毒神呪經第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大城竹林精舍與四部弟子眷屬圍遶天龍八部悉來集會佛為說法無欲竟時於是阿難從座而起齊整衣服稽首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維耶離國癘氣疾疫猛盛赫赫猶如熾火中毒病者頭痛寒熱百節欲解穌者甚少死者無數世尊大慈慈加群生願為救護使得穌息不遭苦惡病愈熱除復為說法使得至道　佛告阿難維耶離國中所以遭此疫毒病者是其國人多殺群生無有慈心以殺獵為業是諸麞鹿麋麖禽獸熊羆之屬有智慧者作是誓願願我來世墮鬼神中願為鬼神火燒人有犯觸我者若殺〃縛強取我者我當放火燒其山野及所居村舍於我有怨悉令被害令諸衆生不得藏匿是故阿難當化導一切令其慈仁勿殺群生普慈一切受持禁戒行於十善若能如此可得至道　佛又告阿難其世間人遭諸火殃或燒一家乃至五三十家或燒一里乃至五三十里或燒百里

乃至五三百里或燒千里乃至五千萬里如此因緣不可稱數與此衆生宿業緣者必為火殃之所燒害是故不可避藏得脫以是因緣勿行殺獵化行十善可得至道　佛又告阿難此國中人又網水中黿鼉魚鼈雜類衆生不可稱數爲啖食之以為美膳諸衆生等有智慧者各各懷忿願我後世墮大海中作毒蛟龍吐種種毒氣猶如雲霧以害維耶離國中人民食我肉者使病不死瘦黄困篤從死得生殺我命者毒著使死我今先敘彼諸因緣然後召五方諸大龍王勅語之曰莫令諸小毒龍害於人民各使攝毒還其處所解其罪福攝取惡毒不復為害令一切人民得離病惱無復厄難救度生死得涅槃道　阿難白佛唯願速說五方龍王名字隨方所攝諸小惡龍以惡毒氣害於人者使其檢校不行諸毒維耶離國受苦如是唯願世尊一一解說令彼衆生得脫厄難解脫彼苦得聞法音　佛告阿難汝當諦聽諦受東方青龍神王其上首者名曰阿脩訶七七四十九龍王典領東方小龍伴侶七十萬億山精雜魅毒病厄難皆當說其名字護病者身使小龍攝毒不害病者使身中諸毒自然消滅病愈熱除平復如本佛畐那龍王三物都路龍王婆攬摩龍王三物弗路龍王因臺羅龍王婆伽婁龍王摩伽婁龍王難陀那龍王優鉢難陀龍王脩陀利舍龍王婆脩只龍王德叉迦龍王陀婁盧龍王婆婁盧龍王伽婁盧龍王沙渠瞿龍王思利叉陀龍王思梨乾陀龍王思利婆梨陀奴龍王思梨跋陀龍王阿婆盧龍王思婆盧龍王脩婆睺龍王須彌睺龍王脩彌弗多羅龍王旃陀羅弗多羅龍王那梨陀奴龍王伽梨蛇奴龍王茲蛇陀奴龍王思普陀奴龍王婆利沙奴龍王毗摩婁龍王阿梨伽思梨沙龍王婆伽梨思龍王竭波思利沙龍王伽婆思梨沙龍王無動思梨龍王害祇思梨沙龍王竭陀羅婆梨俱龍王蛇那梨陀龍王質多斯龍王質多勒叉龍王那其旨龍王阿羅婆婁龍王其首儞陀龍王阿動浮龍王思梨龍王思梨祇古龍王攬善盧龍王　佛告阿難南方赤龍神王其上首者名那頭化提七五三十五王典領南方五十萬億諸山精魅鬼二十萬億懸小龍輩吐毒氣者害於人民令其攝毒莫復害人有得病者皆當呼此龍王名字令諸萬姓休息安寧病消熱除龍王施令　只利彌龍王阿耶俱龍王阿難陀婁龍王害多蓋本龍王叉陀俱龍王水迦婁龍王伊羅跋陀羅龍王傷瞿龍王阿婆羅婁龍王阿多但龍王復波伽多俱龍王波羅提浮龍王耶羅耶羌龍王達波婁龍王毗無龍王阿勒叉龍王思羅婆睺龍王強伽耶龍王思度龍王薄蔔龍王思陀龍王浧伽婁龍王毗大都龍王脩波羅祇度龍王毗羅

婆奴龍王陀羅難陀龍王跋陀羅龍王尼彌陀婁龍王脩跋陀羅龍王脩梵陀羅龍王波羅旃陀羅龍王陀婆伽羅龍王徒善北多俱龍王　佛告阿難西方白龍神王其上首者名曰訶婁薩叉提三七二十一龍王典領西方九十萬億諸小龍輩及山精魅鬼十二萬億有疾急者與是龍王名字之時是諸小龍各攝惡毒不害萬民長得歡樂衆病除愈平復如本徒善譽嗜多俱龍王摩利龍王斯為多俱龍王阿勒多龍王敗兜多羅龍王跋陀羅波兜龍王屍頭毗龍王安婆羅祇陀龍王半陀脩都龍王徙梨祇賴兜龍王毗婁勒俱龍王毗婁博叉龍王毗舍羅摩龍王賒加其伽龍王旃陀婆耶龍王習陀無那龍王半蛇婁龍王半蛇周婁龍王波羅彌都龍王便頭龍王優婆便頭龍王　佛告阿難北方黑龍神王其上首者名曰那業提婁四七二十八龍王典領北方百億諸小龍輩及山精魅鬼十三萬億毒病疾厄恐怖之日與是龍王名字之時諸小龍輩各攝毒氣不復害人萬民安樂病苦消除衆善備處龍王力也　波利俱龍王只遮尼俱龍王伽蛇那俱龍王深林婆俱龍王其梨那瞿曇龍王其羅摩奴須龍王尉多羅摩菟藪龍王阿摩菟婁龍王佉伽婁那龍王曼陀羅俱龍王尉多祺龍王阿羅婆羅龍王摩耶摩菟龍王毗住龍王伊陀婆婁龍王摩那

思龍王只羅哆俱龍王伽吡盧龍王思婆妻龍王慰波留龍王恒伽懼龍王䟦陀摩莬龍王木叉俱龍王婆羅木叉龍王俱佛提龍王甘露羅思和妻龍王伊羅彌丘龍王難陀優婆難陀俞龍王　佛告阿難中央黃龍神王其上首者名曰闍羅波提四七二十八龍王典領中央諸小龍輩六十萬億及山精雜魅鬼十二萬億若諸人民憂悲很惱變怪衆災水火之厄諸怖懼生應當寫上龍王名字各隨所主默除萬怪令其消滅呼是龍王名字之時是諸小龍山精雜魅即便隱毒不復害人萬民歡樂國土安寧雨澤以時民無荒亂人王喜悅稱善無量　阿周都龍王波利伽留龍王脩其丘阿陀含龍王乾陀阿婁龍王僧伽婁龍王提棃阿彌婁龍王周脩訶龍王那頭伽提那龍王訶數薩伽提龍王那僕提婁龍王那達提龍王薩迦陀耶龍王優鞞薩龍王禪然薩龍王阿宿提龍王娑伽羅龍王和脩吉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薩迦陀耶耶伽龍王優鞞達龍王禪然薩龍王阿宿羅龍王娑伽羅龍王和脩周龍王阿那婆達龍王摩那斯龍王難陀龍王䟦難陀龍王　佛告阿難是爲召龍王名字如是我勅諸方大龍王等及山精魅鬼攝諸小龍五色之氣雲霧毒害侵陵萬民我以勑竟龍王受教魅鬼亦然便攝小龍使不行毒害於人也龍王歡喜受吾教命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我說是五方龍神王竟於此衆中誰能施行召五方一伯六十一諸龍王名遍諸小龍及山精魅鬼使攝其毒不復得行娆於人民使諸國土無病苦者毒氣既除人民歡樂我法興隆魔道隱閉諸毒消滅聖衆能化靡不受行時佛世尊唱是語已大衆寂然默無言者於是衆中有一少年比丘名曰禪提從座而起胡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阿難今日於大衆中請於如來說是五方召龍神呪世尊以說召龍王竟欲令諸比丘輩宣天尊言使此法言流演世間禪提比丘不以愚惷令當承佛威神之力往彼維耶離大城之中說令如來所說龍王無上神呪說是語已受天尊教禮佛而去　於是禪提比丘往彼維耶離大國之中救治人民諸疾病者悉得除愈百姓歡樂喜慶無極如是漸漸國王大臣長者居士豪姓之屬悉皆供養爲起精舍四事供養無所乏少人民無憂毒氣不行是禪提比丘住是國中二十九年以佛世尊所說召龍摩訶神呪化導人民悉皆奉受常爲四輩之所供養乃至命終未曾休息　是禪提比丘命終已後諸弟子輩以香爇薪焚燒其身收取舍利起于塔廟禪提比丘命終之後毒氣復興疫病衆多死亡無數無人救療是諸人民作是念言憶我本昔有禪提比丘誦說如來召龍神呪設有病苦皆悉除愈今已命過我今遣厄誰救我者即便奔趣往至禪提先精舍所到彼住處見禪提比丘所嚼楊枝擲地成樹樹下有泉水諸人民輩即禮拜此樹如見禪提在世無異折此樹枝取下泉水還歸到家以楊柳枝拂除病者以水灑諸病人悉得休息身體清凉百病除愈於是國中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四輩人民有病苦者悉皆往彼故精舍所取此楊枝并取泉水浴洗病者灑散五方諸魔惡鬼毒氣消亡辟除衆惡萬事吉祥　賢者阿難語諸四輩言不但禪提比丘行是神呪有效驗也昔南天竺有一居士名求若先奉持五戒守行十善亦復誦是如來所說召龍神呪時世飢窮求若先居士遊他國土以求衣食漸漸遊行至迦羅葉國中住釋即迦羅越舍時是長者家門之中一百餘口爲此雲氣毒病所羅得病之人有死有穌居士既到諸有病者悉得除愈釋即迦羅越耳自得聞諸鬼神輩更相語言我前本時欲令此國疫氣流行病者使死不令得活今者遠方有神人居士從天竺來口中誦習如來所說召龍灌頂微妙法術我今當往無人之處攝取毒氣不能得行一鬼語言何故爾乎一鬼答言迦羅越舍車屋之中有此神人誦習呪術本欲行恙而今不能不去何待若當住此爲彼神人之所傷害於是以後諸鬼神輩各各惶怖兩兩相牽三三相隨五五相逐馳走而去往彼

山谷無人之處各自隱藏不現身形從是以後毒氣不行國中人民有病苦者悉得差愈國王流聞迦羅越有是神人便嚴駕車乘往到其所到已前拜而問訊言何來居士乃有如此微妙聖術居士答言南天竺來居士名何答言求若先王將居士往到宫中七日七夜作倡妓樂而娛樂之設種種美膳金銀珍寶衣服數通而施與之求若先居士爲王說法示教利喜王聞法音喜踊無量國中人民無不獲福王於是後遂與居士相將往到竹林精舍禮拜世尊作禮畢訖却坐一面佛爲說法王及臣民靡不歡喜各隨本緣悉得道迹於是阿難又告四衆令佛世尊說是灌頂召龍神呪不但爲今維耶離也標心乃在像法之中千歲之末佛法欲滅魔道興盛當有惡王斷滅三寶使法言不通壞塔滅僧五濁亂時爲是當來諸衆生輩演說此法示於未聞普使宣傳流布世間人民受者不遭患難衆病除愈死得昇天　阿難又言諸四輩弟子若有國土有疾厄者横爲邪神諸惡龍輩及諸山精鬽火燒人又吐惡毒侵陵萬姓有此災變不吉祥時當澡口清淨受行齋戒不食五辛不得飲酒噉肉當禮十方佛懸繒旛蓋請召衆僧一日七遍轉是召龍大神呪經邪氣雲除衆善集身解釋病者熱毒消除疾苦得愈獲吉祥福賢者阿難又復告言諸四輩弟子若疾厄

之日當以香泥泥地然十方燈散雜色華燒衆名香兜婁婆畢力伽沉水膠香婆香安息香等燒是香時亦能使魔隱藏不現不復害人即得吉祥萬病除愈 佛說經竟四衆人民無不歡喜釋梵諸天以好香華供散佛上以爲供養阿難問佛言說是語已當何名之云何奉行佛言阿難此經名爲灌頂召龍大神呪經又名行經之人因緣本事大衆人民天龍鬼神聞經歡喜作禮奉行

灌頂梵天神策經第十聞如是一時佛在因沙崛山中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菩薩三萬人 佛爲天龍八部說法人民鬼神各隨業緣得道不同說法既竟於是梵王從座而起長跪合掌而白佛言 世尊我於衆生有微因緣多歸依者又見人民悉受苦惱心中疑惑不能決了今欲承佛威神之力出梵結願一百偈頌以爲神策唯願世尊許可此事復作是言我常見諸異道輩九十五種各有雜術爲人決疑而今世尊正覺最上更無此法是故啓問唯願聽許 佛言梵王善哉善哉汝能爲未來五濁惡世像法衆生多諸疑惑信邪倒見不識真正汝既慈悲欲爲說者佳也梵王我助汝喜善也梵王隨意演說梵王聞佛讚歎策經歡喜踊躍即於衆中語四輩言今我梵王承佛威神演說上經一百偈頌以示萬姓決了狐疑

知人吉凶今以此偈而說卦曰 若聞佛呪法百魅皆消形舍宅得安隱縣官不横生迴向無上道梵天常相營仕官得高遷世世獲佳名既能有好志不能卒其本供養不專一功德日減損前行已不善改更亦不晚今悉令吉利祿位自然反先身無福處是故墮罪中不信於三寶輕笑慢世雄現世獲苦惱從此致命終積罪如山丘業報真無窮若欲覓福祐懺謝燒衆香帝釋常扶助所向皆吉祥疫毒自消除至終無遺殃世世享其福生得昇天堂恐此事不成終爲人所發長死非一人哭泣彌年月魔邪之所作遂使從此沒若能念三寶更得無遺殲汝常好情性何故生怨惡輕笑於沙門謂之如寄託世世得其報終爲邪所掠出道逢官家恒爲吏所縛念汝少孤苦伶俜在道門正心相和順勿令他生怨報心無虧盈祿位加于孫安隱無疾病當知梵天恩既已墮罪中又以罪惧人殃注相連結皆是宿世因可共脩正行專意習精勤保此得解脫遠離地獄身不欲行仁義欺詐常爲先若入江海中逢風不得前縱逆隨流浪風波覆其船沉溺在水中性命豈得全既有佳善心又有好名祿脩於諸正行世世家其福安隱而無爲親友亦歡穆發願無不果所求皆應速若欲遠治生求覓諸財寶莫行不善心中路見不好專心念於佛疾得無上道世世獲果報

安隱壽得老貢高作魔師教人殺衆生苦報既無窮一到入幽冥邪鬼不能祐禍横百端生可歸於三寶能援罪苦名一子行五逆爲汝作禍殃劫奪人財物離散失骨骸當在空野中枯露不得埋世世不見好地獄中徘徊已能有好心便宜盡其功何爲寂寞住徒勞守於空若必成其願受報亦無窮世世所生處常在天人中所遇皆不好每每不從意此是心不淨故與如斯事不肯悔其過將欲求何冀若能盡心持祿官自然至每見不良人事事皆悉好悉是罪未至此榮非長保一報墮地獄出入生憂惱世間愚劣人意謂當至老一身既獲好親友亦欣欣常見梵釋衆與之爲等隣意業亦滋茂道心亦日新萬物皆有報豈不習精勤遂爲賊所得剝奪失珍寶舉法莫進退如是致不好從今可更改崇敬於三寶魔邪皆馳散衆魅不能惱汝昔有慈悲割口飯賤人贏老得救命色力具足鮮慈念衆生故濟物常在貧尋得歡樂報當在明年春舉法不堅意迷惑信魔邪邪見殺衆生百魅皆得祠墮罪入地獄億劫無出時悔過於三寶解脫無狐疑汝欲居此宅大凶不可止子孫多零落災火四面起每每見不好牛犢悉疫死梵天語汝實移可安隱耳其福何烱烱乃致於鳳凰麒麟爲汝感聖王亦來翔雖有世無雙諸天散華香得報獲其功百事皆吉祥進心既

不清梵天所不護出門逢毒狼坐自生禍故大小互相向晝夜懷荒怖何不奉正真自護安隱度等心施於人獲報無窮已相與種福田減割於身己慳悋懷貪惜坐守財物死布施持清戒世世從緣起汝有往福田後使致富貴今現人所敬德行亦鬱鬱高顯而無比衆中之大師壽命亦延長衆聖爲等類汝雖有廣慮不知念無常作善得其福作惡得其殃禮拜向三寶供養散華香釋梵相擁護萬事皆吉祥是人福力多每每蒙神護所求自如意無不安隱度必無他險難名聞亦流布釋梵口所說吉祥不相誤汝有諸兒子一子五逆惡爲汝作禍災恒爲人所薄燒亂生罪過魔鬼互來作疾病不呪治一以香湯藥師有所言說憶在不失亡脩作諸福德魔邪自消藏但當禮三寶正念魔散當今汝得財寶然後亦吉祥種悉得其殃合家悉疾病困者非一人乃得魔賊性皆是先世因所以致危命若能懺令身災邪悉流迸汝是不吉人故使居此間中有魔魅鬼恒來相留連三魂及七魄繫縛在空山恍惚既不定終當墮深淵產乳悉通利男女皆聰明梵天說神策魔邪不得生專心向正覺禮拜無虧盈漸漸增其福祿位自來榮前可寄財物本不令生長何忽說欺詐過失非一兩可還此財實造經及形像鮲生輕慢心必當墮羅網五逆欺君父謂之是長保恐此

有業報世世生煩惱意業所纏綿是以不見好子可自改心歸依無上道我念汝一身飄泊在軍中君主相護念保令結始終入陣常獲勝意勇必有功此是梵天助勢力長無窮為人懷弊惡坐此危身命五逆抂君父恒與財利競諸天所不護兒孫悉流蕩善當學忍辱莫恣於情性莫信於邪師欺詐多誤人但當一心念保離罪咎身令雖見不好後當生福因子可悔衆懺正覺度苦人汝欲貨雜物所向皆吉利但當勤精進財物自如意牛馬豬羊犬長益而昌熾疫鬼不得便善神為汝記雖言奉三寳不行恭敬心破齋毀經戒言輒生醜音輕慢於神明罪報不可任每行不善意死入地獄深汝家有十人五逆無反復口舌相鬬亂言音難盡究治生不獲利畜養不滋茂懷惡終不戒梵天所不祐大義有此人何為江湖間可還入親里自然得高遷今日雖未獲必當在來年家室歡且樂然後信梵天汝常信罪福反作不善事空言畏無常無脩改更意今者意不專使不獲吉利梵釋語汝實慎勿生疑思人能奉最勝正覺第一道但當念經戒魔邪不能惱衆魅不能干善神常相保愛法如珠玉入惡無不好人欲奉三寳歸正却衆邪意中不理盡魔邪悉來加燒觸作諸怏禍至必不除灾耗連日生貧罪如恒沙財物不可保分散理無常慳貪懷嫉妬世世受其殃

恪惜不布施坐守財物亡欲避路無從是名不吉祥自言信道德精進常自守內心懷不言後身墮餓鬼罵詈無本末謂師是老叟傳語後世人師恩不可負勤修於人務福祿及子孫如是之報應皆由宿世恩出入常見好流布於宗門世世所生處梵釋相謹譯神道有大小勿生不信心人亦有貴賤宿命所延任何故助小魔貢高發疑意但當平等觀子息如桂林所求多罣礙疾病不得愈晝夜生憂惱泣淚如雲雨神衆度世難梵天之所許齋戒脩法會心求自得叙父母行不善子孫多死亡最後生一兒復為人所傷孤獨無依怙泣涕痛心腸漸漸生不吉壽復遇禍殃子有好心行奉法悉具足君主相護念視之如珠玉正念皆如此梵釋相營逐是語皆謂可順從心所欲此人勤精進持戒又具足三歸五戒神乃有三十六常隨共擁護所願無毀辱但當脩善行死不入地獄迴邪奉正法無不獲善報壽命亦延長財物不虛耗世世蒙其福吉利自然到色力常鮮潔吐氣亦清妙雖欲信正覺無有堅固本奄忽遺禍積心中生退轉邪師之所欺殺生求增積既不專一心必不獲利及夫人懷憂惱必有不好想財物從此散棄滅日增長梵天耽神衆悉好無疑惑三界度苦人解脫入羅網殺生多夭命惡心亦如斯剝奪人財物唯得以為佳此人億劫來今身不

自知竊盜非好名莫是不足為事師當如法勿有懈怠解背叛設輕慢罵詈生狐疑灾危從中至卜易問良醫禍害自然生未有欣樂時何不奉正覺歸命自發露悔過洗惡心無不獲濟度心行既不定不為神所護宗室多死亡夜見惡夢寤所作輒不善還自中其身若能歸正覺解脫罪苦身魔邪之所作鬼魅之所親僻錯好罵詈動起驚四鄰墮落於水中魂魄隨浪流作鬼屬河神長有萍泊憂苦適不能堪復還從家求灾耗四面起生見無盡休前行作五逆常不信正真邪心逐異道無事懷餘因宗室相嫌恨小語呼天神怨對相牽引衆墮地獄身汝家多財物呪咀更相欺今日得重病皆是宿生疑湯藥不得行此病不可治大小亂相向諸神不護之六畜疫眄審非是人所治皆從業緣報綺語多所欺不孝違師父常自懷狐疑一到入地獄億劫無出期精進莫殺生殺者心不仁後罪短命死不得復人身拘羅諸道過苦惱不生欣正命不放逸專心畏於神軍中何足貪刀兵若在頭四面無所見唯有諸髑髏但當念道德何能為他憂保還得安隱不使空勞軀汝前取婦時相視如篤耆和合共為家必令保久長不悟忽中道便欲相夭傷鬭諍不脫時財物亦消亡正覺久滅度沙門承遺教苦行脩功德受訓金顏貌濁世罪衆生輕賤為未效有事不吉祥坐

生諸殃考夫欲脩仁義皆應淨心行常念於正覺世世不遭橫三界拔苦惱宗族蒙福慶自歸無上道所生值衆聖常念受罪人獲報得命夭不見好可論禍害相纏繞衆魔共嬈試邪心增其表殺生祠諸鬼業報真不少敗更歸魔道必當破汝家子孫多疾病恒與官相羅治生不得利無事生罪愆緣汝業行惡誤計信於邪所作不如法恒與惡相連所求無應得忽更致流遷往往非一事悉是罪所延禍至亦不除必當在來年專心既不定夜卧坐夢悟唯見罪自纏不見受福路財物悉流散傾家無歸訴若能奉正覺終身不遭遇一母生十子房室各各立長大計業異毫利不相及恩愛起鬬亂財色致憂惱兩舌相誹謗縣官相連習常見愚劣人不信於三寳縱逆無所畏殺生而無道怨對自在边不得終耆老若能不為此每事無不好今此無知人飲毒求自活殺生禱祠神意怙為恃賴反逆不恭敬適意以為快天神不營護衆魔作禍害車牛出入行前後皆吉利神毋與汝願所作悉如意但當弘自心勿思衆魔事所向無罣礙仕宦自然至善行多恩福祿位自顯昌常無疾病憂所作皆吉祥遊處他方土善神自扶將親友蒙其祐樂報真未央疾病常除愈魔鬼不能加善心向三寳福祿自無邊功德漸漸勝流布宗室家正真定可脩莫信於衆邪但當念脩

善慎勿行五逆雖為吏所呼縣官不能責慈心念清淨能拔諸憂厄如水洗塵滓惡氣無遺跡何忽壞道心邪行以自立輕慢於三寶謂言是不急世世受其殃相見輒號泣念子獲其報地獄實難入五逆無所知至老無兒息禱祠天下神十方皆周徧遂不果其願魔魅所隱匿乃至世世生不得所求力忽與惡人好致令生鬬諍呪咀汝兒子禍熾如火盛遂為灾所害危厄兒身命三寶可歸心梵天懷欽拯念此孤遺子一身在軍中遠離舊鄉土道途逢異風雖在他封境梵釋所興隆言歸保安隱親友亦歡顒慎莫懷憂愁福德至無窮官祿自到前吏生昇天宮咸同識宿命皆習衆聖風庠序而無為積福致興隆莫作不善行信義當溫厚積財不欲施諫言不肯受奴婢作口舌無事生怨咎慳貪所結縛竊盜言無有汝欲結姻媾才技不具足既無好行迹夫婿不拘錄常懷輕賤心每言輒毀辱進退無宜禮怨恨聲相續何意相鬬諍口舌紛紜生縣官吏互起憂苦輒身嬰悔過臧罪垢梵釋常相營終命昇天堂善神悉來迎華色不久停會當有萎落人生如電過恒恐奄忽蓋憂畏長時有歡樂暫纏縛婚娶當及時必好莫前郄汝昔有恩福神明所祐佐令汝有男女強健無疵軻不能重脩善還奉正道化必當獲福利跡行無穢汙汝昔歸三寶至心皆清淨中為

人所誤迴心向邪影意業起煩惱邪心自然東還反向正真梵天乃攝領前世無福田令身不獲好所作不吉祥終日懷憂惱罪報既無窮可歸於三寶持戒不毀犯自致無上道愚癡不信法縱逸無所畏百苦纏身形出輒遇禍祟誹謗說人惡善事則隱諱五逆無慈心後墮畜生類精勤奉正真晝夜脩六度齋戒消魔魅功德亦流布行善無惡緣戒神常擁護梵天說神呪吉祥不相誤汝欲入山林求取諸果藥直心行四等豺狼爲退郄伏藏及珍寶悉令汝經略善神相營衛不令有遺落汝欲崇禮法惡子嚴教呵朝夕禮三寶情性令柔和譬如有大樹覆陰甚衆多汝莫自促促保令事無他人生於世間各有宿身緣負債作奴婢罪根相牽連以償其宿罪世世有對怨斯由宿身來積行相纏綿若能專精進便當安一心世世得福報終不入魔林現在無罪垢功德日滋深子孫樂相向祿位自來住子欲逮治生慎莫信他語但正一心念釋梵爲等侶所求自如意大利天當與存情向三寶衆聖之所許慎莫作偷盜偷盜非好名貪心取他物後報作畜生以償其宿罪輪轉靡不經出入不自由鎖械其身形　佛語梵天汝今以爲一切人民說此神呪竟利益一切功德不少令諸疑惑各得開解我今當演善神灌頂章句以爲勸助若有人民聞呪之者或信不信令得正念使一切魔不得破壞生嫉惡心設有惡意自然消滅說是語竟梵王請佛唯願說之於是世尊即說灌頂無上偈頌神名如是　地神畢栗綈毗水神阿婆提婆哆火神帝沙陀提婆哆風神婆由馱提婆哆山神阿迦奢提婆哆三頭神祇黎尸棄提婆哆六眼神毗摩提婆哆五頭神般蛇尸棄　佛告阿難梵天王等若四輩弟子欲爲呪法當以竹帛書此上偈以五色縷作囊盛之若欲卜時探取三呪至于七呪審之無疑澡漱口齒莫食狗肉及噉五辛出呪之法不得過七人後說探者衆事不中不語人也梵王說已佛於衆中即可善哉四衆聞說梵王神呪淨心歡喜作禮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五　十九梗

頂

灌頂經五

灌頂隨願往生十方淨土經第十一（亦名普度所問品）聞如是一時佛在
鳩尸那竭國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般涅槃時十方國土無央數衆天龍
八部悉皆悲號歎息禽獸離類悉皆如是來到佛所稽首作禮畢訖却坐
世尊告曰若有疑者今皆當問正覺滅度多所矜愍設有問者爲究竟說
爾時他方國土有一菩薩名曰普廣從座而起稽首作禮而白佛言四輩
弟子臨終之日若已終者願欲往生十方國土修何功德而得往生　佛
告普廣菩薩摩訶薩汝能慈念四輩弟子及未來世諸衆生等問此願生
因緣之福汝今諦聽吾當爲汝而演說之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四
輩弟子若臨終時若未終者願生東方香林剎者其佛號曰入精進菩薩
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
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東南方金林剎者其佛號曰盡精進
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

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南方樂林剎者其佛號曰不捨樂菩
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命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
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西南方寶林剎者其佛號曰
上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
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西方華林剎者
其佛號曰習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西北方金
剛剎者其佛號曰一乘度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
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北
方道林剎者其佛號曰行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
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
願生東北方青蓮華剎者其佛號曰悲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
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等臨終之日願生下方水精剎者其佛號曰淨命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
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
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上方欲林剎者其佛號曰至誠精進菩薩無

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
若四衆男女臨終之日願生十方佛剎土者當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燒
衆名香懸繒幡蓋歌詠三寶讀誦尊經廣爲病者說諸因緣譬喻言辭微
妙經義苦空非身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
云色不久鮮當歸敗壞精誠行道可得度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　佛復
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言十方妙土通洞無窮不可度量諸佛如來所居淨
土亦復無量不可稱數今我於此大衆之中爲諸四輩未來之世像法衆
生說是十方諸佛國土及佛名號不可稱說略演少耳普廣菩薩摩訶薩
又白佛言世尊十方佛剎淨妙國土有差別不佛言普廣無差別也普廣
又白佛言世尊何故經中讚歎阿彌陀剎七寶諸樹宮殿樓閣諸願生者
皆悉隨彼心中所願應念而至佛言普廣汝不解我意娑婆世界人多貪
濁信向者少習邪者多不信正法不能專一心亂無志實無差別令諸衆
生專心有在是故讚歎彼國土耳諸往生者悉隨彼願無不獲果普廣菩
薩復白佛言若四衆男女若命未終若已終者我今當勸修諸福業得生
十方諸佛剎也佛言善哉普廣隨意教導十方人也普廣菩薩語四輩言
若人臨終未終之日當爲燒香然燈續明於塔寺中表剎之上懸命過播

轉讀尊經竟三七日所以然者命終之人在中陰中身如小兒罪福未定
應爲修福願亡者神使生十方無量剎土承此功德必得往生亡者在世
若有罪愆應墮八難播燈功德必得解脫若善願應生父母在異方不得
疾生以播燈功德皆得疾生無復留難若得生已當爲人作福德之子不
爲邪鬼所得便也種族豪強是故應修播燈功德諸命過者修行福業至
心懇惻應代亡者悔過衆罪罪垢即滅爲亡者修福如餉遠人無不獲果
譬如世間犯罪之人心中思惟望諸親屬求諸大力救其危厄今日燒香
望得解脫爲亡者稱其名號修諸功德以福德之力緣是解脫亦復如是
徑生十方無願不得　普廣菩薩又白佛言若人在世不歸三寶不行法
戒若其命終應墮三塗受諸苦痛其人臨終方欲精誠歸命三寶受行法
戒悔過罪釁發露懺謝改更修善臨壽終時聞說經法善師化導得聞法
音欲終之日生是善心得解脫不佛言普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
之時得生此心無不解脫衆苦者也所以者何如人負債依附王者債主吏
畏不從求財此譬亦然天帝故敕閻羅除遣及諸五官伺候之神反吏
恭敬不生惡心緣此福故不墮惡道解脫厄難隨心所願皆得往生　普
廣菩薩復白佛言又有衆生不信三寶不行法戒或時生信或時誹謗或

是父母兄弟親族卒得病苦緣此命終或墮在三塗八難之中受諸苦惱無有休息父母兄弟及諸親族為其脩福爲得福不佛言普廣爲此人脩福者七分之中爲獲一也何故爾乎緣其前世不信道德故使福德七分獲一若以亡者嚴身之具堂宇室宅園林浴池以施三寶此福最多功德力強可得拔彼地獄之殃以是因緣使得解脫憂苦之患長得度脫往生十方諸佛淨土

普廣菩薩復白佛言若四輩男女善解法戒知身如幻精勤脩習行菩提道未終之時逆脩三七然燈續明懸雜繒旛請召衆僧轉誦尊經脩諸福業得福多不佛言普廣其福無量不可度量隨心所願獲其果實普廣菩薩白佛言世尊若四輩男女若臨終時若已過命是其亡日我今亦勸造作黃旛懸著刹上使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十方諸清淨土旛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菩提旛隨風轉破碎都盡至成微塵風吹旛塵其福無量旛一轉時轉輪王位乃至吹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然四十九燈照諸幽冥苦痛衆生蒙此光明皆得相見緣此福德拔彼衆苦悉得休息

佛告普廣若四輩男女若行齋戒心當存想請十方僧不擇善惡持戒毀戒高下之行到諸塔寺請僧之時次第供養無別異想其福最多無量無邊若值羅漢四道果人及大心者緣此功德受福無窮一聞說法可得至道無上涅槃

佛告普廣及大衆人民天龍八部諸鬼神等各各諦聽思惟吾言我今欲於此大衆之中說耶舍長者本昔因緣罪福之事此大長者居羅閱祇國恒脩仁義飢窮乏者沙門婆羅門諸求索者悉欲供養無所遺惜父母大慳無供養心長者有緣行至他方晨朝澡洗著衣結束已畢跪拜父母叉手白言今有緣事往至他方有少財物分爲三分一分供養供給父母一分珍寶施諸沙門及貧乏者餘有一分自欲持行父母言受於兒行後脩諸福德若有人來從求索者悉當施與於是長者便辭父母遠至他方如是去後父母耶見無念子心婆羅門沙門及貧乏者往從乞匃慳貪耶見無施與心子行去後若干日數應還到舍父母計其應還歸家往到市所取豬羊骨頭蹄膏血果蓏雜殺持散家中耶舍長者從遠方還見其父母歡喜無量接足禮拜問訊起居父母亦復歡喜踊躍語耶舍言我於汝行後爲汝設福沙門婆羅門國中孤老貧窮乏者以汝財物悉施與之兒聞設福布施貧乏心大歡喜又語兒言我亦復請諸沙門設福始竟今日家中草織狼藉猶未掃除兒見狼藉輒說如是信其父母爲設福德倍復歡喜踊躍無量久後之間父母衰老得諸病苦便即命終耶舍即便殯歛屍骸安厝粗畢從父母命終轉讀尊經燒香禮拜

歌詠讚歎無一時廢竟于三七經聲不絕作是思惟我父母在世極憂念我多脩福德今我又復請諸聖衆想我父母緣此功德故應往生十方刹土供養恭敬面見諸佛

於是耶舍忽得重病奄便欲死唯心上暖家中大小未便殯歛至七日後乃得穌解家中問言耶舍長者病苦如是本死今穌從何而來長者耶舍語其家言我數日中善神將我示以福堂無極之樂又到地獄靡不經歷眼中所覩唯苦痛耳今我又見餓鬼住處所生父母在中受苦見我來者悲號懊惱欲求免脫不能得出我思父母在世之時大脩福德意謂生天而反更墮餓鬼獄中受諸苦惱耶舍長者說此語已向其家中懊惱流淚我今家中當作何方功德之力拔我父母使得解脫耶舍長者又自思惟我父母昔病苦之時大脩福德欲終未終及命終已然燈續明轉經行道齋戒一心乃至三七未曾懈廢今我父母而更生此罪苦地獄必當有意便問親族及諸耆宿耆宿答言我不了此深妙之事可往諮問佛世尊也於是長者便往佛所頭面作禮胡跪合掌而白佛言欲有咨請唯願世尊慈愍不悋佛言便說長者耶舍說向因緣父母在世常脩福德及命終後爲供三七至安厝畢謂言生天而更墮在地獄之中已問耆宿耆宿不了今故問佛爲我決疑緣我重病奄便欲死七日乃穌善神將我經歷地獄靡不周遍以是因緣得見父母在苦劇地獄脩福如此而更墮罪不解所以今故問佛唯願世尊釋我疑網脩何福業令我父母解脫厄難不遭患苦悉得生天封受自然快樂無極得涅槃道

佛語長者汝一心諦聽我之所說汝前欲行往至他方留財寶物與汝父母令汝父母脩諸福德父母耶見欺誑於汝實不脩福妄言爲作脩諸福緣以慳貪故墮彼地獄長者聞佛神口所說疑惑永除作如是言是我之過非父母咎即於佛前代其父母悔過此罪慳貪之殃長者父母於彼地獄少得休息佛語長者今我借汝天眼使汝得見父母休息長者於是承佛威神見其父母皆得休息耶舍長者又白佛言今者又當作何福業使我父母解脫彼苦佛語長者今諸聖衆安居三月行道欲竟可還家中作百味飲食之具種種甘美以好淨器盛持供養及好衣服種種華香金銀珍寶雜碎供具以施於僧令汝得福使汝父母解脫此難不復受苦餓鬼形也長者耶舍即如佛言還家供辦不違尊教作供養已緣此生天封受自然無爲快樂汝今欲見汝父母所生宮殿處不令更以我威神令汝得見不復生苦長者承佛威神之力見其父母生在天上諸天娛樂自在隨意無復障礙佛告長者罪福如是不可不慎如長者眼所見心所開故言自作自得

非天與人如長者父母雖在餓鬼其罪小輕一切餓鬼受罪甚重不可具說長者父母其罪輕者有小福德扶接使屬長者脩福竟于三七於諸餓鬼受罪輕也所以然者前章中言若人在世不識三寶不脩齋戒無善師教過命已後兄弟父母親屬知識爲其脩福七分之中爲獲一也是故長者父母有罪雖在地獄餓鬼之中受罪輕者緣脩福故七分獲一令脩福德供養衆僧以是因緣解脫衆難故得生天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言若人未終臨終之日若已終竟又是終日父母親族知識朋友爲命終者脩諸福德齋戒一心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一心敬禮十方諸佛又當稱揚十方佛名別以華香供養諸佛可得解脫憂苦之患得昇天上入泥洹道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言若未終時禮拜十方諸佛命終之人所生之處常得值佛千劫萬劫億萬劫數重罪之殃無不得脫亦復當爲說是灌頂無上章句三世諸佛天中之天各皆順奉三世如來說是無上總持章句普廣汝當諦聽我今爲汝及一切衆生諸病苦者若其臨終若已終竟復是終日聞此章句所生之處當得見佛不墮八難遠於惡道於是世尊在大衆中宣說諸佛無上章句即作偈頌而說之曰 波利富樓那遮利三曼陀達舍尼羅佉摩訶毗羅珂伽帝三曼陀毗陀摩伽帝摩訶伽利波波利婆彌

伽婆婆婁伽提脩鉢利富那阿利那遮摩摩訶毗波提帝利毗波伽脩勤波僧祇醯帝三傳叉摩訶三曼陀阿陀摩羅尼阿利摩羅多毗皷三曼陀達尼佉羅陀 佛語普廣菩薩摩訶薩言是爲灌頂無上章句畢定不二解除亡者無量罪厄令過命者得生天上隨心所願往生十方此大章句真實之言在所生處常見十方微妙淨土若在世時應當受持如是章句齋戒一心爲過命者七日七夜受行八禁長齋菜食禮敬十方諸佛世尊當發大誓願我獲得僧那僧涅諸衆生輩使證無上正真大道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告諸大衆善男子善女人等及天龍八部一切鬼神汝等衆輩聞說十方淨佛國土復聞說是那舍長者因緣罪福生信心不普廣菩薩復從座起白佛言世尊說是十方諸佛淨土無量功德莊嚴快樂復得聞是那舍因緣世尊又說衆事因緣甚善大善踊躍無量世尊說是多所利益後世衆生緣此解脫以爲軌則不復貪悋資生之物聞此經言但生施心無所愛惜隨意施與貧乏使足國土豐饒施心平等如是漸漸積功累德悉成佛道 普廣菩薩又白佛言若四輩男女欲脩學是願生淨土灌頂經典有幾事行得此經法 佛言普廣有十二事可得脩學是經典也一至終不犯三者勤學禪定教末學者四者忍辱不瞋見惡不惱五者常樂布施慈念孤老六者常勤精進晝夜不懈七者若行來出入朝拜塔像及諸尊長然後捨去八者合集衆人爲作唱導普得信心九者不貪世業衣服伎樂資生之物常好苦行依四依法十者行此法時無所悕望但欲利益諸衆生輩不於其中希人利養十一者至終不諂邪命自活十二者行此法時不擇富貴豪樂之人貧苦求者等心肴之無有異想是爲十二正化之事時普廣聞此心大歡喜我當奉行至終不犯佛說經竟是諸大衆無不歡喜阿難因從座起演說法竟當何名之佛語阿難此經名爲普廣所問十方淨土隨願往生亦名那舍罪福因緣又名灌頂無上章句

佛說是經已四衆人民天龍八部聞佛所說作禮奉行

灌頂章句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第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維耶離音樂樹下與八千比丘衆菩薩三萬六千人俱國王長者大臣人民及諸天龍八部鬼神共會說法於是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承佛威神從座而起長跪叉手前白佛言世尊願爲未來像法衆生宣揚顯說往昔過去諸佛名字及清淨國土莊嚴之事願爲解說得聞法要 佛告文殊師利善哉善哉汝大慈無量慜念罪苦一切衆生問此往昔諸佛名字及國土清淨莊嚴之事利益一切無量衆生度諸危厄令得安隱汝今諦聽諦

受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說之衆座諸菩薩摩訶薩無央數衆及諸應眞國王長者大臣人民天龍鬼神四輩弟子皆各嘿然聽佛所說莫不歡喜一心樂聞 佛告文殊師利東方去此佛刹十恒河沙世界有佛名曰藥師瑠璃光如來無所著至眞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度脫生老病死苦患此藥師瑠璃光佛本所脩行菩薩道時發心自誓行十二上願令一切衆生所求皆得 第一願者使我來世得作佛時自身光明普照十方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自莊嚴令一切衆生如我無異 第二願者使我自身猶如瑠璃內外明徹淨無瑕穢妙色廣大功德巍巍安住十方如日照世幽冥衆生悉蒙開曉 第三願者使我來世智慧廣大如海無窮潤澤枯涸無量衆生普使蒙益悉令飽滿無飢渴想甘食美饍悉持施與 第四願者使我來世佛道成就巍巍堂堂如星中之月消除生死之雲令無有翳明照世界行者見道熱得清涼解除垢穢 第五願者使我來世發大精進淨持戒地令無濁穢慎護所受令無缺犯亦令一切戒行具足堅持不犯至無爲道 第六願者使我來世若有衆生諸根毀敗盲者使視聾者使聽瘂者得語僂者能伸跛者能行如是不完具者悉令具足 第七願者使我來世十方世界若有

苦惱無救護者我爲此等設大法藥令諸疾病皆得除愈無復苦患至得
佛道　第八願者使我來世以善業因緣爲諸惡鬼無量衆生講宣妙法
令得度脫入智慧門普使明了無諸疑惑　第九願者使我來世摧伏惡
魔及諸外道顯揚清淨無上道法使入正真無諸邪僻迴向菩提入正覺
路　第十願者使我來世若有衆生王法所加臨當刑戮無量怖畏愁憂苦
惱若復鞭撻枷鎖其體種種恐懼逼切其身如是無邊諸苦惱等悉令解
脫無有衆難　第十一願者使我來世若有衆生飢火所惱令得種種甘
美飲食天諸餚饍種種無數悉以施與令身充足　第十二願者使我來
世若有貧凍裸露衆生即得衣服窮乏之者施以珍寶倉庫盈溢無所乏
少一切皆受無量快樂乃至無有一人受苦使諸衆生和顏悅色形貌端
嚴人所喜見琴瑟鼓吹如是無量最上音聲施與一切無量衆生是爲十
二微妙上願　佛告文殊師利此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如是我今爲
汝畧說其國莊嚴之事此藥師瑠璃光如來國土清淨無五濁無愛欲無
意垢以白銀瑠璃爲地宮殿樓閣悉用七寶亦如西方無量壽國無有異
也　有二菩薩一名日曜二名月淨是二菩薩次補佛處諸善男子及善
女人亦當願生彼佛國土也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唯願演說藥師瑠

璃光如來無量功德饒益衆生令得佛道　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新破
衆魔來入正道得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名字者魔家眷屬退散馳
走如是無量拔衆生苦我今說之　佛告文殊師利世間有人不解罪福慳
貪不知布施今世後世當得其福世人愚癡但知貪惜寧自割身肉而噉
食之不肯持錢財布施求後世之福世又有人身不衣食此大慳貪命終
之後當墮地獄餓鬼及畜生中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名字之時無
不解脫憂苦者也皆作信心貪福畏罪人從索頭與頭索眼與眼乞妻與
妻匃子與子求金銀珍寶皆大布施一時歡喜即發無上正真道意　佛言
若復有人受佛淨戒遵奉明法不解罪福唯知明經不及中義不能分別
曉了中事以自貢高恒常憒憒乃與世間衆魔從事更作縛著不解行之
戀著婦女恩愛之情口爲說空行在有中不能發覺復不自知但能論說
他人是非如此人輩皆當墮於三惡道中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
功德無不歡喜念欲捨家行作沙門者也　佛言世間有人好自稱譽皆
自貢高當墮三惡道中後還爲人牛馬奴婢生下賤中人當衆其力負重
而行困苦疲極已失人身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者皆當
一心歡喜踊躍更作謙敬即得解脫衆苦之患長得歡樂聰明智慧遠離

惡道得生善處與善知識共相值遇無復憂惱離諸魔縛　佛言世間愚
癡人輩兩舌鬭諍惡口罵詈更相嫌恨或就山神樹下鬼神日月之神南
斗北辰諸鬼神等所作諸呪誓或作人名字或作人形像或作符書以相
厭禱呪咀言說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無不兩作和解俱生
慈心惡意悉滅各各歡喜無復惡念　佛言若四輩弟子比丘比丘尼清信
士清信女常脩月六齋年三長齋或晝夜精勤一心苦行願欲往生西方
阿彌陀佛國者憶念晝夜若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或復中
悔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盡其壽命欲終之日有八菩薩其
名曰　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至菩薩無盡意菩薩寶檀華
菩薩藥王菩薩藥上菩薩彌勒菩薩如是八菩薩摩訶薩等皆當飛往迎
其精神不經八難生蓮華中自然音樂而相娛樂　佛言假使壽命自欲
盡時臨終之日得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者命終之後皆得
上生天上不復經歷三惡道中天上福盡若下生人間當爲帝王家作子
或生豪姓長者居士富貴家生皆當端正聰明智慧高才勇猛若是女人
化成男子無復憂苦患難者也佛語文殊師利我稱譽顯說藥師瑠璃光
佛至真等正覺本所脩習無量行願功德如是文殊師利從座而起長跪

又手白佛言世尊佛去世後當以此法開化十方一切衆生使其受持是
經典也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愛樂是經受持讀誦宣通之者復能專念
若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乃至七日憶念不忘能以好素帛書取是經
五色雜綵作囊盛之者是時當有諸天善神四天大王龍神八部常來營
衛愛敬此經日月作禮持是經者不墮橫死所在安隱惡氣消滅諸魔鬼
神亦不中害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文殊師利言天尊所說言無不善
也佛言文殊師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發心造立藥師瑠璃光如來形
像供養禮拜懸雜色旛蓋燒香散華歌詠讚歎圍遶百帀還坐本處端坐
思惟念藥師瑠璃光佛無量功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七日七夜菜食長
齋供養禮拜藥師瑠璃光佛求心中所願者無不獲得求長壽得長壽求
富饒得富饒求安隱得安隱求男女得男女求官位得官位若命過已後
欲生妙樂天上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至真等正覺若欲上生三十
三天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必得往生若欲與明師世世相值者亦
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佛告文殊師利若欲生十方妙樂國土者亦當禮
敬藥師瑠璃光佛若欲得生兜率天上見彌勒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
佛若欲遠諸邪道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若夜惡夢鳥鳴百怪蜚尸

邪忤魑魅鬼神之所娆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若為水火之所焚漂
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若入山谷為虎狼熊羆蒺蔾諸獸象龍蚖虵
蝮蝎種種雜類若有惡心來相向者心當存念藥師瑠璃光佛山中諸難
不能為害若他方怨賊偷竊惡人怨家債主欲來侵陵心當存念藥師瑠
璃光佛則不為害以善男子善女人禮敬藥師瑠璃光如來功德所致華
報如是況果報也是故吾今勸請四輩禮事藥師瑠璃光佛至眞等正覺
佛告文殊師利我但為汝略說藥師瑠璃光佛禮敬功德若使我廣說是
藥師瑠璃光佛無量功德為一切人永心中所願者從一劫至一劫故不
周遍其世間人若有著牀瘦黃困篤惡病連年累月不得瘥者聞我說是
藥師瑠璃光佛名字之時横病之厄無不除愈唯除宿殃不請耳　佛告
文殊師利若善男子善女人受三自歸若五戒若十戒若善信菩薩二十
四戒若沙門二百五十戒若比丘尼五百戒若菩薩戒若破是諸戒等若
能至心一懺悔者復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終不墮三惡道中必得解
脫若人愚癡不受父母師友教誨不信佛不信經戒不信聖僧應墮三惡
道中者已失人種受畜生身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善願功德者即得
解脫　佛告文殊師利世有惡人雖受佛禁戒觸事違犯或殺無道偷竊

他人財寶欺詐妄語婬他婦女飲酒鬭亂兩舌惡口罵詈毀人犯戒為惡
更復祠祀鬼神有如是過罪當墮地獄中若當屠割若抱銅柱若卧鐵牀
若鐵鉤出舌若洋銅灌口者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無不即得解脫者
也　佛告文殊師利其世間人豪貴下賤不信佛不信經法不信沙門不
信有須陀洹不信有斯陀含不信有阿那含不信有阿羅漢不信有辟支
佛不信有十住菩薩不信有三世之事不信有十方諸佛不信有本師釋
迦牟尼佛不信人死神明更生善者受福惡者受殃有如是之罪應墮三
惡道中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名字之者一切罪過自然消滅佛告文
殊師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至眞等正覺其誰
不發無上正真道意後皆當得作佛人居世間仕宦不遷治生不得飢寒
困厄亡失財產無復方計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各各得心中所願者
仕宦皆得高遷財物自然長益飲食充饒皆得富貴若為縣官之所拘錄
惡人侵枉若為怨家所得便者心當存念藥師瑠璃光佛若他婦女產生
難者皆當存念藥師瑠璃光佛兒即易生身體端正無諸痛疾六情完具
聰明智慧壽命得長不遭枉横善神擁護不為惡鬼紙其頭也　佛說是
語時阿難在右邊佛顧語阿難言汝信我為文殊師利說往昔東方過十

恒河沙有佛名曰藥師瑠璃光本願功德者不阿難白佛言唯唯天中天
佛之所言何敢不信耶　佛復語阿難言如世間人雖有眼耳鼻舌身意
人常用是六事以自迷惑但信世俗魔邪之言不信至真至誠度世苦切
之語如是人輩難可開化也　阿難白佛言世尊世人多有惡逆下賤之
者若聞佛說是經聞人耳目破治人病除人闇冥使覩光明解人疑結去
人重罪千劫萬劫無復憂患皆因佛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悉令
安隱得其福也　佛告阿難汝口為言善而汝內心狐疑不信我言阿難
汝莫作是念以自毀敗佛語阿難我見汝心我知汝意汝知之不阿難即
以頭面著地長跪白佛言審如天中天所說我造次聞佛說是藥師瑠璃
光佛極大尊貴智慧巍巍難可度量我心有小疑耳敢不首伏佛言汝智
慧狹劣少見少聞汝聞我說深妙之法無上空義應生信敬貴重之心必
當得至無上正真之道也　文殊師利問佛言世尊佛說是藥師瑠璃光
如來本願無量功德如是不審誰肯信此言者佛荅文殊師利言唯有百
億諸菩薩摩訶薩當信是言耳唯有十方三世諸佛當信是言佛言我說
是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難可得聞何況得見亦難得說亦難得書
寫亦難得讀文殊師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信是經受持讀誦書著竹

帛復能為他人解說中義此皆先世已發道意今復得聞此微妙之法開
化十方無量衆生當知此人必當得至無上正真道也　佛告阿難我作
佛已來從生死復至生死勤苦累劫無所不經無所不歷無所不作無所
不為如是不可思議況復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者乎汝所以有疑者
亦復如是阿難汝聞佛所說汝諦信之莫作疑惑佛語至誠無有虛偽亦
無二言佛為信者施不為疑者說也阿難汝莫作小疑以毀大乘之業汝
却後亦當發摩訶衍心莫以小道毀汝功德也阿難白世尊言唯唯天中
天我從今日以去無復爾心唯佛自當知我心耳　佛語阿難此經能照
諸天宮宅若三災起時中有天人發心念此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經
者皆得離於彼處之難是經能除水澗不調是經能除他方逆賊悉令斷
滅四方夷狄各還正治不相娆惱國土交通人民歡樂是經能除穀貴飢
凍是經能滅惡星變怪是經能除疫毒之病是經能救三惡道苦地獄餓
鬼畜生等苦若人得聞此經典者無不解脫厄難者也　爾時衆中有一
菩薩名曰救脫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叉手合掌而白佛言我等今日聞佛
世尊演說過此東方十恒河沙世界有佛號藥師瑠璃光一切衆會靡不
歡喜救脫菩薩叉手白佛言若族姓男女其有疷羸著牀痛惱無救護者

我今當勸請諸衆僧七日七夜齋戒一心受持八禁六時行道四十九遍
讀是經典勸然七層之燈亦勸懸五色續命神旛阿難問救脫菩薩言續
命旛燈法則云何救脫菩薩語阿難言神旛五色四十九尺燈亦復爾七
層之燈一層七燈燈如車輪若遭厄難閉在牢獄枷鎖著身亦應造立五
色神旛然四十九燈應放雜類衆生至四十九可得過度危厄之難不爲
諸橫惡鬼所持　救脫菩薩語阿難言若國王大臣及諸輔相王子妃主
中宮婇女若爲病苦所惱亦應造立五色繒旛然燈續明放諸生命散雜
色華燒衆名香王當放赦屈厄之人徒鎖解脫王得其福天下太平雨澤
以時人民歡樂惡龍攝毒無病苦者四方夷狄不生逆害國土通同慈心
相向無諸怨害四海歌詠稱王之德秉此福祿在意所生見佛聞法信受
教誨從是福報至無上道阿難又問救脫菩薩言命可續也救脫菩薩答
阿難言我聞世尊說有諸橫勸造旛蓋令其脩福又言阿難昔沙彌救蟻
以脩福故盡其壽命不更苦患身體安寧福德力强使之然也　阿難因
復問救脫菩薩言橫有幾種世尊說言橫乃無數略而說之大橫有九一
者橫病二者橫有口舌三者橫遭縣官四者身羸無福又持戒不完橫爲
鬼神之所得便五者橫爲劫賊之所剥脫六者橫爲水火之所焚漂七者

橫爲雜類禽獸所噉八者橫爲怨讎符書厭禱邪神牽引未得其福但受
其殃先亡牽引亦名橫死九者有病不治又不脩福湯藥不順針灸失度
不值良醫爲病所困於是滅亡又信世間妖孽之師爲作恐動寒熱言語
妄發禍福所犯者多心不自正不能自定卜問覓禍殺猪狗牛羊種種衆
生解奏神明呼諸邪妖魍魎鬼神請乞福祚欲望長生終不能得愚癡迷
惑信邪倒見死入地獄展轉其中無解脫時是名九橫　救脫菩薩語阿
難言其世間人痿黃之病困篤著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拷楚萬端此病
人者或其前世造作惡業罪過所招殃咎所引故使然也　救脫菩薩語
阿難言閻羅王者主領世間名籍之記若人爲惡作諸非法無孝順心造
作五逆破滅三寶無君臣法又有衆生不持五戒不信正法設有受者多
所毀犯於是地下鬼神及伺候者奏上五官五官料簡除死定生或註錄
精神未判是非若已定者奏上閻羅閻羅監察隨罪輕重拷而治之世間
痿黃之病困篤不死一絕一生由其罪福未得料簡錄其精神在彼王所
或一七日二七日三七日乃至七七日名籍定者放其精神還其身中如
從夢中見其善惡其人若明了者信驗罪福是故我今勸諸四輩造續命
神旛然四十九燈放諸生命以此旛燈放生功德拔彼精神令得度苦今

世後世不遭厄難　救脫菩薩語阿難言如來世尊說是經典威神功德
利益不少座中諸鬼神有十二神王從座而起往到佛所胡跪合掌而白
佛言我等十二鬼神在所作護若城邑聚落空閑林中若四輩弟子誦持
此經令所結願無求不得阿難問言其名云何爲我說之救脫菩薩言灌
頂章句其名如是　神名金毗羅神名和耆羅神名彌佉羅神名安陀羅
神名摩尼羅神名宋林羅神名因持羅神名波耶羅神名摩休羅神名真
陀羅神名照頭羅神名毗伽羅　救脫菩薩語阿難言此諸鬼神别有七
千以爲眷屬皆悉叉手低頭聽佛世尊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
莫不一時捨鬼神形得受人身長得度脫無衆惱患若人疾急厄難之日
當以五色縷結其名字得如願已然後解結令人得福灌頂章句法應如
是即說呪曰　南謨鼻然（所界反下同）遮俱嚧吠瑠璃耶鉢波喝邏社耶
哆姪他鼻然遮鼻然遮婆婆揭帝薩婆訶　佛說是經時有比丘僧八千
人諸菩薩三萬六千人俱諸天龍鬼神八部大王無不歡喜阿難即從座
起前白佛言世尊演說此經當何名之佛言此經凡有三名一名藥師瑠
璃光如來本願功德二名灌頂章句十二神王結願神呪三
名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佛說經竟大衆人民作禮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寫書官序班臣馬繼文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六　十九梗

鼎

洪武正韻都領切法象寶器易鼎卦彖曰鼎象也序卦曰革物者莫若鼎雜卦曰鼎取新也又方也賈誼傳天子春秋鼎盛又當也康衡傳康鼎來言康且來也許慎說文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螭魅蝄蜽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於下者為鼎象析木以炊也籀文以鼎為貞字凡鼎之屬皆从鼎都挺切徐鍇通釋按周易巽下離上為鼎巽木也象曰鼎以木巽火亨飪也春秋左傳曰鑄鼎使民知神姦然後不逆不若也顛若反吾衍續釋上從貞省聲古文貞字為鼎衍曰貞非聲直象鼎形暴其上莫見其耳柴其下復隱其足爾雅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者謂之鬲鼎為鼐釋曰此皆鼎名也鼎最大者名鼐體圜斂上而小口者名鼒詩周頌云鼐鼎及鼒附耳在鼎表者名釴款闊也謂鼎足相去疏闊者名鬲揚雄方言所以刺船謂之篙雉之謂之鼎係船為雉顧野王玉篇鼎丁冷切所以熟食器也張參五經文字鼎象足耳形唐玄度九經字樣鼎音頂上從貞省聲下象析木以炊又易鼎卦巽下離上巽為木離為火篆文木如此析之兩向左為爿音牆右為片今俗作鼎云象耳足形誤也司馬光類篇鼎又丁定切方且也集韻鼎字去聲音丁定切注云方且也劉夢得答賈中丞書云荒服之外持經鼎來正有方且之意以是知前漢匡鼎來者亦有方且之意非名也今音丁定切而顏師古失音誤也婁機廣干祿字鼎古作鼒戴侗六書故鼎實羊豕奧皆飪亯和五味之器也兩耳三足象形郭守正紫雲韻鼎作鼎非釋行均龍龕手鑑鼎音頂鐺屬也鼑鼑三足鼎正音頂亦鐺屬楊桓六書統端母鼎書調之器也象其腹大而有文析木下爨之形兼形鼎鴻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五鼎牛羊豕魚麋諸侯五卿大夫三賈捐之傳鼎貴注師古曰方且欲貴也匡衡傳匡鼎來注服虔曰若言方且來也又鼎鼎太舒緩貌禮記檀弓鼎鼎爾則小人又州名梁沅州宋朗州改鼎州古作鼒說文徐曰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陰時夫韻府羣玉鼎三足器趙謙聲音文字通尚景切鼎董卅名似蒲而細爾雅作鼒俗字又鼎湖水貌作濎澒非韻會定正端景切烹飪器也禹鑄九鼎象神姦形其上使人不逆不若三鼎豕魚麋　字切　端景端丁

顛鼎

篆書 樂鼎 並宋公鼎 父丁鼎 宋夫人鼎 並侍鼎

並始鼎 商鼎 圓寶鑑 中鼎 絲駒父鼎 繞鼎 言肇鼎

威君鼎並見楊鉤鐘鼎集韻 晉姜鼎 公諴鼎 姞氏鼎 孔文父飲鼎 子韋鼎

幽姬彝 師趛敦 師寏父鼎 宋夫人鍊銅鼎 象形鼎

並距仲簋 叔夜鼎 雝叔鼎 太叔鼎 尨生鼎 乙公鼎 庚中鼎

伯般鼎 簠仲鼎 並汾陰虔鼎 好畤供廚鼎 蓮勺宮鼎盤

並汗簡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並六書統

隸書 劉寬碑 樊毅碑 張公神碑 周憬碑陰 鄭固碑 鄭烈碑並洪适漢隸分韻

華嶽碑 景君碑 費鳳碑 孫根碑 朱龜碑 陳寔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歐陽詢 虞世南 顏真卿 草書 衛夫人 王羲之

蕭慨 裴行儉 並懷素 譽光 並鮮于樞 趙子昂

總敘

陳祥道禮書鼎之器於象為備鼎之齊於金為多下有足上有耳有鼎以覆之有鉉以舉之鼏冪為之長則末其參短則編其中扃木為之大者廟門容七箇小者闈門容三箇詩稱鼐鼎及鼒士虞禮有上鼏中鼏下鼏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則鼎之體有大小侈弇之別而其用有牛羊豕魚之異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豕鼎魚鼎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則鼐鼎特王有之也周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掌客諸侯之禮鼎皆十有二。聘禮賓之飧饔皆飪一牢鼎九而陪膳一牢鼎七饔腥二牢鼎二七。上介飧饔皆飪一牢鼎七而饔腥一牢鼎七。衆介飧少牢飪鼎五。大夫少牢五鼎特牲喪禮三鼎既夕五鼎而掌客聘禮諸侯與卿之鼎過於王之數士既夕之鼎過於特牲之制何也。聘禮陳鼎也。王之日舉食鼎也。特牲膚禮也。既名斯須禮也。然所謂陪鼎羞鼎皆鉶鼎也。鉶鼎所以實羹者也。鉶羹所以具五味也。其羹則藿牛苦羊薇豕也。其具則膷牛臐羊膮豕也。自羹言之曰鉶羹自器言之曰鉶鼎以其陪正鼎曰陪鼎以其為庶羞曰羞鼎其實一也。王日食九鼎而陪鼎三。公食大夫七鼎而鉶鼎四掌客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聘禮之賓飧饔之羞鼎皆三上介飧饔之羞亦三。少牢佐食設羊鉶豕鉶特牲主婦設兩鉶然公食大夫之鉶多於王日食者以公食者衆故也。聘介之鉶用於賓者以致鼎殺故也。周官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少牢爨在廟門外之東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然則牲體皆亨於鑊然後內脊之鼎而羹納之鉶登大羹在登則鑊者金錞之總名也。舊圖天子之鼎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容一斛大夫羊鼎飾以銅容五斗士豕鼎飾以鐵容三斗而牛羊豕鼎各狀其首於足上者然魚鼎腊鼎豈皆狀以魚腊乎所謂飾以金與銅鐵而容一斛與五斗三斗蓋以後世之鼎言之也。士喪禮陳鼎於寢門外西面士虞陳鼎于門外之

右北面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特牲陳鼎于門外北面鼎入當阼階東面則鼎固有面矣其詳不可得而知宣和博古圖周易六十四卦莫不有象而獨於鼎言象者聖人蓋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至於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仰以觀於天俯以察於地擬而象之百物咸備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圜以象乎陽方以象乎陰三足以象三公四足以象四輔黃耳以象才之中金鉉以象才之斷象饕餮以戒其貪象蜼形以寓其制作雲雷以象澤物之功著夔龍以象不測之變至於牛鼎羊鼎豕鼎又各取其象而飾焉則鼎之為器衆體具矣不特以木巽火得養人之象而已故聖人惟以鼎為象然鼎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曰棐曰貫則名其圜也曰讒曰刑則著其事也曰牢曰陪則設之異也曰神曰寶則重之極也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以白金天子以黃金飾之辨也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數之別也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用之殊也然歷代之鼎形制不一有腹著饕餮而間以雷紋者父乙鼎父癸鼎之類是也有鉄色如金著飾簡略者牛鼎癸鼎之類是也有緣飾旋花奇古可愛者象形鼎橫戈父癸鼎之類是也有蟠布花雲或作雲雷迅疾之狀者晉姜鼎雲雷鼎之類是也有隱起饕

餮閒以夔龍或作細乳者亞虎父丁鼎文王鼎王伯鼎之類是也或如孟
鼎之侈口中鼎之無文伯碩史頌鼎之至大金銀錯鼎之絕小或自方如
簋或分底如鬲或設蓋如敦有大小不同而制作一體有款識雖異而形
制不殊或造於一時或沿於異代按而求之若辨黑白大抵古人用意皆
有規模宜特為觀美哉若乃款識名氏雖曰夏商從高陽之質以名為號
配以十干而加之以父然齊有丁公乙公癸公幽公之弟曰乙齊俾之子
曰壬則十干之配未必皆夏商也周大夫有嘉父宋大夫有孔父齊須之
臣有丑父召公之後有父乙則加之以父未必皆夏商也至於形之圓者
如父癸李頻形之方者如文王單景其銘廷曰作尊彝作從彝何也蓋先
王之時作奇技奇器者罪不容誅用器不中度者不鬻於市戒在於作為
淫巧以法度為繩約要使其器可尊其度可法而後已是以沈子作盉而
銘曰寶尊盉金父作敦而銘曰尊敦父巳作彝而銘曰尊彝虢叔作鬲而
銘曰尊鬲則於鼎曰尊者為其器可尊耳非六尊之尊也隝婦作鬲而銘
之曰彝父辛作鼎而銘亦曰彝伯所作者彝也鬲也觚也皆以彝銘之單
所作者彝也彝也盉也亦皆以彝銘之則於鼎曰彝者為其度可法耳非
六彝之彝也故左丘明外傳稱法度之器曰彝器邢昺疏爾雅亦謂彝為

法則尊彝者禮器之總名猶戈矛紛戟其用不同而總謂之兵鞄土革木
其音不一而總謂之樂爾然則器非尊彝而以尊彝為銘者又不可不辯
也大牛首之鑄泗水之亡雖不復見然歷代所寶為時而出者莫知其拙
惟考數制作參稽字畫推原而審訂之則物象之多名氏所疑與夫無款
識者將大判於今日矣王楨農器圖譜說文鼎三足兩耳烹飪器也周禮
烹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今農家乃用煮繭繅絲嘗讀秦觀蠶書云
凡繅絲常令煮繭之鼎湯如蟹眼又云絲自鼎道升於鎖星蓋繅絲用鼎
就其深大煮繭既多則繅取欲速不致蛾出或用甑接釜口象其深緶但
權務省節終不若鼎之大候為便然原夫鼎之為器大則烹牲而供上祀
小則和美而備五味今用之以取繭絲而衣被斯民則其功利所及又豈
止向之食饗而已哉故嘉其兼用遂寘名田譜之內讚云維鼎在昔祀享
多儀三代以來鑄象剖疑以定九州以正四表國所係望農何與知降及
後世物變風移取其深緶蠶繅是宜湯生蟹眼緒引繭絲婦工對向手筋
駢持鏁端自內輕紽由竅冷盆莫並熱釜何畢古今異用彼此一時既國
而家既食而衣器兮不器備用無遺著為永法載播聲詩羅泌路史餘論
鼎者所以起樂者也可以正律呂可以調氣節可以協風聲可以和滋味

可以抑虛浮無則為鐘即則為鼎故為國之重器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
其實一也禹感通天之元遂鑄九鼎既成置之明堂之庭依方列之冀州
之鼎名曰永昌高一丈有八尺受一千八百斛其兗青徐揚荊梁雍八鼎
各有其名高一丈二尺受千二百斛各寫其州山川物象為銅五十六萬
七百一十二斤

伏羲神鼎

史記闕文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師古云泰帝伏羲也

神農藥鼎

任昉述異記太原神釜岡中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

黃帝鼎

子華子公仲承
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
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下迎彼白雲至于
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顫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
之以長號故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吾
甚以世之好譎詭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
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
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
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辨也悉足以相感召而賓使之邪其不然也必

矣世之好譎詭也吾聞之大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
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貴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
久而譎則知者正之譎甚而殺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
微之感揚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神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
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爐鼓陽化也神
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
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
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上也成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
神明之所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
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
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
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諭之言也而人
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詭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
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狹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
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死亡
聖人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致記之所傳者希存而著

亡大庭中皇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圖之上曉揭聯累雖數什伯不足以應也而復何所主宰何所臣使而具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歧甚矣世之好譎恠也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黄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所以適焉者頓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於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黄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黄帝之所遣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史記黄帝紀軒轅為天子是為黄帝萬國咸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寳鼎迎日推筴舉風后力牧常先太鴻以治民 羅泌路史黄帝紀采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荊山之陽以象太乙能輕能重能瀆能行是亡是謂言凶可武乱虎豹百物為之賦火參鏇又黄帝鑄寳鼎三象天地人端應圖先以象三才陽極于九故聖人備其數而書八月既望鼎成死焉之行書帝以甲戌日崩一云戊寅孔子曰亡而入用其教是九也世言黄帝鼎成乘龍上昇按紀經言黄帝鑄鼎以疾病文選號州有黄帝鑄鼎原唐三藏作銘 王子年拾遺記秦始皇好神仙之事宛渠之民來朝始皇與之語曰少典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為大鼎臣先望其國有金火氣動奔而往視之三鼎已成 廣荔鼎譜金華山黄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大如十石甕像龍騰雲百神蟠獸滿其中文曰真金作鼎百神率服篆書三足 龍虎山志祖天師遊嵩山忽有衣繡衣人薦曰此山中峯石室有三皇内文黄帝九鼎太清仙經宜明内煉秘要子得其書修之當白日昇舉言竟不見後果得其文石室中 又重修天師殿記天師謂門弟子曰吾聞上世有軒轅喬松得道天遊於無窮此真吾師也吾將棄世絶累而往學之既行惟王長趙從首登濳衡至嵩陽遇神人授黄帝九鼎丹經

夏鼎

通鑑外紀禹收天下美銅鑄為九鼎以象九州 史記關文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烹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 羅泌路史夏后紀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九鼎於歘金絛荊之山鼎之為物左實言之入得脂口以其九土圖形象物使人知神姦入川澤而不逢螭魅罔兩莫能逢之鼎成而太白見者九日書云九鼎者所謂九州鼎實則一鼎又别有九鼎圖九州之方物拾遺記禹揮惟金為陽鼎五雌金為陰鼎四是也說在餘論荊山在業郡乃北嵊也水經禹鑄鼎於此方輿記為黄帝鑄鼎處十道志云荊山在堰平原今長安挺靈原也然世紀禹鑄荊山在馮翊懷德之地下有荊渠今陽翟自有荊山出玉蔡武王於此采玉見洛陽記載言非矣瑞圖云金銅之精知吉凶存亡不爨自沸不汲自盈不舉自藏不遷自行日移五步自鄴卿秦日東南移今不知所孫暢之述書云道人商行傳云今在蜀賓神惟之說然今深山大澤往往有之晉陽秋咸康四年穀城門外有光取得九鼎一湘潭縣興唐寺在磯上前流莫測石嶽書今及法堂下有大鼎沒者有見南遷録以為禹迹拾遺記夏桀之亡鼎水皆沸及周衰亦感震焉後聖人因禹之迹代代鑄鼎焉 墨子夏后開使飛廉析金于山而陶鑄之於昆吾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龜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祭於昆吾之墟乙又言兆之繇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九鼎既成遷于三國 宋張横浦集擬夏禹九鼎銘聖人制作與造化同其妙豈私智淺識所能窺見哉夫世所常見者雖日月辰不以為奇世所不見者雖豕璞民自以為怪昔大禹治水行九江涉九川窮幽極遠探奇扶怪睹殊形異狀牛鬼蛇神可以驚世駭俗者衆也以謂物之靈惟人為大故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之且倉頡制字而鬼哭以得其形則無以見其神也圖象在鼎其形已見矣其復能為乎其意欲使人自人神自神不相雜擾各得其所伊尹識之故贊其德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蓋與鑄鼎相為表裏乃為之銘銘曰天地之中惟人為大人為神勝為孽為怪尤合聰明實人之靈制神與人人不相侵凌乃鑄九鼎畫圖神姦殊形鬼狀莫或作雜潛逃深匿敢見其形民入山林無復震驚在易之鼎卦畫至精豈徒觀美義貴大烹調和四海以養聖賢神人與侍事有後先鳥獸魚鼈亦遂厥性至哉神禹孰此之令傳諸後世所尚者德蠢爾荊楚為周之賊王孫所對逆折姦心鼎有存没德無古今咨爾後王無幻鬼神方懋厥德與禹同倫 元方德麟集禹鼎賦 治萬彙於一氣何禱記之相秦形腕胅以王顯庵聖人之成能汩泠水於伊析埜九土而一說勝支析於渺瀰嘯夔魍於巖崇增巢窟而散處孰金湯其凌虐暨錫嘯於皇天崇伯有子而繼作窮四載之所及域百怪於鑑橐肆山林之深窅亦神姦之所託惟象物於大器

滕群目於不若爾乃九牧貢金大治獻技爐造化之大巧精風霆之澇沸
祀融下上以効能赤縹煜燁具來莅暘烏啥呀以吐光朱鳥奔屬以增熾
赫神光之燭天範后土之彝鼎及乎浴陽精出重器賁鉉玉之璀璨卓黃
耳之上植廓中虛之有容鬱蜿蟉之外被窮飛走之瑰產殫山海之物鬼
蜮委形於鏤文炯十目之莫遁乃散見以贊歆炎大亨以饗帝倬萬葉之
傳寶汾殷周而不墜奠定位於郟鄏猶能綿鴻祚於卜世也豈若魯納郜
府之舊燕珍磨室之藏茂陵遂傷心於脽上宣和鑄感志於尚方攬比擬
之瑣瑣真向若而望洋憶禹聲之金或徵追蠡岐鼓之石或存而泐宣兹
鼎之有神綿億載而不忒蓋係時君以重輕不在鼎
而在德又何必擘泗水以深求胘往牒以為得也

商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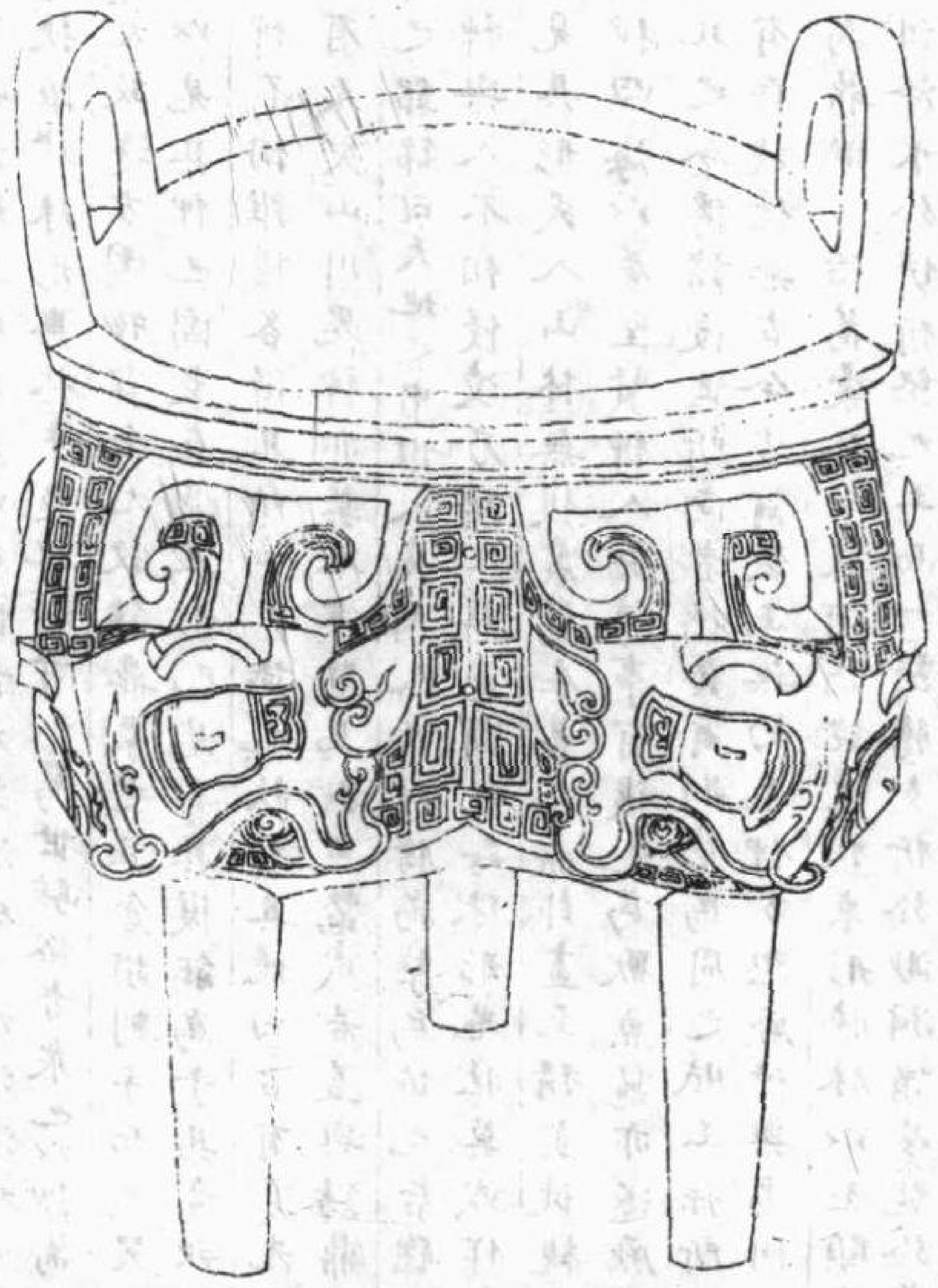
翟耆年籀史重和戊戌歲安州孝感縣楚子文廟側時光佐若
金色者縣令宋理率僚佐掘之得商鼎方圓大小五圓鼎一重
五十斤高一尺五寸三分徑一尺三寸五分容五斗二升文曰癸亥王徙
邦作冊　新宗王　作冊豐具太子錫練大具用作父乙寶　其一重九
斤四兩高九寸二分徑九寸二分容一斗六升文曰中作寶鼎方鼎一重
八斤七兩高八寸二分徑五寸六分容六升刻曰惟十有三月庚寅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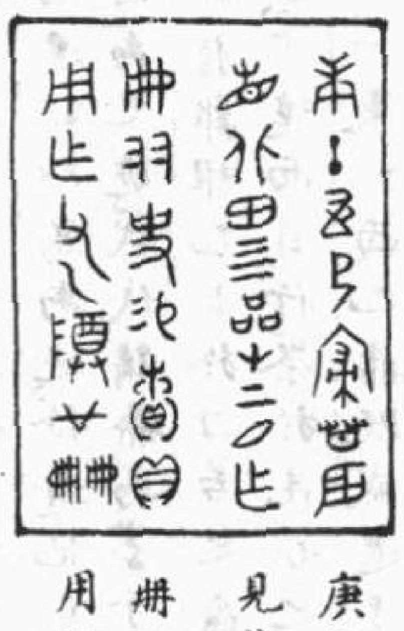
寒師王命太史況懷土王曰中茲懷入太史錫于珷玉作臣令況女懷
土作乃米中對王休命　父乙尊惟臣尚中臣　其一重九斤十二兩
高八寸二分徑五寸六分容六斗半銘三十有九字曰惟王命南宮伐反
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國貫行藝王居在射圃真工中呼歸生　邦工
藝　寶彝又方鼎一亦重九斤十二兩高八寸三分徑五寸九分容八升
銘識悉同篆畫位置各異郡守安持以聞詔以器進鼎至百官表拜稱賀
越四年宣和癸卯四月近得鼎之地光芒復發知縣事王達復掘之得一
圓鼎二各重七斤各高八寸半各容六斗窾文皆同篆畫位置亦異太守
何君復
取以進

商父乙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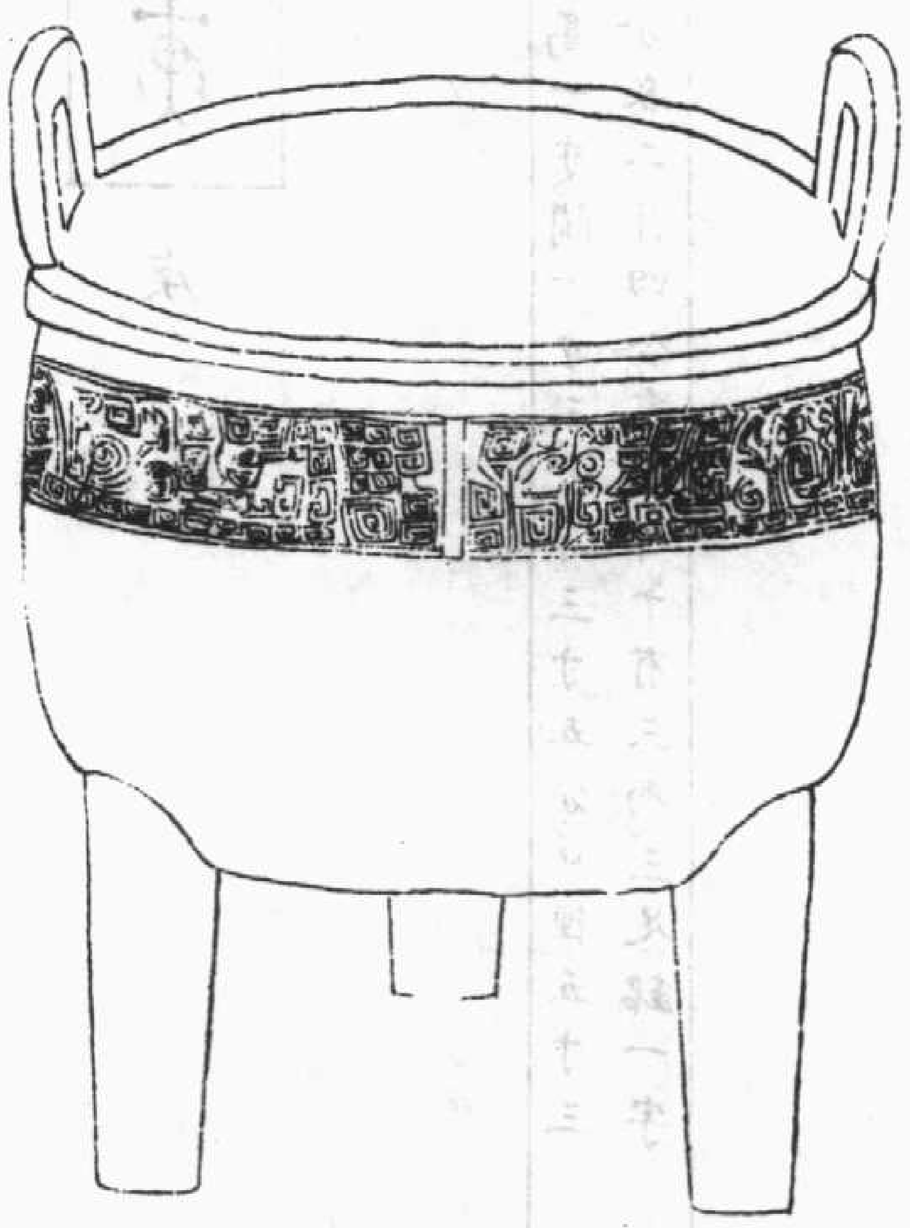
庚午王命寢廟辰
見北田四品十二月作
册友史錫賴貝
用作父乙尊。

右高七寸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口徑五寸六分腹徑六寸
容二升六合重三斤十兩三足銘三十字按友史者太史也曰友者如咸
王稱太史友之類所以尊之也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蓋農官耳說文曰房
星為辰田候也今曰辰見則農當舉趾故命以北田四品所以授民時也
昔者貨貝而寶龜曰錫賴貝者說文以賴為贏言錫貝之多也此商人作
之以享父乙於寢廟而言乃及此者蓋寢廟宗廟也書曰用命賞于祖在
宗廟之中作冊以錫有功是亦賞于祖之意乙之號其在商也有天乙有
祖乙有小乙有武乙而惟太丁之子止曰乙且此言父乙蓋不知其為何乙也

商瞿父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瞿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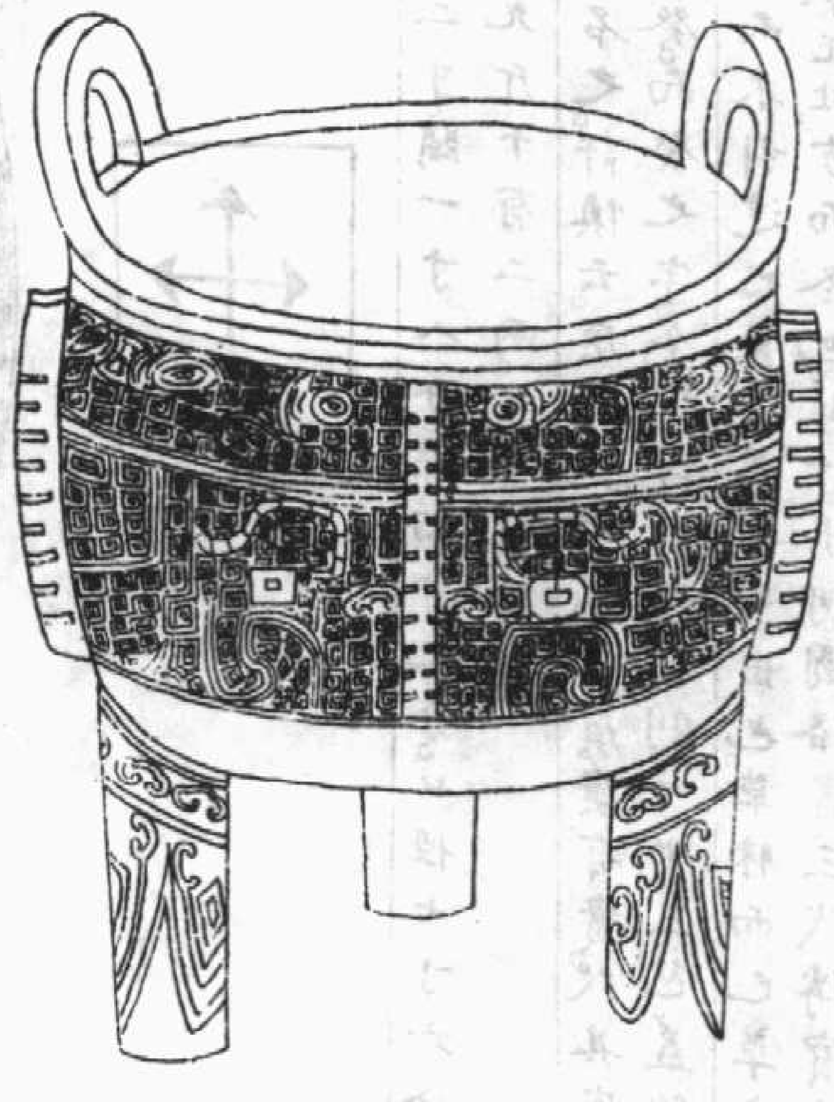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二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二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二字曰瞿父商器以父銘者多矣瞿則莫詳其爲誰然瞿作兩目與商瞿祖丁卣之兩目相似固未易以名氏考也是器耳足純素無紋純緣之外作雷紋饕餮歷年滋多如碧玉色宜爲

商器也

商子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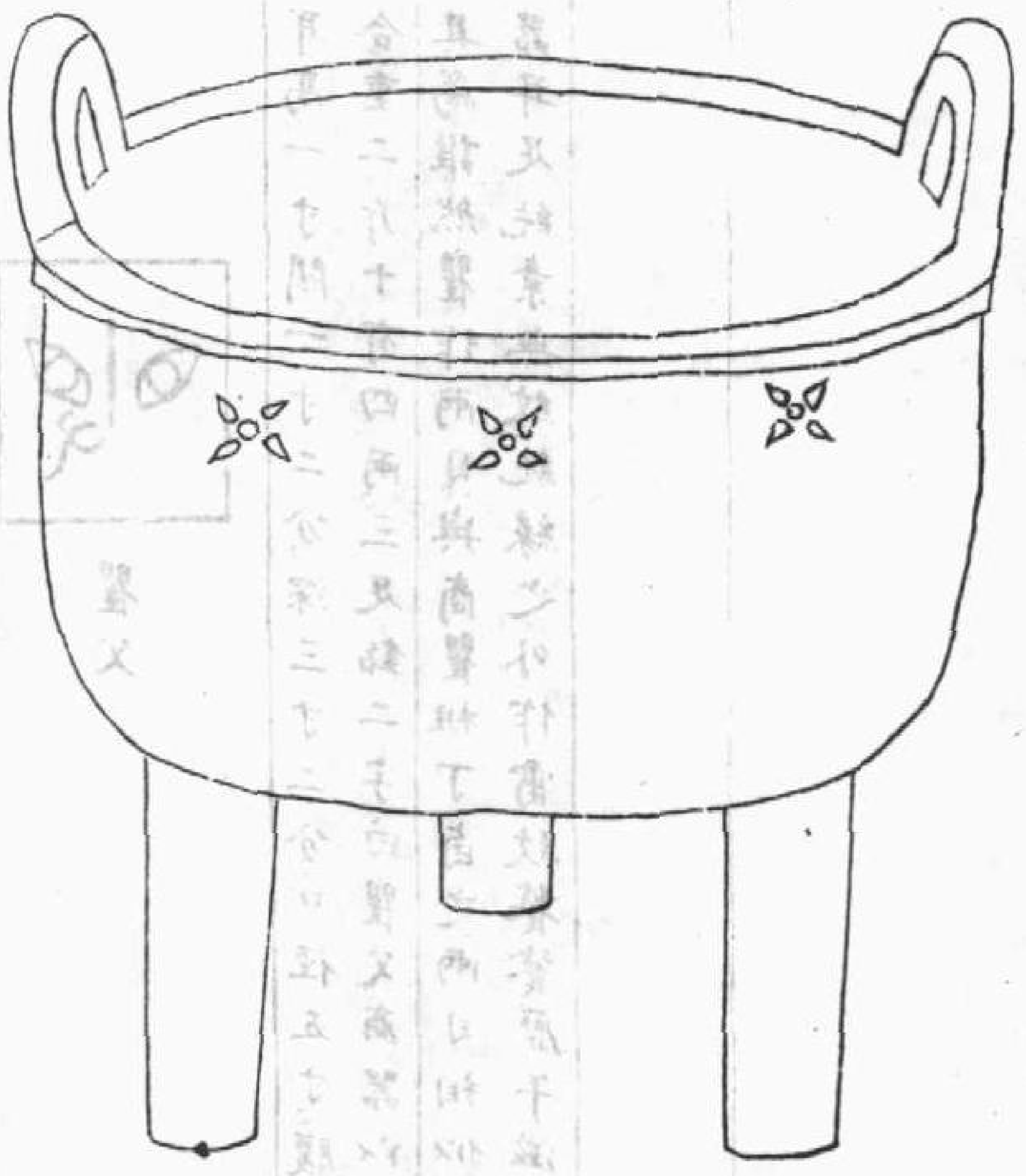
子

右高四寸六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一分深二寸八分口徑三寸八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一升二合重一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一字曰子一說商子姓故凡商之彝器其以子銘之者爲多一說銘之子者以傳子子孫孫之義是器字畫簡古必周以前物三面爲饕餮狀足作垂花而古色頫綠在商器中稍加文蓋

其盛時物也

商庚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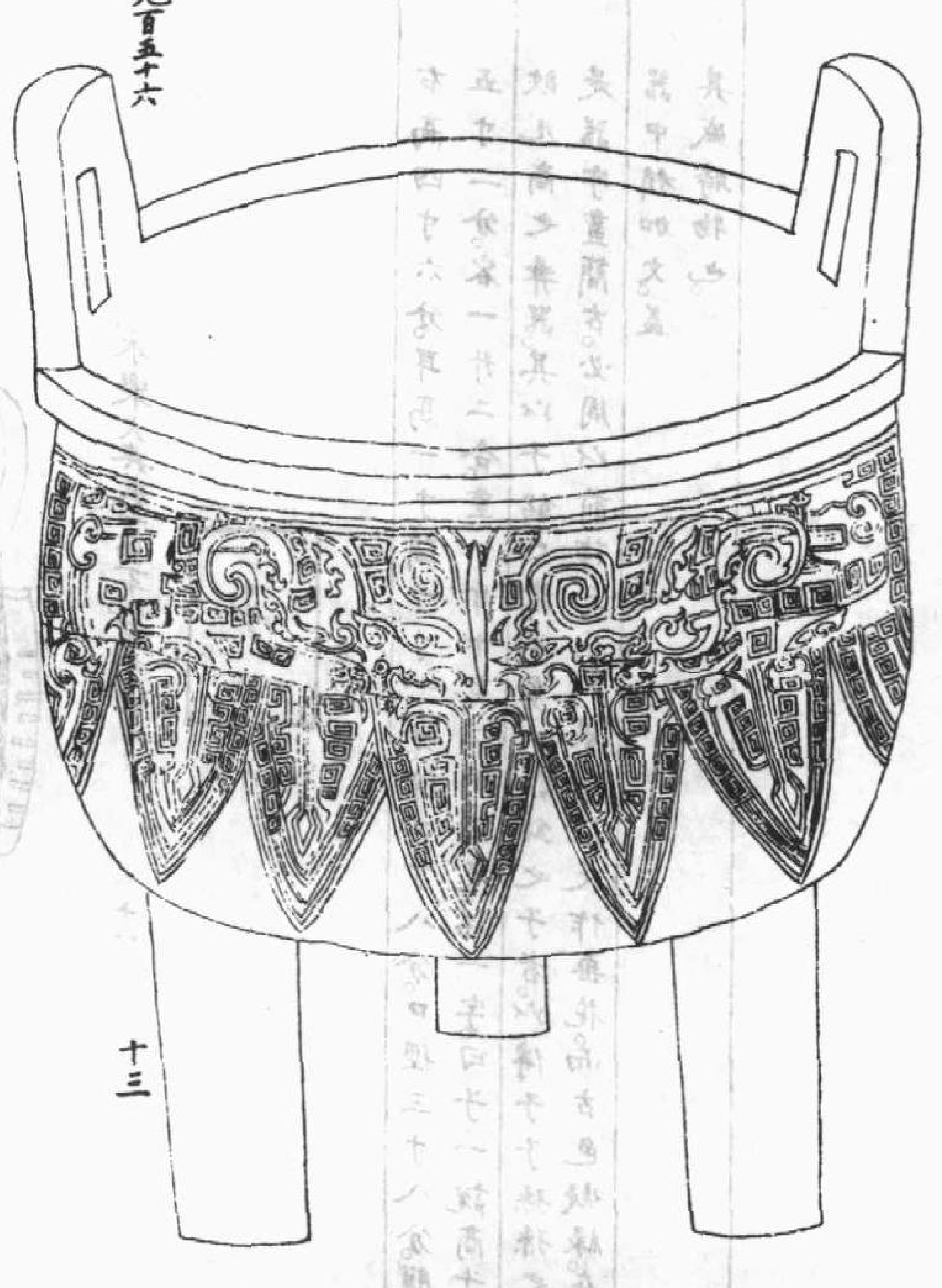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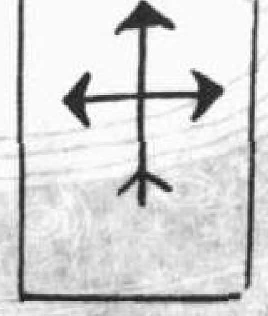
庚

高五寸六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五分。口徑五寸三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三兩。三足。銘一字

商癸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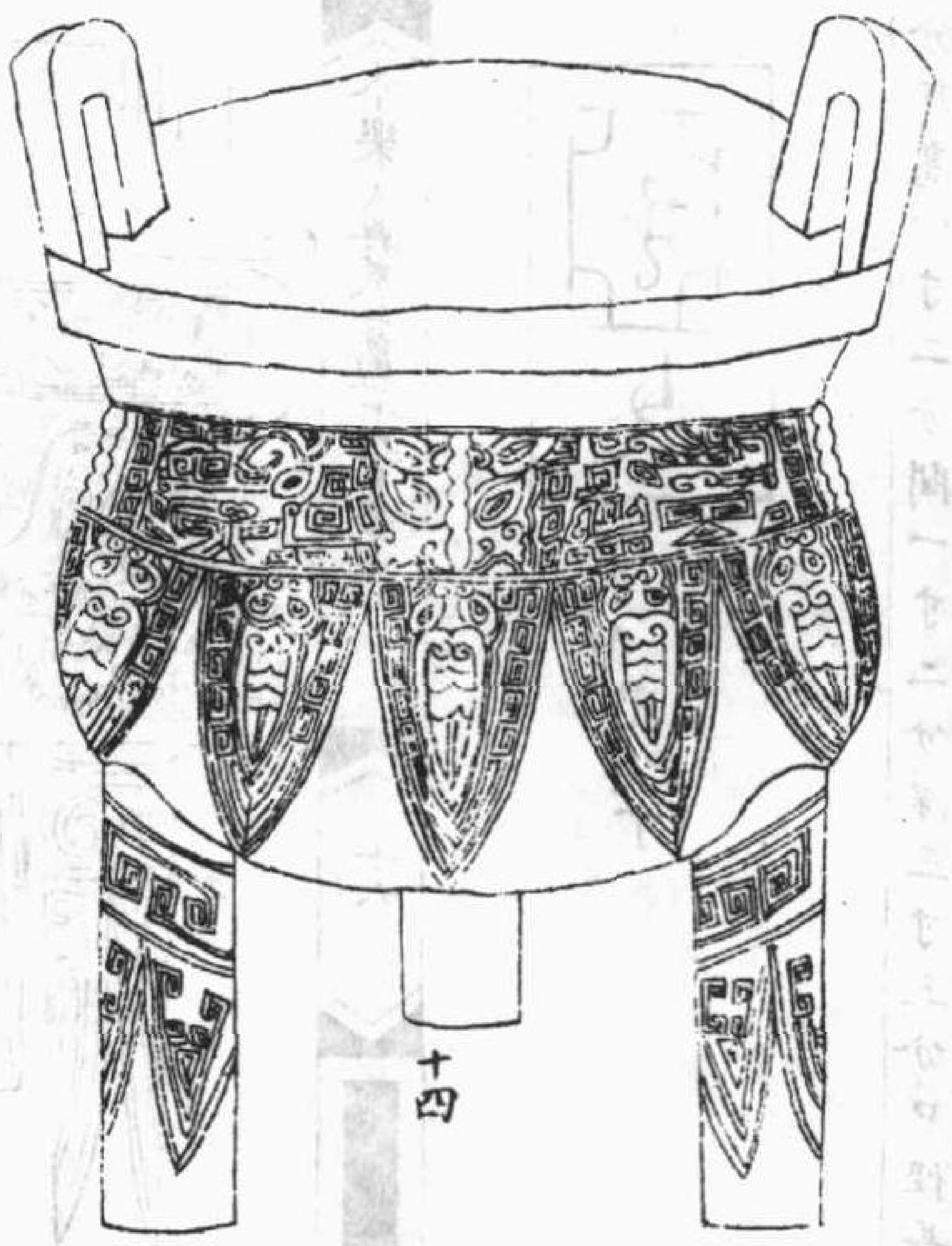
癸

高七寸八分。耳高二寸。闊一寸八分。深四寸九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八寸二分。容八升。重九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一字。

右二器具一，以庚名之。許慎云。庚者。秋時萬物庚庚有實。故其字作垂實之象焉。其一則爲癸。而癸之字。今從四中。此癸則一中三包。蓋癸與丑相次。物至是有紐結而未引達之象。蓋萬物之出也。草昧而已。草者至巽而齊。昧者至離而明。癸正北方而冬也。故一中河圖洛書。三代傳寶。而夏商爲近。故書畫之法未分。至篆法既立。乃本其意而四中焉。自漢揚雄。許慎。傳羣書窮訓詁。而智不及知。無此鼎。則造書之精義與旨。孰得而窺之。銅色燦然若金紋。作龍虎班固詩曰。洛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現兮色紛紛。煥其炳兮被龍文。今眼角鬣尾。龍事略具。象物之法。雅而

不迫蓋如此。然商有盤庚。祖庚。祿父庚。此鼎之作不知何庚也。癸則湯之父。主癸也。按陶隱居刀劒錄云。夏孔甲采牛首山鐵鑄一劒。銘曰甲。則一字之銘適乎夏商。要非周物也。谷齋三筆予昔年因得漢匜。讀博古圖書載其序述可笑者。商之癸鼎。只一癸字。釋之曰。湯之父主癸也。父癸尊之說亦然。至父癸匜。則又以為齊癸公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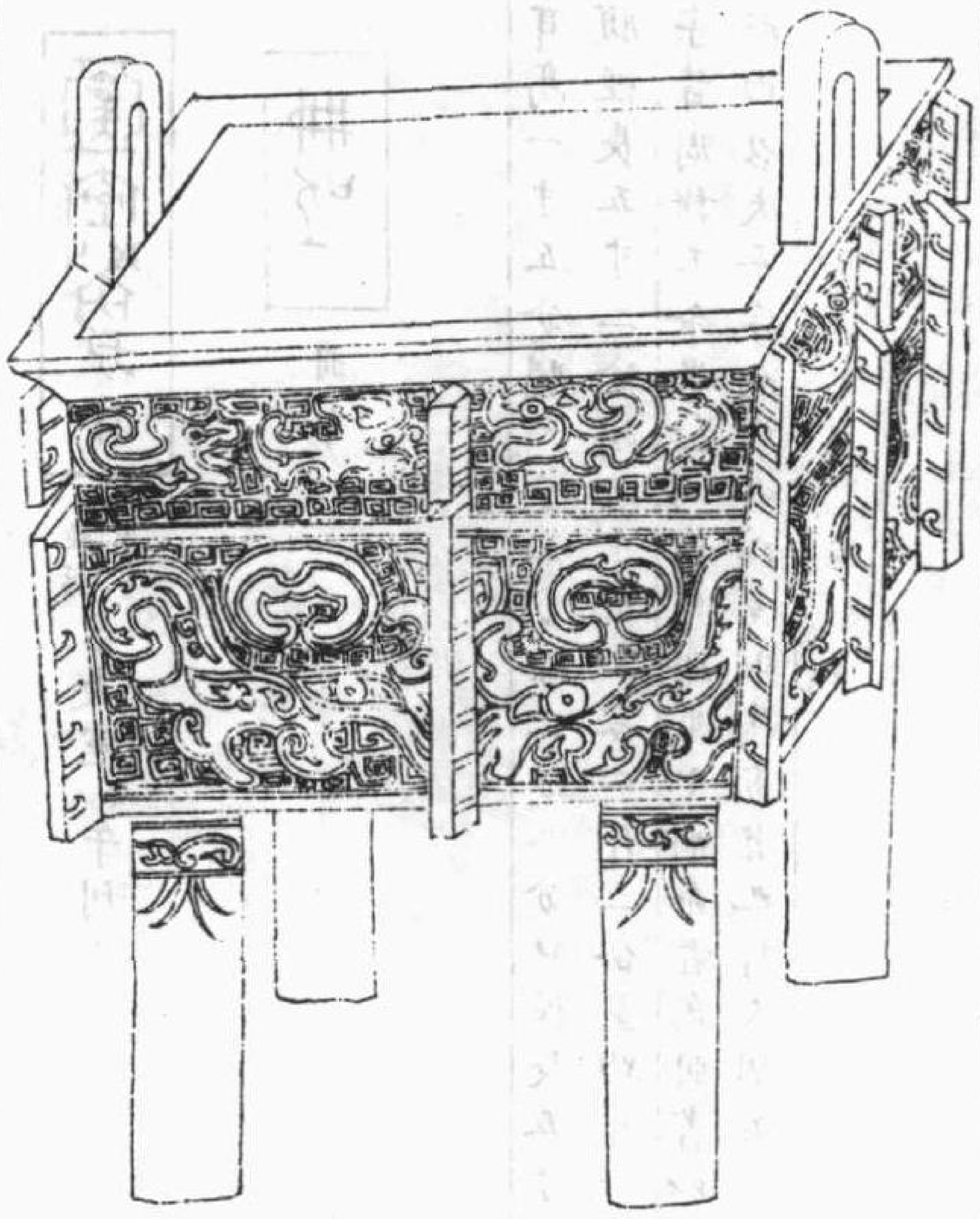
商乙毛鼎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乙毛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六分。口徑五寸二分。腹徑五寸五分。容二升二合。重三斤七兩。三足。銘二字。曰毛者言薦饗之物。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蓋亦無所不用。故昔人謂五鼎不熱曰鏈。則鼎於飲食間所不可後。是鼎蓋芼羹之用。於是以毛目之。曰乙者。商之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今銘乙則太丁之子。然腹有蟬紋胆飾饕餮閒之雲雷。亦以貪者懲也。然則昔人遠取諸物。良有旨哉。

商召夫鼎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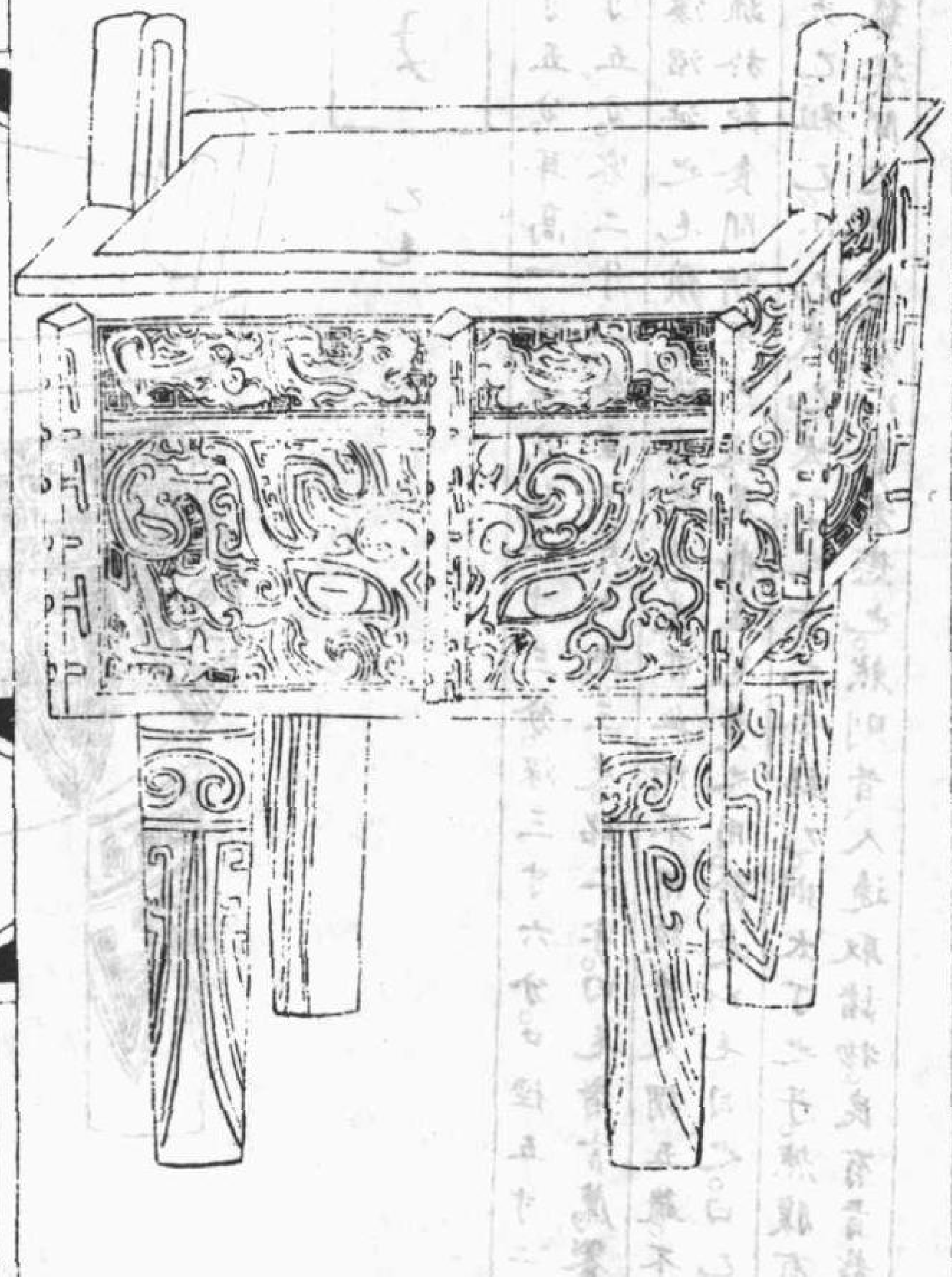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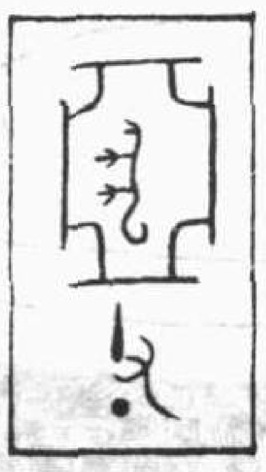
亞形中　召夫　子辛　月。　廼

右高五寸九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深三寸二分口徑長五寸一分闊三寸九分腹徑長五寸闊三寸八分容二升三合重四斤十有二兩四足銘八字內一字不可辨召夫於經傳無所考商冊命鼎亦著此銘殆一時所作然校其款識無室字而作亞形內著召夫是亦廟器也

商亞虎父丁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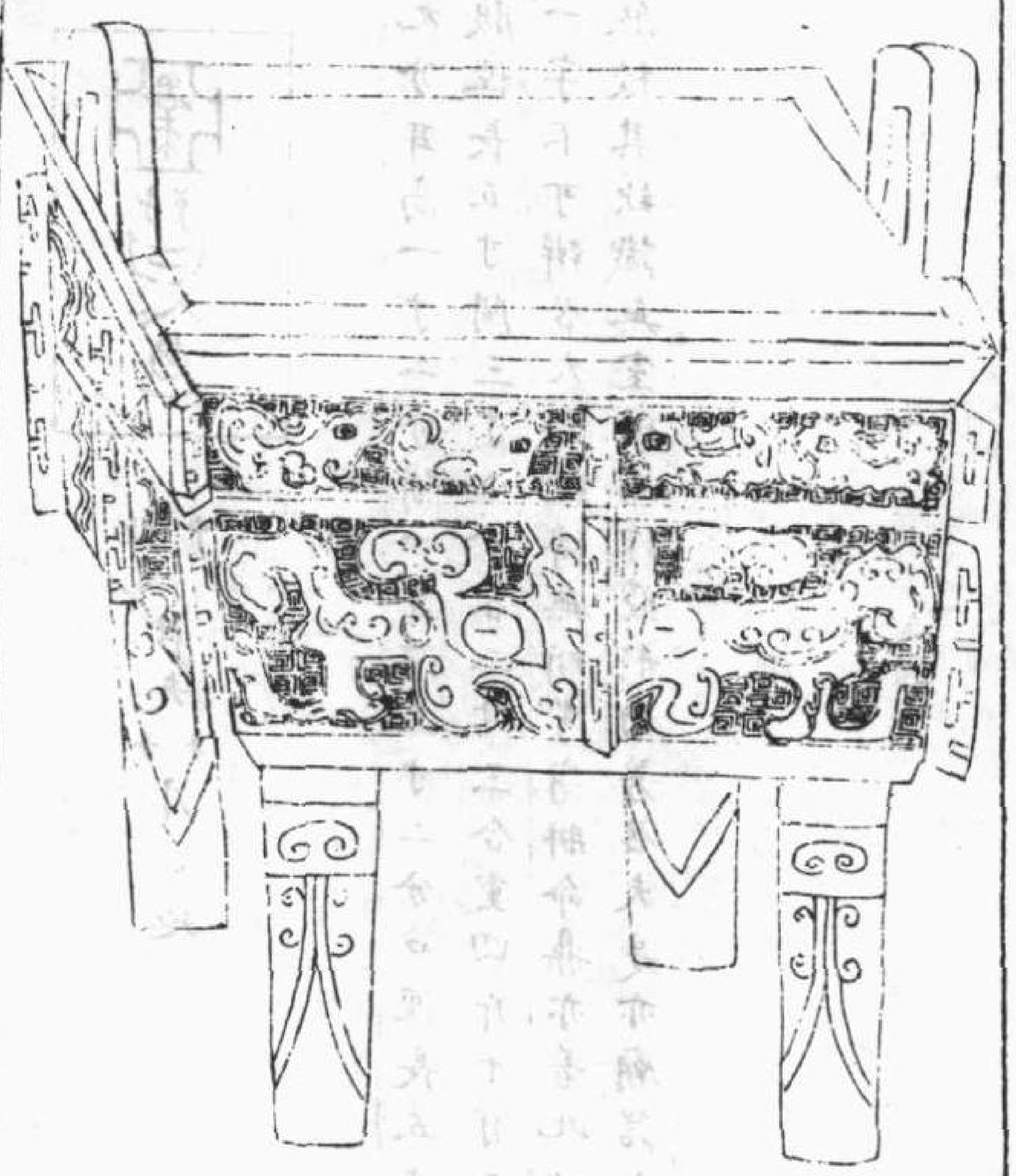


亞形中虎父丁

右高六寸四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五寸五分。闊四寸一分。腹徑長五寸六分。闊四寸二分。容二升有半。重五斤九兩四足。銘四字。亞形內著虎象。凡如此者皆爲亞室。而亞室者廟室也。廟之有室。如左氏所謂宗祏。而杜預以謂宗廟中藏主石室者是也。父丁商號也。飾之虎。所以取其義。如司尊彝用虎彝以爲追享之器。蓋亦見其義之至耳。商以此銘鼎。至周監二代而損益之。以致詳辨。故獨有取於彝云。

商冊命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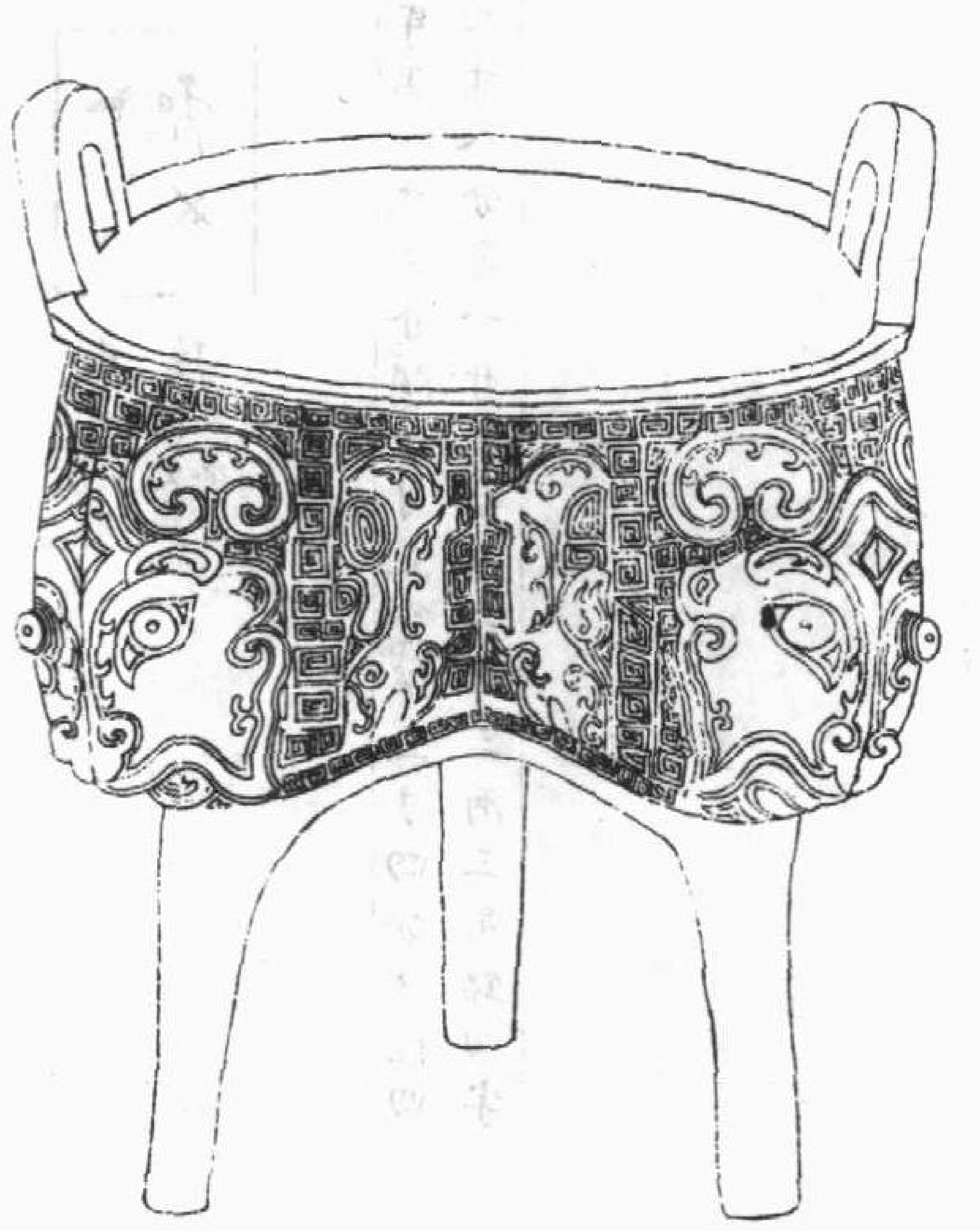
亞形中召夫室父癸午刊。

冊命

右高七寸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長五寸一分闊三寸八分腹徑長五寸二分闊四寸九分容二升三合重四斤一兩四足。銘一十一字昔周穆王命畢公而曰作冊畢則冊命者爲冊書以命之者亞形內召夫二字而繼之以室則爲廟器也抑又明矣

商父己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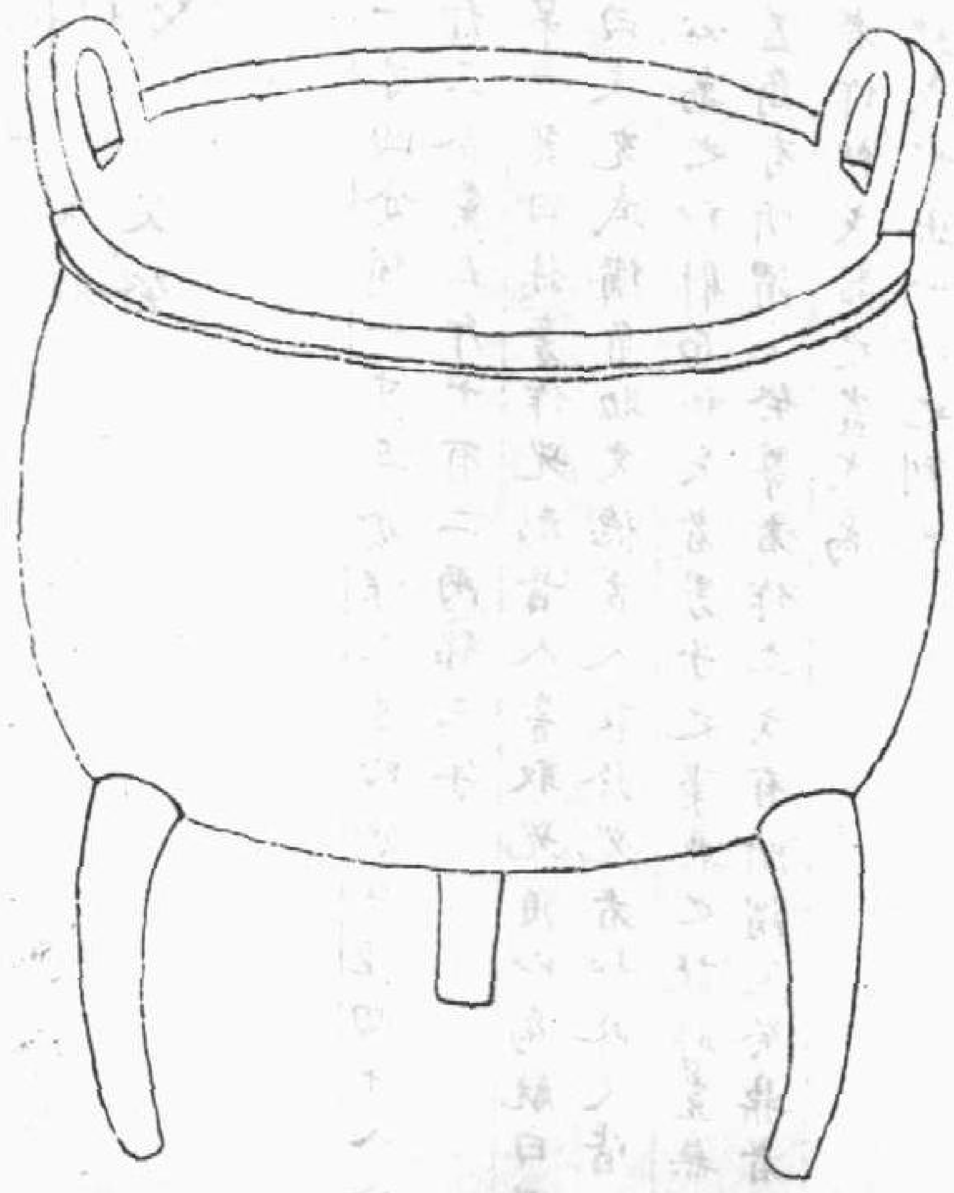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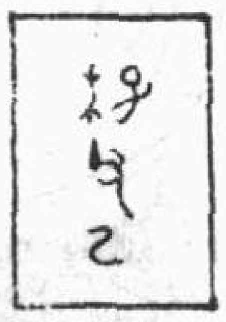
木父己

右高五寸七分。耳高一寸一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二合。重三斤一兩。三足。銘三字。一字作木形。二字曰父己。後世傳習之謬。而以單彝畫禾稼其上。雖一時俗學之陋。固亦有自來矣。父己。商己也。今所收父己彝。而一字持戟形。大抵商器類取諸物。以為形似。蓋書法未備。而篆籀未分也。是器耳足純素。三面為饕餮。而間之雷紋。文鏤與父己彝近似之。其一代物也。

商持刀父己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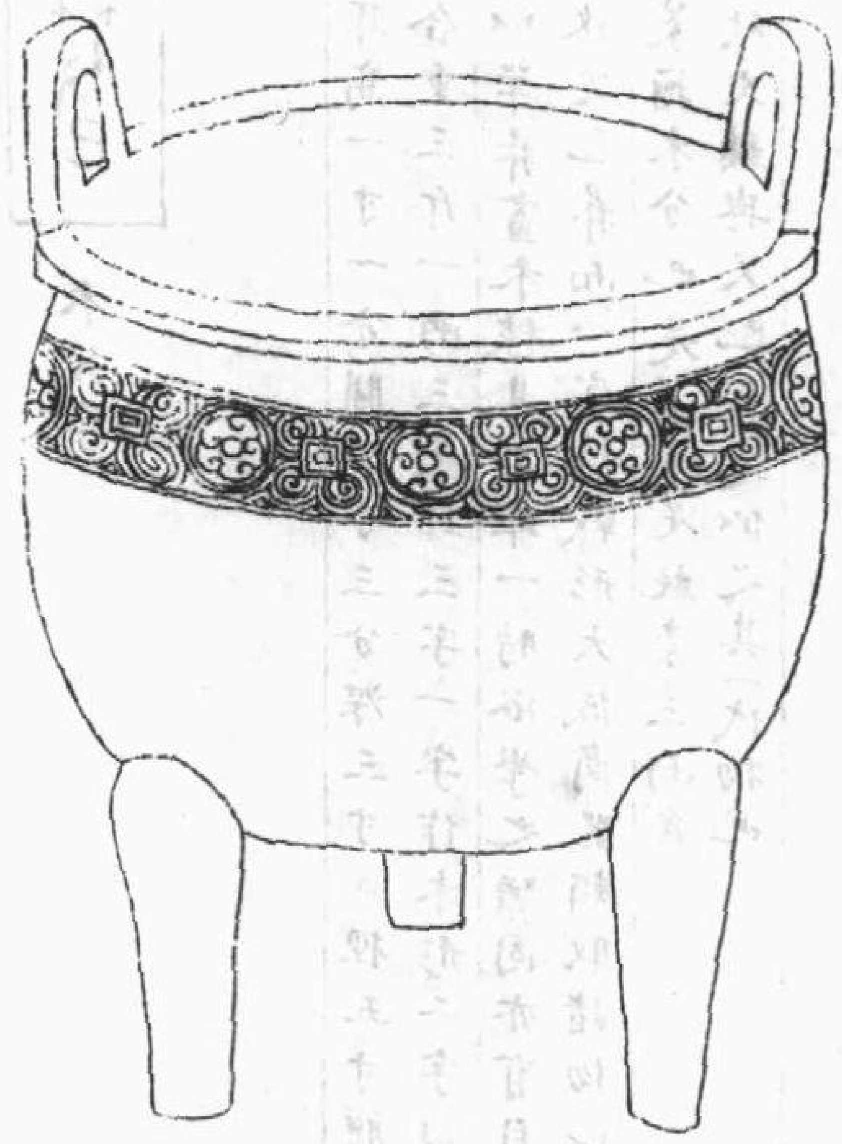


子形持刀父己

右高五寸一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三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五分。容二升五合。重二斤六兩。三足。銘三字。按三代之間。惟商為尊神。凡於祭祀。必致其盡。故於鼎間作子象以持刀。非持鼎也。尊之與卣悉著此為。蓋供子職者。不如是不足以見其竭力從事之意。是以先王之事親。於羞嚌則執鸞刀。入舞則執干戚。至於藉田。則秉耒焉。必躬必親。每每如此。又況尊神之世乎。逮其商世曰父己者。雍己也。凡鼎彝用享其父。則必識以其子。繼雍己者。乃其弟太戊。則所謂子。果誰耶。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耶。容齋三筆。按以十千為名。商人無貴賤皆同。而必以為君。所謂癸即報癸。己即雍己。是六七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

商父癸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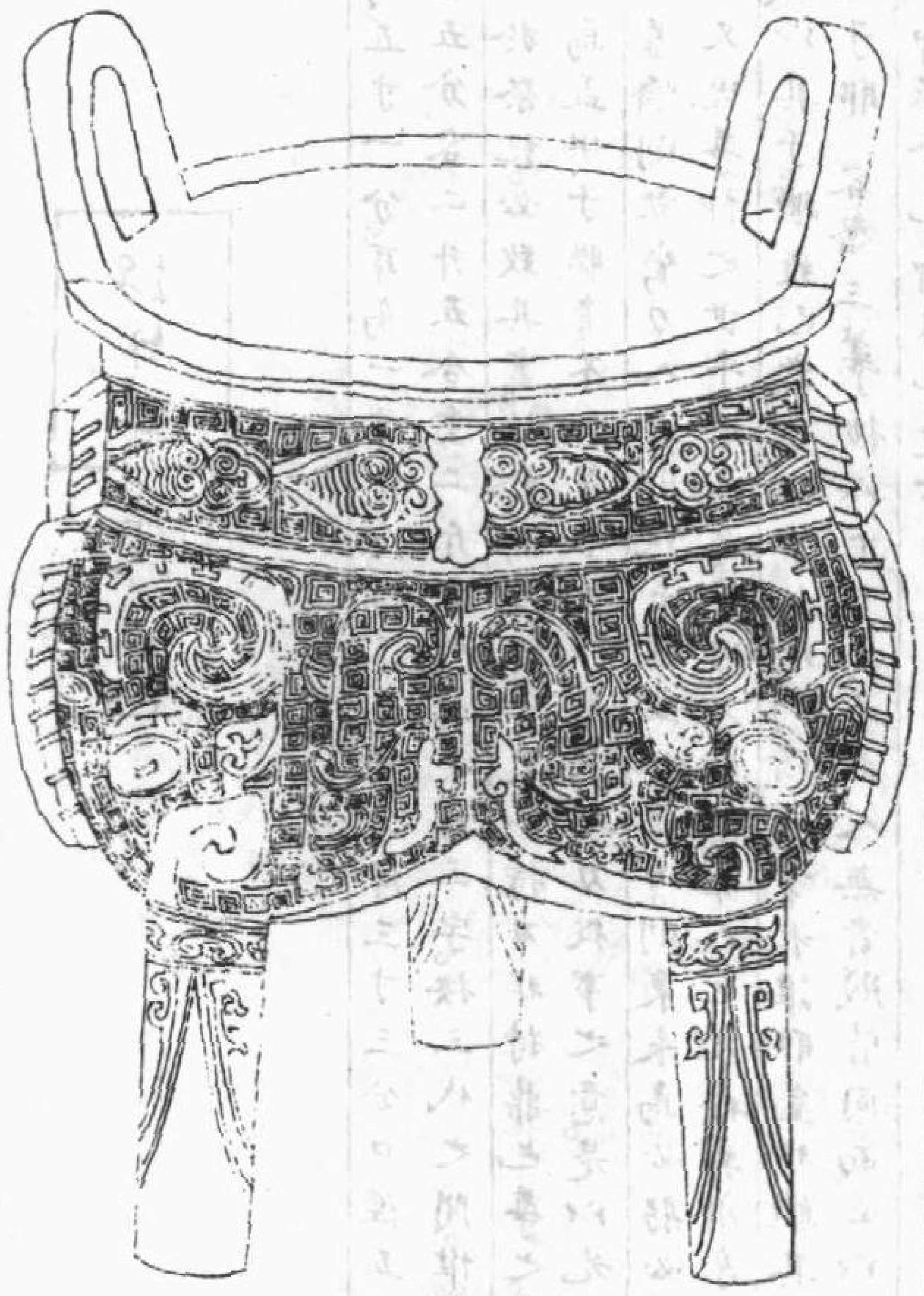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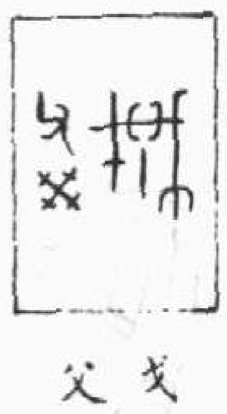
兇形
孫執弓
父癸

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四寸四分。腹徑四寸八分。容一升九合。重二斤三兩。三足。銘四字。

商父癸鼎二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戈貯
父癸

高五寸九分。耳高一寸四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三合。重五斤十有二兩。銘三字。

右二器皆曰父癸。第一器曰孫。旁作兇形。昔人嘗取兇角以爲觥。曰兇觥。郭璞有山海圖贊曰皮充武備角助文德。古人取於兕者如此。又皆作持刀狀。蓋九射之禮必爲之以射而孤矢者男子之事。鼎之設飾豈無意乎。第二器作立戈狀。蓋商有所謂父癸尊者作立戈。有所謂父癸鼎者作橫戈。有所謂父癸卣者作執戈。器之畫戈。爲所取小之義。此類銘戈形出一時之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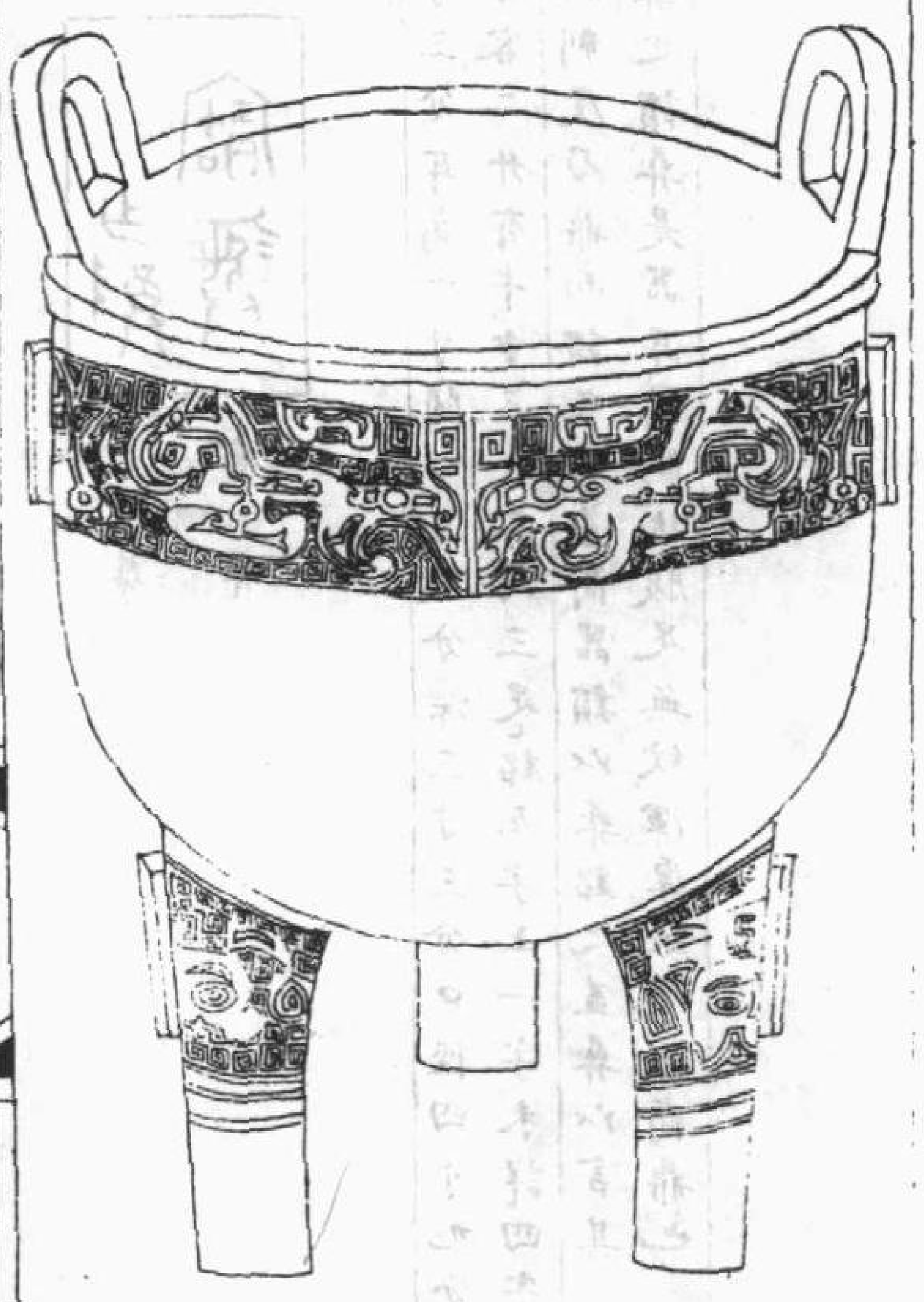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七

十九梗

商蠆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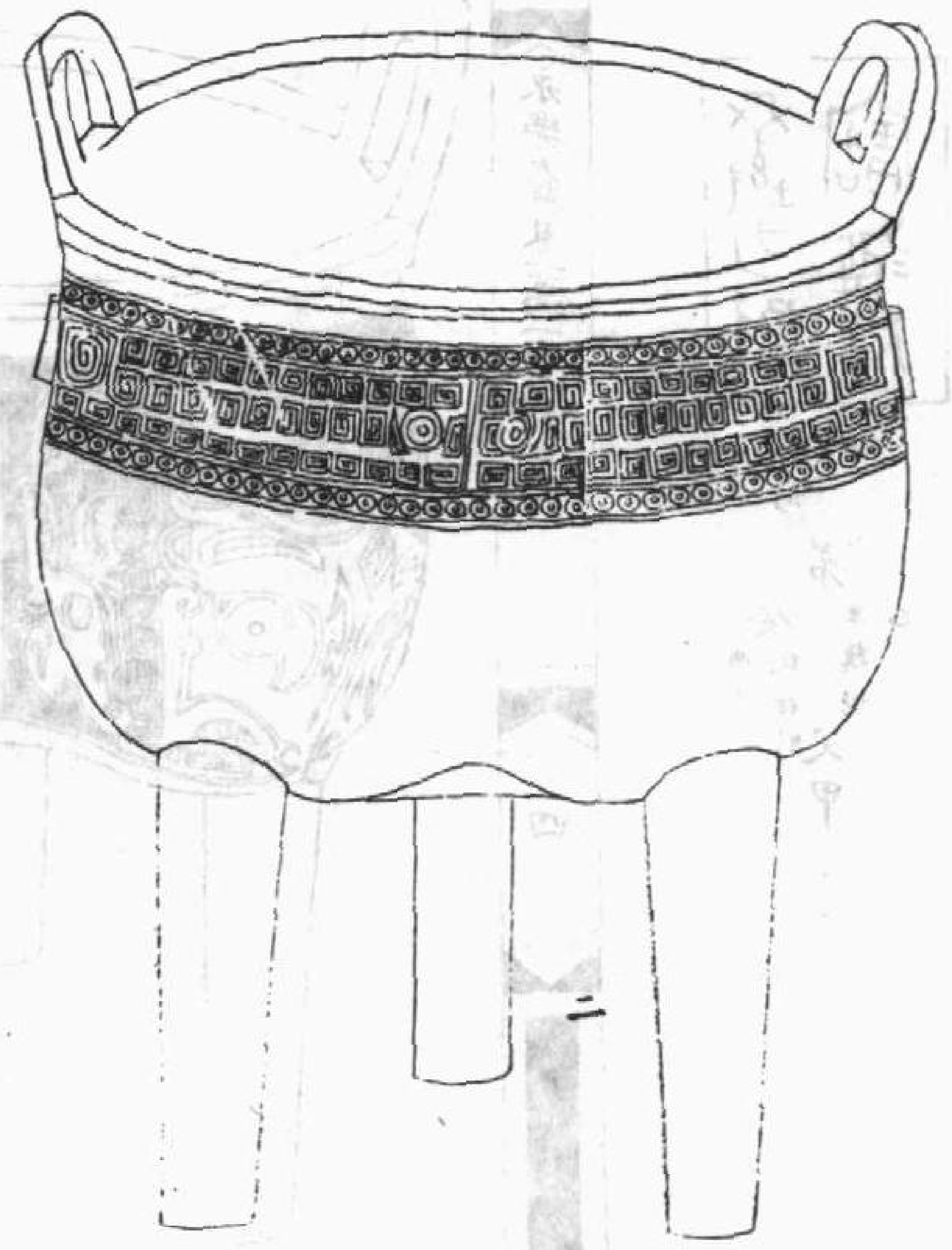


蠆形

右高九寸六分耳高二寸闊一寸六分深六寸三分口徑八寸六分腹徑八寸七分容一斗四升一合重十有四斤二兩三足銘一字作蠆形考其蠆字取其形象至後世小篆亦作蠆而注謂象形則蠆為古蠆字無疑蓋姬周而上銘識簡古如魚敦饕餮鼎皆商器也悉取物以為篆今蠆亦如之蠆雖微物而善毒人亦君子之所思患而豫防之故其銘之鼎宜焉又蠆疑為人名若周恭王十三年鄭獻公蠆音又如公孫蠆之類則鼎之識殆亦商人之名也廣川書跋秘閣有舊鼎祥符初齊郡王上之其銘作蠆形余以書傳校之疑為公子蠆也春秋時如鄭厲公孫與陳祥之族雖皆蠆以制名然自昔古器得者多子尾所為自送女器不苟作皆考合禮經存當時制度知子尾為器其衆且不勝舉也古之為書者盡於象形傳曰書者畫也故凡有形之物必寓之象至無形不可以象類得者然後寓之意而會為意不能會而形類隨變則轉注以相授指事以相辨諧聲以相合故知字本象形且曰孳乳以相生也其變於此者形不足盡然後廣取以備物各有本也許慎說文解字雖本秦篆然蠆之字猶為象形蓋秦人改書文以作故其原亦本古字惟點畫少變服虔曰蠆長尾謂之蠍特其尾之名爾又曰蠍毒傷人曰蛆（張列反）則蠍其毒之及人者也今又既以蛆為蝿種則不復以蠆為蛆矣以蠆尾為蠍則還以蠆為異文宜其古字廢也趙明誠金石録銘右蠆鼎銘藏秘閣銘一字象蠆形呂氏考古圖六即古文蠆字

商秉仲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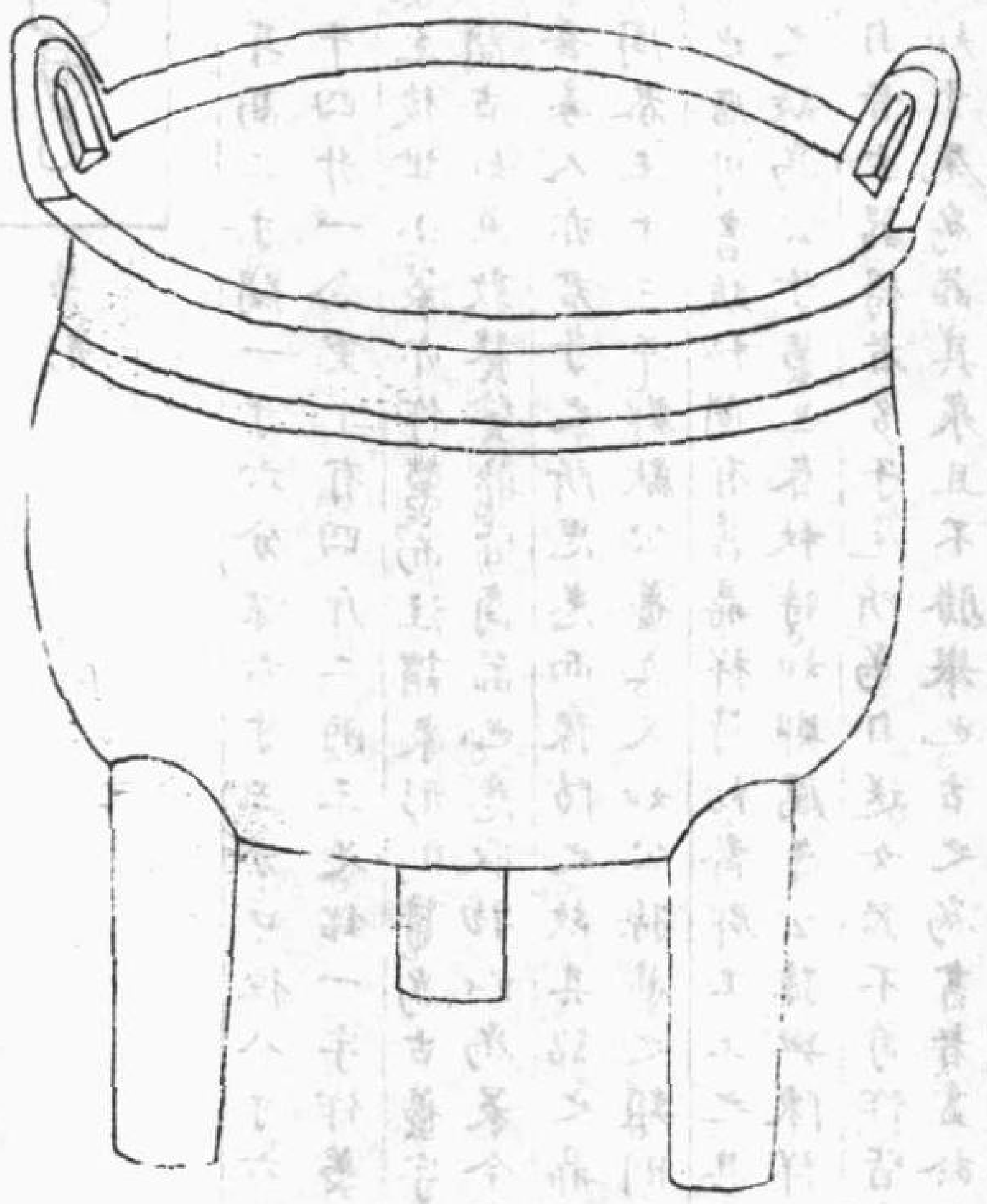


秉仲

右高六寸一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六分口徑五寸三分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六合重四斤有半三足銘四字按王安石字說秉作秉從又從禾此上一字作秉以象禾弍以為又乃秉字也秉仲者索諸書傳訖無可考以其器之精鍊渾厚可愛知為商物耳

商素腹寶鼎 依元摸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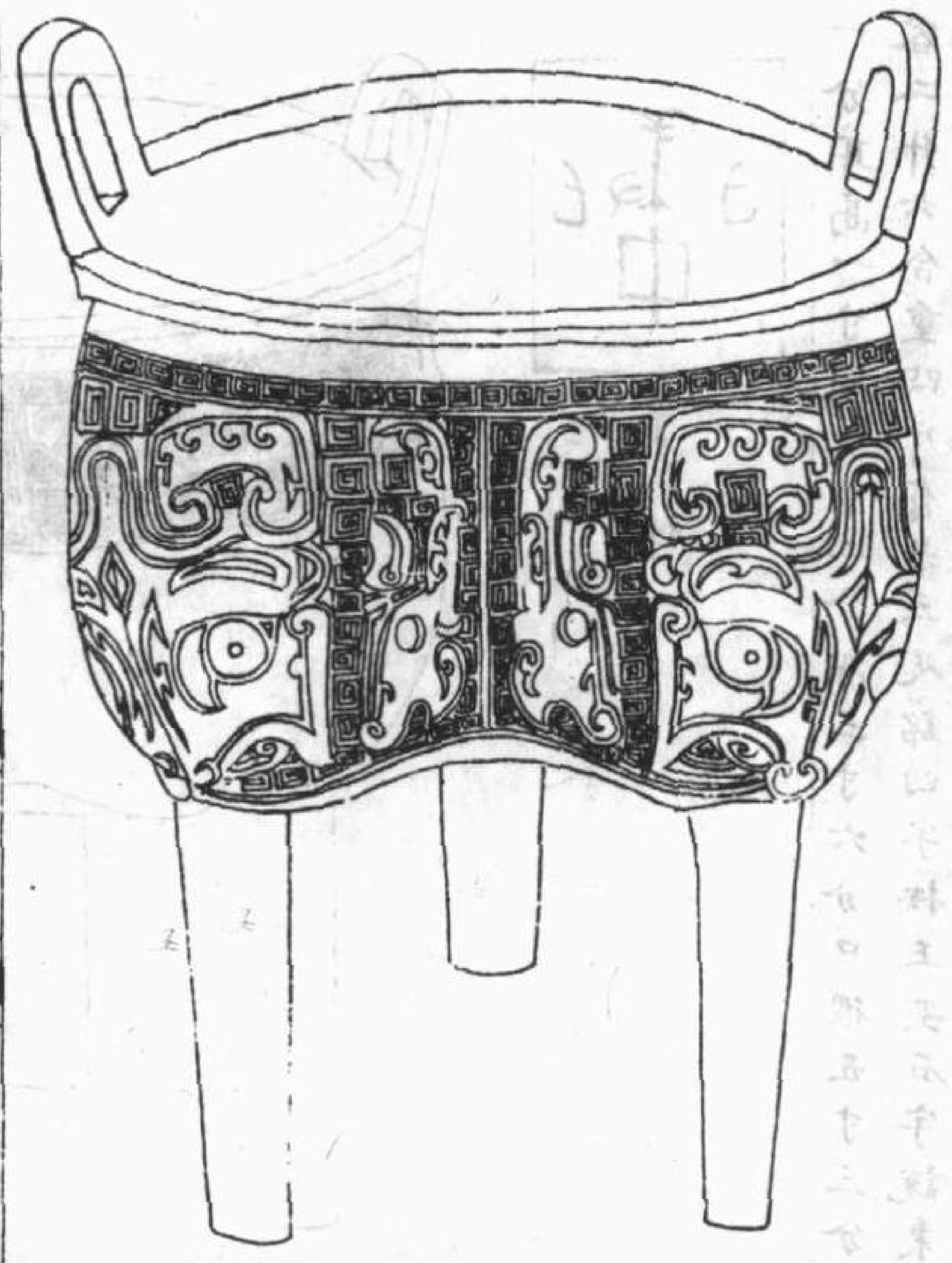
作尊

寶彝

右高五寸三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三分。容二升有半。重三斤九兩。三足。銘五字。上一字未詳。四字曰作尊寶彝。此制度乃鼎而謂之彝。蓋商器類以彝銘之。蓋彝以言其法。非六彝之謂彝。是器耳爲綯狀。腹足無紋。渾厚純質。斷商鼎也。

商若癸鼎 依元摸製

宣和博古圖



亞形

中

若

癸 兩手執物形

立旗形

乙

父甲

右高五寸八分。耳高一寸一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二合。重三斤二兩。三足。銘八字。於亞形中上作一若字。銘其作器之人也。旁作旗旆之勢于左。旌其位也。又作兩手互執物狀于右。以著薦獻之象。而且昭其獲助也。四隅作癸丁甲乙。雜然陳布。紀其日也。中作父字。明子職也。蓋九旗名物皆从㫃。於太常則至尊有之。至於諸侯則建旂。軍吏則建旗。孤卿則建旜。中大夫則建旟。下大夫則建旐。道車則建旞。斿車則建旌。而士預焉。故旗旆所以旌其位者如此。古之制字。於與作㠯。以兩手交相舉。明非一力也。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詩亦云。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則得多助者。所以爲孝也。故兩手互執物。所以著薦獻之象。而昭其獲

助者如此。天有十日，地有十二辰，各以其類而爲配合。在商言其略，故凡彛器止言其日，若商𣪘言乙丁，與此鼎言癸丁甲乙者，止以十日也。在周言其詳，故凡彛器復兼言其辰，若周尊言丁丑，周彛言乙酉者，又兼其辰也。昔者内事用柔日，所以順其陰之入；外事用剛日，所以順其陽之出。婚姻内祭皆内事，故用柔日；師田外祭皆外事，故用剛日。然則是器言甲者剛日也，言癸丁乙者柔日也。此所謂紀其日歟。今所藏器有言祖、有言父、有言兄、下以享于上也；有言子、有言孫、子孫之所自致也。此又所謂言父者，所以明子職歟。然其形制，比商器復加文縟，三足皆作饕餮，氣韻頗古，真商盛時器也。

商象形饕餮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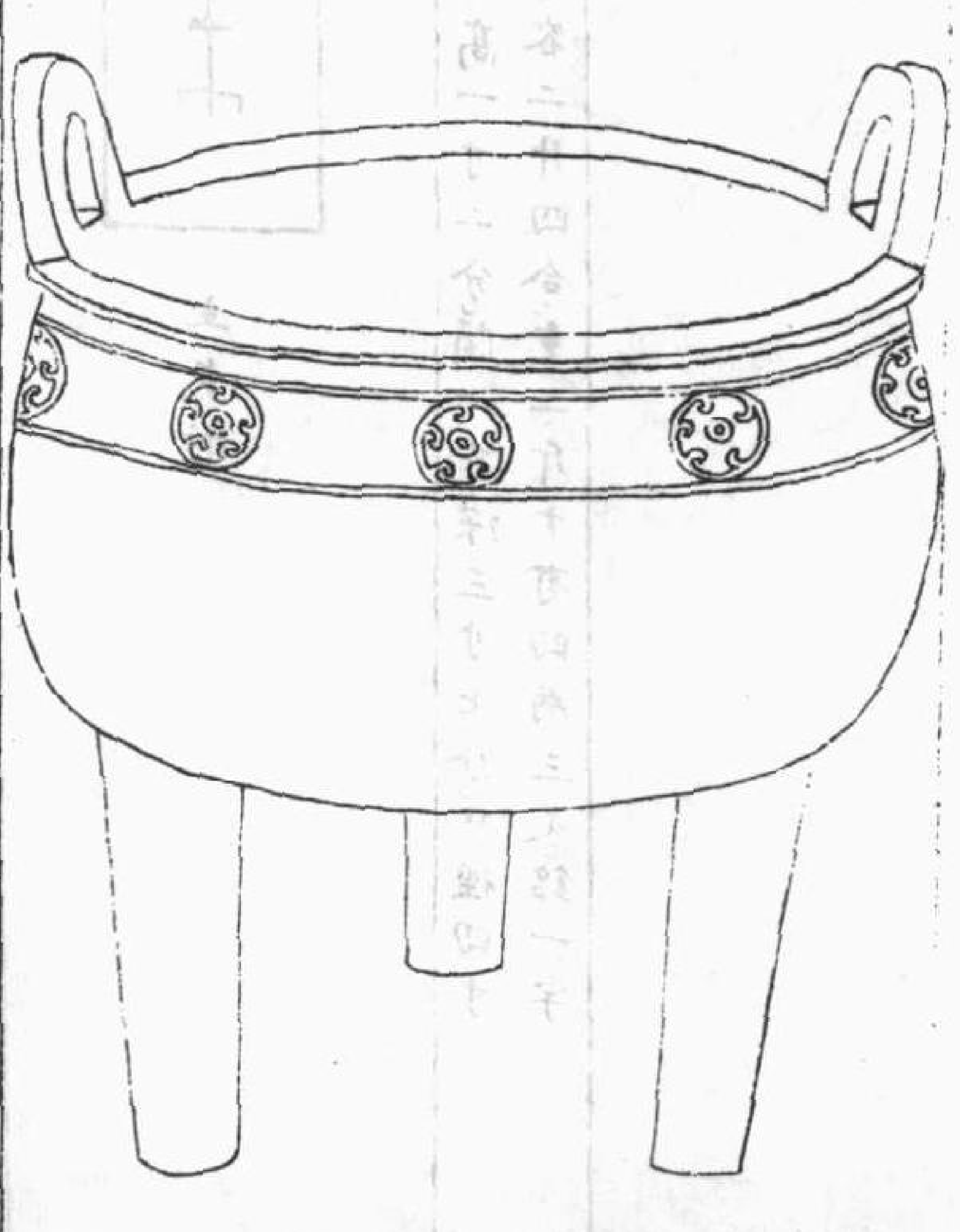
饕餮獸形

右高五寸七分，耳高一寸七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五寸四分，容二升三合，重三斤九兩，三足，銘一字。按此鼎款識純古，髣髴饕餮之形。後人觀象立名，故取爲號。至周監二代，文物大備，凡爲鼎者，悉以此爲飾，遂使呂氏春秋獨謂周鼎著饕餮，而不知其原，寔啓於古也。按春秋宣公三年，王孫滿對楚子問鼎之語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

之，則商之爲法，亦基於夏而已。周實繼商，故亦有之耳。昔人即器以寓意，即意以見禮，即禮以示戒者如此。

商魚鼎 依元樣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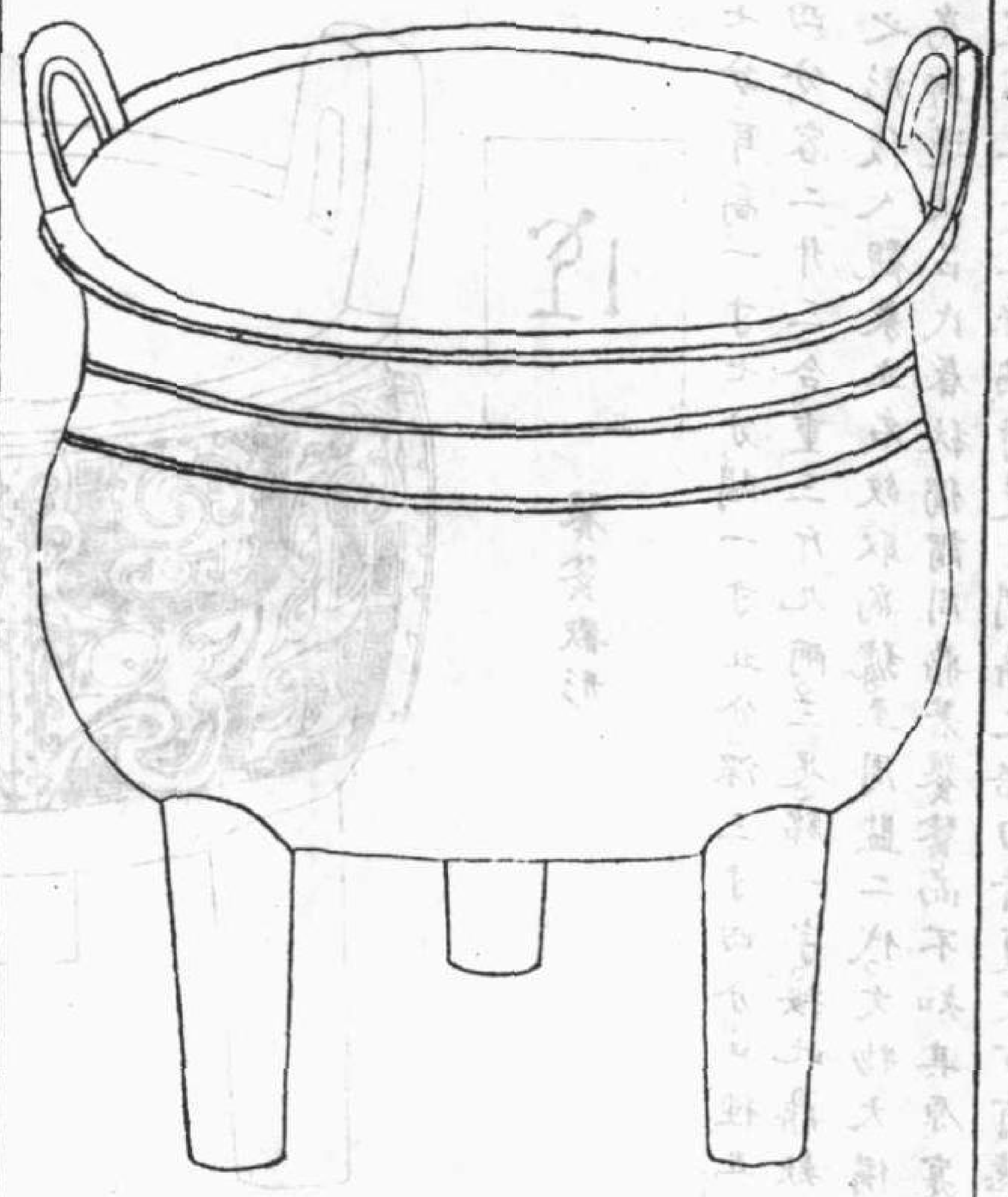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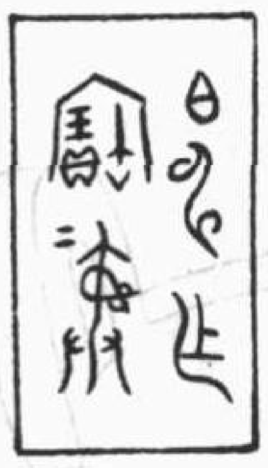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闊一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五寸二分，腹徑五寸，容二升三合，重三斤一十兩，銘三字，月魚基具。古者祭祀之名不一，祭天於圜丘，祭地於方澤，祭日於王宫，祭月於夜明，祭星於幽榮，各以其類求之，則於薦獻之物，豈非亦以其時耶？故周有月星，尊日星，彛者是各以其類而爲之器，是鼎銘以月繼之以魚者，豈祭祀之器既以其類，又求其類於物爾，如詩所謂季冬薦魚，春獻鮪者，以其時爲薦獻也。基者無所經見，惟說文以爲薦物之六，蓋象形也。

商伯申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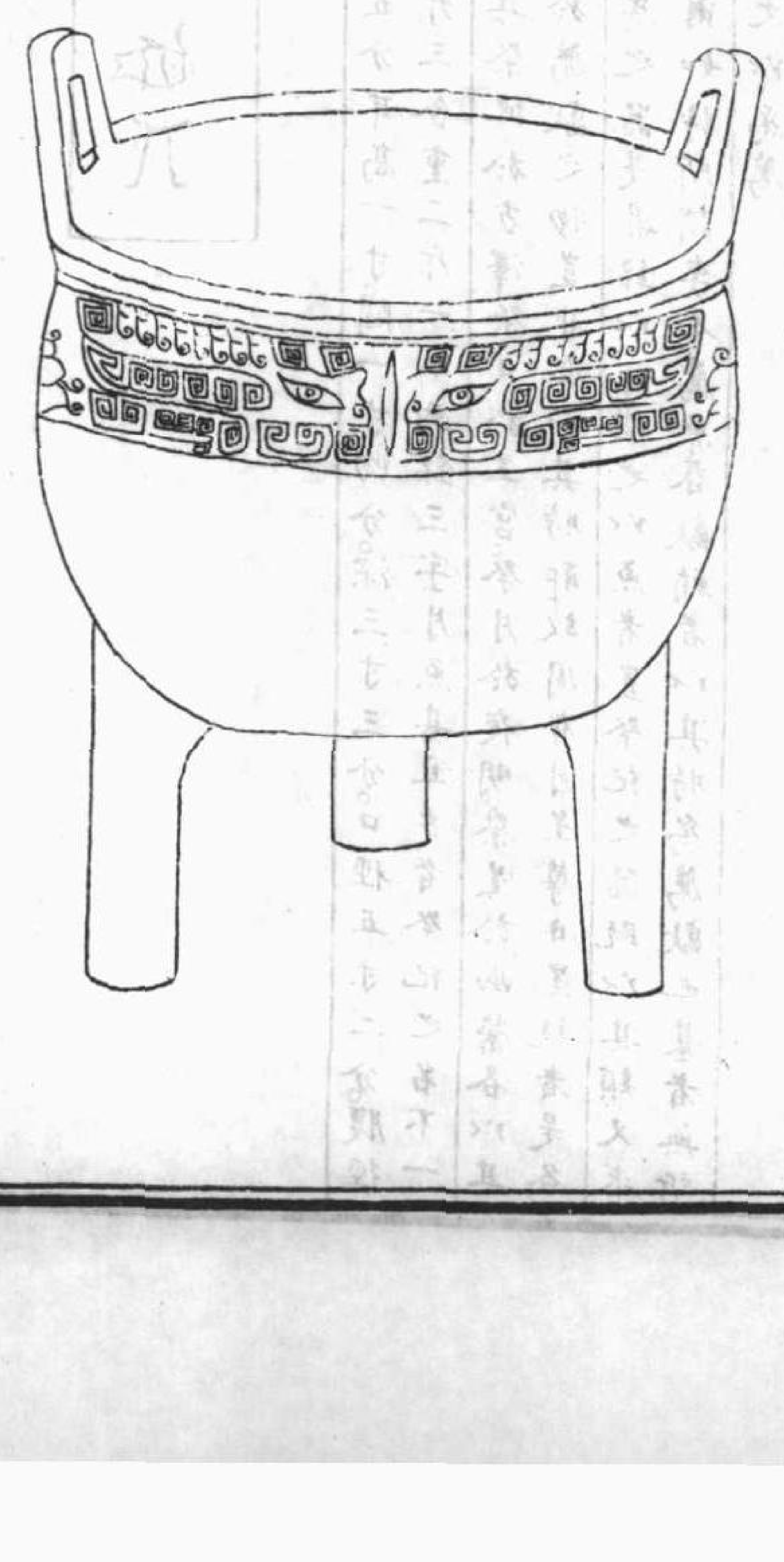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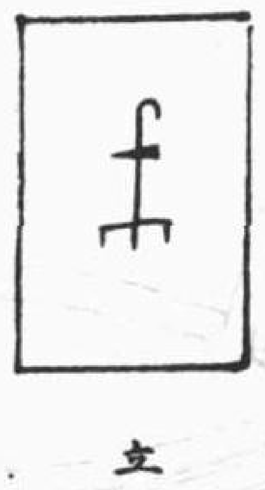
伯申作寶彝

右高五寸四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七分。容三升。重三斤二兩。三足。銘五字。曰伯申者。於傳無見。蓋不可得而考矣。然是器有可得而論者。凡鼎彝之屬。莫不有文。或飾以雷篆雲紋。或錯以夔龍蟠螭之類。而此獨通體純素。製作朴古。意商尚質。其商人之為乎。

商立戈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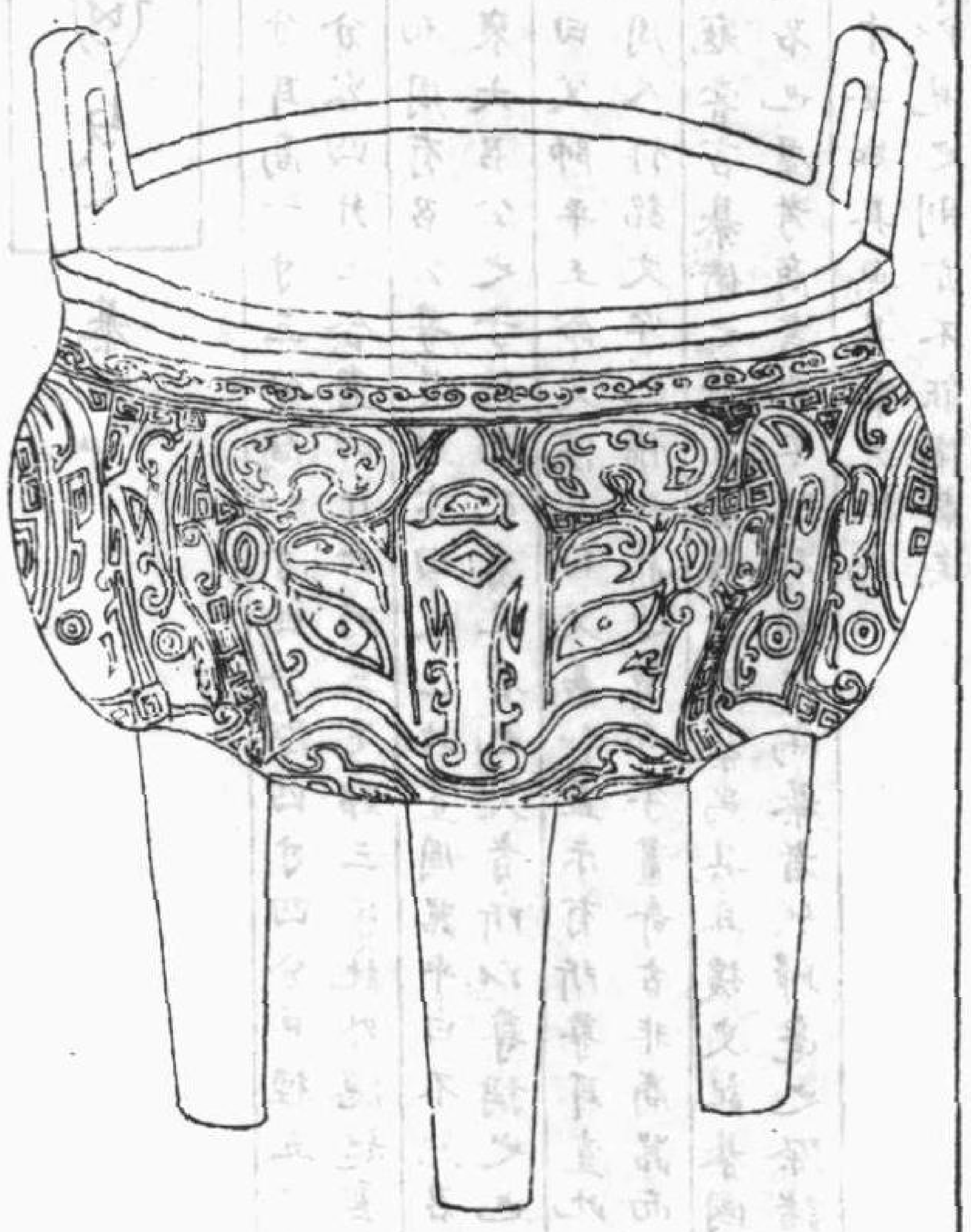
立戈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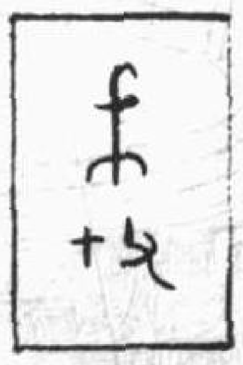
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深三寸七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五寸。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一字。

商立戈父甲鼎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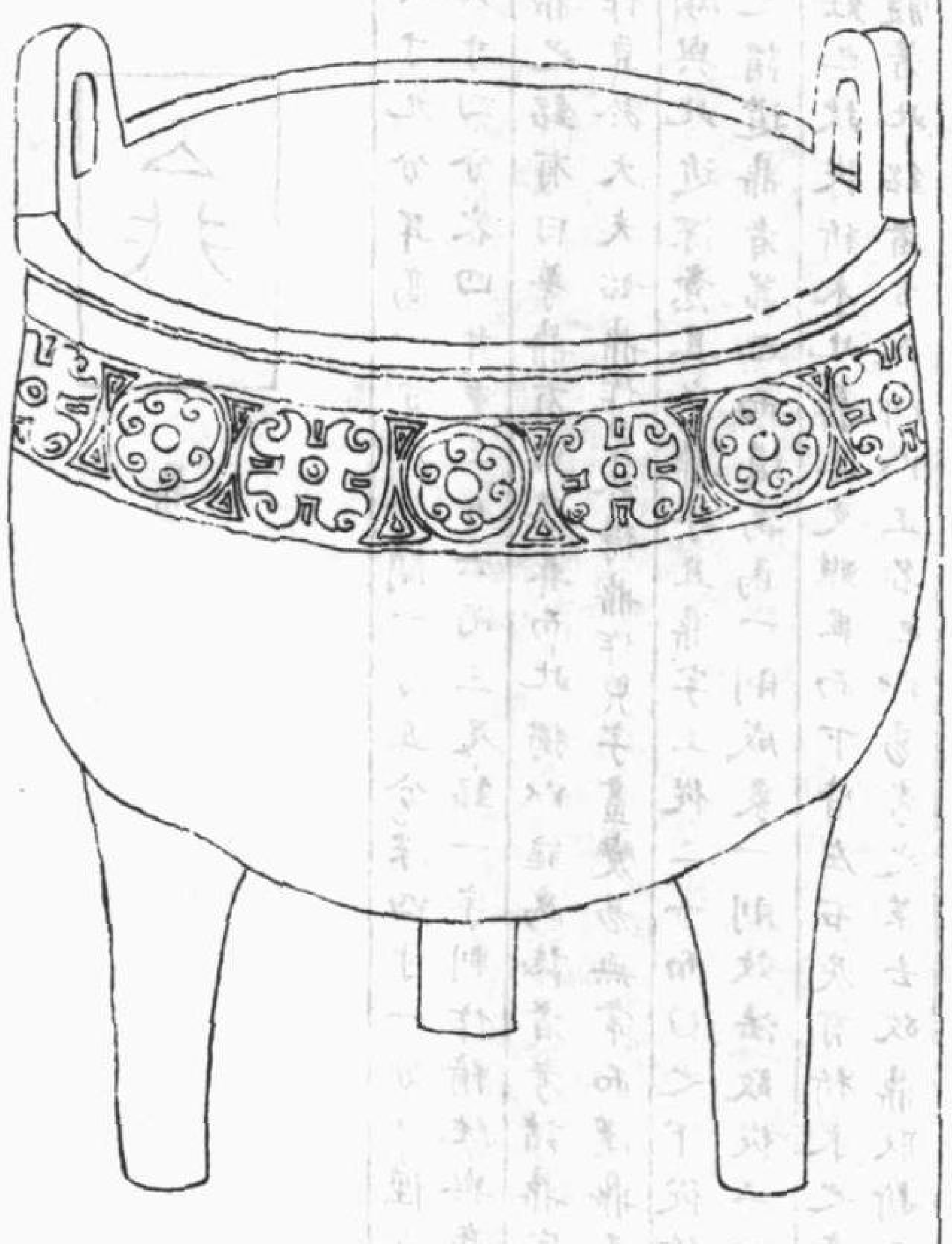
立戈形　父甲

高五寸六分。耳高一寸四分。闊一寸二分。深三寸。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七分。容二升四合。重四斤七兩。三足。銘三字。

商橫戈父癸鼎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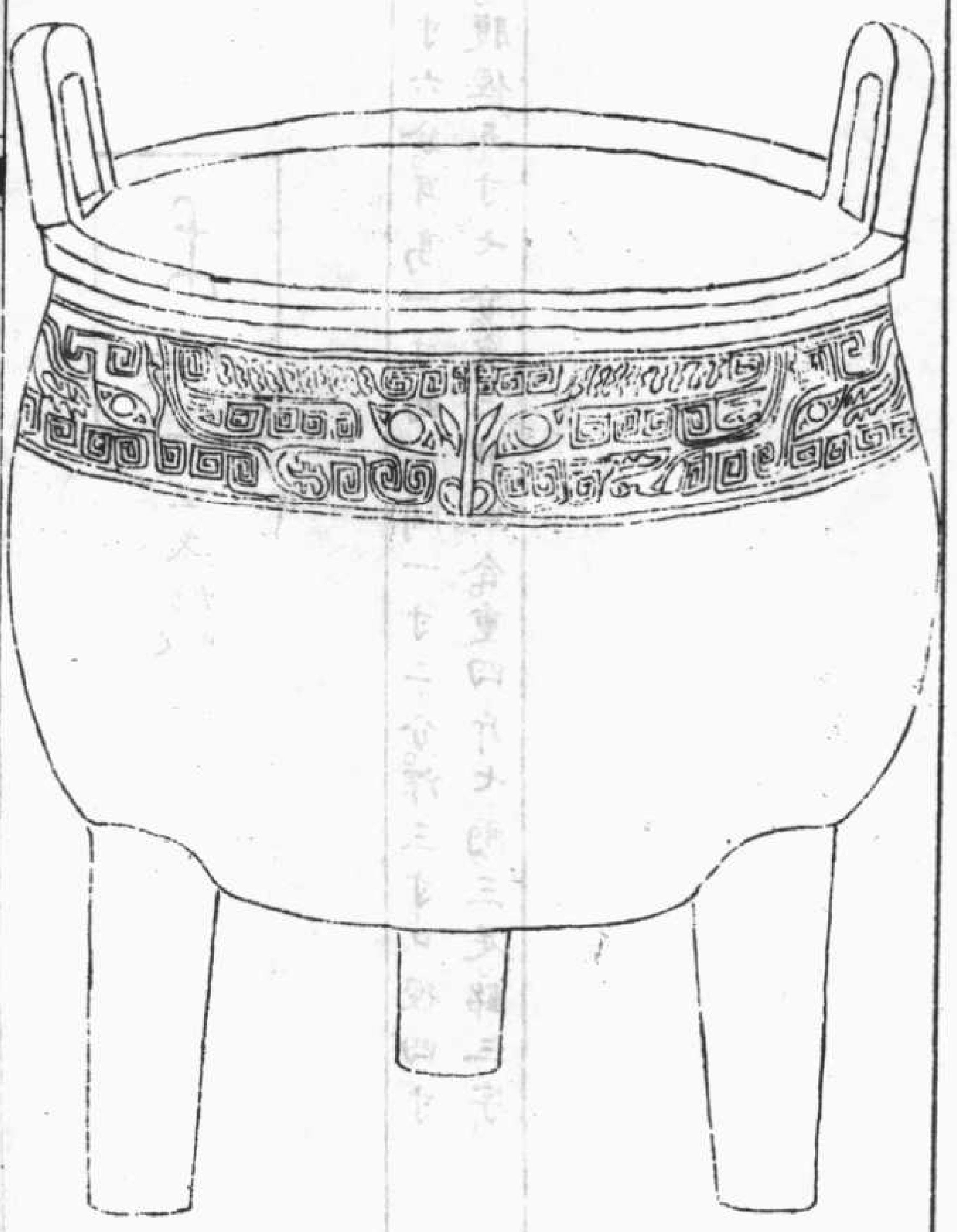
橫戈形　孫　父癸

高六寸五分。耳高一寸四分。闊一寸二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六寸四分。容四升有半。重四斤七兩。三足。銘四字。

右三器。按禹後分封。嘗有戈氏。說者或以戈為姓。今考斯器。二作立戈。一作橫戈。稽其銘款。迺曰父甲。父癸。皆為商號。則所謂戈者。非禹之戈氏也。蓋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故於爵有立戈爵。於甗有立戈甗。於尊則有立戈癸尊。於卣則有戈父癸卣。然則飾以戈者。皆商物也。王安石字說。謂戈戟者。刺之兵。至於用戈為取小矣。其取為小。故當節飲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雖然。戈所以敵物而勝之。故我之字從戈者。敵物之我也。非有勝物之智。則不能敵物。非有立我之智。則至於失我。古人託意。茲亦深矣。雖然。議者謂春秋間。徐子會齊侯。其所賂之鼎。有曰甲父者。遂指父甲以為甲父。是大不然。夫杜氏以甲父為古國名。故高平昌邑之東南有亭。亦曰甲父亭。若乃父甲。則商子孫追享其父者。故加父於上。以顯尊神之意。儻以為甲父。則是以國名變商號矣。遷就傅會之說。不可不察也。

商綦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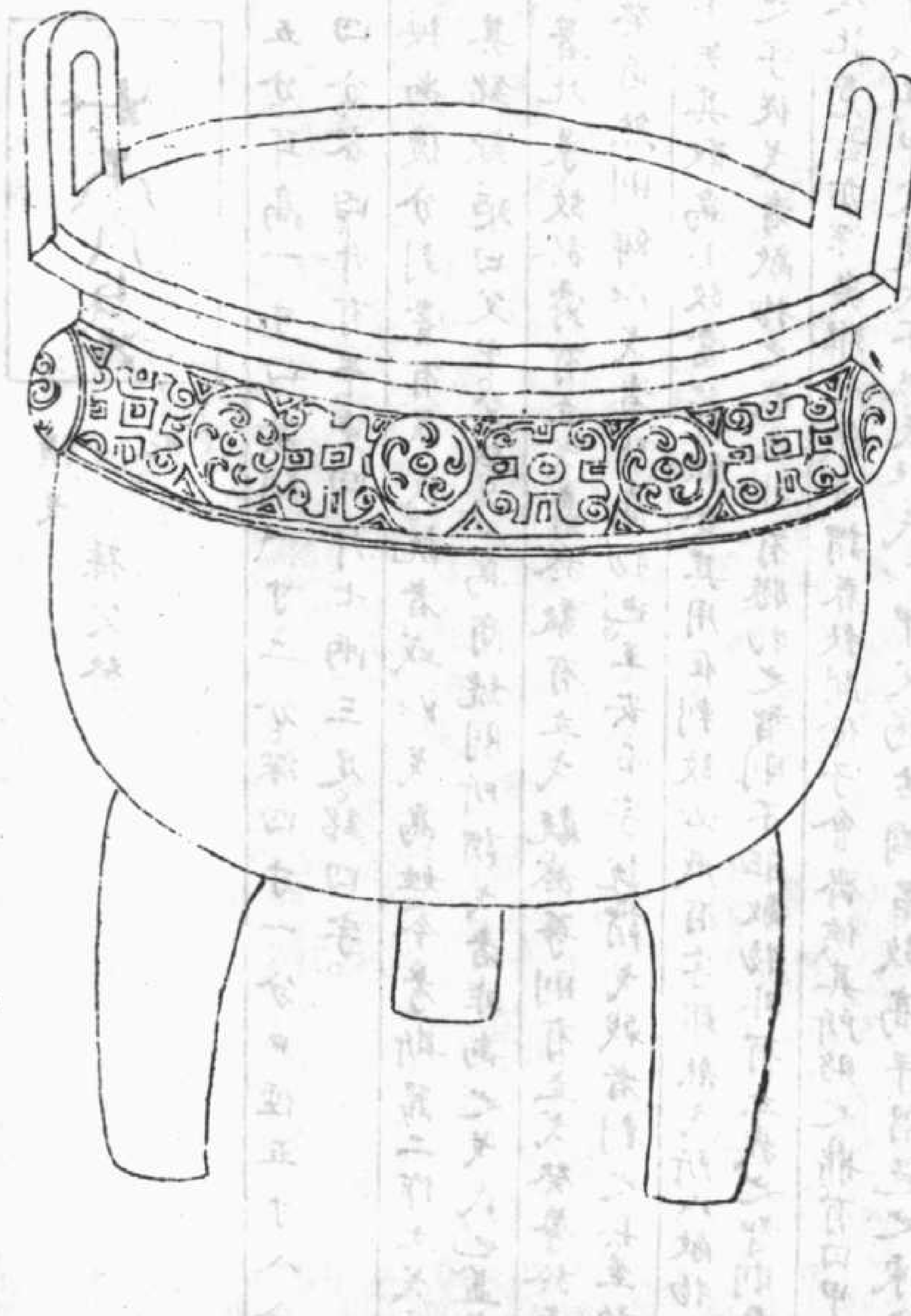
綦父乙

右高六寸六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四分深四寸四分口徑五寸九分腹徑六寸七分容四升七合重四斤六兩三足銘三字純外隱起雲雷狀

按父乙商也而周有召公尊其銘亦曰父乙此豈周器乎曰不然召公尊者周王用以褒大召公之子孫而乙者其名也父者所以尊稱之也如康王命畢公而曰父師平王命文侯而曰父義和蓋示有所尊耳豈此所謂父乙者哉況周人作銘文字已備此鼎近質而字畫奇古非商器而何曰綦者按列禦寇嘗言綦衛之箭而音釋者以綦為其且援史記綦國之竹為證則綦國名也歷考商書雖不聞有國之為綦者然歸亳之際諸侯所會者至於三千安知其無綦耶大抵為史者非因事以見之則亦不能備載矣

商象形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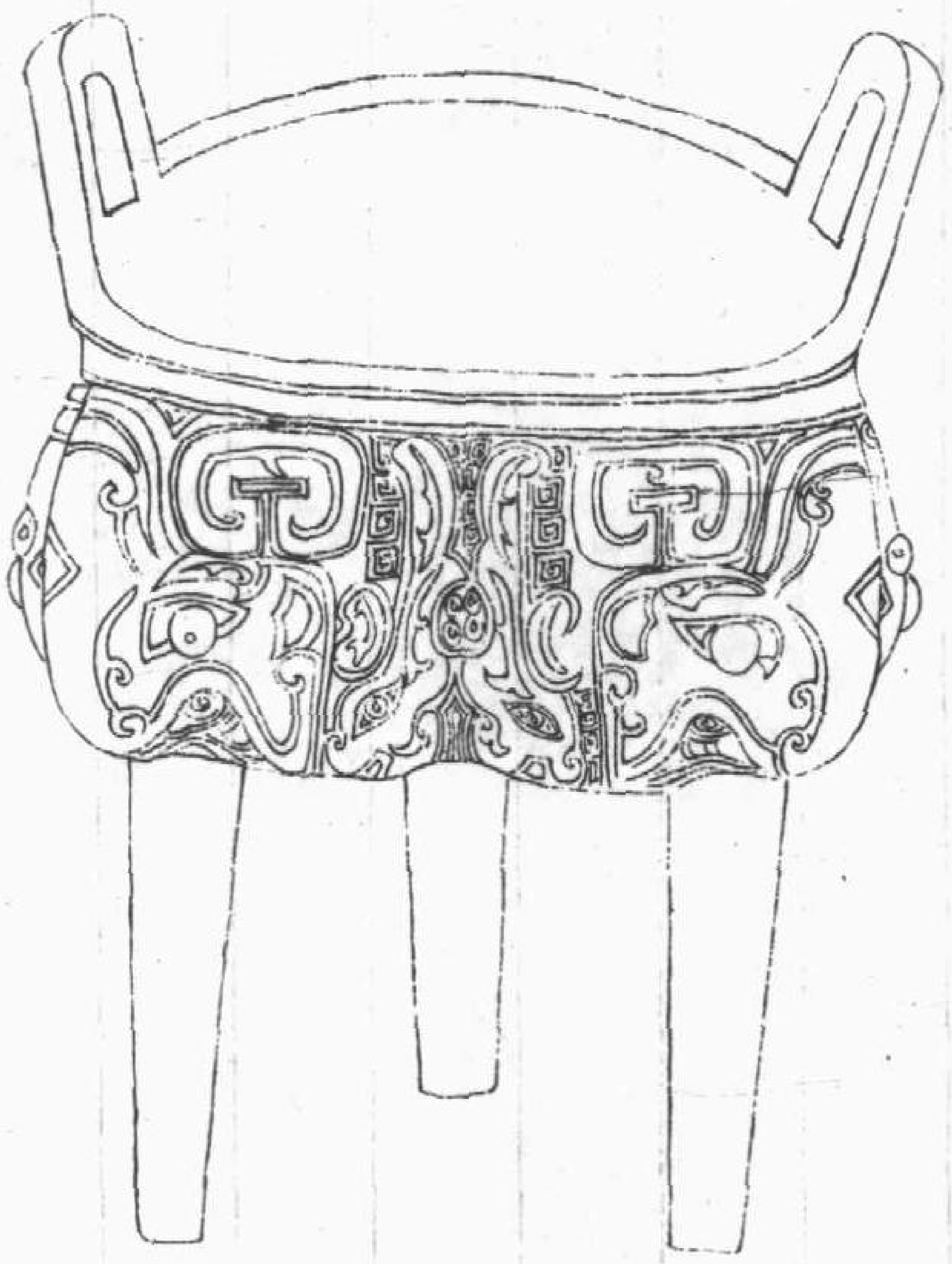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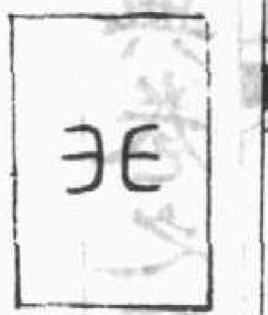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九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五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六寸四分容四升重三斤六兩三足銘一字制作精純與商辛鼎無異凡鼎之銘有曰尊鼎有曰尊彝而此獨以鼒為誌者考諸鼎字於雍公緘鼎作貝於大夫始鼎作貝於得鼎作貝字畫變易無常而漢鼎又作鼎其下體頗與此近深意其為鼎字且鼎字上從二一而口之下從析木一陰一陽之謂道鼎者器也而道寓焉一則成象一則效法故從二一以木巽火烹飪也故從析木此鼎其文雖異而下皆左右戾有析木之意深得古書之體著此銘者古人所以正名也以易考之革去故鼎取新又見其新新不窮之義

商公非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非

右高五寸八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口徑五寸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二合重二斤十有五兩三足銘一字曰非非者蓋作器人之名氏也其形制則類立戈父甲鼎實惟商器按史記有非子爲周孝王主馬者其去商遠甚爲不侔惟公劉五世孫公非者考其時正與祖甲相近則當爲公非矣

三足鼎劉向說苑君道篇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六鼎宋史本紀宣和元年蔡京等進安州所得商六鼎洛鼎廣川書跋此鼎制甚大校以今太府權量爲斤若干其容若干銘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雖公諴作尊鼎原父以丁爲寧其說是也周既都洛而以成周爲下宮所以異宗周也諴周古史考曰周公營作下都則今洛陽何休曰周成王所都也其曰十四月昔蔡君謨嘗疑之此蓋自王之即位通數其月爾或謂周之十四月爲夏之二月元命包曰夏以十三月爲正故管子有十三月令人之曾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之語如此自是古人書時不必月嗣君未改年以月數計之邢子牙曰四十二月之科一依恒式彼自其君即位後以月爲數其時則已再改年矣蓋循用古制服制小傳盡書以月此正未成君之制故昔人謂時王未改年者其說得此趙明誠金石録右鼎銘劉原父得於商雒銘云維十有四月蔡君謨嘗問原父十有四月者何原父不能對呂氏考古圖云古器銘多有是語或云十三月或云十九月疑人君即位居喪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余嘗考之古人君即位明年稱元年蓋無踰年不改元之事又余所藏牧敦銘有云惟王十年十有三月以此知呂氏之說非是蓋古語有不可曉者闕之可也元王惲秋澗集商鼎歌并序燕士張君文季讀書不求官治生不務富稍有贏餘即購求古器書畫爲事故其家藏三代已來鼎彝敦卣及前賢法書名畫甚富素負藻識遇夫奇妙不惜資貨期於必得既得之傳觀借玩初不吝惜暇則明窗棐几展布陳列適沾沾而喜曰古人不作古意尚在三代之英精諸賢之純粹

令吾何修一朝盡得而有之其稽古尚友之誠靜觀適懷之樂於斯時也中心充實意得所寓回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不啻如雲烟之過目遇佳客鐘門焚香煑茗盡發秘藏爲序說家數評論優劣雍容文雅有都城故家風味於是稱也仙露寺僧寶藏商鼎有年不惜百金易而得之愛玩不足復求館閣諸名勝詩詠喜爲序其平生澹癖仍以古調歌之其辭曰維商賢君六七作禮重烝嘗制於鑠只緣近古俗忠厚象形作器窮精鑿敦彝鍾鼎賜臣工重比謚贈縻天爵當時文獻不足徵故家餘俗歸寥索蒼銅不逐太社亡千古流傳誇灝噩供佛牀頭夜壑深物歸所好得真托張君稽古負精識入手摩挲三嘆息兩耳高撑足共三六乳附脈何的歷饕餮繞腹雜雷紋紫翠英英帳猶濕細觀欵識商父丁崑玉南金非所惜平生澹癖心不足此日大爵情暢適摸形遠紹考古圖發揮假手詞人筆君不見當年華夷貢謂湯高宗彤祭雉雊禹黃金塗耳玉鉉光此事傳聞已陳迹一朝恍墮三毫間神明之器今日盤或象沉烟讀誥盤或挹殷谿羹巖石尚友直撰三代英平生閱古心方畢王曾齋甲寅綦商鼎歌壽潘介軒秉興而來適值中生之旦知心既久可無頌禱之章僭成調鼎之歌仰侑壽巵之祝　光霽樓前春正長梅花已作鼎鼐香旋閒同指南極瑞容

星高映屏星光。我聞陰陽根太極，天以中和生萬物。正通之氣鍾為人，亦以中和融盛德。中和時候出大賢，平生學力全其天。花溪上挾丹溪派，設齋木鉢曾親傳。嚴亦設齋之仕國，曾以脉横扁其室。先生亦有梅兩株，即日架亭名玉立。梅花本不貪春風，清操凛凛專窮冬。浮花落盡真實見，微酸一點心事同。愛君憂國丹心折，何意平分風與月。去年拯民無鑑中，今見系麻已萌達。桐山高兮桐水長，梅花兩度流餘芳。小摘青青祝公壽，和羹滋味

須先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諭德臣汪鏜
書寫監生臣章仲宗
圈點監生臣陳子達
臣龔良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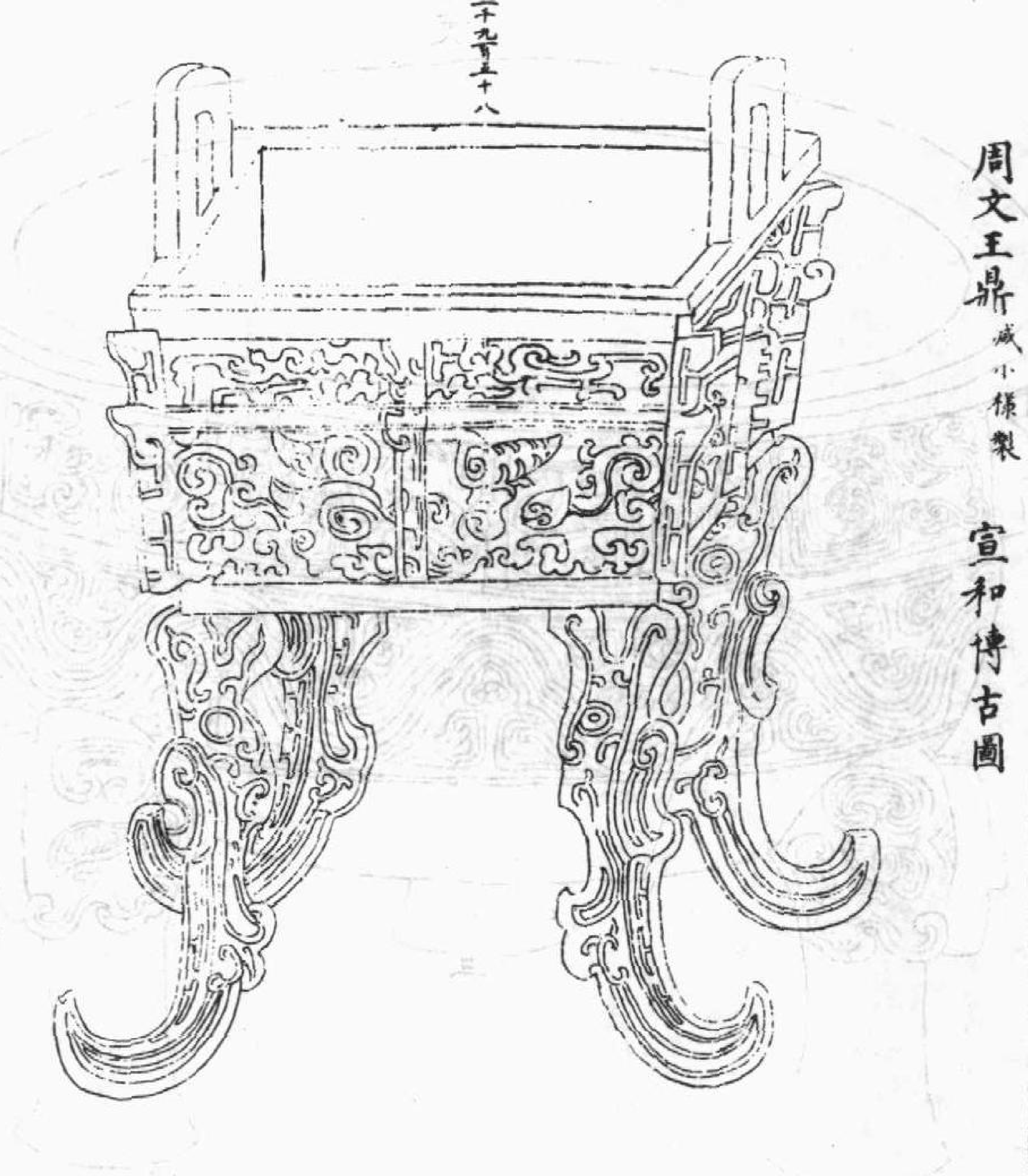
十九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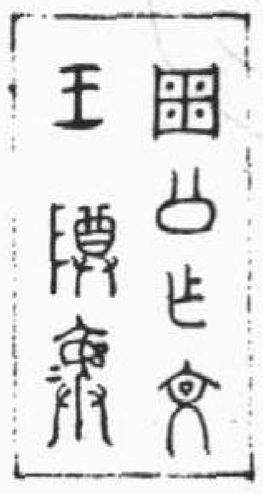
鼎

周鼎

周文王鼎 減小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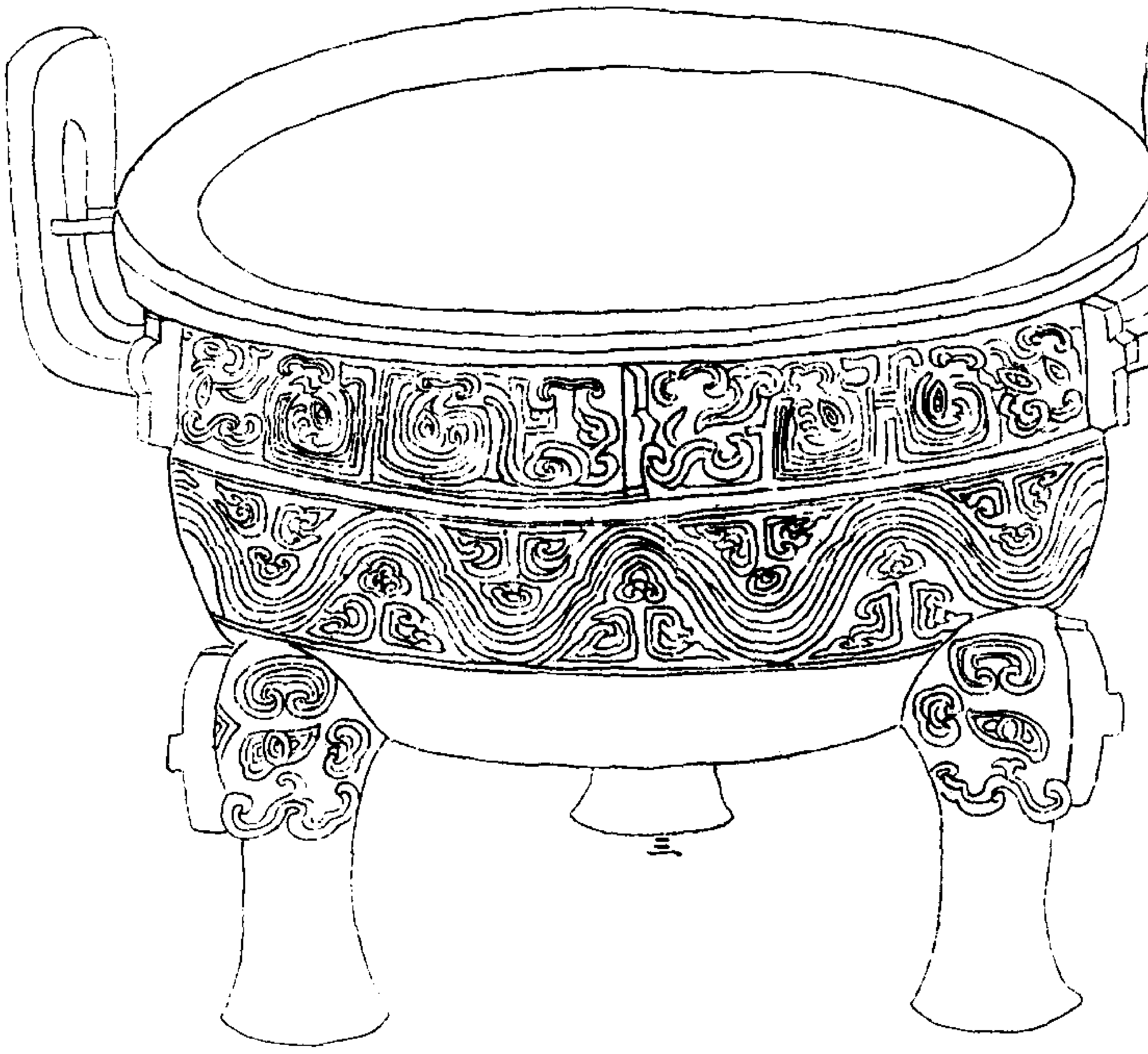




魯公作文王尊彝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三分闊二寸深五寸八分口徑長六寸一分闊四寸三分腹徑長六寸三分闊四寸五分容三升有半重一十二斤三兩四足銘七字按卣字許慎說文云從西省象盟形卣即曾字也古尚書曾作𣧻古之文字形聲假借如鄉作許咎作臯繆作穆之類是也尊說文云酒器也從酋廾以奉之今尊傍加阝乃阜字從阜者蓋取高大之意彝說文云宗廟常器也從糸糸綦也廾持米器中實也彑聲也今彝其首作㕓者乃王也其左作䵵者象米形也右作𠂤者糸也下作廾者廾也魯公者周公也文王者周文王也按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今考其銘識文畫尚類于商則知周公之時去商未遠故篆體未有變者以是推之則此為周公作祭文王之器無疑其制足象蜼形上為鼻下為尾高而且長其兩耳亦鏤蜼文蜼之為物爾雅以謂禺屬卬鼻而長尾尾有兩岐遇雨則以尾塞其鼻蓋取其有智𥡴見繡宗彝之章而以虎蜼亦此義也其身四周隱起獸面蓋饕餮之象也古者鑄鼎象物以知神姦鼎設此象蓋示飲食之戒銘曰尊彝者舉禮器之總名而已是鼎也仲忽於元祐間進之奇古可愛足以冠周器腐儒挾持異端輒稱墟墓之物以請罪為方當紹述先烈作新大政故用望道朋郗以彰寶器俾一時純正不沮於朝異代神奇復顯於世豈不快哉

萬一千九百五十八



三

周晉姜鼎

宣和博古圖

卷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八　四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
惟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
叚妄寧經雍明德宣邠我
猷用詔所辟辟妥揚乃光
烈虔不墜諸覃京以乂我
萬民嘉遣我錫鹵責千兩
勿廢文侯顥命戎貫通弘
征綏湯原取乃吉金用作
寶尊鼎用康頌妥懷遠廷
君子晉姜用蘄綽綰眉壽
作惠為亟萬年無疆用享
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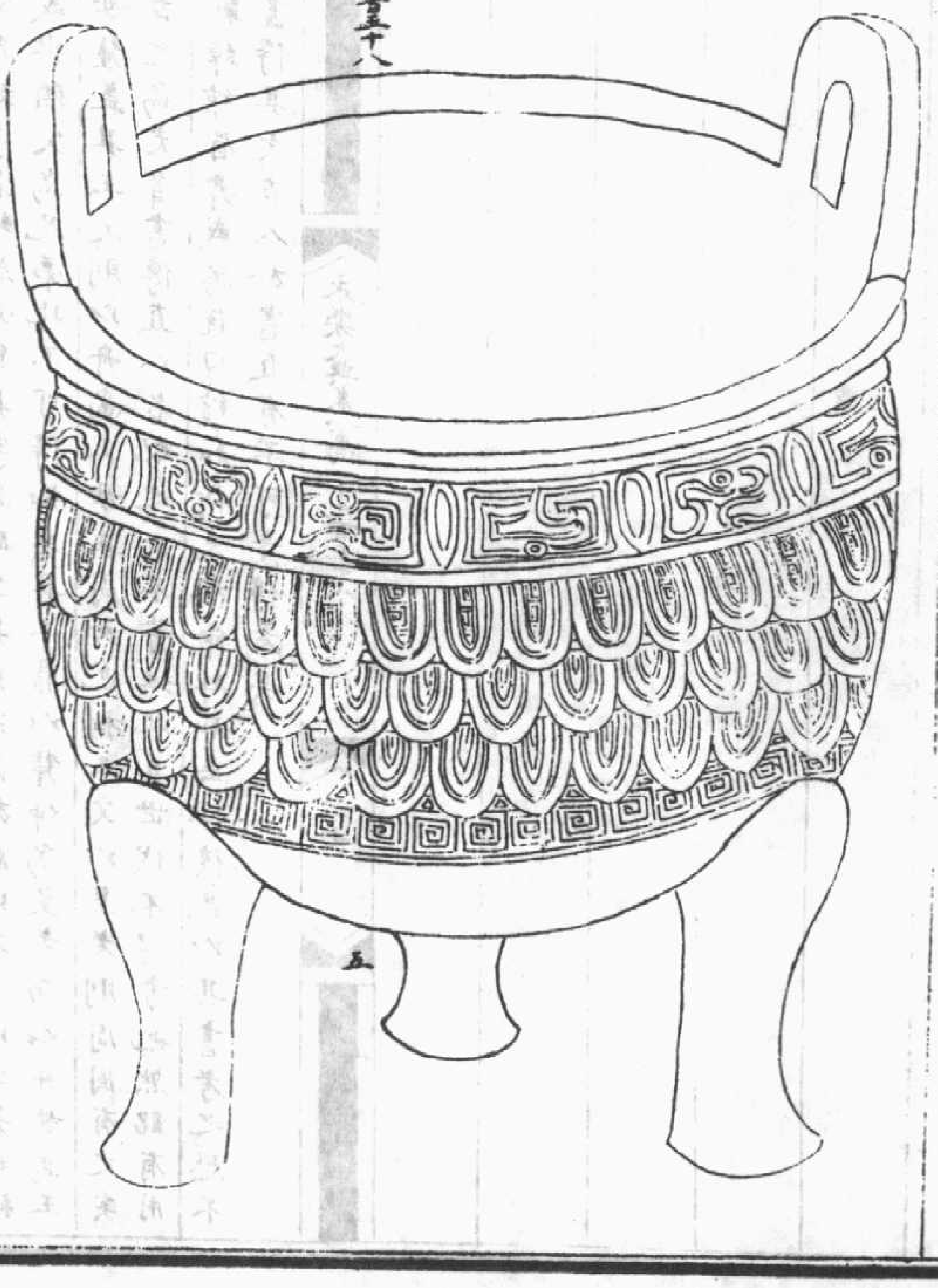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三寸耳高一寸二分闊二寸深七寸七分口徑一尺四寸七分腹徑一尺五寸容四斗一升重七十七斤二兩三足銘一百二十有一字

晉姜齊侯宗女姜氏以其妻晉文侯故曰晉姜觀其始言君晉邦取其寡小君之稱以正其名中叙文侯威貫通洪任綏湯原以顯己之有助迨其末也又言保其孫子三壽是利則三壽者與詩人言三壽作朋同意蓋晉姜觀其始特保我子孫而外之三卿亦冀壽考也款識脩理有周書誓誥之辭而又字畫妙絕可以為一時之冠廣川書跋晉姜鼎銘　晉姜鼎以今權量校之其重若干其容若干以合周律當為權若干為量若干周自中世天子不得考度量協彝器侯國得自為制則當晉國不知其為權量輕重多寡也銘曰維王十月乙亥晉姜曰余維嗣先姑君晉邦余不敢荒寧知其為晉鼎矣然則其謂晉姜則齊女也春秋時齊歸晉女者獻公則齊姜文公則大姜平公則少姜其在春秋前則穆侯夫人書傳雖間有遺缺不得盡見然其著者此爾少姜早死齊姜不得主祀穆夫人不盡穆侯世惟文公夫人當襄公世猶不棄祀事疑此大姜鼎也聖人作春秋於紀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其端故舊史以示成法今晉人作鼎則曰王矣是當時諸國皆以尊王正為法不獨魯也考於禮制鼎者或以紀事亦

或以饗祭其數亦異矣故有正鼎者謂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也其在羞鼎則膷臐膮矣蓋食禮無膚祭禮則有之故其大者爲膚鼎惟膚則享備體也晉姜之作殆膚鼎謂邪膷音香牛脽臐音熏羊脽膮音梟豕脽見內則

周伯碩父鼎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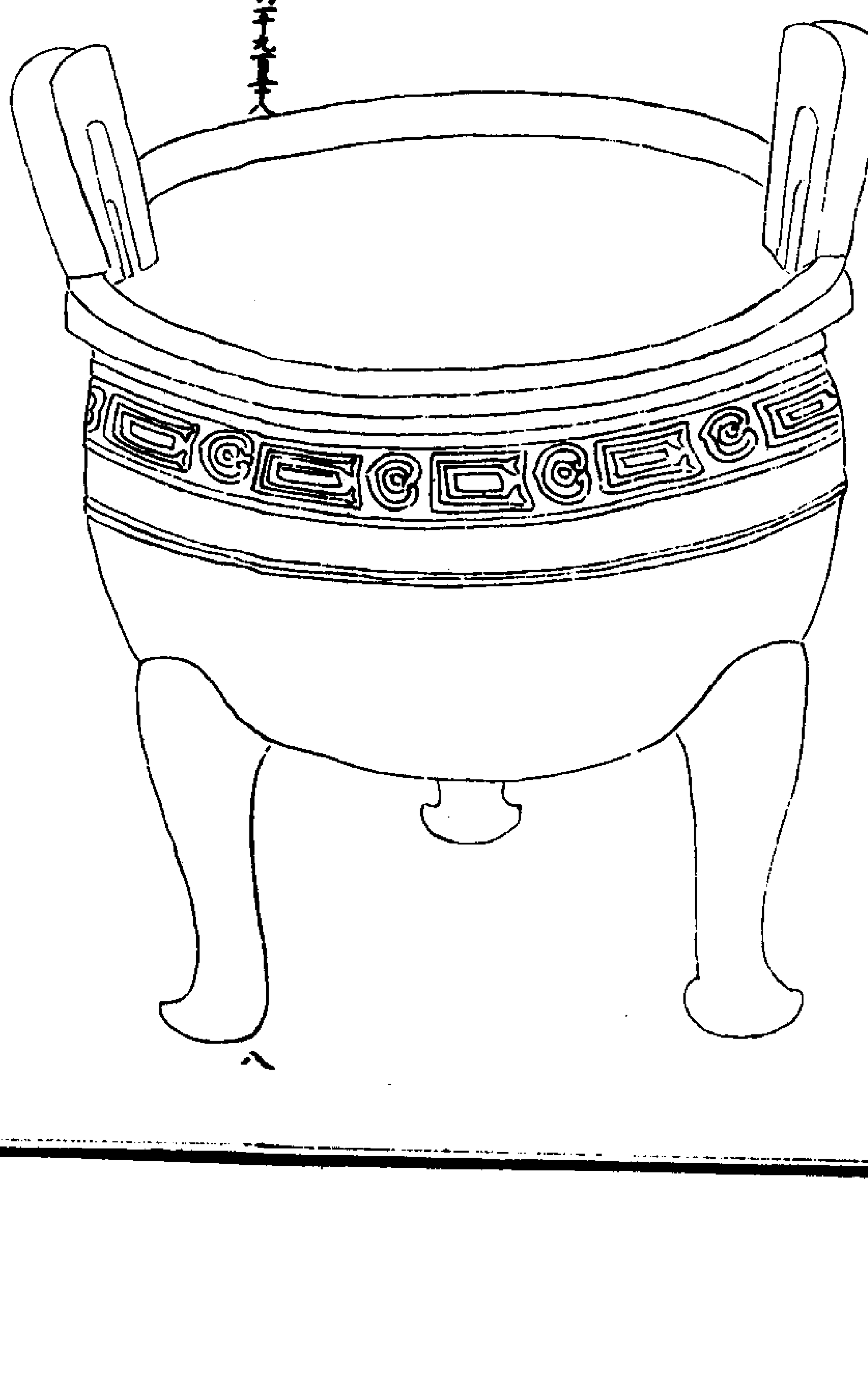


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史伯碩父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乳母尊鼎用祈丐百祿眉壽綰綽永命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享

右高一尺六寸九分耳高四寸四分闊四寸八分深九寸九分口徑一尺六寸八分腹徑一尺七寸九分容九斗五合重一百二十斤八兩三足銘五十字耳足皆素純緣之外飾以蟠夔腹間比以鱗紋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者以年繫月以月繫日也曰子史伯碩父者伯碩父雖不見於經傳然周有太史內史之官謂之子史則稱於父曰子舉其官曰史而伯碩父則又其名也曰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乳母者用昭孝享于其考妣也釐謚也而曰釐仲者蓋古人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則仲疑其族也若王母乳母則追孝皇考而并及之其曰綰綽則祝以優裕之辭耳東觀餘論二器形制款識悉同而文字刓缺以二鼎參讀而互辨之可識者四十三字不可見五字而已案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鄭桓公爲周司徒問王室於史伯史伯具以諸國及晉楚所以興對春秋外傳是之而漢書古今人表於厲王宣王時皆書史伯疑非二人蓋晏文耳此二鼎銘文著史伯碩父所以作鼎曰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而周器之拓文有曰史碩作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款識字畫大致皆同則知碩者蓋碩父之名三鼎之文互相見耳考之經傳周有史佚衛有史鰌晉有史趙率以官爲氏故碩父之名與字皆冠以史曰伯者蓋五十所加猶伯陽父仲山父之類是也又幽王之臣虢石父而晉有伯石於碩父亦近之然虢石父虢公也未嘗爲史而晉之伯石乃楊食我耳非天子之命卿弗可稱伐於鼎是知史伯碩父非此二人也古文舟與周同母猶周之姜任大姒號曰周室三母亦以國著也以斯銘考之釐仲者史伯之皇考而周母其王母也今先釐仲而後周母則釐仲實王父耳下言王母則上爲王父可知故但曰皇考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以己配子則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刻若此者尚多有之兄癸彝文曰丁子周戲敦文曰乙子今此鼎文曰己子是也或曰戊與己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己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己合古亦未分則所謂己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銘之卒章曰用蘄綽綰眉壽晉姜鼎銘亦有此語蓋祈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綰垂裕後昆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也鼎脣之文鏤爲龍與饕餮之象而腹皆作龍鱗與周寅父鼎頗相類皆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之義所謂龍文之鼎蓋取諸此廣川書跋史伯碩父鼎銘　史伯碩父鼎二至和元年虢州得之嘗命校其權量所極并其形制圖焉其一高尺有七寸八分深尺有一寸二分徑尺

六寸九分受一石二斗重若干其二高尺有六寸五分深尺有八分徑一尺五寸八分其受一石重若干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史伯碩父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凡四十三字其六字刓缺不可識或謂支干相配五行無己字也余按商兄癸彝爲丁子周戩敦作乙子其類甚多蓋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則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爲配五行之用然也戊己爲土戊爲土生己爲土臧剛日不用而以己配者蓋用其剛必即柔以成之今術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當辛卯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然碩父正宣王時其曰史伯則史臣而位大夫者致得作宗器以厲祖廟班固以史伯爲厲王世昔鄭桓公爲宣王司徒問國於史伯則不得爲在厲王時矣今官庫有史頡鼎銘同其皇考舟母或以碩父爲頡字者雖然必與其字爲配至其與宗器於廟則不得以字著也頡或與碩父爲兄弟此不可得知矣其二鼎以釐仲爲皇考而以舟母爲王母釐蓋其王父則以舟爲王母其周女也稱王父以皇考則周固有之矣古之爲史者書傳直以名配之而不著姓此其世代不得考也然銘有用蘄綽綰眉壽或爲說曰綽如祈天永命綽如無裕後昆以其書考之恐不盡得其文古人於書宜有不可意得者矣

周史頌鼎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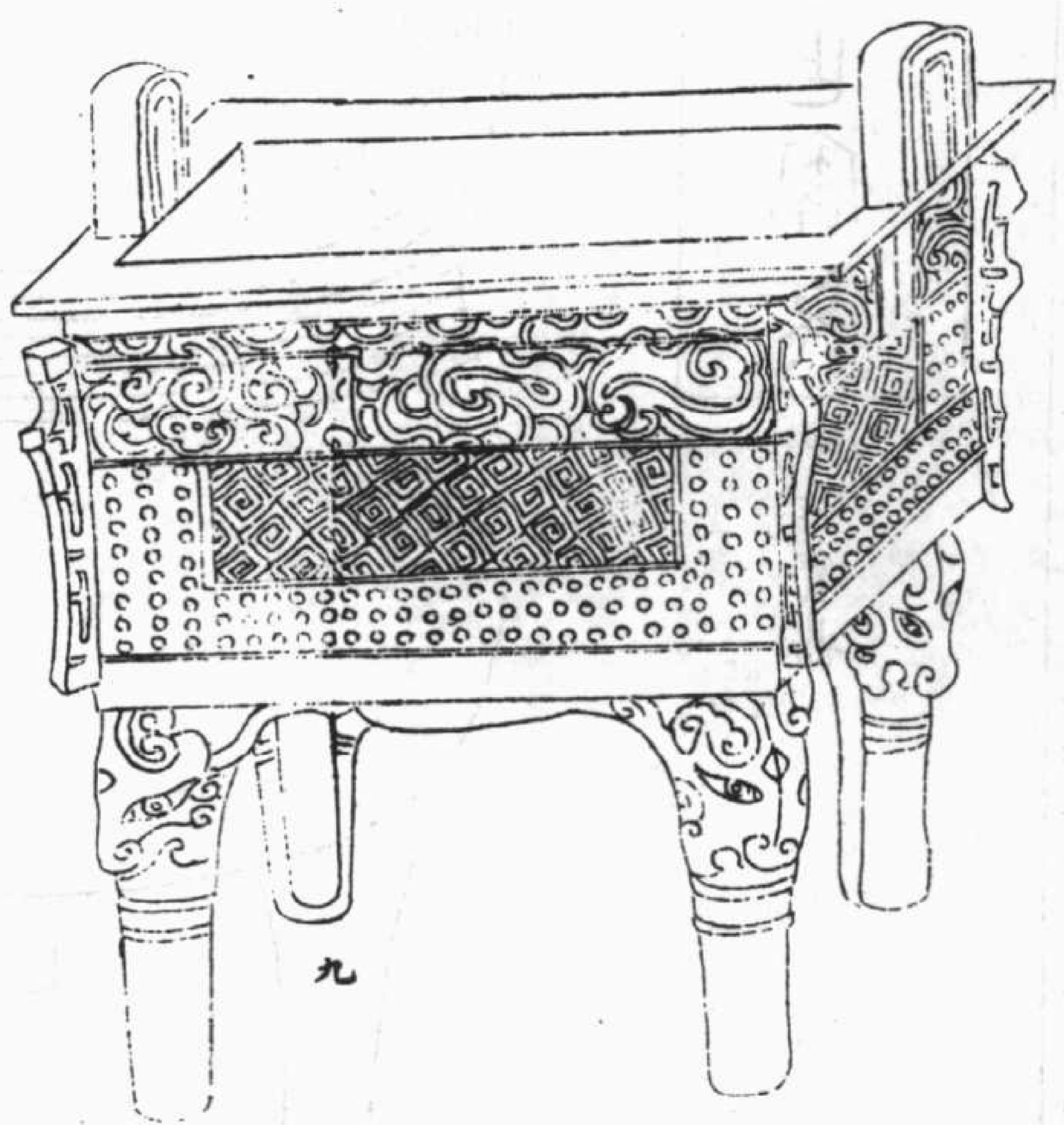


史頌作朕皇考釐仲
王母孔母尊鼎用追享
孝用蘄匃眉壽永命
令終頌其萬年多福
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右高一尺四寸六分耳高三寸九分闊四寸三分深九寸五分口徑一尺五寸腹徑一尺五寸六分容六斗二升三合重七十六斤二兩銘四十三字

字耳足純素純緣之下以雷紋爲飾曰史頊者雖不見於經傳蓋史則言其官頊則疑其名是器與前伯碩父鼎言其考妣諡號大率相類然所異者此鼎差小特不紀其歲月雖辭有詳畧器有小大不害其爲同是一時之物也

周王伯鼎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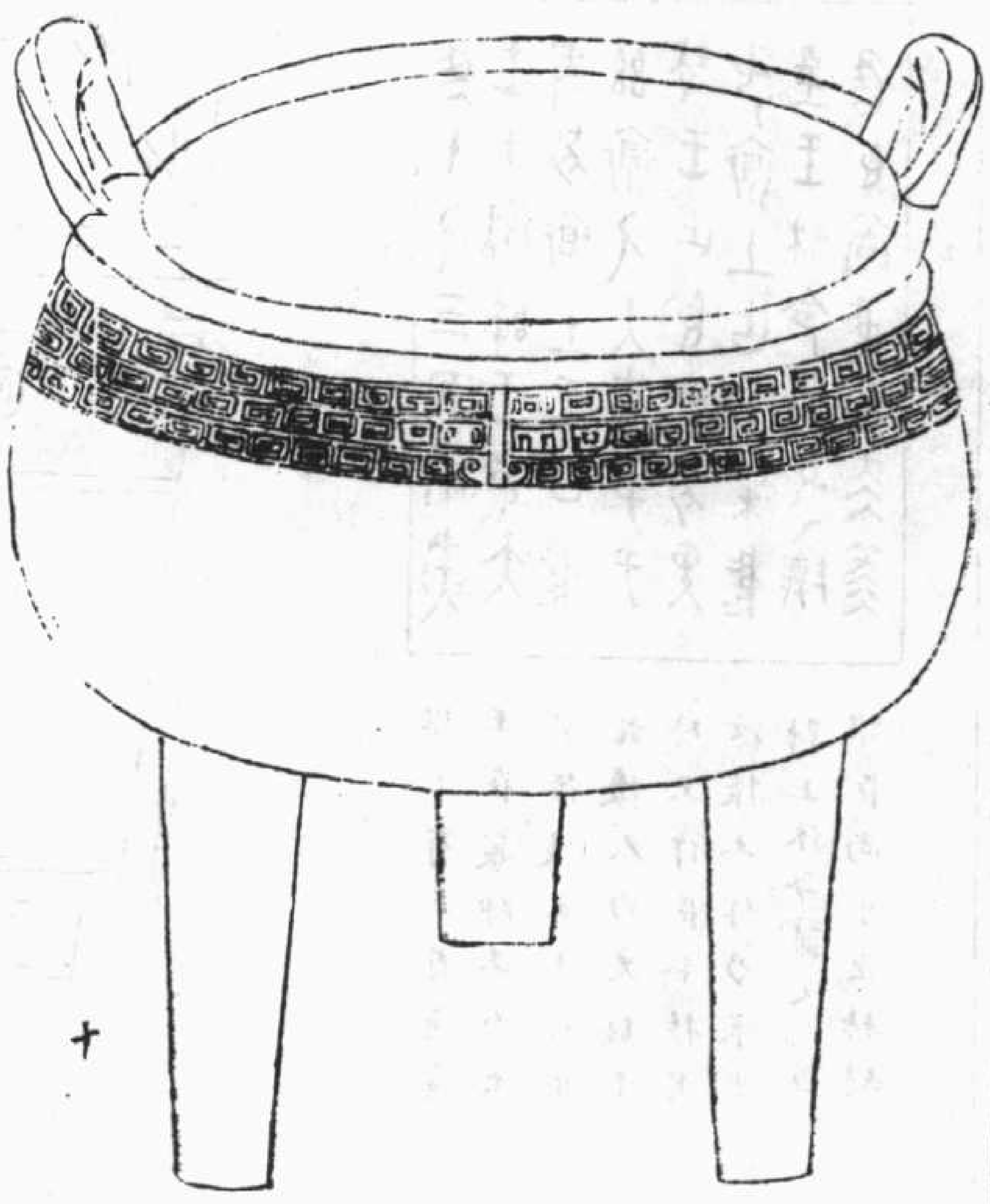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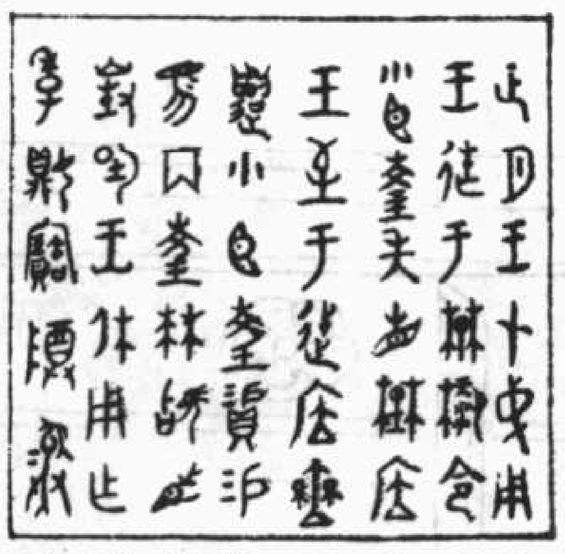
王伯作寶盦

右高五寸三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口徑長四寸七分闊三寸四分腹徑長五寸闊三寸六分容一升六合重三斤四兩四足銘六字按史傳有曰史伯者著其姓也有曰鄭伯者舉其國也有曰僖伯者稱其諡也今此伯謂之王以爲諡則王不可爲諡以爲國則王未嘗名國以爲姓則三代之間未見王姓而顯者惟武王初定商以九鼎寶玉封諸侯而書序先商之後亦曰分寶玉於伯叔之國然則王伯者疑其爲王之伯

父也曰寶盦者考諸周禮雖有掌玉盦之官然形制訖無所考以其方而四足與諸方鼎悉類故附於鼎云

周季娟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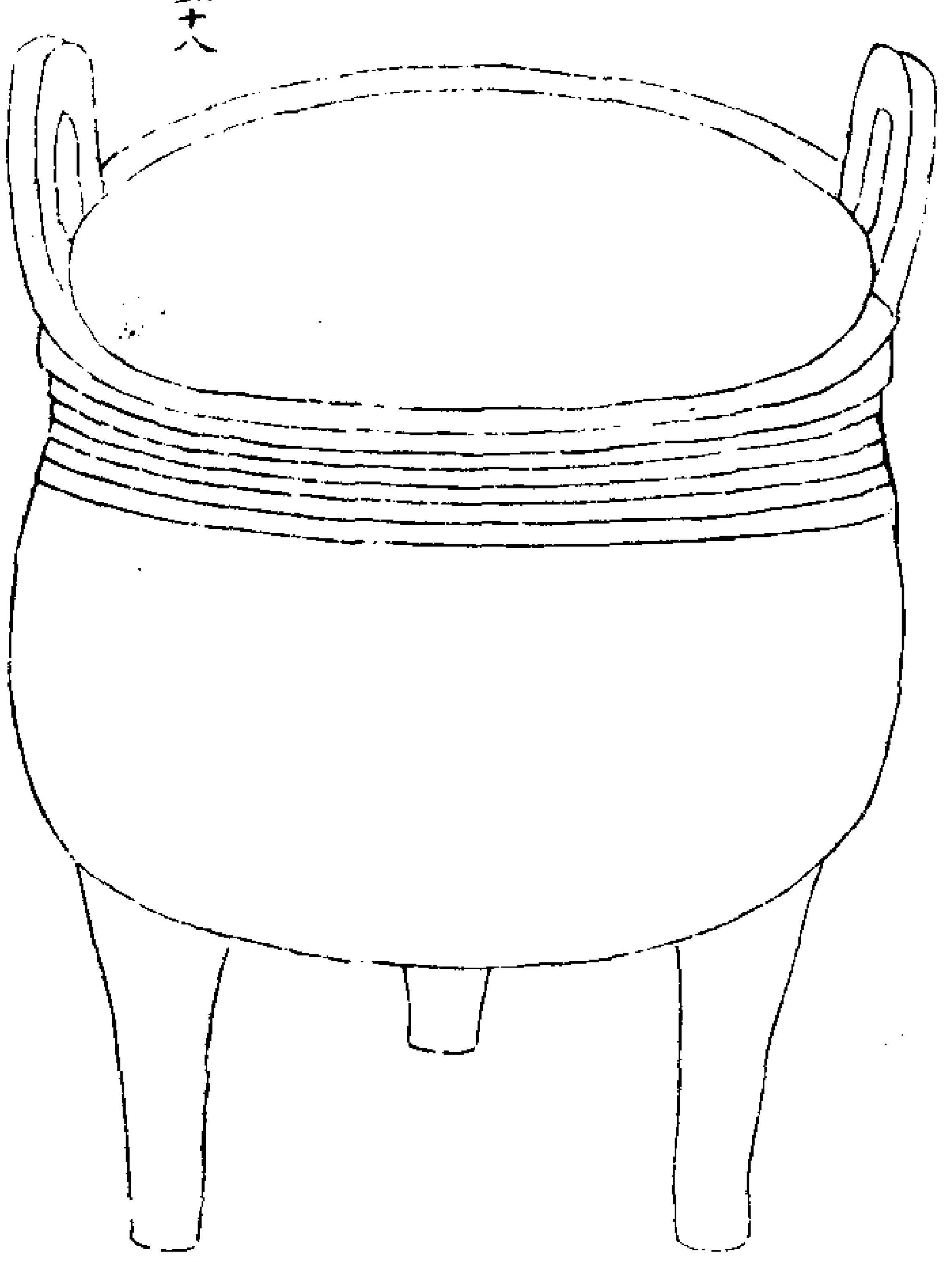
正月王在成周王徙于楚麓令小臣夌先見楚居王至于徙居無遣小臣夌錫貝錫馬兩夌拜稽首對揚王休用作季娟寶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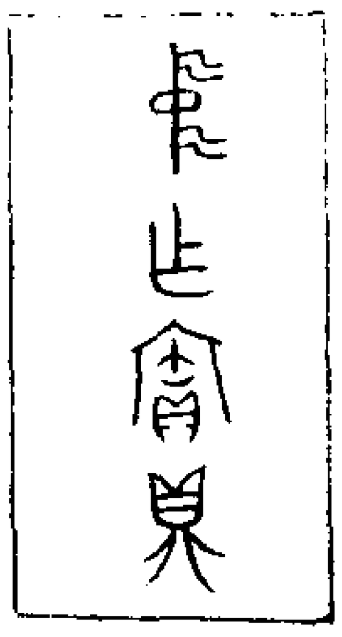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五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三升重三斤二兩三足銘四十九字昔康王命作冊畢曰分居里成周郊則成周者西周也麓說文以爲守山林吏又曰林屬於山爲麓則徙于楚麓者謂其山之林麓蓋如書言大麓之類王欲洗楚先命小臣夌往見以相其居王至于居也復遣錫貝錫馬及兩所以賞之曰季娟者說文娟通作妘以謂祝融之後姓也富辰嘗舉叔妘而韋昭亦以妘爲

妘姓之女，則娟乃其妃也。曰李者，又特言其序耳。言詩所謂彼美孟姜仲氏任只，有齊季女，皆指其序也。

周中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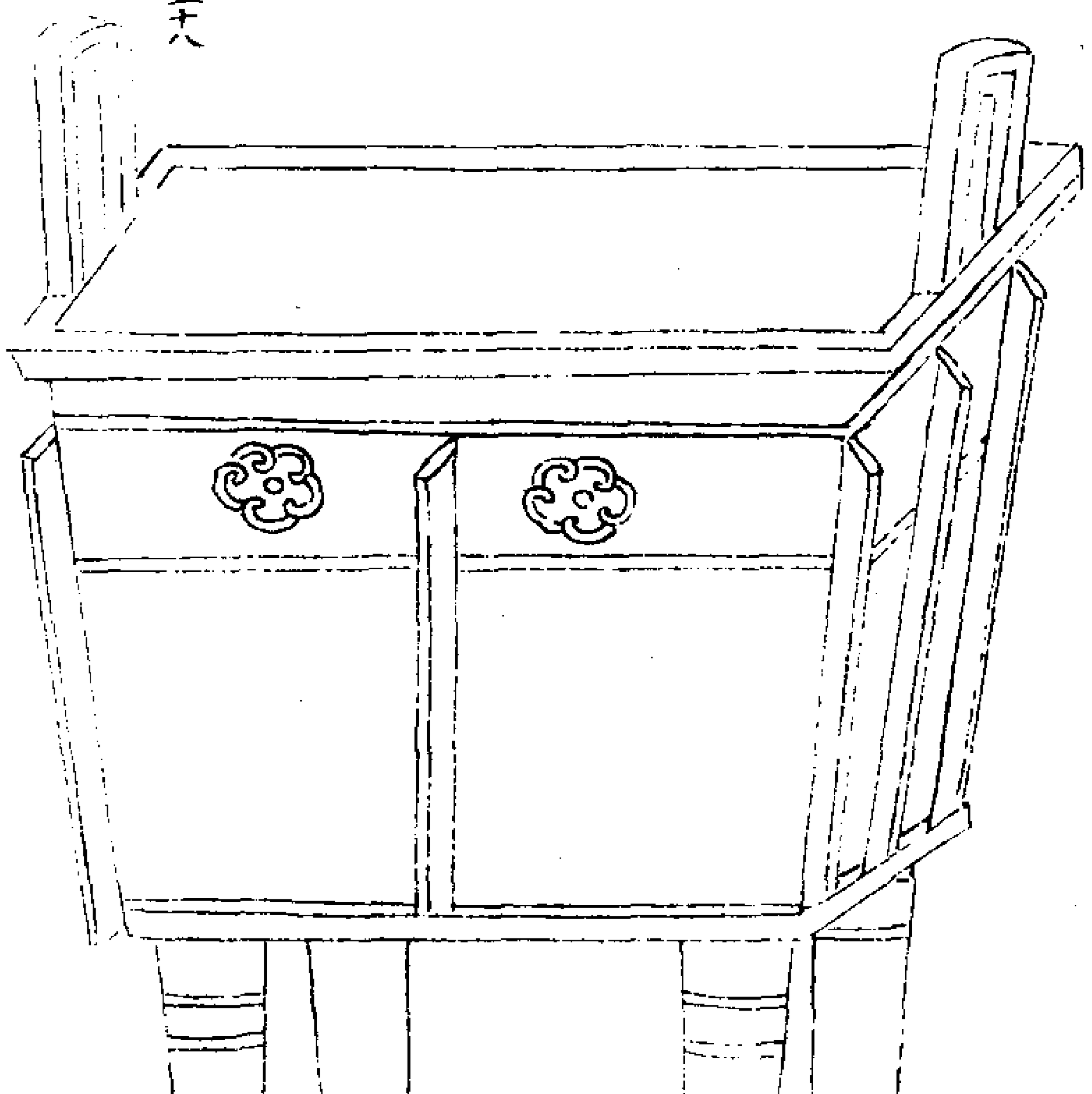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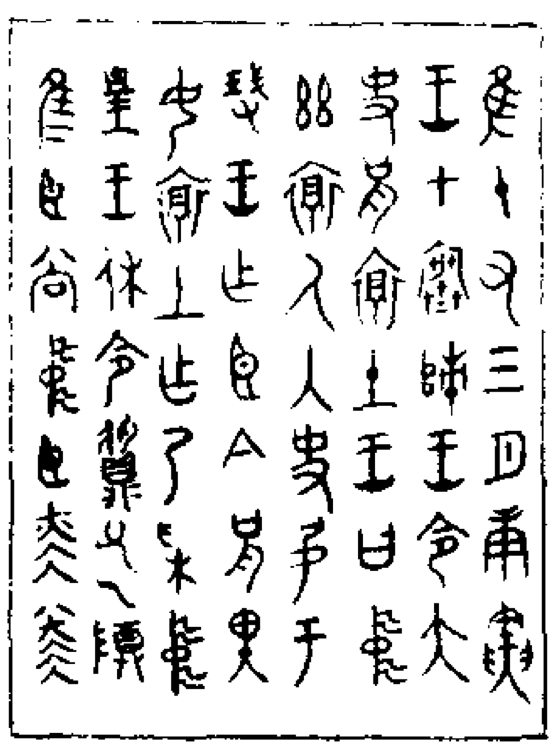
中作寶鼎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二分，深六寸一分，口徑八寸七分，腹徑九寸五分，容一斗五升，重九斤四兩，三足，銘四字，曰中作寶鼎，純素不加文縷，與父乙中甗、南宮中鼎皆出一手，特南宮中鼎銘文僅百字，其略曰王命中先相南國，則知是器皆中一時之制也。銅色沁暈如碧玉，製作典古，在周器中最爲純厚者焉

周南宮中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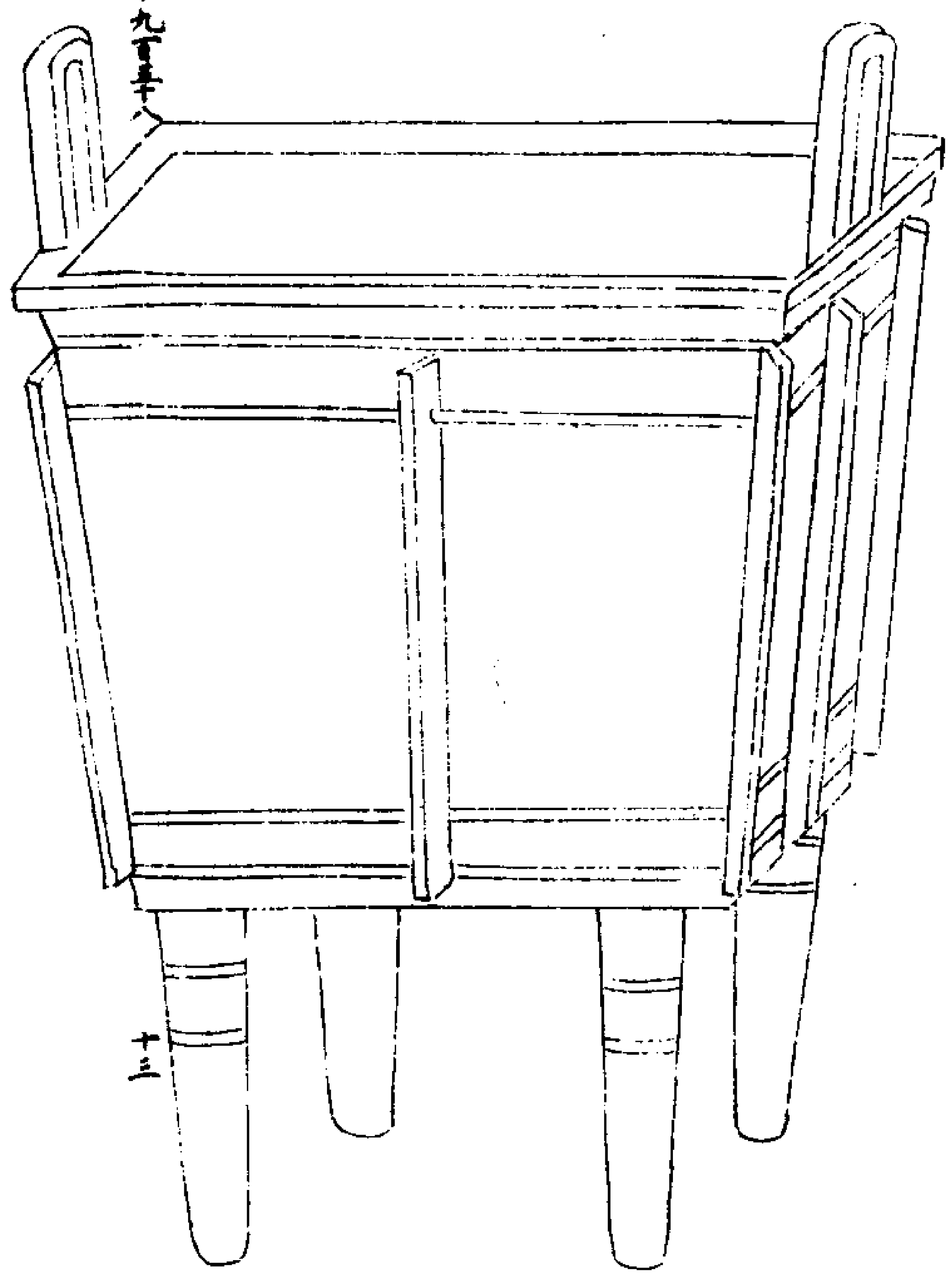
惟十有三月庚寅
王在寒師王命太
史括懷土王曰中
兹懷人內史錫于
珷王作臣今括畀
汝懷土作乃采中
對王休命鬻父乙尊
惟臣尚中臣赫赫

右高八寸五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一寸七分，深五寸四分，口徑長七寸二分，闊五寸四分，腹徑長七寸一分，闊五寸三分，容七升五合，重一十斤四兩，足，銘五十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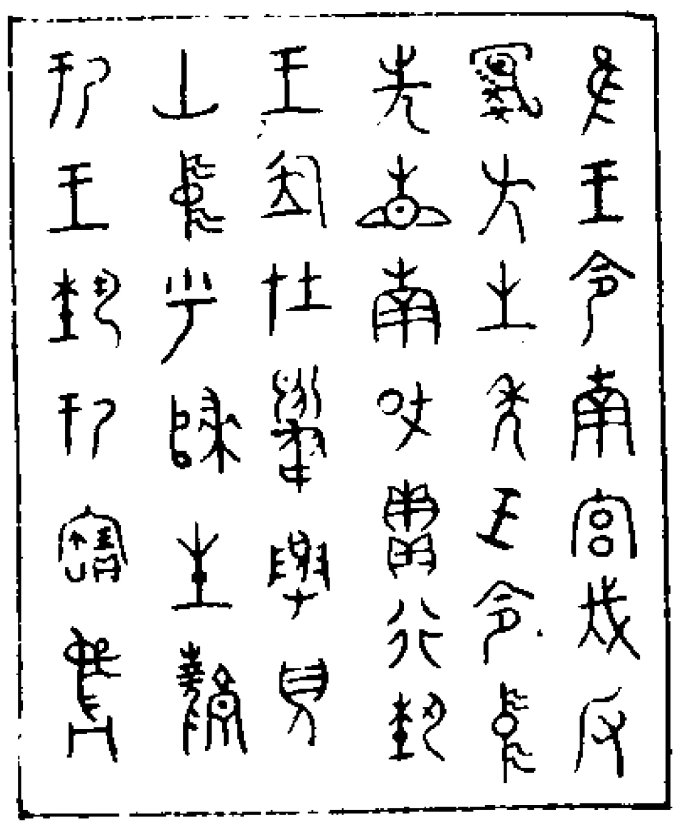
周南宫中鼎二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卷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八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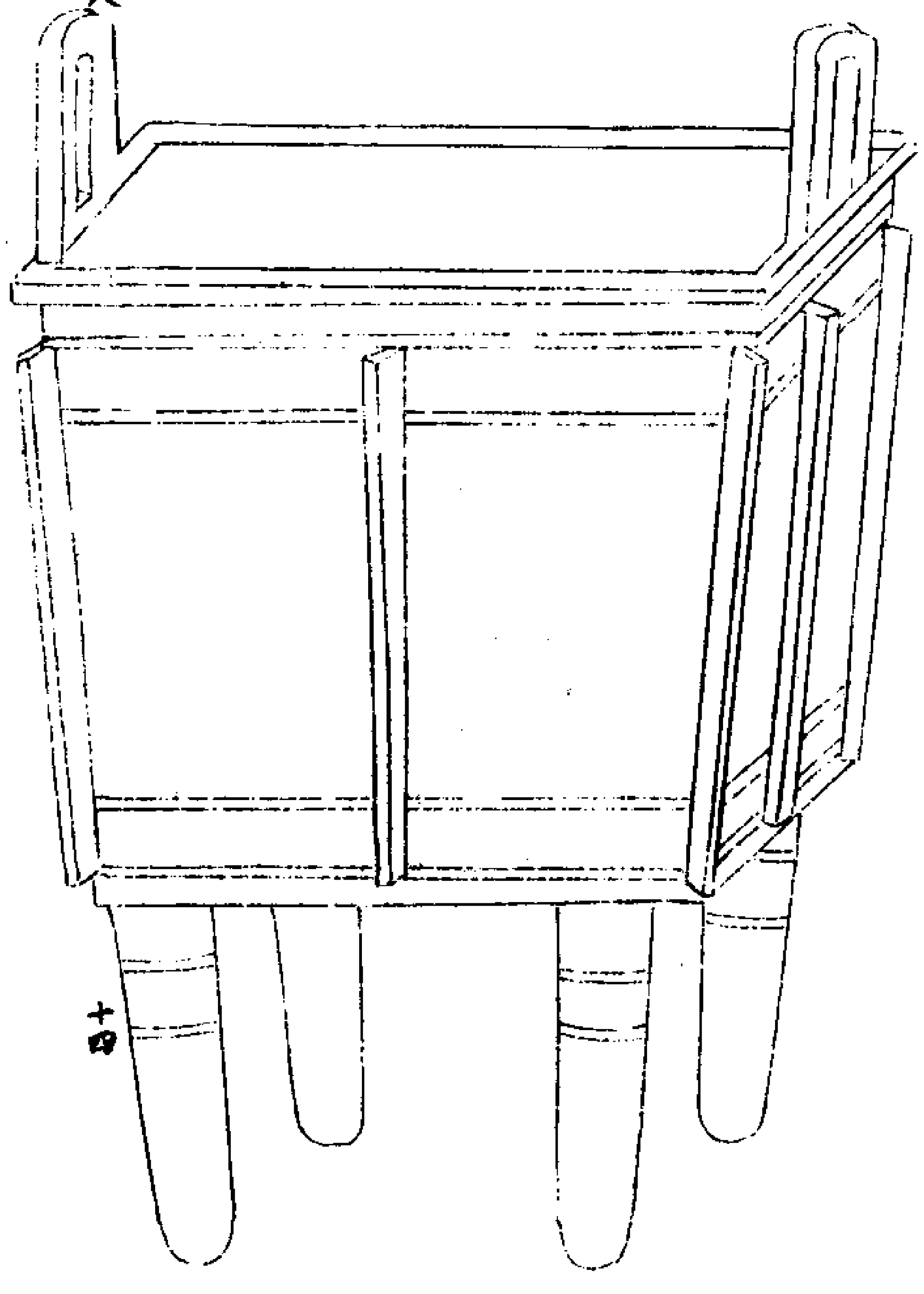
惟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國貫行藝王居在射圃真山中呼歸生原刊王藝刊寳彝

右高八寸四分耳高一寸九分闊一寸八分深五寸三分口徑長六寸闊五寸二分腹徑長五寸九分闊五寸一分容五升五合重八斤四兩四足銘三十九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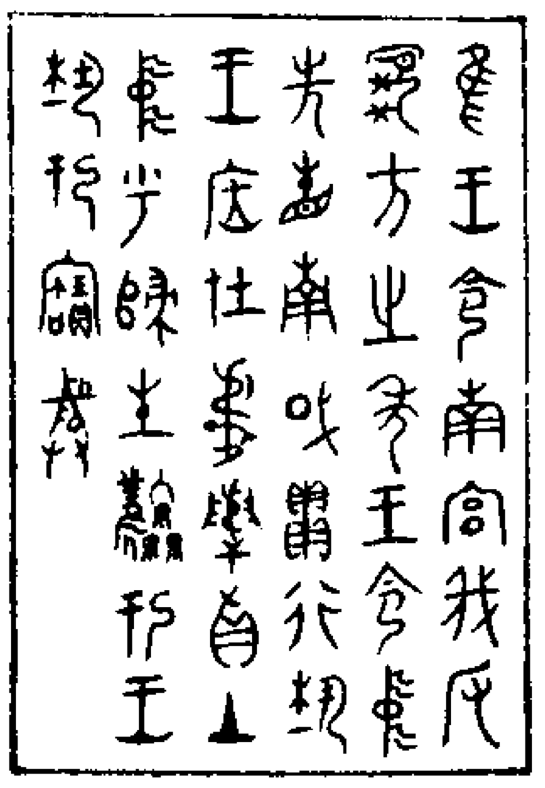
周南宫中鼎三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卷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八



十四



惟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國貫行藝王居在射圃真山中呼歸生原刊王藝刊寳彝

右高八寸四分耳高一寸九分闊一寸五分深五寸四分口徑長六寸闊五寸二分腹徑長六寸闊五寸容五升有半重一十斤四足銘三十九字

右三器以南宫爲氏者在周有之如書所謂南宫括南宫毛是也中則其名耳然名氏同而款識或異曰作乃采者蓋采事也命以主事則因爲此

鼎而勒之銘也。其曰伐虎方之年者，虎方猶鬼方也。虎爲西方之獸，是必因西征而昭其功以銘之也。三鼎形模大畧相類。至其銘文間有不可知者，則闕疑以待博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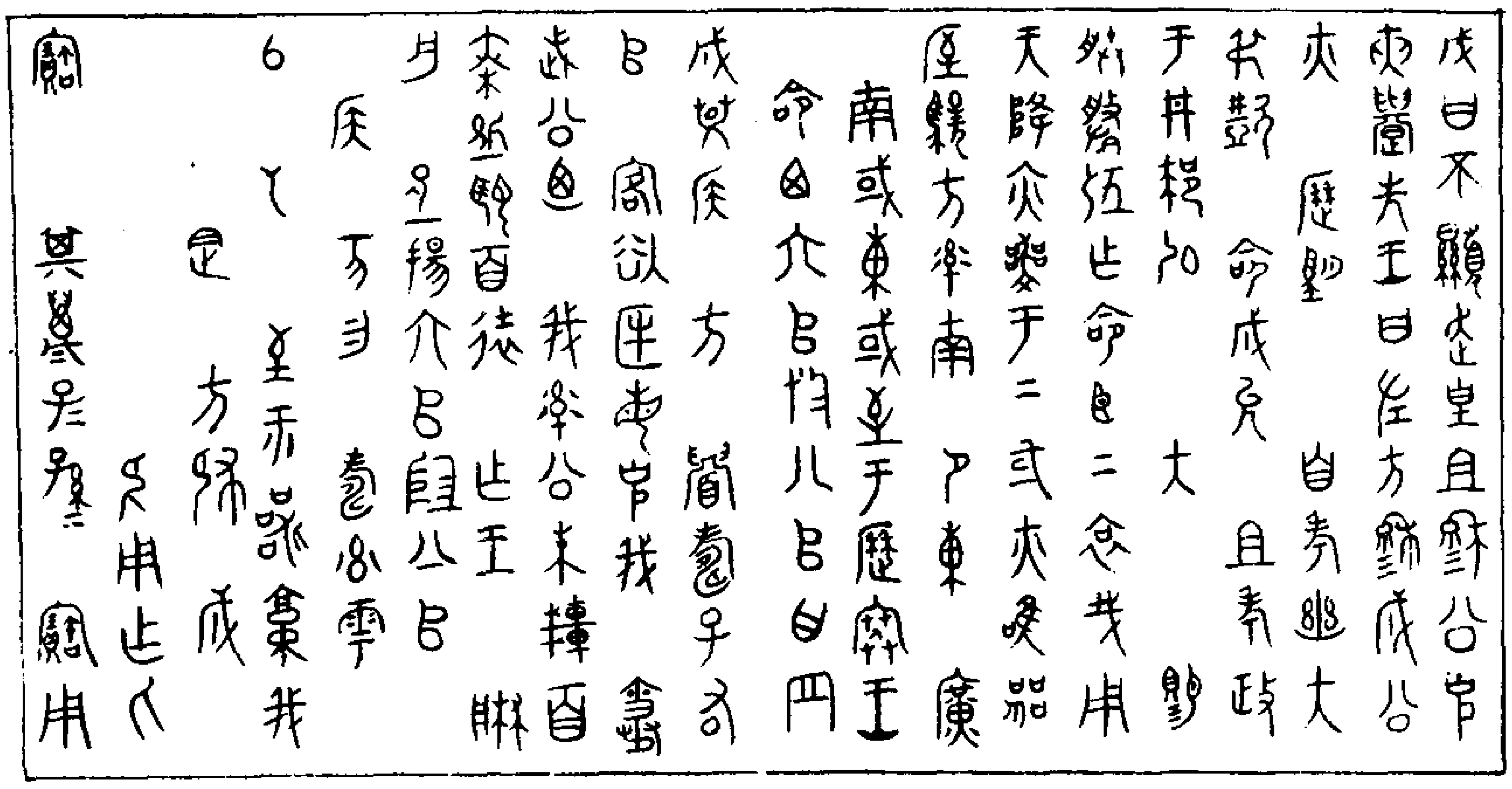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九　十九梗

鼎

周穆公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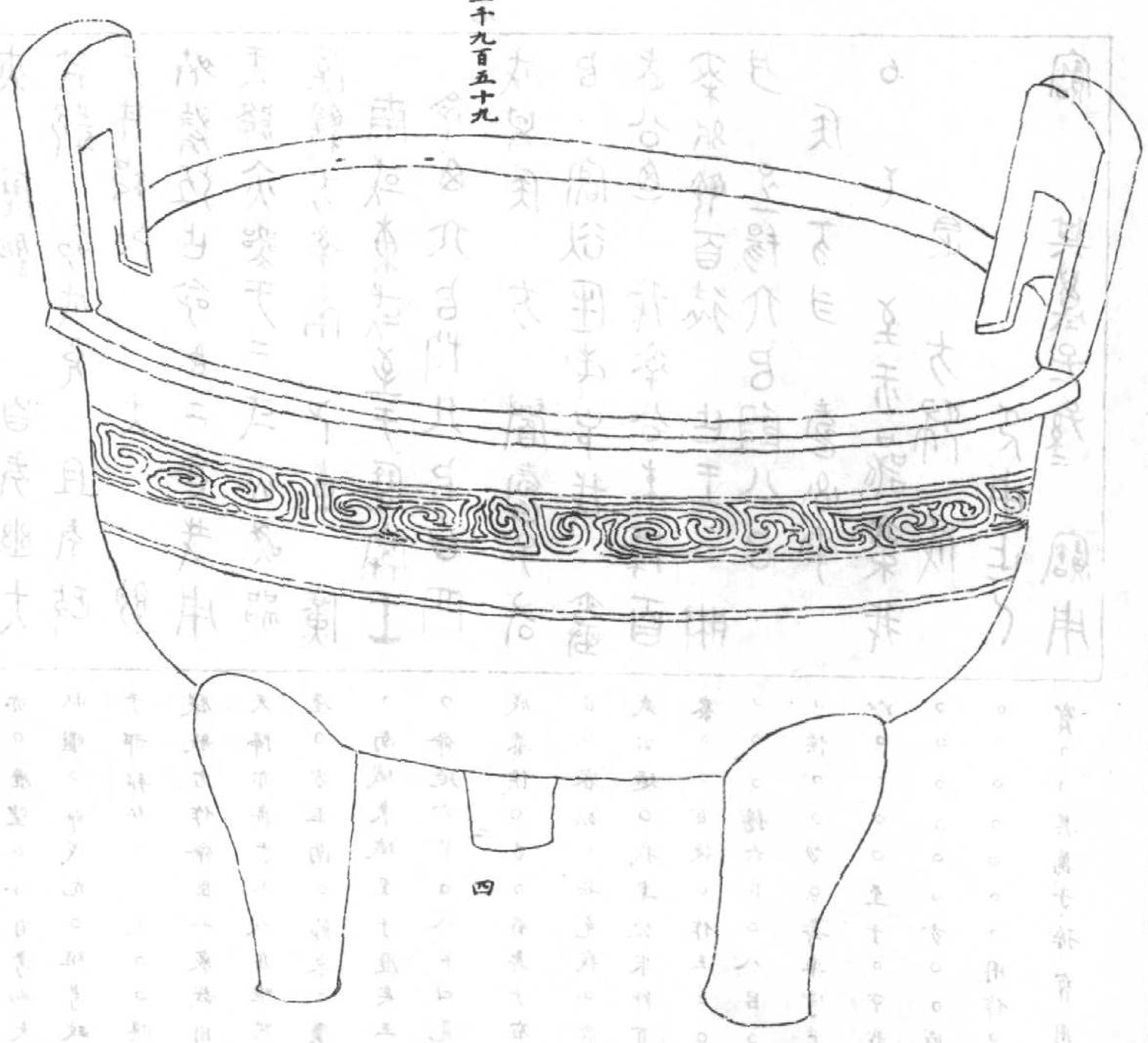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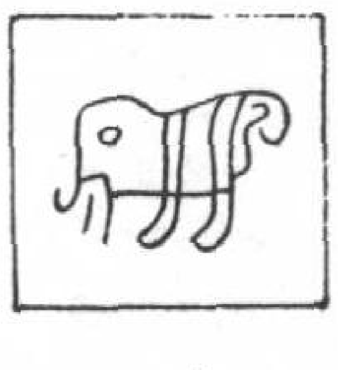
成曰不顯走皇祖桓公先
夫囊先王曰左方僇戍公
亦○歷望○○自考幽大
叔繼○命戍允○祖考政
于邢邦弘○○大○○賜
朕設右作命臣工衣戴用
天降亦畏于工戎亦唯器
屋○方率南○節東○廣
○南域東域至于歷寒王
○命廸六呂○八呂曰見
二
成恭侯○方○眉壽才右
呂○客欲○每先我○爵
武公廼○我車公朱軒百
秦○○百使○作王○○
○○○揚六呂○八呂○
○侯○○匃○壽率雩○
以○○○○至于京我
○○○○○○方○○成
○○○○○○○用作○
寶○○其萬子孫寶用

右高一尺二寸二分耳高三寸一分闊三寸五分深七寸七分口徑一尺二寸五分腹徑一尺三寸五分容三斗六升重五十斤三足銘二百一十二字湮滅不可辨者六十九字是鼎得於華陰廼秦故地曰不顯走者詩言有周不顯王安石釋之云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走者如太史公以請牛馬走則走乃自卑之稱皇祖桓公者鈫秦世次先武公次成公而桓公又其次今銘復先桓公次言成公後言武公者質諸經傳莫不有意義昔商之神祀自上而推之下尊尊之義故長發之詩曰有娀方將又曰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而終之以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此先言有娀以及商至於相土成湯而下然後及於阿衡也周之神祀自下而推之上親親之義故雝之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蓋自烈考以上逮于文母也自上及下則原其始而知王業之所由興自下及上則舉其近而昭王業之所以成當時各有所主而此鼎之序世次亦有所法也其餘以歷歲既久類多缺泯無從悉考姑就其可以意得者如此

周象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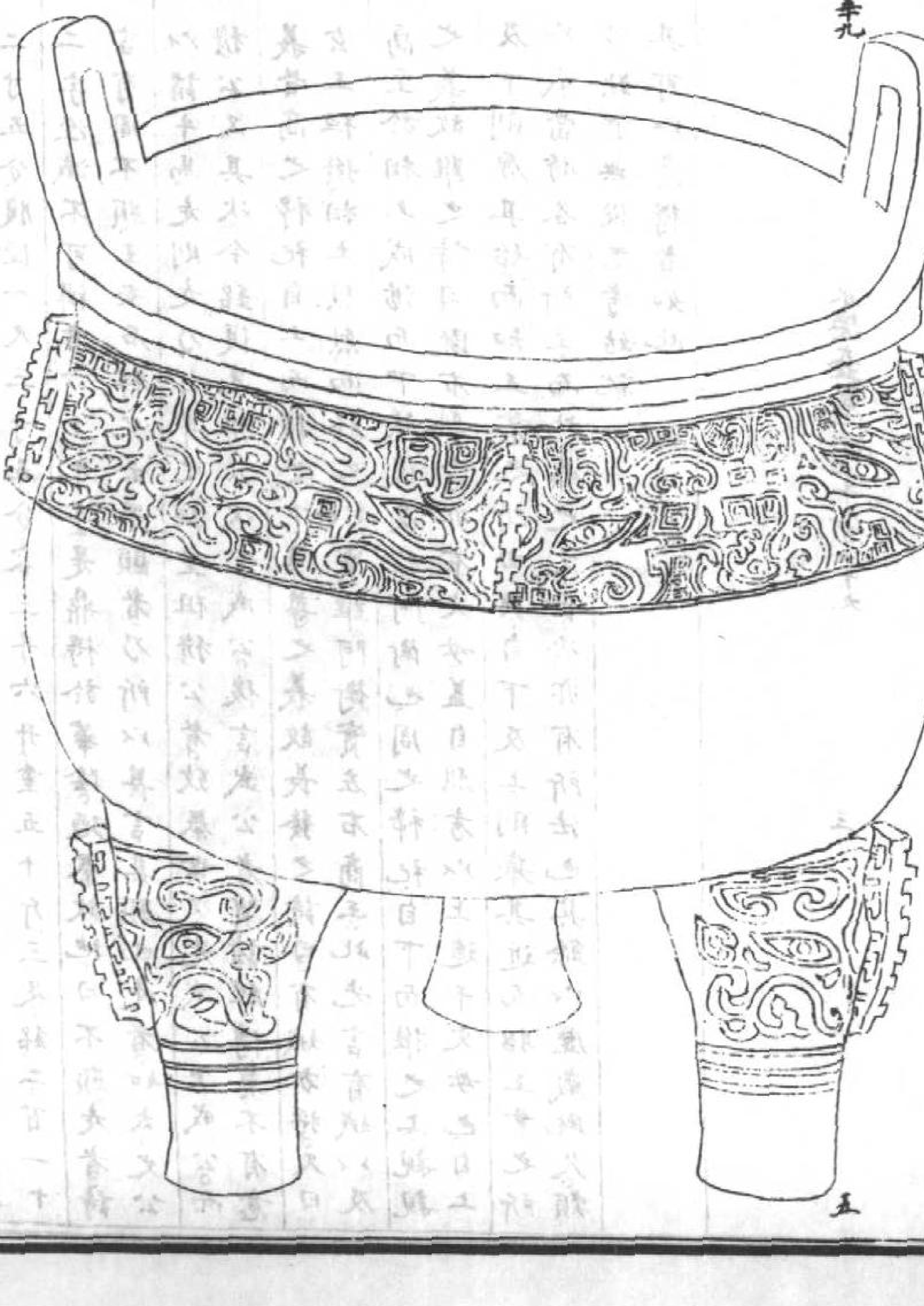


象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三寸闊三寸二分深五寸口徑一尺一寸七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九升重二十八斤三兩銘一字作象形周禮司尊彝春祠夏禴其再獻用兩象尊而是器則鼎也且易六十四卦皆象也而於鼎獨言象蓋鼎之為卦☲上離下巽以木巽火有鼎之體此畫象形其亦準易而着之耶是器復飾交夔兩耳外作連珠綫純緣不加蟲鏤有商之遺制焉

周父己鼎 減小樣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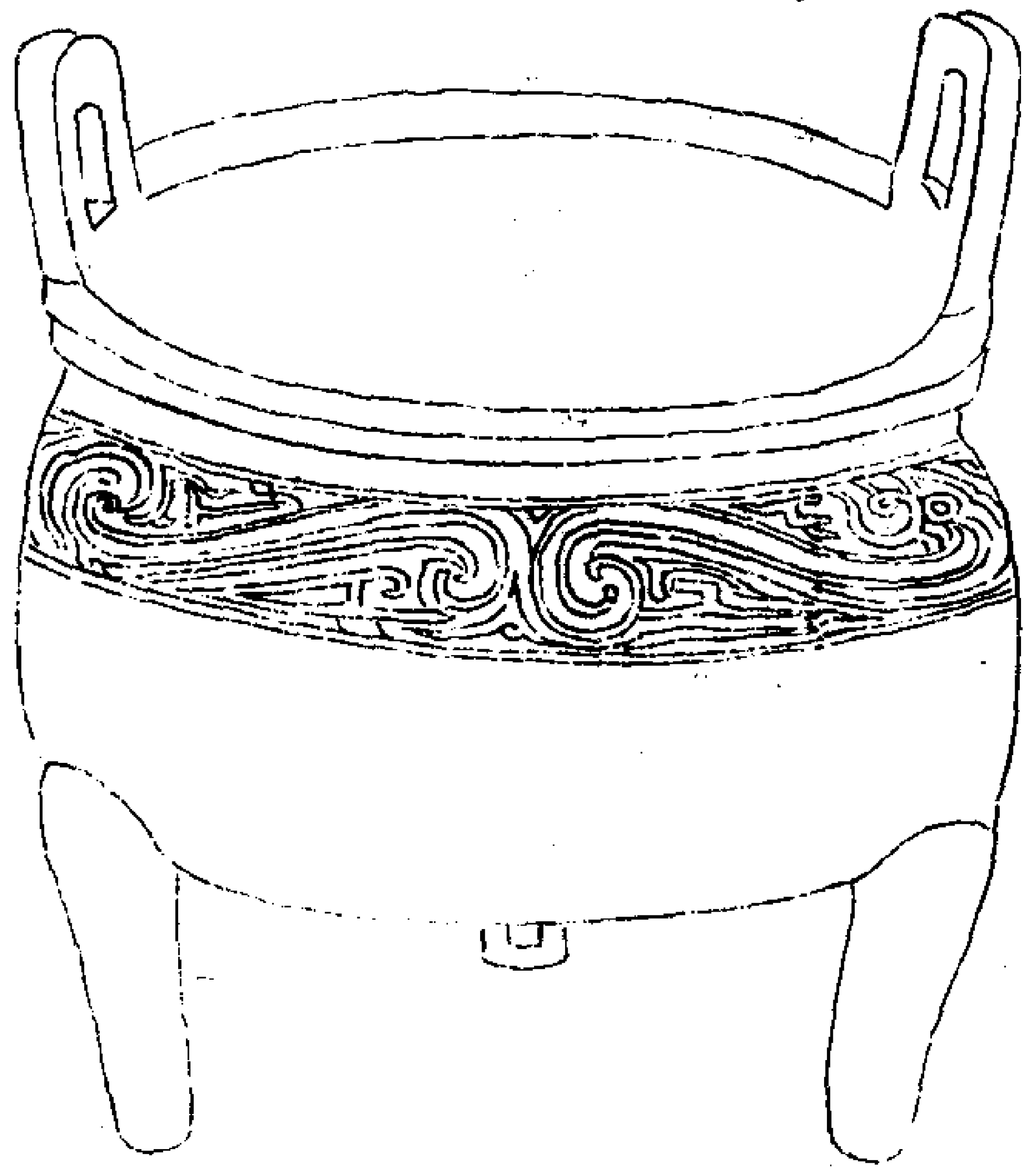
宣和博古圖



癸亥王徙刋作册
妝新室王賡作册
豊具太子錫綀大
貝用作父乙寶甗

右高一尺五寸六分耳高三寸二分闊三寸八分深九寸八分口徑一尺二寸一分腹徑一尺三寸四分容四斗九升重五十三斤有半三足銘二十八字其末云作父乙寶甗乙見於商之帝號蓋商以十干名至周則有乙分得於乙則未之見焉是器獸足素耳純緣之外作蝸紋而雷紋間之文鏤皆周制也

周言肇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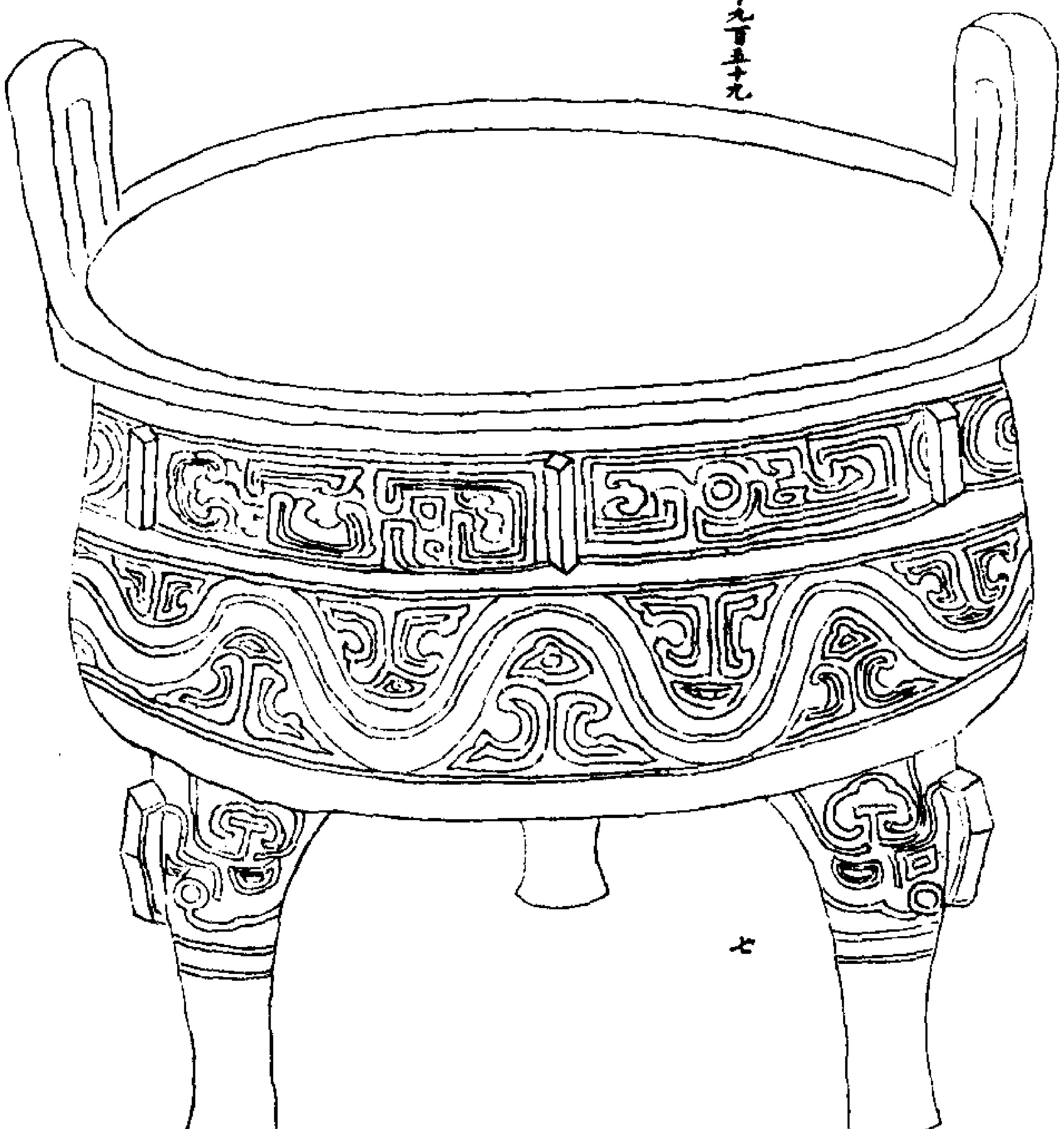


其永寶用享
言肇作尊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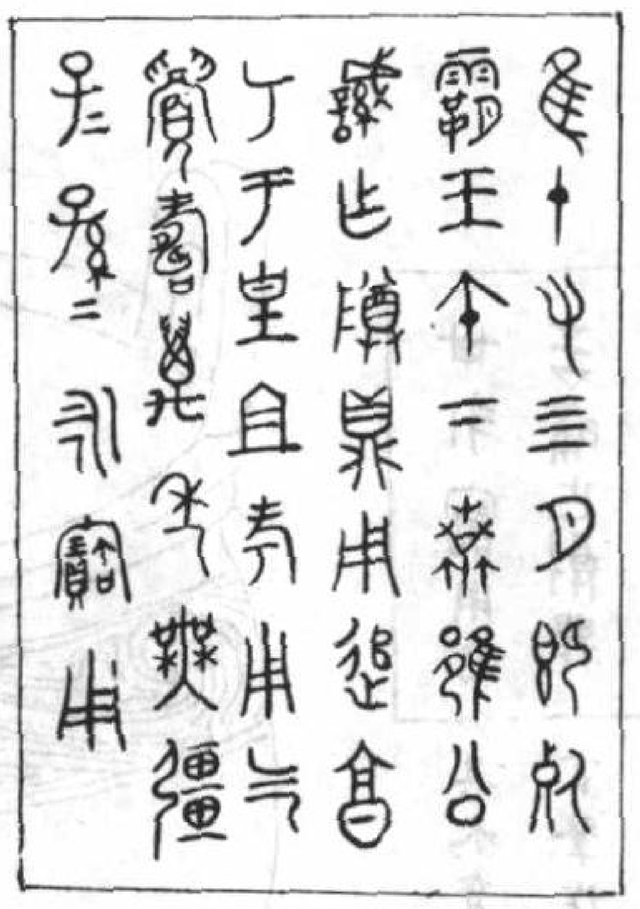
六

右高五寸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六寸一分腹徑六寸四分容三升二合重三斤十有三兩三足銘一十字曰言肇作尊鼎而周有司徒言曰肇則言其始也言始作此鼎製作與周鼎頗小異然足短而婆娑其腹耳足純素純緣外有蛟螭之飾華巧雖之而漢鼎所不能逮也

周雝公緘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七



惟十有四月既死
霸王在下保雝公
緘作尊鼎用追享
孝于皇祖考用乞
眉壽萬年無疆
子〻孫〻永寶用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三分闊一寸九分深六寸口徑一尺三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七升八合重一十八斤有半三足銘四十一字曰惟十有四月者古器多有是文疑嗣王居憂雖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也昔歐陽脩謂雍公不知為何人而曰十四月亦未有定論又疑其惟十有四者書其年月既死霸記其日也觀其腹出雲氣足著饕餮制甚古而韻不凡非周室無以作此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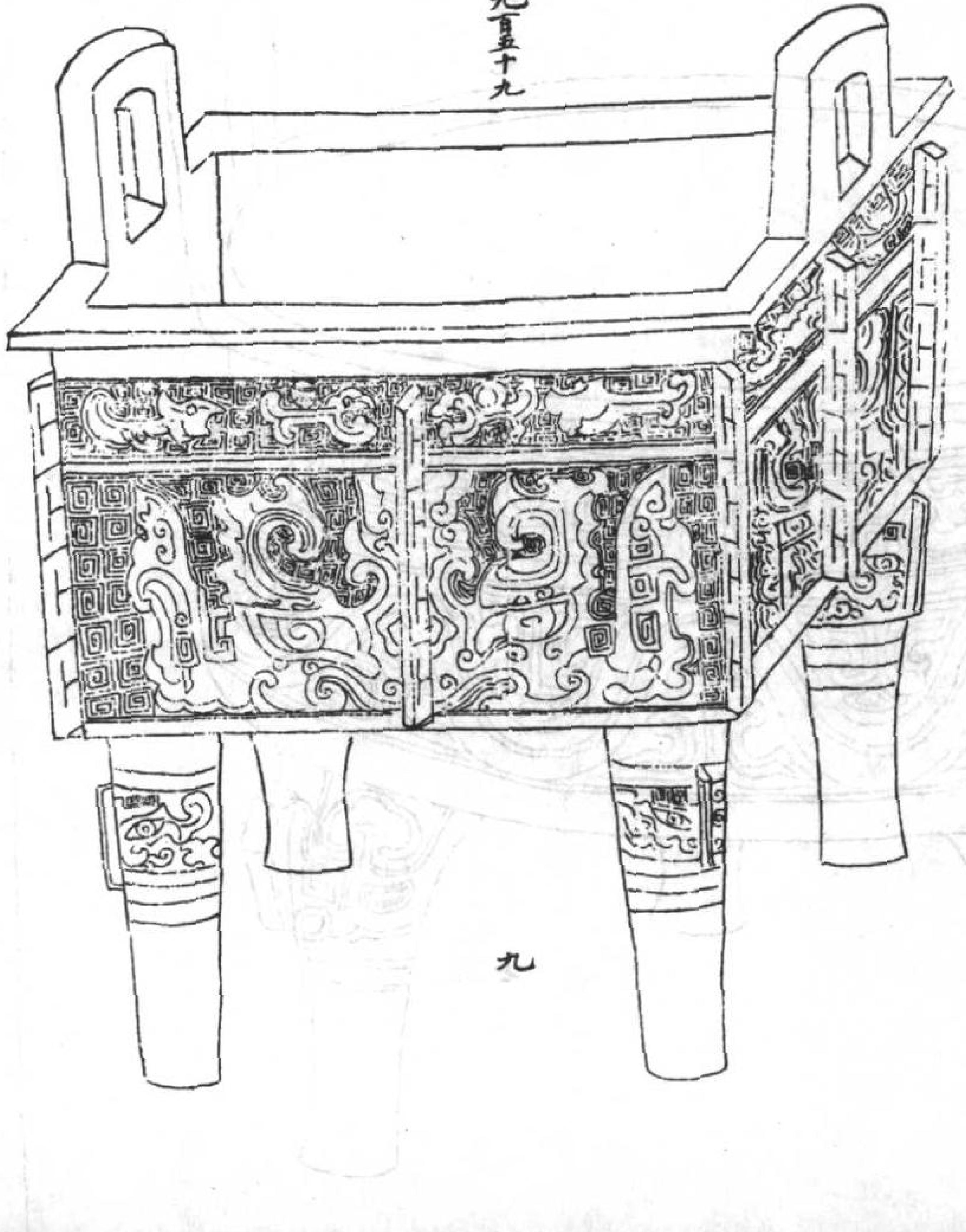
周緘鼎 依元樣製

緘女

右高二寸四分耳高一寸闊八分深二寸一分口徑三寸一分腹徑三寸七分容七合重一斤三兩三足銘二字按緘於經傳無所見獨於散緘鼎有銘曰緘用享孝于朕皇考按其文乃曰惟王一十三年九月王在宗周蓋周有成周有宗周則知緘者周之時也而曰女者謂緘女也

宣和博古圖

周單父乙鼎 依元樣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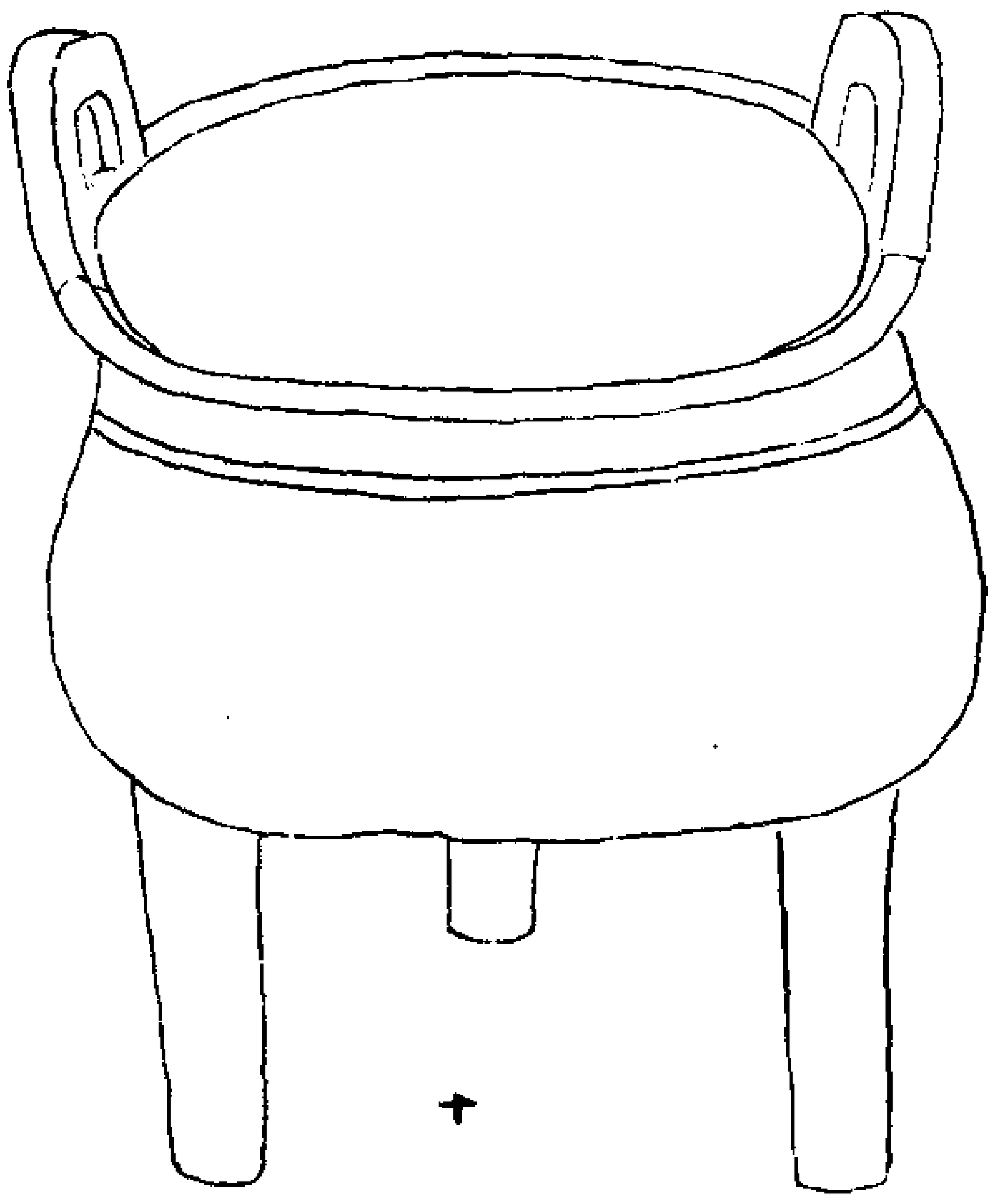


旗單囧 乙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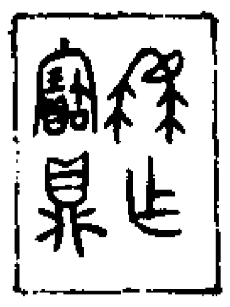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八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深四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七分闊四寸四分腹徑長五寸六分闊四寸三分容三升有半重六斤十有二兩

四足銘五字昔叔向嘗謂單靖公曰吾聞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又曰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以佐王室則單者周之族而爲周之卿士者也曰旗者旗公旗也而此鼎銘乃曰父乙蓋乙非獨爲商之號如齊有乙公周之彝亦曰父乙則乙者豈周父祖之名乎

周益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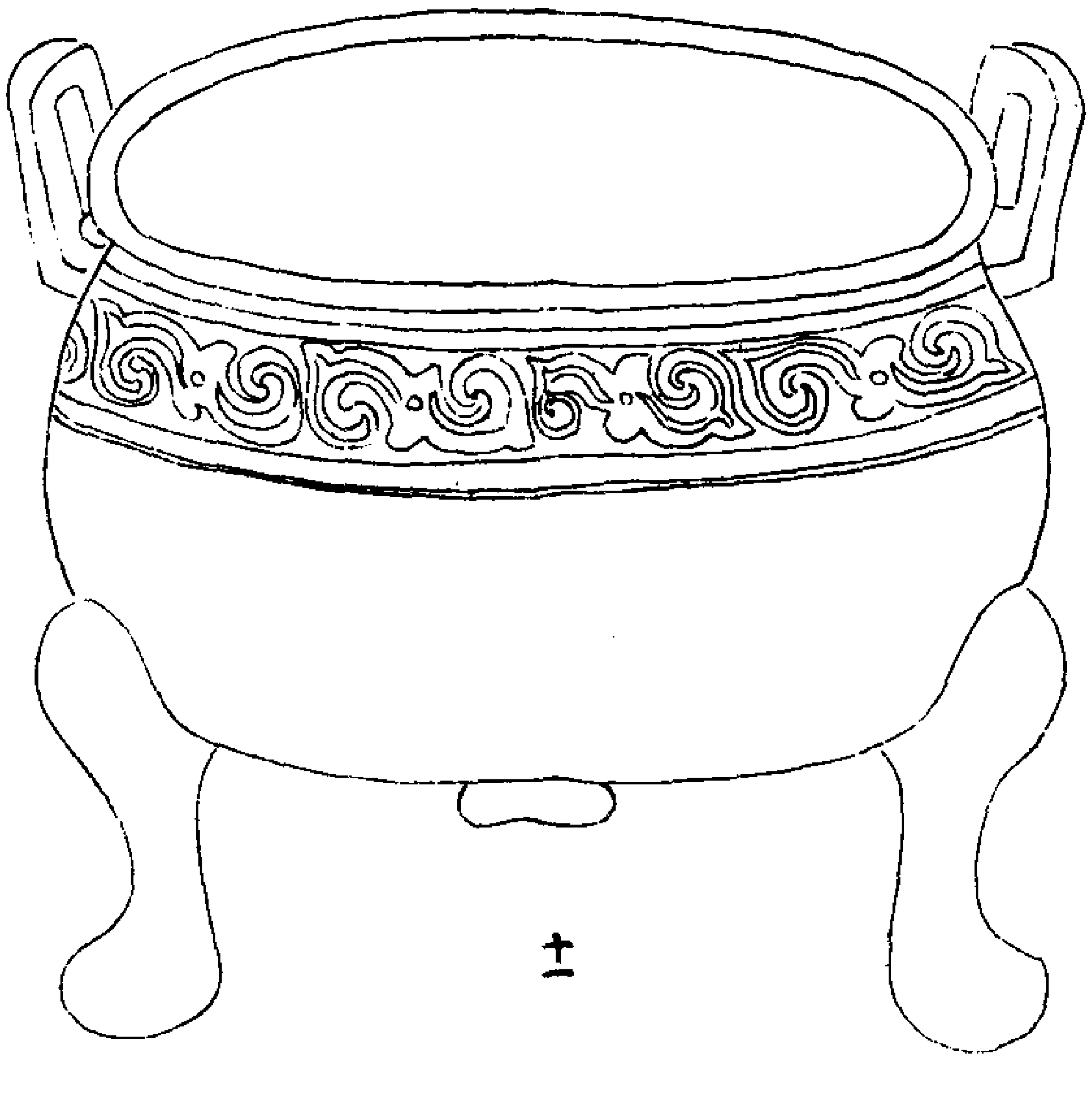


益作
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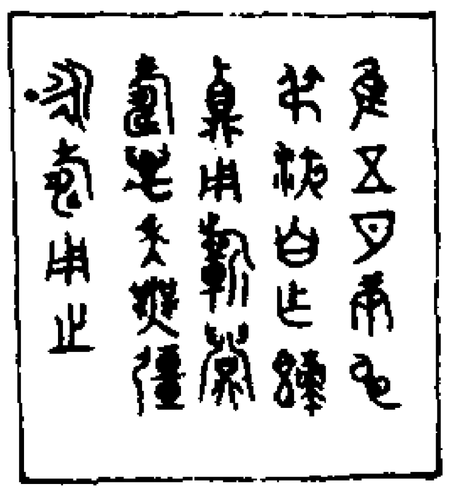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耳高一寸闊一寸一分有半深三寸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四分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四字曰益作寶鼎曰益者春

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復有文公益未知孰是益作鼎彝必有大勲德而後有之梁氏文公正其人耳容齋三筆博古圖云周益鼎云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未知孰是予按左傳文公八年所記乃梁益耳而杞文公名益姑

周叔液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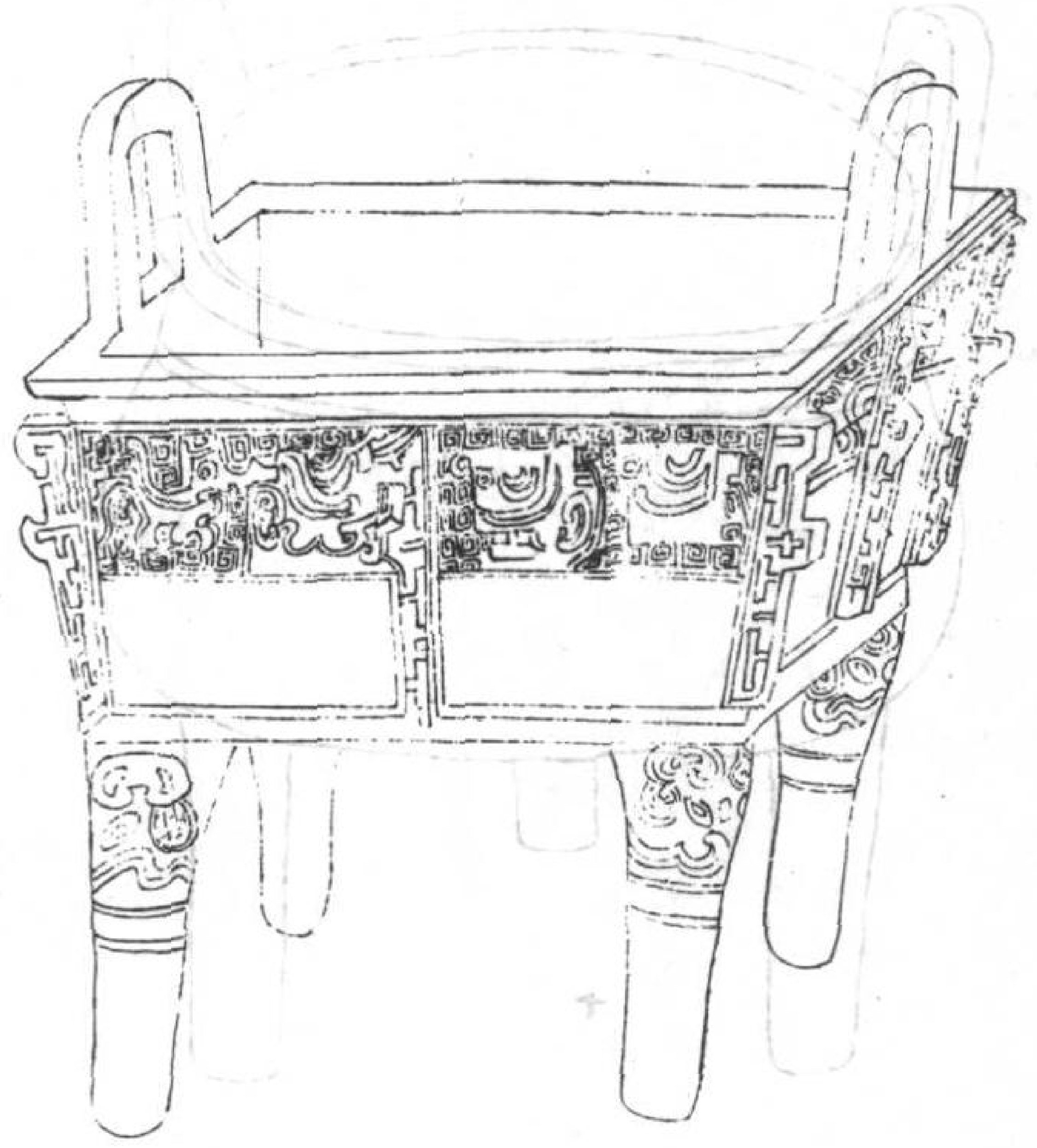
惟五月庚申
叔液自作饙
鼎用祈眉
壽萬年無疆
永壽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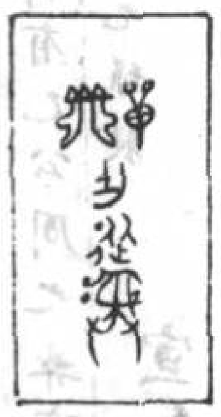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四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四分深四寸口徑六寸二分腹徑七寸一分容五升重六斤四兩三足銘二十三字曰叔液考諸前代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語記周之八士則有叔夜焉豈其族歟是器耳作雷形純緣飾以立獝足作蹄狀形制篆鏤皆周制也容齋三筆博古圖云叔液鼎曰考諸前代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周八士有叔夜豈其族歟夫伯仲叔季爲兄弟之稱古人皆然而必指爲叔夜之族是以叔爲氏也

周單從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單景作從彝

右高四寸七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三分深二寸三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三分腹徑長四寸一分闊三寸容一升一合重二斤十有四兩四足銘五字曰單景作從彝周有單子歷世不絶有襄公頃公靖公獻公穆公凡數世特景者不見諸經傳是器鼎也而曰彝蓋彝言其常曰從則如品之有從亦有所謂陪鼎者是也此鼎兩耳方而四足上飾獸面腹上有夔鳳形間以雷紋夔鳳之隱顯與夫雷之動作皆以其時著之紋飾豈徒爲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諭德臣汪鏜
書寫監生臣章仲京
圈點監生臣陳于廷
臣龔良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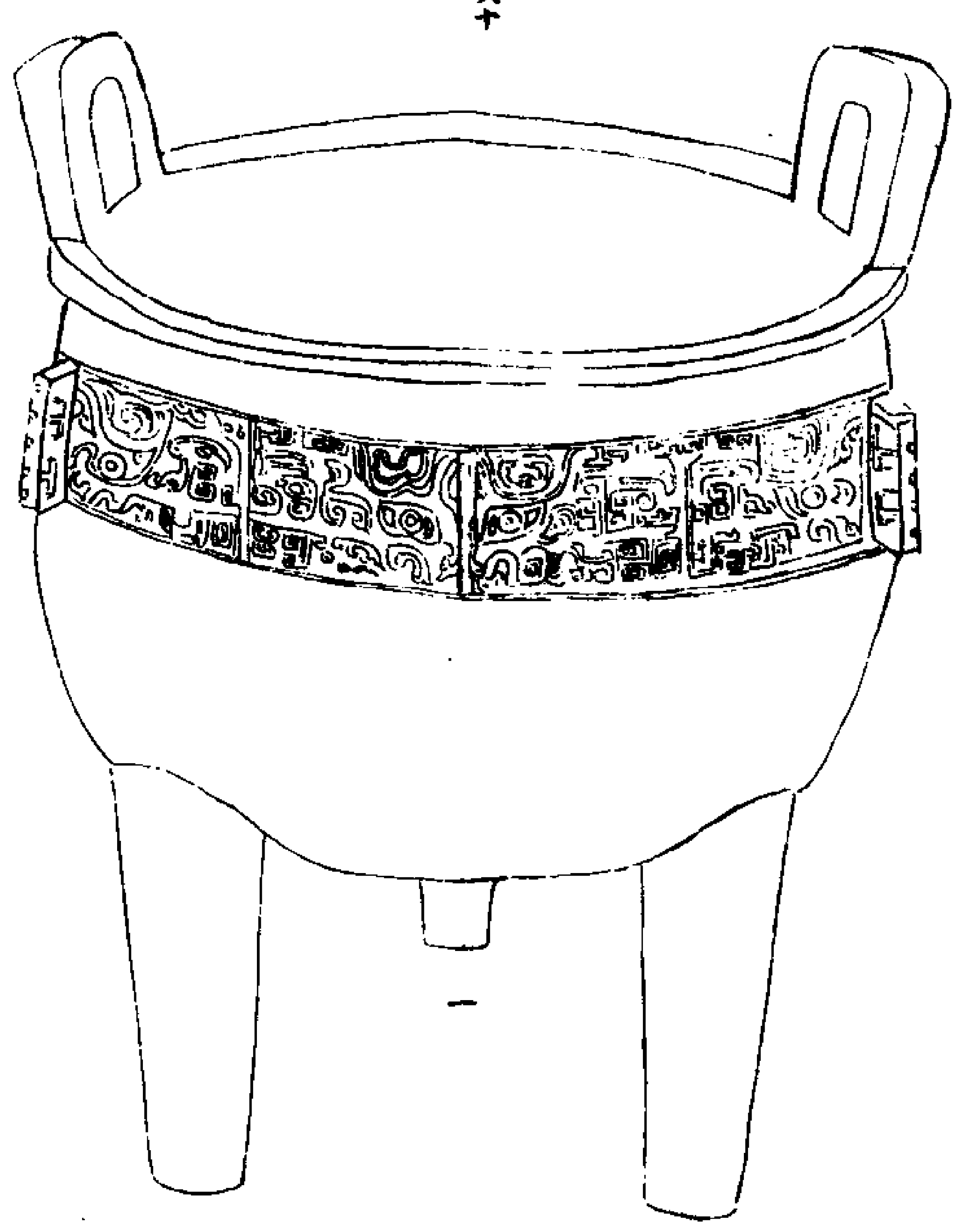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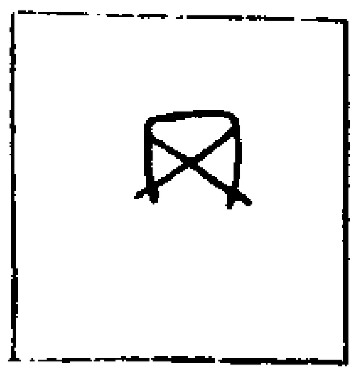
十九梗

鼎

周鼎

周舉鼎 減小摸製　宣和博古圖





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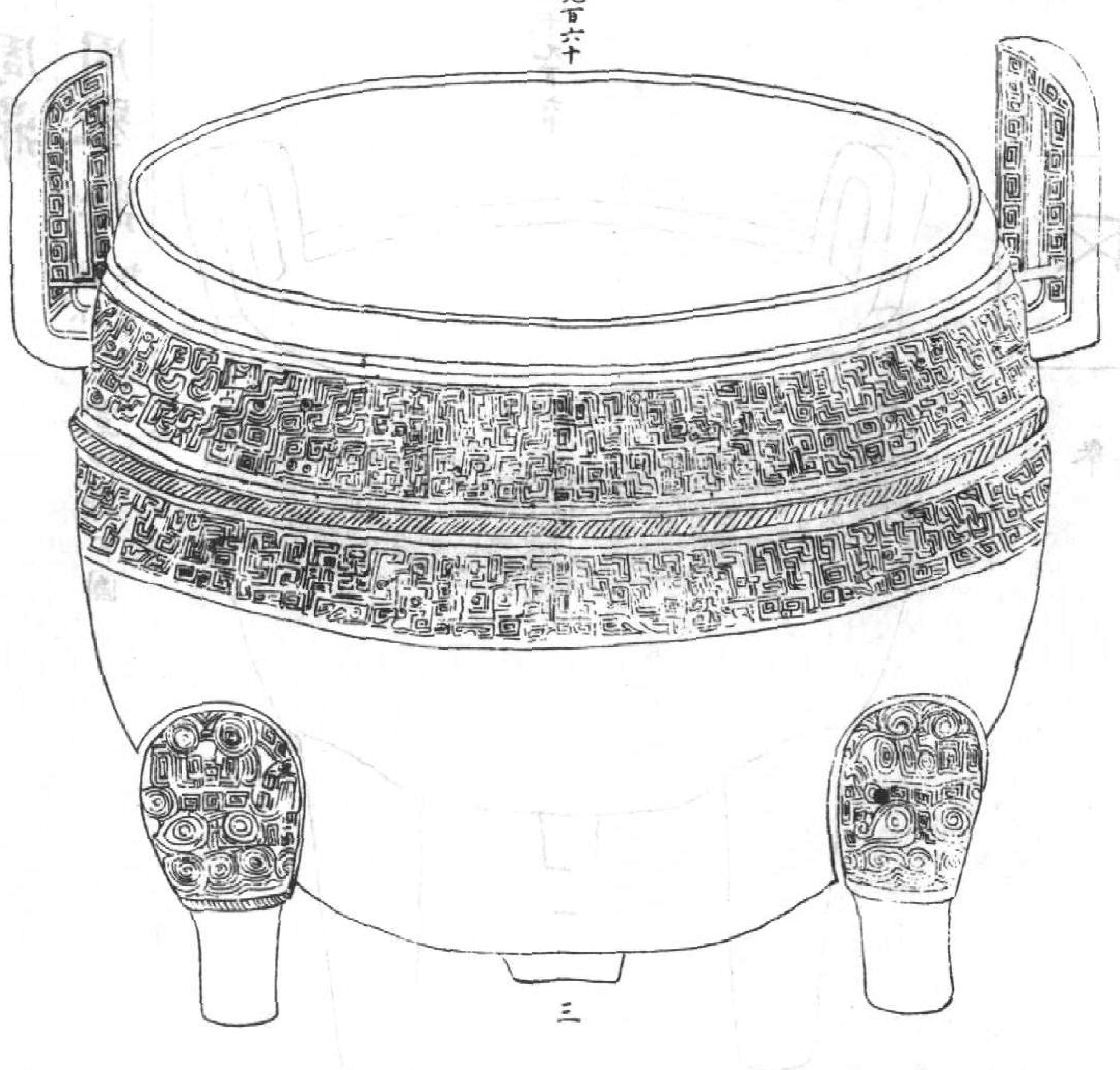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四分。深五寸七分。口徑七寸九分。腹徑九寸。容一斗一升三合。重十有三斤二兩。三足。銘一字。曰舉。器之銘舉者非特是鼎。若父癸尊而銘之曰中舉。李公麟得古爵於壽陽。而銘之曰巳舉。王玠得古爵於洛。而銘之曰丁舉。其有見於銘者如此。若杜舉洗而揚觶以飲平公。因謂之杜舉。則又見於獻酬之制。此銘一字曰舉。義有在於是歟。觀其製作。耳足與腹。皆純素不設文鏤。而三面有饕餮狀。間之雷紋。銘與商器皆近似。而文過之。周初器也。黄伯思東觀餘論按校古文。舉字也。三代彝器。有此文者頗多。如爵有巳舉。卣有丁舉之類。是也。戴記晉杜蕢洗爵揚觶以覲平公。時人因謂之杜舉。蓋爵觶之屬。可舉以獻酬之器。故或目以舉。今此鼎亦銘以舉。而但一字。又非可舉以獻酬之器。則此所謂舉。乃人名也。與杜舉已舉異矣。以載籍考之。宋之傳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下蔡有史舉。燕有唐舉。雖皆周人。然史舉賤而為監門。唐舉微而為相者。又皆周末人。而此鼎乃非晚周之器。今驗其銘款。若非宋傳公舉則伍舉也。傳公微子之後。與周始終。伍舉莊共之大夫。為楚聞臣。宜其制作傳永而不忘。然傳以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為銘之法。而此鼎特著名而不紀績。亦猶公非之鼎第銘以非。公孫𧶜之鼎第名以𧶜。亦一字

周廣川書跋周舉鼎銘　祕閣既定作古器圖。并考論其制上之。或以問曰。梓為古文舉。然此為舉鼎。謂可舉邪。且三代之器。言舉者衆矣。已爵為舉。丁卣為舉。凡可舉以進者。謂得名之。今按此鼎銘舉。其器非爵可舉。而大且容斗六升。重十四斤。其得舉哉。曰。晉平公有臣杜舉。爵公以罰。又罰其二臣。且自酌也。後之為制者。設之於庭以待直言。晉謂杜舉其後改為白獸尊。設於庭以示百官。其昭大矣。不必為一爵而存也。蓋因名而得以有作矣。然制器簡古文字特異。蓋晉之當世。或其後人所作以示於衆。非秦漢之君所為也。觀古之制器。類有所本。而揚箏洗觶。一時有見。乃傳後世不忘。况其器猶傳。此其可貴者。豈偶然一古物供耳目之玩好哉。余顧得附其言於此。竊有恭於古焉。

周威君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之飼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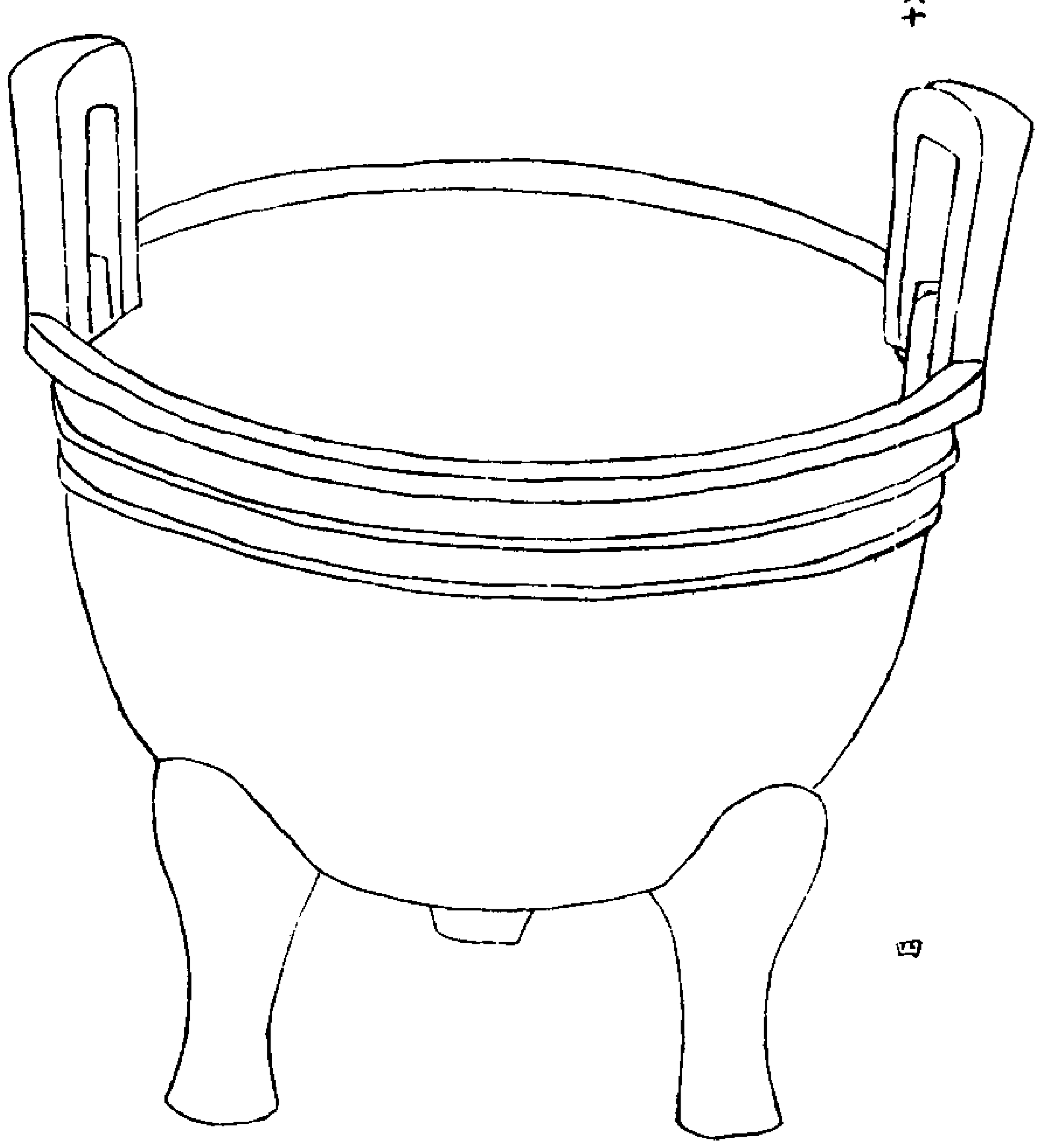
威洄君允

右高六寸八分。耳高二寸四分。闊二寸二分。深五寸九分。口徑七寸八分。腹徑八寸六分。容一升五合。重八斤有半。三足。銘七字。曰。咸汈君九之銅鼎者。咸汈君。考諸經傳無所見。然銅鼎者。質之鼎彝。有曰餗鼎。取易覆公餗之義。有曰饙鼎。以爲饙飯之器。此曰銅者。盖銅種也。王安石以謂行食爲種。是鼎特非用之於行食耶。腹間作蟠虬。耳飾以雲紋。足皆狀獸字與許子鐘邛類。乃周末之物。但闕其蓋耳。

周鮮鼎

減小様製

宣和博古圖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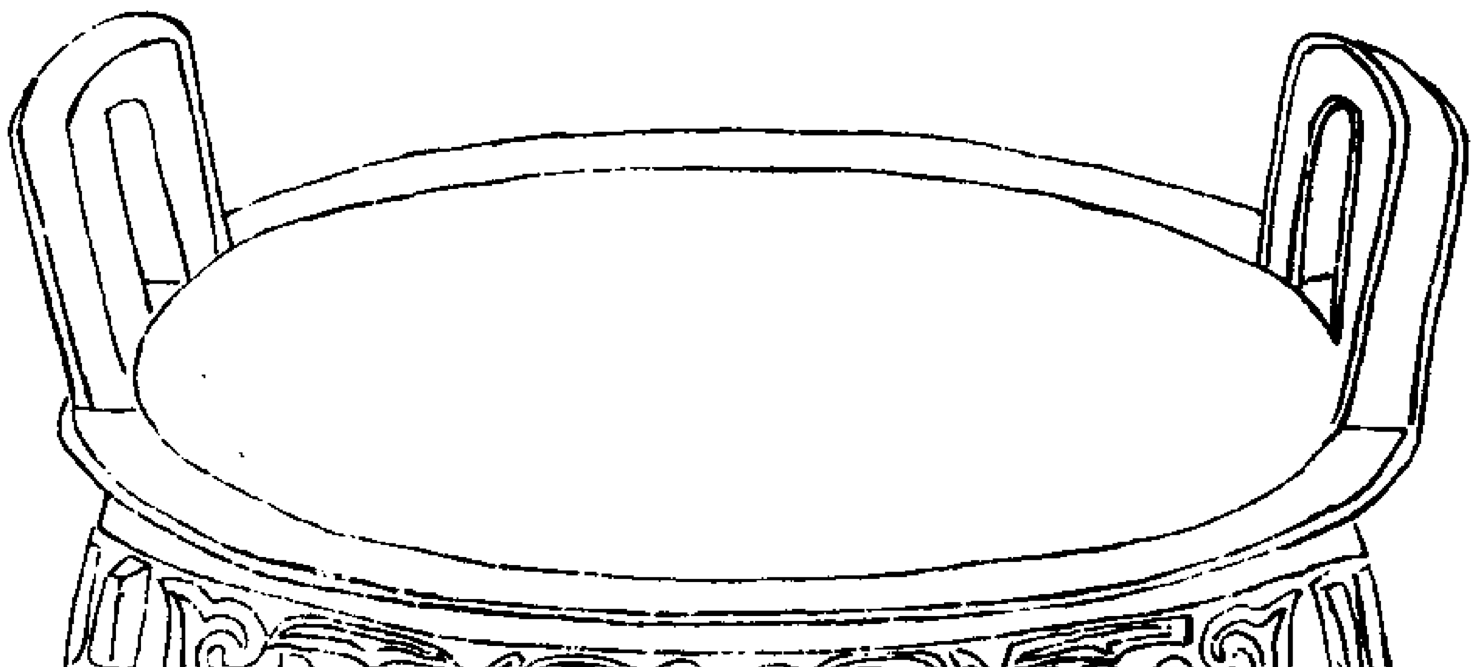
鮮

右高一尺四寸九分。耳高四寸二分。闊四寸八分。深一尺一寸。口徑一尺六寸。腹徑一尺七寸五分。容七升三合。重五十八斤三足。銘狀一魚形。按詩言。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與夫說元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蓋烹鮮之術止於嚴水火之齊。無所用力。是鼎實烹餁奉薦饗則烹鮮有職於此。故周其魚形。而以鮮名之。且商之鼎彝。多取象於物。此鼎周器款識簡古不加紋鏤。爲一魚形。豈周因於商禮。去商未遠。餘風猶存耶。不然。何以純素如此。

周伯郚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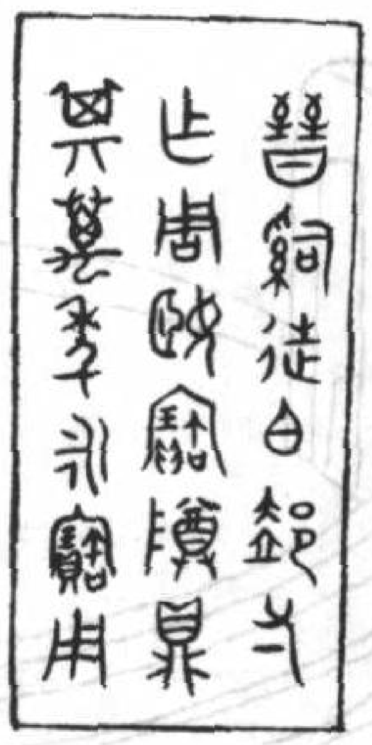
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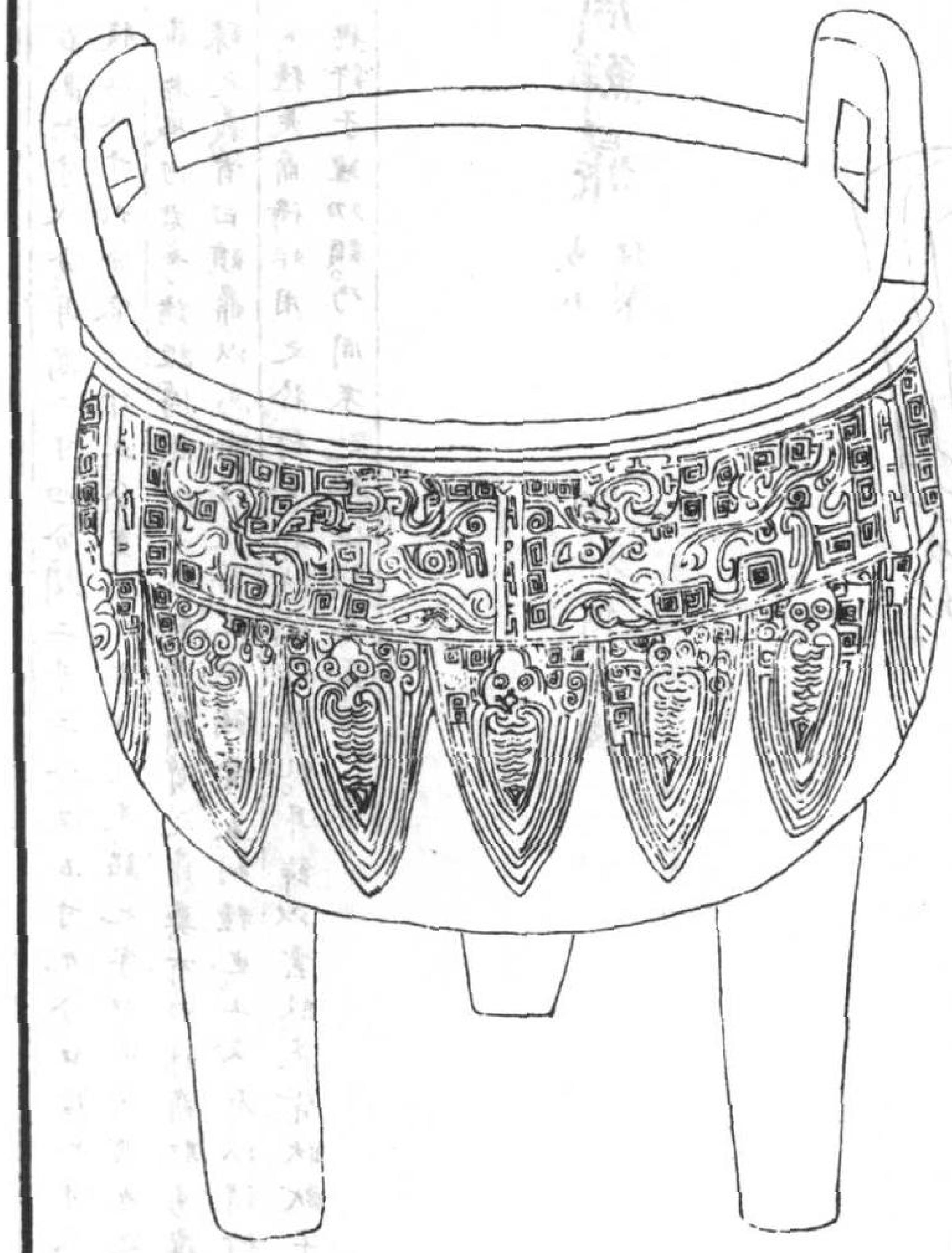


晋司徒伯鄀父
作周姬寶尊鼎
其萬年永寶用

右高六寸二分。耳高一寸九分。闊二寸。深四寸一分。口徑八寸。腹徑七寸八分。容六升一合。重六斤有半。三足。銘十有八字曰晋司徒伯鄀父。按晋以僖侯諱司徒。故廢司徒爲中軍。稽之周歷晋僖侯之元年。實周共和之二年。推而下之。至周平王之四十八年。魯隱公始居攝。蓋百有餘年矣。孔丘作春秋斷自魯隱始。則前乎此。列國雖有名卿大夫。往往無復考。按是以伯鄀父之名不見於經傳。此鼎以獸飾足腹間。著以蟠螭兩耳純緣皆素。黝有古風。殆成康時物也。

周節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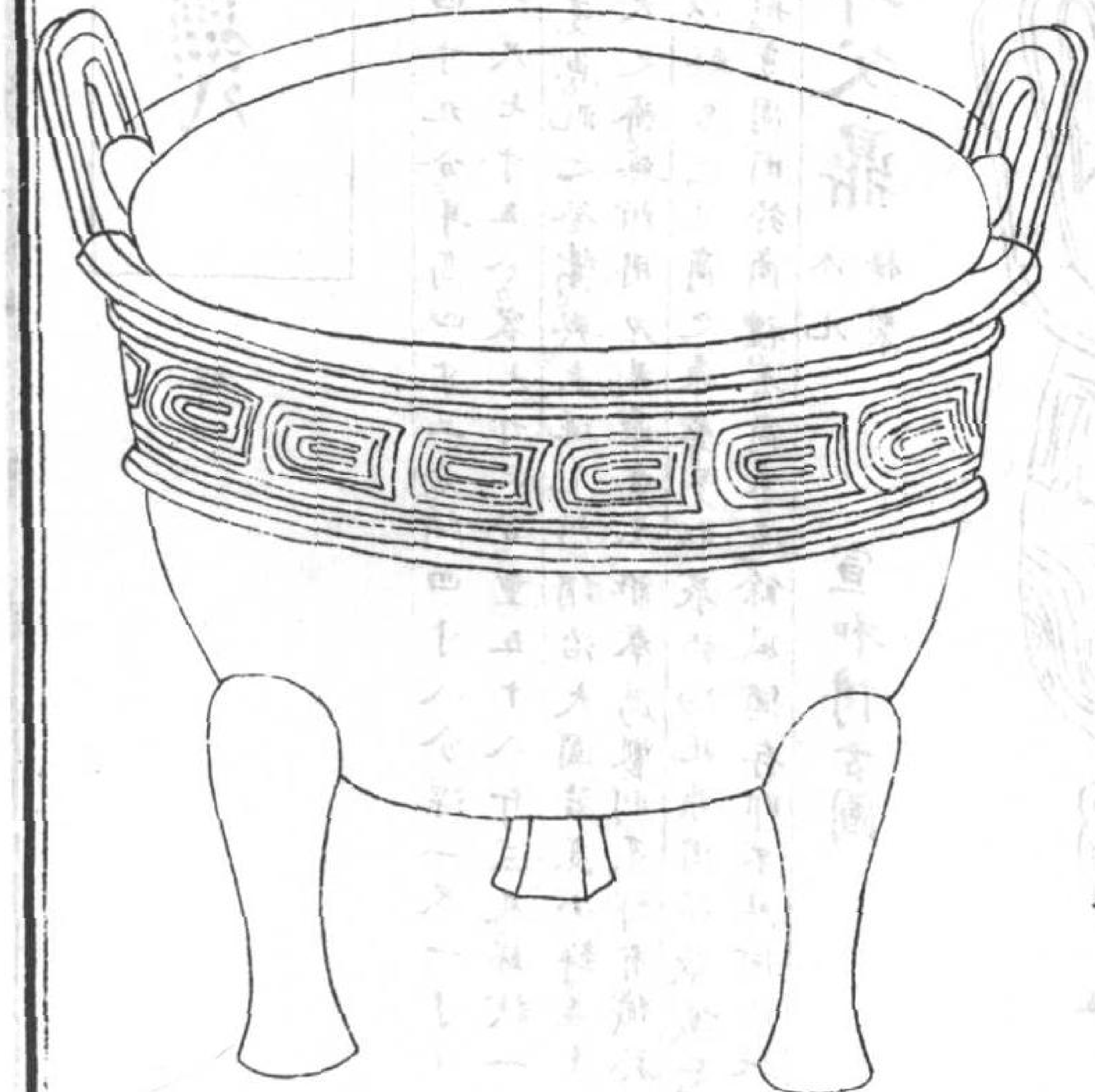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節

右高六寸六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八分。深四寸三分。口徑六寸三分。腹徑六寸六分。容四升七合。重六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一字曰節。未詳其爲誰。疑其名也。是鼎耳足純素。純緣之下起六觚。稜爲三獸面。以蟠夔雷紋爲飾。腹間又作垂花。中著以蟬紋蟲鏤。精巧其色。瑟瑟寔晚周精工所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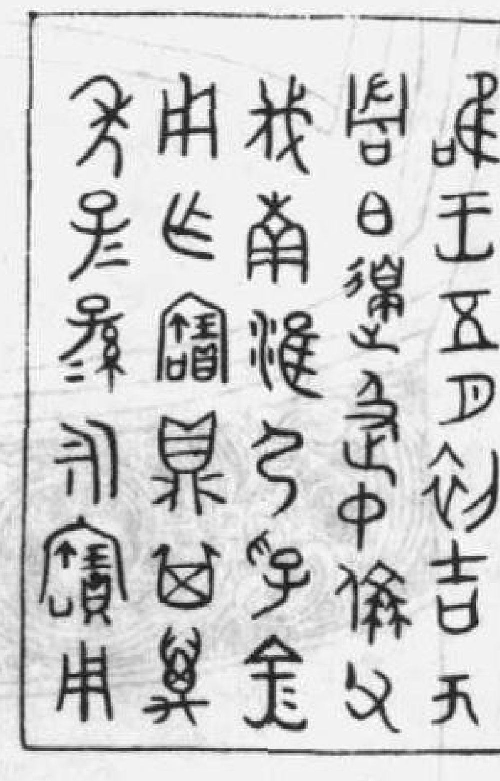
周仲偁父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七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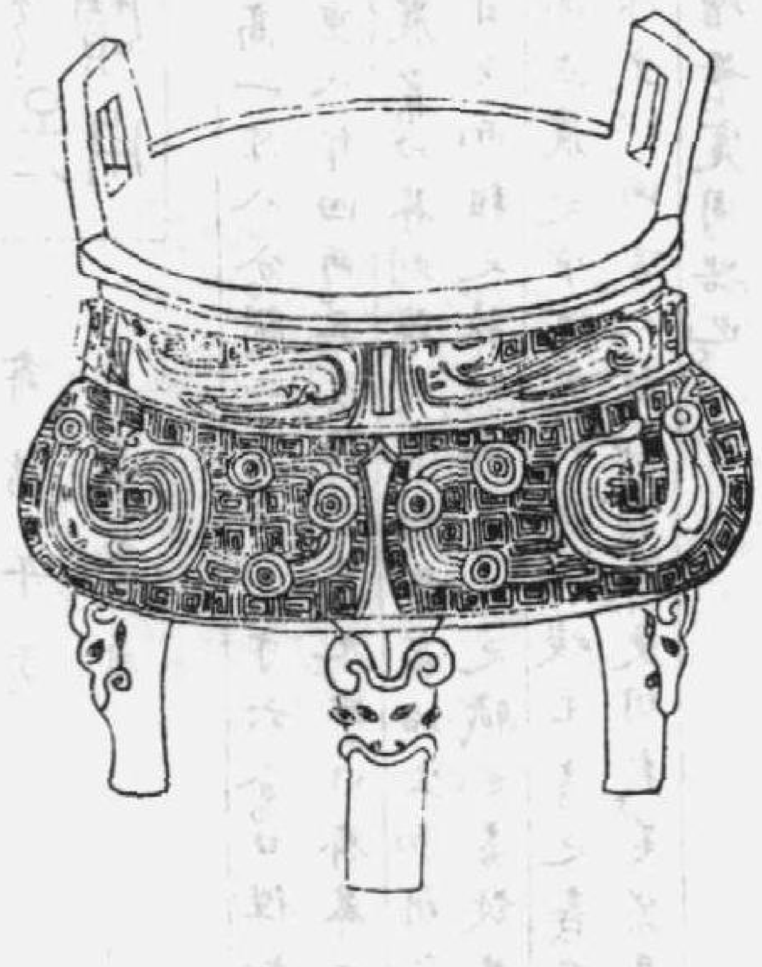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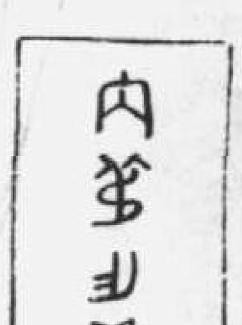
唯王五月初吉丁亥
周伯皋及仲偁父
我南淮節孚金
用作寶鼎其萬
年子孫永寶用

右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三分。深五寸五分。口徑五寸五分。容一斗二升。重十有二斤。三足。銘三十五字。夫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故凡彝器名物。非下可得而專。若召虎之平淮夷。宣王用以昭有功。則於是釐爾圭瓚秬鬯一卣。伯皋及仲偁父有伐南淮之勲。則賜作寶鼎。乃其宜也。曰伯仲則又言其昆弟也。詩曰。伯氏吹壎。指昆弟耳。昆弟皆知移孝以事其君。於是有南淮之烈。宜周室之作人其盛有見於斯耶。其銘諸盖所以昭之也。

周大叔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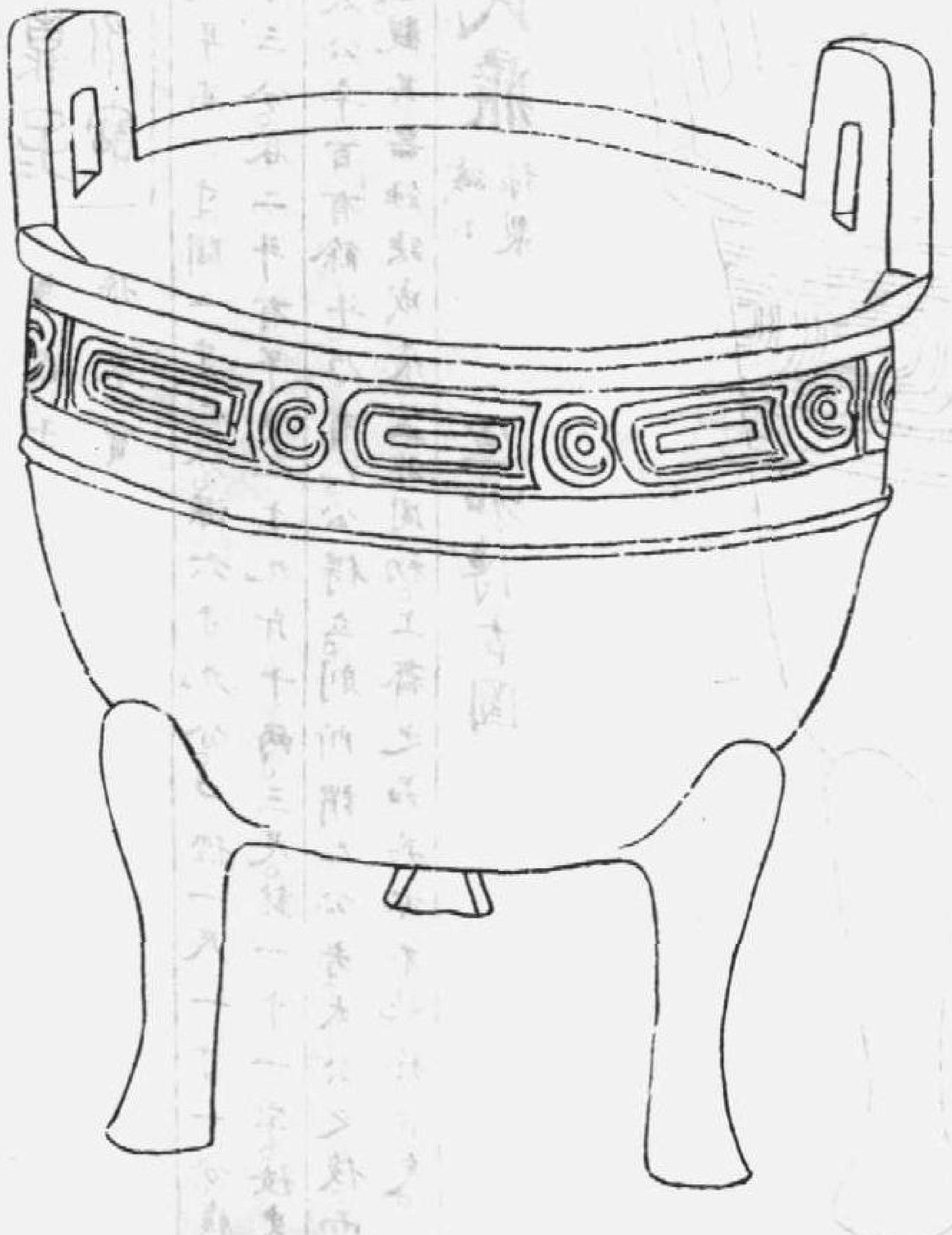


大叔作鼎

右高三寸九分。耳高一寸。闊八分。深二寸二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四寸四分。容一升。重一斤十有三兩。三足。銘四字。按春秋隱公元年書鄭伯克段于鄢。蓋鄭伯者。鄭莊公也。莊公弟有曰。共叔段者。嘗請京使居之。因請之曰京城大叔。則大叔者莊公之弟耳。大叔繕甲兵以襲鄭。爲公伐京焉。大叔入于鄢。公又伐鄢。故春秋書其惡以爲昆弟之戒。而詩人有曰。大叔于田。以刺其多才而好勇者是也。然則是器。乃大叔居京而作之耳。其爲周器可知。

周齊莽史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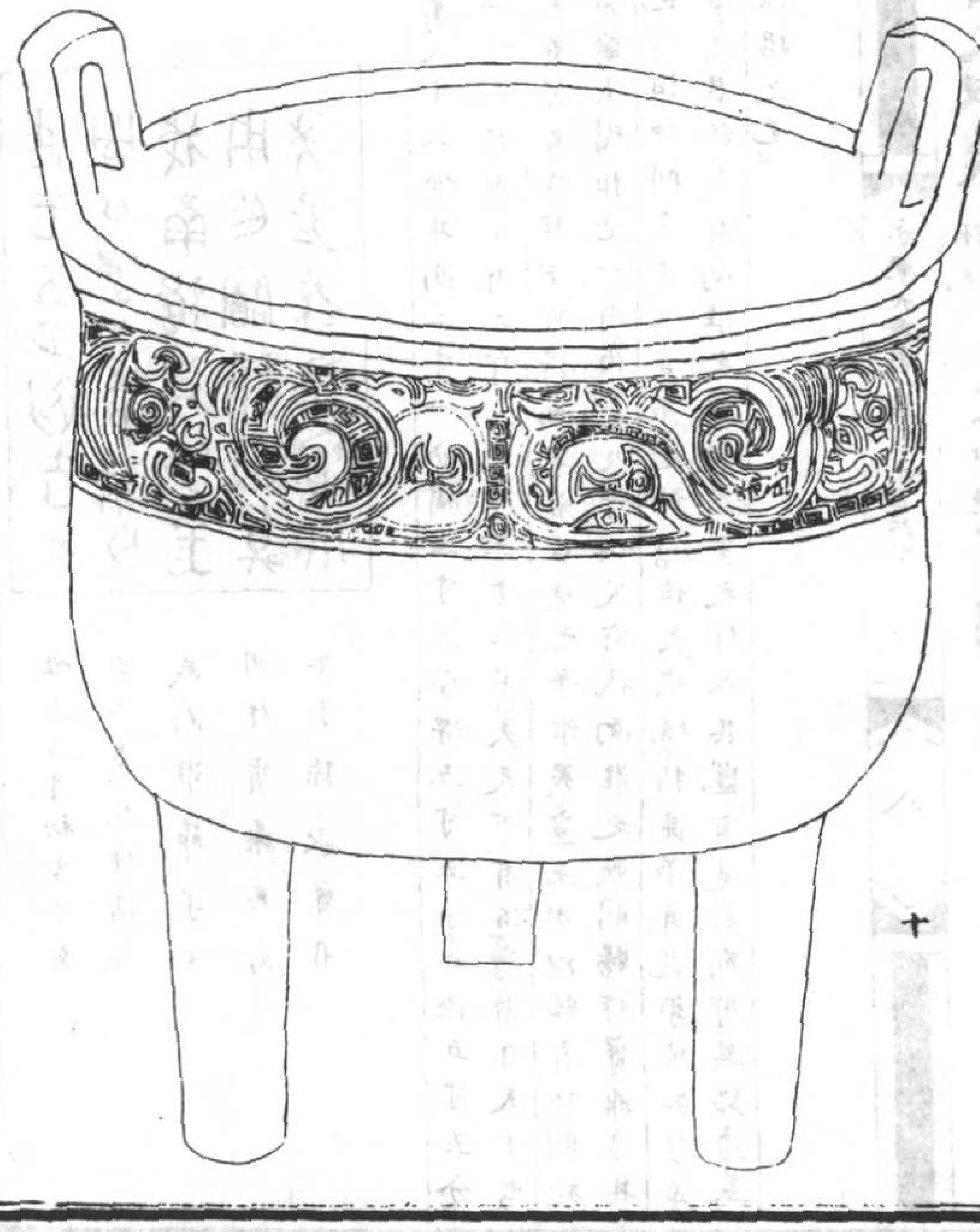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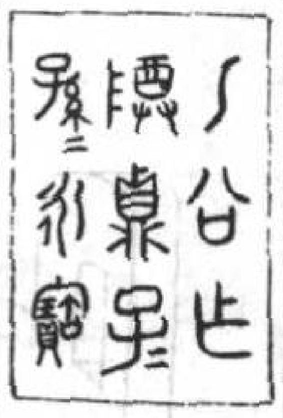
齋萊史喜作
寶鼎其眉
壽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

右高六寸八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二寸。深四寸六分。口徑七寸八分。腹徑七寸九分。容七升。重八斤四兩。三足。銘一十九字。曰齋萊史喜。則古者大史順時頫土。是為農官。曰萊則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故知萊為史之職也。喜疑其為名。若詩所謂田畯至喜。則畯亦立農之官。喜或以為田畯至喜之喜。商父乙鼎曰辰見北田作冊友史。亦史以田言之。故知為萊史明矣。是器耳緣著雲雷之紋。足作蹄狀。文鏤增華。寔周器也。

周乙公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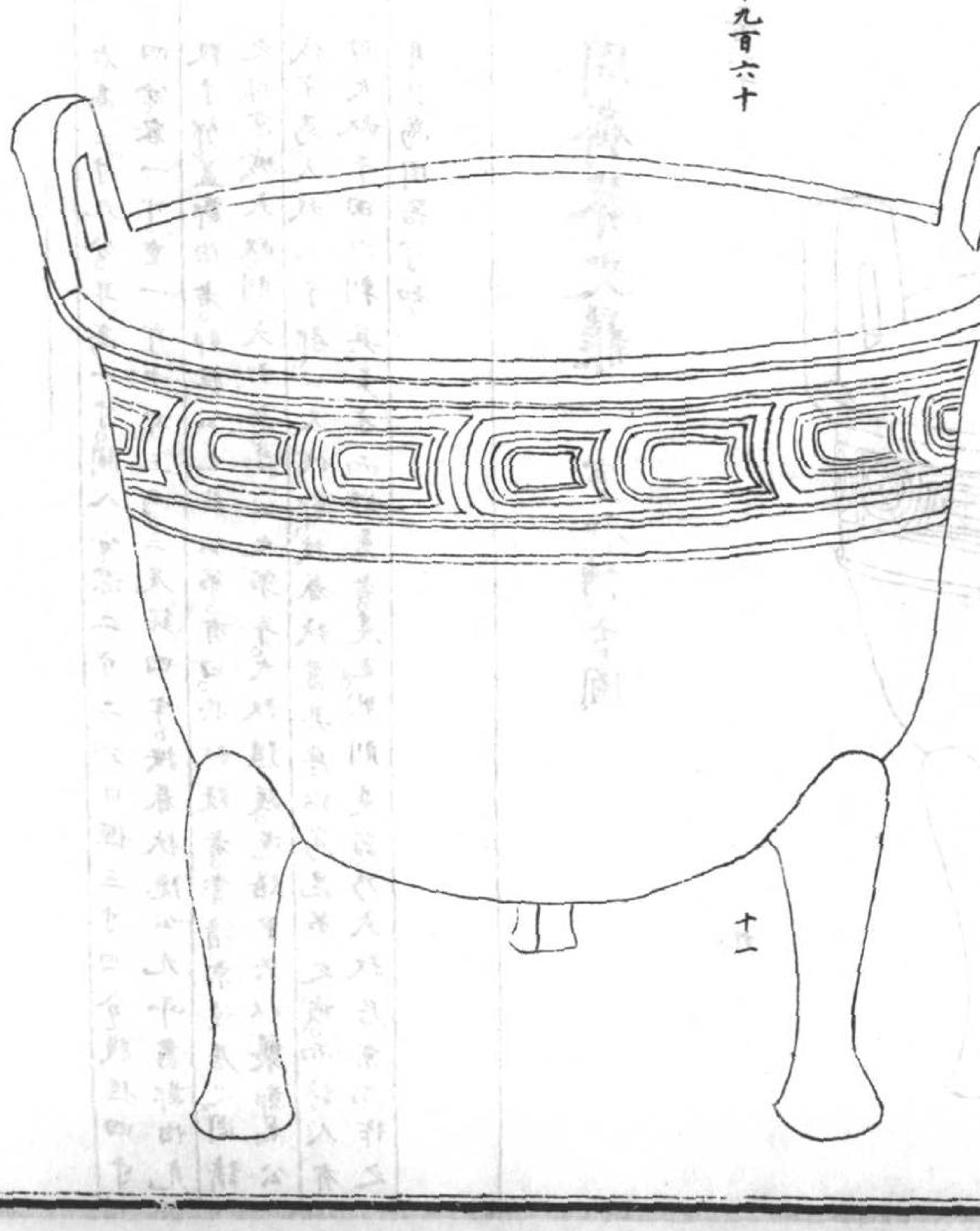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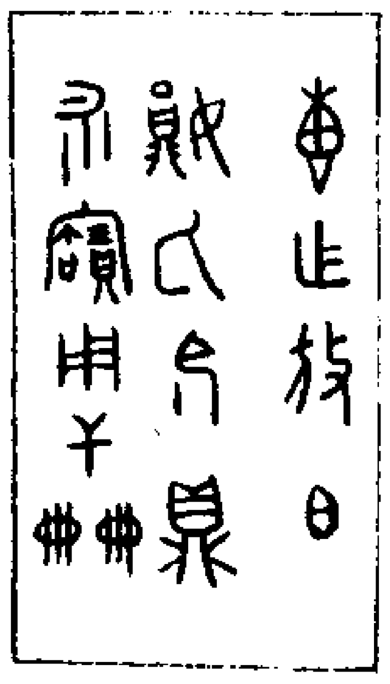
乙公作
尊鼎子
孫永寶

右高一尺。耳高二寸。闊二寸二分。深六寸九分。口徑一尺一寸一分。腹徑一尺一寸三分。容二斗有半。重一十九斤十兩。三足。銘一十一字。按史記齊世家。太公卒百有餘年。乃有乙公得立。則所謂乙公者。太公之後。而君於齊者也。觀其器蝕缺成痕。蓋非周初工齋之品。其亦不純於古矣。

周娟氏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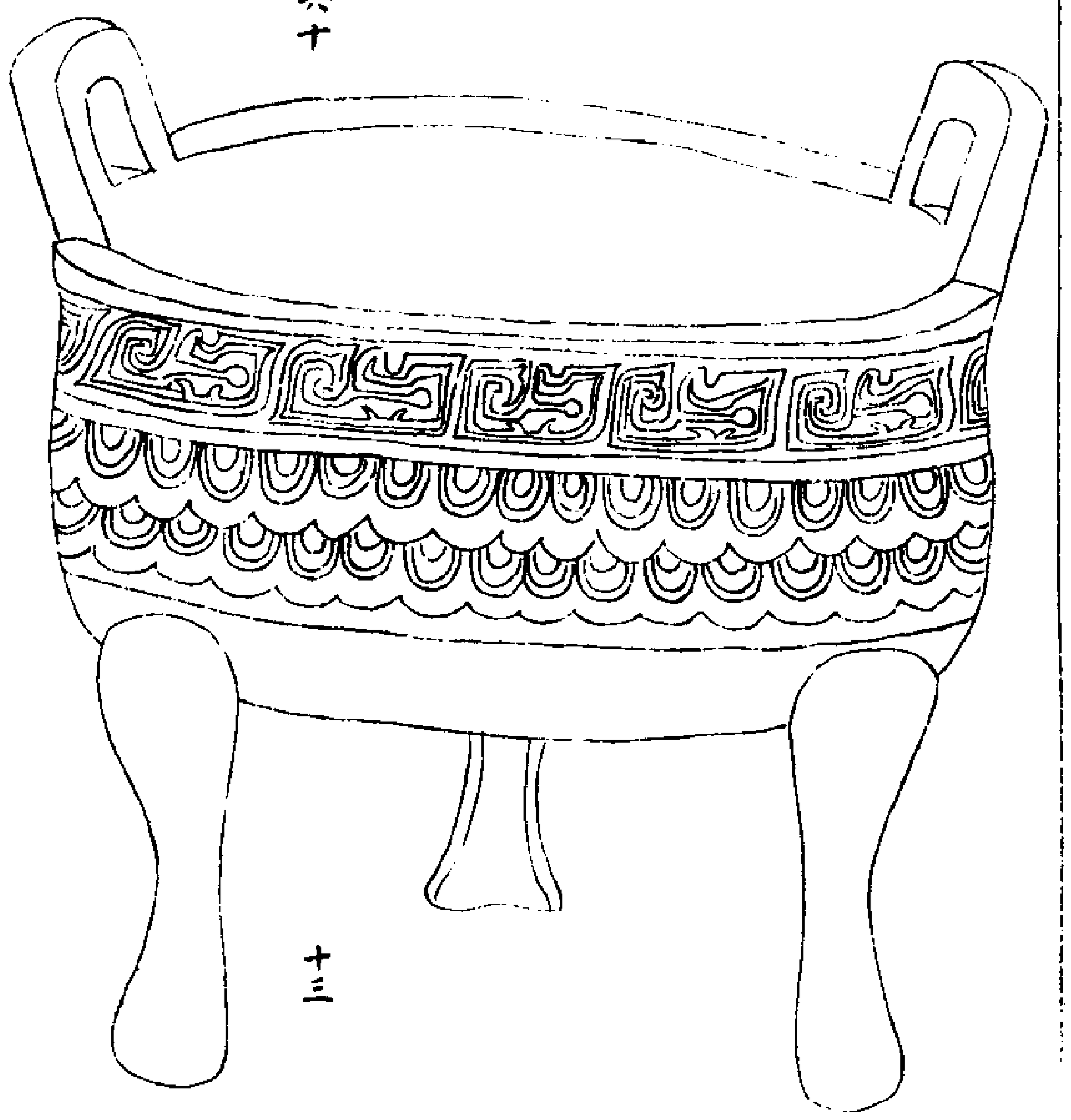


惠止叔日
媰氏。鼎
永寶用。冊冊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二寸。闊一寸八分。深六寸有半。口徑一尺五分。腹徑一尺。容一斗六升四合。重一十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一十三字。按許慎媰通作妘。祝融之後姓也。富辰有曰。叔妘而聿貂以妘為妘姓之女。今歛伯雛於傳無見。蓋亦祝融後姓而叔妘之族歟。冊冊冊也。許慎謂象其劄。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符命也。諸侯受命於王者。故尊彝之間類多作此。

周寅父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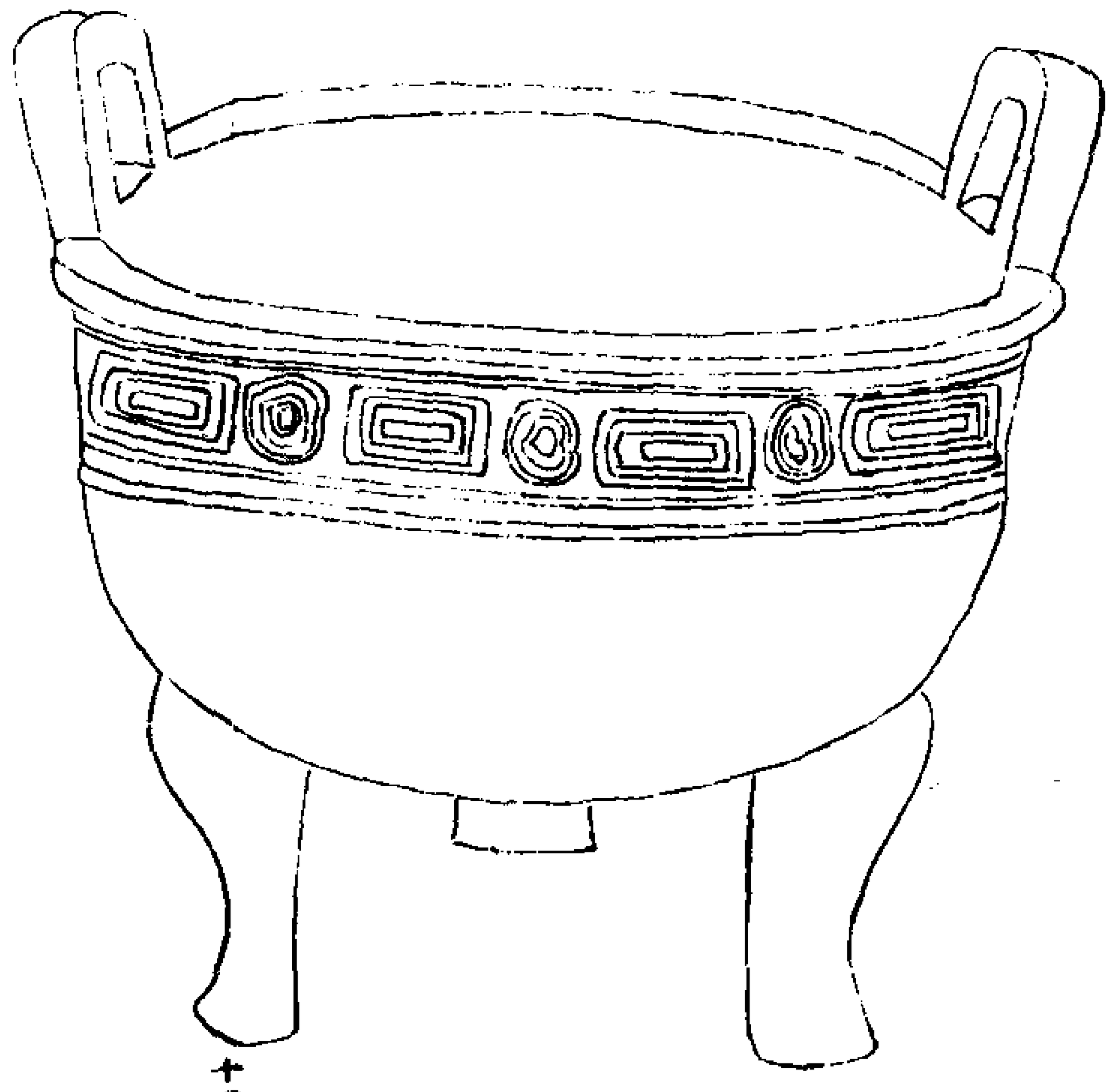


師寅父作
季姞尊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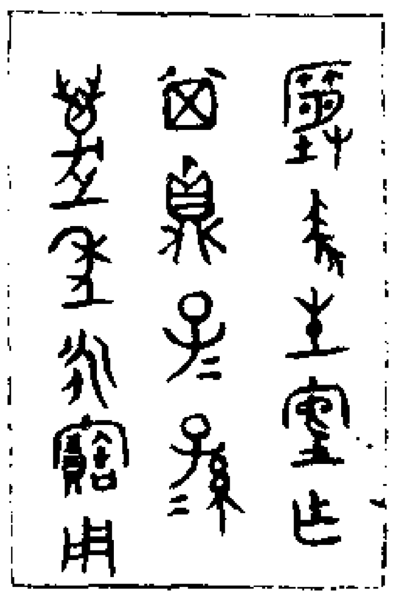
右高六寸三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七寸七分。容五升有半。重六斤三兩。三足。銘八字。師寅父於經傳無所見。惟周有簋蓋銘曰。姬寅母而此曰師寅父。簋非作簋者寅之母而作鼎者寅之父耶。姬言其姓。師舉其官。耳言姓也。左氏外傳有曰。伯言義母作匜。有曰仲言。而此曰季言。皆其族耶。謂之尊鼎與魯公作文王鼎而曰尊彝同意。

周㝬生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十四



㝬生室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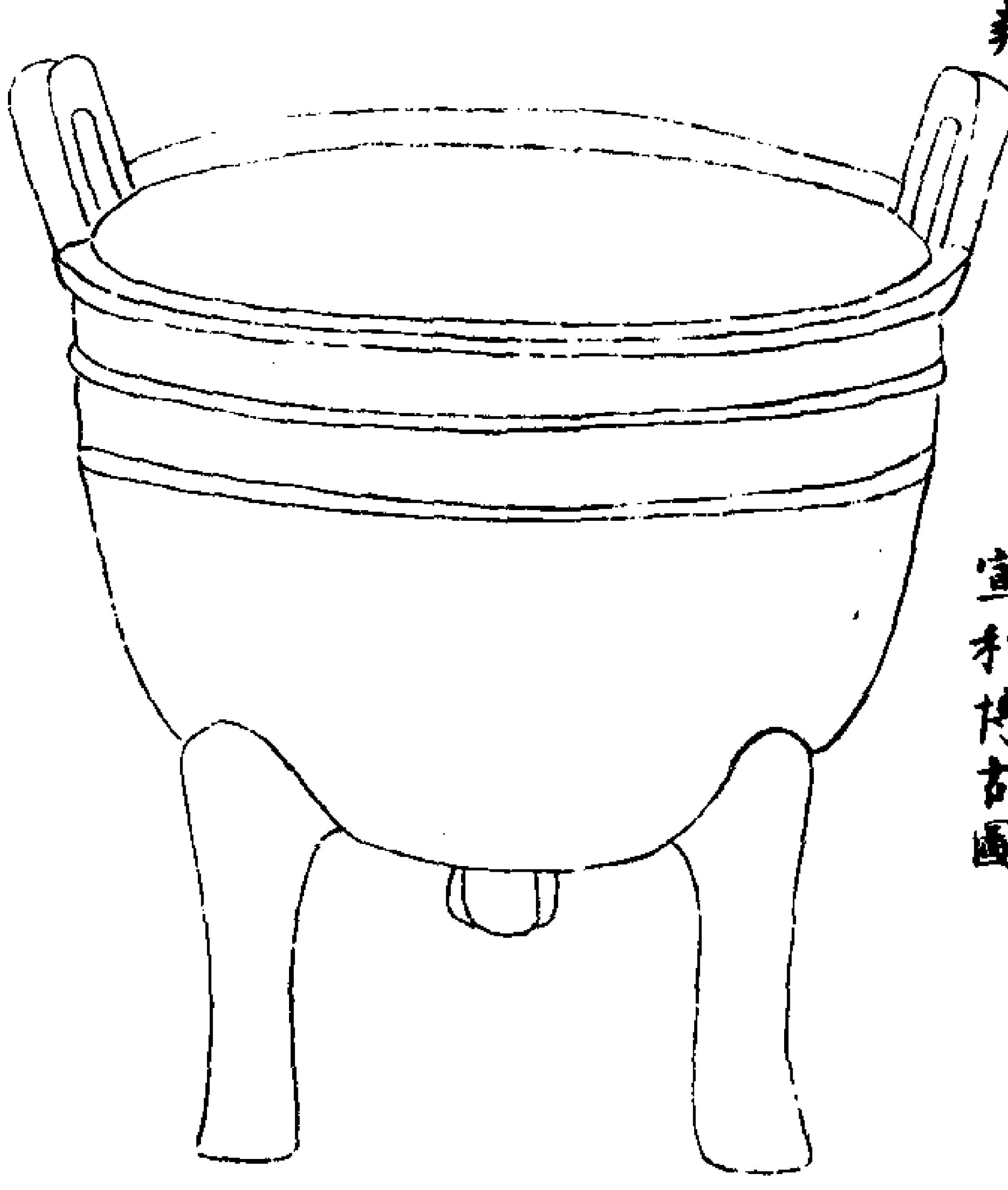
其鼎子子孫孫

萬年永寶用

右高六寸九分。耳高二寸。闊一寸五分。深四寸九分。口徑八寸六分。腹徑八寸五分。容八升七合。重九斤。三足。銘十六字。按左傳后羿有臣曰㝬圍。鄭有大夫曰公子㝬。此鼎雖古。而款識曰年已非。有夏之制。則㝬不可爲㝬圍。殆所謂公子㝬耶。謂之生。亦猶黔敖。曰瓜生之類是歟。

周緐駒父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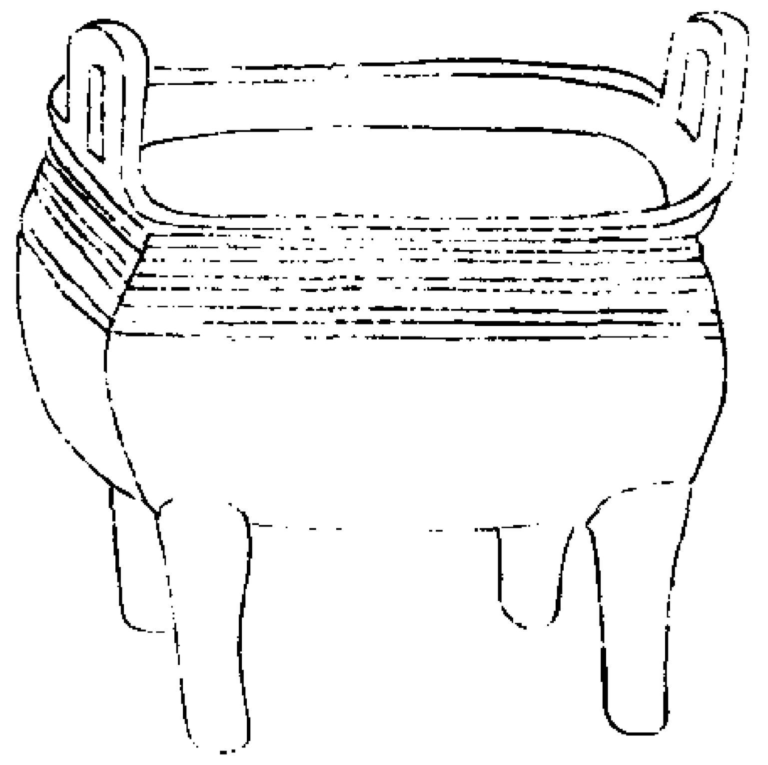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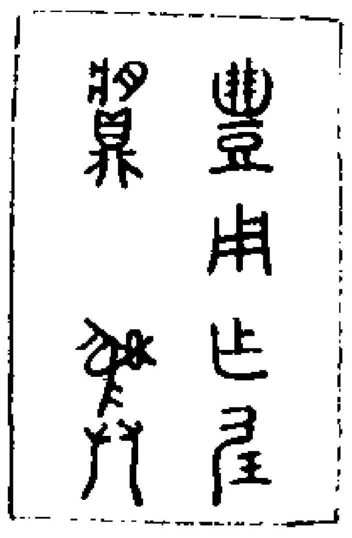
緐駒父

旅鼎永寶

右高六寸九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二寸。深四寸六分。口徑八寸一分。腹徑七寸九分。容六升七合。重五斤十有五兩。三足。銘九字。曰緐駒父作旅鼎永寶用。緐字頗漫滅。未詳。曰駒父。則今所藏敦有仲駒父作仲姜敦。左傳則有駒伯爲郤克軍佐。駒其姓也。有公子駒奔衛。則駒其名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爲姓耶。曰旅鼎。則燕禮所謂士旅食。左傳所謂庭實旅伯之旅也。通體純素。而簡古尤存。特銘款加詳。知周物也。容齋三筆博古圖云。周緐駒父鼎曰。左傳有駒伯爲郤伯軍佐。駒其姓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爲姓耶。予按左傳駒伯者。郤錡也。錡乃克之子。是時郤氏三卿。錡曰駒伯。犨曰苦成叔。至曰溫季。皆其食采邑名耳。豈得以爲姓哉

周豐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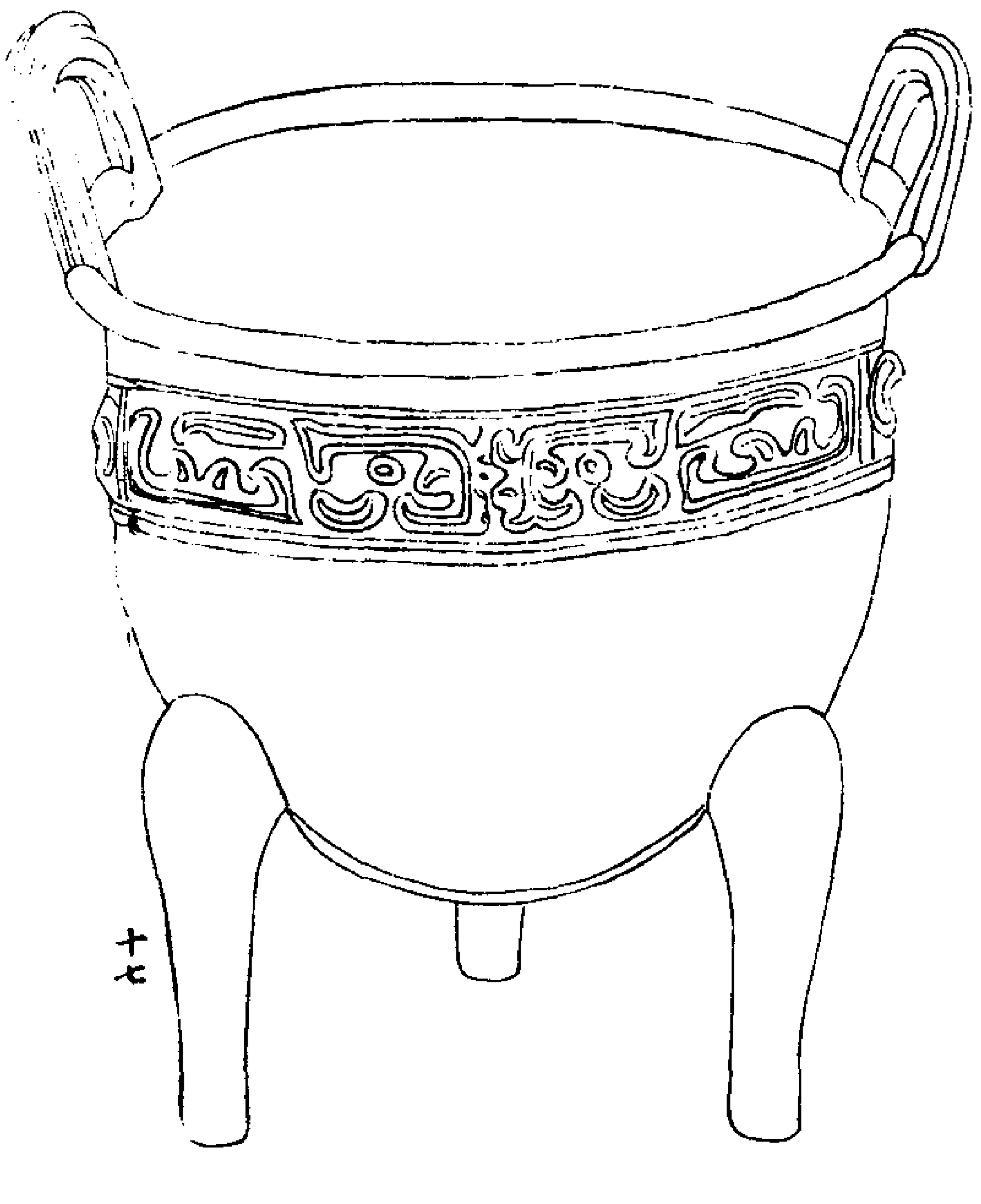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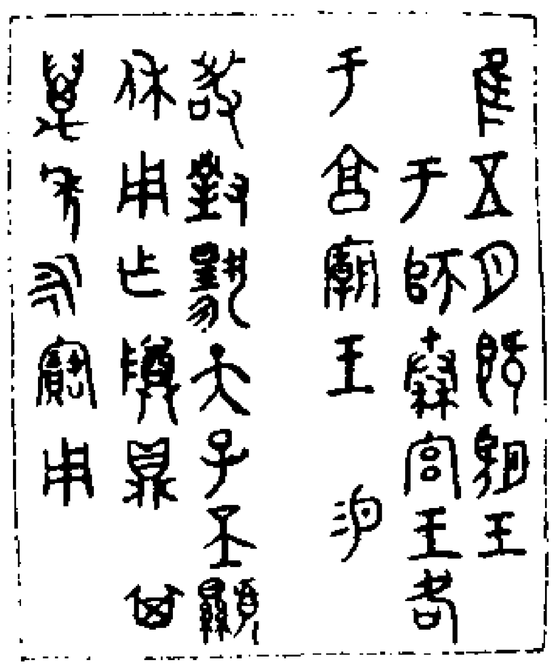
豐用作玖寶彝

右高三寸二分耳高八分闊八分深一寸九分口徑長三寸三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三寸九分闊三寸三分容七合重一斤二兩四足銘六字曰豐用作玖寶彝豐名也凡彝器不可得而專有必賜於君然後敢製爲謹君命而銘之故於是書其名是器如簋比他器爲特小然銘文典古三代物也

元趙子昂松雪齋詩豐鼎制特小周人古風渾摩挲玉質潤拂拭翠光鈞鑄法觀來妙銘文考更真平生獨好古對此興彌新

周師秦宮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惟五月旣望王〻〻于師秦宮〻格于饗廟王〻錫〻〻〻敢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尊鼎〻其萬年永寶用

右高一尺耳高二寸五分闊二寸六分深七寸二分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容二斗重十有七斤銘四十七字磨滅不可考者十有二字曰惟五月旣望者猶書朏望生明生魄以紀時紀日也其曰師秦宮則師秦之宮以名其人猶師寰師毀也王格于饗廟而有錫焉則錫命而賞于祖也臣受命於君則當有以對揚之詩曰對揚王休書曰對揚天子之休命此言敢對揚天子丕顯休蓋亦如是夫然後可以作鼎保用而視之以萬年爲詞云

周子父舉鼎 減小樣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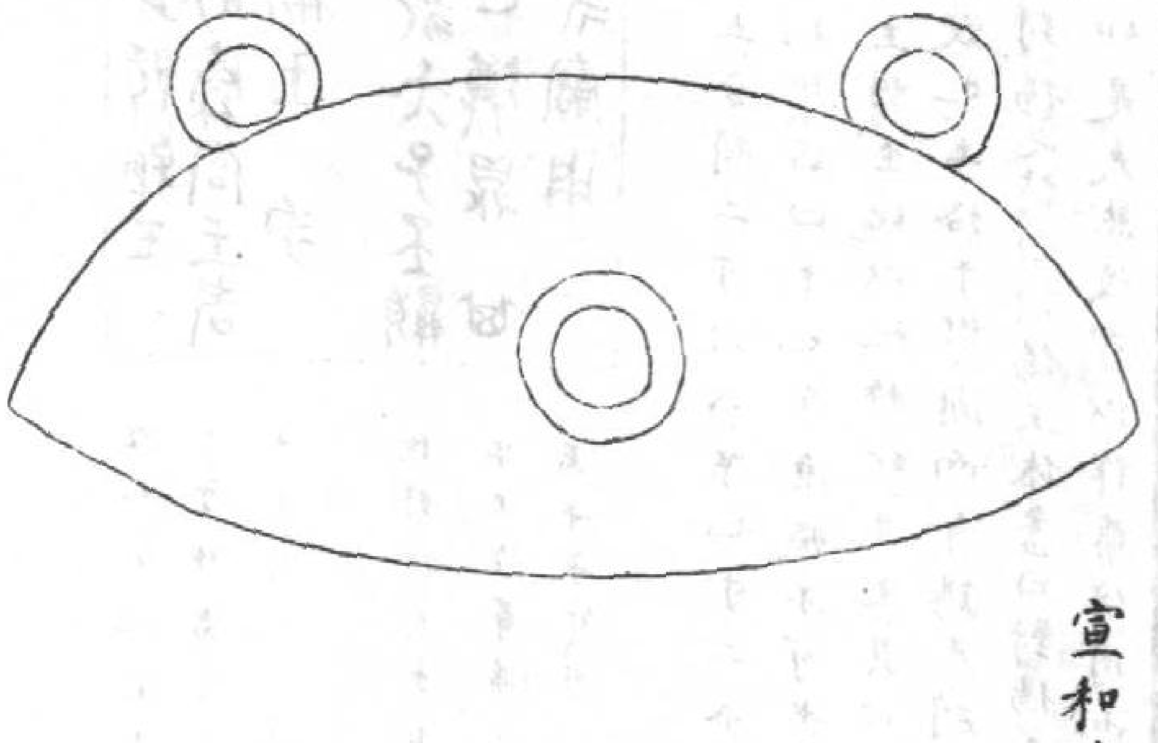
宣和博古圖

子父舉

右高九寸四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一寸九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二分腹徑六寸五分容四升六合重六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三字是器耳與腹皆素純緣之外以夔龍雷篆間飾足亦作夔狀比他鼎形制為特高銘曰子父按古者父為大夫子為士則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則葬以士祭以大夫是祭父皆從其子而鼎者祭所用之器又以銘表著其祖考之美故祭統曰鼎有銘自名者也是鼎也銘雖無文而特以子父識之其下又為舉字蓋取其以手致而與人之意則知用之於父盡力以致養而不敢虛美其先者也

周緘鼎蓋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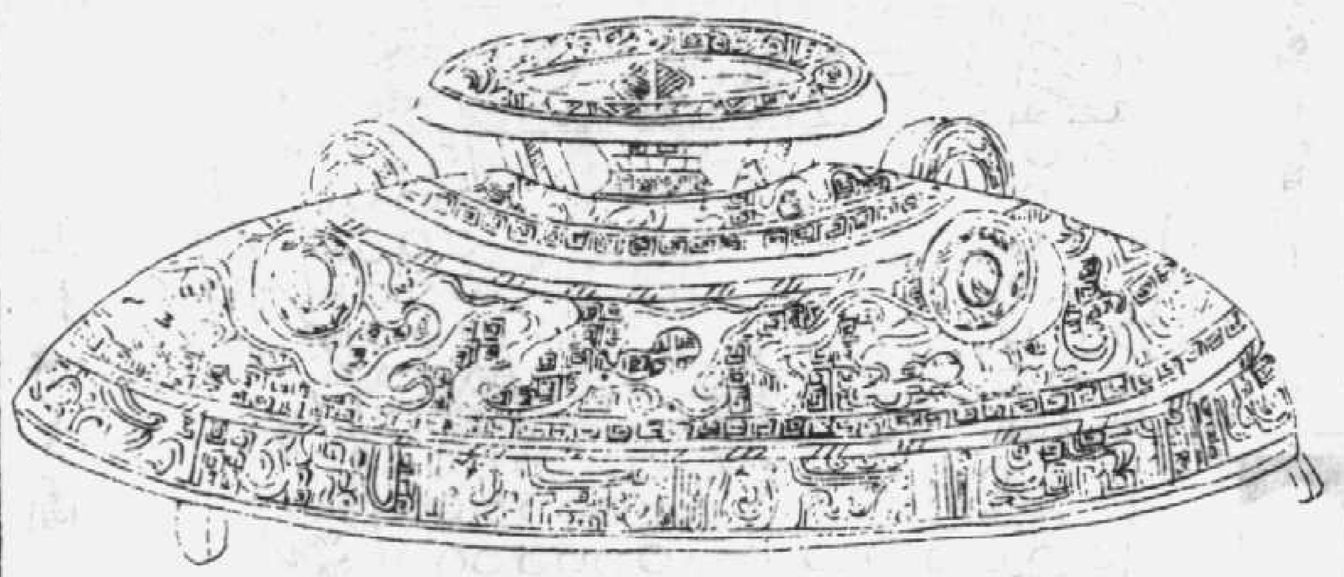


宋公緘之餗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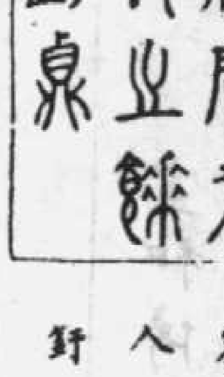
右高一寸八分深一寸四分三圜環各徑圜一寸重二斤十有三兩銘六字曰宋公緘作餗鼎且春秋帝乙之後微子為宋公都商丘大辰之墟自微子至景公蓋三十六年獲麟之歲景公者名欒是所以為宋公欒也作餗鼎者食器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則銘以餗亦以為飲食之節而已今所藏一鼎銘曰王命敔緘一鼎曰緘女皆一時物也然二器皆名之周蓋微子得用先王禮樂於周為客是宋也而謂之周金石録古器物銘宋公緘餗鼎銘元祐間得于南都藏秘閣底蓋皆有銘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緘者莫知其為何人也黄伯思東觀餘論有蓋銘六字按此鼎銘曰宋公緘之餗鼎緘者宋景公也以史記年表攷之則名頭曼以漢書古今人表攷之則名兜欒獨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緘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緘為正然頭曼兜欒音讀相混漢書稍近之第不知何據而云兜欒或景公初二名而後一之若漢昭帝初名弗陵而後但弗也此鼎與宋君

夫人之餗飤鼎之蓋文鏤繁縟此鼎則樸素無華豈當時以是別君與夫人之器耶以文字揩之乃一時物也至於周繼女及欻繼亦人名第字畫意象視餗鼎為古則欻繼與繼女之器疑非景公作蓋前此別自一繼耳欻識作欻與欻同少也廣川書跋餗鼎銘秘閣至和舊鼎其銘曰宋公繼餗鼎少監羅畸摹其款識以問廣川董某曰史記宋世家無公諱繼者豈宋自為謚或以采地舉邪某曰周公惟二王後稱公而微子啓實封於宋宋為畿內地且不為謚其曰宋公果商嗣也竹書有宋景公繼而史為頭曼孫爰以繼為頭曼合聲以辨周泰之語今考班固漢書猶有兜欒蓋亦著其聲如此或曰餗鼎食鼎也今飤鼎亦曰餗者用以饗食其禮異乎曰古者天子諸侯食禮鼎俎各有數故有左鼎陪鼎特鼎然謂餗鼎者羞鼎也傳曰羞謂之餗又曰筍之為菜則餗也古謂八珍漢儒論者以八珍有肝膋無糝鄭康成考於周謂糝在八珍中而周官筍俎與此自異故薦食不同古之食饗若糝有菜則入八珍不逾肝膋若糝無菜則入羞豆今直曰餗鼎則糝有菜之鼎也

周宋夫人鼎蓋 依元樣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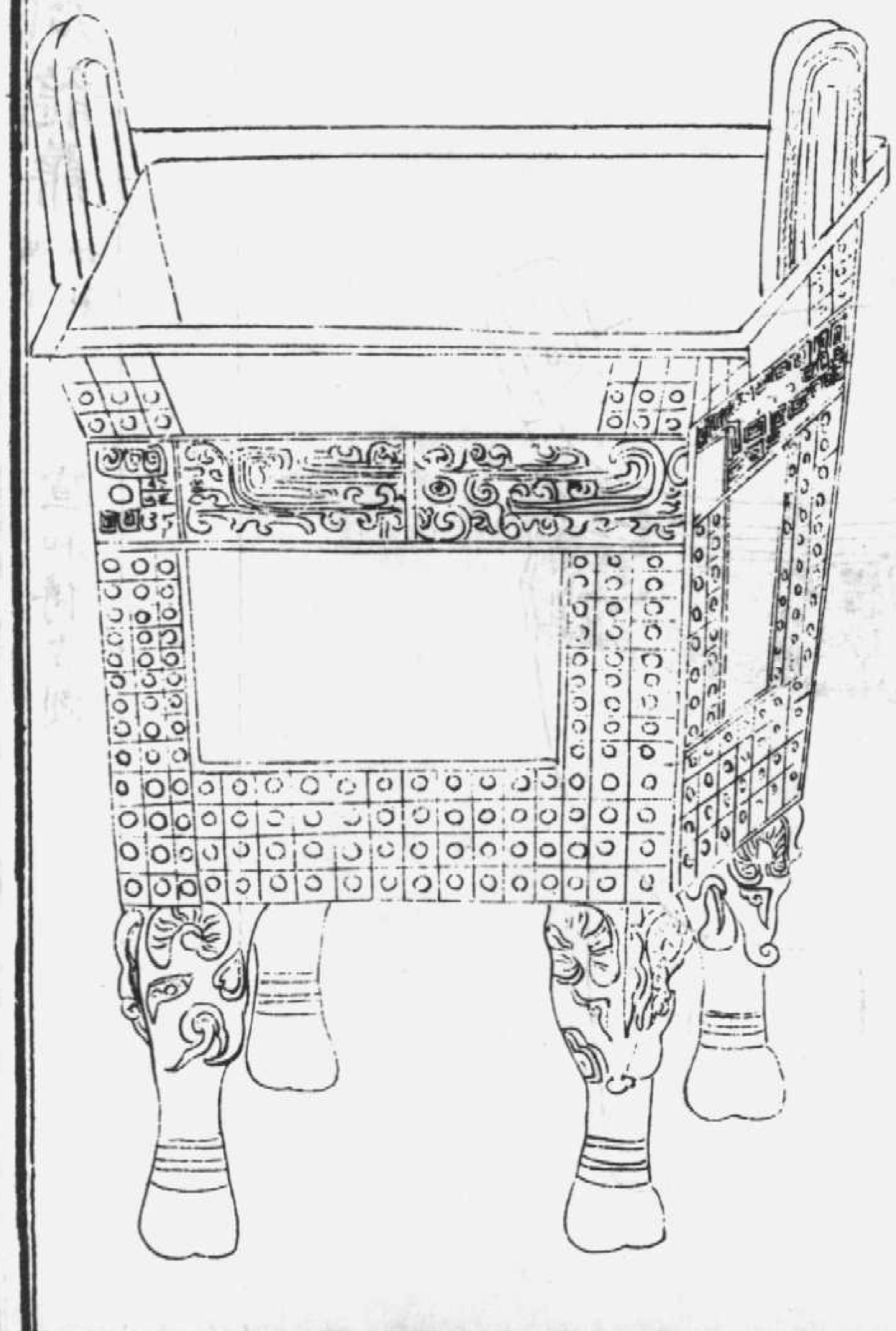
宣和博古圖



宋君夫人之餗釪鼎

右高一寸九分口徑六寸八分重二斤七兩銘八字曰宋君夫人之餗釪鼎古者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此言宋君夫人者邦人稱之也餗鼎實也猶易鼎卦之言公餗也惜乎不得其全考諸款識有曰宋君欒之餗鼎者而此謂之宋君夫人其字畫又切相類殆同時所造也廣川書跋宋君夫人餗釪鼎余既為編修官畢完書宋公繼之鼎矣蓋餗為八珍或曰有菜之鼎也望日黃伯思持宋君夫人餗釪鼎以問君與夫人並為餗鼎此何制也余曰古者祭祀饗食饋羞薦獻各有制不得相亂則饋餗鼎用於房中之羞此夫人之禮也少牢曰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故君與夫人宜各有餗也餗在禮為糝食糝一為菜烝牛羊豕糝稻為餌則糝以相參為名自是別鼎呂氏圖曰釪於字書不見疑為鉶蓋古鉶為釪此以書名求之非也夫人羹謂之鉶鉶涪也其可謂之餗哉古文臂鐙為釪以鍾而長頸為釪釪鼎有蓋不得形制疑鼎之長頸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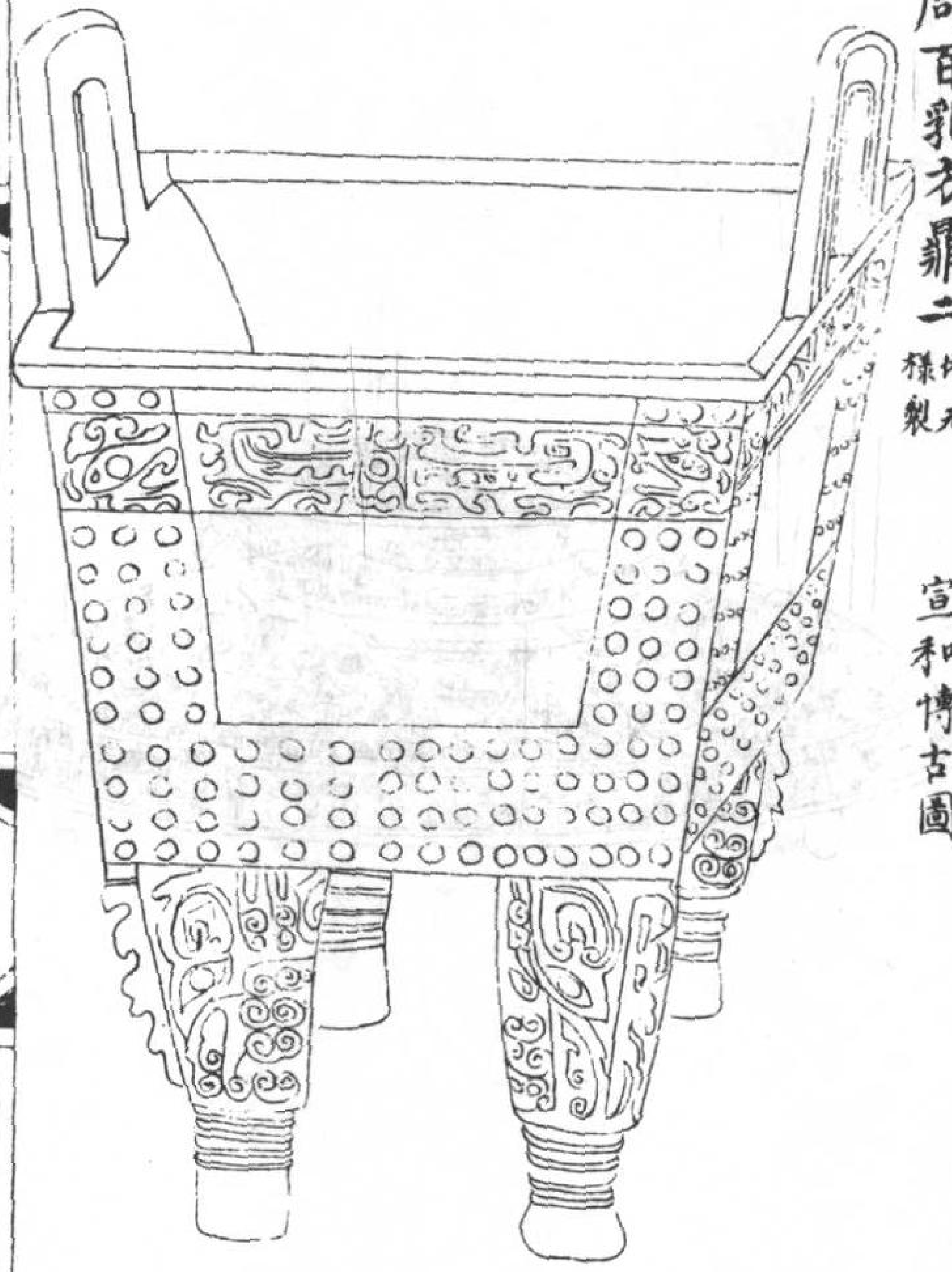
周百乳方鼎一



宣和博古圖

周百乳方鼎二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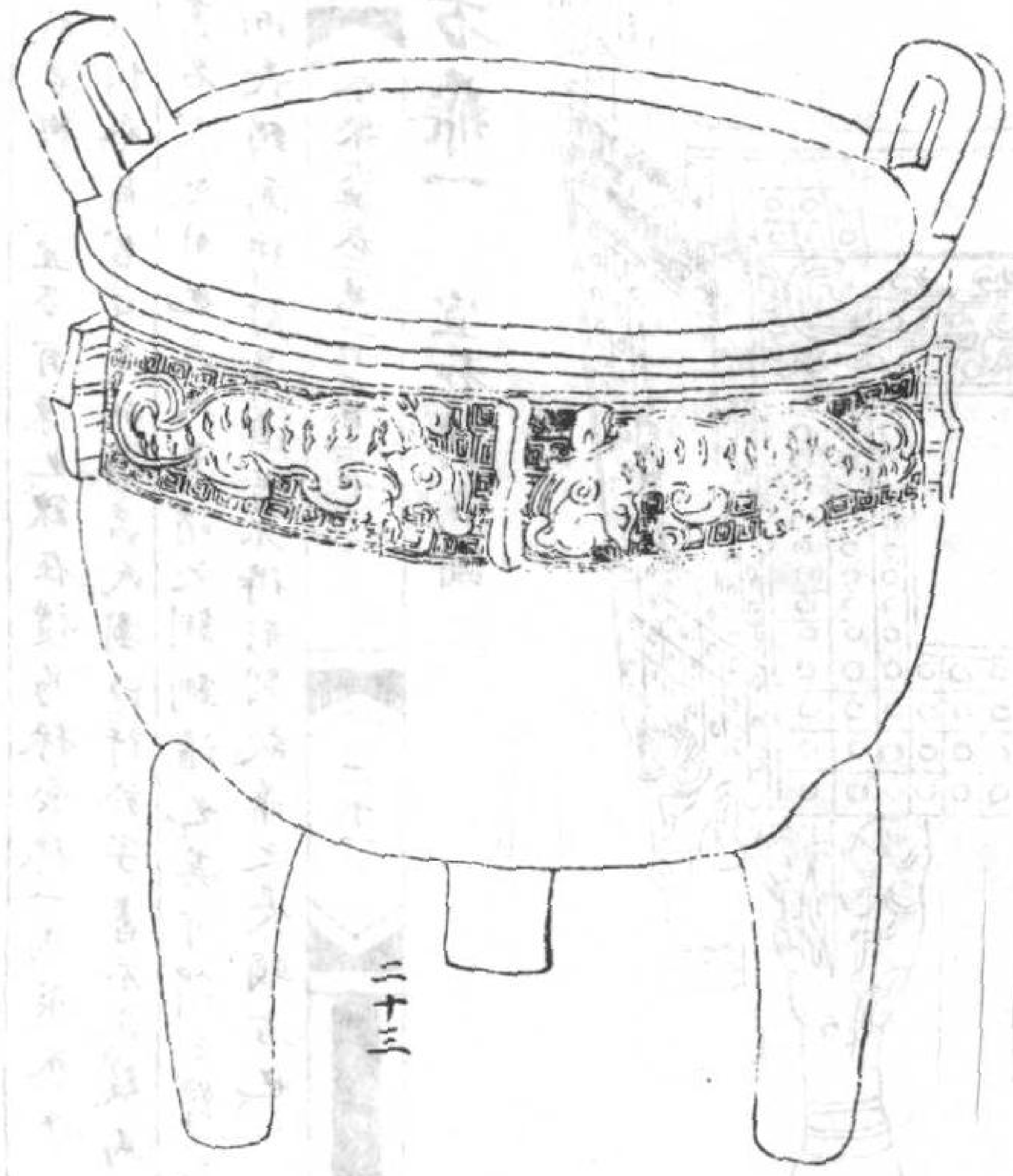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二尺二寸。耳高五寸八分。闊六寸。深一尺二寸六分。口徑長一尺七寸。闊一尺五寸。容一石九斗一升。重八十六斤七兩。四足。無銘。

後一器。高二尺一寸六分。耳高六寸一分。闊七寸。深一尺一寸七分。口徑長一尺六寸三分。闊一尺三寸六分。容一石七斗。重一百斤。四足。無銘。

右二器。方之諸鼎。特爲高大。所同者周以乳形純緣之下。環以饕餮。所不同者前一足乃夔足。而眉作蛇虺蟠屈之狀。後一器足亦作夔形。而鼻稜四翼屹起。然款足與體俱徹。恐致水火之齊。欲其易熟爾。但形制質朴。爲衆鼎之雄。寔可寶於後世者。

周龍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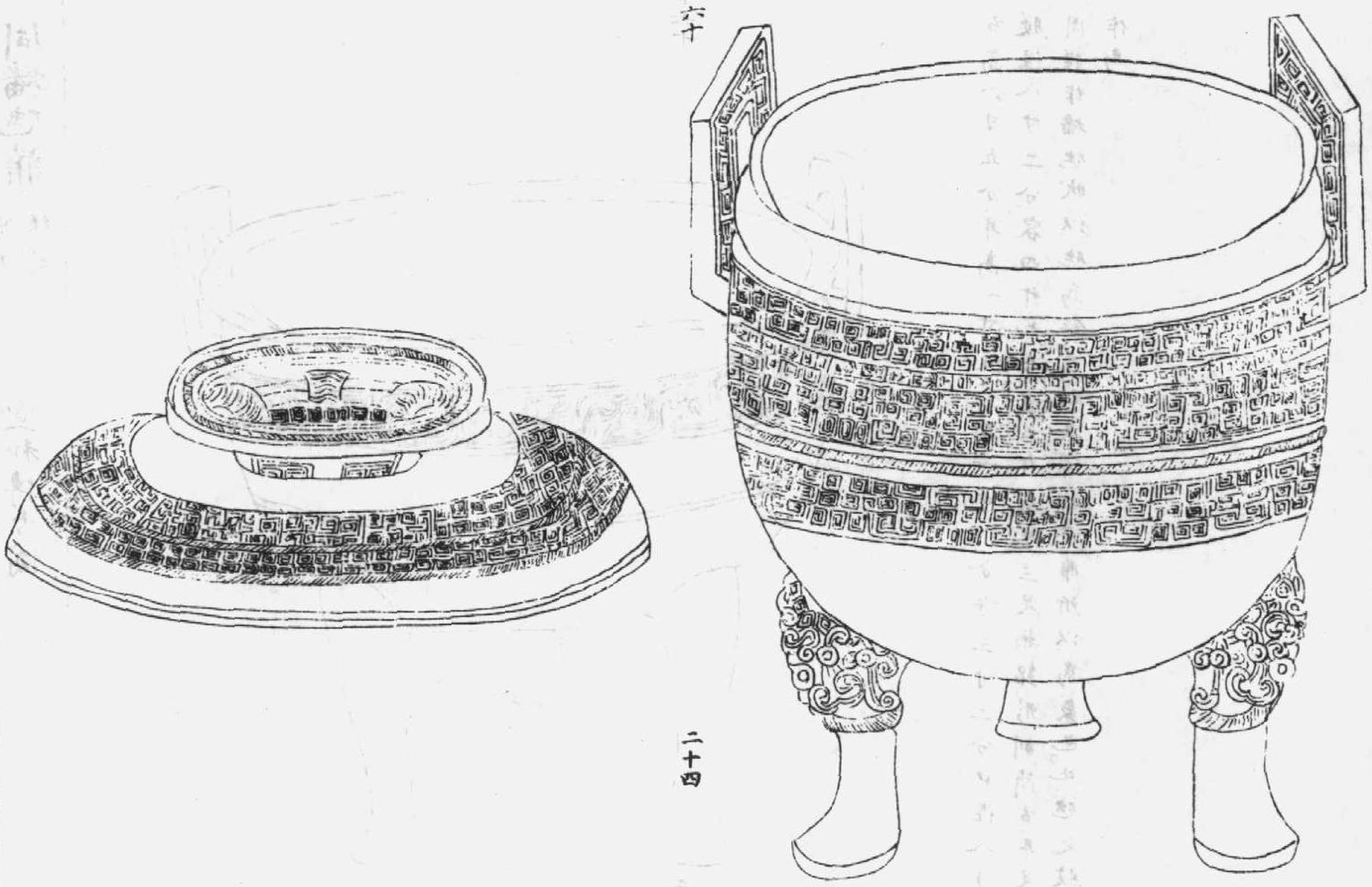


右高七寸一分。耳高一寸七分。闊一寸五分。深四寸四分。口徑六寸三分。腹徑六寸八分。容五升三合。重五斤。三足。無銘。是器著象若龍。傳曰。龍以不制爲龍。以其升降自如。能小能大。或潛或躍。善於變化。而有利澤以及於物也。鼎之烹飪。可以享上帝。可以養聖賢。其爲用大矣。所以持取象於龍。蓋以求配其類也。

周蟠虬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二十四

周蟠虬鼎二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二十五

前一器。通蓋高一尺二寸八分。耳高三寸二分。闊二寸二分。深七寸三分。口徑九寸八分。腹徑一尺二分。容二斗。共重一十九斤十有二兩。三足無銘。

後一器。高五寸。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六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六寸七分。容四升。重三斤七兩。三足無銘。

右前一器。通蓋以蟠虬爲之飾。三足皆獸狀。周以綯紐。蓋頂設六拱乘環。後一器底平。與它鼎稍異。三足素而無紋。惟純緣飾蟠虬之形。二器皆以蟠虬爲之飾。亦以示其不可妄動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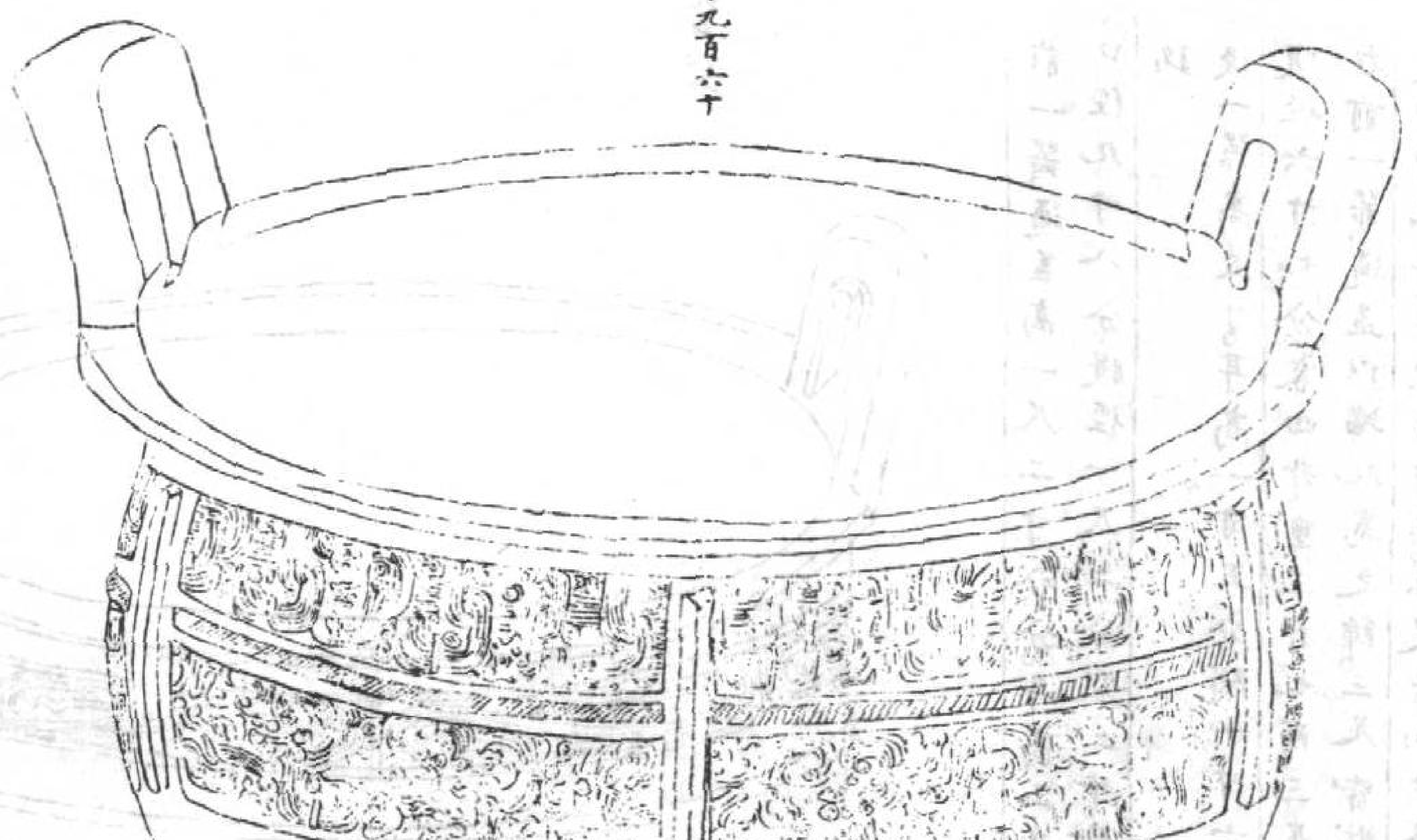
周蟠虺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右高六寸五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八寸一分。腹徑八寸二分。容四升七合。重七斤有半。三足。無銘。形制簡古。耳足純素。周腹作蟠虺狀。以虺爲飾。蓋取其備物者。鼎所以爲象也。比虺之紋。有自作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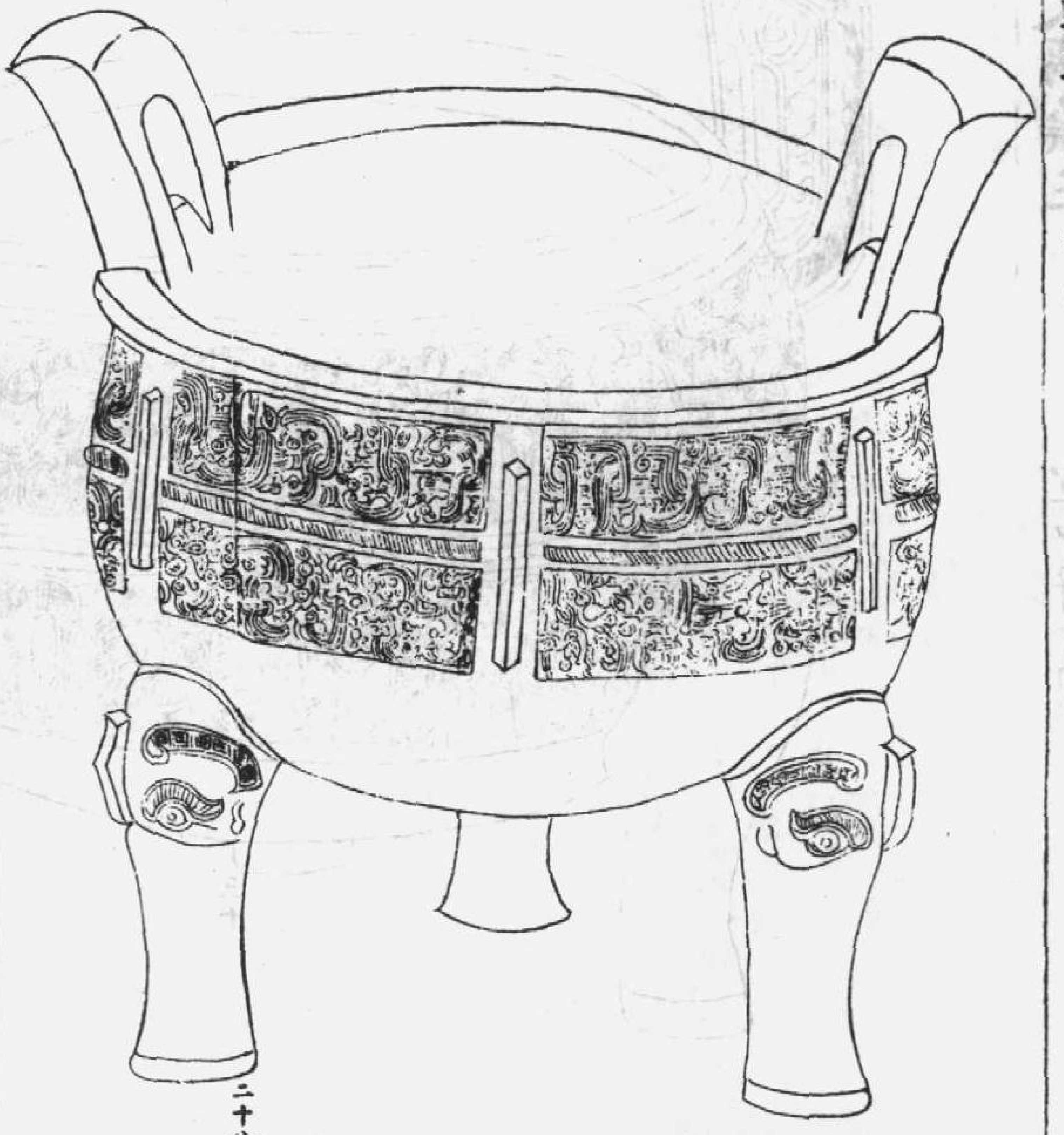
周蟠螭鼎一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周蟠螭鼎二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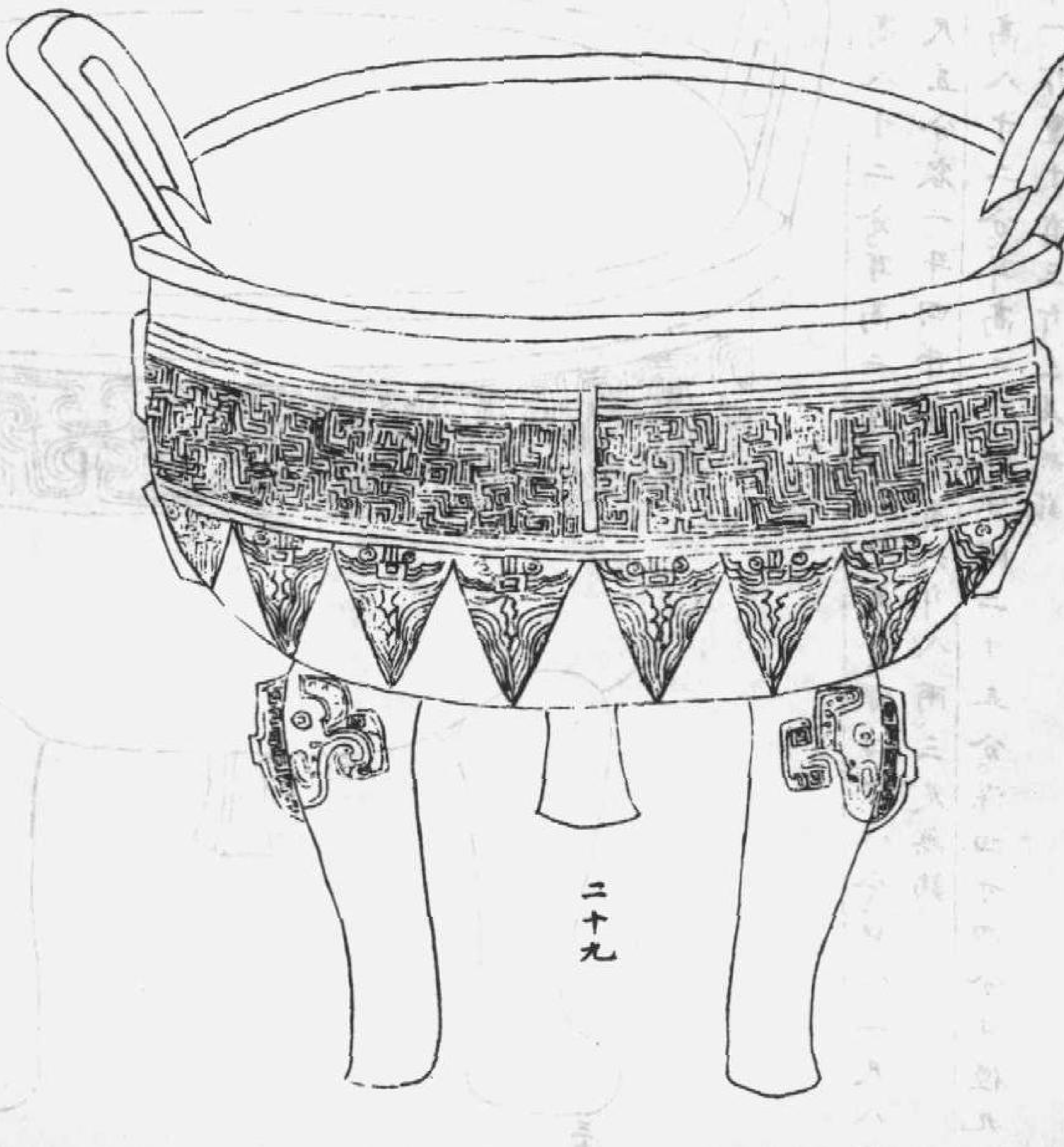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一尺二寸七分。耳高三寸七分。闊三寸六分。深七寸。口徑一尺五寸七分。腹徑一尺五寸。容四斗四升。重二十四斤八兩。三足。無銘。

後一器。高一尺二寸九分。耳高四寸。闊三寸六分。深七寸二分。口徑一尺五寸。腹徑一尺五寸四分。容四斗七升。重二十六斤。三足。無銘。

右二器。腹間飾以蟠螭狀。隱起脈稜。兩耳皆侈而純素。三足各設獸首。製作悉同。尤爲珍異。

周蛟螭鼎一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周蛟螭鼎二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周蛟螭鼎三

宣和博古圖

前一器。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闊二寸五分。深四寸八分。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四升。重十有六斤八兩。三足無銘。

次一器。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四分。闊二寸五分。深四寸四分。口徑九寸。容一斗一升。重十有三斤。三足無銘。

後一器。高八寸四分。耳高二寸。闊二寸四分。深四寸八分。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三升五合。重十有六斤六兩。三足無銘。

右前一器。耳有粟紋。腹有垂花。左右蟠以蛟螭。而足如之。次一器以牛足爲三足。耳作綯紐。而周以蛟螭之飾。後一器耳足純素。純緣之外。作蛟螭蟠紆之狀。比它鼎侈口而底稍平。蛟龍類而小。螭似龍而無角。皆爲物之寵。昔人故象之於此焉。

周獸足蟠夔鼎

減小樣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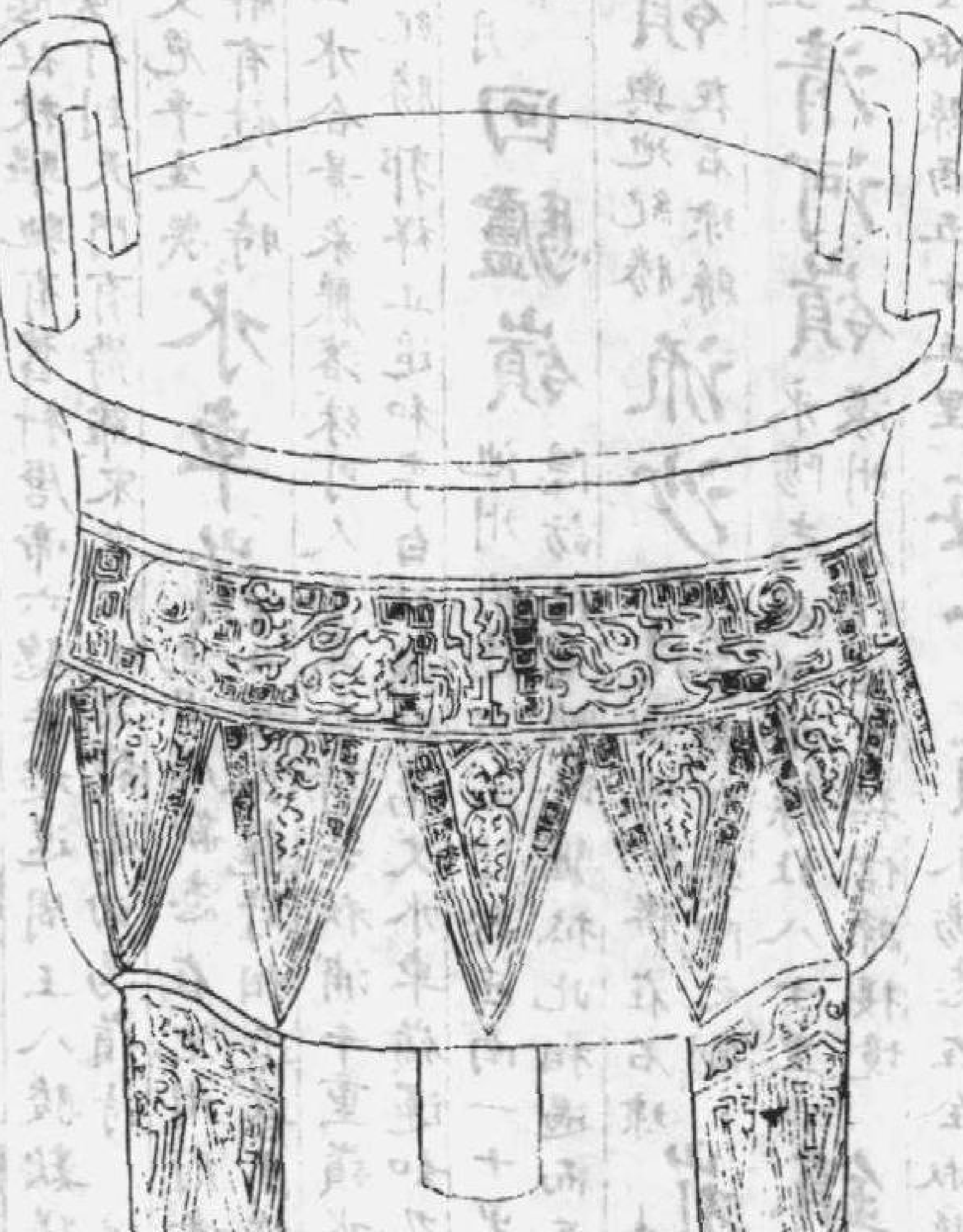
宣和博古圖

右高一尺耳高二寸六分。闊三寸一分。深六寸五分。口徑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二寸五分。容二斗六升。重二十五斤。三足無銘。是器通體作蟠夔狀。兩耳飾以雷紋。足爲獸首。口侈而圜。歷年滋久。土花浸漬。考之製作。實三代物。然與周器無異。故以周云。

周蟬紋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高五寸九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七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三升。重三斤十有三兩。三足無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永樂大典　卷一一九八〇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諭德臣汪鏜
書寫監生臣秦仲京
圈點監生臣陳于達
臣龔良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八十　十九梗

嶺

千佛嶺建康志在攝山棲霞寺之側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始安王及宋江夏王霍姬齊田奐等琢石建像梁臨川靖惠王復加瑩飾嶺之中道石壁有沈傳師徐鉉張稚圭題名。鍾嶺上元縣志金陵志曰在蔣山南南史宋散騎常侍劉勔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棲息聚石蓄水朝士雅素者多從之游。屏風嶺上元縣志乾道志曰鍾山其峯最秀者有屏風嶺巧石青林幽邃如畫在明慶寺前。高望嶺江浦縣志在江浦縣白馬鄉。平路嶺鳳陽府圖經志在鳳陽縣東南四十里。磨拖嶺鳳陽府圖經志磨拖嶺在琅琊山西。回馬嶺輿地紀勝在滁州醉翁亭百步韋驤回馬嶺詩云有意尋幽勝躋攀固所懷如今嶺路穩鞍馬不須回。大山雅詠　高翻回馬嶺詩　策馬徐行十里過忽逢峻嶺勢嵯峨提鞍鑊鑠無前態柱杖驅馳有舊科唐帝六騶失超遠周王八駿歎蹉跎遊人莫起中途悔行到天門有鬱蘿宋李昭玘樂靜集回馬嶺詩　緩轡不可度疾驅應更危平生欵納展解有慰人時。水車嶺池州府新志在池州府貴池縣西南六十里與龍舒相近甚高峻下有溪通舟與狼山水合景象蕭落殊可人意李白詩云秋浦千重嶺水車嶺最者是也輿地紀勝郭祥正追和李白秋浦歌萬丈水車嶺還如九疊屏北風來不斷六月亦冰生。回驢嶺池州府志在石埭縣西南一十里俗傳羅隱訪杜荀鶴跨驢抵此相遇而反因名焉。青紅嶺輿地紀勝在石埭縣。流沙嶺輿地紀勝在石埭縣明覺院之側。孔嶺永陽志在成安縣西五十四里。清河嶺永陽志在成安縣北八十里與滁州及盱眙軍招信縣接境。鎮山嶺永陽志在全椒縣西五十五里東屬全椒西屬梁縣綿亘。梅子嶺永陽志在全椒縣西北八十五里高城鄉與滁州接界其下有梅嶺鋪。永陽嶺輿地紀勝在清流縣北三里。秦皇拖鍬嶺輿地紀勝在清流縣

東北五里。苦嶺 桐汭志在清流縣南六十里。建炎間戚方兵入郡境。朝廷遣岳飛討之。方遂南遁至苦嶺。惡其名。知兵必敗。時飛兵失道。遇一田父。引至賊營。遂大破之。分流嶺 合肥新志在舒城縣西六十里群舒鄉西村。老鵶嶺 合肥新志在舒城縣南六十里仁和鄉南奬村。楊岐嶺 合肥新志在舒城縣南八十里群舒鄉西村。青蓬嶺 合肥新志在舒城縣南九十里。仁和鄉南奬封。石堆嶺 合肥新志在舒城縣西南二十五里群舒鄉東村。新安嶺 合肥新志在舒城縣西南六十里群舒鄉東。毛家嶺 合肥志在舒城縣西三十里大平鄉

楚歌嶺 合肥郡志在單縣西南三十里。世俗云昔張子房於此嶺吹鐵笛散楚之兵。長腰嶺

蒼峴嶺 咸淳毗陵志並在無錫縣西北四十五里。俗號蒼頡嶺。陽材嶺 咸淳毗陵志在無錫縣南四十八里。赤石嶺 咸淳毗陵志在無錫縣南四十五里。許舍嶺 咸淳毗陵志在無錫縣南四十五里

山門嶺 咸淳毗陵志在無錫縣西南二十五里。前經漆塘。後接塘山。下馬嶺 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南十五里。山蹊巇險。過者解鞍。篠嶺 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東南五里。有三嶋。前後連亙。銀樹嶺 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東南十里。縣嶺 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東南八里。使嶺 咸淳毗陵志在君山東。舊以此山最高。而嶺在前。有使承其君之義。故名。槲嶺 咸淳毗陵志在君山東。多椽栗。山花嶺 咸淳毗陵志在君山西

偃月嶺 咸淳毗陵志在順山陸希聲詩 山嶺依稀偃月形數層奇石疊空青幾回雪夜寒光積直似金光照戶庭

垂腳嶺 喙木嶺 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南。唐遇春貢湖常二守會境上。白樂天詩云。盤下中分兩州界。燈前各作一家春。宜興風土舊志云。垂腳嶺在縣東南六十里。與長興分界。忻溪所出。舊名懸腳。避聖祖諱。遂呼垂腳。記載言十道志云。行人涉嶺多致腳疾。故有此名。一云喙木嶺在縣東南七十里。唐湖常二守貢茶相會之地。待月嶺 輿地紀勝在宜興縣

天峯寺之西。白楊嶺 涇城志在涇縣東六十里。廣三十步。高四五丈。其左即妙相寺也。謝家嶺 涇城志在涇縣東五十里。廣三十步。高十餘丈。上有龍王行祠。龜嶺 涇城志在涇縣東三十丈。廣數百步。下有水湫兩所。各廣二丈。父老相傳謂有白龜從此而出。下至栢山石上有坳似龜形者。名曰龜石。峯高山有山自西南發脈而來。會結於峯溪市之側。約高百餘丈。其上即峯高臺也。九里嶺 涇城志去涇縣東五十里。自西而上遠九里。自嶺而下遠九里。故以九里名。山縣尉楊寅因謁丁令威廟。經從此山留題云。 上下各九里。東西只數家。田横梯畫寨。松列鴈行斜。龍門嶺 涇城志在涇縣南五十里。湯嶺 涇城志在涇縣南六十里西鄉。其山多懸崖峭壁。湯餘嶺 涇城志在涇縣東南二十五里。高九十丈。闊十二里。昔有湯姓者居之。故名。放杖嶺 涇城志在涇縣南五十里鳳村。昔父老傳舊有一老人雙鬢如雪。幘巾棄杖。會過此放杖少憩。因以為名。血嶺 涇城志去涇縣西北七十里。昔黃巢逆亂。有保聚于山者曰章公寨。與賊爭戰。血流山谷。因以為名。殿子

嶺 涇城志在涇縣西七十八里。高十丈餘。廣約五里。昔西峯大聖發聖於此。以道杖拄地。地迸泉湧。四時不竭。鄉人遇旱祈禱。挹其水以祀之。常獲感應。故為之立殿。而因以命名焉。椿嶺 涇城志在涇縣東南八十里。廣數百畝。高五里餘。路通旌德。稠嶺 涇城志在涇縣東五十里。廣百餘步。高數十丈。金牌嶺 涇城志去涇縣東南九十里。其嶺峻綿歷圍繞二十餘里。通本府路。

黃沙嶺 涇城志去涇縣東六十里。其嶺不甚高峻。廣袤數十丈。高十餘丈。皆沙地。沙色皆黃。故以黃沙名之。贊皇縣志在北京真定府趙州贊皇縣城西六十里。山勢高嶮。中通一徑。西達樂平縣。今設巡檢司。下麻嶺 涇城志在涇縣南七十里。

吳家嶺 涇城志在涇縣南五十里。莊嶺 涇城志在涇縣西南一百一十里。接黟縣界。石磬嶺 涇城志在涇縣西南一百三十里。絃歌鄉幽僻窵遠。西接石埭縣界。雞子嶺 宣城志在涇縣北二十五里。當南陵官道。南去五里有村墟曰麻源市。唐舍嶺 宣城志在涇縣東南一百五里。高三百餘丈。闊八十里。鄰卿于巖山之東。即安

言縣界。吳讓皇順義二年遣將唐弑駐兵于此故名。

羊頭嶺 旌川志在旌德縣南五十里，通貴鄉嶺陽，接績溪界，未知其名之故。今近地有中羊下羊。

九墾嶺 旌川志在旌德縣南五十里，高十里，澗十里，嶺上凡有屈者九。

九屈嶺 旌川志在旌德縣西六十里，高十里，澗六里，嶺凡九曲故名。

鵲嶺 宣城志在旌德縣西七十里，通貴鄉嶺，西接太平縣界。

塵嶺 宣城志去寧國縣西七十里，道通新安，嶺險峻。按越國汪公行實云：兵至塵嶺時大著，士馬皆渴，公以戈擣石得泉，後人因加浚甃，石上有馬足跡。又有藏馬澗在嶺之右，嶺多塵麋故名。

千秋嶺 宣城志一名宣千秋，在寧國縣東南一百五里，高三百丈，周回一百餘里。舊經云：山谷幽深，映蔽白日，雖夏如秋，因以爲名。然千秋之名其來已久，羅隱送梅處士歸寧國詩云：想望千秋嶺上雲。山巔有仙人圍棊石，土人以雲氣有無驗晴雨。山麓之北有雲梯村，宋隱士吳猶臘居此。五代史：梁乾化三年，吳招討李濤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錢鏐以其子傳瓘爲北面應援使，嶺道險狹，傳瓘使人伐木以斷其後，擊吳大敗之。嶺與臨安府於潛縣接境。臨安志在新城縣北五十里，與寧國接境，上有泗洲庵。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乾化元年，吳行營招討使李濤帥衆二萬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自杭州東南渡千秋嶺則至杭州臨安縣。薛史：梁開平二年改臨安縣廣義鄉爲衣錦鄉。孫光錄世宗少帥帥師戰淮人於千秋嶺大克之。唐趙嘏詩：知有巖前萬樹桃，未逢搖落思空勞。年年盛發無人見，三十六溪春水高。宋晁無咎詩：永日倦高躋，盤回四望迷。松根危抱石，嶺路曲隨溪。馬腹飛雲薄，山腰過雨低。陰崖不可度，誰此構長梯。宋虞儔尊白堂集：輕陰漠漠雨斑斑，嶺上風來一解顏。已是去天才尺五，卻令緩步有躋攀。飛泉百道縈羅帶，列岫千峯擁翠鬟。應是北堂春正滿，幾回回首望家山。宋沈與求文集：錢氏嘗築四壘以限江南，北者遺蹟亦近徙於此守禦。山河四塞限中原，離落而今不復存。射虎晝行何日息，佃餘征戍滿荒村。吳越江南絕壁間，可憐爭國似蝸蠻。百年父老陶王化，尚記流傳一醉顏。

石兔嶺 宣城志在寧國縣二十里，涅水出焉。山多碎石，高下起伏如兔屬。

大鰲嶺 宣城志在寧國縣西南三十里，涅水出焉，其源爲樣溪。高十五里，周回五十里，形若巨鰲負戴，即今之樣嶺也。

三門嶺 宣城志在寧國縣北二里，高十里，爲縣治來山，至嶺巔路

通三門村至麻口。以其山周圍三面險塞，止通一徑，故名三門。

棠梨嶺 宣城志在寧國縣西南八十里絃歌鄉，東西三十餘里。

梨木嶺 宣城志在寧國縣西南七十五里西鄉，上下三十餘里，接歙縣界。

武陵嶺 新唐書地理志：江南道宣州祁門縣西四十里有武陵嶺，元和中令路旻鑿石爲盤道。又新安志云：在縣西四十里，高三十五仞，周二十八里。始時道險隘，捫蘿葛乃得上。唐元和中鑿爲盤道，至今利。

新嶺 新安志在祁門縣東，行則有仙人岩，以至于黃山關，又南行至大鄣山，皆其餘也。其陽則水入于歙，其陰則水入于旌德縣，故有嶺南嶺北之分。其上爲官道走旌德。王荊公爲江東提刑時，有度翬嶺詩，用此翬嶺字：凌曉常行雲氣中。又有詩云：曉度藤溪霜落後，夜過徽嶺月明中。則又用此徽嶺字。據太平廣記載，績溪有大徽村，又宣和中改州爲徽，說者以爲取此嶺爲名，則徽字近是。龍泉縣志在處州府龍泉縣西二十里。麗水縣志在處州府麗水縣北三十五里。赤城志在台州府天台縣南三十五里，入自大左墺至嶺脊，分臨海、黃岩界，凡三上三下云。奉化縣志在寧波府奉化縣東四十里，東有七十二曲，西則峻直，乃忠義一鄉往來之路。嶺峻而長，絕頂爲中道，有天然石磴，縫石上有天然石汙尊，泉出甚洌，杯飲止滿一人之欲，行者以次飲而未嘗竭，辛消無此，則人皆道渴云。廣州府圖經志在廣東廣州府定安縣。宋石湖范成大集新嶺：瘦馬兀曾騰，荒雞號奔蒼，綠寒冒朝露，辭落萬珠網，宿雲拂樹過，飛泉擘山響，老奈踏潛坼，拄蔓掛滕蛸，山行何許深，空翠滴霧軟，釀愁積雨寒，破悶朝日放，腫腫赤幟張，晃晃金鉦上，浮動華花韻，清和野禽唱，僕夫有好語，沙平路如掌，惟憂三谿阻，橋斷山水漲。元戴表元剡源集：峯峯确确白石谿，縣縣茫茫青草蹊。四山陰雲濕灰色，六月杜鵑深樹啼。田廬經漂有高下，麻豆滿塢無東西。隔岩飛流送人語，對面膛風吹馬啼。祇今莫辭榔栗杖，與子更上嶺屹梯。登高意遠會有極，回首烟海令人迷。

徽嶺 元一統志在徽州府績谿縣西北十里，高四百一十仞，周三十里，舊名尖山，上有官路通旌德，曉行如在雲氣中。昔王安石爲江東憲，有詩云：曉度藤谿霜落後，夜過徽嶺月明中。是也。

墨嶺 元一統志在徽州府，舊志黟縣之南有墨嶺，九域志引方輿志云：墨嶺上出石墨，土人採之成井，遂云石墨井。

石墨嶺 新安志在黟縣南八十里，出石斷裂齊截，黑質黑章，脆膩易折，不可磨，今釋氏多採之以染衣。

甘子嶺

與地紀勝在徽州府休寧縣西七十餘里縣無甘于惟此嶺一株新安志云在婺源縣西七十八里高四十二仞周二十五里

錢嶺 與地志東陽畢嶺之下往往人於此嶺下獲大錢俗謂之錢嶺

容嶺 與地紀勝寰宇記在休寧縣南有木石糖出樹空石罅中長史每遣人就採之梁書云任昉為新安守以所採處險遠罷焉

危峯嶺 新安志在徽州府歙縣南九十里高十里來自休寧白際南界于睦之遂安縣

方吳嶺 新安志在歙縣南九十里危峯之東高倍嶺之巔有小嶺七十有二徽達遂安之接徑也其麓曰石門水北流合白際之水以達于浙

石蓮嶺 新安志在歙縣西六十里

碎石嶺 新安志在歙縣西七十里以嶺多碎石因而名焉

剝嶺 新安志在歙縣東三十里柳山鄉嶺北接寧國界

上臯嶺 新安志在歙縣西五十里

磣嶺 新安志在歙縣北二十里

幡竿嶺 與地紀勝在安慶府城北亦隘口也宋薛艮齋帳宿幡竿嶺詩　長笑飛芻饋六軍也歐疲瘁逐征塵楸林卓帳秋風夜山鳥驚猶可笑人

雪珠嶺 與地紀勝在安慶府中炼丹後上有碎石如珠狀

滑嶺 與地紀勝在舒州晏珠詩峪曉副視駛

脊見嶺 與地紀勝在懷寧縣北十五里因龍山起胃而至此露見於驛道以得名俗訛云集賢嶺也

小鵶嶺 安慶府志太湖縣司空山有小鵶嶺極險峻宋安撫張德興置寨於此與元朝敵守者十餘年上建五門東曰太平南曰歡喜西曰朱砂南曰前部北曰後部歸附于元設巡撿司三處曰後部曰白砂曰南陽而鎮守之安慶萬户府分撥千户一員領軍以戍之今仍設三巡也

小隘嶺 安慶府志在太湖縣西八十里

掛車嶺 安慶府志在桐城縣西四十里舊有掛車鎮而鎮有此嶺

水口嶺 安慶府志在潛山縣西北六十里

摩挲嶺 元一統志在安慶府天柱寺路中與佛子嶺相近謂之磨拕嶺

瘦驢嶺 夔州府志在四川施州建始縣陸放翁詩藁云在施黔間黄山谷詩云用作瘦驢嶺蓋誤也故雜感詩有驢尾窄度瘦驢嶺弄走莫隨肥馬壓之句方與勝覽黃魯直詩　老馬飢嘶瘦驢嶺病人生入鬼施關病人甘作五谿卧老馬猶思十二閑錢塘韋先生集瘦驢嶺詩　馬瘠前脉閑馳驅登嶺今朝歎瘦驢自是老來情味减欲圖靡鹽可安居

馬騌嶺 夔州府志在四川施州建始縣行廨寨

長松嶺 元一統志在四川夔州府城北五十二里山多古松冬夏饒風

巴嶺 夔州考究志在達縣東北江湖集幾至龍巴嶺詩　處處柴門掩半邊鶯啼綠樹隔炊煙竹梯閑倚桑柔畔定是人家蠶正眠

茶嶺 夔州府志在四川開州盛山縣唐韋處厚建屬開江縣今荒唐張籍詩紫茅連白藥初向嶺頭生自有家土摘寄常觸露行錢塘韋先生集種茶當嶺上日近地先春始自鈞陶手遺芳及後人宋太師馮山文集新萌雨露穰嶺頭春味足綠雲採擷人爭收火前緑縉雲先生文集翠嶺依然在芳根久已陳山靈如感舊亦合厭荊榛洞天陳洵直集絕頂方知天柱雲早茅先破禁宮春琳璺入貢無多種附麗銘旗盡得珍洞天陳子正集天柱峯頭撥曉雲靈芽一寸得先春紫芹綠筍方知貴雷發槍旗未足珍洞天王宗賢集秀鍾天柱產靈芝遣就仙芽發嫩旗採向先春煙露裏峨山風味豈為奇

飛越嶺 元和郡縣志飛山在飛越縣西北一百里山西北兩面並接羌戎界圖經云在西淺池鎮極邊處屬飛越鄉故以名嶺外即五部落地焉勢勝為沈黎西境之要唐於其下置飛越縣

蔓葉嶺 與地紀勝在安靜寨極邊處地多蔓濱河之外即羌地

鐵豹嶺 與地紀勝與地廣記云禹貢岷山在西北俗謂之鐵豹嶺禹之導江發跡於此皇朝郡縣志云熙寧九年因茂州蕃城靜州將揚文緒導蕃董阿丹作亂茂州南有雞宗關路通永康北有隴東路通錦州皆為蠻據并援俱絕至書木牌振投於江水以告急朝廷遣内侍王中正將陝西兵千人救之中正既至乘諸羌約和不戒旁出雞宗山擊奪其險又由間道渡索橋歷流沙飛石之危會于雞宗去茂四十里揚文緒等伏誅十月從中正所請割石泉屬綿州舊路與通者斷塞之政和六年蕃衆作亂圍遠州城道路阻絕告急朝廷遣盧𢿱黔及秦鳳路兵至賊始通散屠其一村於是打鷲乞降明年詔石泉為軍專一控制事自後蕃部始知畏服不敢妄動嶺在四川成都府威州

松關嶺 太平寰宇記在綿州龍安縣西北一百七十里又有松嶺山山上雖出茶不可食故毛文錫茶譜云綿州龍安縣生松嶺關者與荊州同其西昌昌明神泉等縣連西山生者並佳獨松嶺上者不堪採擷

白苟嶺 與地紀勝在四川威州與雪山相連

濕凍

嶺輿地紀勝在汶川縣西四十里。大路甚峻上常有沍塗。因以名之。

清風嶺元一統志在四川成都府彭州九隴故縣。　一在嵊縣。宋史烈女傳。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其舅姑與夫皆被殺。主將見婦皙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為妻妾。請得服舅姑與夫之服。不然不能為君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師還。挈行至嵊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畫化為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朝廷旌之曰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淡游集過清風嶺詩　山頭立馬望深谷。此屋居幽業種會。巖漆叢紆當戶牖。巇木高下接雲霞。遙聞笑語應憐客。為底驅馳不住家。何處桃源今在此。有心已厭學丹砂。抛藤今石秣良輔過清風嶺題　李宋紛紛鳴正學。汗青節義竟誰傳。可憐矩步規行士。應愧清風女子賢。李孝光集過清風嶺題　長夏江流水自清。山頭明月已無情。此心若愧王貞婦。不向清風嶺上行。元寓庵集過嵊縣清風嶺題　生別夫君不可雙。一江春水夜淙淙。岩頭啼血岩前死。不信三宮北渡江。

五盤嶺唐岑嘉州詩早上五盤嶺　平旦驅駟馬。曠然出五盤。江回兩崖斷。日隱群峯攢。蒼翠煙景曙。森沉園樹寒。松疏露孤驛。花密藏回灘。棧道溪雨滑。畬田原草乾。此行為知己。不覺蜀道難。方輿勝覽杜甫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疏。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鬬。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白衛嶺保寧府考究圖經在昭化縣西南五十里。按方輿勝覽云。昔唐玄宗幸蜀至此見玄元騎白衛而過。示牧祿山之兆。遂封其嶺曰白衛。又名歌鶴山。輿地紀勝在利州路昭化縣之南境。劍門相接有鋪曰白衛鋪。又唐詩紀事。唐明皇幸蜀。登白衛嶺。覽眺良久。歌李嶠真詩云。　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復曰李嶠真才子也。

小巴嶺太平寰宇記在集州灘江縣東北一百三十里。周地圖云。此山之南即古之巴國。其嶺上多雲霧盛夏猶有積雪。又有北水源出此山。

大巴嶺方輿勝覽在四川保寧府化城廢縣北。嶺南古巴國也。

朝天嶺考究圖經志在廣元州北八十里。乃蜀漢之通衢。今有驛馬。輿地紀勝在利州北五十里。路經絕險。其後即朝天程。舊路在朝天峽棧閣。逐開此道人甚便之。文與可有朝天嶺詩云。山若畫屏隨峽勢。水如衣帶轉岩陰。李巽岩亦有詩。皇朝郡縣志云。朝天嶺即漫天寨也。青崖文集登朝天嶺詩　佘來漢中凡三年。大山小山行欲遍。今年復有東川行。大抵勢隨岡阜轉。石頭犖确顛且危。不獨心驚夢亦戰。利州城北到朝天。又是川行山一變。懸崖皴溢留苔青。石磴陰森欝松積。得詩歎語疑有神。得酒百杯亦不倦。回環應接奇無窮。乃見平時所未見。落落參軍正紫髯。行行御史真鐵面。相看大醉復長歌。滅沒春鴻天一線。元張西岩登朝天嶺詩　昨從雞關來意謂崇山峻嶺行已遍。不期繞上此朝天。道在層層幾盤轉。石頭滑啼馬欲倒。石鼻驚心人亦戰。北風忽然吹散嶺上雲。上有湖石之狀千萬變。古松何蕭森。脩竹何蔥蒨。乃知造物幻此景。本與行人償此倦。惜哉到絕頂恍若失所見。畫將突兀作坡陀。便使山皆不及面。回頭欲問高幾何。下視嘉陵江一線。韋先生文集過朝天嶺　崔嵬陟盡復凌兢。楚拾銀鞍杖策行。棧閣架空霄露近。欄干護險曉雲平。仰看華壁層城峻。下瞰長江一帶縈。自昔仙才難蜀道。始知難此不虛名。太史范公文集過朝天嶺二首　夜上朝天曉不揮。舉頭惟見蒼蒼色。迴看初日半輪月。下視嘉陵千丈黑。

地坼天開此險成。颯蕭毛髮壯心驚。人間行路難如此。歎息何時險阻平。石室先生淵集過朝天嶺　雙壁相參萬木深。馬前鞭馬亦難尋。雲容杳杳斷鴻意。風色蕭蕭行客心。嶺若畫屏隨峽勢。水如衣帶轉嵩雲。生平未往成何事。且倚鉤欄捧鼻吟。王尚書伊濱集石棧冥濛雨似煙。落花風送錦鞍韉。只愁滿眼春泥滑。不記青林叫杜鵑。　曲曲緣雲石棧新。更堪風雨送殘春。長途過盡覺惡夢。江水相看逢故人。

漫天嶺考究圖經在廣元州東北十五里。宋乾德間伐蜀兵由此而入。輿地紀勝在利州路。長編云。乾德二年王師伐蜀。蜀主繞絕棧道。退保葭萌。遂擊金山寨。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拔其寨。追奔至利州北。蜀將王昭遠等退保劍門。王全斌等入利州。羅隱漫天嶺詩云　西去休言蜀道難。此中危峻已多端。到頭未會蒼蒼色。爭得禁他兩度漫。宋韓琦安陽集　欲使行人直過難。倚江凌漢任盤盤。紆回到頂終須下。如此天高甚處漫。宋張子野詩　不獨高明不可謾。仍如不似泰山安。五丁破道秦通蜀。却被行人腳下看。

青塘嶺元一統志在龍州圖經北至文州。以青塘嶺為界。即陰平道。去龍州四百五十里。祝穆勝覽載左擔路非是。通鑑載艾自陰平道懸車束馬魚貫而進。經江油出綿竹以滅蜀。

鰉魚嶺考究圖經志書在四川重慶府涪州。去魚床灘二十餘里。在長壽界。有石其狀若魚。故名。鑿樊嶺輿地志孫權船至樊口。遇風破船。鑿樊嶺而歸。在武昌府江夏縣。天尊嶺輿地紀勝在通山縣九宮山田石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西十里。鋪路經其上牽藤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西二十里。富華鄉梧崗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西二十里。富華鄉。清水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南二十里。接八十里山北斗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北七十里。接巴陵界。郡縣志在廣西桂林府理定縣北五里。黃稈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北四十里。通岳州小路。接孟季嶺。孟季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北五十里。接長嶺。新開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西北七十里。九峯寺前尾子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東北一百一十里。接山西嶺山西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北。去幕阜山十五里。及幕阜山之支山也。接五角山。

金坑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東七十里抵瀏陽縣界羊子嶺輿地紀勝在鄂州蒲圻縣南十五里。勢聳拔有桃花泉穿石飛流灌田甚廣。餘波合于荊港。摺嶺郴州志在郴州宜章縣兩峯對峙又名臘嶺。舊志云在宜章縣北三十五里。西南連黃嶺山。東廣二十里北入永興縣土富山東入桂陽百丈嶺。其路登陟盤旋摺疊故名太平興國五年宣命開通交州路。廬嶺郴州重修圖志郴州郴縣西二十五里鳳德鄉。上有堯帝廟。劉仙嶺郴州重修圖志在郴州郴縣東十五里。永豐鄉土有劉仙臺荒田嶺郴州重修圖志興寧縣北。有荒田嶺等處。正接桂東高坑洞。紹定年間廖伯琮等結連高坑前峒嘯聚為寇。郡守蔡大監審差隅總收捕。方稍寧息。然每遇高坑出寇則相挺而起。是以本縣有飛虎軍一百人在彼彈壓。題詩嶺元一統志在郴州路興寧縣東一十五里列十一峯。聳峙如筍。舊有僊客題詩其上。故名。今墨跡雖存而字畫訛舛不可辯認矣。雙魚嶺元一統志在郴州路桂陽縣北二十里。其形類雙魚。因名。後里人朱何氏世佩金魚。乃此山之應也。君子嶺郴州重修圖志在郴州桂陽縣東北高三百餘丈。上有仙人池。異人修練之所。絕頂一望章貢滕然在目。縣官到罷之日。天色明霽。此山突出雲端。則以為顯達之占退田嶺靖州志靖州去綏寧縣西四十里。鐵關嶺衡陽縣志去城西南五十里高聳數里。上有聖巖水旱求禱有感古有祠潭流嶺輿地紀勝類要在藍縣北一百三十里。出銀鉛砂礦今廢。樟隍嶺輿地紀勝在耒陽縣即羅訓隱居之地。橋梁嶺衡州志在酃縣西驛路從此經過去縣三十里舜嶺永州府志在永州府東安縣西二十五里。有舜廟在焉。諸葛嶺元一統志在東安縣南三里劉先主為荊州牧遣諸葛亮督零陵長沙桂陽三郡調賦以供軍實嘗屯駐于此故名五峯嶺元一統志在永州東安縣資福寺之側怪石林立上有五峯亭。盡覽一縣江山之秀故名。黃龍嶺輿地紀勝在永州北二百里。唐順宗朝有申天師者居其下即黃龍觀也。金紫嶺永州府志在永州府東安縣北。居邵陽武岡二縣界。雷劈嶺永州府志在永州府

東安縣北四十里。新寧縣界。昔傳山本峻絕無路始因雷劈而開。湖口嶺元一統志在永州東安縣東二十里。有泉冷如冰。鳴水嶺永州府志在永州府零陵縣距城南一百一十里。有瀑布水聲聞數里故名。地接全道二州界。黃蘖嶺元一統志在永州府零陵縣距城東南一百二十里。其山接道州黃蘖洞。一在連州府桂陽縣。郡國志云。盧水北出黃蘖嶺後有進水出焉。太平寰宇記。白芏嶺郡縣志在道州江華縣西。亦名萌渚五嶺之一也。永明嶺郡縣志在道州永明縣。舊名都龐。五嶺之一。同山嶺元一統志在永明縣東南四十里。興化鄉。其高丰都龐。周四十里。界永平江華營道間。五季郡守睎利乃於同傍加金請興坑冶。連歲勞擾民以為病。後廢。黃甲嶺元一統志本名寒柏叮。在永明縣南三十里。興化鄉皆青石無峻嶺。有歐陽氏居其傍。登進士科故訛為今名。長標嶺元一統志在永明縣南三十里。興化鄉。亦名重疊嶺。都龐嶺元一統志在永明縣諸山之最高大者。在道州府永明縣北五十里。允山鄉東掩山。西南連荊

峽鎮其絶頂曰都逢土人語訛呼逢曰龐亦名永明嶺縣以此得名按史記秦三十五年王翦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以謫戍五萬人守五嶺一塞上二騎歸三都龐四畧緒五越城或云一大庾二永明三白芒四臘五臨源人云一大庾二騎田三都龐四萌渚五越城雖紀載不同而史記則以都龐居五嶺之一凡入越道者必由之

熊羆嶺 永州府志在永州府祁陽縣北三十里其山高峻下臨深谷驛路所經實為險要有廵檢司急遞鋪在焉元張伯雨句曲外史傳與集百折疲登頓群峯互接煕風煙含古木雲日謝寒泉路出飛猱上江流去鳥前據鞍臨絶頂注目盡遥天

黃羆嶺 元一統志在永州祁陽縣北三十里嚴壁深邃舊傳有羆居之故名宋項安世集寒塘狀望黃羆嶺憶上黃羆嶺年時白汗傾如今青著底卧看黑雲生山骨穿江過嵓頭夾岸獰似嗔舟猜馱故作石灘鳴　步上黃羆嶺　牛頭鶴弄漫慮傍木抵黃羆路判天民杖徐行吾自樂世間何地不平田宋石湖范成大集薄官每違己茲行遂登危峻阪蕩胸立恍若對鏡窺傳呼半空響滃滃上煙霏木末見前驅可蹤不可追躋攀百千盤有頃身及之白雲巨攬擷但覺沾人衣高木儆燒痕無龍茁新美春禽斷不到惟有蜀魂啼謂非人所家居然見鋤犁山農如木客上下翔以飛寧知有康莊生死安嶮巇室屋了無處尚恐穩巢棲安得拔汝出王路方清夷宋劉後村集黃茅迷遠近不見一人行信步不知險廻頭方可驚路由高頂過雲在半腰生落日無栖止飄飄自問程宋胡致堂斐然集謫居新昌過黃羆嶺　昔年曾作守旌旗擁山頭省己無遺愛投荒歷舊遊妻兒相莫衛風雨謾淹留學力如何驗仁人乃不憂

佛兒嶺 輿地紀勝在隨州大洪山路中

聚石嶺　**狗蹤嶺**　**金僊嶺** 新修隨州圖經已上諸嶺並在隨州之南

鶴子嶺 元一統志在隨州大洪山

濯子嶺 郡縣志在德安府安陸縣西北六十里

夾牛嶺 郡縣志在德安府安陸縣城西一百里

闗王嶺 安陸州志去安陸州京山縣一百二十里舊有闗王廟今廢

鐵骨嶺 襄陽府志在本府均州上津縣西南八十餘里其山石色如鐵故名

鶻嶺 襄陽志在本府均州上津縣西一百餘里今屬商縣

任嶺 襄陽志在本府均州上津縣二十餘里

熱索還嶺 襄陽志在本府均州上津縣西南四十里其山有二最高

金鎖嶺 輿地紀勝在武當山金鎖嶺前有流水古記云國師鎖獼猴於此水涸乃放去

春風嶺 元一統志在黃州麻城縣嶺多梅花東坡新息渡淮由此嶺見於詩詠輿地紀勝春風嶺在汝寧府光州光山縣西六十里宋張文潛詩下春風嶺　東歸已過春風嶺度盡千山路漸平人事水泡能幾日流光駒隙却堪驚居人落落少新屋行店依依認舊程世事飽諳身已老區區來往嘆浮生

下岐嶺 蘄州志在蘄州羅田縣治北一百三十里抵六安州界有風洞

分流嶺 蘄州志在蘄州蘄水縣治南二十里春秋時名昭闗昔伍子胥奔吳度此闗

瓜畲嶺 湶江志在長沙縣東半里

漢風嶺 湶江志在長沙縣西三里與丁仙山連接

上栢嶺 湶江志在長沙縣與漢風嶺相連亦高峻

榛木嶺 湶江志在長沙縣北十里

賣卦嶺 湶江志在長沙縣北六十里

明月嶺 湶江志在長沙縣南九十里南抵攸縣西抵湘潭傍有協濟廟俗號杉木王元一統志明月嶺在醴陵州九十里南抵攸州界西抵湘潭界其上有石夜明如月舊傳可照耕績故名

姜嶺 湶江志在北門外三國姜維駐兵于此故名元一統志姜嶺在醴陵州北門外世傳三國時蜀將姜維曾寓此故名

御乂嶺 湶江志在長沙縣南二十五里兩峯相連望之如乂

爐焙嶺 湶江志在長沙縣東北六十里

覆盆嶺 湶江志在長沙縣西六十里其形如覆盆

尖霞嶺 湶江志在長沙縣西六十里其狀如霞

雲居嶺 湶江志在長沙縣東六十里極高峻號為雲居

八疊路嶺 元一統志在攸州東南四十里以在官路傍故名有幹子崍虎牙坳與茶陵接境亦為戍守之地

水井嶺 長沙府志在長沙府攸縣障於縣西而出泉馬故名

巖僊嶺 長沙府志在攸縣白鹿真人居此山禱祈有驗得名

鬼栢嶺 長沙府志在攸縣三十都

黃岡嶺 長沙府志在長沙府茶陵縣北闗外其山獨立如枕而橫又名玉枕峯正為縣治之托

龍王嶺 元一統志在茶陵州北七十五里山下有龍王

輿地紀勝在江西贛州府信豐縣

殿禪和庵祈雨多應　**養父嶺** 湟川志陳真君得道之所　**芭蕉嶺** 長沙府志在湘鄉縣南二十五里　**鱖魚嶺** 元一統志在寧鄉縣南四十五里以形似名　**七星嶺** 元一統志在寧鄉縣西南六十里七峯插天故名廣州府圖經志七星嶺在廣東廣州府增城縣元一統志在瓊州府文昌縣近海岸其勢如連珠　**絞車嶺** 元一統志在寧鄉縣五十一都　**梓木嶺** 長沙府志在寧鄉縣四十八都　**豹子嶺** 長沙府志在寧鄉縣二十七都　**銅釘嶺** 長沙府志在寧鄉縣第二都相傳樊真人脩行之地上有亭　**豆子嶺** 長沙府志在寧鄉縣十一都　**大禾嶺** 長沙府志係風仙三真人顯靈處　**香山嶺** 長沙府志有神祠此山接安福茶陵界　**丫尖嶺** 長沙府志在寧鄉縣十四都接茶陵縣界　**鷺嶺** 長沙府志在寧鄉縣近惠光寺　**金紫嶺** 長沙府志在寧鄉縣第八都　**黃石嶺** 長沙府志在寧鄉縣二十都　**藍嶺** 桂陽志在

平陽西一百里七十步周十五里跨臨武藍山之地薈蔚蒼翠遠望如藍故名。出銀鉛今廢。劉接詩儼曳藤編户倮人草結庵即此處又云在平陽縣東高七里周四十里與平陽山志差異按唐貞元十五年郴州藍山萌豈是山耶。與地紀勝在平陽跨藍山縣界故曰藍嶺而藍縣亦有藍嶺臨川志藍嶺在江西撫州府樂安縣南七十里　**箭稈嶺** 雲南志在建昌府隆州　**赤道嶺** 雲南志在曲靖府陸涼州河納縣　**香苴嶺** 雲南志在姚安府大姚縣　**提頭嶺** 桂林郡志在陽朔縣東五十里昭賀全永靜江五州要衝之地　**石康嶺** 桂林郡志在廣西桂林府臨桂縣南周八十餘里山勢延袤至縣後旋而向之陰陽家謂之回龍嶺其下源泉四出灌田不可數計有雙女廟在嶺之南廟側有突出約高五尺俗呼神石石脚有小罅闊寸許鄉民旱禱祠下畢用茅插石罅以瓶盛之須臾有水隨茅注瓶內仰望嶺巔有雲氣雨必沛然　**全義嶺** 桂林郡志在臨桂縣東三里秦史祿鑿渠開此嶺故胡曾詩有鑿開重嶺引湘波上去昭回不較多之句資治通鑑唐昭宗光化三年十月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淳璠孚來反武德四年分安置臨源縣大曆三年更名全義屬桂州國朝改全義為興安縣在桂州東北一百五十里釋文三註胡曾詩鑿開山嶺引湘波上去昭回不較多無限鷁臨橋畔立適來天道過天河　**始安嶺** 桂林郡志在臨桂縣治前百餘步令民居其上元一統志在廣西桂林府臨桂縣西一里按本路圖冊云秦時開五嶺之數也李白詩桂水分五嶺杜甫詩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自秦時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考之地志乃入嶺之途五耳非皆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廣東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踰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　**游崗嶺** 桂林郡志在府東南二十里舊名牛岡俗訛呼為游岡　**銅崗嶺** 桂林郡志在府東四十里高數百丈綿亘數十里　**半雲嶺** 桂林郡志在府西北二十里極高峻又名雲伏　**越石嶺** 輿地紀勝在興安縣北五里一名始安嶺即五嶺從東第五嶺也　**越城嶺** 郡縣志在廣西興安縣西南六十里通典云秦始皇畧定揚越謫戍南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嶺嶠時有五處越城嶺其一也輿

地紀勝通典云今謂之臨源嶺即五嶺之一也元和志云越城嶺嶠在全義縣北三里即五嶺最西嶺也　**羊闘嶺** 郡縣志在桂林府理定縣西二里　**古穎露尖嶺** 郡縣志在理定縣去西二十三里　**砂羅嶺** 郡縣志在理定縣西二十里　**西山嶺** 容縣志當要路在容縣西高險往來車馬艱難　**瀑布嶺** 桂林郡志在靈川縣東三十里　**赤壁嶺** 桂林郡志在靈川縣接高鎮山　**三紐嶺** 桂林郡志在靈川縣南地屬僥儀里　**登高嶺** 橫州志九域志云九月九日居人多置酒聚樂於此宋紹熙間徐守安國作亭其上歲久亭廢至太守張公垓因浚壕於城西北隅見其地勝誅茆薙草奇石羅列環嶺皆有勝趣據其巔作亭扁曰登高南曰悠然西曰可掬北曰帽石曰正冠曰翠岩書院東曰莫春曰仙桂曰迎風為日已久所刱之亭莽為荆榛太守孫公悏睞篆之初欲刱玉虛觀崇奉上真香火甚艱其地見登高嶺其形如龜下有濠水與塘水相通縈紆如蛇遂於其地而得吉卜爰刱玉虛觀於其上邦人禱之其應如響莫不欽奉之焉橫縣志登高嶺 平崗隱起勢迤邐亂石崢嶸

擁薜蘿側搴豈容棲客悄西風一醉共婆娑宋虞儔尊白堂集將至天目登高嶺 天近初凝目雲橫使躡梯前瞻千嶂列回首一川低雨過黃梅盡風來翠剗齊靈源窮不到晴晝掛虹霓。沙麻嶺萬花谷在寧浦郡即嶺之北根道里記沙羅嶺元一統志在桂林府理定縣西古缽嶺元一統志在廣西寧浦縣東一十里峽口嶺潯江志在橫州東一十里小路通容州界六谷嶺潯江志在州南一百一十里不通路綠礬嶺輿地紀勝在寧浦縣西南五十里寺背嶺南寧府志在橫州林赤嶺 松公嶺 六莊嶺 雙峯嶺 四酒嶺已上嶺並在橫州那懷村高嶺在南寧府板豐村高土嶺 那奕村高土嶺 仰村土嶺 七峇高嶺 大覽村土嶺 那蒙大高嶺 那扶大高土嶺 渌龍高土嶺 賴龍高嶺 流陽土高嶺 狗腦嶺 周同村山嶺 尖山嶺 渌惡石狗土嶺 那叱高嶺已上嶺並在南寧府趹嶺在武緣縣北一百八十里篤嶺在武緣縣北八十里張嶺在武緣縣東三十里高峯嶺在武緣縣南五十里大步嶺在武緣縣西北一百三十里自寺背嶺至此並南寧府志高城嶺輿地紀勝在藤州岑溪縣白藤嶺古藤志在藤州南一百里當要路嶺高侵雲路還崎嶇馬頭嶺元一統志在廣西藤州岑溪縣大富嶺元一統志在廣西藤州岑溪縣玄武嶺元一統志在廣西容州普

寧縣北二里一號化靈山綠秀嶺元一統志在廣西鬱林州博白縣南五十里舊圖經云山高四百餘仞周圍二百八十里林泉叅竹青蔥秀絕因名下有深潭潭側有龍母惠濟夫人廟福祿嶺宋海錄碎事在懷集縣多產金銀鉛銅火甲嶺王融志去融縣西北八十里高峻路通樂善鎮柳州府癸嶺王融志在樂善鎮亦是險峻路至通道鎮筒嶺元一統志在廣西融州東北九域志云高陽嶺王融志在柳州東北武宰嶺王融志在柳州北鵝頸嶺王融志在柳州西陷塘嶺舊陽志在柳州東離州二十里土嶺帶石高七丈下有陷塘水通入嶺脚深不知底古稱陷塘銅柱嶺太平寰宇記在愛州表錄舊有韋公幹為愛州刺史郡有漢伏波銅柱以表封疆在其境公幹利其財欲椎鎔貨之於賈胡土人不知援之所鑄且謂神物哭曰使君果壞是吾屬為海神所殺矣公幹不聽百姓奔走訴于都督韓約約移書辱之公幹乃止文章嶺輿地紀勝在舊貴州南四十里以山名文勝故名之橫嶺郡縣志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南九十里三鼎嶺潯州志在潯州府東三十里以三嶺鼎立為名羊勢嶺潯州志在潯州府南與三鼎相對如羊蹲之勢稜層嶺元一統志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西南七十五里南嶺元一統志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寶子嶺元一統志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南三十里山勢磊落如聚寶玉與地紀勝云在容州後架亭其上四望平遠桃嶺元一統志在平樂府龍平縣南二十里上有仙桃數本電嶺在平樂府龍平縣東南四十里臨賀嶺輿地紀勝在平樂府賀州據張耳傳秦有五嶺之戍注云摽名有馬淶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五嶺其地今在州境無疑方僊嶺郡縣志在廣西平樂府平樂縣西北制勝嶺元一統志在慶遠府思恩縣南一十里鹿草嶺元一統志在廣西慶遠府思恩縣北六十里多時嶺元一統志在慶遠府陳堡嶺南丹州志在慶遠府雲嶺輿地紀勝在昭州昭平縣東南四十里白

坑嶺 太平寰宇記龍平縣表錄云白土坑在富州城北隅其土白膩郡人取以為貨終古不竭今五嶺婦女率皆用之又用鉛粉也

天際嶺 輿地紀勝陶弼天際嶺詩云南來未見此高峯下濟滄溟上際空辛苦限蠻成底事座者嵩華作三公。廣州府連州

鼠皇嶺 郡縣志在廣東連州桂陽縣北一百里上有水南注至正女峽通滄光州界

牽船嶺 郡縣志在廣東廣州府連州桂陽縣南五十里東有古路一閣一丈長二里俗名牽船嶺上有白石一雙鄉人呼為雙女神

順頭嶺 開口嶺 捲藤嶺 凹頭嶺 自順頭嶺至此並廣州府圖經廣州志圖經志俱在連州陽山縣

摽幡嶺 峽州神異記大曆戰蠻賊動峙國將詣寺齋莫聖跡夜宿峽請一夢方寨間遂得神人曰汝西去但觀二禺山見號則回必當勝之次早西行纔三十里賊等索舟峽口鄉若況溺磨將桑危使戰果得勝捷逆觀二禺山幡若懸號相命曰回矣今古相傳號摽幡嶺元一統志在廣州清遠縣

大龍嶺 廣州府圖經志在清遠縣江之南五里許低圓起伏如龍之狀縣治之對山也

麻龍嶺 廣州府圖經志在鞠字里去香山縣七十里

龍舌嶺 南海志在廣州府香山縣南二十里

黃公嶺 南海志在廣州府東莞縣東南十里

歐陽嶺 南海志在廣州增城縣東二十里高一百二十五丈接羅浮山葛稚川丹竈之西古老相傳舊有歐陽氏居此年百歲故名

雲母嶺 南海志在廣州府增城縣西歸仁鄉二十里山有雲母石故名

焦石嶺 南海志在廣州增城縣東開光鄉五里舊傳浮山自海來進嘻焦石逆碇于侍羅今所謂浮碇岡是也

五馬嶺 峯梅嶺 廣州府圖經志並在番禺縣

愿長嶺 唐書裴矩傳愿長嶺在廣州

潭流嶺 太平寰宇記在監西北一百三十里出銀鑛今廢

晉嶺 太平寰宇記在監西南八十里出銀鉛鑛砂

監嶺 太平寰宇記在監西一百里出銀鑛今廢

宋坑嶺 惠州府圖經志在歸善鄉

大蹊嶺 惠州府圖經志在海豐海豐縣西

天王嶺 惠州府圖經志在長樂縣西與

地紀勝在廣東韶州府之南峯山下元一統志在南峯山下

大萬嶺 郡縣志在廣東惠州府長樂縣西四十五里有石池仙壇

靈泉嶺 元一統志在廣東循州興寧縣東南四十里

安懷嶺 惠州府惠陽志在郡東南百餘里俗號南嶺其南有水入于海郡志云在歸善縣

上義嶺 郡縣志在惠州府河源縣南有水南流入龍川江

安淮嶺 郡縣志在惠州府歸德縣城南有水南流入海

大獨石嶺 輿地紀勝在惠州府循州靈山絕頂

賢嶺 新昌志在肇慶府新州新興縣東南義容鄉

東亼嶺 肇慶府圖經志在新興縣南八十里

古岱嶺 元一統志元和志云在新州新興縣西南三十里出銀

葛殼嶺 郡縣志在肇慶府新興縣城之南

青岐嶺 元一統志輿地紀勝云在廣東肇慶路高要縣東八十里

騰豻嶺 太平寰宇記南越志云高要縣有騰豻飛猵山羣騰豻沐猴之類也頭正方髮長尺餘色犬類似人令髮嘗覆面欲有所視輒搖頭兩手披開之猵有肉翼如蝙蝠貍頭鼠目一曰鼯鼠亦名江牙且飛且產子便隨母而飛其鳴如人吽嘗食火煙至衆則為災也太平寰宇記端州

天資嶺 崧臺志在肇慶府四會縣東五十里耆舊相傳云昔人有姓黃名欽之居嶺下家富於財號黃十萬葬其祖於嶺間其狀貌魁岸有異於衆隸職廣州每乘二竹朝往暮還一日家人誤斷其竹乃不得去後有占氣者云此地有天子氣官司乃掘去其墓求之莫知其處役者夜宿山中有人相語云所懼以青布囊土鐵符四布則可得墓遂如其言乃得其墓發棺見尸若蟻蛭成文有天子二字蓋子字未成也遂滅其家鑿鑿之迹迄今猶存因號天子嶺或嫌其名乎云天資

龍子嶺 元一統志在廣東肇慶路四會縣東一十三里又有鳳頭岡在四會縣宋淳熙丁酉邑令蘇邦平縣基得古碑乃麻鳴燕士詩有龍嶺行歎龍已化鳳頭將見鳳舞鳴輿地紀勝在贛州府瑞金縣西北二十里下有龍窟鄉人禱旱者必應

思子嶺 肇慶府圖經志在四會縣西一十五里隋末籍民為兵有老嫗年八十餘思其子登山望之悲啼而絕故名此嶺

浪嶺 元一統志在封州川縣連開建縣界一百三十里山勢如浮浪故名

將軍嶺 肇慶府崧臺圖志在府北

七里。寶嶺晉康志在德慶府悅城二百里乙未叛卒縣肇慶至寶嶺不敢入境五侯之力也。息嶺晉康志在德慶
府城南五十里。雞骨嶺晉康志在德慶府城南岸一十里。障嶺晉康志在德慶府城之西南八十里
杉嶺晉康志在德慶府都城西北一十五里。輿地紀勝云在端溪。滄軒文集李濱詩書入杉嶺此行實附米綱船欲到南康路條
春來先生為先人永叅文來而反故云然行盡山嶺頭。歡喜入鄉關。意非冒雨去。寒溫亦多瑞。自登粮綱船。出入狗寶寬。水漲泊無岸。水落淺湊灘。
直待風水順。搖艣離江灣。他鄉微細物。託龍運神森。萬工精犄罷。頃刻過千山。脫武小不染。風波生坐間。窺身輙拘滯。伍噲仍北碩。疑慮狐涉水。進
退半躅蕃。僅得貴義叟。可與話歲寒。論文消永日。長歌常夜闌。傳聞白水發。川途阻踊漫。余益動歸心。掉首辭轡跧。悵懷陶靖節。不肯效一官。況爲
太倉鼠。蒸食咻未安。肩與走泥塗。僕夫慈險艱。附舟計已左。且復行路難。見機恨不早。興盡而知還。明朝得善達。那假生羽翰。推子事陝門。細君倦
蕭肴。具樂未渠央。茅簷共團欒。尚論數千歲。窺管才一班。精定理殘編。補綴令可觀。尚友天下士。恃約加雕鑽。遊談苦無味。素手空孱顏。底事適神

明。至理吾豈慳。設有無父國。而後不可干。但恙志匪堅。作詩鏡肺肝。肇慶府圖經志在德慶府去州西南九十里。方輿勝覽在江西建昌府南城縣
界。謝道韞詩云。古昔地多杉。烟光鎖翠嵐。夜來風景好。宿處之江南。延平志在福建延平府尤溪縣西三十五里。青印溪一源發于此。永州府志在
湖廣永州府陵零縣距城東一百里。抵道州界。觀州嶺元一統志在廣東英德路郡東北五里。蓋郡治之東山也。盤礴道動
如蛇浮水。登嶺上可以下觀一州。故名。風門嶺元一統志在廣東英德路郡東南八十里。大驛路下至廣州路。上至韶州
路。其路有風門嶺。峻不通鞍馬。瓊州府圖經志在廣東瓊州府。靖州志在湖廣靖州府綏寧縣東一百二十里。此諸山最高。麗水縣志在浙江處州
府麗水縣北二十五里。此嶺最高峻。四天王嶺英德縣新昌閣志在肇慶府城南二十二里。龍山天寧國是禪寺之
四隅有四天王嶺。飛霞嶺輿地紀勝在英德府涵暉谷。子貢嶺湞陽志在韶州府曆德縣南有
峻嶺名子貢嶺。山高路險。可通人行。難通頭足。凡過使臣馳驛必從驛船來往。鴈上嶺元一統志在廣東曆德路五山之間

謂鴈飛不過嶺。取此以名。皇岡嶺元一統志在廣東韶州府西北七里。嶺下有舜祠。蓮華嶺列郡圖經在廣東韶
州有蓮華嶺。梯頭嶺乳源縣志在乳源縣西北。出桂陽路經此。登級如梯。空剛嶺乳源縣志在乳源縣北五
峯巒疊山腰有岩。產鍾乳。下復有穴。乳水出焉。朧嶺元一統志曲江志在廣東韶州府乳源縣西五里。壁立峭拔。係崇信與新二鄉驛路。為五
嶺之一。大庾嶺　馬繫髮嶺輿地紀勝在仁化縣北一百二十里。舊經云嶺峻狀如馬繫
髮。千峯稠疊。橫廣數十里。木瓜嶺王融新對唐地理志曰。關內道夏州朔方縣有木瓜嶺。蓮華嶺列郡圖經曰廣東韶州府
蓮華嶺。熊耳嶺郡縣志在韶州府曆德縣東四十里。兩峯嵯峨。狀若熊耳。故名。南抵真陽縣。有水西北會銀溪水。元元遺
山集望盧氏兩南熊耳嶺　不到中鄉五十年。忽驚行色是盧川。已占介福歸王母。未信羈魂似粵阡柳文時為顛存懟吏報兀大人墓亂後故吏
罕歲時致祭偶成期會殆天憐馬氾二帥達在千里外子姪盧氏皆待西會荒林破屋江聲裏。坐想孤城一泫然。瘦牛嶺

潮州三陽志黃公度瘦牛嶺詩云。自咲年來為食謀。扶萬百指過南州。時平四野皆青草。此地何曾解瘦牛。宋楊萬里集題瘦牛嶺　牛頭定何向。
牛尾定何指。我不笑汝心。我不穿汝鼻。如何不許見全牛。霧隱雲藏若相避。行行上牛背。上下三十里。一雨生新泥。寸步不自致。胡不去作牽牛星。
渴飲銀河天上水。胡不去作帝藉牛。天田春風牽黛耜。卻來蠻村天盡頭。塞路長遣行人愁。夕陽芳草只依舊。瘦牛何苦年年瘦。過瘦牛嶺　行
盡天涯未遣休。梅州到了又潮州。平生豈待乘肥馬。臨老須教過瘦牛。夢裏長驚炊飯首。春前應許賦刀頭。夜來尚有餘樽在。急喚渠儂破客愁。
海寧嶺輿地紀勝在潮州龍溪山。今名寧海嶺。小庾嶺元一統志在廣東南雄路。晏殊類要云在
保昌縣東。篠條嶺南雄府圖經志在南雄府保昌縣西六十里。三角嶺太平寰宇記在保昌縣誠
五十里。三峯高峻。巍然排列於郡之丁位。陰陽家謂之樓臺鼓角山。螺崗嶺雷州府圖經志在遂溪縣西南七十里。其峯盤
旋起若螺形。都豪嶺雷州府圖經志亦名調樓嶺。在遂溪縣南四十里。斜离嶺雷州府圖經志

在遂溪縣南五十里。射馬嶺雷州府圖經志在遂溪縣治北三十里。烏蛇嶺雷州府圖經志在遂溪縣東三十里。麻嶺元一統志在廣東廉州府歷𡿨道理記曰沙麻嶺在寧浦郡南郡即嶺之北根今屬石康海嶺元一統志在廣東廉州府欽州路安遠縣北六十里。又曰望海嶺其嶺依海故名。峯子嶺輿地紀勝在廣州府靈山縣即縣之主山也林工嶺郡縣志在欽州靈山縣西一百七十里。豐子嶺輿地紀勝見九域志在欽州靈山縣黃板嶺廉州府圖經志在欽縣西北七十五里。三山嶺廉州府圖經志在縣南八里望火嶺廉州府圖經志在縣北一十里。南邁嶺　青藤峯並瓊州府圖經志在瓊州府南寧縣。羅萬嶺萬全郡志在瓊州府萬寧縣畢凹村高峯崎起疊嶂相連。上有平地廣數十丈。左右產橘樹前有一井深碧多魚人至其地遇橘熟取以食携之迷路東山嶺萬金郡志去萬州城五里自西北東南盤旋三十餘里至北石頭小海住。南山嶺萬全郡志自南山嶺去萬州城一十五里。三江神嶺　南斗嶺並瓊州府圖經志在樂會縣南來嶺元一統志在廣東瓊州府文昌縣之南三十五里抱虎嶺元一統志在廣東瓊州府文昌縣銅鼓嶺元一統志在廣東瓊州府文昌縣。俗傳民得銅鼓者驗之乃諸葛武侯征蠻之鉦因此以名銅鼓嶺。落碁嶺　那細嶺並瓊州府圖經志在宜倫縣城西一十里松林嶺瓊州府圖經志在州治之北二十里。山中有五色石有松林巖東坡有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昔有一道士於此修行食松實因被黎人逐前往凌霄嶺得道而化就攝黎人為其部下巖前將吏則今所謂白衣者是也最有靈驗官司聞之立祠。凡有災患及歲時旱魃鄉人禱之無不應。昆耶嶺在高臨縣北瓊州府圖經志落雲嶺元一統志在廣東瓊州府臨高縣滴漏嶺崖州郡志在郡東北離城約有一百里曹泳有詩云。偏宜滴漏春朝

雨尤近裴公誠德堂。鹿回頭嶺崖州郡志在臨川之南狀如蜿蜒至海面回頭海為所障故臨川不見海水昔有海賊陳明俊於海上殺人取其財物金寶阜積每令人以船載金銀於此藏埋殺其人以杜其口後有逃脫者始漏其事人嘗於此地掘得金銀皆其舊藏也馬鞍嶺崖州郡志馬鞍嶺在城東三十里外叢峯中胡澹庵有詩所謂山脊驊騮者自注云馬鞍山也後有人賦詩青青不斷惜風鬃脊聳驊騮疊巘間此語一經詩客道至今人指馬鞍山一在江西瑞州府高安縣南二十五里宋景定庚申民多避亂于此見高安縣志豺狼嶺元一統志在廣東吉陽軍寧遠縣又云在瓊州府崖州去城三里即石龜之地也郎巒嶺　落神嶺瓊州府圖經志並在崖州寧遠縣迴風嶺瓊州府圖經志在崖州東一百里外係官道所經南北之風至此輙回其山廣長數十里連續不斷南抵大海崖州之衝要也鍾延嶺元一統志在廣東吉陽軍寧遠縣賔犢嶺郡縣志在廣東瓊州府崖州寧遠縣西南一十五里。落屯嶺郡縣志在吉陽縣北五十里。郎鳳嶺瓊州圖經志在廣東崖州牛標嶺圖經志在瓊州府陵水縣石躩嶺圖經志在陵水縣大勝嶺　杜延嶺圖經志並在瓊州府澄邁縣神仙嶺圖經志在瓊州府昌化縣石山嶺　瓊崖嶺圖經志並在瓊州府瓊山縣。南閭嶺圖經志在定安縣。龍門嶺南寧軍志在瓊州府郡治之北。內有靈迹通海曰風門日他穴。乾蓋嶺郡縣志在高州茂名縣西北六十八里。都聿嶺郡縣志在茂名縣西北一百里。思賢嶺郡縣志在茂名縣西九十里。薑床嶺郡縣志在茂名縣西八十里西洞嶺高州府圖經志在宜倫縣北感鄉去縣二百里。歐嶺高州府圖經志在宜倫縣西北諱鄉去縣四十里文翁嶺高州府圖經志去吳川縣東三十里端然突起為邑之正山峙于大海之傍可以登眺化州郡志詠文翁嶺　孤峯撑光瞰滄浪東障狂

澗鎮邑傍隱士遺跡知已遠鄉人說姓未能忘特思對峙猶賓主恃茂相從徒列行極目四時常秀麗吳川應不乏冠裳

茂嶺 高州府圖經志一名華䔍山去州城南三里有三峯並列高聳秀麗冠於諸山

謝建嶺 高州府圖經志在石城縣北七里障壓于縣治之後高聳秀麗爲縣之主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一 十九梗

嶺

賫堂嶺 魯國志在濟南府章丘縣東二十五里東西相連鄒平縣界內有范仲淹讀書上下二堂因名曰賫堂嶺

天麻嶺 濟南志在石圖岩山南十餘里又有一泉此山産天麻故名焉

仙臺嶺 濟南志在章丘縣南五十里中宮鎮南又十里有漢武帝望祀蓬萊處基址尚存

長城嶺 濟南志在章丘縣南九十里與仙臺嶺相接

五道嶺 濟南志在城南七十里

平原嶺 元一統志在山東德州高峻延袤其中多猿猱獐麃之所

九層嶺 萊州志在膠州西南一十五里

鐵壁嶺 輿地紀勝帝都賦曰其嶺若鐵壁在城中

白壁嶺 太平寰宇記在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南七十五里

鷲嶺 郡縣志隋圖經志在太原壽縣因嶺多蟄鷲以名之。在縣西三十里

却畧嶺 元一統志在太原壽陽縣東北七十里

沾嶺 郡縣志在平定州樂平縣西三十一里

松子嶺 太原志在平定州樂平縣去城南四十里連和順縣界盤曲高十餘里劉公是先生集松子嶺詩 松子鷲鳥名 鹿兒峽來盡松子嶺柏望走險瞅擇麼摩空恣亂行霜增頭皓白 早行看鬢皆白也 塵變馬驟黃不作還鄉意羈人應斷腸 蘇魏公集和使回過松子嶺詩 石徑縈紆甚七盤披榛策馬上煙鬟回頭却見臨潢境千里猶如指掌看

七里嶺 太原志在平定州西南四十里高七里故曰七里嶺其山橫亘數十里趙蕃淳熙藁上七里嶺詩 天公知我行良苦要上嶺時容少晴登山着屐自不惡卧游作圖空復情此來豈止試脚力政坐久不尋詩盟山巒雪白藤花赤高樹木蘭低紫荆

護甲嶺 元一統志在沁州銅鞮縣西南亦名伏甲山湼水出焉滏菴詩藁謝原功題護甲嶺 武卿 白髮書生過武鄉摩挲腰劒尚輝光關山對峙東西峻嶺水分流南北長小犬蒼黃隨屐跡老牛雙轢負車箱浥麻池上人如雨石動何須歐李陽

平地嶺 元一統志在山西代州繁峙縣東北一百三十里

弔橋嶺

太原志在代州崞縣西北三十里西通朔州上有寨焉名曰泰王寨。仙寺嶺太原志在太原代州五臺縣清涼山。太和嶺太原志在代州西北三十里。赤堅嶺太原志在城北一百八十里。白徑嶺元一統志在解州東南路通陝州大陽津渡。刀黃嶺平陽志在山西岳陽縣東一百九十里長子縣界。存雲嶺平陽志在絳縣西南行山一舍遠有居民焉名曰烟庄其傍有存雲嶺。甘松嶺太平寰宇記在山西松州按山海經云甘松嶺亦謂之松葉嶺即江水發源於此土人謂之松子嶺。石銘陘嶺太平寰宇記在蔚州靈丘縣西北八十里上有石銘言其州北界故謂之石銘陘隘門山亦曰隘口今呼為龍門在縣東南十五里壁立直上層崖刺天有古道極險隘後魏明元帝於此置義倉之所。銀釵嶺大同府志在蔚州靈丘縣東二十五里其山高五里通接香山驛路。枚迴嶺元一統志按土地記云在蔚州城東十八里有枚迴嶺北與高是山麓相連。空倉嶺澤州志在沁水縣東一百四十里高約十里南北迤邐六十里世傳秦將白起詭運粮置倉於此以紿趙括故號曰空倉嶺。三尖嶺澤州志在沁水縣東北三十里高約十里東西相距六十里南北三十里其形三峯對峙故號曰三尖嶺。寒光嶺元一統志在武州界上。彫巢嶺沁州志在沁原縣東南去城四十里高五里盤踞二十里。聖鼓嶺沁州志在沁州東北五里高三里盤踞一十里其形勢秀聳上有大石擊之如鼓聲故名。狗脊嶺長安志在陝西西安府勝業坊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四年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注按宋白續通典狗脊嶺在京城東市。鼓腰嶺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四年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注鼓腰嶺當在潞州武鄉縣北。石臼嶺郡縣志在山西沁州武鄉縣北六十五里一在陝西漢中府歐陽瞻詩云鳥企蛇盤地半天下窺千仞到浮烟因高回望沾恩處認得梁州落日邊。泰和嶺大同府志在朔州馬邑縣南山上縣治之東南離城六十里東至雁門關一十餘里南通代州四十里西接石峪朔州地界六十里今已閉塞無人

經行僧珠隱盤谷詩集朔州過泰和嶺詩　野店鷄聲催曉程桑乾南渡入長城泰和嶺上停驂望萬疊青山惱客情。雙化嶺大同府志在朔州西去城三十里有石道盤曲至上五里餘南井兒衆澗相帶西南土嶺名温嶺北連大峪口直抵磨石溝南北盤踞百有餘里嶺之西有古寺遺址世傳有二僧共化於此故號曰雙化。關子嶺汾州志在大同府汾州介休縣東南六十里山形險僻今設廵檢司守把。介山横嶺汾州志在大同府汾州源縣西北去城一百四十里接連介休縣山。黑兒嶺郡縣志在山西平陽府隰州蒲縣東北五十里昔有劉黑兒居此。齊子嶺太平寰宇記在王屋縣東十里即宇文周與齊分境之所也河南志在河南南陽府王屋縣東十五里隋地理志曰王屋縣有齊子嶺括地志曰齊子嶺即後周北齊分境之地嶺邊亦有城當時戍所也。黎侯嶺潞州志在潞州城西南三十五里上有黎侯亭因名之。驛馬嶺大同府志在山西廣昌縣西四十里北接靈丘檜頭嶺六十里南接唐河三十里。松門嶺太平寰宇記在潞州襄垣縣北一百三十里道通太原驛路。雞鳴嶺輿地志在潞州壺關縣有雞鳴嶺。彫黃嶺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三年劉稹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薛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彫黃嶺注彫黃嶺在潞州長子縣西。武訖嶺太平寰宇記在潞州長子縣南四十五里風土記曰秦趙戰於長平趙軍敗退秦將白起逐至此因名。牛皮嶺元一統志牛皮嶺有牛皮關見在山西大同府大同縣城東六十里。三臺嶺太平寰宇記後魏書云遼州遼山縣武鄉有三臺嶺。石鼓嶺遼州府在和順縣南三十里一山横截高一里盤踞二里係遼州界限往來大道有石如鼓故名曰石鼓嶺。黃榆嶺遼州志在和順縣東八十里山勢險峻係太行高處諸峯羅列高十里盤踞三十里東連順德北平等處今設廵檢司一在邢臺縣西一百五十里元遺山集下黃榆嶺　北崖玄武暮黝黑如積鐵東崖朝火餘絢爛開錦纈就中嶺頭一峯横可奇剝費寒雲幾千疊厚圍可望不可到青壁無梯猿叫絕林煙日射影翠斬跬步擻有黃金闕畫工胃次墨汁滿那得氷壺貯秋月直須朝陽老筆迴萬牛露頂張顛揮醉貼石

門細路無澗泉行人飢渴挽不前車苦黄榆三十里豈知却有青山緣

偏嶺 大同府志在懷仁縣西南五十里元一統志偏嶺在北京桂州界上元郝昂詩偏嶺道中 撫杖拳石一鏁鍋旋汲寒泉把米拴揔傳糞乾猪燔少可堪雨濕只煙多金刀錯落分鐘骨錦毯模糊覆駱駞我欲乘風問元始男兒畢竟當如何 雲林文集題偏嶺 綠煙漠漠草芊芊古路仍從嶺勢偏却憶去年車覆處傳與驚懼又森然 元劉文簡公集過偏嶺 山行千里如井底仰視但見山頭烟今朝過嶺一縱目無窮平野無窮天

野狐嶺 唐書梁師都與突厥千騎營于野狐嶺 遼史地理志野狐嶺在西京山西大同府德州 金史胥鼎傳北間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平陽絳解河中遂抵河南戰禦有朝儲積未備不逮錯置實關社稷生靈大計乞降空名宣勅一千紫衣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軍儲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如其數亟給之鄭彥昭傳庵類稿過野狐嶺 回首野狐嶺山川地勢高中都開堡障納鉢隱重圍帝業雄三輔王師蘊六韜秋風淮海上黎庶望旌旄

倒班嶺 密雲縣志在北京密雲縣城東北一百五十一里

扒頭嶺 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東北一百四十五里

墻子嶺 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西一百里

漢兒嶺 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廟兒嶺 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西北九十五里

擦都嶺 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東一百一十里

長城嶺 宛平縣志在順天府宛平縣城西北一百六十五里已上舊可通者今皆甃石壘閉都指揮使司俱各撥軍守把

大寒嶺 宛平縣志在順天府宛平縣城西一百四十里高數百餘丈可通人行上經絕頂風勢甚寒急因名曰大寒嶺

閣子嶺 元氏縣志在真定府元氏縣城西北七十里

青草嶺 元氏縣志在真定府元氏縣城西北七十三里

孔子嶺 太平寰宇記在真定府趙州贊皇縣隋圖經云贊皇縣孔子嶺有石室寬博其下石相拒狀若楹柱時人謂之三九柱之室室內石人像類執卷故號曰孔子嶺

赤峯嶺 元一統志在永平府永平縣西四十里上有公孫神康墓

隘狐嶺 元一統志在隆興府高原縣南四十里

危臺嶺 元一統志在龍興府高原縣西南四十里

石埰嶺 元一統志在隆興府咸寧縣西南八十里

萱草嶺 元一統志在隆興府蓋里司南八十里

寒光嶺 元一統志在武州本界上

玉火嶺 元一統志在大寧府義州西四十里產瑪瑙

九宮嶺 遼史地理志澤州本漢土垠縣地有九宮嶺石子嶺元一統志在惠州南一百五十里

石宇嶺 元一統志在大寧府惠州北八十里

五迴嶺 元一統志在保定府易州徐水出焉按寰宇記嶺東至易州七十里去滿城縣西一百五十里高四十里水經云委折五迴下望層山若蟻垤然下有三碑即後魏所立文云皇帝大延元年車駕東巡援弓而射飛矢踰於山西山三百餘步建安元年魏太祖表封公孫度為永寧鄉侯曰我王遼東何永平也

王澤嶺 太平寰宇記在洺州永年縣趙襄子奔晉陽原過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即此嶺

盧兒嶺 遵化縣志在薊州遵化縣東四十五里

青山大嶺 遵化縣志在遵化縣東北三十里

官座嶺 易州志在保定府城西北四十里兩山高起中通一逕迂迴七里餘始至其頂奇峯口路頗平衍舊傳唐開元二十七年太守盧輝所開

五虎嶺 易州志在保定府城西一百三十里一名五迴嶺自南而北縈紆十餘里絕頂

大黌嶺 太平寰宇記即霍原隱此教授之所在易州易縣北一百九十里

額狐嶺 元一統志在宣德府一名野狐嶺在宣平縣北五十里金大安三年九月抗拒元兵金人敗於此

鶴度嶺 內丘縣志在順德府內丘縣西一百三十里重峯疊峭嶄巖險絕不通車騎有小徑西抵太原府樂平縣本縣分撥弓兵守把

夷儀嶺 太平寰宇記在順德府邢州龍岡縣西一百五十七里晉地道記云樂平東南有夷儀嶺道通襄國夷儀山在城北故塞

礜嶺 邢臺縣志在邢縣西南一百六十里

藥兒嶺 資治通鑑唐僖宗廣明元年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可舉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注藥兒嶺在雄武軍西大破之殺七千餘人而李盡忠程懷信皆死

鬼嶺 太平寰宇記在西安府鄠縣南三百七十里

姜維嶺 長安志在西安府本名沈嶺在盩厔縣南五十里蜀後主延熙二十年大將軍

姜維率衆出駱谷經沈嶺

温宿嶺 長安志在西安府盩厔縣北漢時温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云隋志作温秀

横嶺 長安志在西安府藍田縣北三十五里自臨潼縣山東入藍田縣界横接華州界韓維南陽集下横嶺望寧極舍 驅車下峻坂西走龍陽道青煙人幾家綠野山四抱鳥啼春意閙林鶯夏陰早處近先生廬氏風亦淳好

秦嶺 長安志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派為秦川一名樊川唐儲光羲集登秦嶺作時陷賊歸國家 朝出猛獸林曉鼯登高峯僅僕旅雲霧隨我行大空勇和舒靈輝倏忽四極通迴首望秦渭隱隱如長虹九逵合蒼蕪五陵遥幢幢橡櫟廢遊大明殿露濕華清宮網羅蠓蠓時顔為態罷歸失途走江漢不能有其功氣逆招搖星魂隨閶闔風結言宇宙清復使車書同秋木被繁霜合沓遶山紅鵰鶚勵羽翼俯視制棘蔌誓將食鴟鵶然後歸崆峒太平御覽登秦嶺 南登秦嶺頭迴首始甚憂漢闕青門遠蒿山藍水流三湘遷客去九陌故人遊從此思鄉淚雙垂不復收唐白居易長慶集初貶官過望秦嶺 草草辭家憂後事遲遲去國問前途望秦嶺上回頭立無限秋風吹白鬚歐陽詹集題秦嶺 南下斯須隔帝鄉北行一步掩南方悠悠煙景兩邊意蜀客秦人各斷腸

來江元昰湖山類藁秦嶺 峻嶺登臨最上層飛埃漠漠草稜稜百年世路多番覆千古河山幾廢興紅樹青煙秦祖隴黄茅白葦漢家陵因思馬上昌黎伯回首雲横淚濕膺文同丹淵集北樓晚晴望秦嶺 秦嶺嵯峨列萬峯晚嵐渾欲滴晴空如何學得崔重易吟嘯終南明月中王元之小畜集登秦嶺 嶂巖石上佚肩舁時親老未有兒在後因想前賢似坦途樂辭然謫官憂瘴癘退之詩云雲横秦嶺家何在人云好收吾骨瘴江邊天左官白髭鬚白公貶江州詩云望秦嶺上多特立無限秋風吹白鬚商於郡併何人到秦嶺峯高我僕痛且詠詩草自開解任從霄漢落泥塗張舜民畫墁集度秦嶺 狗日去中山春盡抵馮翊閏晦適石城發軫家再謫有姪從陰晉所牽在肘腋兒女本天愛未免各分北同行五六口出關已登陟捨去兩京道右手入大谷入谷路崎嶇少前屢顛躓秦嶺生所聞今日乃相識一舍躡其趺兩舍跨其脊東井聞水聲南箕觀蹶析西歷華山小北瞰黄河赤大荔信毫末中條真拳石終夜聽猿啼白晝復虎跡俯仰天地間浩然為一色是時甫中元寒凍地欲坼婢僕急揄火腹背互熏炙㬠轉覓號呼良久各蘇息其南差濶適稍降已温液及至洛水湄揮汗復喘昔乃知高卑殊能使氣令易商於固善地又且近鄉國感涕何君恩

死生寧有極凡人歷艱險乃心方驚衆常使處燕安政如懷鴆毒所以古先人平居猶凜兢孟貫詩過秦嶺 古今傳此嶺高下勢崢嶸安得青山路化為平地行蒼苔留虎跡碧樹障溪聲欲過一回首踟躕無限情中州元氣集嶺上行雲凍不歸林間宿鳥夜驚飛山家籬落燈猶在下馬敲門雪滿衣 滿眼寒林擘不開亂飛黄葉點蒼苔風迴忽聽雲間語知有行人下嶺來注云題秦嶺上

隱士嶺 長安志鄠縣雲際山寺內有李順興先生古記云順興自魏武之始隱居於此山念持金剛經聚螢光塔以記經南北三嶺時稱中為隱士嶺

磨石嶺 長安志在雲陽縣西北九十里

巴嶺 郡縣志在南鄭縣南一百九十里與三峽山相接山南即古巴國今屬廉水縣管

玉泉嶺 元一統志在漢中府古稱雞谷關在南鄭縣西南三十里

鐵賢嶺 元一統志在南鄭縣廢廉水城界有鐵賢嶺昔蕭何追韓信至此

大散嶺 資治通鑑唐僖宗光啓二年正月田令孜奉上發寶雞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為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劒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注大散嶺在鳳州梁泉縣松陵堡南

唐羅鄴詩大散嶺 過往長途日色稀雪花如掌撲行衣嶺頭却望人來處特地身疑是鳥飛

養女嶺 太平寰宇記攸苑多禱而祈女

日月嶺 記纂淵海在漢陰

牛蹄嶺 元一統志在陝西金州南一十里

鷂盤嶺 元一統志在漢中府鳳縣東北三十里

鷂嶺 元一統志在金州上津縣防過商州賊路地險要張舜民畫墁集鷂嶺 度險仍逢雪艱危頃步中鷂飛猶自苦人足故難通九折羊腸外三休箭筈東西南望天柱聊復慰途窮

饒風嶺 元一統志在陝西漢中府金州石泉縣乃洋州來路紹興二年金撒離喝與四太子盡發餘衆聲言東歸太原及自於商出漢陰趨洪洋金州失守吳玠率兵徑趨金洋與之大戰饒風嶺上金兵敗卻撒離喝潛軍間道踰驛嶺出官軍後斷玠歸路玠按兵徑趨西縣伺其吭賊使旋中梁山漢月一夕潛遁

積草嶺 元一統志在漢中府舊洋州界杜工部詩積草嶺 連峯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魑魅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相去尚百

里想像如見領休焉息焉之志也 夢弼曰明水縣屬興州唐志明作鳴古路興者自此嶺之外東西到行東則司徐西則明水也 趙曰謝靈運鄴中詩序云二三諸彥在太中詠史詩飲河朔滿腹貴是不領餘 謝曰邑有佳主人當是指同谷縣宰也

飛仙嶺 元一統志在舊興州東二十餘里有閣道百餘間横之半空即入蜀大路也此路舊從西縣過經縣沮水宋太平興國五年移改於是嶺杜少陵有題飛仙閣詩云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搆牢又武興集載徐佐卿化鶴踆泊之地故曰飛仙云宋趙清獻公集和六弟過飛仙嶺雲嶺觀遊詎肯勞飛仙嶺過穩翱翔道風仙骨朝真去未必不緣功行高徂徠石介集入蜀牽吟景象濃雲山萬疊興千重巖巖頑盤無奇觀不似飛仙數朶峯 御愛數峰非拔秀當時駐蹕欲忘還飛仙急過無真賞始信明皇不識山張子野詩路接曉天人近月真仙去後只雲歸嶺頭舊日上昇日空有山禽自在飛

東西横山分水嶺 陝西志在鳳翔府鳳翔縣北二十里

十八嶺 陝西志在鳳翔府麟遊縣西六十里

箭筈嶺 陝西志在鳳翔府岐山縣北五十里西溪叢話老杜望嶽詩云車箱入谷無歸路箭筈通天有一門述征記云箱谷谷名也漢武帝微行所至谷中無回車地夾以高原柏林陰翳窮日幽積殆弗觀陽景鳳翔岐山禹貢云壺口治梁及岐又曰荆岐既旅其山本以有兩岐故呼為岐路之岐今俗猶呼以為箭筈嶺出唐史系地理志

崔模嶺 郡縣志在鳳翔府麟遊縣東北五十里

龍飛嶺 輿地紀勝在鞏昌府成州鳳凰村南

仙家嶺 輿地紀勝在天水縣東南三十里土中常出藥元色黑相傳服之可以療病

豆房嶺 元一統志在陝西今鞏昌府階州福津廢縣自經兵革草木荒迫莫尋其處

青徼嶺 元一統志在鞏昌府西和州 政和志云在疊州買馬路

摩雲嶺 元一統志在鞏昌府西和州去宕昌寨三十里山下即臨江李思衍詩思明州摩雲嶺 二到摩雲頂顯頭兩化濕透褐駝裹草荒行路幾百折茅蓋前峯又一州鴈澤流離新戶口麻場町疃舊田疇太平有象重生聚甲洗天河鈕買牛元陳剛中詩度摩雲嶺至思凌州 嵯峨摩雲嶺石壁如梯遠天頂千年毒瘴斷不消怨入老楓結冊癡蒼莽思凌州懸崖結屋如蜃樓寨門半掩刀栞徤隱隱雲際聞鳴牛生篠下山徤如虎口紅如血面如土手捧椰漿跪馬前雖進水蟲間毅俎對此停鞭空自慨吾獨何為在荒裔他年周京王會圖傾借丹青寫椎髻

木皮嶺 元一統志在今陝西鞏昌府成州東三十里黃巢之亂主鐸置關於此以遮秦隴路極險 舊云在鳳州河池縣西十里杜工部集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祈寒為之喧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鬪屢蹋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洙曰首音狩請命中向西行也 鶴曰栗亭屬成州皆在成州之境 魯曰蜀門即劍門也洙曰閣道即棧道也冬青今之檄樹也左太冲蜀都賦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曜儀 炎曰莊子曰擊而道存 夢弼曰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明玄宗既幸之後以蜀都為南京故公感言其風物託之崑崙玄圃而寄所思者也

保定嶺 元一統志在延安府綏德州城平廢縣界番部扶帳內种世衡初於此築寨而不果

斜溪嶺 元一統志在綏德州所廢綏德縣界番部扶帳內

蘆關嶺 陝西志在延安府安塞縣北一百六十里

狗嶺 太平寰宇記水經云汾州縣西有殺狗嶺

定仙嶺 太平寰宇記在綏德州延福縣界

善陽嶺 太平寰宇記在臨洮府金河縣北一百四十里秦長城枕之漢書高祖困於平城即善陽嶺也武德四年平突厥置雲中都督府於此地

轆轤嶺 金史高琪傳高琪除建州刺史改同知臨洮事泰和六年伐宋與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備鞏州諸鎮宋兵萬餘自鞏州轆轤嶺入高琪奮擊破之賜銀百兩重綵十端 河南志云在長水縣北九十里

白土嶺 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四年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藺真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嶺 注水經云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西北有白土川水其地在唐河州鳳林縣西以此推之雞項關亦在河州界

甘露嶺 元一統志在河南開封府歸德州去寧陵縣五里隋開皇十三年駕幸至此甘露降因以名焉

崿嶺 河南府志在登封縣東南三十里一名許由山高士傳許由隱於此山堯召為九州長不欲聞之滌耳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

洗耳問其故由曰堯欲召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洗耳巢父曰子若處幽崖深谷人跡所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俗間苟求名譽汙吾犢口牽上流而飲之宋張文潛死立集下愕嶺詩　陰風吹我衣左右入石壁石色寒更清蕭蕭響枯楓深行方慘淡路盡兩崖闢群山望然來千里平若席茲惟東州壤氣象雄萬國山河拱列都自古帝王宅轘轅天設險坐制亂夫力周公卜遷鼎徼肯事無益天寒憧僕愁歲晚霜霰逼緬思妾望成猶嶝三嘆息

轘轅嶺 河南志在登封縣西二十五里周書武王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按三塗東轘轅南伊闕西降谷轘轅即今咢嶺是也以其道路盤折迴轉似車之轅故名轘轅

衙嶺 洛陽志在恒農縣西三十五里漢地理志恒農縣衙山嶺下谷爓水所出程大昌演蕃露按地理書漢中北距斜口自八九百里而褒水發源是爲衙嶺詳山字

分秧嶺 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南四十五里

摶髀嶺 河南志在長水縣之西南五里

獨窟嶺 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六十里

小土嶺 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六十里

長延嶺 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北六十里

雕崖嶺 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南五十里

委粟嶺 河南志在偃師縣南五十里嵩少室相接石山也俗謂粟子嶺

麻家嶺 河南志在密縣東四十里韓郎村

金沙嶺 河南志在京城內或云參沙字轉寫无一統志在河南孟州濟源廟南數步嶺上有園今高謝仍存猶以清明後沽酒于其上也

稿池嶺 河南志在福昌縣西北五十里

伏猪嶺 河南志在永寧縣東四里

姜子嶺 河南志在永寧縣西

歇馬嶺 河南志在永寧縣北二十里

北芒嶺 河南志在洛陽縣北十里有北芒嶺潘岳詩曰大夏緬無覿崇芒鬱嵯峨李善引郭緣生述征記曰城北芒嶺也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又曰洛陽北芒嶺靡迤長阜自滎陽山連嶺修亘暨于東垣楊佺期洛陽記曰北山連嶺修亘四百餘里實古今東洛九原之地也

饒嶺 河南志在伊陽縣南五十里

鐵嶺 河南志在伊陽縣西南三百里

永洛嶺 河南志在緱氏縣南十五里

拖刀嶺 河南志在汝寧府信陽州扳倒井南上有土峻長十餘里俗謂關羽拖刀之蹟也

蘇嶺 衛輝志在輝縣西北六十里嶺畔有關羽廟存焉

華嚴嶺 衛輝志在輝縣西北六十里嶺畔有關羽廟存焉

撲猪嶺 相臺志在彰德府草場之西此嶺最高唆傳云獵人逐野猪猪墜於此嶺下故俗以名之

流砂嶺 相臺志在彰德府草場經之西南半嶺皆流砂自嶺至潞州界亦十餘里

東大嶺 彰德志林縣有東大嶺在縣東南一百四十里

蔥嶺 西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通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注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以名焉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天竺志蔥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遇此難者萬無一全錦繡萬花谷沅川記沅川有孤山巖石崔嵬大有蔥如人所種人時往取接鄉斷絕請神而求不撓自出武陵記謂之蔥嶺

承風嶺 資治通鑑唐高宗儀鳳三年九月丙寅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工部尚書右衛大將軍彭城僖公劉審禮爲吐蕃所虜時審禮將前軍深入頓于濠所爲虜所攻敬玄懦怯按兵不救聞審禮戰沒狼狽還走頓于承風嶺注

杜佑曰承風嶺在廓州廣威縣西南東北去鄯州三百一十三里故吐蕃渾界阻泥溝以自固新唐書吐蕃傳上元三年中書令李敬玄率劉審禮擊吐蕃青海上審禮戰沒敬玄頓承風嶺礙險不得縱吐蕃壓王師屯左領軍將軍黑齒常之率死士五百夜斧其營虜驚自相蹂藉而死者甚衆乃引去敬玄僅脫

青石嶺 舊唐書吐蕃傳吐蕃率羌渾之衆犯塞分屯於潘口及青石嶺劉昌傳爲四鎮北廷行營兼涇原節度使時城平涼又西築保定扞青石嶺凡七城二堡新唐書吐蕃傳結贊以羌渾衆屯於潘口傍青石嶺

雞頂嶺 唐書吐蕃傳北虜山名

黃蛇嶺 舊唐書巢王元吉傳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黃蛇嶺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元吉強遣之至則盡沒于賊

坦駒嶺 唐書高仙芝傳仙芝平連雲堡遂引師行十二日過坦駒嶺

鹿臺嶺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一年二月壬午獵于鹿臺嶺

蓬婆嶺 新唐書吐蕃傳王昱以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碎赤嶺碑帝望發鄯州兵奪虜河橋並河築鹽泉城號鎮西軍破吐蕃兵三萬昱以劍南兵入攻安戎城築二小壘左右之兵

次蓬婆嶺

悉結羅嶺 新唐書吐蕃傳劉元鼎使吐蕃度悉結羅嶺鑿石通車而逆金城公主道也

金嶺 宋史高昌國傳高昌即西州也有水源出金嶺導之周繞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磑太平興國六年王延德使高昌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砦又五日上金嶺過嶺即多雨雪嶺上有龍堂刻石記云小雪山也

望鄉嶺 宋史外國傳雍熙元年王延德使高昌國還具行程來上云歷阿墩族經馬騣山望鄉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

黃澤嶺 資治通鑑後梁均王紀貞明元年賀得倫遣使告急于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

韓婆嶺 續通鑑長編仁宗帝紀李德用出韓婆嶺擊區希範斬獲其衆元劉將孫養吾集十八日晚晴宿韓婆嶺 夜枕迷唐雨報吏曉雲吹來霧飛塵晴暉四野青動目曉色千林春喚人徐步細將來日記歸則喜及一年新傳驂客報章江水見說扶舟可問津

蟠桃嶺 王明清揮塵錄蟠桃嶺宋徽宗艮嶽嶺名

獨頭嶺 宋史李好義傳好義誅吳曦畢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矣安丙從其請忠義響應次獨頭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合夾擊金人死者蔽於路也

船栅嶺 宋史李義傳王喜欲戕好義為吳曦復讎常出兵於船栅嶺鋒未及交棄軍走遁

槐江嶺 西溪叢語陶潛讀山海經詩第三篇云迢迢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遊

成嶺 西溪叢語南山宣律師感通錄云廬山七嶺共會於東合而成峯因知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峯之句有自來矣

頓升嶺 西溪叢語異苑云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山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礬石而石性熱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發看果得大墓內有礬石滿塋

大夾嶺 宋史蘇緘傳緘知邕州蠻遂入寇邕既受圍緘求救於劉彝彝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又以蠟書告急於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皇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

沙嶺 五代史四夷附錄晉遣高居誨使于闐國自三公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王沂伊濱集沙嶺千層出遶車一字齊馬銜青首當人唱白銅鞮野曠晴煙直天遙落日低回首冊鳳闕紙在五雲西

鵰窠嶺 五代史劉旻漢高祖母弟也旻獨乘契丹黃騮自鵰窠嶺間道馳去注歐陽氏

老翁嶺 遼史地理志慶州西二十里有黑山赤山大保山老翁嶺

德勝嶺 遼史地理志宋王上契丹事篇燕京北行二百六十里至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四十里至新館過鵰窠嶺偏槍嶺四十里過烏灤河又過墨斗嶺度雲嶺芹菜嶺七十里至松亭嶺甚險峻二百里過蝦蟆嶺九十里過石子嶺又一百七十里至中京

思鄉嶺　偏槍嶺　度雲嶺　芹菜嶺　松亭嶺　蝦蟆嶺 並見上

斷雲嶺 遼史地理志斷雲嶺極高峻故名斷雲在歸化州地

榆嶺 遼史太祖紀七年上北追剌葛等五月至庫里六月辛巳至榆嶺

商嶺 遼史太祖紀天贊四年上親征渤海閏十二月壬辰祠木葉山壬辰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于烏山己酉次撒葛山射鬼箭丁巳次商嶺夜圍扶餘府

倒塌嶺 遼史興宗紀重熙十八年六月丙辰朔置倒塌嶺都監

紫荊嶺 金史章宗紀明昌五年十一月癸巳詔罷紫荊嶺所護圍場 完顏仲元傳仲元上書曰陝西一路最為重地潼關禁坑及商州諸隘俱當預備向者中都居庸最為要害乃由小嶺紫荊逸出我軍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逸失潼關可選精兵分地戍之其後乃置秦藍守禦及用兵西夏矣

蘭家嶺 金史章宗紀泰和六年正月辛未宋吳曦故鞏州來遠鎮之蘭家嶺

慈悲嶺 金史世宗紀大定十五年九月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叛其君請以慈悲嶺以西鴨淥江以東四十餘城內附不納

五坡嶺 宋史文天祥傳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兵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户王惟義前執之元史張弘範傳至元十五年宋將張世傑立廣王昺于海上俾弘範往平之至漳州拔之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獲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嶺不屈以賓禮見之獲侍郎鄧光薦命子珪師事之

仙寺嶺 元一統志代州五屋縣聖鍾山有仙寺嶺三賢巖習觀巖聖僧巖青峯寶陀峯並在臺州青涼山上凡十二處皆聖蹟

掘斷嶺 岳珂桯史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其傍有天聖年間皇城使蘇某使墓後隴中斷田其間田狗胃洋九江陶氏有號將軍鑑墓於石龍山之原山析而南溝而絕之曰掘斷嶺

鸞岡鶴嶺 類說西山有四十二羅漢一十二真

入攄鸞岡鶴嶺之秀。嶺洞五原紀

羅漢嶺 臨汀志：羅漢嶺在福建臨汀縣南五十里。馬純陶朱新錄：王才元侍親過天台詣石橋，至羅漢嶺下，遇一僧策杖獨行，謂曰：欲往燒香耶？至彼至誠着。既去，衆疑僧眉毛覆眼，恐非凡，令上嶺訪之，已失所在。

男嶺 周子附錄：濂溪保之左曰龍山，右曰男嶺。

墨斗嶺 契丹志：嶺名，在契丹地。

韋馬嶺 契丹志：天祚天慶八年春正月，蕭幹奔霫闍山韋馬嶺。

辭鄉嶺 契丹志：胡嶠陷北地，歸化州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

措大嶺 太平廣記：興元之南有大竹路，通巴州，甚險峭，捫蘿行三日，達于山頂，復登措大嶺。蓋有梢似平處，路人徐步而進，若儒之布武也。淮陰侯廟在焉。

石子嶺 續談助路振乘軺錄：柳河館五里過石子嶺。

編廂嶺 續談助：卧如館七里過編廂嶺。

纏斗嶺 續談助：鑾河四十一里過纏斗嶺。

契丹嶺 續談助：部落館十里過小山，六十里而過契丹嶺。

雪嶺 武林舊事：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線，既而漸近，則玉城雪嶺，際天而來。詳朔宗 宋姚勉雪坡集西山雪嶺詩：風撼晴空作禎冷，雪欲成氷漫翠嶺，白雲峭峰堆不散，玉龍蜿蜒睡未醒。岷峨太白橫參井，移作西山奇處景，浩崖安在呼使來，與駕飛車登絕頂。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耶律鑄雪嶺詩：抑揚遼電犬雌雄，逐激狂鋒電掃空，如席片飛何處雪，撲林聲振海天風。我軍來黑雪敗敵于松林之雪嶺 虞集道園遺稿雪嶺盤車圖：玉關積雪高十里，百盤稍索驅使平，闊望劍已愁絕，特乎無從軍道遠，何由竭惟應飛行仙方仍術矯翮。國朝僧泐季潭集雪嶺詩：華戎分壤處，雪嶺自嵯峨，萬古消不盡，三秋落又多，寒光欺夏日，素影爍天河，自笑經過客，相看鬢易皤。

錦山繡嶺 釣臺新集圖經：嚴陵山清麗奇絕，號錦峰繡嶺，乃子陵隱居之所，後以名山。然嚴陵山水稱號，率有經據，如杜若汀洲，見於杜紫微詩。杜若芳洲翠，巖光釣瀨喧，如丁溪見杜紫微詩，翠嵓千尺倚溪斜，曾得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綠大答賤亦用此作四六云：溪壁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山城歷敘，一葉墜而亦聞。莫不有所據。又如吳根越角，亦見杜紫微昔事文皇篇中云：溪山侵越角，風壤盡吳根。獨未知錦峯繡嶺圖經何所據而云。

繡嶺 倦游雜錄：故華清宮在繡嶺之下。宋強祠部集和洪潤之晚登繡嶺：翠華綠節去忘還，輦路宮牆壞舊山，青史空文興廢後，玉真餘恨有無間，杖藜一笑緣危徑，弄筆高吟望故關，足力怪君猶健甚，慣行棧道不為艱。

灰嶺 王惲中書堂事記：中統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丁巳，宿北口小店，明日踰灰嶺，試桃花峪溫湯，山間殊有奇觀，石為盤渦，如碧玉盆者非一，壽藤灌木交蔭左右，其水泉蓋潞河之上源也。是晚宿新店，又二日至燕。粵自中元九月奉檄北上，至是年辛酉九月，凡十有三月，實歷三百八十四日。

斤竹嶺 莊季裕鷄肋編：王摩詰畫其所居輞川，有斤竹嶺。宋張嵲詩斤竹嶺：朧朧曉月淡，藹藹晨霜聚，棄馬沙去聲金平，步過草逕嶺，仰登上層雲，俯降入深井，回潭冷更清，嶺樹蹊逾整，蹊荒陳葉深，山回徵路永，雪霰迷遠空，嵐煙護絕境，關門僅可辨，歸塗難具省，設險得地形，戎醜期遠屏，寧辭滿衣雪，曛黑到絕頂，石淺微溜喧，獨覺空山靜，形極猨逾熟，山白夢方醒，去路望更遙，陟降怯深濘，嗜水碧於藍，何由放煙艇。

曾公嶺 晦翁漫說：環吾邑百里之內，昔賢遺躅獨為最多，廬有桐君臺，有嚴光石，有郭文山，有戴顒澗，有陳公嶺，有曾公至吾所居之源，則文正范公詩所謂風雅先生之舊隱也。豈一氣之秀私獨結於此，故有待而然耶。

霄嶺 真誥：澄形卅空，擢標霄嶺，其神以驛，其光將頡。

吳章嶺 周密澄懷錄：周子充遊廬山，上吳章嶺，嶺脊分江東西界。宋孔武仲詩吳章嶺作：廬山北轉是吳章，巖桂紛紛靜有香，洞口流泉似相送，人間天上莫相忘。

驢笑嶺　門限嶺　春風嶺　鮑家嶺 明道雜志：余謫官時，自宛丘赴黃，自陳適蔡，由蔡道光，乃自蔡之新息東門渡淮，遂入光境，皆大山峻嶺，險處更不通馬，徒步而登，其著者曰驢笑、門限、春風、鮑家，皆嶺名也。自入光境，無麵食，市所售餅餌，色如土，砂磣不可咀。入黃境，光道麻城縣境，夾道皆松，甚茂，稍稍摧敗不相屬矣。云麻城令有張君者，課民植之，後宰不能繼，故松稍衰。而余在黃，聞令呂者以課民種松獲罪矣。

旋渦嶺 儀真志：在六合縣保德山北。

蜂腰嶺 鎮江志盧齋周孚詩：平湖認諸嶺列，龍目斷嶺，記蜂腰。南徐州記：鶴林寺前山有名胡蜂腰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一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一　十六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章如鉞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佳惑

有

無所有菩薩經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毗富羅山中。與大比丘衆滿足百千人俱。復有百千諸菩薩衆及比丘尼。諸優婆塞。及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迦樓羅等。復有欲界諸天子。色界淨居諸天子等。圍遶在前而為說法。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無所有。在彼會坐。然彼衆中有諸菩薩。心懷疑惑。悔作惡者。住顛倒者。有業障者。有法障者。及諸衆生為障所障。不能問佛。然彼欲為彼等衆生淨業障故。欲問世尊。觀此諸衆。多有菩薩欲悔先惡而心熱惱。不能聽法。復見菩薩心不悔惱。能一心聽。觀彼心行。多有苦惱。多有憂患。多有擾雜。多生老死憂悲苦惱。多怨憎會。多愛別離。當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為如是等無量纒縛。云何當於阿僧祇劫。行菩薩行。既自有縛。云何當能解衆生縛。爾時無所有菩薩。如是念已。即自思惟。若世尊教聽我請問。為於此衆一切衆生作惡疑悔。令遠離故。爾時世尊知無所有菩薩摩訶薩并及彼等諸菩薩衆心所念已。告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言。汝無所有。我亦不為諸菩薩說。有染有著。有縛有繫。有犯犯處。所以者何。一切著處。一切染處。一切縛處。一切障處。一切犯處。欲令超越。遠離諸相。行不和合。諸法不離不可得故。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一切諸法不縛。諸法不染。諸法不著。不繫不障。不犯不得。是故當成一切種智。善男子。有一切智發心之處。不得衆生於彼處中無法可縛。可染可著可繫。可障可犯。可得可知。處所汝無所有。汝應當為諸菩薩問。如諸菩薩摩訶薩等。不依不行無著無縛。無障虛空。離虛空想。無有障礙。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速成就故。於一切處當為開顯。爾時無所有菩薩。既為如來教請加持。及以智力。於多佛所種善根故。能於般若波羅蜜中。無有疑惑。隱身不現。而無所著。欲為攝化諸菩薩故。而復欲顯諸福德故。復為著心諸衆生等。為取著覆。行在於相。遠善知識。為惡知識之所攝取。諸菩薩輩。知一切法皆不可得。欲令無著。欲令覺故。即以無量種種名華。或水陸生。或金銀華。普散佛上。以精誠意。歡喜勝妙。無有缺減。令諸衆生生歡喜故。讚歎世尊。以偈問曰

菩薩遊何處。何者是父母。住止於何處。何等為眷屬。

爾時世尊即以偈頌。報彼無所有菩薩言。

勇猛空遊處。般若母佛父。佛塔為住處。菩薩為眷屬。遊六波羅蜜。菩提心父母。三昧為住處。諸福為眷屬。

爾時無所有菩薩。從佛世尊聞此偈已。歡喜隨順。復以偈頌問世尊曰。

善能說此言。一切智無礙。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以何為因緣。用何方便智。觸證於何法。當覺智云何。

爾時世尊以偈報彼無所有菩薩言。

勇猛菩提緣。方便攝衆生。證諸法空已。智者覺菩提。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歡喜隨順。以偈稱讚。而復問曰。

善能說此言。一切智無礙。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故不墮惡。大熾可畏處。捨一切惡處。速至於善處。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

不造一切罪。是故捨惡處。恒常為法行。是故至善處。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喜稱讚。而復問曰。

善說此語言。一切智無礙。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彼多罪。無智處造作。一切能速滅。盡滅無遺餘。

爾時世尊。復以偈頌。報彼無所有菩薩言。

衆生求解脫。此等願菩提。菩提不得故。諸罪皆滅盡。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順歡喜。復以偈頌而復問曰。

善能說此言。一切智無礙。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諸愛著。流轉煩惱苦。成就菩提時。皆盡無有餘。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

常樂我淨處。顛倒取虛空。如實真覺已。渴愛皆當盡。無我慢渴愛。取等如虛空。不住於內外。彼等無得處。

爾時無所有菩薩。隨喜此偈。而復稱讚。以偈問曰。

善能說此言。一切智無礙。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當作何業已。彼種子云何。彼等多有財。恒常無有盡。復能施一切。捨施無慳悋。身肉財頭等。彼皆悉能捨。

爾時世尊聞此問已。為無所有而為解釋。復說偈言。

恒常於三寶。供養不疲倦。若復斷世間。彼智者供養。所發菩提心。為樂衆生故。彼荷擔菩提。為他說受用。一切一切智。為與衆生說。是故彼有財。一切時無盡。作如是業已。種如是子已。一切所生處。福饒多有財。若麤若細食。飲已淨如法。若得新衣服。先他後自著。是故生生中。一切具足勝。不加用功力。而得無盡財。是故一切施。捨施無慳悋。身肉及與頭。彼等無不施。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喜稱歎。復以偈問。

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離熱惱。身口及與意。云何有上色。無垢最清淨。

爾時世尊復為敷演。而說偈言。

受齋戒無闕。常說空無缺。知一切皆空。忍諸打罵辱。身口及與意。是故無熱惱。當得最上色。一切衆生愛。

略說一切善語中。一切諸問解釋中。彼等云何堅精進。於一切處不違背。彼云何得有諸乘。若在世間及出世。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

作事不怯弱。分別心行中。故精進及智。所生中常有。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說

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彼云何有智世間中決定彼云何有力衆生無能伏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常聞諸佛法不誹謗諸法求諸巧方便故彼有上智五種味常施施衆生無長是故彼有力衆生無能伏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偈問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彼云何勝色於世間最上云何得長壽多百億數歲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若聞虛實過不傳向他說常讚歎三寶名聞至十方不惱諸衆生不隨喜殺者是故得長壽多百億數歲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問於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得梵音迦陵頻伽聲若有得聞者聞已得歡喜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說法時讚歎無復毀訾言不破壞和合是故得上音 離四種口過常說利益言自遠離發露是故得上音螺鼓等音聲和合衆妓樂供養諸佛已是故得上音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偈問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彼身腹而得於平正所有諸眷屬而得相隨順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毒藥及非藥不與不教他應病施湯藥是故腹平正善友及怨讐平等於光明於彼等心已是故腹平正所有衆生界無有數量者愛念如自身是故腹平正父母於一子常起憐愍意於衆生如

是故得腹平正菩薩及父母供養不疲倦是故彼眷屬常順如自身世尊諸長宿及有尊上者若承事彼等調柔心謙下是故彼眷屬隨順如自身彼無有分別一切平等心以四攝攝他能攝多衆生是故彼眷屬當得如自身教行諸善利於不思衆生是故彼眷屬隨順如自身和合菩提心於不思衆生是故彼眷屬隨順如自身彼等無不捨於諸衆生所故彼眷屬等隨順如自身於諸衆生等當共同一事是故諸衆生常共爲眷屬已所有愛物能以施於他不念失分別是故多眷屬 爾時無所有復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彼念淨當有趣無邊云何彼樂法亦不離正法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樂法者爲說夫法者令念不惱於衆生故彼正念行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問於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聞法已常無有疑惑若得五通已云何當不失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令衆生無惑最上佛法中彼等聞無疑當得不失通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諸菩薩常在諸佛前貪瞋一切種亦不能降伏云何生煩惱依何而對治復能有慚愧生已能寂靜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恒常念諸佛亦無有所

念不得於衆生彼等言菩提是故名菩薩恒常在佛前亦不壞煩惱亦不離諸佛猶如智慧人仰觀上虛空於中無身心彼無有別處何時彼智人觀看上虛空彼時無餘念若身若心中如是獲菩薩彼於諸佛所不動身心等亦不遠諸佛無物妄分別發起欲等患無物不分別是故不可破有念現前生無念故無障捨已無實故覺已此等捨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當化生菩薩常有樂諸佛說法時生諸蓮華中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所有諸功德生死中有樂衆生於中生教諸佛法中所有波羅蜜於中一切教世間及出世令覺一切法一切諸法相無相無持者諸法如是住於中教衆生於空及無相無生中亦然世間無行處於中教衆生是故織化生菩薩常有樂諸佛說法時生諸蓮華中如是修功德菩薩不毀者彼等不爲難諸難不思議修是功德已無能毀菩薩諸法中巧智彼無所不知於諸法自在決定見無疑爲於衆生說攝取衆生故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喜此言稱歎世尊以偈問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婦人見變身爲丈夫端正人喜見衆生皆愛樂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所有婦人念婦人攀緣處婦人歌詠聲於彼不共

住皆不喜見聞不觸如毒器遠離如毒蛇常恐怖婦人不觸於諸女不勸受女身教轉女身故便見成男身如是行行已正住於此行是故婦人見即變身爲男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說此已隨喜此言復以偈問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衆生見能發菩提心而得不退轉乃至菩提座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不說於小處惟說勝菩提是故衆生見即發菩提心若少分所有想行中衆苦如實無有處爲諸衆生說 爾時無所有復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見病者於此發慈心 爾時世尊復以偈報觀身是塵囊於中無所著此是世間藥是故脫衆患由此病者見須臾得除差於彼起悲心是故除諸患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問世尊而說偈言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衆生見所有諸飢渴皆悉能除愈飽滿身充悅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常施多飲食復爲說上法是故衆生見飢虛自然滅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問世尊以偈頌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能離著斷滅及常等彼於中道中亦復無依住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不攀緣分別超越世語言知諸法平等彼得無染着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

曰善說此語言語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見惡行能縛
此世間捨一切諸趣能淨業思報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當近善知識若
發菩提心是故離惡行當淨於佛智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讚問世
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想行智一
切皆無有真實空中法彼當得無疑何緣得辯才能分別諸句如於衆生
行如是為說法云何四輪中當得於彼住彼不墮八難當得此聞處當取
何頭陀當行何苦行彼無有惡悔又復無煩惱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衆
生善想行說如陽焰義覺空無我已當解諸辯才覺實最勝義彼當離八
難當滿四種輪菩薩善巧智抖擻諸有得不得上苦行如自我空已無復
有疑悔諸法如虛空知已不著世覺顛倒義已當成佛菩提　爾時無所
有菩薩隨喜此言復問世尊以偈頌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
此言復問人中上聞已到聞處當無所可住云何發菩提而名為最上　爾
時世尊復為解釋而說偈言如是聞已發發已而不住彼上勝衆生當行
勝菩提若行如是行彼無處可住當速覺菩提如人上射箭此是三行說
若當覺如實如本性寂靜彼不行菩提若有為聲中所說於世間一切聲
無故當知不為實無實中無發行亦不可得若能如是知彼行菩提行無

行以行取亦不淺聞教無所覺知已彼行不可得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
偈問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捨諸身
當無一切苦平等到諸界當捨壽命行若復右脇卧若結加趺坐或復起立
住或復當合掌說甚深法時般若波羅蜜一切諸佛法不住寂諸法或見
成佛時或讚歎諸法所有說諸法定意於彼聽當捨故身體後生新身體
從家至於家生發菩提心不迷調伏念念正住定云何當捨命當復現
神通為我解此問無邊智聚者於中略當知如調伏所說所有諸功德無
量不思議一切勝具足彼等當成就教師為我說如有實如相若聞是功
德一切當供養當護十善已無疑於空法具四種梵行一切皆成就不得
於六根及一切三界一切得自在所聞不生疑所有有為法當知皆如影
應當如是知其影無有為無有為無影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說無慳無
有穢無為無影中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中無持戒破戒無為無影中無
說無分別無思無言中無諍無恚者無為無影中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
中無懈無精進無為無影中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中無亂無禪定無為
無影中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中無愚無智慧於時無影已更無有所見
彼無所見已故言為無影亦非無有眼其眼淨無垢彼中無有物無物目

不見清淨常無物無名無清淨如是淨眼者清淨無所見所有影無有無
有亦無有其空於空中於諸煩惱等現無當亦無若男若女二令無當亦
無此等如虛空無思無分別若知如此者彼無有所著離諸身有住當求
諸佛法如虛空無邊彼無有可住無住無攀緣隨意去而去如是摩訶薩
當覺此方便不著於三界當行菩提行心及與身口常行為衆生不知體
空虛猶如壓油輪彼等見行時不得於邊際令住不動法無所有住處數
數見衆生受諸苦惱時於彼起悲心當行菩提行為諸衆生說如實真如
相汝等離有為應覺於真實顛倒無智故無牢起牢思無牢身體中愚癡
等味著此身常日別以飲食買贖彼不為自他虛妄受疲倦常與受樂時
亦無念恩德無恩念羸弱宜應速捨去生死中受苦處所無有邊令亦不
不得當亦不可得生死中多欲處所無有邊令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生
死受戲樂處所無有邊令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生死多受喜處所無有
邊令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承事此身已處所無有邊令亦不可得當亦
不可得生死流轉中處所無有邊令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生死中多瞋
處所無有邊令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令此身受樂處所無有邊令亦不
可得當亦不可得令此身受苦處所無有邊令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養

育於此身處所無有邊令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此身起我所處所無有
邊令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受欲等流轉處所無有邊令亦不可得當亦
不可得如無實無物顛倒常欺誑癡惑諸有為如是誑癡世猶如癡小兒
為他所欺誑如是愚無智以虛事所誑無實誑愚蒙不知無實故當受虛
妄苦癡意起毒想自然於自身自然自合苦猶如惡行故後自受刑首心
思已出言身作非善事其思無所有言說亦無事其聲無過去過去亦復
無過去我何說亦無有實相若有如是知身心如是觸彼即戒行具不生
諸惡道此等四種偈舊作十億數往昔別生中求勝菩提故我聞此等偈
未曾墮惡道當逢事諸佛無量人中雄我過去次第值遇然燈佛彼時觸
如是於後我得記我為衆生說於後住佛智我無所可取愚癡不受教鳴
呼衆生鈍盲冥癡無智能盡苦因緣授之不肯欲無智不肯取樂小法衆
生不取於大法若得世間樂及解脫世間當生世間眼授彼而不取得聞
於此偈若如是信已於世無分別我於世間中寂靜無所著當脫一切苦
而得不動樂　爾時衆中有不調伏怨讐害人者在彼衆中從座而起偏
袒右邊整衣服已作如是念當以何事供養世尊其世尊者具足法身不
可少物而用供養如是大德具足法身然我今者於世間中光有暗障令

見世尊。及無所有菩薩。所問世尊。解釋得聞法要。我已得於一切法中。無有障礙。已滅黑晴。照曜世間。我今自見已生天眼。已得五通。我今已得脫諸苦惱。我見自身。所著衣服。皆有血汗。我於今者。若以此衣。覆世尊上。惟恐不任。如來所受。願佛威神。令我更得勝物。奉施供養世尊。當用奉事。如是最勝。大德法身。如此衆生具足。難有是惡心難調。惡害人者。起如是願。欲信入佛如來大德神通。念時彼左手中。自然而有一蓮天華。柔輭潤澤。遍於諸天。衆香自燒。於右手中。上衣下衣。自然而生。歡喜踊躍。偏滿其身。更於諸佛大德神通。更求信入。彼時即見十方無量世界。諸佛皆放光明。　爾時彼復作如是念。嗚呼。諸佛不可思議。大德神通。不可稱量。無有等等。願諸衆生。信佛大德。自身觸已。皆得行願。即以上衣。及以下衣。而覆佛上。以彼天華。如是再三散於佛上。於虛空中。望上葉下。而成華蓋。然彼復生第二華。還亦生第二。上衣下衣。彼復歡喜踊躍。無量遍滿其身。即作是念。若佛聽我。以此華散此無量佛。及以此等。上衣下衣。覆諸佛上。願我生信。諸佛世尊。願勿令我。當有悔意。而不成施。則聞空中如是聲言。汝善男子。汝應普散此諸如來。善男子。一切諸佛。同一法身。諸佛世尊。於諸法中。於諸物中。無嫉妬意。善男子。諸佛世尊。受用果報。於諸物中。無染著故。

彼作是念。今者世尊。已聽許我。即以諸華。及上下衣。還散無量諸佛世尊。見彼華衣。於諸佛上。在虛空中。作蓋而住。及見彼衣。在諸佛前。即生愛樂。歡喜踊躍。四支投地。禮世尊足。舐世尊足。而爲頂禮。彼復見身。頂禮諸佛。及釋迦牟尼佛。時彼諸世尊。及釋迦牟尼佛。皆以右手摩其頭。言起善男子。汝今已生無量福聚。彼則起已。唯見釋迦牟尼如來。彼則問言。世尊。彼等無量諸佛世尊。今何所在。我不復見。佛言善男子。此是諸佛大德法身。具足無所得故。汝今應信。彼作是念。嗚呼諸佛不可思議。有如是色。見大法體。頂禮佛足。右遶三帀。在一面住。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是惡心難調。恐暨殺害人者。唯然世尊。如我先作。令此衆知。世尊我爲此衆生等。說如是說。此等聞已。當起猒離。如是等惡。如先所有毒害嚴熾。若諸衆生。有見我時。恐怖馳走。世尊。我於今朝取合死者。十丈夫殺。齧壞彼項。即飲彼血。世尊。我時以人血醉。慈心更增。更求害人。然我求時。在王舍城。漸漸遊行。至東北分。于時我見王舍城中。有多人衆。遊行在路。我則背而在遠而住。恐彼見我。生怖廻還。世尊。時彼人衆出王舍城。皆共往詣毗富羅山。到已上山。我時復見多有俱致那由他。百千諸天。遍滿不得邊際。世尊。我於彼時。不見有一能於世尊。功德光明。衆相諸色。形貌長短。若寬廣等。能有勝

者。世尊。我自見身。最爲卑賤。我於爾時。即於自身。生穢惡想。生輕猗想。不如物想。我於爾時。毀辱自身。我今無利。我今惡活。我於如是多人衆中。最爲下賤。最爲穢惡。最爲不如。最爲嶽孅。世尊。我於爾時。猒惡自身。如是羞愧者。此大地容受我者。即使入中。唯然世尊。我於爾時。則聞空中。如是聲言。汝善男子。但信諸佛。大德法身。汝當得離此下類身。我於爾時。如是思惟。正念根中。念於諸佛大德法身。如是念時。復聞虛空。如是聲言。善男子。汝當具瞬諦觀世尊。汝觀察時。即當得入諸佛體中。當信當得世尊。我於彼時。合掌不瞬。瞻仰世尊。即見世尊。諸毛孔中。出大蓮華。衆寶所成。有無量色。金色無邊。色諸蓮華等。大如車輪。從身中出。彼華臺中。皆有諸佛如釋迦如來。諸相具足。皆於中坐。偏滿虛空。無有衆生。能障礙者。於日光明亦無能障。世尊。我於彼時。即生最勝歡喜踊躍。此是諸佛神通之力。我於彼時。生清淨已。見佛世尊。如是觀時。即見所有諸世界中。無佛出處。即住彼聞而爲說法。攝諸菩薩。無著無作。無有熱惱。空無所有。無言無說。無有所住。于彼時中。多有俱胝那由他等。百千衆生。發菩提心。離顛倒法。信無言空。於多億劫。住菩提中。我如是知。亦不知晝。亦不知夜。不知半月。一月年節。我如是知。於彼時中。我聞般若波羅蜜法。無染著處。無言無說。我於

彼時。聞如是法。所有法捐。無有染著。無有言說。聞是法已。不見自身。無如無得。亦無處所。當於彼時。有如來像。出現我前。於彼時間。即自見身。及見諸佛。還復來入。於世尊身。不見世尊身。不見世尊身有增減。不見世尊住處有明闇。佛告彼言。汝善男子。此是彼等諸佛如來。大神通力。彼難調者。而白佛言。唯然世尊。我今於佛大神通力。更無有疑。我無疑故。見於無量諸菩薩等。身皆金色。有三十二大人之相。持諸音樂。種種香華。甚可悅樂。禮拜世尊。奉獻供養。以彼香華。散佛上已。聞無所有。所聞法已。歡喜踊躍。遍滿其身。即自稱歎。欣慶而去。世尊。我於彼時。作如是念。此是諸佛神通之力。無有衆生。得邊際者。我於彼時。還入思惟。諸佛神通。思求此時。見此聽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一切大衆。而說偈言。

無比知寂已。處所無染著。當脫一切苦。而得不動樂。

世尊。我於彼時。復見彼諸聽法大衆。以天人華。及衆寶物。而散佛上。及諸菩薩。而聽法已。復更出生。種種音樂。雜色衣服。供養世尊。以諸衣服。覆世尊上。還坐本處。而共聽法。世尊。我於彼時。復作是念。嗚呼。諸佛神通。無礙思惟。信入隨順而行。世尊。我聞此說。無礙法聲。即入覺知。而說偈言。我覺寂靜時。無有障礙處。即脫一切苦。而得不動樂。世尊。我於彼

時復於空中見如來身聞說是言汝善男子汝莫捨意汝應更信諸佛神
通勤求信入汝善男子汝於長夜無智愚癡憧為欺誑受苦惱故世尊我
於彼時聞是語已復生恐怖身毛皆竪一心思惟求佛神通我思惟時即
見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樹林華菓皆悉閑敷好色香潔甚可愛樂世
間天人阿脩羅等以華散佛而供養已還沒不現復有諸菓香潔無比復
見世尊左手執鉢以取諸菓滿於鉢中又見世尊於齋中出諸化菩薩從
於鉢中而取菓已徧至十方阿僧祇等諸世界中授與無量諸佛世尊彼
世尊鉢皆悉盈滿我見彼佛世尊食時齋中復出諸化菩薩身皆金色衆
相莊嚴從身出已我復見彼諸世界中有諸菩薩及諸衆生以彼諸菓奉
獻供養既奉獻已見彼食時彼等食已皆悉得成如來形相至餘世界無
佛之處於彼演說般若波羅蜜法要教化成熟無量衆生住於菩提諸佛
法中勤修不斷為說法故彼等還沒如來鉢中菓還盈滿復見此菓從鉢
出已供養一切世間衆生充潤自身皆至佛所頂禮佛足右繞三帀合掌
恭敬却住一面從世尊所聞無所有解釋法相一心聽受更無所見更無
有知世尊我亦如是聽入隨順如所說行我如是知我身與佛及此大衆
空無可說如是念時有一佛像起語我言汝善男子此是諸佛大德神通

我於彼時所得諸想我想不行亦無歡喜亦不怯弱我唯信入諸佛神通
如是思惟顧諸衆生未入者入未度者度我發是心顧諸衆生於佛神通
圓滿無缺我時亦復無衆生想然我於佛大德神通不可破壞為諸衆生
及此大衆令成熟故作如是言嗚呼諸佛大德神通如是希有我今乃見
然佛神通亦無增減彼時復見空中有佛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更求信入
諸佛神通世尊我於彼時一心信入諸佛神通一心念時即見諸佛神通
力故一切衆生即一衆生一衆生即一切衆生然彼一切我亦不見世尊
我於彼時作如是念諸佛神通不可思議如我見佛大神通等我於彼時
更求諸佛大德神通亦無猒足我求彼時更轉信入更復專念思惟髑髏
含增廣故世尊我於彼時見此三千大千世界四方所有毗富羅山佛及
四衆天人阿脩羅諸世界等皆成大海清淨無濁更無餘相世尊我於彼時
復作是念嗚呼諸佛神通如是世尊我念佛神通時即見世尊坐彼水中
而水不着我復見有菴摩羅菓及菩提菓無所缺壞繞佛三帀住在佛前
佛為說法復說諸佛大神通等為說法時成菩薩形頂禮佛已即沒不現
復見世尊在毗富羅山為衆說法如是略說乃至成火又成墊大火復成
風大毗羅菓是則成地如大母指一一切世間即一世間一一世間即一切世

聞彼諸世間復成無智彼則真體我於彼時於佛神通如是觸證思惟是
已不生疑惑亦不恐怖心慮不行爾時有一如來形像在我前住而謂我
言汝善男子於幾時行六波羅蜜而能信此佛大神通廣思惟證世尊我
於彼時白彼佛言如所言六波羅蜜者為是何謂彼告我言所謂檀波羅
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汝善男
子如是名為六波羅蜜行已當得證入諸佛大神通中汝已成佛大神通
已我時白言是故世間諸天及人阿脩羅等聽我今說現今世尊為我證
明於諸法中得無礙智世尊現知如我今說我未曾行六波羅蜜而得證
於佛大神通我今始聞六波羅蜜我本前際墮黑闇中不可得知今見世
尊及無所有菩薩所聞世尊解釋我既聞已於諸法中無復黑闇於諸陰
聚分別法中得無所着而說偈言　我得寂靜智無復有所着今已脫諸
苦現得不動樂寂靜無比智寂無有所寂為何事布施多百爾所劫我無
布施行已證無比寂布施中何作彼施不為寂無比智寂無有寂處
為何事持戒多百爾所劫我今不持戒已證無比寂寂中無持戒戒亦不
為寂已知無比寂所寂無寂處為何事脩忍多百爾所劫我今不修忍已
證無比寂寂中何所忍忍亦不為寂已知無比寂所寂無寂處為何而精

進多百爾所劫我不行精進已證無比寂寂中用進為寂滅無精進已知
無比寂所寂無寂處為何而修禪多百爾所劫我今不修禪已證無比寂
於中用禪為寂中無禪定已知無比寂所寂無寂處為何修智慧多百爾
所劫我未修智慧已知無比寂於中用智為寂中無智慧何用施戒忍精
進及禪定智慧等諸度何用多所行我以無智故已知寂無比於中智何
作寂中無用智願為我解釋所有諸法中一切智自在尊無不知者彼聞
此義已兩足尊為釋如實真如等不散亦不合不取亦不捨汝今應當知
於中及自他當更無有疑知佛神通已則離於我想亦復無言說自身捨
無上覺佛神通已一切罪皆滅滅已無熱惱故名持戒者聞佛神通已彼
言大神通如實無思慮彼名忍辱者覺佛神通已彼心無怯弱更復生精
進故名精進者覺佛神通已彼心不散亂捨一切諸相故名禪定者覺佛
神通已彼不着三界超越諸障礙故名智度者是行一切處諸度調伏者
覺知一切佛是名佛神通　爾時惡心難調害人者白佛言世尊一一諸
佛法教難覺微少智者更深思惟而說偈言若有聞觸證云何覺神通彼
當能滿足是等諸六度及助菩提法何謂佛神通有何實體相彼有何色
住云何而得證　爾時世尊以偈報彼惡心難調害人者言若有自覺知

自己無衆生。一切法中智。彼是佛神通。衆生有著心。故於靈法中。如是教衆生。當得佛神通。衆生有著心。當一心普覺。亦不當發心。此是佛神通。所有諸佛刹。即如一佛刹。彼此不相入。此是佛神通。如諸法不生。能發菩提心。諸衆生一生。故言佛神通。忍心為神通。忍法體亦盡。入於一切法。亦無有所住。彼住佛神通。一切法無疑。無疑無生法。故彼得授記。成熟衆生。故當清淨佛刹。於多劫修行。當得佛智。故覺知諸佛空。一切最為上。度佛法彼岸。成熟衆生故。佛勝及神通。丈義皆能證。於祕密教中。即得度彼岸。無邊不可取。亦無偏知者。如是佛神通。無復有邊際。若自此證已。即是勝布施。一切施中上。更不生慳處。能行一切施。彼當行施時。無有分別知。亦無有所住。覺知是教已。彼無物不捨。於一切主中。是故捨一切。若聞此法已。已能捨於我想。取已無所養。是為最上檀。聞已無熱惱。身心得寂靜。是為最上戒。更無有勝者。於一空法中。無忍無諍競。是為最勝忍。於中無上者。如諸法空已。無有怯弱心。是為勝精進。於中無過者。於空常不亂。一切心發覺。此是快禪定。惟於中示現。若於空不怖。一切智無想。華臈眠無知。是智為最上。是等諸度行。入於是教中。若知無言說。彼即度諸度。不壞於諸法。亦無有過惱。彼即知正法。無功用智定。不壞於諸法。亦無有過迹。無如寂

靜故度於施彼岸。若不壞諸法。亦不過諸法。此是最勝戒。一切戒中上。若不破壞物。於非法亦然。如是無疑已。更不墮惡道。若忍無盡故。覺一切有為。此是最勝忍。斷一切鬬諍。常習近是忍。晝夜不休息。如是身觸證。當得可喜色。常修習空時。不生勞倦意。是即上精進。捨一切懈怠。如是彼精進。若能身觸已。即名上精進。一切無過者。不著於空法。及與禪寂滅。此是最勝空遠離諸覺觀。是中禪喜者。彼捨諸煩惱。如是身觸已。即無有輕躁。若於內外法。無所有依著。此是寂勝智。無有智能散。當觀一切法。若無有智處。如是觸知已。不染著諸世。如是如實知。常能一切施。亦無一切施。彼無有所取。諸法無所有。即是諸法體。彼無所觸已。名為時富者。若思能清涼善修於平等。無有諸怯弱。斷疑偏普照。清涼住戒中。彼無有熱惱。若無有所證彼戒。無所縛解脫。如虛空。更無有所見。如虛空清淨。故彼無惡作。無所見諸法。而求無上道。為諸衆生故。所起煩惱處。不見彼彼身。不見彼身時。煩惱無縛處。解脫皆如夢。更無所復見。彼無亦不見。是故名如夢。如是諸言說。有無等差別。離覺觀分別。如空不可取。持戒與破戒。善趣及惡趣。癡塵妄分別。是處無真實。猶如鏡中像。分別故見彼。於彼無所有。色體實如是。如是內計我。士夫不可得。內既無所有。外亦不可得。此是如如教。是

故言為空。若能如空者。彼當證寂滅。色從因緣生。彼色無實體。若緣彼無有。彼無無有因。無因故不生。本性空寂靜。無取亦無捨。無弃亦無似。若證是無二。一切根能忍。若得如是忍。彼當速成佛。我如是知已。得見然燈佛於後授我記。汝住當成佛。若有善男子。及以善女人。彼覺如是等。則亦當不難。若有善女人。欲轉於女身。應如是知身。即得具足願。好色甚端正。見者生歡喜。丈夫富伽羅。覺知如是教。正行正念者。聞持已能忍。名智慧丈夫。為衆決疑網。若有多衆生。疑惑無定意。欲求於智慧。彼能為斷疑。若住不正道。命彼住正路。幽冥諸衆生。能為彼照明。所有受生處。一切處得明。為衆生受樂。覺知此教故。壽命得長遠。諸根悉具足。常生勝族姓。眷屬皆隨順。隨何等主處。為一切利益。并餘衆生等。悉令住菩提。若聞是等法。能速自證見。諸衆生應當。常恭敬承事。應常作福田。堪受一切施。常為善丈夫。為世間丈提。住於諸佛前。於一切勝施。無上世尊邊。彼等堪施主。降伏諸世間。當為作福田。若聞如是法。能勤修速證。一切諸佛教。此修多羅說。如是覺菩提。如如無分別。為此蓋法教。當行菩提行。阿僧祇劫數。聞是教法故。若於人天中。欲受諸果報。而能聞是法。應勤修速證。彼無能降伏。調御諸衆生。能於諸餘衆。彼恒有威德。彼智善得利。善得於壽命。得值佛出

世。能聞此教故。所有諸佛法。彼如不思議。彼為作聲聞。復得僧功德。捨於一切法。復捨內自身。應聽修多羅。聞已應覺知。此法無不說。是處無所說。如是等諸法。此中如是說。不取亦不捨。亦無有得失。無處可持來。是法無住處。所有過去佛。彼如是說法。若有當來佛。彼當如是說。於十方世界。現在兩足尊。彼所說法教。亦如是無二。若有衆生故。能說是法者。當如我所說。如是當覺知。若不覺此法。而當得涅槃。終不能觸證。及當住菩提。此彼皆具足。此是諸佛見。所有如是法。及如是見處。衆生不求時。難得於出現若覺此諸法。真實體空寂。諸法無有實。諸法亦無有。若無有法想。一切有寂靜。此彼如實知。諸法無得處。無所有所問。無所有所說。時彼摩訶薩名曰無所有。以念於如來。復問人中上。所說如是法。不可見而說。誰能覺如是不可覺知者。是等多億天。及諸四部衆。合十指爪掌。寂意而聽聞。彼聞已欣慶。而無有所得。無智及得處。多衆住是意。若有未知者。彼等起欲樂發勤精進意。當得聞已知。如是聞真義。真智無分別。如已無不如真。復如是說。聞諸佛妙法。所見大神通。皆發歡喜意。當得上菩提。多有俱致天。及百那由他。已覺自證知。如我之所說。今我此衆中。所有聞法者。倍有百千數。已觸證真法。皆已共和合。昔恒沙佛所。已聞覺是法。彼聞今觸證。彼此

當作佛。如我今所在。當如是說法。無有於增減。是殺害人者。於往昔生處曾聞如是法。昔所未曾有。彼於今得聞。無所有解釋。已入佛神通。令如於聞義。見是等大衆。即默於自身。自見衆下類。如佛神通故。復更信深入。不可思議等。彼入已即得非法非非法。此是佛神通。諸世間無上覺。無分別已。無所無不得。此害人利根。如所聞聞已。利根向我說。諸佛之法體。衆生心頑鈍。爲癡網所覆。雖復多時間。不知佛神通。我昔曾見佛。證作人中上。覺是大神通。於後得授記。過去八十四。阿僧祇劫中。我值然燈佛。以知有爲法。以有所得故。爲得之所覆。而著於我想。爲諸煩惱惑。不覺佛神通。以有於執著。流轉生死中。數不得邊際。自餘若不覺。如是佛神通。菩薩摩訶薩。彼著亦多時。是諸菩薩等。欲速證菩提。寂靜佛神通。應速願覺入。如是難調伏。名爲害人者。還得利智根。故彼得不難。　爾時衆中。無煩天子。即以諸天曼陀羅華。而散佛上。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是惡心難調殺害人者。如是利根智慧微妙。乃能如是速疾決了。說是語已。爾時佛告。無煩天言。天子諦聽。是惡心難調。殺害人者。於過去世。曾五百生受毒蛇身。見即害物。受彼身已。於日夜中。多有衆生。爲彼所害。以飢惱故。皆食彼盡。猶不能足。食已消滅。皆成灰燼。彼以求食。不得眠睡。身不安隱。惡心更增盛。經日夜半月一月。或經年歲。因惡心故。而取命終。即便墮於阿鼻地獄。生彼處已。受大苦惱。百千俱致那由他歲。若捨彼身。還復生於兒毒蛇中。如是次第。經五百世。常當受於兒毒蛇身。若捨彼身。還復生於阿鼻地獄。以彼惡集。如是起故。於最後生。彼毒蛇母。受所縛故。殺若干蟲與彼令食。食已飽滿。身得安樂。使得睡眠。晝夜不覺。彼睡眠時。其母即爲多殺諸蟲。或至千數。斷其命已。置其左右。周帀圍遶。復置口邊。皆成大聚。彼睡覺已。食彼諸蟲。潤身飽滿。還得安隱。尋復睡眠。經七日夜。彼母復於七日夜中。殺百千蟲。置其口邊。而爲大聚。彼睡覺已。食彼蟲聚。而猶未盡。即見其母。更殺諸蟲。持來聚集。更爲一聚。彼即生念。奇哉我母。能爲難事。爲愛我故。求爾許蟲。與我命食。然我於今。不知厭足。然不食盡。不知邊際。我今不應。如是求食。而今我母。爲愛我故。爲我求食。我今於母。能作何報。彼於母所。起慈愛心。知有益處。知有恩義。即生愛心。生饒益心。彼資潤身。復以於母。生慈念心。稍有柔潤。於即睡眠。身心安樂。彼時遇有取薪草人。皆共見之。即以利斧。斷其命根。彼命終已。有旃陀羅。名曰氣噓。生彼子家。還有惡心。彼時祖父。氣噓死後。氣噓之子。復當刑殺。復於後時。彼氣噓子。身復命終。既命終已。遂絕此業。有合死者。無人刑殺。爾時大臣。啟白王言。大

王當知。其主刑者。名曰氣噓。其命已終。其彼有子。身亦命終。大王當知。今無有人。殺合死者。爾時彼王。告大臣言。彼氣噓門。頗有種族。受彼世業。資生以不。臣白王言。彼氣噓門。現有孫子。受其世業。王勅臣言。汝等可往。將彼孫子。而來見我。大臣受勅。將來見王。王勅之言。童子。汝今既受氣噓世業。資生。云何而不習於刑殺。合死之人。彼答王言。敬如王教。我有親屬。不聽我殺。王今若遣。伏從來命。我暫還家。須臾復來。王言童子。汝可知時。宜應速來。彼至家已。所有妻子及諸眷屬。皆斷命已。還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當知我之親屬。皆已殺盡。更無有人遮我殺者。惟願大王。勅我所作。於是即付刀杖殺具。彼仍不受。王復勅言。汝今何故。不受刀杖。彼報王言。大王。我今既名知刑殺害之人。自有牙齒。不假刀杖。大王當知。若無齒力。彼須刀杖。我有牙齒。有合死者。我用齒齧。而斷彼命。飲彼血已。資潤我身。增益氣力。於是即取合死之人。以齒齧項。而斷其命。即飲其血。飲其血已。倍增氣力。嚴熾威勢。倍更增惡。善男子。彼難調伏殺害人者。於彼時間。多殺衆生。皆飲其血。惡心嚴熾。心智猛利。如是利智。得聞菩薩名無所有。諸問世尊。空義斷漏。不起煩惱顛倒分別。斷瞋恚意。慳貪妬嫉。無恩義處。悉能破除。得無言說。從佛所聞。解說之時。聞已更復增益利智。復入諸佛大神通事。故得如是勝利功德。爾時復有教示。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邊。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欲有所問。彼合掌時。佛神力故。水陸所生。種種妙華。有開敷者。色香微妙。滿其手中。即生歡喜。踊躍無量。以歡喜意。用彼諸華。而散佛上。再三散已。而白佛言。世尊。今此難調殺害人者。已曾發於菩提心耶。時佛告言。汝善男子。宜應還問。此難調伏殺害人者。是善男子。當爲汝說。爾時教示。菩薩還復合掌。而問之言。汝善男子。已曾發於菩提心耶。彼即答言。善男子。如我今即是發菩提心。清淨無濁。如我聞佛大神通已。即斷諸惡。而復得聞此無所有菩薩。所問世尊。解釋聞已信受。念持觀察。無有疑網。於世尊說一切諸法。空無有我。無生無滅。無有境界無境界處。無虛空處。汝善男子。於如此處。欲起何心。而有所問。教示菩薩。復問彼言。汝善男子。汝於衆生。幾所成熟。於菩提耶。彼即答言。善男子。我於無量不思議等。不可瞋恚諸衆生者。成熟安置菩提種子。於無邊劫當更成熟。所有衆生。善男子。譬如虛空。多所容受。佛法亦爾。容受無量。若有信受。彼能成熟。亦可成熟。一切衆生。不著邪徑。當作惡業。善男子。我已爲一切衆生。利益安樂。而爲攀緣。今向汝說。無有虛妄。佛自證知。若佛世尊。不授記者。我於菩提。我即自記。所以者何。我已信入菩薩種子。已住信

忍無疑無惑於此諸佛大神通中此是一切諸菩薩等無有所著發菩提心而已根本若增長已次第能證菩提之果及一切智一切佛法當覺當知次第成熟無量衆生於菩提道亦當成就住於菩薩不動法中善男子如是如是無異無別能如是者顧主諸相然諸衆生有猒離想得無疑惑願當入佛大神通處自見於我少分所以者何其佛神通有無量故善男子諸佛世尊於大神通能決了見諸菩薩等若未得忍唯以信行若諸菩薩有得忍者於佛神通少分已入爾時以佛神通力故於此大地六種震動妄樂潤澤無一衆生有驚怖者一切音樂不鼓自鳴上虛空雨優波羅華鉢頭摩華拘物頭華分陀利華於虛空中自然而有種種天衣懸垂而現姚衆天人所有諸香彼一切衆所有三千大千世界彼菩薩等不知邊際彼等皆悉掬於此華以散佛上如是再三及散此衆於時復有十六俱致百千那由他等蓮華猶如車輪從地踊出彼華臺中有菩薩生皆悉具足三十二相彼諸菩薩各從華下還以此華而散佛上華供養已合掌禮敬向佛而住爾時教示菩薩承佛威神而問彼等諸菩薩言善男子等汝從何來彼菩薩言我從十方阿僧祇等諸世界中來修禮敬阿僧祇佛聽聞法已而來至此教示菩薩復問之言善男子等汝聞何法彼答之言我等亦聞有菩薩名無所有問佛為解釋亦如此問釋迦如來所解說法亦復如是無有增減彼菩薩亦名無所有問於彼佛彼佛世尊亦如是說不起煩惱令斷疑惑令作光明令近諸佛及一切智無等等法爾時大衆生希有心皆作是念彼諸人等善得人身善得壽命值佛出世隨順諸佛聞無所有菩薩所問如是等法信入奉行無相無得不起煩惱世尊我今善得大利善得人身善得壽命我等今者聞無所有菩薩所問佛解釋時聞於耳根如聞信解無有疑惑有所觸證我今得如一切智已亦當如是為諸衆生而作利益得善普覆我等今者假使能以一切珍寶滿此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以如是等猶不能報是無所有菩薩之德而不現身能問如來寂靜之法能斷無量衆生疑惑顛倒之意我等於今當以何事而供養此不現身者爾時無所有菩薩作如是言諸善男子汝等若聞如是等法能信解者即為已作上妙供養一切諸佛及諸菩薩我今所問佛為解釋汝等若得無疑惑處無熱惱處成菩提時為諸衆生作利益故衆生執著令解脫故亦為化彼惡心怨讎害人者故惟若干事以是故問勸請如來我今已願諸佛法教已照一切無明黑闇爾時惡心難調怨讎教害人者見於如是大神通已如彼所知不取上下心得調順無有喜怒說此

語時難調怨讎即於彼處踊身虛空而作是言諸善男子一切諸法猶如幻化無有真實分別所作諸法實體如如不動無有顛倒是故汝等所有諸想住持建立如是等想無有實想是顛倒想非有實想是故汝今已得生於無疑惑處亦當得於無礙辯才汝等已脫諸疑惑故求菩提時不以於他當能自體一切開悟時世尊言汝善男子善哉善哉如汝所說爾時難調惡心怨讎而白佛言世尊我今即是授記以蒙世尊稱歎善哉雖然世尊但與我記為此大衆令得踊躍心意歡喜更發勝心不怯弱故世尊我今不見彼法歡喜踊躍世尊一切諸法無有思念無有真實分別所起以分別故而有莊嚴猶如幻化如夢所見如旋火輪我於彼等如實覺知如佛世尊為無所有菩薩解釋我亦隨順無隨順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四　二十有

有

無所有菩薩經二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有金色光從佛口出上至梵世徧照三十大千世界繞佛三帀還從頂入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曰不染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邊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以何因緣今現微笑諸佛如來若微笑者非無因緣惟願解說令衆歡喜爾時佛告不染菩薩善男子是難調怨讐殺害人者於未來世過八十九百千阿僧祇劫已後當得作佛號曰利上功德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當出於世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善男子而此難調惡心怨讐前害人者於此命終已後當生兜率天上彌勒菩薩所隨彼住壽彌勒菩薩當下生時彼於爾時作大長者財福無量一切果報悉皆聞現即於二十晝夜供養彌勒世尊及聲聞衆彼見彌勒世尊佛剎莊嚴之事即生願求而欲成就莊嚴佛剎故與諸眷屬請彼彌勒如來世尊及聲聞衆前後圍繞以諸供養一切樂具三月奉獻恭敬尊重承事供養即以素衣長八十肘用畫彌勒如來形像及彼佛剎莊嚴之相既圖畫已舉彼彌勒如來世尊即發願言藉此功德願我當得如是佛剎莊嚴之事亦如今者彌勒世尊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所有具足莊嚴之相願我佛剎諸聲聞衆智慧具足願我佛剎諸菩薩等無量智慧皆悉具足作是願已以金銀華散於彌勒如來世尊復作是言我等當作如是精進亦當成就如是佛剎莊嚴之事如昔釋迦牟尼世尊釋種勝王爲我示現光明顯照而於彼時成熟無量多數衆生於菩提中亦如彌勒如來世尊多菩薩衆彼利上功德如來於初會時菩薩無量於授記中皆悉得忍於第二會諸菩薩衆復倍無量於第三會復倍無量如是方便彼利上功德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當有如是諸菩薩衆而彼利上功德如來示教利喜諸菩薩衆令行誓願得初心已皆令成就於一切智乃至菩提善男子此難調怨讐先害人者值彌勒佛出世已後一切生處壽命無量唯除一生補處時中壽二十歲而於彼處於一日中自身具受一切惡業無量苦惱從是已後乃至菩提當更修習覺菩提已壽命無量佛滅度後正法住世於無量時無有惡世如我今日諂惡衆生有惡口者無智慧者難入道者魔所持者我今於中說法教化此等衆生難解難入此善男子無有如是諸患難事善男子彼佛剎中無

有諸魔及事魔者所有利根通敏衆生皆集於彼是故彼佛剎上功德如來說法少用功力而得開解爾時衆中有菩薩名無障淨月即從座起整理衣服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欲自決疑及爲此衆令斷疑故即以偈頌問世尊曰　我問世間燈智聚無礙者爲欲自斷疑及於此衆故何緣此衆見然今利根者於先殺害人復得記菩提大龍願爲說彼往昔伊業既爲億數劫常作惡趣地多劫數積聚爲癡盲覆故於多百億劫常受多種苦流轉生死中地獄火熾然大呼阿吡叉觀彼業如是復倍生死中受惡毒蛇身見即能殺害多百億生死受多種苦已多百億數劫得生人道中復作殺害人今得見世尊即生於利根速斷諸煩惱發意向菩提蒙佛爲授記於阿僧祇劫當成世間燈名利上功德彼往昔之事人上爲解說如是作業事苦惡之果報以是億數劫已受多種苦若所有善業教師亦爲說昔所行諸伊惡業與不善世燈悉照知惟願爲我說斷疑大丈夫爲我及衆生及與未來等能聞此教者若有懷疑惑於此法有疑教師今爲斷現在兩足尊攝受衆生故於是善男子如此往昔伊大名稱願說　爾時佛告無障淨月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爲一切大衆斷除疑故能問如來如是之義汝善男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彼善男子如彼往昔所作諸業如此多數經於百千那由他劫受諸苦惱汝等聞已當信如來勿生恐怖一向奉持如教而說爾時無障淨月菩薩而白佛言惟願世尊爲我解說佛言善男子我念往昔然燈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滅度之後過九十億那由他劫有佛出世名曰法意喜王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乃至佛世尊彼佛壽命六十八千歲初會聲聞衆有六十二俱致百千菩薩摩訶薩其數復倍彼佛世界名曰梵主劫名淨意彼法意喜王如來生於彼劫何故彼劫名清淨意彼劫常有如來出世及諸菩薩是故彼劫名清淨意善男子於彼法意喜王如來住世劫中此難調怨讐善男子爾時爲王名曰降怨請彼如來及比丘僧諸菩薩衆以一切樂具三月供養於彼如來從其聞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彼植善根復得值遇十千諸佛於一切處常修梵行常得多聞發勤精進得四禪定由此善根復值如來名金剛燄光於彼佛所出家修道行於梵行發勤精進行頭陀法常在蘭若空閑之處誦修多羅滿十千部皆是大乘亦得四禪及五神通四無色定善男子彼金剛燄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有十俱胝諸比丘衆皆阿羅漢復有八十四俱致那由他百千諸菩薩衆常隨世尊皆得等忍及陀羅尼轉不退輪善解深法已入無邊陀羅尼門已能巧入

無邊法界海印三昧遊戲神通心得決定顯現諸佛住持身體於諸衆生常行慈悲善男子爾時彼佛菩薩衆中有一菩薩比丘上首法師名利益上菩說法義示教利喜令諸菩薩得不思議具足功德爲彼世尊而作侍者恒隨遊止猶如今日阿難比丘皆能受持諸修多羅善男子如是彼利益上菩薩於自在王如來所說那由他百千修多羅悉能受持能爲彼諸那由他等百千菩薩解說其義善男子爾時自在王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於二萬歲爲諸菩薩諸聲聞衆及諸衆生說法教化滿二萬歲然後乃於一切菩薩及比丘衆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等大衆之中告彼利益上菩薩言善男子汝當受持此不思議那由他等百千俱致所修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於後末世爲諸天人增長善根護持此法光顯如來菩提教法令久住故受持解說善男子是夜過半諸佛如來當般涅槃爾時彼利益上菩薩聞佛涅槃悲泣雨淚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願兩足尊住一劫　利益世間天人等　我今勸請世間眼　願說妙法以教示　深智無惱之導師　勝行住於諸功德　普眼調伏天人者　大神通尊願久住　若聞導師入涅槃　諸天人等心憂惱　導師願愍彼等故　惟願住世見教示　我及百千諸衆生　衆苦逼切生憂惱　皆由導師唱滅度　世親令欲入涅槃　能調於人調御者　惟願普眼尊久住　利益世間天人故　我今勸請佛世尊

爾時世尊爲欲利益諸天世人以偈報彼利益上菩薩言

我已爲世作利益　說如是等諸法教　我已光滿諸菩薩　令住諸佛無漏中　即於此夜後分時　我當入於般涅槃　我今付汝此法教　世尊滅後令久住　彼衆聞作是語已　彼諸菩薩皆合掌　咸共瞻仰彼如來　悲泣雨淚作是言　惟願兩足尊慰喻　我及百千衆生等　尊滅度後誰作佛　世尊於諸世間上　哀愍輭語而告言　慰喻世間天人等　我滅比丘莫悕怖　我後復當佛出世　有菩薩名功德分　修行得至無漏智　於未來世當作佛　名曰智燄兩足尊　我今勸請汝當知　爲欲攝持此法故　如此法教廣開顯　爲於世間天人等　聞於世尊如是說　即時安慰復發言　大神通力此甚難　無攝受法攝受故　我爲導師尊重故　我今攝受於正法　我當廣宣此法教　我當捨身及壽命　不護己身壽命等　乃可守護如來法　若不當愛己身者　彼即能護教師法

善男子爾時彼佛慰喻彼諸一切大衆令歡喜已說法教誨與威力已於夜後分入於涅槃善男子彼時世尊入涅槃後彼菩薩說滿足八十千數法門如是隨順成就衆生多那由他百千衆生當得成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況復住於聲聞乘者辟支佛乘者況復

流轉於生死中種善根者善男子彼佛如來般涅槃後正法滅已於像法中多有比丘說有可得說有可滅彼等於是諸修多羅不樂受持復生誹謗善男子於彼時中此閻浮提有一人王名勇健力果報廣大爾時彼利益上菩薩比丘至彼王所爲說佛法說於如來祕密之教彼王聞已即於上利益比丘生敬重心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比丘而彼比丘欲教化彼諸衆生故於一切處受諸供養不生厭悔不生倦心彼王供養彼比丘已滿足三月及於八萬四千婇女各自莊嚴持諸香華及諸音樂衆寶瓔珞塗香衣服如是等事供養比丘及彼比丘所有門徒八千五百常相隨順一切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於彼之時難調怨讐殺害人者而爲比丘名曰寂定威儀善說法要多聞總持滿足十千修多羅等誦持通利能廣分別諸修多羅常說少欲知足法義而彼比丘已得四禪復得五通四無色定而彼寂定威儀比丘多有徒衆其數五百共相隨逐亦有如是威儀勝行爾時寂定威儀比丘見彼利益上菩薩比丘不喜不悅生於惡心發瞋恚意見於惡色在衆人前說如是言如此比丘何處有於菩提之行何處有於諸佛之法如是雜行於世間行威儀尚無況復當有證於勝智而彼衆人一向惟信利益上菩薩比丘無能壞者爾時寂定威儀比丘復增瞋恨轉更增上從彼地方背面而去我不復喜見是惡事若此比丘行於邪見令諸人衆皆行顛倒至蘭若處欲入三昧以有瞋恨彼彼三昧不能順入況復能定彼有如是強力行故所有禪定三摩拔提及五神通一切皆失彼以如是恚惡心故得大重病爾時彼利益上菩薩比丘作如是念希有乃生如此比丘生大不善瞋恚濁意我於今者應生憐愍爲作利益聞深法故爾時利益上菩薩比丘及五千菩薩諸眷屬衆飛騰虛空於彼住已而說偈言

居家自性說菩提　欲無分別無破壞　若覺此行演說者　彼覺菩提無上安　瞋行自性如菩提　世師智者已爲說　若覺如是法行者　彼覺菩提二足上　愚癡示現菩提等　菩提愚癡無異性　此示現癡以一行　當覺菩提無上道　若有已說諸見行　及彼菩提勝上覺　於此二行中說者　見行不得於菩提　諸佛之法甚深妙　不以有得能如見　離於分別有所依　善巧智者覺菩提　若能捨離諸分別　及以持戒我慢見　依恃多聞而自矜　捨是等已覺菩提　單處居家興貪欲　若聞此法不驚疑　信解導師所說法　能於一行廣演說　不用此教中出家　有所得見在閑處　於我想中常繫著　起念我當證菩提　所有動念所演說　彼等皆是魔羅網　若知諸法如虛空　彼則無有於動念　諸如來有如是法　諸

普眼等說一行煩惱菩提二無二。不得煩惱及菩提若不分別欲及瞋亦不分別於癡等。捨離彼此於三者彼覺菩提諸導師。若不住於有所得亦不有念及不動。不起我想無依處。彼覺菩提無上安。若捨分別於分別。諂曲幻偽與嫉妬。樂行頭陀戒福德。彼覺菩提無量眼若聞此法無所捨。於廣說時亦不疑彼當速成兩足尊。世間無上智自在。甚深諸法最妙勝。不可思量寂無說。若不聞發我見者難覺於多俱致劫　善男子。爾時彼利益上菩薩比丘。說此偈時於上空中。六十六那由他。諸天得無生法忍。復有六十二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爾時寂定威儀比丘。聞是偈已。無喜樂意。心生熱惱。徧身皆膧。於是人所反生惡心思惟於此一慈心故。餘皆瞋恨。於彼時間。大地開裂。彼現身墮阿鼻地獄。住於彼中。億那由他。百千歲數。受大極苦。於彼命終。即受生於毒蛇中。如是次第經於多億那由他等。百千生中。二惡處行。大阿鼻獄。大叫喚獄。還復生彼毒蛇中。以彼如是。不善根故。滿足經於六十二億那由他等。百千劫數。以彼住昔於上利益菩薩。生一慈心。以眼觀視。以彼善根。從彼處終得受人身。由彼慈心。有熏習故。又復以彼見毒蛇母而於彼所。起慈心故。復聞如是深妙法故。令得如是。利智神通。善男子。於意云何。彼時寂定威儀比丘。豈

異人乎。今此難調怨讐是也。此於往昔有是業障。善男子。於意云何。彼時利益上菩薩比丘者。莫作異見。我身是也。諸善男子。彼時有王勇健力者。今無所有菩薩是也。諸善男子。此由往昔。於菩薩邊。生如是等瞋恨心故。受如是等難如可畏業障惱患。諸善男子。以如是故。若有菩薩。當欲淨於諸業障者。於諸菩薩。恭敬尊重。如教師想。諸善男子。若當欲得不害自身。住菩提者。應如是學。說此往昔出法品時。有九十二那由他等百千衆生。得無生忍。三十六億那由他等。諸菩薩。得淨業障。爾時難調怨讐光害人者。聞佛授記。歡喜踊躍。飛住虛空。高七多羅樹。而說偈言。　若欲住淨土。應如導師說。應信於諸佛。最上大神通。覺佛神通已。知無分別處。於世間無有。而難可得者。若聞無所有。所聞經法者。能信能觸證。則供養諸佛。若學此經已。能除諸有想。得捨已作惡。當見諸導師。若學於此經。是則見諸佛。親侍諸如來。如此經廣說。此則是施度。淨戒所依住。忍辱及精進。智慧等本處。若無有所得。是處不說著。如世尊所說。覺如是調伏。若聞於此經。令諸義示現。種種諸供養。力盡無能報。不可數多劫。聞而無所見。若聞此經者。得到諸佛地。彼悟於愚癡。以破無明闇。以得一切空。由聞此經故。多種煩惱盡。少有未盡者。猶如於大海。取於一滴水。成熟衆生故。煩惱滴不

盡。悲愍衆生故。不盡彼煩惱。不清淨佛刹。不滿於一切。彼成熟衆生。彼彼處不滅。亦可彼滿時。如授記菩提。是故諸水滴。於甁中不盡。若一切聞現。彼當有佛刹。彼即當滿足。無有餘熏習。如是如是處。聞有如是經。能善解說者。諸功德具足。　爾時彼難調怨讐說此偈已。從空而下。住於佛前。頂禮佛足。合掌而住。爾時世尊而歎彼言。善哉善哉。汝善男子。快說此偈。合於義理。無有虛妄。無有別異。如是如來神通威力。一切菩薩。於中當學。如是學已。得衆生空。爾時難調怨讐。善男子。如是思念。今者世尊。稱我善哉。我今稱慶。當以何事。供養世尊。彼即聞於空中聲曰。汝可以身供養世尊。即聞空言云。何供養。復聞空聲。汝善男子。汝今宜可飛騰虛空。令此大衆。皆悉如見住於虛空說如是偈。　所有諸慳惜。皆由住自身。我已捨一切。今供養導師　爾時彼善男子。聞此偈已。生歡喜心。以佛神力。飛騰虛空。一多羅樹。而說此偈。即自捨身供養如來。於虛空中。自捨身已。有千數華。柔輭香潔。未曾見聞。光明香氣。滿一由旬。猶如日光。或經一時。或經半時。彼諸華等。繞佛三帀。而供養已。佛神力故。於虛空中。而成華蓋。而於彼中。說如是偈。我已捨自身。供養諸教師。我不知自身。亦不知世尊。　彼於彼時。於一切處。不知身心。不知如來。不知衆生。不知住處。彼於彼時。涅槃平

等亦無是念。我已得證於彼時中有一化佛自然現身而作是言汝善男子汝已成就佛刹種子一切聞現。於彼佛前合掌而住。心生歡喜。踊躍無量禮敬彼佛而作是言。我今禮佛。大神通已。令各種相生善根已。還住涅槃平等法中。離罪福德。如是不住。近於善根。諸佛法中。彼能親近無所之短。勸請令住。於菩提中。復說偈言。　衆生覺如是。當脫於大苦。生死大險道。所有苦衆生。彼亦不成就。所有言苦者。彼亦受彼苦。不覺此教故。說此偈已。默然而住。　爾時無名菩薩告彼善男子言。善男子。汝今已能行一切施。若持自身供養於佛。善男子。汝更不得言我自在。汝以此身已用施佛。善男子。譬如有人。施他財已。後不得言。還是我物。彼於彼財不得自在如是善男子。汝今以身已施於佛。汝今既作如是之言。我當來世。當得作佛。得忍授記。善男子。汝於今者。更欲何作。彼聞此已。即生疑念。我今云何我今云何。如是思念。彼時即復聞無所有菩薩聲言。善男子。汝今莫作善男子。汝應還念諸佛神通。如汝信解。應如是報。彼向無名菩薩所聞。聞此言聲。即生辯才明見前來。無有身心。無言無說。無施無戒。無忍無進。無智無禪。無斷無常。無聲聞。無菩薩。無發菩提心。無如來。無如來法。無涅槃。無涅槃聲。無有信者。無有所住。無有所取。無有所言。無有縛者。無有所聞。無

所聞者無有所有無所有者無所承攬無所承望一切勝相皆悉具足教化衆生開現具足成就佛刹與涅槃等平等無二無有名說如無可說亦不欲生如無言中如如是住如是如如亦無所行彼於諸佛大神通中無復疑惑　爾時無名菩薩讚彼善男子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住佛大神通汝今如是辯才成就辯說如是彼即荅言善男子我亦不住佛神通中其佛神通無能作者一切諸法真體無名不可得故彼無可入無可出處無可如處如是信已無有住處其佛神通無住處故彼無有人能說名字但無名中我今問汝莫生疲倦其有智者難可承事彼即荅言善男子汝今但問我所如者當爲解釋彼難調言摩訶薩埵汝今何故名爲無名彼即荅言我於是處不得言說亦如汝所名字示現彼即荅言善哉善哉汝善男子汝今以度佛大神通離於名字彼無名言善男子於平等中無法可離無有可斷無可建立無去無來無平等相善男子若一切法彼平等者無有別離其平等處亦無處所云何斷離若平等法而別有者乃可斷離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不自在而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是無所有菩薩名爲無所有佛告彼言善男子汝應還問是無所有菩薩因緣彼當報汝爾時不自在菩薩摩訶薩問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今

云何名無所有彼即荅言善男子我今不見自身能爲一切衆生作利安故能問如來如是等處彼不自在菩薩問言彼所問處與身合耶爲不合耶無所有言我所問處不與身合彼復問言善男子汝今云何不與身合成就所問無所有言善男子我以三處發問如來何等爲三謂身口意此等三處我問如來善男子是身口意無和合義彼復問言善男子汝見何意而不現身彼即荅言我今示汝當信我言我爲安樂諸衆生故而不現身彼菩薩言我以肉眼故不能見無所有言以天眼看彼言天眼亦復不見無所有言以法眼看彼菩薩言善男子所有法行彼亦不離於一切眼於彼處中無法可見無所有言汝云何聞彼復荅言彼處無有和合可聞善男子我見如如無所有言善男子於如如中無有三眼不自在言汝云何見時無所有默然而住不自在言善男子於無能見一切法中何故默住其於虛空豈無容受虛空悉能容受諸法無所染著所入無礙於一切法無有假借彼處不著應有解說善男子汝以何緣默無有說彼即荅言我今於彼所有語言能解釋處皆不可得我以是故默而不荅然善男子汝聽我說以何因緣名不自在善男子我念億劫已曾如爲諸衆生等離無益語爲諸衆生所作利益柔軟生靡皆悉美妙歡喜踊躍無有麁澀依

時利益不生瞋恨說如是言無有衆生忍恨於我善男子以是因緣我得無長善男子一切衆生無有所長所以者何諸有語言無有自在善男子汝今觀是諸語言法無有自在我今所說此語言中有成就者彼於三界所不容受所有一切衆生言說若合若散有益無益若離不離若念若起若爲衆生令淨煩惱令捨煩惱我見彼等皆悉平等若智若愚皆得一名彼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住昔曾供諸佛得是合實語言解釋善男子汝見何利而不現身彼即荅言汝今應當問於世尊爾時無長菩薩而白佛言世尊是無所有菩薩見何等利而不現身佛告彼言善男子唯除我身於此三界無有衆生如是身相與其等者唯除神通所化勝身成就如是業果報故勿令一切諸婦人見必於此處染著亂意不能聽法不作諸事棄捨本夫飲食無歡樂愛速著多受苦惱是無所有見如是等諸過患故而不現身爾時無長菩薩及彼大衆皆生疑惑咸作是念是無所有菩薩身相何如而今世尊作如是說爾時衆中有諸女人一名解脫二名寶瓔三名解華四名寶華五名普香六名香自在七名金華八名作覺九名不染十名善住意十一名作光明十二名甜味十三名阿那羅衆耶十四名住持十五名無垢十六名海十七名功德上十八名無過失十九名調

順二十名諸天供養二十一名璩上二十二名普照明二十三名不背二十四名善住持精進二十五名善住二十六名安樂二十七名王二十八名悲如是等類二十八女與姊妹俱從座而起脫身瓔珞供養世尊右膝着地皆共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所說無所有菩薩功德如是願於我等承佛威神得見其身成就如是實業果報莫以別身而示我等我今欲見菩薩實身爾時佛告善女人等汝今欲見無所有菩薩成就色身今欲見耶彼等荅言唯然世尊我等有疑願爲開解佛言諸女汝等今者見彼身已有何利益汝今勿有還家之意當捨眷屬若見彼身安住具足一切功德彼諸女言我等今者一切能捨決定當見彼菩薩身爾時世尊告彼菩薩無所有言汝無所有此等諸女欲見汝身彼言世尊已言許可彼姊妹等示現我身佛言善男子我已許之多人意喜欲見汝身當有利益得勝身心得妙身心得淨身心若見汝身即當決定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轉女身成丈夫身汝今已有如是淨願於多諸佛以百千身種諸善根住是願中於三界中願我當得最勝佛身所有衆生見我身者彼等決定住於菩提所有女人悉轉女身若於我所種善根已思惟如是甚深法已得忍本性願當入於真如法中願當具足諸菩薩法開現親近於諸佛法彼

無所有菩薩聞佛此說作如是言如是世尊如世尊教即於手中一一指端皆放光明一一光明至王舍城於彼人家皆悉出現彼諸光明有諸衆生見於彼等從地涌出化成諸華縱廣一尺昔所未見色香具足爾時王舍城中頻婆娑羅王而有一女欲出遊時頻婆娑羅王勅諸侍女其數一千汝等已為我女眷屬共相圍繞於彼之處王所飲食汝等常食汝等常飲彼王舍城多有婦女其數一千聞此語已種種瓔珞莊嚴自身彼諸婦女見是希有可喜諸華身心喜悅不能自勝欲取彼華遂不能取不能遠離伸手欲取去華一尺而不能及見彼諸華皆悉向於毗福羅山去而不住爾時衆人及千婦女及與頻婆娑羅王女從王舍城次第而出彼諸華等在衆人前徐行而進衆亦不知行與不行彼諸人衆作如是念此華近手而不能取時彼諸華一切皆上毗福羅山彼諸男女亦上彼山既上山已見於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無量百千大衆圍繞而為說法爾時二十八女姊妹合掌佛前勸請世尊時頻婆娑羅女及見彼等一切諸女亦見彼等諸女姊妹勸請世尊作如是言此諸婦女何故合掌在世尊前何所求請欲求何願即聞空聲而語之曰此等欲見無所有菩薩身唯除佛身於三界中無能勝者彼等同聲咸作是言我等願見彼菩薩身說是

語已彼諸華等即便在彼衆人手中即以此華散如來上作如是言惟願世尊示於我等無所有菩薩身爾時世尊告無所有菩薩言善男子汝可示現圓滿自身令多衆生見汝身已種菩提因亦當如汝於多百千諸如來所當種善根爾時無所有菩薩即現其身爾時大地皆悉震動安隱潤澤無有衆生恐怖毛豎一切音樂不鼓自鳴於虛空中雨衆天華於一切處天香人香皆自然燒爾時無所有菩薩示現如是具足色身彼現身時諸女人衆皆生愛樂一一婦人皆作是念是無所有菩薩唯與於我共相娛樂各現於前亦復不知彼神通化各稱其願於毗福羅山叢林樹下我於此處歡喜受樂我等未曾得聞如是諸妙音聲諸色香等我等今者荷世尊恩彼諸女等各一樹下七寶輦轝一切果報皆悉具足歡喜受樂一切所須悉皆具足不復更念歸還之想彼等如是受歡喜樂七日七夜爾時世尊為諸衆生更說法要若有不見彼菩薩身皆由善根未得成熟雖望欲見終不可得莫知何事彼等見者過七日已見彼菩薩身漸毀壞無有精光受用果報皆沒不現唯見一樹彼等菩薩漸漸不現亦無住處彼即聞於空中聲言諸善男子此是諸行真實體性汝等不應起常有想汝等可捨女人身想應當願求丈夫之身無等等身諸佛之身汝等可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受丈夫身彼諸女人聞是聲已於刹那時心住寂靜見如來像具三十二大人之相彼等見已皆作是言願我當得如是妙身無有染著無染著處如此佛身寂靜無惱彼諸女人說是語時彼諸女人悉轉女身得丈夫身唯除往昔發願供養是無所有菩薩等者乃至道場然後我當轉於女身以如是故不轉女身所有轉身得男身者端正可喜世間天人皆悉愛敬爾時佛像忽然不現唯見世尊釋迦牟尼爾時諸女得男身者而白佛言希有世尊甚奇甚特乃有如是幻化戲者昔未曾聞諸凡夫等心意迷惑未曾安定如墜油輪彼不能住近善知識世尊若有親近於善知識供養承事以善知識威神力故我於今者轉離女身得五神通世尊我今憶念往昔多千佛所與善知識同種善根自捨身命為令我等生諸善根復示彼等諸佛世尊為說在家諸過患事方便讚歎出家功德諸勝妙事我等已經爾許多時近善知識從爾已來未曾復生諸惡趣中我於過去未逢教師教示我故恒常流轉人天馳逐受諸苦惱世尊我今假使能以恒河沙等諸世界中用滿七寶或已自身具足滿已施善知識雖作是事猶不能報善知識恩所以者何由是神力而令我等當於世間而得作佛開現成就我等佛刹皆因此等善知識教教示我等請

諸佛所種諸善根教行種種疾利方便教我等入深法行中或出愛語或示訶責或言清涼或說熱惱或有逼迫如是教示一切樂具一切利養皆悉捨已彼等衆生難得值遇彼等衆生未有所擇若不得是善知識者唯除如來我等無有別善知識如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者爾時無所有菩薩摩訶薩告諸女人今轉男身者善男子等我今非但獨為汝等作善知識我亦為於一切衆生作善知識善男子等若有衆生能知無所有菩薩為衆生作利益成就彼等衆生更不承事諸餘師友彼等衆生即忘飲食不生疲退無有受欲而於我所晝夜親近所以者何我今教於一切衆生和合善根令住一切世間出世具足事中令入無量波羅蜜中令入一切諸功德中令住無濁無障淨處無顛倒處不現一切諸有稠中住無行處樂脩一切身心熏習具足法中我已曾令無量衆生住如是法善巧智中我今實語無有異言佛自證知諸天世人而作證明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爾時大衆佛神力故即見東方南西北方有千諸佛爾時世尊告諸大衆作如是言諸善男子汝今見此諸佛以不彼言世尊我等皆見佛復告言此等已令此善男子成就如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等更復歡喜踊躍作如是言世尊我等今出現轉女身已得男身世尊是故我今

深信此事。解知此事。念持此事。無有疑惑。世尊。我今已得入於佛大神通。漸次少發。皆由於是無所有菩薩神通力故。願我當得諸佛神通。皆悉聞現。願當共此於諸佛所。種諸善根。當得一切功德具足。爾時彼諸菩薩摩訶薩。心作是念。所有身者五陰聚合。不可得以名字所說而有可聞我等。云何而能共彼種於善根。爾時世尊。知彼菩薩心之所念。告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今應為此諸菩薩摩訶薩等。說五陰聚和合身事。汝今應為此等菩薩顯示五陰和合之身。此等聞已。當壞我見。更復當近於佛菩提。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曰覺語。而白佛言。世尊。今者見何事故。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自不解釋。而當勸彼無所有菩薩解釋佛言。善男子。此衆如是於無所有長夜隨順流注歸向是故。我今勸此菩薩摩訶薩說。爾時無所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欲說。如我所見。如佛色空。我色亦爾。如佛色。一切衆生色亦爾。如衆生色。一切樹林藥草色亦爾。如一切樹林藥草色。彼一切界和合聚色亦爾。所有空色及我色。如來色。一切衆生色。一切樹林藥草等色。一切界和合聚色。無有二相。無知無動。無生無等。無有等等。無行無說。非法非非法。非法界非不法界。所攝非空。非非空。衆生愚癡。不知不覺。妄生貪著慳恡妬嫉。不能拔出。虛妄萋蔚於慳妬中。忘

失思義。無明網覆。遠善知識。多有疑惑。於如此法。不能聽受。當作障礙。不能受持讀誦修行。而有觸證。有諸菩薩。智慧善巧。猶如虛空。無所著者。於諸世間所有法中。不得法想。況復餘想。彼等能入於此法行。諸少智者。於無色中。或作是想。希望欲入此法行中。於無色中。妄起行想。略說乃至受想行識中。如是作如色。所作如虛空識。我識亦爾。如彼識。如來識亦爾。如如來識。彼識一切衆生識亦爾。如一切衆生識。彼識一切樹林藥草識亦爾。如一切樹林藥草識。一切界和合識亦爾。其虛空識及以我識。如來識。一切衆生識。一切樹林藥草識。一切界和合識。無二相。不可知。不可分別。不生無等等無行。不可作名字。非法非非法。非法界非非法界。所攝非虛空。非非虛空。衆生愚癡。不覺不知。無智少智少聞。嫉妬慳貪。惑著嫉妬。結縛無明網覆。為惡知識之所攝者。各自迷惑。欲聞是法。而作障礙。不能受持讀誦修行而有觸證。有諸菩薩。善巧智慧。無所住著。於一切法。不得法想。何況餘想。彼等能於此行中行諸小智等。於此法行。所不能知。說此五種色等平等出離諸行。無有壞散。無別法時。大地震動。虛空雨華。爾時難調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大地震動。虛空雨華。佛告難調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此是由彼說五陰空。無二無別。無有所住。無可言說。

無有藏積。無有散壞。無有邊量。不樂顛倒說。是諸佛自在處。時有百千億那由他數諸天。皆得無生法忍。於此衆中。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五千人等。皆亦得於無生法忍。於未來世。當得作佛。號曰不可說陰聚所生如來應供正遍知。當出於世。劫名無住。以此因緣。大地震動。而雨衆華。爾時女人得男身者。皆共同聲而說偈言。

虛妄非虛妄。虛妄虛妄受。如實知此等。是故皆授記。我等知如是。一切皆虛妄。今得丈夫身。我等皆具足。我聞虛妄已。知解不生疑。如是還虛妄。實無有知說。無實無實中。謗誑諸衆生。不知無實故。無所有教說。於中無所滅。亦無有增益。於中無示現。但以假名說。平等無危險。說無有散處。既無有等等。何況有勝者。其色似色形。異色色色故。若知色虛妄。無有可實者。受似於觸形。以受故為受。如受虛妄已。彼無有可實。想為欲想者。其識以想現。如想虛妄已。彼無真實處。諸行無自在。假名示現行。知諸行虛妄。彼無有真實。識以了知義。是故示現識。若如識虛妄。恒常如虛空。如是皆虛妄。所有世憂愁。彼愚輩不知。以住我見故。彼等無所安。彼等無所還。彼無有住處。愚輩而不知。此法不易知。寂滅句難解。住懈怠我想。為惡作所覆。不見無所有。不聞彼所說。無所可說處。於中無所置。

爾時諸女轉男身者。說此偈已。供養佛故。五體

投地頂禮佛足。而說偈言。

南無最大力。一切世無上。世尊有大思。其等無所著。

說是偈已。禮敬世尊。合掌而住。爾時世尊。告長老阿難。汝受持此無所有。所問和合說法。廣為人說。光顯此法。阿難。汝為何等衆生。當令聞此法本之者。彼等聞已。能廣解義。文句莊嚴。彼等皆當決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難得聞。而不解義。於後漸次。亦當如是解其義趣。修行觸證。於多百千那由他數。諸如來所。種諸善根。所以者何。其無所有菩薩。有如是願。爾時衆中。有諸女等。住於大乘。而白佛言。世尊。何用勸請阿難。受持此法。所以者何。我今已受。如此法本。皆誦通利。世尊。我今聞此法本。於未來世。當為他說。於阿僧祇百千那由他劫中。光顯此法。爾時衆中。有百比丘。六百比丘尼。二百優婆塞。優婆夷。復有那由他數諸天子等。以諸雜華。散世尊已。作如是言。世尊。此修多羅。而能照明一切諸法。如實顯示。世尊。我今得聞此法本已。即能受持讀誦通利。猶如明鏡見其面像。如是如是。我等受持此法本已。是故世尊。我等於今。及未來世。如此法本。於阿僧祇那由他劫。廣為人說。光顯是行。當令證覺。為諸衆生。命知我等。如是利益。我住菩提。云何當作。為諸衆生。一切利益。其佛法故。世尊。我等不貪利養及名聞等。而受此法。為衆生說。亦復不為己自身命。但為一切諸衆生

等欲與衆生諸樂具故欲令近於諸佛法故爲於無量諸衆生等除滅愛
着諸煩惱故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等汝今一切善說此法爾時海妙妹
白佛言世尊此無所有菩薩不起亦不說如此等善男子善女人等說此
法本當光顯故世尊彼當受持正法亦爲一切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有
法行彼亦受持讀誦通利亦教他人讀誦通利若教令知爾時無所有菩
薩摩訶薩告海妹妹言過阿僧祇百千劫中彼時有劫名曰法實闍數於
彼劫中滿足五百諸佛出世時有一佛最初出世名難降幢如來應供正
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於彼時中亦
復多有衆生住於煩惱濁中業障所覆煩惱增上貪欲恚癡諸惱增上含
毒所惱善女人爾時彼難降幢佛如來應供正遍知我於爾時亦如是問
彼佛如來亦如是解釋如今世尊釋迦牟尼如來應正遍知之所解釋善
女人如是次第五千諸佛亦如是問如此法本彼諸世尊亦復爲我如是
解說如今世尊釋迦牟尼諸釋中王爲我解說善妹汝今安意善妹我從
今已於未來世當於無量阿僧祇數諸佛世尊亦當如是問此法本所有
如是諸佛刹中亦有諸濁煩惱衆生或有少者或復倍多有煩惱者爾時
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說此語時於刹那頃彼摩伽陀主頻婆娑羅王有大

勢力四兵圍遶次第漸行尋彼諸女所行之處來詣佛所到佛所已頂禮
佛足却住一面佛慰勞已隨所敷具而就其坐彼諸大衆亦皆而坐時頻
婆娑羅王白佛言世尊我有小女與衆侍女出遊園林久而不還從於園
中求見不得久聞有說向世尊所今於此衆我復不見佛告大王今會當見
王言世尊我今未見佛言大王汝今可問無所有菩薩當示王處王言世
尊其無所有菩薩何者是也於時世尊告無所有菩薩言汝無所有汝今
應報頻婆娑羅王所問諸女行來之處令此衆知爾時無所有菩薩以不
現身告頻婆娑羅王及大衆言大王當知彼諸女等在此衆中王言大德
我但聞聲不見汝形菩薩告言大王今者所有諸女聞我名已一一婦女
至於樹下皆取我身隨意娛樂取我身已皆捨女身受丈夫身彼等諸女
既取我身成丈夫身我則無身然無所有菩薩告彼諸女丈夫身者言汝
善男子各各示現自身之德爾時諸女得男身者共集一處具丈夫相端
正可喜作如是言我等今者捨於女身已成如是丈夫之身爾時頻婆娑
羅王及諸大衆生疑不信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作是言大王何故及諸人
衆猶懷疑惑王今於佛豈不可信若可信者如來現前王今宜問此善男
子如是所說有異不耶爾時頻婆娑羅王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虛空

聲所說以不而不見身爾時佛告頻婆娑羅王言如是如是大王皆悉如
此菩薩所說大王今者宣信此語莫生疑惑王聞是語即起合掌三稱善
哉白言世尊是誰神力爲是菩薩無所有力爲當是佛威神之力佛告王
言大王當知此是諸女往昔願力彼於往昔於多千佛教此諸女種諸善
根發菩提心諸佛法中而得成就故令我所得滿其願大王有諸女人於
未來世亦更教化無量諸女得轉女身爾時佛告無所有菩薩言善男子
汝今可爲於此衆人令此諸女各復本身爾時無所有菩薩作如是言如
我實說我於無量無邊婦女令轉女身得丈夫身皆是實故此等衆生還
復女身說是語時多有婦女於彼丈夫前有如是形有如是色如是行住
還復如先所向來者彼等各各相共言說如前無異彼時諸女及頻婆娑
羅王等生希有心云何諸女已轉女身今已還復女人身耶此諸女人爲
是實身爲當化起佛言大王此等婦女非實非化所以者何大王此善男
子於往昔時有如是願若諸婦人見我身者彼見我身即發是願求轉女
身彼諸婦人所有夫主更取餘婦還復如是不增不減如前婦身可愛端
正不相離別爾時頻婆娑羅王白佛言希有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等能有
如是神通善根世尊一切諸法不可思議衆生果報不可思議得禪定者

定之境界不可思議佛言如是如是大王如是如是大王此有三種不可
思議何者爲三業幻量幻覺未少一分此善男子已覺諸幻已證已解此
善男子即是幻師是故此等不可取量爾時世尊令彼大衆以無所有和
合法義教化言說令得歡喜令得威神增長教化令歡喜已勸言汝等各
自知時還其所至時諸人衆各還本處其去未久有一菩薩名曰生疑而
白佛言世尊其無所有菩薩能爲此等衆生以神通化還令如舊而不令
彼諸衆生等有愛別離世尊此等當作何等利益佛告生疑菩薩言善男
子此諸人等所在之處共此諸女曾轉根者語言飲食共相娛樂遊行戲
樂種種諸事種種方便於彼時處令此衆人於菩提中令得發心近佛法
中何以故善男子此無所有菩薩已於往昔諸如來所以一切樂具供養
尊重種諸善根皆已具足發如是願是故滿願滿分別意此善男子如是
教化成熟衆生教令入於義文字中所有法體無生之處無成就處令入
令覺如是教中不令有失令得成就於佛法故善男子此無所有菩薩教
化衆生於彼中者無一衆生當向惡趣無一衆生於所教師過去佛土而
不中生善男子彼諸衆生還當如是成就菩提亦如今者無所有菩薩所
成就者爾時生疑菩薩從佛世尊聞善說已除諸疑惑而說偈言 衆生

聞已得於中方便學如是健修習名無所有者純直心柔和棘意無嫉妬亦無有怯弱名無所有者多文字和合使說如是義所有無可見當無所攝無二不可取無餘不可見不可說而說法教無有此　爾時聞那那修多女告主疑菩薩言善男子汝承誰力能說此偈彼即答言我身如是知無所有菩薩身中從出是聲善男當知今此偈聲非我身出爾時聞那那修多女而白佛言希有世尊是無所有菩薩乃至能得不思議法皆已具足能以種種方便聞示彼無所有之處說法佛告彼言如是如是善女人如汝所說爾時兩時無有出生菩薩而白佛言世尊我能辯說無所有所問修多羅佛言兩時無有出生菩薩汝今為辯說諸菩薩摩訶薩境界廣境界無礙無可得無邊無畔際發起多聞與利益故以善巧智如諸菩薩摩訶薩為自境界增長無著無可得處無邊無畔際處諸多聞利益欲於善巧方便法中教令建立開現處故當速成就菩提道故爾時兩時無有出生菩薩摩訶薩而說偈言　善說此經已正念入禪定當覺一切法顯示此經典令覺一切義及如文字等所有修多羅諸佛之所說顯現一切義彼此皆相見無量不思議諸經善說處此經法如已莊嚴義文字諸法無缺少一切不思議際界諸入等當得方便智隨順十二緣一切聲一

聲一聲一切聲諸聲等和合於此經覺悟所有諸心者眾生所思覺計我所思者一切心所因一切皆能知是等諸思覺彼無有思處於此經覺悟亦無有思者於自及與他一切悉能知如心所轉行照諸法如鏡說此修多羅於彼此等見彼等還覺此一切非為一不見別多說一切文句雜若見於此經彼為眾生說眾生非此彼令彼眾生脫住著不動處知一切虛妄以虛妄為說既知虛妄已不著虛妄中無有所主道諸佛見一切於此無不覺能學此經者一切功業處呪術醫方智及時智所主皆此經覺悟一切一切智所有不可數彼一切次第於此經悉知一切見捨已眾生所迷惑若知於此經不著彼名字眾生著令脫彼相所覆者此經威力故於中得實證若學此經者彼得一切執天上及人中一切功德具此是教師法此即是父母和尚阿闍梨亦是善知識此知足少欲具足諸頭陀此所修資財皆為彼當作若有大眾生欲說多種法應當學此經學一切法處若有大眾生欲說多種法彼應學此經一切法持處生處皆當得少病長壽命常得諸禪定隨順此經已身常受安樂心亦得常樂若能證此經口業悉具足如是差別法彼當得隨順若能證此經即總持諸經若能如是證如此經中說彼等皆知經諸佛有所說所有諸文字所說諸法者若聞

於此經則離於文字諸法離文字以文字說法文字非是法亦復非非法彼等於此經住於菩提中彼等於此求世間最名聞　爾時兩時無有出生菩薩說此偈已頂禮世尊右遶三帀即於佛前沒而不現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無所積而白佛言世尊此兩時無有出生菩薩從何而來佛言從如所來還如是去彼菩薩言世尊彼云何來復云何去佛言如影幻夢燄響虛空及與空無相無願無作離欲寂滅無實無像如是等聚分別遣來汝今語我並於一切一切眾生一切菩薩一切諸佛亦如影幻夢陽燄響虛空及空無相無願無作離欲寂滅涅槃無實彼等所有一切果報及彼名字彼等皆是我等所為彼等及我一切非一非二非多非少亦非有物不可聞不共具足無有能見者無能知者無能聞者是故汝等從我等聽信解思惟歡喜稱善彼等無量阿僧祇數得無實已皆不可得汝等亦不可得汝等莫以虛妄誹謗我等莫默皆我我等既無有物無相無有處所為他何假須說寧不說勝若有說者彼還是如彼此還是如此如是違如是說已如是來爾時大眾得聞如是句義已無色心無出入息無物染著彼等於世尊所一切樂具皆悉遍滿彼等得本念已作如是言此是本性體真實無所有無可證無所識如是知已無知故如是如是彼從何處

有不可作名字爾時於上虛空有無價寶遍滿其間有菩薩名滅及無出生菩薩白佛言世尊是何瑞相此無價寶遍滿虛空佛言善男子等有若千菩薩等聞此無所可證法門得出離已皆悉已得無生法忍故現此相爾時彼諸一切大眾皆白佛言希有世尊善巧能學巧方便智為欲解脫諸眾生故世尊乃能知此一切無動空無所有無有眾生本性寂靜然令如來為諸眾生辯說諸法一切如影而能勤勞教化眾生佛言如是如是諸善男子如汝所說諸善男子若無辯說云何能知影像幻夢陽燄響聲及與虛空無相無願無作離欲涅槃之法而為虛妄影像等法爾時以佛威神力故於上虛空聞如是聲世尊何者是彼影形為影世尊何者是彼乃至虛妄而為影形世尊此一切莊嚴已具足法本不假莊嚴世尊譬如畫師若畫師弟子善學技能畫如來像具足眾相無所缺少更有金巧師取最勝金作其金鬘而著頂上然彼形像倍更端正為一切眾瞻之無猒世尊如是如是如此法本具足諸相瞻之無猒世尊今者更倍莊嚴說是語已時佛告彼虛空聲言譬如巧學幻化之師若幻弟子善於幻化幻作男子端正可喜諸根具足皆共和合而生子息為作名字影像幻夢陽燄響聲太虛空等不自在也無相無願無作離欲寂滅涅槃彼虛空等增長

578380
758380

成就所有作事。入深山谷。多有人來。各發大聲。呼諸影像。乃至虛空。彼出
聲已。泯而不現。於彼空谷。無所染着。彼時衆人求是聲處。了不可得。如是
一切諸煩惱等。如實求之。亦不可得。如彼陽燄動搖似水。而不可飲。如是
響聲陽燄。俱無形像。爾時衆中。未證法者。聞此說已。皆得證法。有三十億
那由他等。諸天及人。皆悉得於一切法中。無所染着。爾時虛空。還復出聲。
諸天人衆。皆悉見聞。此唯名字。所謂影等。乃至虛妄影像等也。影像幻化
其有所聞。如來解釋。於先作證。有二十億諸天人等。聞此法已。皆得決定
住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當爲成熟諸衆生故。而爲之友。爾時聞持
菩薩。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法本。我等云何受持佛言。此法本。名諸罪無
相無捨。如是受持。如來自在。如是名持。無所有菩薩。所聞如是名持。說佛
大神通。如是名持。惡心難調怨讐。悔過如是名持。無所有法。可示現者。如
是名持。非不見一切諸法。如是名持。佛說此經時。其無所有菩薩。及難調
怨讐。聞持菩薩。及彼大衆。天人。阿修
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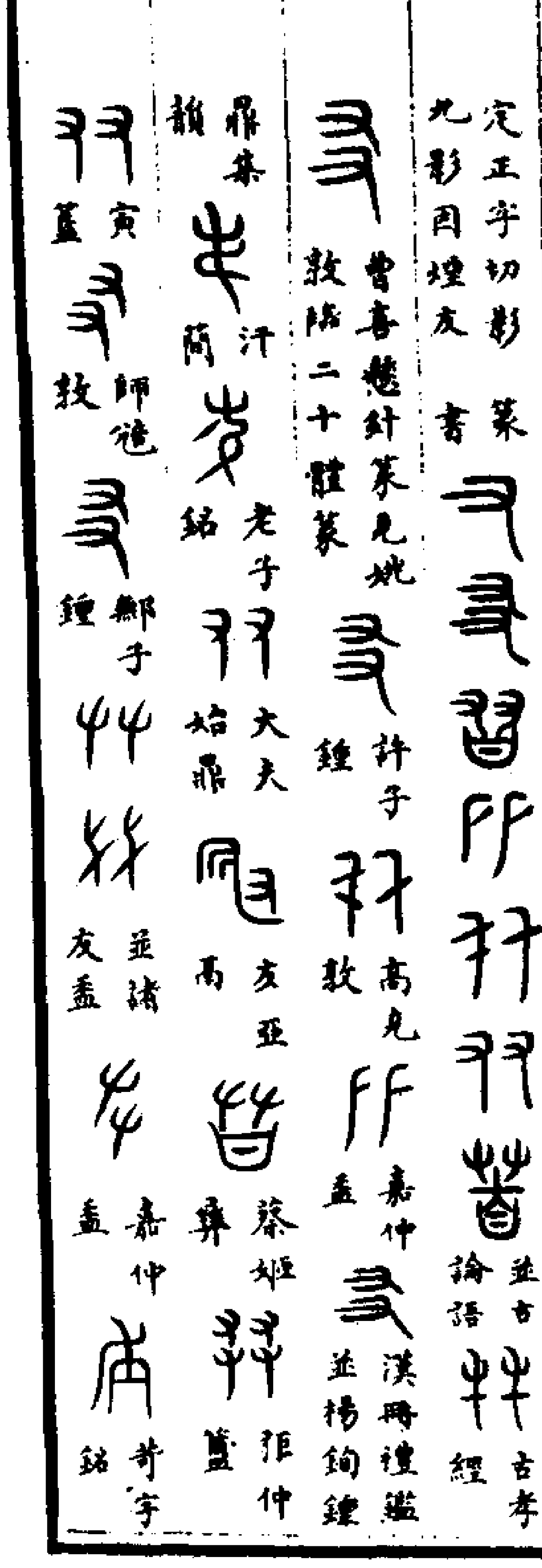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林溫
圈點監生臣馬永志
臣吳[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五　二十有

友

洪武正韻云九切。同志爲友。友有相佐佑之義。又與人相善曰友。善父善兄弟爲友。許慎說文𠬪从二又。相交友也。𦫳㝈並古文。又徐鍇通釋𠬪二手相順。通論又曰。友。右也。相佐佑也。故於文又又爲友。兩手相順也。兄弟之畏厲行也。兩手相承爲拱。異志相成也。兩手相順爲友。兄弟一體也。朋友雖切磋。其志歸於順也。易曰。天地睽而其道同也。延允反。爾雅張仲孝友郭璞注云。周宣王時賢臣。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邢昺疏釋曰。云張仲孝友者。小雅六月文也。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者。釋名文也。李巡曰。云張仲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毛傳云。張仲賢臣也。鄭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以詩序云六月宣王北伐也。故郭云周宣王時賢臣。劉熙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顏野王玉篇𠬪于九切。朋友。今作友。顏元孫干祿字友友上俗下正。張參五經文字友友。上說文从二又相交。下經典相承隸省。丁度集韻古作㹏𦫳。張有復古編形相類。習習習从羽白。似入切。數飛也。𦫳古文友。鄭樵六書畧友篆作𠬪會意。吳棫韻補叶音羽軌切。漢天馬歌。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爲友。又演女切。易林王孫季子。相與爲友。明允篤誠。升擢薦舉。戴侗六書故二又相似。友之義也。洪範曰。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兄弟相愛謂之友。引之爲朋友。皆取爲同之義。兄弟同生也。朋友同道也。詩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郭守正紫雲韻字从二又無點。或作友乃書跋。韓道昭五音集韻𦫳𦫳習。並古文。楊桓六書統喻。母㕛同志者也。友隸習同上。○本序入切。假借𦫳二手也。統意𦫳隸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濁音。按說文从二又。又手也。今人上从古文作ナ。俗又加點非。道譜聲音大字通爻諭九切。朋友有輔相左右之義。故从二又爲意。加點作友非。習。此亦友之古文也。从習一。以別之。朋友講習之意。韻會定正字切影　篆

光影同煙友　書



漢隸分韻 友 貴鳳碑 友 石經論語並漢隸字源 真書 友 智永 友 顏真卿 友 柳公權 友 蘇軾

友 米芾行書 友 米芾草書 友 章草 友 卞壼 友 智永 友 張旭 友

並鮮于樞 友 趙子昂

孝友 爾雅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柳氏家訓孝慈友悌乃食之醯醬不可一日無也。書君陳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作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詩六月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侯維也。張仲周宣王賢臣。尹吉甫之友也。韓詩外傳閔損孝子騫。性至孝。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孝心不怠。母疾之。衣所生子以綿絮。衣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紖。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母亦悔改。遂成慈母。東漢書王祥傳。祥弟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後祥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遂止。於是覽與祥俱以孝友稱。　韓稜傳。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頹當之後也。世爲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爲隴西太守。稜四歲而孤。養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昆弟。鄉里益高之。晉書孝友傳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泰始初徵爲太子洗馬。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詳本傳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詳本傳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

栢烏烏猛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并本杜王裒
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父儀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
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引出斬之
裒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
拜跪攀栢悲號涕泣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
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
莪之篇并本杜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
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沖在郡
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
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每一
悲號烏獸翔集列值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
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冢
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
而無犯者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并本杜　晉咸寧中大疫庾
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
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

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
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疑
疫癘之不相染也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父母起居嘗饌
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躬
自扶侍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
懸至見人飢寒並周贍之尚書張國明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
八朝野嗟痛之并本杜顏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
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
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
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
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
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
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
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
所須託之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
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

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
履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
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
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并本杜　劉
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
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
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
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
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
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
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
遺之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
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
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
終色養敕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并本杜王延
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三旬

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
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
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
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
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父母終後廬於墓側并本杜王談吳興烏程
人也年十歲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為度所疑寸刃不
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船出入經
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既而
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為孫恩所害無嗣談乃
移居會稽脩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廞究其義行元興三年
舉談為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
也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
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後丁母憂哀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苻堅青州刺
史苻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母時人以為榮并本杜何琦字萬倫十
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

朝夕已羸常恚其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就乃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鄉里遭亂姊没人家琦惟一婢便爲購贖然不爲小讓凡有贈遺進不苟讓但於已有餘輒復隨而散之琦本傳吳逵吳興人也經荒飢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逵夫妻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爲之下道朞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於家鎮江志吳欣之晉陵利城人元嘉末弟慰之爲武進縣戍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戍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元三年有詔蠲表之　韋鼎字超盛其先京兆杜陵人博涉經史侯景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斂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云　北史宋世景傳　世景孝友之性過絕於人及弟道璵死哭之酸感行路歲餘母喪還不勝哀而卒　陸卬傳卬遭母喪哀毀悴殆

不勝喪遂至沈篤頓伏牀枕又感風疾第五弟摶遇疾臨終謂其兄曰大兄尫病如此性又慈愛摶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卬聞而悲痛一慟便絕摶弟彥師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是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世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　魏書讃傳讃孫祖訓祖禮兄弟並孝友敦穆白首同居　牛弘傳弘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册府元龜四星聚五馬南浮狸醜阻兵姦渠盜土昏迷自安忿驚生常亦有懷孝愛之情知友于之分居喪過禮臨難相免雖非仁義之所感固亦染習而斯至　前趙劉元海齠齓英慧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　前秦苻堅率師向鄴至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　後秦姚萇萇之弟也嘗從萇征伐萇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萇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　姚興母蛇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

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遺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駮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悖於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興班告境内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緒碩德皆興之叔父也　後蜀李雄母羅氏死雄欲申三年之禮群臣固諫雄弗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請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爲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縗絰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任回爲鎮南也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見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絰從戎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己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強扶雄起釋服親政　南燕慕容德僭主於廣固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爲効臣父雄

年踰六十未沾榮貫乞本縣之禄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禄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爲親尋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内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及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　馬明史實賓錄　齊蔡薹智至性孝友鄉里號曾子爲高士沈雲所重　唐書孝友傳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爲獲嘉承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知本涉經術事親爲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貲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虛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而毀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畧地不暴其閭倚全者百許姓後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栢高祖遣使者就第拜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劉君良瀛洲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産也門内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雛令鬬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

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審知其計因斥去其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
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為堡因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別
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貞觀六年表
異門閭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
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骼
也少玄鑱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興貞觀中州言狀拜徐王府
參軍　仕敬臣字希古[redacted]州人五歲喪母哀慕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
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
子稱顏回之賢以為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子信不可及十六刺史崔
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避去又三年卒業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
數殰絕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服除遷秘書郎休沐
闔門誦書監虞世南器其人歲終書上考固辭召為弘文館學士俄授越
王府西閤祭酒當代王再表留進朝請郎舉制科擢許王文學復為弘文
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饉伐丐食野中還進母為
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閔其孝為解縛母病痺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
有白鵲止廬傍高宗時表異其家至德閒有常州人王遇弟避供為賊執

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
櫛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癯
人不復識改葬曾門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群
鳥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武
弘度士鼓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髮徒跣趍喪
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日一溢米素芝產廬前狸擾其傍高宗下詔褒美旌
其門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
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廷味甘寒不乏汲縣人
異之尉柳晃為刺石頌其感　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
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靧面主疾
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
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大僕光祿卿　元讓雍州武功人擢明經
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閭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啜漸沐飯菜飲水咸亨
中太子國下令表闕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悌卓越擢太子右內率
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訟皆詣讓判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
武后望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奉吾子尋卒　陸南金初

善少卿盧崇道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偽稱吊客
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為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
弟趙璧詣闕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怪之趙
辭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皆宥之
　張琇河中解人父審素為雋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冐戰級私庸兵
玄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於
是汪收審素繫雅州獄馳至雋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
圍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
沒其家琇與兄瑝尚幼徙嶺南父之逃還汪更名萬頃瑝時年十三琇少
二歲伏狙萬頃於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鬬為琇所殺係所以殺
萬頃狀繫于斧奔江南將殺構父罪者然後詣有司道汜水吏捕以聞中
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下詔中詳
乃殺之臨刑賜食瑝不能進琇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閔之
為誄揭于道斂錢葬北邙尚恐仇人發之作疑冢使不知其處　太宗時
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為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
觀時朝世更易而君操窶孤仇家無所憚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剔

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凶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
死有司州上狀帝為貸死　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為人殺師舉幼母
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手殺讎人詣官自陳帝原之　永徽初同官人同
蹄智壽父為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爭為
首有司不能決者三年或言弟始謀乃論死臨刑曰讎已報死不恨智壽
自投地委頓身無完膚舐智爽血盡乃已見者傷之　武后時下邽人徐
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驛家保父之師韞以御史
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　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為里人
謝全所殺常安八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
部尚書李鄘執不可卒抵死　富平人梁悅父為秦杲所殺悅殺仇詣縣
請罪詔以悅申冤請罪詣公門流循州　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
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莅莅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莅趫悍度救不足解刺舉
鉀擊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為暴度不解而
擊不為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
孝性天至宜錫於宥有詔減死　信知道程供罪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
牙墳作冢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墳大哭泣無節知道七

年。供雖三年。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墓。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林攢。泉州莆田人。貞元初仕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奠覺作冢。廬其右。有白烏來。甘露降。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闕僅存。時號闕下林家。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二親併亡。窶弱。居喪。又歲飢。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許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悍。吏沉罟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招為刻石。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親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表其家。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為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刲股膳母而愈。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朱仁軌傳。仁軌敬則兄。字德容。隱居養親。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白鶴棲所居樹。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邦山悍員半千。魏知古。共諡為孝友先生。　顏真卿傳　真卿孝友忠直。羽儀王室。趙希循會心錄　顏杲卿之子泉明寓居壽陽。為史思明所虜。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為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為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己女。閔其姑慈悼。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群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給資糧。一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贍給。一門孝友。忠厚之意。可敬可仰。哉其家兄弟能捨生取義。立百世之名節者。皆自此心發之。古以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詎不信然。新唐書東夷百濟傳　貞觀十五年。百濟王扶餘璋死。太宗命司部郎中鄭文表冊其子義慈為柱國。紹王。義慈事親親與兄弟。時號海東曾子。馬明叟實賓錄　唐劉審禮。當襲父爵。遜其弟。不聽。見父執必感泗滂沱。事繼母尤謹。與其弟延景為同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時稱為孝義劉家。張洎咸事錄　唐崔倰。三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于邵。鄭郎。鄭郎。邵為太常卿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邵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鄭文宗

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郎郢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郢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云。事類合璧　田真。田慶。田廣。兄弟三人。欲分財異居。庭前有紫荊一株。花葉盛茂。夜議斫分為三。曉即憔悴。真乃歎曰。樹本同株。聞分斫尚如此。人何不如也。兄弟由是不復分焉。五代史後梁張文蔚傳　文蔚沉邃重厚。有大臣之風。居家孝且悌。雖位至清顯。與仲季相雜在大夫人膝下。不異布素。弟濟美早得心恙。文蔚撫視殆三十年。士君子稱之。子鑄周顯德中。仕至祕書監。李燾續通鑑長編　仁宗天聖三年。五月辛丑。安化節度使鄆國公允成卒。兄允升念其弟。日夜悲哀。仁宗因諭輔臣曰。楚王先帝同氣也。寢疾歲久。允升兄弟孝友如此。宜特為進官以慰楚王之心。癸丑以齊州防禦使允升為澶州觀察使。封延安郡公。允升及允成皆元佐子也。宋史李承之。遷龍圖直閣學士。懇辭乞援兄肅之。曰臣少鞠於兄。且兄為侍制十年矣。神宗曰。卿兄弟孝友。足勵風俗。肅之亦當遷焉。即亦命焉。江州志　宋陳早。義門子也。時聚族增至千口。淳化初。陳氏食不贍。守康戩奏每年春首貸米二千斛。供當年還官從之。至道中。仍歲旱飢。舉宗啜粥。雜以藻菜。旱以次為長貸米。旱止。請其半。日晝而食之。自可及秋。或謂曰。何不受而糶之。以邀善價。旱曰。朝廷以旱扶大歲歉。特以王賦貸私室。可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上聞而嘉之。曰。陳旱一家孝友恭儉無比。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如公庭。可尚也。宋史列傳　趙汝愚。父善應。字彥遠。仕純孝。親病嘗刲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啓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食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俯首拒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為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也。終其身不食兔。　韓蕭胄傳　蕭胄奉祠。後與其弟膺胄寓居于越。數十年。事母以孝聞。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焉。　夏守贇。兄守恩。給事襄王邸。王問其兄弟。守恩言守贇四歲而孤。日侍王邸不得時撫養。心輒念之。王為動容。即日召入宮。而憐其幼。聽就外舍。　金安節傳　安節。歙州人。官至兵部侍郎。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兄相友愛。田業悉推與之。又以恩奏其孤子姪。北盟錄　宋靖康中。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自天性。總兵于外。親擐甲冑。冒犯風雨。欲戡定國難。輯寧方夏。會諸路勤王之

兵何啻百萬前此守和信盟以俟賊逆俯爲生靈每戒輕動暨國家一落
賊計蒼天柰何康王聞此淚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皆悲慟左右聞勉莫
聞便欲奪馬自奮手挌逆虜以雪父兄之耻求名臣言行録韋齋先生朱
松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死生窮達二其心悦生隨抄張存性孝友
嘗爲蜀郡侍哥繒文錦以歸悉布之堂上悉兄弟擇取常曰兄弟譬如手
足不可殊絶妻妾外舍人耳柰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金史孝友傳 温
迪罕斡魯補西北路宋葛斜斯渾猛安人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
于墓側母疾刲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爲護衛 陳顔衛州汲縣人世業農
父光宋季擢武舉第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顔艱關渡
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謀良不可誣告光與賊救人光繫獄榜
掠不勝因自誣服顔詣郡請代父死太守徐其哀之不欺決適師臣至郡
以其狀白師曰此真孝子也遂併釋之天會七年詔旌表其門閭 劉瑜
州人家貧甚母喪不能具葬乃質其子以給喪事明昌三年詔賜粟帛
後其終身[redacted]孟興早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明昌
三年詔賜帛十匹粟二十石 王震寧海州文登縣人爲進士學母患風
疾刲股肉雜飲食進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目生翳膜除日目不療而愈

皆以爲孝感所致特賜同進士出身詔尚書省擬注職任 劉政洛州人
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䑛母目逾旬母能視物母疾晝夜侍側衣不
解帶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隣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
飛鳥哀鳴翔集丘木間廬於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
蒲察鄭留傳鄭留爲順義軍節度使西京人李安兄弟爭財縣不能決按
察司移鄭留平理月餘不問會釋奠孔子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序
齒列坐會酒陳說古之友弟數事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母也誓不復
爭乃相讓而歸 斜卯阿里傳阿里性忠直多智畧兄弟相友愛家故饒
材以已猛安及財物盡與弟愛拔里愛拔里不肯受逃避歲餘阿里終與
之鎮江志宋張恪七歲而孤事母兄孝友居母喪三年不入私室祥禫踰
年猶不御酒肉致甘露屢降白鵲來巢兄有奇疾或云惟人肉可療恪刲
股以進遂用有瘳肇慶府圖經志曾英高要人兄弟爭田積十餘年不決
郡守王應庚勸之遂歸於和遜乃立孝友坊以旌別之元史孝友傳 王
閏東平須城人父素多資既老盡廢之不甘淡薄每食必需魚肉閏朝夕
勤苦入市營奉無闕父性復卞戾閏左右承順甚得其歡心鄉里稱焉父
嘗卧疾夜燃長明燈室中火延籬壁閏聞火聲驚起馳救火已熾煙燄

蔽寢戶閏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肌體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不能
救遂焚死中統三年復其役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四世祖義重至孝宋
紹興間有詔旌之鄉里爲立孝子祠至元初内附閩盜起居人竄匿道卿
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
兒已長弟猶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
卿因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
十子廷煒爲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辭歸侍養道卿嘗病疝危甚廷煒憂
瘁扶護一夕鬚盡白有司言狀旌之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貧鬻蔬以
自給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
侍母食然後退就食至夕必侍母寢然後退就寢出外必以告母許乃敢
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足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
違教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母嘗有疾暨累歲不能療道壽刲股肉啖之
而愈至元八年賜羊酒表其門 郭狗狗平陽翼城人父寧爲欽察先鋒
使首領官成大良平宋將史大尉來攻夜陷大良平寧全家被俘史將殺
寧狗狗年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寧曰是兒幾歲耶寧曰
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爲是言吾當全汝家即以騎送寧等往合州道巡國

兵騎驚散寧家俱得還御史以事聞命旌之 張閏延安延長縣人隷軍
籍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功工
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
婦共乳不問孰爲已兒兒亦不知孰爲已母閏兄顯卒即以家事付姪聚
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
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二十八年旌表其門又有蕪湖芮世通十世
同居陝州向存義汴梁丁煦八世同居州縣請於朝並加旌美 田改住
汶上人父病不能愈禱于天去衣卧冰上一月同縣王住兒母病卧冰上
半月 胥猪狗山丹州人母年七十餘患風疾藥餌不効猪狗割股肉進
啖遂愈歲餘復作不能行猪狗手滌溷穢護視甚周造板輿載母夫婦共
舁行園圃以娛之後卒居喪有禮鄉里稱焉潭州萬户移刺瑣子李家奴
九歲母病醫言不可治李家奴割股肉爲糜以進病乃痊撫州路總管管
如林潭州民朱天祥並以母疾刲股旌其家 畢也速荅立達袁氏家泰
州父喪廬墓次晝夜悲號有飛鳥翔集墳土踴起又有尹夢龍中興人母
喪負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群烏集其冢
樹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篤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

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三十年江東廉訪使者胖
爲丈母亡奔喪哀感行路服闋奉神主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臺憲
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 延祐間汀州寧化人賴祿孫母病值寇五九
作亂負母從邑人避南山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
以身翼蔽曰勿傷吾母寧殺我母渴不得水祿孫含唾煦之盜相顧怏歎
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
聞賜褒表 劉德泉汴梁杞縣人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敬居
元俱幼德泉甚撫之及王氏病卒乃益相友愛至元末歲飢父欲使析居
德泉泣止不能得乃各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
至治三年真定朱顒自至元間其祖父已分財至顒念姪彥昉等年幼
無恃請弟擢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奠祖墓下取分券焚
之復與同居 延祐間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爲開平
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
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忍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
居母卒哀毀甚宅後柳連理人以爲友義所感 又有宋汝楫濮州人父
子明嘗命與兄汝衢別產子明卒汝衢家盡廢汝楫泣請共居仲父子昭

子 王資病汝楫迎至家奉湯藥甘旨甚謹後卒喪葬盡禮鄉人賢之州
縣各以名聞表其閭 郭回鄧州武人素貧年六十無妻奉母寄宿神祠中
晉餐甚艱母年九十八卒回備身傭錢葬之每旦常詣墳哭奠十四年不
輟州上狀命給衣糧贍濟仍表異之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成病刲股肉
啖之愈後卒居喪盡哀廬墓左負土爲墳日六十肩風雨有虧伏霽則補
之三年起墳廣一畝高二丈餘 張子雲安西人父喪每夜半以背負土
肘膝行地匍匐至葬所篩細土爲墳 陳乞兒歸德夏邑人年九歲母喪
哀毀親負土爲墳高一丈廣十六步人憫其幼欲助之則泣拜而辭 又
有娥眉趙國安解州張環南陽李廷瑞息州移剌伯顏南陽怯烈歹皆居
喪有至行廬墓次負土爲墳並以有司所請表異之 楊一憐孟人至元
間憐其叔清家貧家以分契詣神祠焚之與清同居者三十年無間言
張本東昌茌平人爲孝事伯父叔父皆甚謹伯父常病本晝夜不去側後
載以中車步挽詣嶽禱之 張慶真定人善事繼母伯父奉與居河南
慶聞其貧迎歸養之供膳豐備過於所生 孔善大名人父有昆弟五人
因貧流散江淮父之逆客死至大四年善往尋其骸骨并迎弟姪等一十
五喪而歸改葬祖父祖母以諸喪序列附於塋次州縣以聞並旌其家

趙鑛唐州人父福遷鄆之管城其先三世同爨鑛官福州司獄滿歸以母
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泣申遺訓亘世世無異處且祝天歃血以盟自是
大小百口吾無間言同力合作家道以殷鑛長兄瑞早世嫂劉氏守志鑛
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選繼歿嫂王氏鑛母以其少許歸改嫁王氏曰婦
無再嫁之義願事姑鑛妹贅王佑亡妹念佑母無子乞歸朱氏養之人謂
孝友節義萃鑛一家元貞初旌之 胡光遠大平人母喪廬墓一夕夢母
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噬痕隣里驚異
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于官表其閭 王順
間永平龐遵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於市不得歸途歎恨
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 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瀏以罪
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
涉萬里不憚勞苦道遇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不
及嗣遼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韶孫曰既不能以身代
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驚異以錢賞之大德六年瀏死韶孫衰
慟見者皆爲之泣下肇州萬戶府以聞命道還鄉里仍旌異之 李忠晉
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郇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

傾圮將近忠家分爲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 吳國寶雷州人性
孝友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爲孝感所
致云 李茂大名人從家揚州父興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
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
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已年益母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歿居喪哀慟聞者傷
之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風返而滅事聞旌之
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阿朮兵南下仁家爲所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
散去仁年七歲賣爲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爲良
仁蹤蹟得母潁州蒙古軍塔海家兄於睢州蒙古軍岳納家弟於邯鄲連
大家皆爲役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皆詣諸家求贖之經營百
計凡六年乃得遂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爲良孝友甚篤鄉里美之大德
十一年旌其家 又有黃覺經建昌人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誦佛書
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衝冒風雨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春
店得其母以歸 章卿孫蜀人本劉氏幼爲章提刑養子與母富氏相失
三十八年遍訪於江西諸郡迎歸養之 俞全杭州人幼被掠賣爲劉鐵
家奴後獲爲良自汴步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 李鵬飛池

州人。生母姚氏。為嫡母不容。改嫁為朱氏妾。鵬飛幼不知也。年十九。思慕
哀痛。誓學醫以濟人。頗早見母。行求三歲。至鄂州羅田縣得焉。時朱氏方
疾。鵬飛起之。遂迎還奉養。久之。復歸朱氏。時渡江省覲。既卒。歲時攜子孫
往祭墓。終其身。並以有司所請。旌其門。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至元十二
年。國兵南伐。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元年。一日
拜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泮國大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得全生。依
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未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
已老。脫有不幸。則永為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思蘭母子
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
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思蘭母子嘆曰。彼賤隸乃
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裂券縱為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
詔籍錄其家。群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
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大夫人勞一德曰。當吏籍
吾家。時親戚不復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草。於汝見之。今吾家業
既喪而復存者。皆汝力也。吾何以報汝。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一德
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
餘。得歸侍奉。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為。遂不受而去。皇慶元年。旌其門
　王思聰。延安安塞人。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養親。母喪。盡哀
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
夕定省。愈久不怠。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于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
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縣上狀。命表異之。　徹徹。拙古思氏。幼
喪父。事母篤孝。稍壯。母歿。慟哭頓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居喪有禮
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袒括時。年四十餘。思慕猶如孩童。每見人父母。則
嗚咽流涕。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至大三年。表異
　王初應。漳州長泰人。至大四年二月。從父義士樵劉嶺山。有虎出叢棘中
搏義士。傷右肩。初應赴救。抽鐮刀刺虎鼻。殺之。義士得生。泰定二年。同縣
施合德。父真祐。嘗出耘。為虎扼于田。合德與從弟發仔。持斧前殺虎。父得
生。並旌其門。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
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文嗣後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
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群
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
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狀聞。復其家。部

使者余闕為書東浙第一家。五字以褒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
昏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
謹。雖嘗仕官。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惟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
皆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有家範三
卷傳于世。　王薦。福寧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于天。願減己年
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
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
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
思母。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
頓止。兄孟齡早世。嫂林氏更適劉仲山。仲山嘗以田鬻於薦。及死。不能葬
且無子。族以其貧。莫肯為之後。薦即以田還之。使置後且治葬焉。州禁民
死不葬者。時民貧。未葬者眾。畏令急。棄櫬骨野中。薦哀之。以地為義阡
收瘞之。有死不能歛者。復買棺以贈。凡皆感焉。至大四年。其鄉旱。民艱糴。
薦盡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千一家。飢欲死。薦聞惻然。欲濟之。家粟已竭。
即以己田易穀百石分給之。福等得其活。已每月朔會佛祠。為祈福。福建
宣慰司上狀。旌之。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庭玉又卒。
居廬三載。啜粥面墨。事繼母唐古人甚孝。唐古氏生四子。皆幼。全躬耕以
養。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能止。凡田廬器物。悉自取朽弊者。唐
古氏以居。甘旨無乏。唐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其墓終喪。又有
劉德泰。元人。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傭工。取直寸錢尺帛。皆
上之。四弟並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為弟求婦。諸弟
亦化其德。一門藹然。鄉里稱為劉佛子焉。　押忽也里。可溫氏。素貧。事繼
母張氏。庶母呂氏。克盡子職。　劉居敬。大都人。年十歲。繼母郝氏病。居敬憂
之。懇天以求代。狀聞。並褒表之。　楊暐。扶風人。父清。母牛氏。牛氏嘗病劇。
暐叩天求代。遂瘥。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暐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
故。牛氏歿。哀毀特甚。葬之日大雨。獨暐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
送者大悅。葬畢。令妻衛氏家居養。清暐獨廬墓上。負土為墳。蔬食飲水。終
其喪。清卒亦如之。　丁文忠。許州偃城人。業鼓冶。母和氏疾。與弟文孝竭
力調侍。母卒。文忠廬墓側。不與妻面者三年。父貴又疾。醫不能療。文忠造
車一輛。兄弟共御之。載父禱于嵩山。五嶽泰安河清諸祠。遂遇異僧遺藥
而愈。延祐七年。旌之。　邵敬祖。宛丘人。父喪。廬墓。母繼歿。河決。不克葬。殯
于城西。敬祖露宿依其側。風雨不去。友人哀之。為縛草舍。殯之前。俾居廬

六年兩髀俱成瘋疾至治三年旌其家其後又有永平李彥忠父喪廬墓八年不至家茶陵譚景星幼失父追念之廬其墓十年亳州郭成年七十一母喪食粥廬墓一年朝夕哭臨人哀其老而能孝 唐鐸汴梁蘭陽人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為買妾歲餘產一女其妾性頑不悲然寐壓女死久之伯父卒鐸喪之甚哀遺腹生一男鐸懲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已復廬戶外中夜審察不敢安寢弟能食常自把哺與同卧起十年不少怠弟有疾鐸夜稽顙星斗哀禱曰天不伐余家鐸父子間可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旦弟愈母卒哀毀踰禮廬于墓側不理家事宗族勸之歸鐸曰今歲凶多盜吾家雖貧安知墓中無可欲乎倘驚吾親之靈雖生何為卒守廬不去 孫秀實天寧人性剛毅善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嘗托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饋薪米存問終不懈秀實哀之悉為代償取券還其親復命奴控馬賫金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嗟美又李懷玉等貸秀實鈔一千五百錠度以無償盡還其券不徵復有貫進大同人大德九年地震民居多傷且乏食進給酒藥炭米濟之每歲冬製木綿裘數百襲衣寒者買地為義阡使無墓者葬之李子敬陝西三原人

家不能嫁者五十餘人葬不能葬者五十餘喪焚逋券四萬餘貫有司以名聞並旌之 宗杞大都人年十九父内寧卒擗踊號泣絕而復甦水漿不入口三日哀氣傷心遂成疾伏卧床褥猶哭不止淚盡繼之以血既葬疾轉甚杞有繼母無他兄弟度不能自起作遺書囑其妻楊氏曰汝善守志以事吾母遂卒楊氏遺腹生一男人以為孝感天不絕其嗣云泰定三年旌其門 趙榮扶風人母強氏有疾榮割股肉啖之者三復負母登太白山禱于神得聖水飲之乃痊後年七十五卒榮號痛不食三日方飲水七日乃食粥葬之日白雲庇其墓前後十五里葬畢而散榮負土成墳廬其側終喪 吳好直華州蒲城人父歿事繼母孝兄弟嘗求分財好直勸諭不能止即以已所當得悉推與之出從師學澹泊三十年無少悔又有甄城縈郁陳舜咨皆能孝友以已產分讓兄弟縣令言狀並表美之 余丙建德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不忍葬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戶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悉亟撲不止欲扶身火中與柩俱焚俄暴雨火滅 徐鈺鎮江人始冠侍父鎮將之婺源過丹陽小谿鎮乘橋失足墮水中同行者立岸上不能救鈺抉谿擁鎮出鎮得挽行舟以升鈺力憊且水勢湍急遂溺死屍流四十五里得于灘江浙行省言狀表異之

君華汴梁洧川人至治初遊學於京師忽夢母疾心怔之馳歸母已亡居廬蔬食哀毀骨立每雞鳴而起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之風雪不廢父輔臣嘗病疾華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嘗其糞以驗差劇夜則禱於天曰華母亡不能見父病不能治為人子若此何以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命數日愈鄉里嗟異之 又有高唐孫希賢母病痢希賢閱方書有日血溫身熱者死血涼身涼者生希賢嘗之其血溫乃號泣祈天求身代之母遂愈 高郵卜勝榮母痢不能藥日嘗痢以求愈兄疾禮北辰乞減己年延之亦痊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懷兵急廷讓乃棄己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 劉通亳州鼎縣人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每睹技者以簫鼓至門必令娛侍或自歌舞以悅母心卜氏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至大間鄱陽黃鎬皇慶間諸暨丁祥二皆以親喪明以舌舐之復能視並命褒表 張旺舅安豐霍丘人幼失父母陳氏居貧守志旺舅九歲貨錫以養及長母病伏枕數月旺舅樂貨命醫惟日夜痛哭禮天求代未幾遂愈又自以生業微不能多給竟不娶以終母年縣令言于朝旌之 張思孝華州人母喪以孝聞父

疾調護甚至不愈以父涕洟半器垂泣盡飲之復潔齋致禱乞以身代未幾遂痊至順三年表其門 杜佑邳州人河南行省署為三叉水馬站提領父成病于家佑忽心驚舉體沾汗即棄職歸父病始三日遂禱神求代且嘗糞以驗疾父卒廬墓盡哀有馴兔之瑞 長壽父帖住官平章政事生五子長山壽早世次即長壽次永壽福壽忙古海牙元統間帖住歿長壽哀毀盡禮服闋當蔭敘與弟羅拜母前曰吾父廉貧諸弟未有所立願以職讓永壽永壽讓福壽福壽曰二兄能讓福壽獨不能耶以讓忙古海牙母從之忙古海牙遂告蔭為太禧宗禋院神御殿侍禮佐郎階奉議大夫兄弟奉母尤篤邦閭美之至大間河中梁外僧親喪廬墓兄那海為奧魯官自以嘗遠仕不得養其親棄職舉外僧代之人稱外僧能孝那海能義又有吳吾民秋秋及濠州高中嘉定武進皆以侍親不願仕以祖父廕讓叔父昆弟云 孫瑾鎮江丹徒人父喪哀毀嚴冬跣足而步傳柩四載衣不解帶常食粥誦佛書及葬載柩渡江潮波方湧俄順風舉帆如履平地事繼母唐氏尤孝嘗患癰瑾親吮之又喪目瑾舐之復明唐氏卒卜日將葬時春苦雨瑾夜號天乞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氣復合雨注數日不止 又有吳希曾雎寧人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跣柩前灶父櫬脫

火熖雨止既葬廬於墓左縣上狀並旌之　張恭河南偃師人以兵部符
晉膺務府案牘親老辭歸侍養壁理先墓身負水灌松栢父喪過哀侍母
馮氏尤謹歲凶恭夫婦采野菜為食而營奉甘旨無乏母有疾恭手除溷
穢喂哺飲食且嘗糞以驗疾勢天曆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
病墳中一飼不去母驚悸而歿恭居喪盡禮人稱孝焉有詔旌其閭　訾
汝道德州齊河人父興卒居喪以孝聞母高氏治家嚴汝道承順甚恭母
嘗寢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
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矣可善藏之母令他兄弟知也汝道泣拜曰吾父
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牛羊已多汝道恨無以報大恩尚敢受此以重
不孝之罪乎竟辭之母卒哀毀終喪不御酒肉性尤友愛二弟將析居汝
道悉以美田廬讓之二弟早世撫諸孤如己子鄉人劉顯等貧無以為生
汝道割己田各畀之使食其租終身里中嘗大疫有食瓜得汗而愈者汝
道即多市瓜及攜米歷戶饋之或曰厲氣能染人勿入也不聽並周行問
所苦然卒無恙有死者復贈以楪槥人咸感之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
嫁人無以償汝道聚其券焚之縣令李讓為請旌其家　王庸字伯常雄
州歸信人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

及母卒哀毀鬢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
蔽之見庸所坐卧之地獨不霑濕咸嘆異而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
家歲得蜜蠟以供祭祀　黃贇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
留贇江南時贇年幼及既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歿已
三年矣庶母聞贇來盡挾其貲去更嫁拒不見贇贇號哭語人曰吾之來
為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歿思奉其柩歸而塟之莫知其墓苟得見庶
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遺財耶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庶
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灤縣樂亭求父墓又弗
得贇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即其地
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歛時有某物可驗啓柩稽得父骨以歸　石明
三者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覔母不見見壁穿而卧内有三
虎子知母為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
死復往倚巖石傍執斧伺候斫殺牡虎明三亦立死不仆張目如生所執
斧牢不可拔　劉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而母劉氏遭亂陷于兵琦獨事
其父稍長思其母不置常嘆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輒歔欷泣下及冠請
於父往求其母遍歷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於池州之貴

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而父歿又三年而母歿終喪猶蔬食有司上其
事旌表其門曰孝義　劉源歸德中牟人母吳氏年七十餘病甚不能
行適兵火起且延至其家鄰里俱逃源力不能救乃呼天號泣趨入抱母
為火所焚而死　祝公榮字大昌處州麗水人隱居養親事母甚孝母歿
居喪盡禮寓室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鄉里異之塑
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　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
病痢思孝醫禱久之不効思孝方欲刲股肉為糜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
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其疾遂愈　姜兼嚴州淳安
人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死兼哀慕哭絕既葬獨居墓下朝夕哭
奠寂寞荒山中躬自樵爨蔬食飲水一衰麻寒暑不易同里陳氏戴氏子
不能事其父母聞兼之行慙感而悔皆迎養焉　胡伴侶鈞州密縣人其
父貴嘗患心疾數月幾死更數醫俱莫能療伴侶乃齋沐焚香泣告于天
以所佩小刀於右脇傍刲其皮膚割脂一片煎藥以進父疾遂瘳其傷亦
旋愈朝廷旌表其門　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持有疾士弘傾家貲求醫
見醫即拜遍禱諸神扣額成瘡父歿哀毀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
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近若相狎然衆咸異之終喪復建

祠於塋前朔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也有司上其事予朝旌表之　何
從義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於墓側旦夕哀慕不脫絰
帶不食菜果惟啖蔬食而已事父世榮母王氏孝養尤至伯祖温伯祖母
郝氏叔祖恭叔祖母賀氏叔祖讓叔祖母姜氏叔父珍叔母光氏皆無子
比其亡也從義咸為治葬築高墳祭奠以禮時人義之　哈都赤大都固
安州人天性篤孝幼孤養母母嘗有疾醫治不痊哈都赤礪其所佩小刀
拜天泣曰慈母生我劬勞今當捐身報之乃割開左脇取肉一片作羹進
母母曰此何肉也其甘如是數日而病愈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
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適必達既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
方求其父十餘年不得見心愈悲忽相傳黃州全真道院中有虛明子者
學道三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匿姓名為道人云必達詢問知為父
即往拜之共言家世及己之所生歲月大父母之喪葬始末因哀號叩頭
不已虛明猶瞑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父不去何為必達留侍左右不
少懈辭氣哀惻可矜其徒謂虛明曰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
乃還家必達孝養篤至鄉里稱之　曾德漁陽人宋聖公五十七代孫母
早亡父仲祥再娶左氏仲祥遊襄陽樂其土俗因携左氏家焉亂兵陷襄

陽遂失左氏德過往南土求之五年乃得于廣海間奉迎以歸孝養甚至
有司以聞詔旌復其家 靳禺字克昌徐州曲沃人兄榮為奎章閣承制
學士奉母王氏官于劉母歿禺與兄榮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流水驟
至禺伏柩上榮呼之避水禺不忍舍去遂為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於三
里外得禺屍於五里外詔賜孝子靳禺碑 黄道賢泉州人適母唐無子
道賢在襁褓而生母蘇以疾去既長思念生母屢請於父得召之歸道賢
竭力養二母得其歡心父病篤道賢晝夜奉湯藥不離膝下遍求良醫莫
効乃夜禱于天願減己一紀之筭以益父壽其父遂愈至元統二年乃歿
果符一紀之數道賢居喪盡禮負土築墳廬于墓側蔬食終制至元二年
有司上其事旌其門曰孝子黄氏之門 史彥斌郓州人嗜學有孝行至
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為厚棺刻銘
曰郓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為水
所漂彥斌縛草為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表
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横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
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張紹祖字
子讓贛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于朝特授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

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當害
請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
戈應手挫鈍因感而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害乃釋之 李明德瑞州路
上高縣人讀書有志操孝行篤至至正十四年亂兵陷袁州因抄掠上高
兵執其父欲殺之明德泣告曰子豈不能代父乎願勿害吾父也兵遂殺
明德而免其父後以高壽終 張緝字士明益都膠州人性孝友能詩文
至正七年與兄紳弟經同領鄉薦由澤州儒學正轉泰州幕職棄之養親
居揚州十五年揚州亂緝母姫氏方卧病賊突入卧内舉槍欲刺姫緝以
身蔽姫槍中緝腸三日而死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至孝居母
喪哀毀骨立素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為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饑
者為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
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
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
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聞皆愕眙不敢受強與之乃受而
言諸有司有司以聞于中書請加旌表衆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
湯霖字伯雨龍興新建人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熱更數醫弗能効

母不肯飲藥曰惟得冰我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燠霖求冰不得累日號
哭於池上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
愈 孫抑字希武世居晉寧洪洞縣抑登進士第歷仕至刑部郎中關保
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柏村有亂兵至村剽掠拔白刃嚇抑母求
財不得舉刃欲斫之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抑父被虜去
不知所之或語之曰汝之父被驅而東矣然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慎
無往就死也抑曰吾可畏死而棄其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
父以歸 石永紹興新昌人性淳厚事親至孝值亂兵掠鄉里永父謙孫
年八十老不能行永負父匿山谷中亂兵執其父欲殺之永亟前抱父請
以身代兵遂殺永而釋其父 王克己延安中部人父伯通歿克己負土
築墳廬于墓側貊高縱兵暴掠縣民皆逃竄克己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
避兵克己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棄也遂不去俄而兵至
見其身衣衰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竟終喪而歸 劉思敬
延安宜君人事其繼母沙氏杜氏孝養之至無異親母父年八十兩目俱
喪明會亂兵剽掠其鄉思敬負父避于巖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
言曰我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孝不忍殺父

子皆免於難 呂祐字伯通晉安人至正二十六年郡城破有卒入其室
拔白刃脅其母林氏索財寶不得揮刃欲斫母祐急以身蔽母而奪其刃
手指盡烈被傷仆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憾矣遂瞑
目死 周樂温州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日成通經能文海賊竊據温
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日成于水樂
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己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舍遂同
死焉 虞集道園學古録題咬住學士孝友卷京城之巽隅自門入衛城少
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
不可得也他日有事於太廟予與執籩豆見宮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昔
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楩楠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衆莫
敢當咬住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完朝廷服其智
决則植表之家也奉詔修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
臣咬住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
之人也故予領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氏奉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
得為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曹公所述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
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歟壯堂先生高斯得存槀跋盧氏友

于堂記。西銘之書，其仁人孝子之事乎。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未有不貫本之病也。故天下罷癃殘疾，一有不遂，於吾之孝猶爲未純。況吾之真同胞而有不愛乎。書云：惟孝友于兄弟。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聖人教孝之端，大率由此。出門舉足之不謹，欲以行遠登高，未有能至者也。黃山盧君築室于墓，名曰友于，以志其先人之訓。諸賢記而歌之備矣，復求予言，何以告之。雖然，人子之克其孝，莫先乎是，而非止於是也。盧君懋哉。　林清源集題浦江鄭氏孝友卷　周公制禮樂，四海興孝悌。秦人事兼并，父子即分異。周禮不復興，秦濘未嘗廢。漢文不制作，賈生不流涕。箕掃習未除，粟布起肘臂。吁嗟大道衰，天下日多制。關雎德教行，何取張公藝。我聞鄭氏先，子孝父罪貫。孝友垂家規，兄弟爭死義。旌淑又伯年，舊德能世濟。同堂二千指，聚食已九世。堂上坐黃髮，堂下列幼稚。婚喪有奠禮，少長各定位。一家如唐虞，諸孫各俊乂。簪纓既聯聯，詩禮復繼繼。不獨令人嗟，古昔良不易。高山有喬木，下澤有芳蕙。貽子以好歌，薄俗可風厲。　賦偶肇律會元事父母善兄弟　立愛立親，事父事兄。恭恪是守，睦婣並施。　遵南陔之戒而養所當養，篤[redacted]之燕而親其可親。　曲盡終身之慕，復全立敬之雅。　道之盡兮擂林薪之詠，樂且湛兮歌棠[redacted]

之詠。　遵而敬長，此則明老老之愛；懷以事父，此則示親親之意。　曾聞之德，我所當盡；克舟之道，人皆可爲。　篤於事親，欲菽水怡若；敦於從兄，則[redacted]華煒如。　況血氣之民皆有尊親之念，而衹從之童非無愛敬之心。

儲宮孝友

冊府元龜：古者並建師傅，奉于冢嫡，所以琢磨懿範，輔翼令猷。夫父子之親，存乎天性；兄弟之愛，謂之天倫。人道之先，何尚於此。蒸蒸之志，克奉於慈顏；怡怡之懽，薄敦於同氣。則正家而定天下，推己而形四海。宗盛有寄，匕鬯無失，豈止問安之訓，道映於龍樓；致美之風，事光於甲觀而已哉。　吳太子登，大帝之子也。自武昌遷都建業，時登鎮後，以弟慮卒，登往建業，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帝遂留焉。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妒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須先立后。帝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帝默然。及爲皇太子時，弟和有寵於帝，登親敬待之如兄弟，常有欲讓之心。　梁昭明太子，性仁孝，自出宮常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普通七年十一月，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勑，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次。高祖又勑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此更無餘病，正爲如此，胸中亦比塞成病。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常爾懸心。雖屢奉勑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莫不流涕。大通三年三月，寢疾，恐貽高祖憂，勑參問，輒自力手書啟。及稍篤，左右欲啟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　哀太子大器，簡文帝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凝。在於賊手，每不屈意。初，侯景西上，攜太子同行。及其敗歸，部伍不復整肅，太子所乘船居後，不及賊衆，左右心腹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謂避賊。涕泗嗚咽，令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常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　隋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養於宮中。既長，高祖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常在至尊所，一朝娶婦，則便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高祖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　唐太子弘，高宗子，顯慶初，義陽宣

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令出降。會帝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篤疾數日，太子戀慕不已。帝聞之，遽追赴行所焉。弘嘗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令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廢卷而嘆曰：此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脩春秋，義存襃貶，故善惡必書，襃善以示代，貶惡以誡後，故使商臣之惡，顯於千載。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固亦耳不忍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殿下誠孝冥資，睿情天發，凶悖之迹，黜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理人，莫善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讀禮記。太子從之。　文選陳淵代宰相謝表　肩克聰明，躬蹈孝友，念累朝之大典，將就新編，付直筆於近司，益重其選。

不孝不友

書康誥　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註：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爲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能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

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昔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六　二十有

友

交友

易兌象。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程子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然當明相益之象。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五品。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也。詩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孔氏曰。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言則不可求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燮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積。指工常■度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毛氏曰。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鄭氏曰。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故連言之。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嚶嚶。鳥鳴之和。又鄭嘆曰。鳥鳴嚶嚶。張氏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為求友生。程氏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行者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鳥猶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程氏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敘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厚矣。備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興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遠遠。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反舉彼鳥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惟久不渝。可質於神明。周禮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禮記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同方。同術。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被毀而增之。論語曾子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子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老者安之。朋友信之。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註。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友以輔仁。則德

●進。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朱子曰朋友
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
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
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
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
之何其拒人也。朱子曰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
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絶。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
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中庸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天
下有達道五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孟子孟子曰責
善朋友之道也。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萬章問
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
以有挾也。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
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孔子家語孔子曰夫內
行不脩身之罪也行脩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故我之憚也若嚴君在

堂而明神震霆矣。雖欲不著善其敢乎。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
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白虎通朋友之道有四焉近
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楊子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
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咎。君子脩身而後交天道交萬物生人道
交功繫成。仲長子昌言幽閑則攻己之短會同則述人之長貢我者我加
厚焉未有與人交若此而見憎者也。魏文帝詩集論夫陰陽交萬物成君
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先同憂樂共富貴而交道備矣。抱朴子交際篇
朋友之交不宜雜浮。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
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徐幹中論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
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太平御覽周昭新撰
交之爲道起自羲皇達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叙象天地
交泰以佐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强交欺
情乖則國危治穢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爲作司徒踈者能睦
廉頗相如思念以崇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趙於强敵定漢
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聞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
之大義也。譙子齊交。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以藍則青遊居交

友亦人之所染也韓起與田蘇虞而成好仁之名甘茂事史舉周顒齊秦
之功曹參師蓋公致清靜之治竇長君兄弟出於賤隷謹恭師友皆爲退
讓君子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必得其人千里同
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窮達不阻其分毀譽不疑其實。鍾會芻堯論
凡人之結交誠宜德不忘衰達不棄窮不疑惑於讒構不信受於流言經
長歷遠久而逾固而人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踈斯何故也皆由交靜
不發於神氣道數乖而不同權以一時之術取倉卒之利有貪其財而交
有慕其勢而交有愛其色而交三者既衰踈薄由生東方朔與公孫弘書
曰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爲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
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日寵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
朝讓以天下半夫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楊龜山語錄常[redacted]之言朋友不可相責望蓋君子恕以處朋友也若爲人
朋友所以自處則不可矣周官以孝友睦婣任恤考人之行若不可責人
聖人何以制法夫鄰里鄉黨力足以相助相持猶不敢不勉而况於朋友
乎。朱子語類 蜚卿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
問目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自是如此自天

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
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
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張子經學理窟張子曰
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
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
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又曰有潜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
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是故古人欲得朋
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
之來。性理會元 朋友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同爲天倫天所敍也自天子
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而成者後世雖一介之士朋友之道固缺矣而况
於等而上之者哉蓋不知德之可貴不知成身之爲重此友道之所爲缺
也使其知德之爲貴成身之爲重則其所以求友者惟恐其不獲已况敢
有挾乎哉。尚卅容齋隨筆 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而至朋友之交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下俗薄
而朋友道絶見於詩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
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

周禮六行五曰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
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本朝百年間此風尚存。嗚呼，今已矣。衆
谷所見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也者，友其德也。當親密之時，握手論
心，必使君臣父子之倫，兄弟夫婦之倫，粹然一出於正。此交友第一義也。
夫何世變日薄，友道掃地，惟酒食追隨，有無周濟，議言相誰，術數相勝，於
是規圖便利，諂諛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啗以濡沫，甘欲奔走，此奴隸耳，
非友也。惟陷少有擬拂而取跡遠，欲隨事苟徇而親親密，東其父子之睚
眦，即導之以不忠不孝，棄其兄弟之閱墻，即導之以不友不恭，棄其夫婦
之反目，即導之以不琴不瑟，撈引吉令，肢亂是非，指鹿為馬，野馬為鷺，皆
此等輩也。其間稍有見識廉恥者，必諸然而去，所友者惟小人，抑亦何所
不至哉。冊府元龜交友之道，其來尚矣。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
成者也。故傳有三益之訓，易著斷金之象，營道同術，義表於切嗟，父素不
忘，情見於生死，又豈止遠方之為樂，淡水之相成哉。中古而下，蓋有同德
比義，神交心照，或傾蓋以扶分，或刎頸而為歡，靡思忠操之異，遂忘年齒
之隔。結髮以共仕，納綠以偕往，狀風雨之信，忘遺華之賤，道家而益厚，奕
世而通親，以至撫字孤孀，拯濟危阨，扶身以自誓，抱節而不變，斯皆古之
不諂不瀆，相先相死之士歟。元王惲秋澗集朋友列於五典，其所以為重
者，志同而義在也。故繁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不然，其與走者
類聚而同遊，飛者群分而並集，蓋幾希矣。詩人以伐木廢，將衰夫友道之
缺，深有旨哉。太平御覽曹植子　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濱而交禹。
家語　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顧謂子路曰：程子，天下之
賢士，取束帛以贈之。孔子與柳下季為友。史記任叁楚大夫，與蔡太師
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
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得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
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
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申包胥楚
大夫。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伐楚也。申包胥
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　叔向適鄭，鬷蔑惡，一言而善，執手以善，
遂如故知。　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無忌從
此二人結交遊也。　管仲字夷吾，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
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
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子糾乃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

仲。管仲既任用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
曰：吾始困時，常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
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
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
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
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
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
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韓詩外傳　鮑叔有疾，管仲
為之不食，不內水漿。或患之曰：鮑叔有疾，而為之不食，不內水漿，無且於鮑
叔，又將自傷。鮑叔非君臣之患，父子之親，為之不飲水漿，不亦失宜乎。
管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吾嘗與鮑叔負販於南陽，吾三見辱於市中，鮑
子不以我為不勇者，知吾有欲有名於天下。吾與鮑子說諸侯，三見而三不
中，不以我為不肖者，知吾不遇賢主。吾與鮑子分財而多自與，不以我
為貪者，知吾貧無有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馬為知
御者良。鮑子卒，天下莫知。吾用水漿，誠有知者惟為之死，亦何可傷乎。夏
侯湛鮑叔像贊曰：鮑子情情，式昭德音，綢繆陳仲，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
堅如金，遂邁景遊，君子仗欽。　季札，吳公子也。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戒之以慎終，過晉，謂叔向曰：吾子志直，必思勉於難也。劉向說苑　魏文侯
歎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五
穎家事實　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得敏，便於夢往尋，但行
至半路，即迷不知路。孔叢子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之，有鄒文節與子高相
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
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之曰：先生與彼之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悽
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之子丈夫，
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陳留志
韋康字宣明，襄邑人也。常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河內軹人角里先生、
綺里季、夏黃公為友，皆修道潔己，非義不踐。當秦末，避代入商洛山隱居
自娛。劉向說苑　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於太山，鍾
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聽之曰：
善哉鼓琴，蕩蕩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子屏琴絕弦，終身不鼓，以為時
無足為鼓琴者。漢書　盧綰，豐人，與高祖同里。綰親與太上皇相愛，高祖、綰
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陝會宗傳

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
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於昆山之側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
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
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
之踦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　五典疏案事實西漢鄭當時字莊
為太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其知友
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　魏其灌夫兩人相引重相得甚歡恨相見
之晚　兩府元龜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皆楚人相友著名節故時號之
楚兩龔勝位至太中大夫歸老於鄉里舍拜光祿大夫不起　張釋之為
廷尉持法平允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結為親友錄此
天下稱之　陳遵少與張竦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
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為後進人
士之冠首也）　何武以射策甲科為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　汲黯善灌
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位至主爵都尉　傅喜封高武侯與鄭玄同
門學相友善（同門，朋同師也）　蕭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
咸朱博為友著聞當時往者有王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言其相為達也　蕭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
二十餘為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為杜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
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
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矣　杜林字伯山與馬援同鄉
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
馬之饋可具以備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
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
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林位司空　寇恂為穎川太守
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於穎川恂戮之復以為恥還過穎川曰今見恂必
手劒之恂聞不與相見曰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
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忘之乎光武乃召恂與復相解結友而去　寇
恂從光武破群賊數與鄧禹謀議恂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恂位執金吾
皋弘為揚州從事家代為吳郡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　孔僖曾
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僖與篆孫駰復相友善僖位臨津令
梁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

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
亦高抗終身不仕　王符安定臨淄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
崔瑗等並友善　陳重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
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與俱在郎
署後俱拜尚書郎義坐事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又云雷義舉茂才讓
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
不如陳與雷也）　崔瑗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瑗位濟北相　荀
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淑位郎陵侯相　張皓字叔明治
律春秋遊學京師與廣漢鐔粲漢中李郃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皓位司
空　逢萌北海都昌人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萌初為
亭長後連徵不起　岑晊南陽棘陽人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與為
友晊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　李燮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
好成人之美時穎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
莫世稱其平正位河南尹　郭泰字林宗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
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
輛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泰徵有道不就　王
允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
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位司徒　苑康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
位太山太守　韓說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位江夏太守　閔仲叔恬
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每過仲叔共含菽飲水徵拜博士不就
袁宏漢紀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善每相與談常日晏不食晝即至夜夜
即至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惠施沒莊周
杜門相遇難也　道學傳杜京產建武初徵之產曰莊周持釣豈為白璧所
迴辭不就會稽孔道徽亦守志產與友善　五典疏案事實東漢王符字節
信少好學耿介著書三十篇號潛夫論後皇甫規解官歸鄉人有以貨得鴈
門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起既入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
頃又白王符在門乃驚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同坐時人語曰徒見
二十石不如一縫掖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東漢陳蕃不接賓客惟徐稺
來時設一榻去則懸之　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子姪還季和
討論是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伯里內有賢人聚　後漢陶侃傳陶侃字
士行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
髮得以易酒殽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　瀟湘錄安鳳少與徐侃友善

鳳至長安。思逵佩劈手欲別。佩留詩曰。君寄長安久。耻不還故鄉。我別長
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與韓恨。衆下亦難忘。鳳亦以詩贈別。又同泣分袂。
及來年春。鳳欲客長安。因夢佩。遂寄書達壽春。佩母得書泣謂附書人曰。
佩死已三年。鳳悲泣嘆曰。我今日始悟佩詩中衆下亦難忘之句。 范曄後
漢書孔融。宙之子也。十歲從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勅外。云自非
當世才藝英賢通家子孫。輒不得進。融欲造其門云我與公積代通家子
孫。膺乃召見。問父祖嘗與僕有恩舊乎。曰然。吾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
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融與君豈非積代通家也。衆奇之。 第五倫。始以
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臂
訣曰。恨相知晚。 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四巡頌。帝歎之。謂侍
中竇憲曰。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
崔駰。葉公之好龍也。可試見駰。候憲憲倒屣迎笑謂駰曰。吾受詔交公。何
得薄我哉。遂揖入也。 鍾晧字季明。潁川長社人。晧少以篤行稱。同郡陳
寔年不及晧。晧引與為友。 張叔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也。有大志歎曰。
人生於世。白駒過隙耳。安能曲道媚世俗哉。守外黃令遇黨錮去官。道逢
友人班荊而語曰。令闕下閹宦專權。因相向而泣。有老父過之曰。嗟乎。二

大夫何泣之悲。龍不隱鱗。鳳不藏翼。網羅。泣將何及。二人欲與之言。
不顧而退。升竟以黨錮下獄死。 孔翕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守姑臧長。
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郅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
涕視惲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張但目擊而已。
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見而氣絕。謝承後漢書王嬰字仲
豪。與同郡蘊巨卿為友。推誠據信。不負言誓。郭林宗別傳。郭泰字林宗。入
潁川則友李元禮。至陳留則結符偉明。之外黃則親韓子助。過蒲亭則師
仇季智也。五典籙蒙事實東漢郭林宗寓宿茅容家旦夕容殺雞為饌林
以為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與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乃我
友也。 白氏六帖。仇覽字季智。太學中與同郡符融比宇。常自守。融奇之曰。
志士交結之秋。須務勤學。守之何執。覽正色曰。天子脩太學。豈使人游談
其中乎。融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詣之。遂留宿。林宗嗟嘆。下牀為拜。
續後漢書周瑜傳 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
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張横浦心傳錄。東
漢王丹。其子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往。丹怒撻之。

令寄縑以祠焉。人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
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世說華歆與管寧
邴原為友。三人號為一龍。歆為頭。寧為尾。原為足。漢末遭亂。原寧二人避
地遼東。歆為豫章太守。及魏氏代漢。歆為司徒。讓位於寧。辭不受。訪原竟
不往而乃卒。唐子西曰。邴原管寧皆盛德之士。而歆為之首。則歆之為人
可知矣。然漢書稱伏后之廢。操使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破
戶發壁而入。豈盛德之士哉。操雖姦雄。然使人各當其理。方是之時。魏氏
群臣如董昭。夏侯惇。賈詡。程昱。郭嘉之流為不少。足以辦此。何至使歆為
之。歆不賢耶。操失不歆以此使之。以此事操。則歆決不得為賢者。陳壽作
原傳。稱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初不及歆。至作寧傳。又稱與原歆相友。豈
三人相友而歆獨無操尚乎。朋友出處不齊。理宜友之。操尚不同。則非所
以為友矣。此余之所未解。 馬明叟實賓錄。魏荀粲簡重。不與常人友。所交
皆一時秀傑。既卒。至葬送者纔十人。皆同時名士。哭之哀。感動路人。 虞預
會稽典錄。盛憲字孝章。初為臺郎。常出遊。逢一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
問之。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融談宴。結為兄
弟。升堂拜母。曰。可賀。憲母昔有憲。令有弟。 賀邵字興伯。山陰人也。為

人美姿容。動靜有常。與人交。久而敬之。 三國志荀攸。彧從弟也。太祖令曰。
孤與荀公達周旋二十餘年。初無毫毛可非者。公達賢人也。所謂溫良恭
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 將軍
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就刺史溫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
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
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輟
於口。今以睚眦之恨。反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
言。復與周平。 袁侃字公然。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趨務者常謙
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任黃門選部。 盧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
玄同門相友。 蔡邕賓客盈座。聞王粲至門。倒屣迎之。粲至年幼容狀短
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 孔
融才高倨傲。年在陳紀陳群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群交。更為紀拜之。 孔
融與蔡邕友善。邕卒後。有虎賁狀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坐曰。雖無老成
且有典刑。 魏傅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及散騎常侍荀粲善。徽粲早
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顗後將軍鍾毓並善相
友。綜理朝事。俱為名臣。嘏位尚書僕射。 鍾會年少。傅嘏以明智交之。

司馬徽字德操嘗造龐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
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
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
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諸葛孔明每
至龐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向朗字巨達少師事司馬德操與
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位至丞相長史 王凌與司馬朗賈逵友
善位太守 袁霸陳郡扶樂人袁渙從事弟子魏初為大司農與同郡何
夔並知名於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渙子侃復齊聲友善 黃朗私道有
性實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為碩交惠陽親拜朗母於其牀下朗既仕至二
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內實堅
密寧不顧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己母為通度也 陳矯為郡功曹使過泰
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隣
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為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矯 杜恕為
散騎黃門侍郎時李豐為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為吏部郎荀俁出為東
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 蜀許靖汝南人始兄事潁川陳紀與陳
郡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靖入蜀為司徒歆朗及紀并靖子群
魏初為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 張裔蜀郡成都人也
少與犍為楊恭友善位輔漢將軍 張嶷巴西郡人召為從事郡內士人
龔祿姚伷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 張飛字益德少與關羽
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位車騎將軍 徐庶字元直先名福與
石韜字廣元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後又與諸葛亮
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
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
直廣元仕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 吳孫策下令
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 孫策創業命張昭為長史撫軍
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吳張昭字子布與
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齊名友善位輔吳將軍 陸績字公紀時虞翻舊
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位偏將軍 步騭與衛於
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魯肅代周瑜之當陸口
過呂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
顧之肅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隣將何計畧以備
不虞因為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

及乃至於此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魯肅臨淮人也家富於財周瑜為居
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
囷與周瑜瑜亦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肅後使荊州到當陽與
劉備會時諸葛亮與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肅卒諸葛亦
為發哀位橫江將軍 聶友字文悌豫章人為郡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
之 嚴畯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
告善道志存補益位尚書令 陳表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
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位偏將軍 孫皎為征虜將軍善於
交結與諸葛瑾至厚位征虜將軍 高岱字孔文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
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無名氏皆世之英偉也 吳旗與張溫顧
譚友善 世說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與年少掠之淵在岸上據胡
牀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有風操雖處鄙事神氣獨異於眾機於
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淵便流涕投劍歸機辭屬非常機
彌重之便與定交作筆薦焉 江表傳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
瑜折節下容終不之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
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白氏六帖庾袞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友之拜其
母袞獨不拜曰拜人之母將同於子其義至大鄱人褚德隱遁養親老而
無倦袞每拜之 晉書王蘊為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時王悅來
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
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為
知人 王龔字孝伯清操過人才地自負恒有宰相之望與王忱齊名友
善 陸機吳人也文章冠代至太康末與弟雲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
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荀崧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 劉
敬宣字萬壽為散騎常侍寬厚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時尚書
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
輕交與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文舉禮
太史子義天豈有非之者邪 裴邵字道期元帝初為安東將軍以邵為
長史王導為司馬二人相與為深交友及道期卒王導為司空既拜歎曰
裴道期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 解系字少連濟南人也系及二弟結
育並清身潔己甚有聲譽時荀勗門宗弘盛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
友應向我公拜勗曰我與君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
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慚 王濛字

仲祖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
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為
宗焉惔司徒左長史 虞騤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
素行過之與譙國桓彝俱為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温拜騤騤使子谷拜
彝 荀羨翦懼與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位兗
州刺史 王機字令明慕王澄為人澄亦雅知之以為己亞遂與友善機
位交州刺史 何準叔慾之與琅琊王徽相善慾之卒徽與準書曰吾與
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惟賢叔爾
阮籍素與王渾為友渾子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
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王戎字也
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戎每與籍為竹林之遊戎嘗後至
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爾籍位步兵校尉
羊曼任達頹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
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放伯太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
卞壺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陳留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秀伯而曼
為黷伯凡八伯蓋擬古之八雋曼位丹陽尹 王接字祖游平陽太守柳

澹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位尚書殿中郎 山簡為
征南將軍鎮夏口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
友為之惆悵簡豈利人之禍以為功伐乎其篤厚如此 習鑿齒為桓溫
別駕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絜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
不應州辟命沈東陽野史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嘗作詩示溫溫玩侮
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晉中興書郗超所交皆一時秀美
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死之日貴賤操筆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物所
宗貴如此 東甌沃壤名士多樂居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東土與王
羲之孫綽李充許詢道林皆文義冠世共相友昵 華譚所友人袁甫者字
公胄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太安中入洛譚與甫書曰誠以枯
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匿監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
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偶翮見鴻漸之輕羽瞻長塗而思鳴
知騏驥之迅足 庾翼字稚恭時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
弗之重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平然後議其所任耳唯與桓
彝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終始 薛兼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

榮會稽賀循同志友善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歎息曰南金也 晉劉昀
初隱居上谷太寧山與呂夢奇張麟結菴共處以吟詠自娛向秀別傳秀
字子期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其趣舍進止
無不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
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或率爾相攜觀原野極遊浪之勢亦不計遠近或
經日乃歸復脩常業晉竹林七賢論嵇康字叔夜與東平呂安少相知友
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安來值康不在兄喜出迎之不前題門上作鳳字
而去喜不悟康至云鳳凡鳥也世說晉王羲之字逸少郗夫人謂二弟司
空郎中愔與曇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見爾來平平爾無煩復往二
謝安石萬石也 嵇康高士傳達誼條房李雲王尊同時相友世號之四子
袁宏山濤別傳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悟其契者濤初不
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記纂淵海孫盛與殷浩友善每談論食冷而復暖
者數四 王智深宋紀姚甚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陽幅巾以待
之一面如舊相識 冊府元龜嵇康恬靜寡慾寬簡有大量東平呂安服康
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康所與神交者陳留阮籍河內
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琊王戎遂為竹林之遊

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康位中散大夫 山濤字巨源與嵇康呂安善後遇
阮籍便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
孤矣濤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
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位司徒 晉夏侯湛幼有盛才文章宏
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位
散騎常侍 蔡廓與北地傅隆相善廓子興宗脩父友敬向柳有學義才
能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陽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 顏延之既廢於
家中書令王球名公子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材情好甚欵 蕭惠開為太
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 王僧虔為太子舍人退黙
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 孔逷字世遠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 南齊
杜京產閉舍授學徵為員外散騎侍郎不就會稽孔道徵守至業不仕京
產與之友善 一曰會稽孔覬清剛有節一見而為欵交 王僧孺初與任昉
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僧孺出為唐令昉贈詩其略曰子唯見知
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芑徐伯珍東陽人積學
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 梁范雲
字彥龍父抗為郢府參軍雲隨父在郢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

府君而友之。　劉季連與會稽人石文安相善。文安字守休，隱居鄉里，尊
行禮讓。代季連為尚書左丞，出為江夏內史。又代季連入為御史中丞。
張率，吳郡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
在焉。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此與昉友
善。　陸倕與樂安任昉友善，為感知己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　到
溉與兄沼、弟洽，俱知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
之郡，為山澤之游。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
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
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游，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
臺聚，方今信為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
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後溉為左民尚書，不好交游，唯
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於家，門可羅雀，三君每歲常鳴騶枉
道，存問置酒，叙平生而去。　劉訏一遇阮孝緒，即顧以神交，訏族兄歊，又
復高操，三人日夕招携，故都下謂之三隱。　謝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
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為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為感友賦以酬之。　梁蕭勵
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纘善。　韋正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僧

孺為尚書吏部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顧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
後，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　後魏崔撲長者篤厚不替，利與崔
順相親，往來如家。　盧義僖寬和畏慎，不忘交款，與魏子建情好尤篤，言
無所隱。　封軌與光祿大夫武道孫惠蔚同志友善。蔚每推軌，以封生之
於經義，非但章句可奇，然襟明剛格，統括大歸，吾所弗如者多矣。　辛紹
先敏悟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等甚相友善。　畢
衆敬自兗州刺史徵還京師，年已七十。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衆敬與咸
陽公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
款，有若平生。　李彪為度支尚書，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為大中正，與孝
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為恨。及弁卒，彪
痛之無已，為之哀誄，備盡辛酸。　李志字鴻道，彪之子，博學有才幹。年十
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鴻遂與
志交款往來。　張彝性公强，有風氣，歷覽經史，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為親
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為令，安民與彝並為散令。　崔休少秀才，入京
城，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　曹世表性雅正，涉獵群書，與
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　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

度，為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
羊深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友善。
邢臧博學有藻思，與裴敬憲、盧觀兄弟等並結交友。　封肅為尚書左中
兵部郎中，性恭儉，不妄交游，唯是崔勵及勵從兄鴻尤相親善。　胡叟為
武威將，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為美
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為幽贄，以此言之，彼無可媿也。　北齊袁聿脩歷任
清華，趙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在門生藜
藿，聿脩猶以故情存問往來。　薛道衡，北齊時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
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　陸昂為河間邢劭所賞，劭又與其父子璋交
遊，嘗謂子璋云，吾以卿老蚌復出明珠。　裴讓之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
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為不亡矣。　薛慎字伯護，好學，能
屬文，善草書，與同郡裴叔逸、裴諏之、柳蚪、范陽盧柔、隴西李璆並友善。
封孝琰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師邢劭、七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
孝琰友善。南史向禎傳　禎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
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
推先之。順陽范曄誡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

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為南康郡，涉義宣事敗，
繫建康獄，屢密請竣求相申救，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
北史盧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琊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
衍曰，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
間，去其太甚。衍曰，然。　辛紹先傳　紹先子務，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
弟敬武，少為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返，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務
與敬武，務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故
世稱廉信。　同府元巖，房彥謙有令名，少與太原王劭、北海高構、蓨縣李綱、
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談之士，彥謙並與為友，雖冠蓋成列，而門
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彥謙為郡州司馬，內
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為人，
深加友敬。及為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
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屑涕而別。　裴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
同志友善。　隋劉焯聰敏沉深，弱不好弄，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　崔儦
年十六，太守請為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
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　元巖以名節自許，少

與渤海高頲太原王韶同志友善　陸餘慶少與知名之士陳子昂宋之
門盧藏用道士司馬承禎道人法成等交游雖才學不逮子昂等而風流
彊辯過之　韋陟中書令安石之子與弟斌文華當代俱有盛名開元中
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陟唱和游處廣平公每見陟嘆曰盛德
遺範盡在是矣　郝紀少時為李邕張九齡等知遇尤以詞學見推與顏
真卿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啟天寶中語曰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
其重行義敦交道也　權皐天寶末移家於洪州改著作郎不起京師踈
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名如李華柳識兄弟者皆仰皐之德而友
善也　劉允濟善屬文與絳州王勃早齊名特相友善　崔造與韓會盧
東美張正則為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畧常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
四夔　郝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士韋常與之討論經傳
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郝之間矣　薛登博涉文史與
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　濮錄碎事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上有二
株楊柳何點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
也　太平御覽王珪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氏常曰我兒必貴
未知所與友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其母窺見大驚遂具

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子公輔器汝貴不疑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也長壽
中為右補闕家代孝義敬則倜儻早以詞學知名與左史江融尚書左僕
射魏元忠相友善　張九齡素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
庶子梁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皆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
渝甚為當時之所稱也　劉孝孫者荊州人也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弱
冠知名與當時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
為交會　陸象先弟監察御史景倩吏部侍郎景融大理丞景獻河南令
景裵皆有美譽偕一行少時與象先昆弟友善常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
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　揚纂華州華陰縣人也父文偉隋溫州刺史
纂畧涉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琊琊顏師古燉煌令狐德棻音分友善大業
中進士舉終為考功郎中　元亨傳亨年十二魏恭帝在儲宮引為交友
釋褐千牛備身唐書武德中元敬為秘書郎太宗召為天策府參軍兼直
記室薛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
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柳
公綽性端介寡合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文雅相知交情疑密為吏
部員外郎及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俱為元衡判官尤相善公綽先

度入為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之句　盧藏用傳盧
藏用隱終南少室二山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
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　劉知幾與吳兢等交常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而
已　鄭絪少有奇志所交皆是天下名士　韋夏卿與齊映善同遊終年不
見喜愠　元稹傳元稹河南人拜膳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
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交魏弘簡在樞密尤
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卻之度三上疏劾弘簡稹傾亂國政
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迫群議乃罷弘簡而出稹為工部侍郎
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嚴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不
易其操盧繪趙宗儒父驊敦交友行義不以夷險恩操少與商寘顏真卿
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善時為語曰商顏柳陸蕭李邵趙　唐闕史路
舍人羣與盧給事弘正性情相善紫微清瘦古澹未嘗言朝市夕拜魁梧
富貴未嘗言山水紫微日謀高卧有制草則就宅視之夕拜未嘗乞告有
賓客則就省謁之雖秉異所尚而壎篪其友　一日雪滿玉京紫微在假夕
拜將欲晏入先及路門紫微方於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冠鶴氅手卷膝
琴構火於爐酌杯於机閽盧至日適我願兮促命延入夕拜紫金華煥意

軒軒偶紫微道服而坐紫微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夕拜曰日月恨
滿向家食相仍日詣台座以圖外任紫微貌慘曰駕肩權門所不忍視且
有凡分徒勞汝形臘塋一壺能同華席天地否夕拜曰諸省之計決矣紫
微又呼侍兒曰盧六侍去早來樂糜宜潔冰越中勻二器我與給公儳食
夕拜振聲曰不可紫微曰何也夕拜曰今旦犯冷且欲遐征已市血食之
加蒜者食矣時人聞以為路之高推盧之俊達各盡其性　唐摭言貞元十
二年李摯以大宏詞振名與李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又弟時俱
二十五歲又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劉駕與
曹鄴為友俱攻古風詩鄴既擢第而不即出京俟駕成名同去果諧所志
年文秀唐才子傳朱放卜居剡溪鏡湖間排青紫之念結廬雲卧釣水樵
山寄着白接䍦衣荀復盤桓酒家時江浙名士如林風儒雅俱從高義
如皇甫兄弟皎澈上人皆山人良友也　王典[illegible]事實唐賀知章字季真
性曠夷善談說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元宗
時仕至秘書監　唐元微之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尚書在都與名
華遊慈恩寺花下小酌作詩寄微之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把花枝當酒
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涼州元至褒城亦寄遠遊詩曰夢君兄

弟尚江頭又向慈恩寺裏遊驛吏喚人驅馬去忽驚身去在涼州千里神
交若合符契朋友之道不其至歟　鞠詠以文學見知於王化基王公知
杭州詠知仁和縣及王官王公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詠不復冀其相
知而專脩吏幹後王公為參政首以詠薦人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
不售所憂者氣俊而驕急故抑之詠聞之曰王公真相知也　錦綉萬花谷
廣東美侍長師李華韓衛為友淮泗間號為四夔太平御覽蔣詡字元卿
舍中三徑唯羊仲裘仲從之遊二仲皆推廉逃名之士　諸葛樂與管輅
友臨別戒以二言卿性樂酒溫克寧常節之卿有氷鏡之才禍如膏火不
可不慎輅曰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耶　許邁字遠遊少與
高陽許詢並治高節同志齊名詢能清言兼有詞藻邁博學亦善屬文
趙儼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共計合為一家　郭子曰冀州刺史楊
准二子喬字國彥髦字士彥清平有識俱總角為成器准與裴頠樂廣友
善遣見之頠謂准曰喬及鄉髦小減也廣謂准曰喬自及鄉髦尤精出准
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許之　張奐與延叔堅書曰吾
與叔堅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耶五代薛史晉鄭雲叟本名遨與梁室
權臣李振友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雲叟千里徒步以省之識

者高馬晏元獻公類要張升字彥真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
如平其志者雖三公大人終不屈從常嘆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
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　劉陶字子竒所與交友必也同志
好尚富貴不求趣貧賤不易意性理會元濂溪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
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
為友言行龜鑑宋韓忠憲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氈同寢一
日分迭割而分之　公與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為僕
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
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
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政世為婚姻不絕詠史詩云韓李京師累僕時
控驢負笈兩無辭一朝接踵身榮顯合契姻婭百世期　歐陽文忠公脩
字永叔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
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由是三族賴公之力其後
呂織以下論朋友之義公與韓魏公相知最深每心服韓公之德量嘗曰
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韓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　司馬溫
公與范蜀公相友善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道

德風流師表當世二公相得歡甚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君實
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　張魏公浚在京師獨與趙鼎
宋齊愈胡寅為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問學之力與所以濟
時之業欽宗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
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開闔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
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趙善璙自警編初王安石與呂正獻
公晦叔善及秉政為人所間怒公甚晚稍悔悟及退居金陵既久聞公至
揚州數寄聲欲就見安石未用時以兄禮事公甚謹自熙寧後問一通慶
吊皆書吏以公函答至是以親書復稱兄然公未久即赴召竟不果來見
陸放翁家世舊聞李作乂知剛是公之婿才極高公愛之作乂與馬巨濟
善巨濟在太學有聲及赴省試作乂擬杜子美杜鵑書體作詩戲之曰太
學有馬涓南省無馬涓秋榜有馬涓春榜無馬涓公聞之不樂作乂叩某
與巨濟忘形故有此戲公曰與人交當有禮何謂忘形凡世之交友卒為
仇讎者皆忘形者也常記熙寧中與舒信道彭器資同在景德考試信道
一夕中夜叩器資門欲有所問器資已寢亟起束帶信道隔門呼曰不必
起止有一語欲求教耳器資不答束帶竟開門延坐然後共語信道頗不

樂然處朋友間當如器資乃是宋史曹友聞傳友聞曹武惠王彬十二世
孫也少有大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登寶慶二年進士第遷
史聖宗紀統和元年八月戊子西幸癸巳幸懷州甲午上與斜軫於太后
前易弓矢鞍馬約以為友山居新話孫子耕者杭人與新城豪民駱長官
為友元統間駱犯罪流奴于肇孫以友故送至肇州而回交誼如此誠不
減古人也唐摭言崔群字敦詩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與韓愈為友群佐
宣州幕時愈與群書論交畧云　考之百行而無瑕窺之閫奧而不見畛
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唯吾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然曉聖人之書無
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晦明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源者也以此
而推之而廣之誠足下出群拔萃無謂僕從何而得也　隴西李舟與齊
相國映友善映為將相舟為布衣而舟致書於映以交不以貴也時映左
遷于夔舟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
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
為詭幾欲脩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為不幸為
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斯又為准僕昧時者謹以為賀但鄱陽雲安道阻
且長音塵寂蔑永望增嘆僕所疾沈痼兮率子弟力農與世疎矣足下亦

焉能不跡僕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主豈當不察之耶。惟獨飯自愛。珍重珍重。

毛傑與盧藏用書。月日雲夢子毛傑謹致書于盧公足下。傑聞君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被襟而論翰墨。道狎則言事而至談笑。何必雞鳴狗盜始資使倖之能。草食飲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爾諧。擢為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瑣闈。忠獻在躬。優業薦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思折俎而無因。羞排門而不逮。豈知羣邪遘逆。聯馨嗽嗽。紫奪朱。遠謫惡土。賴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適。餌芝朮以養閑。坐煙蓳而狀愚。傑梁鴻遠族。聞仲未歸。留戀德音。徘徊失路。至鄉童子嘗顧接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言於阮籍。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於交遊。四海弟兄。何必輕於行路。貴生不云乎。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貴我。況公拂衣高尚。習靜閑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大觀者哉。儻能偕雲壑。獎無知。慭張良小子。說鴻蒙之偈。遺黃石之書。虛往實歸。霑霧露之微潤。哀多益寡。落丘山之一毫。則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慶畢矣。

盧答毛公　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氛瘴。裹種鬼門。枚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禮。期我遐意。詢于道真。使人慚愧也。

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寘志深巖。滅木穹室。錄九丹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固將養蒙全理。不以能鳴夭性。則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全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申。忠孝曾缺。獨樂黙魅。永挾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推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後黷。卒罹憂患。質家為孽。置身于此。何顏復講道德哉。雖然少好立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憐薄暮之跡。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鷃鵬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賾之正氣。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閑巷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寥廓。不知生之與謝。斯亦暖昧所守。何必為是。儻吾人起余。指掌而說。令之隱几。不亦樂乎。道在稊稗。無相阻焉。為區區遇勞接紛也。項風眩咸瘵。下洟復屬。筆力此還答。無所詮次。淹遽庶幾不在我。盧藏用頓首。

宋文鑑王回告友　古之言天下達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五者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

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立。則有不若其亦無害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一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支。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乎。

朱晦庵大全集跋黃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疎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夫強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

爲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係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
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爲聖
人強而附於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絶是乃理分之當然無
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黄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
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
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宋道學名臣言行録朱晦庵跋
胡文定公與呂尚書帖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
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莭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讀
此帖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若子者其可
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莭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遺風餘烈可傳
於世者豈徒然哉　司馬温公傳家集友箴　余何避乎余將避聖人之門
仁人之里非聖不師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避衆人之塲聞善而遷觀
過而改　李忠定公集友箴　古之君子取友必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
之君子慕祿貪位面友非心見利忘義握手指天如見肝肺轉足已非自
爲得計勢利之交何異狗彘擇汝之情伺汝之過汝不自慎而欲重其禍
耶　藝文類聚周祗執友箴　四輔揚輝伐木幽林嚶嚶驚飛爰逮蟬裏俗

遂凋咸交緣利晄用因偶情谷風興衰繁霜夏零道之未盡弘馬由人自
室有肥過門則覩微言綿邈清談殷響金雖能照塵積翳朋西河感離口
悟技杖慊慊丈侯友賢好學英英燕路禮郭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落
落高札連連莊惠解帶一悉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
輕鴻毛久而敬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劲栢各青　元郝經陵川集友箴
入門而父兄出門而朋友獲於上說於親者無不在輔其仁成其德者無
不有棄扶論世必名厥真去益即損必貽其咎無比周以相阿無面詇以
背詬無舍義而即利無重新而輕舊無輕怒以相絶無私恚以相佑有骨件
者勿較有忠告者必受無以昵而相狎是構離而結鬩無狥已而絶人是
起儆以自奧友兮友兮以有德兮以有志兮無志而無德又奚友之爲張
文潜宛丘集得友賦　恭子邑　余遘世之僻迂獨孑孑而無朋信所樂以
直前常嫉仇而貫憎惟多態之多艱撫危心而自驚井默默以退藏抱溝
技而無成何吾迹之不常旅成周之故京眷吾游之悠遠耿誰語兮吾情
惟夫子之好脩晉固聞乎德聲獨顧我而忘勤握末曦而心傾發鍵鑰而
不疑奏金石之鏗鍠內端肅而粹温外炳煥而清明嗟我鄙而子奇謂欲
合而莫能援古義而見交愧此意之何勝既兩盡而莫疑亦交規而共評

驅昔憑之無餘撫新樂而生矜豈目前之歡愉實未得乎生平惟清洛之
名都窺園沼之清澄語寒堂之夜燭醉春圃之朝英徵逸事於古初亦窮
微而造精技明珠之的歷報白璧之煌熒惟此樂之無窮使我愛日而執
執雖所歷之萬殊頓多疾兮兹誠　樂府詩集善哉行　月沒參横北斗闌
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飡　古歌辭　結交在相知骨肉何必親甘言無忠
實世薄多蘇秦　又　採葵莫傷根結交莫羞貧傷根葵不生羞貧交不
成　杜工部詩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作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
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結交行　古人結交惟結心今人結交但結
面結心可以同死生結面何堪共貧賤九衢鞍馬日紛紜追攀譏報無晨
昏座中慷慨出妻子酒邊伏拜猶弟昆一關微利已交絶况復大患能相
親君不見以柳易播誠細事至今書傳高其人　李翰林詩交友篇　登天
莫攀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周公稱大聖管
蔡寧相容漢謡一斗粟不與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意安所從他人方寸
間山海幾千里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
久已殁何人繼其蹤　交友　故友不相恤新交寧見知谷風刺輕薄交
道方嶮巇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　文粹　交友　種樹復擇地惡土變

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
在夕不存莫蹋冬冰堅中有潛浪翻唯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向大簡詩
交友　王殿登科四十年當時朋友盡英賢歲寒唯有君無我頭白猶持
將相權　史浩鄮峯真隱漫録朋友篇　先王德澤深士民皆修睦琢磨責
取友爲學不應獨朋友非君臣嚴光蹴帝腹人君尚擇交况乃爲臣僕仕
宦同患禁庠序同誦讀萍蓬偶邂逅里閈頻追逐握手出肺肝勤渠敘寒
燠一旦臨利害獰然遂反目朱博先着鞭索居歎蕭育不見管夷吾全交
有鮑叔蘇章太不情恩讎在隔宿不見庚公斯孺子生可卜嗟哉世間人
雲雨徒飜覆得喪自有天人豈能禍福除心懷五兵壽命多短促君子坦
蕩蕩爲之歌伐木童蒙詩訓朋友詩　咸德須朋友賞歌伐木詩人倫如
闕此誰與共持維群書足用事對　講習切偲　同門同志之綱之紀　久
而敬之取必端矣賦偶心同琴瑟道叶膠膝　責責講習琴瑟切偲　類
爾責善資之輔仁　敬業覩勤之日服膺得一之初　考之義經其取如
蘭膝之同詩贊歌伐木　有十龜之益以盡其質助無三者之損而深於
善柔燕金合璧志譽三益心同二人　不驕不諂也善以之告　同術同方
也道由是營　衆肥衣輕共敝以無憾見利思義久要而不忘　合以聲

利則戀捋終焉。焉以道義則良心可保。尊賢容衆用頤我無愧。合志營道則其辭不苟。雖訟無此以有得。未有不須而有成。考之義經異取譬於如蘭。觀之彖託澳為喻於若水。為而雖能來歎琴張之與。久而愈敬宜同平仲之交。如云交際何必諸鑒於萬章。若論居邦其士願稽於尼父。馭保終始。不遺故舊。擱江網賦句學聚朋輯。日漸月磨。宜豊講習。諄諄切偲。在晉率性若無交際之途。端此律身陰有磨礪之益。然兄之譯兄非容悅之私。益豫之簪豫豈順從而止。即與言之際而切切與交。曰相接之道而拳拳相視。有十益之益以盡其贊助。無三者之損而漸於善書。捨良心之外安有良知。求善行之中如親善類。講通如董道讀游泳。學習如飽聖涯嗜嚌。其吳如蘭有同乎氣味之合。其淡若水自得乎淵源之旨。情七篤之天舜則若際郵軻。體大易之八道則如交孔聖。惟同源之益而會彼同方。體合淵之象而寓於合志。路之由兮隱若遠方之有。宅之安兮究然同室之為。相接相與隱然聚閒之理。以漸以磨默寓切磋之意。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孫托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𡷈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七

二十有

友

師友

荀子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〇庸眾駑散則劫之以師友〇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弱〇封父之弓左傳封父之繁弱〇鉅與距同〇黍當為來〇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能距來〇司馬貞言弩勢勁利足以距於來敵者也〇然而不得排檠〇[illegible]則不能自正〇排檠輔正弓弩之器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illegible]之曶闔閭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謂相順從也或曰靡磨切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

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其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〇文選揚雄羽獵賦　神聖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以為朋〇　文選序　夫姬公之籍孔子之書與日月俱懸人倫之師友贅隅子學非師而功益勞友非人而過益滋是以古之君子從師而後言顧友而後行故其失鮮矣〇性理會元師友篇　三代而上師友出於學校三代而下師友出於聖賢學校不古存聖賢不古若而天下學者師非其師友非其友矣古者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中和孝友為之教詩書禮樂為之道士之由於學校者皆知師之可尊友之可敬薰陶觀久至於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豈非學校之功歟愚故曰三代而上師友出於學校者此也三代衰學校廢吾夫子設教於洙泗之上七十子摳衣於杏壇之下聖人為之師顏曾為之友求退由進師過商不及一經爐錘皆為成德之士豈非聖賢之力歟愚故曰三代而下師友出於聖賢者此也自孟喜背師而天下不知師酈寄賣友而天下不知友籍湜師韓子也不能保其不叛柳子厚友崔李也意向稍偏則甘心捨所學以從彼為愚於此益嘆夫學校之不古存聖賢之不古若也吁周子通書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此

蓋承上章之意其生非明則人心蔽於物欲斯先知之欲周子命古之詳而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〇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周子於此一章三言之非徒出也其事之言切矣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此決定有由師友字為下句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〇朱子語錄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正是之則所益厚矣陸象山語錄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人若是求師取友之心泛泛則可見其平日工夫亦是悠悠泛愛眾而親仁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古人之於師友其切如此劉炎邇言或嘆無嚴師畏友曰非無也未之見也有嚴師教亦不行有畏友諫亦不入近世流俗之患也徇俗而忘己從流而大正斯師友也何嚴畏之有黃庭堅豫章集答何靜翁書　今世民之師帥不知行道以先覺覺民學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啓迪後故學者不知重道而尊師士亦不復論學而取友尹和靖言行錄學問須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委

曲論難須是朋友伎倆明得子細孟子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惠公小國之君也所事之人所敬也事人者所使也〇史記世家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故辟淺銳至〇西漢會要平帝即位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〇兩漢書名臣贊　董仲舒孝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〇東漢書孔融造李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坐莫不歎息　李固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〇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位長樂少府〇　王烈太原人〇以潁川陳太丘為師二子為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太丘學見烈器業過人雖服所稷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烈察孝廉三府辟並不就北史後周寇儁為鎮東將軍西安縣男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暨遷光常言移旦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之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議論日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遂其為通人所敬重如此唐搖

言韓文公名播天下。李翱張籍皆升朝。籍北面師之。故愈答崔立之書曰。近有李翺張籍者從予學文。翺與陸傪員外書亦曰。韓退之之文。非茲世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人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黄頗師愈爲文。亦振大名。頗嘗覩盧肇爲碑版。則塗之而去。叢實錄愈與人交。其有淪謝。皆能邺其孤。復爲畢婚嫁。如孟東野張籍之類是也。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呼小趙公爲郎君。於文公處稱門生。魏鶴山渠陽雜抄曾大清之子仲舒遠嘗從袁澤王蘋信伯。仲舒問親師友之道。信伯云。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於精神氣貌間自有相激發處。是善親師友者。宋史名臣言行錄　歐陽公試進士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　畢士安傳　士安少好學。事繼母祝氏。祝氏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爲友。性理會元楊中立撰游定夫墓誌云。元豐中。予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謝顯道。公其一也。先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之。其後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學問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金史完顏陳和尚傳　和尚兄斜烈爲元帥。辟太原王

渥爲經歷。渥字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皆相上下。故得師友之。彭汝礪鄱陽集彭汝礪親師友奏議　治亂之幾在於好惡。好惡之端在於慎其始。其始正。無所爲而不爲正。其始不正。雖有智力不能善其後。是以人主必務學。學莫大於近其人。陛下盛德至行。得於天者甚厚。見於行事者甚善。此非臣下所能窺度。高下深淺。小大近侍。進讀儒臣勸講。其見聞可謂甚博。耆艾在前。忠良在後。其輔翼可謂甚衆矣。學者非徒出入於口耳之謂也。聞乎其言。將見於其行。得乎其心。將見乎其外。今臣下所稱說陛下能昭然不疑乎。能沛然有所得乎。使誠無疑也。使誠有得也。固甚善。若猶未也。是爲名而已。是爲觀美而已。今延英之對。邇英之講。隔於內外。見有不得而久。限於上下。言有不得而盡。雖太皇仁聖所以擁護啓佑者甚至。然天性之愛。不可以責善久矣。然則陛下退而與處者。其誰與。其使令者。誰乎。其婦女乎。輔拂之人寡。順從之人衆。學問之日少。安閒之日多。善或莫之告。過或莫之救。臣甚懼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不可無久矣。然則如之何。曰。尊有道者。擇有德者。不使柔邪權譎之士間於其間。間安與俱。言動使相法焉。簡上下之分勢。盡君臣之底裏。問以所疑而無

隱。質之所欲而無間。有善者使必告。告焉而必從。有過焉使必諫。諫焉而必改。如是而不先舜如者未之有也。惟陛下留意無忽。性理會元漢唐師友或得或失　漢唐以來師友之道無復三代。叛師者有人。責友者有人。以至後堂絲竹之娛。結綬揮冠之譽。師友之義安在哉。獨一董仲舒猶有得於師友之淵源。諸葛孔明猶有得於交遊之規畫。其學術事業徃有可觀。是亦存一二於千百也。王通自附於聖人。而門人董常自比顏子。平日講貫果爲何事。異時禮樂之問。口呿而不能對者。即前日河汾之門人也。而師友更相稱名。自比聖賢。多見其不知量也。　後世師友之道不明自師友淵源之學不傳於聖門。官師相規之風不見於治下。故平居暇日學者無以爲成德之助。而出爲世用。無以警其累官曠事之失。識爲可慨嘆。有如魯兩生面鋏之譏。非不足以藏叔孫通之失。轅固曲學之言。非不足以救公孫弘之過。而利祿之念錮於其中。雖其言之切。中有不暇改矣。韓昌黎之門人若籍湜輩。固未能保其不叛於師之言。乃若柳子厚之責交於友者切矣。何爲而富貴利達之念一動。諂附匪人。雖平時之所講明者。旋失之矣。蓋嘗謂後世師友切磋之義。僅見於王通之門。僚友規益之事。獨諸葛孔明深得古人之意。彼其講道河汾。房杜諸公親承議論之末。

異時輔正觀之治。皆無愧於王佐之才。下而董賈仇程之流。亦能爲寡過謹飭之士。不可謂非成就之功也。故師友切磋之義。尚有存焉。孔明爲宏雅量。幽意諮訪。初交則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稽攷於幼宰。後從事於偉度。故僚友規益之風猶有遺焉。視事有感於師道不立。友誼日衰。講擇不精之故。而爲之隱憂。切謂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則求之有餘師矣。誦詩讀書。是謂尚友。則求之有餘友矣。　孔門師友淵源之粹　先聖洙泗之上。從游三千。速肖七十。升堂者有人。在齋者有人。而顏曾獨以高弟稱。豈非知所以用工於克己之地。而有真見自得之學耶。吾嘗求之夫子所以稱顏子之好學者。不過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曾子平日之所待。不過三省吾身。戰戰兢兢而已。夫怒之不遷。過之不貳。不過一謹防之士。臨深履薄。兢兢從事。亦非有大過人者。而其所成就乃爾耶。噫。二子之師友淵源。吾固知其所自來矣。昔者夫子削迹於衛。伐木於宋。陳蔡之厄絃歌自如。有過必知。自以爲幸。則夫所謂不遷怒不貳過。與夫終日之間三省其身者。豈非得於薰陶漸染之素耶。　孔門師友相規之益　吾夫子設教洙泗。游其門者三千。其從而切磋琢磨之功。未嘗不見於拒承趨隅之際。異時有子一爲速貧速朽之語。則是非夫子之言。隨即止救。子夏

一有良明之夫。襄其道而數之者。曾不少貸。是何聖門講學。無非進德之機耶。噫。窮而在下。則為洙泗之講學。達而在上。則為禹皋周召之贊襄。是亦一道也。

宋朝胡公師友之益 我國家崇尚儒術。自石介執杖屨以侍孫明復。而師道始尊。自九老退居洛。邵康節以布衣從容其間而友情始密。自是而後。有胡安定建湖學以淑門人弟子。而天下益知有師友之道。二程先生接聖賢正傳以開明後學。而天下益知有師友之益。故遊安定之門者。無非挑說之賢才。而從二程學者。其醇厚之氣。望之可知其為先生門人也。師友之有益於人大哉。

唐柳宗元集師友箴 并序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歔以為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鮑叔牙與管仲為友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唐摭言杜工部交鄭廣文。嘗以詩贈虔曰。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 又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得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及虔即世。甫賦八哀詩。其一章誄虔也。

宋劉後村集師友六言 聞諸師者本同。取之友者亦公。高才有出象外。精義不離箇中。南渡大儒嘗見西山先生正宗。

賦偶韓偉會元之序指益。朋簪力鉄。填先於式。金蘭切㓃。射有四而。益者三而。傳物洽聞而問欺自悖。振衣會文而誠如阼見。惟求有輸者歸而學。直能自守者真其交。彼能琢成以貴我。耽不親其山鵝真。貴得重家之直。多家朋直之錢。其備福而善功。鑠切切以相㓃。首重事厥之後。先求直諒之貴。以其直善軌使於於式。以其規學益勤於切㓃。承道聖門游夏直中行之及。穆清世俗蜀休宣元禮之而。時以擇欽狀名執壇之間。求其貴善莫先啓道之爲。當稽夫子擇善者而從之。以史欽五柯其取之必協矣。體字瀾江瀾。華信隆親。文虞朋簪。淵源德義。善協相規。賦句樂名無則學夫道之進。遠然有收應譽衷之絕。嚴然復善善以立貴。取之必協協惟國言。况淵居之中是乃心人。而淵源之外化非我師。不必斛懷應訪而訓則如琥。不必先生與言而協為必我。一皆聞之順名聽嚴規。一淵居之陰。如父善士。味事貴舟澼漠惡如在。橘由行數指精神家庸。

父子如師友

樂菴語錄。先生自幼講明道學。於崑山南六里。築屋數間。種竹二畝。號樂菴。時往來其間。日取六經論孟讀之。每坐則焚香酌茗。與諸子及門弟談道德性命之學。亹亹不休。家事悉付之子弟。不復關心。父子相規如師友。

伯仲為師友

宋名臣言行錄。陸九齡兄弟皆志古耆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誾誾侃侃。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為師友。雖其所以成德資取者非一端。然家庭建豫封植之功為多。

情兼師友

南史王錫傳 梁武帝敕錫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遊狎。情兼師友。

賓友

孟子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職官分紀 漢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各分其辭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

類說 魏武帝為北君大傅。孫眾漢高晉宣帝荀彧為四明公賓友。

東漢書諸葛恪傳 恪字元遜。大將軍瑾長子也。少有高才。機辯警速。嘲謔如流。莫與為對。身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廣額大口高聲。權見而奇之。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

並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資治通鑑唐憲宗元和十年初其少陽闇信州人其武陵名邀以爲賓友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是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父友

禮記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人之執可以來其年不可以長其友父之齒隨行東漢書馬援傳　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柰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書林事類漢陳蕃年十五父友薛勤來候之謂曰孺子何不掃洒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勤乃知其有清世志而甚奇之　魏常林伯槐年七歲父黨造之問伯槐曰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對子字父何拜之有

執友

晉書王道傳　時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執友　潘岳陽肇誄曰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達執友之心也太平廣記張說之謫岳州也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辯才略互相排擯蘇頲方當大用而張說與瓌善張因爲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貽頲誡其使曰當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以

忌日齋書至頲門下會積陰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說先公寮舊頲因覽詩嗚咽流涕悲不自勝翌日上對大陳說忠貞謇諤有勳于王室亦人望所屬不宜淪滯於遐方上因降璽書勞問說而遷荊州長史由是陸象先韋嗣立張庭珪賈曾皆以譴逐歲久因加甄叙頲常以說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而說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　邵氏後錄柳子厚記其先友爲父墓誌意欲著其父雖不顧所交游皆天下偉人

故友

禮記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論語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史記賈子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踣屨已行三十步王反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哉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反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　范雎與魏齊言曰子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五典競蒙事實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目頓明今又會故人開心目足矣漢書光武少與嚴光同學及即位思其賢訪之齊國得焉三聘而後至引入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大史奏客星犯御座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崔豹古今注鄭弘行宦京洛未至夜宿一孺如適如林二日河邊兒也於是逢舊友四人

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申仍各以錢投水中依科共飲盡夕酣暢皆得大醉因名沉釀川　韓流淵泉日記欽友不可見新相如者有數　老覺賓朋日日稀欽家言話轉依違百年以往自興廢千古真聞誰是非江左風流徒可想山東豪傑竟何歸句吳於越達閩嶠薜雨蠻烟百鳥飛

益友

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注友直則多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　南軒曰友直所以輔成己德也直者有過必聞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廣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故曰益于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孔子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謂與賢己者交性理會元范云無友不如己者所以進德也夫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　游云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己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三國志呂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褠與共言論

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譚者吳之位大司馬鎮江志梁劉遵晉安王剌南徐遵爲治中甚見賓禮大同元年卒王爲皇太子深悼惜之令曰吾昔忝末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不追隨二時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摧揚文史益有三友此實其人與刑部封孫公甫爲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爲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丞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公墓誌上蔡語錄謝顯道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和靖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唐柳宗元進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韋十七所謂先聲後

實者豈惟兵用之自然守本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
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今麗務富乎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
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
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
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
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
歆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
作之取有司之過也殺共始公十九年司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
及古之道若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
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遵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伏其文蔽其友思自得
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
以遠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或者如釋有司也

損友

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
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注友直則聞其
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
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
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

者可不謹哉南軒云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為柔者所
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必順佞則巧言而悅是三者反之則使之日進於
論語為將不日損乎孔子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謂
與賢己者交賜也日損謂好說不若己者交故君子慎所交

信友

周禮孝友任恤注任信於友道也恤憂患也中庸獲乎
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
矣大學與國人交止於信史記吳季札使鄭國道過徐君徐君見季札劍
欲得之而口不言札心知之反回徐君已死札乃解劍掛於徐君冢樹而
去兩漢蒙求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
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
乃共克期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飲盡懽而別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
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曰恨不見死友尋卒式夢元伯玄冕垂
纓而呼曰吾死當以某日葬子豈能相及式覺而悲赴之使服朋友之服
投其葬日未届而喪已發引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
有望也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哭而來母曰必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
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皆揮涕式執紼引柩乃前進

式留止冢次修墳樹而退上見元友會稽典錄卓恕字公行上虞人也與
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無不至者嘗從建業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
來恕答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停食俟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
為會稽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隔江湖豈得如期須臾恕至一坐盡驚

諍友

孝經子曰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抱朴子交際篇善交狎而不
慢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
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辯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
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己護其短
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故鹿鳴
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張子經學理窟有問於程子者曰吾與人居視其
有過而不告則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非
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
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晏元獻公類要
務貧與張舍人書云友朋之分攻過為先差之毫釐則賴識正朱子語類
先生謂時舉曰朋友相聚要得更相規戒有過則相告時舉應諾先生曰
然小過只先先底說又似沒緊要相似大底過失又恐他已深痛不容易

說要之只盡公之誠意耳胡五峯知言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
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
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正友

黃石公素書杜士無正友注曰不進善之友則八鑰十六子之朋是也通鑑外紀宣王四十六
年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不
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帥
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
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東漢書東漢
蘇章字孺文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奸贓乃請太守
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
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
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五典紀家事實裴垍為相有故人求京兆尹
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自有宰相
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不可北史源懷行一廵行北邊六鎮有懷朔鎮將
元尼須者與懷少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
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是乃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

公庭始爲使人撿鎮將罪狀之地。尼須擇狹無以對。於是表劾尼須其奉
公不撓如此。宋眉山唐子西集正友論　庾公之斯以朋友之故廢君命
而君子不以爲私。叩輪去金。發虛矢以塞責。而君子不以爲欺。鄙況之撫
其友也。其言甚背。而君子不以爲險。其友爲之墮脰首覆宗絕祀。而君
子不以爲忌。如此二義。然後可以言友矣。方漢之時。呂祿之權爲如何。其
宗族親黨日夜相與思慮計議者爲如何。國家社稷宗廟之勢爲如何。而
父又劫質其急爲如何。又安得捨所重以全所輕。則以計劫之也。固宜彼
子灌孺子之事。豈主是耶。以區區之鄭固非衛之所以存亡。而區區之子
灌孺子又非鄭之所以強弱。然去而追之。茲又國事之區區者。而彎弓於
其友。則在名義爲至重。此孟子所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勢也。何得以呂
祿比之。然莫重於金。莫輕於羽。此雖三人之童足以知之。至於輕重之中
又有輕重焉。則非通孟子者不能權之矣。孟子之書世未有通之者。故漢
魏之臣如蘇章于桀之徒。皆以得己之事親誅其友。猶復發然自謂忠於
明廷。而世亦莫知其爲天下之至惡。自是而後。一變而相殘。再變而相告。
三變而至相殺戮也。豈不愈嚴哉。嗚呼名教之事。聖賢談之盡矣。志不深
考爾。君使己殊其友則如之何。曰當之。禍大則誅之。餘者可救則救之。可

積則積之。無罪者辯之。不可則辭於君。甚之不可以執。戈友爲不善則如
之何。曰當之。禍大則誅之。其次痛責而力止之。不從則去之。其小者則忠
告之。不從則已。終不可棄也。大上則善其君。下則善其友。使君臣朋友之
間無不滿爲者。豈非人之所欲哉。不幸而至於此。則古人所以處之者亦
有道矣。而論者不察以君臣爲公。指朋友謂之私。何其不思之甚歟。孔子
曰。以孝事君則忠。曾子曰。朋友不信非孝也。是相生法也。何名爲私乎。父
子兄弟出於天。君臣夫婦朋友出於人。而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
主義。則五教之中近於君臣者唯朋友爲然。欲知人臣之忠者必於朋
友爲觀之。寧有賊害其友而能忠於所事者乎。是物理之必不然者。大以
公心處之。何適而非公。苟私矣。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私也。寧獨友哉。
嗟乎。教之所自出者三。而世闕其一。曰師。其所以爲教者五。而世抑其一。曰友。

德友

孟子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
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求有而恃之之稱。
莊子德充符篇　魯哀公謂仲尼曰。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
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
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

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
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

仁友

孔子家語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諳。吾不知其
仁人也。不忘久德。不忘久怨。仁矣。顏回第十八　類林雜說仁友篇　唐柳
宗元與劉禹錫坐交王伾事。宗元貶知柳州。禹錫貶播州。播極僻遠。宗元
以禹錫母老。播遠非所以使於養老。泰親者作奏。願以柳易播。會大臣有
言於上。禹錫得內遷。列士傳。羊角哀與左伯桃爲友。二人聞楚王賢。俱往
仕之。至梁山。路失道。實糧食之少。去楚千里。計不俱全。伯桃遂併糧與角
哀。桃乃入空樹中而死。角哀仕楚。楚王用爲上卿。然後收葬伯桃。伯桃墓
近荆軻將軍墓。角哀夜夢見伯桃告之曰。我日夜爲荆將軍所伐。子可救
我。不援吾必爲荆將軍所虜。角哀驚覺流涕。遂從楚王請兵爲鼓會翊往
骨荆將軍墓。未知勝負。角哀自刎而死。六國時人。主見死友　琴操三士窮
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子。尸文子。叔衍子。三人相與爲友。聞楚成
王賢好士。三人俱往見之。於蒙谷嚴之間。卒逢飄風暴雨。俱伏於空柳之
下。衣寒糧乏。度不俱活。三人相視歎曰。與其飢寒俱死。豈若并衣糧於一
哉。二子以革子爲賢。推衣與之。革子曰。生則同樂。死則共之。固辭。二子曰。

吾相與猶左右手也。左傷則右救。右傷則左勞。子不我受。俱死無名可痛。
乎。於是革子受之。二子遂凍餓而死。其思革子揭衣糧而去。往見楚王。王
知其賢。用旨酒嘉穀枝鍾鼓樂之。革子有憂悲之色。楚王乃推樽罷樂。升
琴而進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戰國策。張儀始嘗與蘇
秦俱事鬼谷先生。秦自以不及儀。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
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
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
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
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今自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
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
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
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者獨張儀可爾。然貧。無因以進。吾
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
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
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
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

乃蘇君。蘇君憂秦代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請歸報張儀曰。若于此在其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魏書趙琰字叔卿。京兆長陵人也。仕郡爲功曹。符中常侍唐衛弟弦爲京兆郡尉。琰爲功曹每侵之。弦常懷怏怏。唐衛聞之。遂奏漢靈帝。靈帝遷衛爲京兆太守。衛遂收琰家屬將訖以重罪誅之。琰亡走。更姓名。至青州市賣胡餅。時北海孫嵩字賓碩。乘獨車遊於市中。遂見琰呼至與語。琰懼是衛親屬。惶恐已變。孫嵩因爲琰曰。視子之貌非賣餅也。見問而色動。子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琰遂以實告之。嵩於是載琰上車同歸。嵩白母曰。今得死交。將琰上堂拜母訖。然後置於復壁中。嵩供給二年。唐衛被誅。諸唐悉皆被戮。琰遂得出。至洛陽。朝廷舉琰詔拜太僕。琰因說嵩行義。嵩由是顯名。仕至豫州刺史。琰卒。嵩爲行朋友之服。後漢末時人事也。　新唐書狄仁傑爲并州參軍。同府有母老且疾當使絕域者。仁傑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云云請代行。

義友

孔叢子記義篇　顏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

之金以贖其私暱。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東漢書許鴻卿汝南人。與同郡閻伯靈交友。伯靈早亡。鴻卿養育其子。魏志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嬰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五百戶。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琰友人公孫方早卒。琰撫其孤息若己子。蜀志馬謖字幼常。才氣過人。好論軍計。謖臨終與諸葛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泉也。于時十萬之衆爲之流涕。亮自臨祭。待其孤遺若平生。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孤遺未數歲。裔分居事恭母。如恭息長大。爲之娶妻。買宅產業。使立門戶。冊府元龜鍾繇。荀攸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攸字公達也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騖爾。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騖。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繇位至太傅。晉書紀瞻慎行好施。老而彌篤。少與陸機兄弟相親善。及機被誅。瞻卹

其家。及嫁女資送同於所生。　鄭袤字叔林。滎陽開封人也。少孤。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袤父泰友善。撫養袤如己子。南史南齊王思遠與顧暠之友善。暠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兒子經卹甚至。五典統蒙事實。唐盧藏用與陳子昂趙正固友善。子昂正固先死。藏用撫恤其孤有恩義。唐摭言喬潭天寶十三年及第。補陸渾尉。時元魯山客死是邑。潭減俸禮葬之。後卹其孫。新唐書吳保安列傳　保安魏州人。睿宗時姚嶲蠻叛。拜李蒙爲姚州都督。掌擢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蒙表爲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見曰。得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雖無雅故。哀其窮。力薦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得華人。必厚責財乃贖。聞仲翔貴胄也。求千縑。會元振物故。保安留嶲州。營贖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妻子客遂州。間關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進。都督楊安居知狀。異其故。資以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請貸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即委縑于蠻。得仲翔以歸。　蘇珦傳。珦子晉。始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謀去武三思。爲宋之愻等所發死。晉厚

撫其子。斷爲營婚宦。晉卒。斷衰之若諸父云。殷芸小說。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視子。今有難而捨之去。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稱其賢。自相謂言。我輩無義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去。一郡獲全。孫公談圃　范文正少養於外氏朱家。朱南京人。今留府後朱少卿宅是也。文正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親調藥以療。病極。爲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者。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而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筌翁貴耳劉棠字季高。歸維揚日。有一舊同官之子。以父未葬而請。季高感然興念。扣之。貫山數何。若曰幾何。緡黃不須問。其子歷歷具陳。季高曰。此其之貴。吾友且留相伴。密使一親信人齎錢數百緡往其家。貫山辦其葬事。兩月。親信人回。始與其說喪已舉矣。子無慮。方遣其歸。季高與人說。觀子之氣太爽。得錢必不從親而重。此一事不了。終爲吾章累。不若留此而畢其事。先友之志酬矣。吁。季高真急義人也。今之視座之子孫遇若路人。況同官之子乎。言行龜鑑。陳公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

卒于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子忱同登進士第。江駁教影響錄 孫大資與陳莊宅少相友善。大觀間。孫判臨安。陳居淮南。貧窶。臨終乃索紙筆批付其子曰。主事死事。可見孫大資了之。其子卒哭。倭往臨安見孫公。公設香案拜其所書帖子而泣。留其子月餘。乃差一州吏齎金三千鎰同其子回所居之地。以五百金治葬事。五百金買宅。二千金買米田。戒其所遣之吏。事辦方得迴。朋友之間有如此之高義者。

卹窮友

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子輿曰。子之哀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五典籍蒙事實。漢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間居。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唐語林。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少未冠。與潁川荀彧共遊太學。彧後為荊州刺史。而嵩家貧。與新野里客傭為卒。彧時出見嵩。下駕執手曰。昔與子搖扇俱遊太學。今子為卒。吾亦痛哉。彧命代嵩。嵩以傭夫不去。其歲寒心若此。嵩後三府累辟不赴。後漢末時人。一云嵩與范式為友。縣同 東漢書。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望盛名。未敢安之。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舉手不敢答。堪後仕為漁陽太守。暉自為臨淮太守。絕相聞見。時南陽饑。堪妻子貧窮。暉乃自往候視其困。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十匹。以為常。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其心也。 應順字華仲。汝南人。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老無子。為敬去妻更娶。位將作大匠。 西羌滇良傳。傅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為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肅宗下詔追褒之。封其子毅為明進侯。三國志。楊戲性雖簡惰。未嘗以甘言加人。然篤於故舊。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因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故。位射聲校尉。唐書。劉黑闥。貝州漳南人也。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黑闥所費。至盡而不以為嫌。建德亦弗之問也。五典籍蒙事實。唐元德秀字紫芝。為魯山令。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車而去。愛陸渾山水。乃定居。不為垣牆扃鑰。家無僕妾。歲飢。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自娛。房琯每見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宋史孝義傳。侯可輕財好義。與申顏為友。顏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顏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歛而可生。拊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衣衾。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顧顏之妹處室。舉以佐其奩具。一日自遠歸。家以窶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貴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太平廣記。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即知戴潛遣一介郵其家矣。言行龜鑑。韓魏公少重義輕財。嫻人之急。少善尹師魯。師魯亡。割俸畀其孫。為直其冤於朝。仍奏錄其子。視財物不以恩其意。既之則損己服用玩好以與之。士無遠近咸趨之。其故舊之子孫寒窶無所託而依以為生者常十數家。宋史。范仲淹其友具遵路沒。室無長物。仲淹分俸贍其家。

救難友

漢書。衛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妒之。大長公主捕青。囚欲殺之。其友公孫敖與壯士往奪之。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賞賜數日間累千金。東漢書。趙憙為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友人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憙怒不聽。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推之。每逢賊欲逼奪。憙輒言病以此得免。 宋楊女為章帝貴人。被譖自殺。楊兄歸本郡。郡縣因事被捕繫之。楊友人前隴令山陽狄咨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續後漢書高士傳。 申屠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 吳範傳。範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北史。侯楓宗献。初在涼州之日。與鄉人龍世隆文學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屬上谷。開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為奴五年。固行至上谷。遇世隆。詰其由狀。對泣而別。献為訴理。得免。 葉顒傳。顒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名捕甚急。顒與同邸。勉令逃去。登曰。不為君累乎。顒曰。以此獲罪。固所願也。即為具舟。舟移乃去。

寄友

蘇老泉集處遠策 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寄友。 又寄友

花名見本韻傳。

金蘭友

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吳錄張溫字惠恕英才瓌偉遂以禮聘延見召對詞雅滄潤帝改容前席拜中郎聘蜀與諸葛亮結金蘭之好焉。世說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人耳。妻曰負覊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公曰可。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食。夜穿墉視之達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曰君才致不如。正當以識度耳。公曰伊輩亦以我識度為勝。何玄之梁典劉訏字彥度與陳留阮籍孝緒中金蘭之契築室鍾阜之傍共隱內義讚辱與共。北史後魏于忠宣武時為領軍將軍性多猜忌不交勝己惟與直閣將軍初璟千牛備身楊保元為斷金之交。唐書李孝貞與從兄儀曹郎中騊。太子舍人李節博陵崔子武范陽盧詢祖為斷金之契。宋華鎮雲溪居士集謝國子祭酒舉學官啓　一官奔走於東西十載湮淪於塵坌已之金蘭之友曾無等肺之親。

金石友

漢書漢王與韓信為金石之交。

君子友

禮記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南史孔稚珪字德彰會稽人也。稚珪風韻清疏好文詠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盧江何點點弟胤並狀友。人云稚珪才主不參宮神不士陸惠曉吳郡張融何點沈約相與為君子之交。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縣人宋太尉元景弟也。當時名士張緒王延之沈琰之徒雅相款慕以為君子之交。

異常友

晉書謝述為彭城王長史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為異常之交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道兒遂小字也。卒於吳興太守喪還京師乘生數十里景仁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　纖狀之學涉有當世才其與司空徐湛之為異常之交。

耐久友

揄語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孔子家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魏志魏元同與裴炎將交能保始終號耐久朋。

青雲友

王典顏家事實江淹曰袁炳字叔明與余有青雲之交非直銜盃酒而已。　劉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頗浮矜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琨為并州牧悅生隨抄洛陽龍門有呂文穆公讀書龕云文穆昔嘗棲但於此初有友二人一人則溫尚書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誓不得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狀元溫已不意然猶中甲科遂釋褐其一人徑拂衣歸隱後文穆作相太宗問昔誰為友文穆即以歸隱者對遂以著作佐郎召之不起賦文穆罷相尹洛作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從相印出黃扉九重鸞駕醉中別萬里煙霄達了歸鄉吏壺盃新鶴髮故人猶着舊麻衣洛陽陵道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所謂故人蓋其友歸隱者也。

彈冠友

冊府元龜王吉字子陽京兆人也少與貢禹為友又陽仕至益州刺史貢聞之彈冠以待之陽遂為稱為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會稽典錄虞倫字孝緒餘姚人也與駱駿為彈冠之友。

小友

為明史實賓錄唐李泌方契張九齡九所奬愛常引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大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之因呼小友。邵氏聞見錄王元之年七八歲能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始知之問其家以磨麪為生因令作磨詩不思以對云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若人輕着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句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公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

忘年友

孔室新書東漢禰衡有才尚氣陰懷一刺而無所適至於刺字漫滅惟善孔融時衡始弱冠而融已五十為忘年友。晉書山濤與嵇康等為竹林之交著忘年之契王戎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梁書何遜字仲言東郡郯人也弱冠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答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南史江德藻字德藻仕梁為尚書殿中郎范陽張纘琅邪王筠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德藻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　韋粲為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為忘年交好。北史邢卲十歲能屬文曰誦萬餘言文章贍逸未二十名動衣冠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為忘年之交。　裴讓之傳讓之弟讞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贍為忘年友。隋書隱逸傳　崔廓博陵安平人也博覽書籍山東學者皆宗之與趙郡李士謙為忘年之友每相往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　孔顒安越州山陰人也陳吏部尚書其子也少以文詞知名年十三入隋從居京兆鄠縣閉門讀誦文集數十萬言時有扶風人孫萬壽與顒安為忘年之好顒安太業末為監察御史。　劉袞之倫

州彭城人也。少有學業。與隋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為忘年之交。新唐書高儉傳　儉字士廉。敏惠有度量。狀貌若畫。讀書一見輒誦。歎於占對。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皆宿臣顯重。與為忘年友。孫是有名。自以齊宗室不欲廣交。屏居於南山下。　壽州刺史張鎰字季權。有重名。陸贄往見。與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友。既行。餉錢百萬請為母夫人一日費。陸贄不納。　孟郊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與為忘年交。一作忘形　王瑨懷州河內人也。少孤。而聰敏有才略。好玄象合鍊之學。神龍初審謁駙馬王同皎甚器之。及誅武三思事。瑨義許之。與周璟張仲之為忘年之友。冊府元龜裴子野性狷道。自云出世不復措人。初未與張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為忘年友。　李曆范陽盧誕。並有高名於世。與結忘年之交。

忘形友

冊府元龜楊憑少負氣節。重交游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為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　王仲舒太原人。少貧養母。嗜學攻文。不就鄉舉。交友必一時高名者。與楊頊梁肅裴樞為忘形之契。仲舒為拾遺。與楊憑友善。憑得罪。仲舒積議之。貶為硤州刺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八

二十有

友

死友

禮記父母在不許友以死。抱朴子交際篇。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繞乎。列士傳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遇雪。饑寒不得行。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義不如死我。繼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後角哀夢伯桃曰。正苦荊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角哀至期。陳兵馬詣其冢。作三銅人。自殺下從之。史記青蓱豫讓之友也。為趙襄子參乘。襄子游於園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襄子曰。進視梁下。前類有人。顧衣。青蓱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蓱曰。去。長者且有事。子將殺趙襄子。青蓱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為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而可。通下待死也。退而自殺。東漢書范式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游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嘆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爾。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曰。吾以某日死。當以時葬。子未可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然嘆泣下。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修墳樹。然後乃去。兩漢蒙求范式嘗至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曰。山陽范式烈士也。可託死。吾歿。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式行適還。有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為死友。乃營護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妻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魏書閻溫傳。　後漢孫賓碩當桓帝時。常侍唐衡等權侔人主。以趙息常忤其事。遂捕趙氏兒以上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聞之。變姓名走詣北海。著絮巾布袴。於市中販胡餅。賓碩見之。疑是非常人。問曰。君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必語我以實。岐具告之。賓碩遂與岐

共戴光入白母言今日出將死反乃延歧入帷中置酒伏相娛樂一二日
於別田舍蔽復壁中後衡及其弟死歧乃出仕至刺史而賓碩從此顯名
東國仕亦為刺史云上見仁友馬明哭責賓錄魏初有白玠謗毀太祖太
祖怒甚侍中和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
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歎恨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不可
忍也東漢書馬寔字伯騫勤格英雄所欲友接負笈荷擔不遠萬里山陽
王暢未仕時寔慕高名往存之留暢門接刺暢欲不肯見使從者拒之云
行歷未旋寔留連日日往伺之謂從者曰大孝子事親行不踰日而至今
不歸非孝子也欲脩與相見如此於路往而不反哭之以為死交暢聞其
言歎息壯志爲執其手攜引與入更拜牽請入見母歎安定好而別寔臨
退執暢手訣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光傳無之姿託為
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識天壤之間冊府元龜宋游道
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為佐史令弟北面
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貌而獎為河南尹辟游道為中正使者相屬以衣
輪待之握手歡謔元顥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
殺之游道為獎訟寃得雪又表為請贈遇乙考一沉階以益之又與劉廞結交
託廞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敗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百匹
後聽收游道時為司州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於州陳訴於僕判許而
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勅使速付之時李獎二子攜訓居貧
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攜訓其所
氣黨俠如此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四年王世充降秦王世民遂收世充
之黨單雄信等斬於洛水之上初李世勣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死及洛
陽平世勣言雄信驍健絶倫請盡輸已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世勣固
請不能得涕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辦事世勣曰吾不惜餘生與兄
俱死但既以此身許國事無兩遂且吾死之後誰復視兄之妻子乎乃割
股肉以啗雄信曰使此肉隨兄為土庶幾不負昔誓也新唐書王叔文傳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德宗詔直東宮太
子引以侍讀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淺中浮躁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為相
某可為將他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諂附之若
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為死友而凌準
程异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秘外莫得其端

共命友

新唐書吐蕃傳

鍾潘劉叶或陰相賂遺以自結上見十九友其君臣自為

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

刎頸友

史記藺相如為趙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已而相如出望見
廉頗相如引車避之於是舍人請辭去相如止之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
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所以不加兵於趙者以吾
二人在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
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相如謝罪卒相與交歡為刎頸之交齊春秋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少而負氣好為南徐州西曹書佐與別駕蕭
惠開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凌駕而超甚傲不以地勢推之謂惠
開曰我與卿並有何等官閥俱國家微將外戚耳何以一爵高人惠開欣
然更為刎頸之交　杜伏盛濟州章丘人也少為盜與鄉人輔公祏為刎
頸之交公祏姑家公牧羊為業公祏數攘羊以餽之三十國春秋敦煌太
守李暠初表於段業暠稱盡忠不貳橫為李嗣所譖請業殺暠自
歸司馬業乃殺嗣遣使謝暠初嗣與暠結刎頸之交嗣常以宗族託暠曰
我身猶子身勿為疑也及是暠反為嗣所構暠乃恨之冊府元龜漢陳餘
年少父事張耳相與為刎頸交刎斷也刎頸交言要節約深重雖斷頸絶頭無所顧也後封代王相趙　東漢書廉范傳　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
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
守所在有異迹太平御覽孫楚牽招碑　初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
契為刎頸之交有橫波截流搏翼橫飛之志嘆而委質於太祖備遂鼎足
於蜀漢所交非常為時所忌舉自酌損乎李孟之門隋書李密長安人也
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家門貴重父薨年始弱冠尚書令楊素見而奇
之謂其子玄感曰李密智計不窮爾所不及可與為友玄感傾心禮遇定
為刎頸之交

刺血友

遼史列傳　耶律馬六字揚隱孟父楚國王之後性寬和善諧謔親朋會遇一坐盡傾恬于榮利與
耶律弘古為刺血友弘古為揚隱薦補宿直官

布衣友

史記范雎傳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報仇乃佯為
好書遣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
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昭王曰范君之仇
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來吾不出君於關　西漢書孫寶傳　寶
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
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　魏書夏侯尚字
伯仁有籌畫智略文帝器之為布衣之交　夏侯稱字義權年十六與文

帝爲布衣之交，每燕飲淩一座，辭士不能答。代之高者多從之遊。晉書王
褒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帝爲布
衣之交，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齊祖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布
衣之好。齊書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
之交不可忘。顧悛曰：此況卿也。今日與卿盡布衣之交。適悛起拜謝。梁書
高祖性不妒，登己顧慕高名，與衆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爲
布衣交。陳書陸景文字叔獻，少有膽略武勇，與陳武帝有布衣之舊。隋書
文學傳。　虞綽會稽餘姚人也。恃才任氣，無所降下。帝嘗問綽於著作郎
諸葛頴，頴曰：虞綽麤人也。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爲貴倨，虛襟禮
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遊。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
玄感，若與絶交者，帝知君改悔，庶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及玄
感敗，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妻以
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
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冊府元龜陸贄爲中書舍
人翰林學士，母卒，持喪于河南豐樂佛寺，日四方以賻贈爲詞，厚致金帛，
贄絲毫無所受，唯與劍南節度使韋皋布衣友善，皋以事奏聞，每有所致，

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十八　四

躰稱詔以受之。又贄罷相貶忠州，而韋皋屢表請以贄代己，竟卒於忠州，
年五十二。　蕭昕爲左拾遺，與布衣張鎬友善。荀氏家傳：荀羨與沛國劉
眞長、太原王仲祖、陳郡殷洪源並著情契。太宗時居阿衡之任，虛中挹納
賓友賢哲，與羨等數人爲布衣之好。太平廣記：隴西李舟與齊映友善，映
爲將相，李舟爲布衣，而舟致書於映，以交不以貴也。時映左遷于虔，舟書
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以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絶，僕以禮處足下，則
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處悠悠之人以僕爲諂，欲修
書遣迎主令，忽承足下出守遐圉，於蒼生之望則爲不幸，爲足下謀之則
名遂身退，斯又爲惟。僕昧時者，推以爲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
蔑，永望增歎。僕所疾況痛，方率子弟力農，與世疎矣。足下亦焉能不疎僕
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待使國情如也。然朝臣如足下者寡矣，明主豈
嘗不察之耶。惟饘飯自愛，珍重珍重。言行龜鑑：張忠定公詠，號乖
崖，與寇萊公爲布衣交。萊公兄事之。忠定面責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公守
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眞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
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萊公在岐，忠定
自蜀還，訪之，不留，既別，顧萊公曰：嘗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

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曰：此張公謂我矣。

徵賤友

東漢書宋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郡舉
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眞歡語移時，與交友而別。
功曹以祐修慢辱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眞後亦舉孝
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
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
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
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續後漢書周淡傳。
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淡獨爲友，以妹妻之。曜竟顯名於世。三國志顧
邵傳。　顧邵爲豫章太守，初錢唐丁諝出於役伍，陽羡張秉生於庶民，烏
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之友之。秉遭大喪，親爲制服結絰。邵
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値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illegible]
之有疾，吾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五典輒蒙晉陶
侃至洛陽，時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侃詣之，晫與同乘，見吏部郎溫雅，雅謂晫
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冊府元龜：王尼字孝孫，本兵家
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

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十八　五

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
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
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
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
爲兵。東瀛公騰辟爲車騎舍人，不就。殷氏世傳：殷褒字元祚，渤海府君之
子，河南鄭廉始出寒賤，又未知名，見而友之。廉父常居肆，乃就拜其父於
肆中，衆皆驚。廉由是顯名，位至司徒。續世說：裴札祐先爲御史大夫，出爲
外郡刺史，雖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既典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往反，
令問朝廷事，緻爲反生所發，坐流愛州。

詩友

韋貫志：廖融字元素，雩都縣人，與逸民任鵠爲詩友，隱居南嶽，湘守楊徽之代歸杜
撝訪之，留宿山齋。三國吳志：鄭曹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反。
辛文房唐才子傳：齊己至宜春，投詩鄭都官云：自封修藥院，別下着僧床。
谷曰：善則善矣，一字未安。經數日來曰：別掃如何。谷嘉賞，結爲詩友。陸游
南唐書劉洞傳：　洞隱居廬山二十年，能詩，聞詩有夏寶松者，亦隱居廬
山，相與爲詩友。雲溪友議：雍陶爲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主
則折挫之，聞者亦怠投贄者，稀得見，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

舊聞者以道明言路之友引進閩呵曰與公昧平生何方相識道明曰摘員外詩僻員外德詩集中日得見何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常鈌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閩閣吟欣抑侍道明如聚昔之友君子以雅君矜誇而好媚渴于匪藝而求知其兩違之西清詩話高英秀與贊寧為詩友日給好罵滑稽見層脫有異日必導蛙於後人號惡家薄後嘗譏人詩字山甫漢史詩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定是破船詩李群玉方穿鑿風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是先輩詩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此不知題後史排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牽兴太平廣記吳郡陸龜蒙字魯望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長而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搏為廬江吳興二郡倅丞相李蔚盧攜景重之羅隱寄龜蒙詩云龍村李丞相嘗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審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于家與皮日休為詩友宋史穆充臣傳　充臣工為詩以深遠古淡為意間出奇巧歐陽脩與為詩友自以為不及充臣益刻厲苦學由是知名於時遼史列傳　資朴又勞古以善屬文為聖宗詩友　耶律谷欲傳　興宗命為詩友數問治要多所匡建

文詞友

南史陰徐伯陽為侯安都司空參軍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張正見尚書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記部賀循長史劉刪等為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游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為其集序盛傳於世舊唐書于休烈河南人也貞觀中任左僕射為十八學士心性貞懿織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為文詞之友齊名一時唐書元稹與白居易最善為文友唐翰林學士孫父俱與唐豫蘇源明以文藝相友史子朴語人之於學豈特務求師哉亦不可不擇友也師道尊其說也咨友道親其構也斯歐陽永叔友文於尹師魯友詩於梅聖俞卒為一代辭宗友其可證乎呂東萊師友雜志予年十八歲從榮陽公至京師始與從叔如止衆學相朝夕遂明年至河朔外弟趙將才仲從伯始華陽君來歸寧才當時已文詞成就曾肇子開稱於榮陽公以為能為古人之文予見之自大激發相與友善

風疋友

蜀檮杌昶賜詩僧可朋錢十萬帛五千匹可朋與盧延讓為風疋之友詩五千篇號玉壘集自號醉髯言其好飲貧無以償酒債故賜之

酒友

王仕之熙託石更卿與劉潛李冠為酒友史卿赴海州通判將別謂潛曰到官可即來相見尋約痛飲也既半載往見到倅廳門其閽者迎謂曰自此入客位勿高聲也既見詢有間知無官積衣櫃鄰潛曰吾酒友也與客者曰公勿怒既至此無復去之理我為借以衣不得已衣之坐數兩時胃中不勝憤與詢者言通判以息未敢傳坐數三時飫甚怒根通判請贊者請循廊更卿適服仙巾以就坐不交一揖徐曰何來又久曰何處安下有閑示及一與客從事贊曰通判尊重不積久坐潛大怒索去云獻湯湯罷又唱請臨廊潛益憤起出史卿戈其腰帶後曰劉十我做得通判通否杜丁衣裳與酒去來遂仍舊狂飲數日而罷陸游南唐書李貽業傳　貽業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洎客集貽業已大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與忽來自倒之矣

琴酒友

唐元結丐論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

奔走友

東漢書何顒傳　顒少游學洛陽及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荊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詩大雅曰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也箋注曰喻德宣譽曰奔走英辭託袁紹不妥

通賓客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北史齊本紀　神武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

放逸友

北史後周韋夐高尚不仕與族人庾玄度安定梁曠為放逸之友周弘正遵夐談盡日恨相遇之晚也後請夐至賓館夐未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當時所欽如此

莫逆友

莊子大宗師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說曰此之三人並方外之士冥於變化忘於死生志行既同故相與交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宋書晉安帝義熙初高祖命瑯琊王弘為徐州治中從事史不就隨子會稽與晉國孔淳之為莫逆交南史何點字子晢盧江灊人也宋徵為廣子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為莫逆之交北史崔逞傳　逞孫贍與趙郡李渾為莫逆之友渾將東還贍遺之書曰伏氣使

酒我之常弊。試訶積切。在御尤甚。足下告歸吾如何闕過也。　張軌傳。
軌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洛安孫樹仁為莫逆之友。每易衣
而出。以此見稱。冊府元龜劉悉性沈雅厚重。與人交。罕字淵曠。風流甚美。
時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交。　眭夸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
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
留數日。唯飲酒談笑。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
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
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時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
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縶。夸遂托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
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眭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家僕
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
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
不復書。及浩之誅。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嘆曰。崔公既死。誰
能更容眭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為時人所稱。　杜淹聰辯多才藝。弱冠有
美名於京邑。與同郡韋福嗣為莫逆之交。　黎景希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
落魄不事生業。與范陽盧道源為莫逆之交。後周書柳弘字光道。河東解
縣人。少聰穎。工草隷。博涉群書。詞彩豐贍。與弘農楊素為莫逆之交。楊松
玠談藪太原孫伯翳。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高。范將軍雲為莫逆
之交。五與毓蒙事實唐楊寧有高操。談辯可喜。擢第調臨渙主簿。秦官
還夏九陽城。城為莫逆交。德宗以諫議居城。城未拜。招寧即命與俱來。

得意友

王智深宋紀。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抜袷領
契。自以為得意之交。　晏元獻公類要吳均行路難。　盡是得意
忘言者。探腸見膽無所惜。

拜親友

晉書荀崧字景猷。與王濟何劭為拜親之
友。白氏六帖荀顗王濟何劭為拜親友。

空門友

梲生隨抄。王文正公旦與楊文公億為空門友。楊公謫汝州。公
適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
與公云。山果一拌。聊表村信。蓋汝唯產果。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拌果遺
之。斯亦昔人雞黍縞紵之意也。類說醉吟先生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
卄四友

雲霞友

羅泌路史發揮仙傳拾遺云。崎里季東園公甪里先
生。夏黃公。與張良為雲霞之友。盤山語錄九有志節
煉心地。究罪絕塵俗。逍遙方外。同志相求。遂為篤友。以等謂之雲朋霞友。
以其心與雲霞相似。塵事礙他不得故也。冊府元龜謝洪任達伏氣。不營
當世與順陽范泰為雲霞之交。唐孫元晏詩謝混雲霞友。　伏氣
淩人豈可親。只將范泰是知聞。緣何嘿作雲霞友。却恐雲霞未似君。

林泉友

舊唐書盧簡辭傳。　盧簡辭范陽人。天寶末舉進士。遇亂不第。奉親
避地於鄱陽。與郡人吉中孚為林泉之友。大曆初還京師。宰相王縉
奏為集賢學士。秘書省校書郎。

山林友

唐韓韋溫少合。所善惟蕭祐。夷澹君子也。
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
警然不以塵事自
嬰。故溫號山林友。

林下友

孫公談圃。公嘗與孫莘老傳師喬希聖
闕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
督之。公曰。今莘老希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祿仕宦。而其適違
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也。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
公曰
然。

人外友

冊府元龜李泌流放江南。與柳
渾顧況為人外之交。吟詠自適。

世外友

冊府元龜
許遠。丹陽句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元義之每造之。未嘗
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蘇頲濱集辯才法師塔碑。　清獻趙公抃
與辯才法師為世外友。佛祖統紀元淨
法師居上竺。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

方外友

太平廣記裴諶傳。
諶與王敬伯梁
芳約為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卄仙字　唐繪田游巖隱
居嵩山。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問為方外友。佛祖統紀嗣端法師居
崇法寺。王荊公宰鄞。與師為方外友。張椿齡滿衣集思方外友。　我聞仙
人隱塵寰。帶索不整輕雲寒。練氣蕭蕭顏如丹。寓詩賦詠辭垠圻。自言富
貴無所待。一觀萬古神情懽。嗟哉世故散淳朴。那識五體存真官。殘形滲
漉戲靈藥。咸夕不愧精神舉。仙芝泥成生恍惚。道在此身端可觀。離明坎
允發變化。大似百瀆還海瀾。光輝便可捐玄上。胡用
木鑽鑽石盤。亘古塵無阡陌間。從君玲鶴而來鸞。

塵外友

唐獨孤及
毗陵集一公塔銘序。　公與天台道士潘清。廣陵曹評
頓丘李湯。南陽張繼。安定皇甫冉相與為塵外之友。

文外玄友

高僧傳隋江使外假俗衣。內持法服。更名彥琮。宣帝授以禮部等官
不就。與朝士王劭辛德源陸開明唐怡等情同琴瑟。號為文外玄友。

道友

道學傳薛彪之聞陶隱居委紱㮣石室。與蔣負芻隣居接宇。彪數日
彼二人者。可為道友。何為久滯東川。於是命棹來歸。使相就共住。日
夕講習。唐陳拾遺集別冀侍御崔司議序。　扶清笳登高山白雲在天清
江極目。可以散孤憤。可以遊太清。二世之逸人。奇千里之道友。道學傳潘

洪字文盛。山陰人。切辭家入山修業上法。陶與白見而悅之。遂與伐參其游論慶壽求真言。書齋夜話。王元閣嘗為道友。作玄牝之門賦。瞑朔之間如何論對。蒙門丹經之蘊。雖文場抨地之餘。聊作此丹學三場。以見窮措大時昔燈窗刻苦之末伎爾。達江術者林復齋抄予賦。仕嚴州。呈何潛齋。潛齋終篇批點與一道者。後數年。蜀人向玉寬自湖南回。具云。潭州見一道者誦予之賦矣。問其全篇何在。乃秘囿以為奇貨。可笑可笑。愚曰。近在饒州。時有黴往宮道士取予此賦。予即手書以贈之。彼亦見示一賦。忘其作者姓氏。朋友間聞一好說話。得一好文字。彼此錄而相與。亦是樂處。晉知潭州道者必無此樂也。或問朱晦庵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程子以為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樂。何謂以善及人。晦庵答曰。如傳得師友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與傲及人。如有好話說。得好文字。緊緊藏在籠篋中。如何傲得及人。愚謂近來有一等朋友。見人有好文字。必設計取之。乃若自己聞得些善言。則緘默而不肯語人。為得些好文字。則藏而不肯示人。鄙哉鄙哉。誠可惡也。為丹陽胡勸道友贈長安來元實先生。懷

三三　舌頭動搖龍虎勸人事把修行重。寬勝窄。德勝力。暫忘修煉。恰如心摘。問懷懷懷惡切夢。懷真共淨清調養龍和鳳。通三陽明三碧。要成三

寶。再三將息。阿儂得儂。　贈終南縣水竹村姚三官人暨眾道友。　煉丹砂。　早早聽予言。休戀華軒。休迷園竹長兒孫。休著人情休戲相。休衒家門。性命下功提。清淨根源。自然烏兔兩相吞。一點靈陽常見明。衝塞乾坤。

古尊宿語　雲峯悅禪師　寄道友偈曰。數畫浮雲落畫花。到頭明月是生涯。天台六幕千山外。何處清風不舊家。

玉昆金友

南史王份傳。　份長子銓。嗇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

起死僊友

太平廣記　那和璞善方術。嘗至白馬坂下過友人。友人已死信宿。其母哭而求之。和璞乃出亡人寘於牀。引其衾。解衣同寢。合閉戶。熟眠良久。起命具湯。而友人猶死。和璞長嘆曰。大人與我約而妄。何也。復合閉戶又寢。俄而起曰。活矣。母入視之。其子已蘇。問之。其子曰。被錄在牢。桀梏訊正苦。忽聞那仙人來喚。若人官走出迎拜。遂令從仙人歸故生。

良朋知友

盤山語錄。凡有背學經教。琴書吟詠高扶閒論褒貶是非。此等謂之良朋知友。以其不練心。亦不能作惡故也。

狂朋怪友

盤山語錄有一等不治心地。不看經書。不顧罪福。出語乖訛。作事狂蕩。觸著一毛。使起爭鬥。誇狂逞俊。恃力持勝。狀壓善良。相率成黨。此等謂之狂朋怪友。

豪友

開元天寶遺事　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以延納四方多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下。每科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為豪友。　冊府元龜　范冉字成行　冉陳留外黃人。少為郡小吏。與王奐親善。奐後為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奐曰。行路倉卒。非陳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爾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

黨友

西漢書佞幸傳。　石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　翟方進傳。　方進劾紅陽侯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眾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

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儁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強黨之眾。誠難犯之。眾猷並悲。善惡相胥。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群邪之望。奏可。

面友

揚子　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勢利友

詩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大雅劉氏曰。天子之於天下。無它職也。正其人倫。止是朋友道絕。則君臣之義不行。云八日。君則相長。則相遇。是各人知也。小人必紀。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則其非小人之交。廣記論素交盡。利交興。史記孟嘗君傳。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　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要覽　諸葛亮曰。勢

利之交華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能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抱朴子交際篇 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規逑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救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 文中子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皮日休鹿門隱書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 阮子政論 夫交遊者儔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朝有兩端之議家有不協之論致令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穆之道長諍訟之源 韓昌黎集 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 北夢瑣言 交如攜手見利即解攜而去也 劉夷通書 將忘其患必致離之將背其言必致亢之是反也古之所謂不學今之所謂口詩書而行市人者也 張横浦心傳錄 小人之交無非勢利勢利一去交情亦絕 曾達子 孟嘗君逐於齊譚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盈夕則虛非朝愛而夕則憎之也勢使然也 史記 趙廉頗之免歸長平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去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何有怨乎 西漢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西漢書班固傳 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諾信死生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盭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本贊 東漢書 竇嬰爲相游士賓客爭歸之及失相而田蚡爲太尉魏其士皆去嬰而歸蚡 南史 任昉子四人墜其家聲舊交莫卹劉孝標著廣絕交論以譏舊交劉溉見其論抵於地 晏元獻公類要 後漢劉梁自曼山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仍著利交論

負義友

馬明 東實 賓錄 晉周顗初王敦舉兵劉隗勸帝盡除諸王氏司空導率群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敦欲誅顗問導導無言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以死幽明之中負此良友 阮生隨抄 宋王閎京兆萬年人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閎奉母寒候自御一別雪行二十里訪之閎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煙愚亟出解所衣綿裘質錢買酒肉薪炭求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爲之娶閎既貴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閎必念舊哀乙閎對之邈然但奉以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疾死聞者益薄閎之爲人

善友

法苑珠林述意部 理之所窮唯善與惡顧此二途條然易辯根則有罪福苦樂顯則有賢愚榮辱愛憎辱離背苦含識所必同也今愛樂而不知慕賢求福而不知避禍譬猶播植秕稗而欲歲取精粮馳駕駑蹇而望騰超夐絕不亦惑哉如馬獸虫卉之智猶知因風假翼託迅附高以成其事莫況於人而無託友以就其善乎故所託善友則身存而成德所親闇蔽則身悴而名惡也故玄軌之宗出於高範切磋之意事存我友又得牛之蠅飛極百步若附龍尾則一翥萬里此豈非其翼工之所託迅速亦同凡夫弱喪極不越人天若憑大聖之力則高昇十地同生淨域也 引證部 如涅槃經云 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佛言不爾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又云 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行云何名爲如法而說如法而行自不殺生教人不殺生乃至自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若能如是則得名爲真善知識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修行信戒布施多聞知慧復以是義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爲衆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令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即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廣又云 善友當觀是人貪欲瞋恚愚癡思覺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則應爲說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爲說慈悲思覺多者教令數息著我多者當爲分析十八界等聞已修行次第獲得四念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因緣如是觀已次得煖法從得煖法乃至漸得羅漢辟支佛果菩薩大乘佛果等依此而生更無缺滯自利利他不加水乳是名真善知識法師之位若不具此非善知識加水之法不可依承故佛性論引經偈云 無知無善識 惡友損正行 如蛛落乳中 是乳轉成毒 是故要須真實利益衆生先自調伏然後教人無塞聞失無退行失無散亂失無輕慢失無顛倒失無貪求失無瞋恚

失。無邪行失。無著我失。無小行。失。具此十法。名善知識。故莊嚴論偈云。
多聞及見諦。巧說亦憐愍。不退此丈夫。菩薩勝依止。又佛本行
經云。尒時世尊又共長老難陀至於一賣香座。見彼座上有諸香裹。見
已。即告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座上諸香裹物。難陀尒時即
依佛教。於彼座上取諸香裹。佛告難陀。汝於須臾一移之頃。捉持香裹。然
後放地。尒時長老難陀聞佛如此語已。手執此香於一刻間還放地上。尒
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當自嗅於手看。尒時難陀聞佛語已。即嗅自手。佛
語難陀。汝嗅此手作何等氣。白佛言。世尊。其手香氣微妙無量。佛告難陀。
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識。恒常自居隨順染習相親近故。必定當得
廣大名聞。尒時世尊因此事故而說偈言。若有手執沉水香。及以藿
香麝香等。須臾執持香自染。親附善友亦復然。尒時世尊復說偈
言。若人親近惡知識。現世不得好名聞。必以惡友相親近。當來
亦墮阿鼻獄。若人親近善知識。隨順彼等所業行。雖不現證世間
利。未來當得盡苦因。又四分律親友意者要具七法。方成親友。一難
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身相覆藏。六遭苦不捨。
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應親附之。又大莊嚴論佛說

偈云。無病第一利。知足第一富。善友第一親。涅槃第一樂。又
迦羅越六向拜經云。善知識者有四輩。一。外如怨家。內有厚意。二。於人
前直諫。於外說人善。三。縣官若為其任訟。憂解之。四。見人貧賤。心不棄捐。
當念欲富之。善知識者復有四輩。一。為吏所捕。將歸藏匿。於後解決之。二。
有病瘦。消損。將歸養視之。三。知識死亡。棺斂視之。四。知識已死。復念其家。
又生經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久遠不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為親
厚。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持鹿。欲求入城。各共議言。吾等投歸從其獵
師。當索鹿肉。如推復多。俱即發行。一人諫詞。其言麁獷而高自大。咄男子
當忘我肉。欲得食之。第二人曰。唯兄施肉。令弟得食。第三人曰。仁者可愛
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稍肉唯兄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飢渴。
時獵師觀察四人言詞。各隨所言以偈報之。先報第一人曰。卿詞甚麁
獷。云何相與肉。其言如刺人。且以角相施。報第二人曰。此人
為善哉。謂我以為兄。其詞如枝體。便持一髆與。報第三人曰。
可愛敬施我。而心懷慈哀。詞其如腹心。便以心肝與。報第四人
曰。以我為親厚。其身將同義。此言快善哉。以肉皆相與。於時
獵師隨其所志言詞麁細。各與肉分。於是天現其身而作頌曰。一切男

子詞。柔軟歸其身。是故莫麁言。麁利不離身。尒時佛告諸比丘。弟
一麁詞則所欣擇子是。第二人者。闡陀和梨是。第三人者。冥優陀是。第四
人者。今阿難是。天說偈者則吾身是。尒時相遇。今亦如是。又佛本行經
云。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波羅奈國有一鳥王。其鳥名曰蘇佛
多羅（隋言善子）而依住彼波羅奈城。與八萬鳥和合共住。善子鳥王有妻
名曰蘇帝室利（隋言吉祥）時彼鳥妻共彼鳥王行欲懷妊。時彼鳥妻忽作
是念。願我得淨香潔飲。既令人王之所食者。而彼鳥妻思是飲食不能得
故。究轉迷悶。身體頗頼。羸瘦戰悼。不自安故。問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轉於地。
身體頗頼。羸瘦戰悼。不能自安。彼時鳥妻報鳥王言。善哉聖子。我今有娠。
乃作是念。願得清淨香潔餚饍。如王食者。時善子鳥語其妻言。異哉賢者。
如我今日何處得是香美飲食。王宮深邃不可得到。我若入者。於彼手邊
必失身命。彼妻又復報鳥王言。聖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無疑。
并其胎子亦必無活。善子鳥王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必當欲生
乃思如是難得之物。善子鳥王作是語已。憂愁悵快。思惟而住。復作是念
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飲食如王食者。實難得也。尒時鳥王摩眾之內
乃有一鳥。見善子鳥心懷愁憂不樂而住。見是事已。詣鳥王所。白鳥王言。

異哉聖者。何故憂愁思惟而住。善子鳥王於時廣說前事因緣。彼鳥復白
善子王言。善哉聖子。莫復愁憂。我能為王覓是難得香美餚饍。王所食者。
是時鳥王復告彼鳥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力能為我得辦如此事者。
我當報汝所作功德。尒時彼鳥從鳥王所居住之處。飛騰虛空。至梵德王
宮去廚不遠。坐一樹上。觀梵德王食廚之內。其王食辦。有一婦女備具餚
饍食。時將至尊。以銀器盛彼飲食。欲奉與王。尒時彼鳥從樹飛下。在彼婦
女頭上而立。啄齧其鼻。時彼婦女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於地上。尒時彼
鳥即取其食。將與鳥王。鳥王得已。即將與彼善女鳥妻。其妻得已。尋時飽
食。身體安隱。如是產生。尒時彼鳥別日數往奪彼食。取將與鳥王。時梵德
王屢見此事。作如是念。奇哉奇異。云何此鳥數數行來穢污我食。復以嘴
爪傷我婢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尋時勑喚網捕獵師而語之言。卿等急
速往彼鳥處生捕將來。其諸獵師聞王勑已。啓白王言。如王所勑。不敢違
命。獵師往至。以其羅網捕得此鳥。生捉將來付梵德王。時梵德王語其鳥
言。汝比何故數污我食。復以嘴爪傷我婢女。尒時彼鳥語梵德王。善哉大
王。聽我向王說如此事。今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作如是念。希有斯
事。云何此鳥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告彼鳥言。善哉善哉。汝必為我說斯事

意。令我歡喜。尒時彼鳥即以偈頌向梵德王而說之曰。 大王當知波羅柰。有一鳥王恒依止。八萬鳥衆所圍遶。 悉皆取彼王處分。彼鳥王妻有所憶。我向大王說具緣。鳥妻所思香美膳。如是大王所食者。是故我今數數來。抄掇大王香美食。今者爲彼鳥王故。 欵被大王之所繫。善哉唯願大聖王。慈悲憐愍放脫我。 我爲鳥王彼妻故。數來抄掇大王食。我念從此一生來。未曾經造如此事。 今爲大王一執已。於後不敢更復爲。 時梵德王既聞彼鳥如此語已。心生喜悅。作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有如是等愛重之心如此鳥也。作是語已。其梵德王而說偈言。 若有如是大臣者。 彼應重荅食封祿。須似如是猛健鳥。 爲主求食不惜命。 其梵德王說此偈已。復告鳥言。善哉汝鳥。於今已去。常來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斷於汝不與食者。來諮我知。我自與汝已分所食而將去耳。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彼鳥主者。我身是也。彼時爲主偷食鳥者。即憂陁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即輸頭檀王是也。於時比丘憂陁夷令彼歡喜爲我取食。今亦復尒。令淨飯王心生歡喜。又復爲吾而將食來。 頌曰。 潔身沐德。 鍾治心塵。 水闊春日。 蘭敗秋年。 慈人成哲。 惡友增纏。 將昇寶地。 顧值善緣。圓悟語錄示善友。 此段本來無向背。要須堅猛力行持。金剛正眼通身是。萬境來侵莫當伊。

四事善友

海龍王經復有四事得值善友。謂不使無諂常加恭敬。柔和順言。而不自大。

惡友

法苑珠林述意部。 惟夫七聖垂化。正攝群心。善惡二門用標宗極。善類清昇。惡構衍墜。良由業感未傾。牢籠三界。情塵不靜。擁翳五燒。滯八倒之沉淪。縈四生之維縶。是故隨順邪師。信受惡友。致使煩惑難攝。亂使常行。心馬易馳。情猴難禁。脩福念善。罕自無聞。造罪造愆。日就增進。因此轉廻。生死不絕。大聖慜之。豈不痛心也。 引證部。 如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云。 惡知識者有四輩。一內有怨心。外强爲知識。二於人前好言語。背後說人惡。三有急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喜。四外如親厚內興怨謀。惡知識復有四輩。一小侵之侵大怨。二有情使之。使不肯行。三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見人死。亡棄之不視。 又涅槃經云。 菩薩摩訶薩觀於惡爲及惡知識等無有二。何以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惡爲等心無怖懼。於惡知識生怖畏心。何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識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壞一身。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是惡爲等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是惡爲

等能壞肉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爲惡爲熱。不至三惡。爲惡友熱。必至三惡。是惡爲等但爲身怨。惡知識者爲善法怨。是故菩薩當遠離諸惡知識 又增一阿含經世尊說偈云。 莫親惡知識。 亦莫愚從事。 當近善知識。 人中最勝者。 人中無有惡。 習近惡知識。 後必種惡根。 永在暗中行。 又中阿含經云。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怨家法而作怨家。第一。不欲令怨家有好色。雖好沐浴。名香塗身。然爲色故。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二。不欲令怨家安隱睡眠。雖臥牀枕。覆以錦綺。然故憂苦不捨。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三。不欲令怨家而得大利。雖應得利而不得利。應不得利而得其利。彼此二法。更互相違。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四。不欲令怨家有朋友。若有親朋。捨離避去。因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五。不欲令怨家有稱譽。彼惡名醜聲周聞諸方。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六。不欲令怨家極大財富。彼大富人儻失財物。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七。不欲令怨家身壞命終。往至善處。彼身口意惡行已。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而作怨家。 又佛本行經云。 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久遠世時。於雪山下有二頭鳥。同共一身。在於彼住。一頭名曰迦婁嗏鳥。一頭名憂波迦婁嗏鳥。而彼二鳥一頭若睡。一頭便寤。其迦婁嗏又時睡眠。近彼寤頭有一果樹。名摩頭迦。其樹花落。風吹至彼所寤頭邊。其頭尒時作如是念。我今雖復獨食此花。若入於腹。二頭俱時得色得力。普除飢渴。而彼寤頭遂即不令彼頭睡寤。亦不告知。默食彼花。其彼睡頭於後寤時。腹中飽滿。欬噦氣出。即語彼頭作如是言。汝於何處得此香美微妙飲食而噉食之。令我身體安隱飽滿。令我所出音聲微妙。彼寤頭報言。汝睡眠時。此處去我頭邊不遠。有摩頭迦花果之樹。當於彼時一花墮落在我頭邊。我於尒時作如是念。今我但當獨食此花。若入於腹。俱得色力。並除飢渴。是故我時不令汝寤。亦不語知。即食此花。尒時彼頭聞此語已。即生瞋恚嫌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語我知。不喚我覺。即便自食。若如此者。我從今後所得飲食。我亦不喚彼寤語知。而彼二頭至於一時遊行經歷。忽然值遇一箇毒花。便作是念。我食此花。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語彼迦婁嗏言。汝今睡眠。我當寤住。時迦婁嗏聞彼憂波迦婁嗏頭如是語已。便即睡眠。其彼憂波迦婁嗏頭尋食毒花。迦婁嗏頭既睡寤已。欬噦氣出。於是即覺有此毒氣。而告彼頭作如是言。汝向寤時食何惡食。令我身體不得安隱。命將欲死。又令我今語言麤澀。欲作音聲鄣礙不利。於是寤頭報彼頭言。汝睡眠時。我食毒花。願令二頭俱時取死。於時彼頭語別頭言。汝所爲者。一何太辛。

云何乃作如是事。即說偈言。汝於昔日睡眠時。我食妙花甘味美
其花風吹在我邊。汝返生此大瞋恚。凡是癡人願其見。亦願莫
聞癡共居。與癡共居無利益。自損及以損他身。佛告諸比丘。汝等
若有心疑。彼時迦婁荼鳥食美花者。莫作異見。即我是。彼時憂波迦婁荼
鳥食毒花者。即此提婆達多是也。我於彼時爲作利益。返生瞋恚。今亦復
尒。我教利益。返更用我爲怨讎也。又佛本行經云。尒時世尊與彼難
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漸至一賣魚店。尒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草鋪
上有一百頭臭爛死魚。置彼草鋪。見以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
來取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即於彼
店魚鋪下抽取一把臭惡茅草。既執取已。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住。
還放於地。難陀白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尒時難陀捉得彼草經一時頃
便放於地。尒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嗅手。尒時難陀即嗅其手。尒時佛復
告難陀言。汝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唯有不淨腥臭氣也。尒時佛告
長老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惡知識。共爲朋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
共相隨順。復以惡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名聞遠至。尒時世尊因斯事
故而說偈言。猶如在於魚鋪下。以手執取一把茅。其人手即同魚
臭。親近惡友亦如是。頌曰。峨峨王舍城。鬱鬱靈竹園。中有神
化長。巧訪入幽玄。善人慕投摘。惡友樂讎怨。善惡昇沈異。薰
蕕別路門。自古
天王山王梓書。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十八　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林燫
書寫生員臣[illegible]
圈點監生臣馬[illegible]
臣吳[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十三

二十有

酒

賜酒

書林事類晉文公獻楚俘於周王賜之秬鬯一卣卣器也秬黑
黍鬯香草和酒以降神 册魏公九錫文曰是用錫君秬鬯一
卣 周禮酒正掌酒言逮下之恩賜頒皆有法以行之注法尊卑之差
酒正凡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注秩常也謂老臣常受酒 禮君若賜之爵則
越席而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虛爵注不敢先
君盡之 禮酒肉之賜不再拜再重也不重拜輕也 史記晉擊秦繆公傷
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圍遂脫繆公而返坐得晉君初繆
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遂得飲法之公曰君子不
以畜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 南史宋彭城王
義康傳義康以事出鎮豫章實幽之也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為長帝所親
敬上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稽首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起自扶之
主曰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

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弟所飲
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 隋書王誼傳高祖受禪誼奉使突厥上嘉稱
旨進封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
夫楊素劾之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上令案其事
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上賜酒而釋之 唐會要貞觀十七年十
一月太宗詔曰天下宜賜酺三日自漢魏已來或賜牛酒牛之為用耕稼
所資多有宰殺深乖惻隱其男子年七十已上量給酒米麪 次柳氏舊聞
玄宗善八分書將命相先以御劄書其姓名置案上會太子入視上舉金
甌覆其名以告之曰宰相名汝庸能知之乎即射中賜若巵酒也肅宗拜
而稱之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賜巵酒是時琳從愿皆有
宰相望玄宗倚為相者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寄者衆不用之 古今事通
唐書李嗣業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舞賜綵百段金四五十物錢十萬為解
酲具 蜀檮杌潘炕使渠渠祖飲以三十巨觥疑其況汚令人侯之乃盛
服將入朝倍以金器賜之 王氏聞見錄真宗飲酒三斗不亂一日召輔臣
賜飲至三斗後進巨觥觥退而酒出詔貯三餅中襟未飲酒賜輔臣明日
開視不能辨群臣問所以帝笑曰古人謂酒有别腸豈虛言哉 匈奴傳
匈奴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人人自趨利 唐鑑張果數御美酒嘗云我先
克丙子歲位侍中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壽夭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
推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詔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
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
酒也乃寢頃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斷
良久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 南唐書史虛白字畏名隱九江乘雙犢拽
車挂酒壺一酒瓢往來廬山元宗召見賜酒便殿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真
隱者也 資治通鑑後漢高祖紀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
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群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
后所賜不敢坐飲 三槐王氏雜錄初貢團茶及白羊酒惟見任兩府方賜
之仁宗朝及前宰臣歲賜茶一斤酒二壺後以為例 涑水記聞真宗重禮
杜鎬鎬直龍圖閣上常因沐浴罷飲上尊酒封其餘遣使賜鎬於閣下鎬
素不飲得賜喜飲之至盡因動舊疾忽僵不知人上聞之驚步行至閣下
自調藥飲之仍詔其子侍疾少頃鎬稍蘇見至尊在欲起上撫令卧鎬疾
平然後入宮方鎬疾亟時上深自咎責以謂由己賜酒致鎬疾也 宋史張
闡傳紹興三十一年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時為工部侍郎兼侍

講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
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 孝義
傳江白父辛負土營葬廬於墓側藜羹芒屩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轉運
使以其狀聞詔賜帛二十匹粟麥三十石酒十瓶 寶祐濡須志宋主簡字
謙仲嘗在講筵孝宗賜酒公辭以量淺上曰量隨福至及公進酒上又自
令滿斟曰酒逢知己飲君臣相得蓋如此 金史章宗紀承安元年七月庚
辰御紫宸殿受諸王百官賀賜諸王宰執酒勑有司以酒萬尊置通衢賜
民縱飲 山居新語至元四年伯顏太師之子甫十歲餘為洪城兒萬戶乃
邀駕同往托以三不剌之行為辭本為其子也至中途有酒車百餘衆從
行其回車之凡剌赤多無禦寒之衣致有披席者有一小廝無帽雪凝其
首若白頭僧帽者望見駕近哭聲震起上亦為之墮淚遂傳命令遣之伯
顏不從上亟命分其酒于各愛馬即各投下及點其人數死者給鈔壹錠
存者半錠衆乃大悅遂呼萬歲而散 元史元明善傳明善與虞集相得甚
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俱送都門外士
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出橐中肴酒同飲曰復初中原人也伯生南人將
為復初推折今為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巵酒跪而釂之起立言曰

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陳以聞矣。請公再賜一卮。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自是驩好如初。元鄭玉師山集謝賜酒箋。日月重光。紹承平之正統。山林小隱。蒙徵聘之殊恩。冊陛出綸。青坊設醴。臣誠欣誠忭。扣頭扣頭。臣聞人心攸繫。實惟儲貳之尊。德業孰先。莫如繼述之重。能廣君父所行之志。必得古今達孝之名。然束帛旌賢。禮僅聞於前代。而上尊致敬。事未見於東宮。何幸微臣。親逢優渥。以巖穴孤寒之士。受朝廷稠疊之知。此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坤德承乾。離明出震。體聖上招臣之盛意。舉國家曠古之彌文。位居主鬯之崇。器非妄與。情比賜醻之厚。澤欲普施。遂使草茅。濫沾雨露。臣顓慚淺學。無補明時。拜賜多儀。分已出於僥倖。讓還好爵。心始覺於和平。顧於問安侍膳之餘。爲致辭官就召之請。任止進退必合義。庶幾抑奔競之風。左右前後皆正人。尚益勉端本之學。臣下請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能改齋漫録。周庾信謝賜酒詩云。浮蟻對春開。蓋用曹子建七啓。盛以翠尊。而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故杜子美贈汝陽王詩曰。仙醴求浮蟻。汪樓夜宴詩。尊蟻添相續。簡院內諸公詩云。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　報趙王賜酒　梁王脩竹園。冠蓋風塵冥。行人忽枉道。直進桃花源。稚子還蓄出。驚妻到閉門。始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野鑪然樹葉。山

杯捧竹根。風池還更暖。寒谷遂長暄。未知稻粱鴈。何時報君恩。　詩淵蒙賜衛酒　梁庾子山　金膏下帝臺。玉瀝在蓬萊。仙人一過飲。承得兩三杯。忽逢桑葉落。正值菊花開。阮籍披衣進。王戎含笑來。從今覧仙藥。不假向瑤臺。　宋文史集和子瞻禁林鎖院詔賜燭酒　晨入金華暮玉堂。聲容不動筆奔忙。星間忽降龍銜耀。天上重分玉醴香。是日早適英講讀退以風寒賜執政講筵官御酒是夜翰林又被燭酒之賜。欲炖寒宵宮漏永。半酣歸夢蜀山長。起看絳闕銀河曉。山立千官拱未央。唐權載之集勅賜長壽酒因口號以贈。　恩霑長壽酒。歸遺同心人。蒲酌共君醉。一盃千萬春。宋葛勝仲丹陽集近蒙明堂便局賜酒元巳日與諸僚會飲城東王君儀先生辟穀獨不敢召以二尊爲壽。　上尊霑賜自明堂。蕝禮無功媿濫嘗。玄晏先生聞嗜飲。青州從事敢慳藏。芳醲聊爲杯鐺暖。滴灕澆錦繡腸。輕舉忽荒何所礙。南京更欲遣張良。　君儀見和復別爲一首因各次韻　載酒輕壘論禮堂。區區好事媿原嘗。糟丘未辨陳暄老。蜚谷寧容伯有藏。盎盎新香浮蟻面。陶陶煖息助龜腸。物微意重君毋誚。孅絜泉甘器亦良。　君儀再和復次韻答之　醪數映玉浪吹香。未餉徵君敢獨嘗。甕下無人容借飲。壺中有客共深藏。歌呼僅可供頫頫。酩酊那憂共腐腸。好似東皐求待

詔。三升日給醞偏良。徐鉉騎省詩蒙恩賜酒奉旨令醉進詩以謝　明光殿裏夜迢迢。多病逢秋自寂寥。臣以病戒酒多時。蠟炬乍傳丹鳳詔。御題初認白雲謠。今宵幸識衢樽味。明日知停入閤朝。爲感君恩判一醉。不煩辛苦解金貂。梅聖俞宛陵集賜酒詩。　時頒光禄酒。花出漢宮墻。湛露承天渥。流霞落羽觴。近親龍尾道。遠襲雀頭香。溺殿人誰見。終知曼倩狂。張舜民畫墁集丞相龍示白羊御酒之作。　進酒彤闈盞未乾。春懷元老在長安。嬰壺猶帶崤山雪。一酌能消塞北寒。好是弟兄同受賜。更邀賓客共交懽。迢迢若遇頭綱品。感激方明壯士肝。前宰相在外歲賜頭綱團茶一斤白羊酒二壺今受賜惟康國在京公在長安耳。任希夷斯庵集五日東宮賜酒肴。　重來六泛菖蒲酒。儲禁黃封歲歲遂。想三宮天上宴。肯分餘瀝到人間。司馬溫公傳家集賜酒詩。　和氣盈金樽。恩光湛玉觴。應知北山羽。猶怯上林霜。醇味回秋色。清都近醉鄉。山茅霑雨露。誓極寸心長。元薩天錫詩昇龍觀招道士謝舜咨飲柏臺賜酒。　九天飛下金雞詔。四海歡傳雨露杯。百尺瑤臺一壺酒。道人何事不歸來。　雖非天上黃封賜。終帶霜臺雨露香。韻手太平無事日。一樽長對晚風涼。陳秋巖詩歎月無酒蒙上位頒賜一瓶喜而成歌　麯生久別會面難。馬乳風味多寒酸。

洞庭春色夢不到。但覺飲量波濤乾。內庭皇皇遣星使。憐我沙場雪霜苦。金尊盡倒哭顏開。燃燃猶似登春臺。更入穹廬錫芳宴。似說愁城易攻戰。聖恩浩蕩海波深。醉裏長歌望三殿。虞伯生詩王真人眉叟在京上都賜酒倡和　真人燕處自高堂。遠賜宮壺出上方。給傳許乘飛廄馬。侑樽仍有大官羊。一天雨露京如洗。四座賓朋喜欲狂。起賦新詩誇得意。西風傳送及灤陽。　國朝顧禄詩集臣禄備員太常祀事之暇每兼內書之職維時天寒指凍書不成字

上命早午二膳。賜酒三爵。謹賦詩以紀之日。　賜酒味偏嘉。宮壺出內家。香凝金掌露。爭映赤城霞。才薄慙無報。恩深詎有涯。從容揮翰處。字畫轉光華。

賜老人酒

西漢書文帝紀。元年。民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

賜民牛酒

漢制叢録。文帝初嗣位。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顏氏謂女子。即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户共得牛酒若干。其後肅宗以鳳凰鸞鳥之瑞。所賜亦然。章懷云。若是户頭妻。不得更稱爲户。此爲女户頭。即今之女户也。天下稱慶。恩當普洽。所以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史記索隱亦引樂彥之說。云婦人無夫或無子。不霑爵。故賜

之三說比顔注其義皆優。史記封禪書 武帝東巡海上。封泰山。詔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西漢書昭帝紀。始元元年。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郊祀志 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師古曰。言有時如此。不常然也。或賜爵。赦罪人。成帝紀 元延四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甘露降京師。賜長安民牛酒。兩漢博聞 肅宗紀。元和二年。詔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注云。史記封禪書。百戶牛一頭。酒十石。臣賢謂女戶頭。即今之女戶也。天子稱慶。恩當普洽。所以男戶賜爵。女子賜牛酒。

賜方朔牛酒 古今事通 啓顔錄。漢武帝置酒五臺。與群臣為大言小言者飲一杯。公孫丞相曰。臣弘驕而猛。又剛毅。交牙出吻聲又大。號呼萬里嗷一代。東方朔前曰。臣請代四公。一曰。臣坐不得起。俛不得仰。迫於天地之間。愁不得長。二曰。臣月越九州。間不容止。并包天下。餘於四海。三曰。欲為大衣。恐不能起。用天為表。用地為裏。裝以浮雲。緣以四海。以日月明往往而在。四曰。天下不足以受臣坐。四海不足以受臣唾。臣俛噎不得食。出若天外卧。上曰大哉。賜朔牛一頭。酒一石。

賜平當牛酒 西漢書平當傳。當乞骸骨弗許。上使尚書讓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

賜丞相牛酒 漢制叢錄 丞相以疾辭位。則遣尚書令。賜以養牛一。上尊酒十石。蓋以是優之。俾養其疾。如哀帝於平當之類是已。成帝世。翟方進為相。上賜册讓之。而亦有是賜。方進即日自殺。則又異乎常典矣。黃山谷建章錄 漢書。成帝詰責丞相翟方進。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

賜匡衡牛酒 西漢書匡衡傳。成帝時。詔匡衡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

賜馮異牛酒 東漢書光武詔馮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齎牛酒。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

賜彭城王牛酒 東漢書宗室傳。彭城孝王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瘠過禮。傳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

賜劉隆牛酒 晏元獻公類要 時賜劉隆養牛。上樽酒十斛。以列侯奉朝請。

賜張酺牛酒 太平御覽 張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府奉酒上壽。極歡。醉

衆人皆慶羨之。及父亡。既葬。詔遣使齎牛酒為釋服。

賜羊酒 宋史王隨傳。隨為京西轉運副使。陛辭。且言曰。臣父母家洛也。乃在所郡得奉湯藥。聖主之澤也。真宗因賜詩寵行。以羊酒束帛。令過家為壽。

賜上尊酒 平當傳 兩漢博聞 賜當上尊酒。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不必繫之米。事文類聚 漢賜丞相上尊酒。注。糯米一斗為上尊。稷為中。粟為下。五代薛史安彥威傳。高祖謂彥威曰。國之所保。唯信與義。朕昔年危蹙。與并州契丹以義援我。我當以信報義。故勉而持之。遣隅諸藩。徵求不足。聞卿竭力供億。屈節事之甚美大矣。彥威對曰。陛下以四海之尊。為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繼其好。臣區區微臣。何屈節之有也。高祖喜。賜上尊酒。尋除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續通鑑長編 宰臣呂蒙正中風。御封劑勞問。及賜名藥。上尊酒。元史王構傳。構擢淮東提刑按察副使。召見便殿。親授制書。賜上尊酒以遣之。

上尊福酒 新唐書禮樂志。太祀進熟畢。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合置一爵。持爵授侍中以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

爵。俛。伏。興。

賜縹醪酒 北史崔浩傳。魏帝與浩談論語至中夜。帝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固與卿同其味也。

賜銀鍾酒 續世說。宋文帝與蕭思話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思話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賜銀壺酒 南史齊高帝紀。帝遷南兗州刺史。加督五州。督北討。明帝嫌帝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帝當為天子。明帝愈以為疑。遣冠軍將軍吳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以賜帝。帝戎出迎。懼鴆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帝即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

賜銀杯酒 新唐書元萬頃傳。胡楚賓秋浦人。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杯酌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沉飲。無留賄。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為常。

賜金杯酒 隋書樊子蓋傳。大業十年。子蓋進爵為濟公。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杯賜公。用為永年之瑞。并綺羅百匹。唐書列傳。高宗時。右史胡楚賓。性重慎。能屬文。高宗嘗命作文。以金銀杯酌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及出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

之亦熱視不答

賜金椀酒

唐摭言 王源中文宗時為翰林承旨學士暇日與諸昆季蹴踘於太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遂賜酒兩盤每盤貯十金椀每椀容一升許宣令并椀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態 南郡新書 王源中字正蒙在內署嗜酒當召對方沉醉不能起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懷憂惕殊無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不得大用以眼病求免所職開成三年十一月薨 於鄆州節度使又曾賜酒十金甌酒飲皆盡甌亦隨

賜金巵酒

元史 速哥傳太宗命使金覘其虛實及見金主曰天子念爾土地日狹民力日疲故遣我致命謂者令下拜速哥曰我大國使為爾屈乎金主壯之取金巵飲之酒曰歸語汝主必欲加兵敢率精銳以相周旋歲幣非所聞也速哥飲畢懷金巵歸獻帝喜曰我得金於汝手中矣復以賜之

賜一杯酒

北齊書 昃部尤嗇於財雖親戚故舊畧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

賜以巵酒

太平御覽 沛公因項伯見項羽羽留沛公飲項莊入以劍舞欲因擊沛公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甚急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披帷西向而立瞋目視項王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王曰壯士賜之巵酒與斗巵酒樊噲飲之王曰賜之彘肩則一生彘肩噲覆盾於地拔劍切而啗之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 隋書 楊義臣傳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為漢王將鍾葵所圍詔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每以數騎陷陳義臣患之見楊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巵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剋 書林事類 何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為揚州刺史奏事在邸而壽兄子適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曾省見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以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以所私問顯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巵酒 龍虎山志 高士陳義高閩人至元丁丑與其師張大宗師居大都初侍裕皇繼徙晉王鎮北邊成宗登極王入朝上賜義高巵酒勞曰卿從王累年得無勞乎對曰得從親王游豈敢言勞

賜大鍾酒

資治通鑑後梁均王紀貞明四年胡柳之戰晉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不知王所之或曰王以北渡河矣嗣源遂乘冰北渡將之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山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為死邪渡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王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自是待嗣源稍薄

賜羣臣酒

劉向說苑 楚莊王賜群臣酒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纓告王王曰賜人酒醉乃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凡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盡歡也群臣過絕纓而後舉火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以報莊王 事文類聚 李頎絕纓歌 楚王燕客章華臺章華美人善歌舞玉顏艷艷空相向滿堂目逆不得語紅燭滅芳酒闌羅衣半醉春夜寒絕纓解帶為一歡君王赦過不之罪暗中珠翠鳴珊珊婦愛賢不愛色青蛾買死誰能識果卻三軍全社稷

賜太子酒

姬侍類偶 王隱晉書晉賈后召愍懷太子入朝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太子酒三升太子辭不能飲舞逼之曰不孝也天賜汝酒而不飲中有惡物耶太子不得已強飲遂大醉

賜妬妻酒

類說兵部尚書任瓌太宗賜宮女二人皆國色妻柳氏妬爛二女髮禿盡上令齎胡瓶酒賜云飲之立死爾後不妬不須飲若妬即飲之柳氏拜勅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遂致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飲盡覆被臥醒了無他故帝謂瓌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柰何其二女令別宅安置

賜國子監酒

宋史本紀建隆三年六月賜酒國子監 清波雜志元豐間駕幸國子監出起居有旨人賜酒二升諸齋往往置以益之曰奉聖旨得飲遂自肆致有來醉登樓擊鼓者曰是遇賜酒即拘責以錢均給以是知自昔國學有酒禁也

賜劉鋹酒

類說 劉鋹性巧自結真珠鞍勒為戲龍之狀太祖曰移此以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在國中多置酖以毒臣下太祖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巵酒鋹疑之捧杯泣曰臣遠拒朝廷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太祖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取酒自飲別酌賜鋹鋹慚頓首謝後陳洪進自漳泉歸闕錢俶由吳越來朝江南後主與鋹同列鋹因侍宴自言臣於數人中率先歸朝願得持梃為諸國降王之長太祖大笑

賜學士酒

古今事通 玄宗置麴精潭砌以銀磚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

車以賜當制學士等江南餘載元宗大宴命賜翰林學士湯悅巨觥悅辭以醉上曰不飲則宜傾於懷中也悅應聲而傾之上為之大笑

賜婦人酒

元史耶律留哥傳妻姚里氏携次子善哥鐵哥從子塔塔侃見帝于河西阿里湫城帝曰健鷹飛不到之地爾婦人乃能來耶賜之酒慰勞甚至

賜灞水酒

晏元獻公類要郭子儀傳曰大曆八年春正月晦日賜子儀桑落火炙酒八甕灞水酒兩榼

賜河東酒

太平御覽劉藻字彥先父宗之廬江太守藻涉獵郡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藻為平東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姓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

賜南庫法酒

省舊續聞故事洛陽貢花到例賜館職花百朵并賜南庫法酒墨莊漫録故事西京每歲貢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庫酒賜館職韓子蒼去國後嘗有詩云憶將南庫公供酒共賞西京勅賜花白髮思春醒復醉豈知淚落在天涯

賜御酒

五代史後周太祖紀帝自河中班師入朝漢帝命昇階撫勞酌御酒以賜之錫賚優厚翌日漢帝誅賞勲欲焉方鎮帝辭之乃止

宣賜御酒

荃翁貴耳秦會之一日賜高廟天顏不悅奏云何事上勞聖慮上云郊祀匹帛欠五百萬支散臣當為陛下任此事一日奏云乞禁中賜臣酒四金壺將某日宣賜秦約張韓二將議事自朝至午未聞求得謁入但見中使傳宣御酒秦驚惑移時秦與張韓進不發一語忽云御前賜酒同飲一杯張韓秦巵戰灼不敢飲秦先取酒飲一勺少定云主上要與二將各假一千萬緡奉郊祀畢復撥賜張韓奉令奏知高廟得旨止假五百萬緡

詔賜醪酒

宋史孝義傳成象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醪酒

面賜藥酒

夢溪筆談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注餅令空腹飲之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卻腹中諸疾每冒寒夙興則飲一杯因各出數榼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倣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出廣濟方謂之白术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效余於良方叙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有蘇合香丸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即謂此也

日

賜樽酒

宋史北盟錄徽宗宣和間契丹將郭藥師首來歸附上以藥師善飲酒命尚醞絕品曰小槽真珠紅日賜一樽

雪夜賜酒

張南軒語錄先生嘗雪夜獨對便殿寒甚上命賜以巵酒先生素不媚宦者宦者以冷酒至如水先生不得已飲之自是遂得冷疾百藥不愈

苦寒賜酒

續通鑑長編環慶路部署言軍士涉雪討蕃部苦寒有支體皴瘃者令遣還京師上念其久勞不忍遣棄令中使就賜緡錢藥酒以錄剩負凡三十三人廩給如故

登高賜酒

遼史聖宗紀統和三年八月辛丑西巡九月丙子行次海上庚辰重九次駱駝山登高賜群臣菊花酒 遊幸表 應曆十三年九月穆宗登高以南唐所貢菊花酒賜群臣

賜茶當酒

事文類聚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常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茗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强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為歡笑

賜茶酒

北盟錄宋宣和五年國信使試工部尚書盧益等見大金皇帝制云賜卿等茶酒周益公大全集九非時宣召院官紫窄衫綠絢行入殿廊有小黃門來導至便坐小脈紅半臂黃門贊拜揖升殿奏對訖上曰且坐先已設小兀子得旨則側身虛揖而坐將退黃門贊云宣坐賜茶於是中官進御前者忠佐授臣僚者賜酒亦然所用盃不同備以果實一飣其器分大小若二府則黃門雙進上亦服窄衫宰相樞事坐兀子執政紫團坐而低賜茶酒亦如之或曲宴則酒五行亦或加多每盃賜食初無定制

賜羔兒酒

武林舊事禁中賞雪造雜煎品味如春盤餶飣并羔兒酒以賜

執手賜酒

遼史穆宗紀應曆十七年春正月庚寅朔林牙蕭幹郎君耶律賢適討烏古還帝執其手賜巵酒授賢適右皮室詳穩雅里斯楚思霞里三人賜醨酒以辱之

幸觀賜酒

宋史本紀孝宗淳熙六年春二月己丑朔幸佑聖觀召史浩曾覿賜酒

幸寺賜酒

古今事通法海號容庵字巨川武川人姓劉氏住慶壽寺章宗幸寺師侍立問飲否曰微飲以御酒三鍾賜之書從旦至日中立不變容帝曰大人也待一日出世朕與開堂他日詔住竹林寺辭曰貧僧耽飲帝贈詩曰一杯一杯復一杯王山自倒非人推春光都來九十日沉醉須教一百回每日賜酒三十三瓶

就榻賜酒

元史董俊傳第三子文用為翰林學士承旨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

夢帝賜酒

夷堅支都昌婦人吳氏嫁夫王一無子寡居而事姑極孝姑老且病目念吳孤單欲招一婿接腳因以為義兒吳泣告曰女不事二夫新婦自能竭力供侍已罷此說姑知其志不可奪勉從之吳為鄉曲鄰里緝麻絡絲澣濯補綻及饋餉掃除之役日獲數十百錢悉以付姑市米買薪或得肉饌必懷藏持歸賦性質直不妄說一言一詰錢物之屬雖紛雜在前不肯輒取皆稱歎其廉交相遊喚以故婦姑介處略無飢寒之慮嘗炊飯未及饋餾外人呼之出姑謂過熟將取置盆中以不能視矇誤傾桶內其間頗垢汙不潔吳氏還舍不發問亟往北隣借飯饋姑而拈所污者汲水滌蕩數過別蒸以食之日正晝里人盡見祥雲五色從空而下吳氏躡之而升香香遍天際驚報其姑曰婆婆媳婦白日上昇去了姑曰莫要胡說恰來與誰家舂米甚倦困兒在床上歇如不相信但往驗之衆共詣其房猶睡著皆駭然而退及寤姑語之故吳曰適夢兩箇青童駕雲來手執符牒牽我衣裾言天帝召便同躋虛空直叩天門引入朝謁帝御坐臨軒勞問周縱曰汝一愚下村婦却能奉事老姑勤苦盡心實是可重遂命一杯酒令飲馨香噴鼻又與錢一貫文教將歸供贍從今不須去庸作乃拜謝而退兩童仍前送還恍惚而醒果見千錢在枕畔滿房酒香始悟衆所覩者神游耳自此倩喚愈多吳亦不拒而賜錢專以為姑用晝復有一千緜緜不窮姑雙目亦再明或云婦姑後皆上天恐不然也。

賜德壽私酒

岳珂桯史宋孝宗初政袁孚為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內有私酤言頗切直光堯聞之震怒上嚴於養志御批放罷時史文惠浩力奏為不可請俟再白上皇上許諾既而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太上怒甚朕所以欲亟去之昨日方燕賜酒一壺親書德壽私酒四字於上使朕踧踖無所文惠曰此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孚請永嘉祠守。

不飲賜酒

唐書中書侍郎知尚書省馮謐開寶中侍宴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不盡又誦詩及親御琴皆不飲群公為之股慄翊日左授正郎罷知省事。

禁飲賜酒

澠水燕談錄真宗上仙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莊獻太后詔賜衛士酒獨王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德用曰衛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飲矧嗣君尚少未親萬機不幸一夫酗酒奮臂狂哮得不動人心也后大嘆息自是有意大用。

日給官酒

新唐書王績傳高祖武德初績以秘書省正字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荅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

日給內庫酒

古今事通李後主一目重瞳內庫日給酒三石不一夕輒盡暮歲乘醉書牖上曰萬古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高原不久謝世。

月給羊酒

新唐書襄邑恭王神符傳神符自丹楊渡江治隋江都故郡揚人利之然少威嚴不為下所畏累擢宗正卿以足不良改光祿大夫歸第月給羊酒太宗就第慰問。

日給河東酒

馬明叟實賓錄後周常爽志高爽簡澹於榮利前後徵辟皆不應命文帝側席求賢竟不能屈彌以重之明帝即位禮敬愈厚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

給百官酒

金史世宗紀大定二十年正月令歲以錢五千貫造隨朝百官節酒及冰燭藥品秩給之。

勞酒

禮記月令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方氏曰耕藉而反亦已勞矣故飲之以酒命曰勞酒也。太平御覽魏志曰徐晃破關羽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新唐書禮樂志皇后歲一祀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禮畢車駕還宮之明日內外命婦設會於正殿如元會之儀命曰勞酒藝文類聚干寶晉紀曰杜豫作河橋成武帝幸橋讌羣臣觴勸豫曰非卿此功不能就豫曰自非陛下之聖明則臣無所施其愚巧也。

勸酒

黃光大積善錄予嘗觀世俗會賓客不以貴賤未有不強人以酒者勸人飲酒故非惡意然當隨人之量以勸之乃所以盡賓主之歡也予嘗聞范蜀公接伴契丹勸酒虜使馮見善請曰勸酒當以量若不以量如徭役而不用戶等高下彼夷狄也猶且知勸酒以量矧吾儕生乎衣冠之國動容周旋務在中禮奚可以酒強人而使之失禮節亂情性甚至於嘔吐而後已此殆不若夷狄之知禮實可恥也實可醜也好禮之士苟聞予言當改其過而新其德庶幾無愧古人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之禮也。續後漢書薛綜傳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荅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句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

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 數類吳孫晧為晉所滅封歸命侯後晉武帝大會群臣時晧在坐武帝問南人好歌汝頗能否晧正飲酒因舉觴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勸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世說新語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 晉安帝紀曰溫在姑孰諷朝廷求九錫謝安使吏部郎袁宏具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耶安從聞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篤且可緩其事安從之故不行 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 桓道書論之曰送斗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 酉陽雜俎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喻即盡笑曰奇快瑾曰卿鄴飲酒未嘗傾巵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寸復作若為輕重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以後便與卿少時阻闊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泫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

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為玩好亦所以為罰卿今日真不得辭責庾信曰庶子好為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萁之喻君房乃覆椀信謂瑾肇師曰適信家餉致濃醁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為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旨多相費累顧更以多慙 唐白居易長慶集勸酒寄元九 薤葉有朝露槿枝無宿花君今亦如此促促生有涯既不逐禪僧林下學楞伽又不隨道士山中煉丹砂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何不飲美酒胡然自悲嗟俗號消憂藥神速無以加一杯驅世慮兩杯反天和三杯即酩酊或笑任狂歌陶陶復兀兀吾孰知其他況在名利途平生有風波深心藏陷穽巧言織網羅舉目非不見不醉欲如何 勸酒詩 勸君一杯君莫辭勸君兩杯君莫疑勸君三杯君始知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時勝醒時天地迢迢自長久白兔赤烏相趁走身後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君不見春明門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遊人駐馬出不得白轝素車爭路行歸去來頭已白典錢將用買酒喫 昨與美人對樽酒朱顏如花腰似柳今與美人傾一杯秋風颯颯頭上來年光似水向東去兩鬢不禁白日催東隣起樓高百尺璇題照日光相射珠翠無非二八人盤筵何翅三千客隣家儒者方下帷夜誦古書朝忍饑身年三十未入仕仰望東隣安可期一朝逸翮乘風勢金牓高張登上第春闈未了又登科九萬搏風誰與繼不逾十稔居台衡門前車馬紛縱橫人人仰望在何處造化筆頭雲雨生東隣高樓色未改主人云亡息猶在金玉車乘一不存朱門更有何人待垣墻反鎖長安春樓臺漸漸屬西隣松篁薄暮亦棲鳥桃李無情還笑人憶昔東隣宅初構雲甍彩棟宵非舊臻璅庭前翡翠棲芙蓉池上鴛鴦鬬日往月來凡幾秋一衰一盛何悠悠但教帝里笙歌在池上年年醉五侯 春盡勸客酒 林下春將盡池邊日半斜櫻桃落砌顆夜合隔簾花嘗酒留閑客行茶使小娃殘盃勸不飲留醉向誰家 琳寄牛相公同宿話舊勸酒見贈 每來故事堂中宿共憶華陽觀裏時日暮獨歸愁未盡泥深同出借驢騎交遊今日唯殘我富貴當年更有誰彼此相看頭雪白一杯可合重推辭 花下自勸酒 酒盞酌來須滿滿花枝看即落紛紛莫言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已一分 答勸酒 莫怪近來都不飲幾回因醉却沾巾誰料平生狂酒客如今變作酒悲人 勸夢得酒 誰人功畫麒麟閣何客新投魑魅鄉兩處榮枯君莫問殘春更醉兩三場 勸我酒 勸我酒我不辭請君歌歌莫遲歌聲長辭亦切此辭聽者堪愁絕洛陽女兒面似花河南大尹頭如雪 勸酒詩十四首并序 予分秩東都居多暇日閑來輒飲醉後輒吟若無詞章不成謠詠每發一意則成一篇凡十四篇皆主於酒聊以自勸故以何處難忘酒不如來飲酒命篇 何處難忘酒七首 何處難忘酒長安喜氣新初登高第後乍作好官人省壁明張牓朝衣穩稱身此時無一盞爭奈帝城春 何處難忘酒天涯話舊情青雲俱不達白髮遞相驚二十年前別三千里外行此時無一盞何以叙平生 何處難忘酒朱門羡少年春分花發後寒食月明前小院迴羅綺深房理管絃此時無一盞爭過艷陽天 何處難忘酒霜庭老病翁暗聲啼蟋蟀乾葉落梧桐鬢為愁先白顏因醉暫紅此時無一盞何計奈秋風 何處難忘酒軍功第一高還鄉隨露布半路授旌旄玉柱剝葱手金章爛椹袍此時無一盞何以騁雄豪 何處難忘酒青門送別多斂襟收涕淚簇馬聽笙歌煙樹灞陵岸風塵長樂坡此時無一盞爭奈去留何 何處難忘酒逐臣歸故園赦書逢驛騎賀客出都門半面瘴煙色滿衫鄉淚痕此時無一盞何物可招魂 不如來飲酒七首 莫隱深山去君應到自嫌齒傷朝水冷貌苦夜霜嚴漁去風生浦樵歸雪滿巖不如來飲酒相對醉厭厭 莫作農夫去君應見自愁迎春犂瘦地趁晚餧羸牛數被官加

我稀逢歲有秋。不如來飲酒，相伴醉悠悠。　莫作商人去，恓惶君未諳。雲
霜行塞北，風水宿江南。藏鏹百千萬，況舟十二三。不如來飲酒，仰面醉酣
酣。　莫事長征去，辛勤難具論。何曾畫麟閣，秖是老轅門。蟣虱衣中物，刀
鎗面上痕。不如來飲酒，合眼醉昏昏。　莫學長生去，仙方誤殺君。那將薤
上露，擬待鶴邊雲。矻矻皆燒藥，纍纍盡作墳。不如來飲酒，閑坐醉醺醺。
莫上青雲去，青雲足愛憎。自賢誇智慧，相糾鬬功能。魚爛緣吞餌，蛾燋為
撲燈。不如來飲酒，任性醉騰騰。　莫入紅塵去，令人心力勞。相爭兩蝸角，
所得一牛毛。且滅嗔中火，休磨笑裏刀。不如來飲酒，穩臥醉陶陶。　鮑溶詩
勸酒行　樂往難重得，老來豈自由。嬋娟過三五，珠翠成仇讎。君不聞古
曲，酒能消人憂。何人更年少，君惜秉燭遊。莫闕金縷手，月在西南樓。羅袂
歌妾袂，錦纏舞人頭。半醉月入懷，仰空笑牽牛。鄭令酒生塵，塵遠紅兒愁。
孟郊詩勸酒　白日無定影，清江無定波。人無百年壽，百年復如何。堂上
陳美酒，堂下列清歌。勸君金屈卮，勿謂朱顏酡。松柏歲歲茂，丘陵日日多。
君看終南山，千古青峩峩。古今詩統　華陰尉聶夷中坦之勸酒　灞上送
行客，聽唱行客歌。適來橋下水，已作渭川波。人間榮樂少，四海別離多。但
恐別離淚，自成苦水河。勸爾一杯酒，不見蘖辭柯。李長吉詩相勸酒　羲

和騁六轡，晝夕不曾閑。彈烏崦嵫竹，抶馬蟠桃鞭。蓐收既斷翠柳，青帝又
造紅蘭。堯舜至今萬萬歲，數子將為傾蓋間。青錢白璧買無端，丈夫快意
方為歡。臛蠵臛熊何足云，會須鍾飲北海，箕踞南山。歌淫淫，管愔愔，橫波
好送雕題金。人生得意且如此，何用強知元化心。相歡酒，終無輟，伏願陛
下鴻名終不歇，子孫綿如石上葛，來長安車騈騈，中有梁冀舊宅，石崇故
園。崦嵫，注文云：日入處。竹，一作石。　蘭有二種，有黃花者最香，紅花次之，
秋者謂紅蘭者。　家語：孔子遇程子，華，傾蓋而語。　南史，蕭惠開云：人生
不得行胸懷，雖百歲亦為夭也。　臛，羹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蠵，大龜也。
楚詞招魂：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　曹子建云：樂太山以為肉，傾東海以
為酒。　左傳所招之愔愔注云：安和貌。　橫波，目也。傅毅舞賦云：目流涕
以橫波。　雕題，雕刻其題額也。　此言日送金杯，宴飲以樂，詩綿綿著為
按梁冀舊宅、石崇故園，不在長安，後漢、晉皆都洛陽，豈長吉失所考耶，
抑托興不拘事實耶。如此等篇皆效太白意。　劉叉詩自古無長生勸姚合
酒　奉子一杯酒，為子照顏色。但願腮上紅，莫管頰下白。自古無長生，生
者何戚戚。登山勿厭高，四望都無極。丘隴逐日多，天地為我窄。祇見李耳
書，為我空脉脉。何曾見天上，着得劉安宅。若問長生人，昭昭孔丘籍。張繼

詩春夜皇甫冉宅勸酒　流落時相見，悲歡共此情。興因杯酒洽，愁為故
人輕。晴滴花垂露，斜暉月滿城。那知橫吹曲，江外作邊聲。于武陵詩勸酒
勸君金屈卮，滿酌不須辭。花發多風雨，人生足離。　張祜詩勸飲酒　燒
得硫黃漫學仙，未勝長付酒家錢。竇常不契齋推藥，卻在人間八十年。李
翰林詩山人勸酒　士贇曰：樂府觴酌七曲，其一曰山人勸酒。　蒼蒼雲松，落
落綺皓。士贇曰：曹植詩：山樹鬱蒼蒼。劉公幹詩：吟木鬱蒼蒼。左思詩：落落
窮巷士。綺皓乃商山四皓之綺里季也。高士傳：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
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
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
待天下定。　春風爾來為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骨青髓
綠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士贇曰：張景陽詩曰：借問
此何時，蝴蝶飛南園。楚辭：何所獨無芳草兮。葛洪神仙傳：伯山甫，在華山
精思服餌不老，以藥與外甥女服，時年七十，稍稍還少，色如桃花。阮籍詩
曰：自非王子晉，誰能長美好。莊子曰：避世之士。論語曰：不知老之將至。陶
潛詩：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　各守麋鹿志，恥隨龍虎爭。歘起佐太子，漢
皇乃復驚。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齊賢曰：史記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
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留侯為畫策，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不能

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令太
子為書，卑辭安車，因請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
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
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
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
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
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
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
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
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
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
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士贇
曰：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高士傳：山巨源，舉嵇康自代。康曰：譬猶
禽鹿，少見馴育，則服教從制；長而見羈，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

而志在豐草也。劉孝標辨命論曰。使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班固荅賓戲曰。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歆起字。見北史。崔浩傳云。宋武帝征。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貢使。令死東晉代之。雖得之不令也。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擧觴酹巢由。洗耳何獨清。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齊賢曰。史記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恥之。逃隱。于登箕山上有許由冢。九域志曰。潁昌府。唐之許州。許昌郡有許由臺。巢父臺。士贇曰。陶潛詞曰。雲無心而出岫。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令其牛飲其下流也。楚辭衆人皆濁我獨清。陶潛詩。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東漢吳漢傳。意氣自若。鮑照詩曰。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此意謂巢由之矯激。不若四皓之時行時止。一出而國本定。事成則復歸乎商山。卷舒自在。若無心之雲也。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何以獨清爲哉。太白蓋爲明皇欲廢太子瑛。有所感而作是詩也。初瑛母以倡進。鄂光二王母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後

宮。生壽王。愛與諸子絶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怏怏。惠妃女婿楊洄搆妃旨。伺太子短。譖爲醜語。惠妃訴于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得不發。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探妃意。妃果德之。二十五年。洄復搆瑛。瑤。琚。與妃之兄薛鏽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戒以兵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荅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詔廢爲庶人。尋遇害。天下冤之。號三庶人。歲中惠妃病。數見庶人爲祟。因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祟亡。明皇之時。盧鴻。王希夷。隱居嵩山。李元愷。吳筠之徒。皆以隱逸稱。或召至闕庭。或遣使問政事。徒耳高談闊論。然未有能如四皓之一言。而太子得不易也。末句曰。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亦深不滿於當時嵩嶽之隱者。歎其意微而婉矣。宋戴叔倫詩勸酒　寒郊好天氣。勸酒莫辭頻。擾擾鍾陵市。無窮不醉人。錢塘常騏集席上勸仲元著作勿辭酒　百盞先嘗一盞酥。三分纔破一分春。花間剔火香煙細。竹外垂縑畫筆新。落日穿林照簷額。緒風吹草動階唇。莫愁酩酊辭公勸。金筆空時送已陳。　二月已破三月來。青春白日映樓臺。勸君更飲一杯酒。二月人生笑幾迴。邵堯夫詩花前勸酒　春在對花飲。春歸花亦殘。對花不飲酒。歡意還闌珊。酒向花前飲。花宜醉後看。花前不飲酒。終負一年歡。荅友人勸酒吟　人人誰不顧封侯。及至封侯不肯休。大得却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爲多求。規模馬鼓比才士。度量自知非飲流。少日何由能強此。況今年老雪堆頭。黃山谷外集勸交代張和父酒　風流五月張京兆。漢張敞傳。敞使賊曹掾絮舜有所按驗。舜以敞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今日諸孫困小官。作尹大都如廣漢。趙廣漢。張敞。皆京兆尹。所爲大略相似。畫眉仍復近長安。敞爲婦畫眉。長安人傳張京兆眉憮。欲得富。近長安唐人語也。三人成虎事多有。孔融臨終詩。三人成市虎。浸漬解膠漆。衆口鑠金君自寬。鄒陽書云。衆口鑠金。積毀銷骨。酒興情親俱不淺。賤生何取鬬交歡。木蘭花慢庾元鎮。四十九庭堅。四十年翰墨故人。庭堅似守當塗。元鎮寓不出入州縣。席上作樂府長句勸酒。庾郎三九常安樂。使有萬錢無處著。徐熙小鴨水邊花。明月清風都占却。朱顏老盡心如昨。萬事休休休莫莫。尊前見在不饒人。歐舞梅歌君更酌。歐梅當時二妓也。宋景文公集勸酒　酌酒奉君壽。勸君慎勿辭。只今舉酒罷。已異行觴時。波瀾前後來。日月分寸推。稚客不耐久。鬚領無停緇。獨醒信樊人。茲事定何悲。

假令古無死。晝夜常倭遲。正恐奏鳩樂。後人非所希。郭功父詩勸酒一首呈袁世弼　湛湛酒杯綠。酣酣炭鑪紅。佳人放玉板。拂鏡照芙蓉。四海無波瀾。吾曹方宴閑。大笑凌白日。高吟動南山。百歲能幾何。會少別離多。少年嗟賈誼。壯士憶廉頗。不如醉魂魄。冠巾任傾側。寘然逍遥鄉。杳與塵寰隔。陰雲蔽白日。長風捲驚濤。江上崢嶸百怪嘷。挽君船纜勸君住。且飲百殘之醇醪。吳姬笑臉如櫻桃。鯉魚紅絲落霜刀。醉來不識天爲高。共君擧天蹴鯨鼇。下視萬物皆勞勞。左蠡亭重九日同東美翫月勸酒　平生看月無今宵。一亭危在山之椒。下瞰揚瀾連左蠡。白琉璃地覆鮫綃。欲披錦袍撼鼓過。世無賀老誰相和。屈原憔悴湘水濱。夷齊自守西山餓。且來登高望明月。拂拂霜風濯煩熱。身心都在清涼宮。一點無塵光皎潔。與君同遊執君手。況逢令節當重九。不憂短髮還吹帽。頭上有巾先漉酒。飲醇酒。望明月。我歸姑熟溪。君赴黃金闕。明年此會知誰健。細看茱萸莫輕別。王荊公詩　和微之藥名勸酒　此以藥名爲詩。陳亞嘗有藥名詩云。風月前湖近。雲窓半夏涼。暮爲朦寒呵子下。衣城春使縮紗哉。世傳以爲起於亞。非也。自梁以來。如簡文帝。元帝。皆有藥名詩。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首至唐張籍爲離合詩有云。江皐歲暮相逢地。黃葉生前半下枝。子夜吟詩間

松桂心中爲事喜君知以此觀之則藥名詩不始於亞夫赤車使者錦帳
郎從容珂馬留閑坊赤車使者從容見别羊王二君注 河大如腹戊黄
黑而骨白以爲馬飾生南海紫芝眉宇傾一坐笑語但聞雞舌香紫芝生
高夏山谷六芝皆無毒 論衡云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爲瑞 雞舌
香按三省故事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使氣芬芳毋丁香亦
名雞舌香藥名勸酒詩實好陟釐爲我書數行陟釐乃水中苔今取以爲
紙名苔紙見本草單部真珠的皪鳴槽牀金罌琥珀正可嘗真珠出康州
邉海戶有洲島島上有大池名曰珠池每歲刺史親往監珠戶入池採老
蚌割取珠以充貢 李賀詩有酒且滴真珠紅 金櫻子今之刺榆子形
似棳樗而小色黄有刺花紅在處有之松脂千年爲茯苓又千年爲琥珀
史君子細看流光莫惜覔醉衣淋浪獨醒至死誠可傷史君子形如梔子
稜瓣深而兩頭尖亦似訶梨勒始因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多是獨用此物
因號爲史君子獨醒草名歡華易盡悲酸早人間沒藥能醫老酸棗生河
東川澤樹大如大棗實無常形味酸者是 沒藥生波斯國似安息香黑
色寄言歡會衆少年趂取烏頭未白前實衆生豐山山谷苗似狗脊狀如
雉尾 烏頭葉厚莖方中空葉四向相當與蒿相似白前苗似細辛而大

色白易折生洲渚沙磧之上 呂居仁詩勸張李二君酒 張侯好詩如好
色不敢爲主而爲客李侯好酒如好詩心雖甚壯無人知兩侯風味俱不
惡如芙蓉與木芍藥午窓留客看筆快曉枕無人猶賸着廣袖漸變天寳
粧大字不作元和脚世人識笑乃其分吹是仍叔之子弱病夫坐穩無所
求荒齋斷雨鳴春鳩爐煙未盡消百憂恨不綏帶從公遊何時清江横小
舟與君一醉荻花秋却來畜應恭牧兮 張方平樂全集勸酒行 朱庠丁
晉公初寒徽書寓學睢陽廣順僧舍其詩版舊記咸存暇日一二友人就
院置酒客有許盃意若不快者爲作勸酒歌云 衆客醉歸盃席閑一客
不醉坐長嘆不醉長嘆客可苦請以眼前近事觀客見南遷丁晉公擁旄
秉軸天禧中昔歲壽遊客此宇窮秋蕭索隨飛蓬漸遠得意志舊困手提
國柄拎權雄來時未足俄南竄青衫白髮窮衰翁向者枯榮試廻省何異
春宵夢一終人事紛紜似飛絮鐘漏聲中朝復暮且脫鶡裘換酒來與子
相從醉鄉去 雁軒文集再和陳侍郎子知丞寄桂香酒新到又令孫司户
出柑爲勸 栢葉椒花未報春陽和先到四筵賓傳觀秀句堪呈佛締聽
清溪太逈人子舍香醪浮甕碧孫枝名菓薦盤新却將廿肯分寒陋尤見
先生愛士真 鄭俠西塘集次韻子發勸酒 子真依前家谷口無地栽禾

只花柳否亨千態古難常與物浮沉兒女笑鵾鵬海伏而天飛鷦鷯林棲
惟一枝迂談閑論偶相識千世一遇非爲遲君看大旱布雲霓又看朝隮
雷雨隨天之神力豈不大君豈若約無定姿況夫人物在宇宙無異蠅蟻
傳盃巵生亡尚非己主宰滋味得不隨醇醨是以衆人察察日不足我獨
悶悶頑無知方吾醺酣以盃杯爲心正見滄海如池沼子又作詩勸我醉
如泥得非亦以惛惛爲勝曉 王與鈞藍縷藁代謝劉小丞送鄉會勸酒廉
韻 優端閑帝曆會拜謹王春百世枌榆舊一番桃李新珍盼來膴遲妙
句帶清真騎省雲霄上寧辭梁翰頻 一枝鵲漫集千仞鳳方翔束紙清
時肴經帷鎮日香湖波憐鴨緑宫醞杷鵞黄應軫鄉中士毛錐未脫囊頃
安世梅藁後編勸醇甫酒 欲勸臨岐酒一巵若爲啼笑若爲詞情懷作
惡中年後親友相分久病時少壯豈知人寂寞庭闈方待子飛馳飲闌百
丈牽江去挂起西川五色旗 王直讓集勸嚴師酒 臘去東風漸破春憑
軒悵望倍凝神鳥鳴曉霽聲音樂物被陽和氣候新佳景牽懷吟稍徧芳
杯到手舉宜頻靈均空詑離騷好憔悴終爲獨醒人 虞儔尊白堂集勸漢
老弟飲酒 尊前一醉莫辭頻三萬場當歲十旬況有好詩能泣鬼筆無
妙畫可通神快呼在手持螯客莫着傾身障鹿人緑漲大江渾是酒蒲萄

波面已生春 李端叔姑溪集延之置酒當利樓侍人勸酒詩 雲山遠近
淺還深宛轉愁顏頓不任獨有綺羅知此意故拈金盞十分斟 陳后山詩
席上勸客酒 稍闊襟抱使心寬犬放酒腸須盞乾 世說鯉振門曰中郎
襟抱未虛 韓玉同賓聯句云爲君開酒腸顛倒舞相飲 唐詩人又曰酒腸
俱逐洞庭寬 珠簾十里城南道肯作當年小杜看 小杜即杜牧之也牧之
詩云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 陸放翁集莫辭酒 勸君莫辭
酒酒能解君愁勸君勤來藥藥可使疾疾瘳此外莫癡書書亦豈君悞古來
敗人事正以不學故愁去疾亦平便腹如瓠壺努力貯萬卷無此令君愚
我有美酒歌 我有美酒起自斟勸君一巵爲君吟棗秋未遂京塵化
緑鬢已受吳霜侵三巴塗路何嶔崟五溪霧潦多毒淫虎豹夜嘯裂崖谷
魑魅晝出拎山林身如槁葉墮幽穽窅窅何啻千尺深無因刳肖出此心
一寸孤忠天實臨 畏齋程端禮詩勸酒 舉酒勸君君勿辭一年春好惟
茲時風日暄暖啼黄鸝鑒空紺碧飛遊絲緑楊萬縷垂水湄小桃破萼嬌
晴姿今日何日風物奇花朝止有三日遲客愁頓釋如冰澌況有嘉賓酒
盈巵堂上主人文章師筆下縱横蟠蛟螭胷中磊落載書詩年強學富仕
則冝我生同里陽城裨束髮學校聯講帷在鄉已獲懋蕭規僕來郎邑分

卑比人生出處神所司千里會合非人爲爽吾純叔心相知交情歲晚無
磷緇禮長十年兄事之在我豈止肩當隨君顏美好我反衰自鏡醜惡如
嫫倛君已有子紹裘箕我如鳩拙巢無枝譬彼平坂天馬馳跛鼈欲與爭
臺壁上天生人意有期但責樹植勿自隳弧矢昔已射四陲豈得懷土生
愁噫郎山在眼水清猗魚有鯿鰋菜藜梨勸君飲酒君勿辭坐上白日西
南移　司性之來郎邑勸酒一首　君來溪柳未藏鴉君去聞適溪頭花
一尊未盡相逢喜春色拋人去如此錢塘見君今十年豈知爲客俱桐川
我生緣無谷口田君亦未有買山錢世間萬事我多取只此造物猶未許
溪柳溪花尚惱人酒杯到手休嫌頻劉文貞公集勸友人酒　西風落葉
共蕭颾百感中來不自由豪客空携鐵如意舞鞭徒貫錦纏頭曳迴雨腳
雲歸岫湯出山頭月滿樓一曲清歌一盃酒爲君洗盡古今愁耶律鑄文
獻公集次韻仲實勉酒　中年刻意學刓方世故時來皺肺腸醉悟禪逃
人未覺心安貧病士之常能無知命窮周易便肯行歌擬楚狂着腳直須
平曠處糟丘極目是吾鄉　書莊詞菩薩蠻勸酒　勸君今夜須沉醉樽前
莫話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　須愁更漏短莫訴金杯滿遇酒
且呵呵人生能幾何　魏鶴山大全集送宇文侍郎知漢州勸酒　尚憶都

門祖帳時重來勤是十年期雲拖暮雨留行色雲挾秋涼入酒卮湖上雁
水邊屋來須矯首嘆來遲北風滿地塵沙暗豈室方勞丙夜思　管待李
參政星勸酒詞　落日下平楚秋色到方塘人間袢暑難耐獨有此清涼
龍卷八荒霖雨鶴閑十洲風露回薄水雲鄉欲識千里潤記取玉流方
石闌衣江蘺佩芰荷裳箇中自有眼媚何必錦名堂吸取玻瓈清灝喚起
遺逢舊夢人物儼相望矯首望歸路三十六虛皇　管待楊伯昌少監勸
酒　獨立西風裏渺無塵明河掛斗碧天如洗鴻鵠樓前迎風處吹墮乘
槎星使弄札札機中巧思織就天孫雲錦段尚輕陰未闊留織翳親爲挽
天潢水　等閑富貴浮雲似須存留饑分清論護持元氣曾把古今興亡
事奏向前旒十二維去國言猶在耳念我獨兮誰與共謾凝思一日如三
歲夜耿耿不皇寐　餞黄侍郎叔者勸酒　向江頭幾回凝望垂楊那畔
舟繞驤江神似識東歸意故故一篙春水卻總被二百里人家祖帳連天
起且行且止便爲汝遲留三朝兩日如此尺如此　還須看世上憂端如
蝟一抨白黑棊子肥邊瘦腹都閒事華竟到頭何似當此際要嘿識洗思
一著慢慢地目前誰是料當局諸公斂容縮手日夜待公至　鮮于安撫
勸酒　固陵江上暮雲急一夜打頭風雨催送春江舡上水笑指山歸去

靴帽叢中漁樵席上總是安行處惟餘舊話爲公今日拈聚見說家近岷
山翠雲平楚萬古青如故要把平生三萬軸喚取山靈分付盧阜嵩高衡
陽岳麓曾與岷爲伍及時須做鬢邊應未遲暮　約程漕使遇淋初建勸
酒　記幡然持節下青雲巴月幾成弦待竹枝歌徹訟棠陰地廓華連予
邦尋當年舊夢來使蜀東川人物寥寥甚葉許回旋　愧我推擠不去尚
靳官對舊侯任如前與故人飲酒月露寫明蠲嘆書生康時無計謾憂思
時墮酒痕邊且只顧早休兵甲長見豐年　管待李眉州勸酒鷓鴣天詞
十載交盟可重尋睽於棠茇細論心雲障晚日供秋思風遞荷香作晚
陰紆勝引絡塵襟未須紫馬去駸駸玻瓈無計留君住但乞天公三日霖
李壁雁湖集好事近詞餞交代勸酒　莫惜一樽留共醉錦屏山色多少
飛花愁颭送征輪南陌　曲湖歸去未多時還搶詔黄濕生怕別來姿斷
看滿園行遍　江神子詞勸酒　露荷香泛小池臺水雲堆好風催實扇
胡床無事且徘徊簾外海榴裙一色判共醉兩三杯　此懷能得幾番開
玉山頹不須推回首慈恩前夢笑堪咍好是上林多少樹應早晚待公來
阮郎歸詞勸表制機酒　蘇臺一別貫三年錦書憑雁傳風姿重見聞江
邊玉壺秋井泉　魏短舞趙幺絃篆香同夕煙多情莫惜爲留連落花中

酒天　毛東堂先生集劉銀燈詞同公素賦俾歌者以七急拍七拜勸酒
簾下風光自足春到席間屏曲瑤甕酥融羽觴蟻鬧花映鄱湖寒淥汨羅
愁獨又何似紅圍翠簇　聚散悲歡箭速不易一杯相屬頻剔銀燈別聽
牙板尚有龍膏堪續羅薰繡簇錦瑟畔低迷醉玉　蘇東坡大全集南鄉子
詞席上勸李公擇酒　不到謝公臺明月清風好在哉舊日髯孫何處去
重來短李風流更上才秋色漸摧頹滿院黄英映酒盃看取桃花春二月
爭開盡是劉郎去後栽　黄裳演山集勸酒致語適來已陳十二短章輒歌
三五盛景景景清韻尚愁梁上之飛塵抑抑佳賓須作鄉中之醉客同樂
當歡於今夕相從或聚於他年更賦幽情再聲佳詠　萬籟無聲天地靜
清抱未話不愧丹霄鏡照到林稍風有信擡頭疑是梅花嶺萬感只應閒
對景獨倚危欄擾擾人初定吟不盡中愁不盡溪山千古沉沉影　誰悟
月中真火冷能引塵緣逐出輪回境爭柰多情都未醒九回腸斷花間數
萬古興亡閒事定物是人非杳杳無音信問月可知誰可問不如且醉樽
前景　忽送林光禽有語飛入遠空失素歸洲鷺照處無私清望富餘輝
不惜人人與玉繩欲到中天路且待飛觴縱縱移嗅步花下影圓良夜永
東南樓上還相顧　一望瑤華初委地更約幽人共賞巖邊翠試把方諸

聊與試。無情爭得無中淚。飛瀑恐從星漢墜。漸向賓筵但覺寒如水。自愛
一輪方得意。輕隨箕畢還成累。史浩鄮峯真隱漫錄清平樂 侍宰執勸趙丞相
酒 槐庭元老。四海真師表。曲為故人能久要。陋巷不嫌時到。虛堂已入涼
颸。一觥為壽何詞。看即關河恢復。千秋永輔淳熙。 勸王樞使酒 當年
桂籍。同展摩雲翼。位冠洪樞情似昔。肯共一樽瑤席。 經綸素蘊胸中。籌
帷少試成功。已殄潢池小醜。行收沙漠虜公。 吾皇虜哲。廷有真三傑。同
向清時揚茂烈。捷逮韋陶夔契。 聯鑣忽訪山樊。涼生花底清樽。太史明
朝日奏。台星皆聚柴門。侍使相勸酒 南陽賓友。道舊須樽酒。一曲為公千
歲壽。結束春風纖手。 忠謀黼黻明昌。英詞錦繡肝腸。帝所威推頗牧。人
間允重班揚。 滿庭芳 四明尊老會勸鄉大夫酒 疏海波澄。棠陰日永。芝
宜坐嘯雍容。歲豐民樂。無訟到庭中。試數循良自古。龔黃外。誰可連蹤。那
堪更恩均耆壽。良會此宵同。 琬穹占瑞處。樊煌五馬。璀璨郡公。盛笙歌
羅綺。共引髯翁。秖恐芝泥趣召。便旌展獵獵飛紅。須知道。君王渴見。名大
在屏風。勸鄉老衆賓酒 十載江湖。一朝簪組。寵榮豈稱衰容。聖恩不許。歸
臥舊廬中。慨念東山伴侶。煙霞外久闊仙蹤。今何幸。相逢故里。談笑一樽
同。 吾州真幸會。湖邊賀監。海上黃公。勝渭川遺老。靜縣仙翁。縱飲何辭

爛醉。臉霞轉一笑生紅。從今後。婆娑化國。千歲樂皇風。代鄉老衆賓勸
酒 王闕朝回。沙堤煙曉。碧幢光動軍容。虎符熊軾。行指七閩中。假道吾鄉
我里。揮金事思躡前蹤。傾懷處。螢窗雪案。猶說昔年同。 相看俱老大。樸
期道義。不為王公。念兒時聚戲。今已成翁。秖借玉壺美酒。還為壽。金醆鑪
紅。仍頻祝。中書二紀。衰海振淳風。代鄉老衆賓勸鄉大夫酒 復擁旌麾重
歌襦袴。滿城長是春容。搢紳耆舊。歡溢笑談中。盡道邦君愷悌。道遂湖
海遐蹤。今朝會。公真樂善。屈意與人同。 恩勤東道主。揮金漢傳。懷紱未
公。引群仙環拱。欽壽吾翁。春晝初登畫綠。春衫更輕染香紅。持杯顧。歸登
絳闕。花萼醉春風。代鄉大夫報勸酒 油幕新開。驊旌前導。暫歸梓里春容。
致身槐棘。功在鼎彝中。自是襟懷絕俗。今猶記。筆硯陳蹤。張高會。君恩厚
賜。樂與故人同。 把麾鄞水上。相看青眼。誰復如公。況親陪樽俎。笑接群
翁。座上笙歌屢合。須拚到。晚日醺紅。公今去。恩波四海。桃李盡東風。 最
高樓 鄉老十人。皆年八十。淳熙丁酉。三月十九日。作慶勸酒 當年尚父。二
箇便興周。今十倍更何憂。沖融道貌。丹為臉。扶跡漆髮黑盈頭。世方知非
熊老聚吾州。 有智略。可從茲日用。有志願。可從茲日酬。天賦予。怎教休。
瓊漿且共飛千斛。蟠桃應得見三偷。諒吾皇。恢復後。盡封侯。 撲蝴蝶

光陰轉指。百歲知能幾。兒童稚老。來將耄矣。就中些子。強壯又被浮名牽
繫。良辰盡成輕棄。此何理。 若有惺惺活底。必解自為計。青樽在手。且須
拚。爛醉。醉鄉不涉風波險。到花陰正午。笙歌又還催起。 蝶戀花 王觀
新醅醱綠蟻。滴滴真珠。便有香浮鼻。欲把盈樽成雅會。更須尋箇無愁地。
況是賞心多樂事。美景良辰。又復來相值。料得天家深有意。教人長壽
花前醉。 臨江仙 自古聖賢皆寂寞。秖教飲者留名。萬花叢裏酒如澠。
池臺仍舊貫。歌管有新聲。 欲識醉鄉真樂地。全勝方丈蓬瀛。是非榮辱
不關情。百杯須痛飲。一枕拚春醒。 粉蝶兒 一盞陽和。分明至珍無價。
解教人囉哩哩囉。把胸中些磊磈。一時鎔化。悟從前。恁區區總成虛假。
何妨竟。名交酬。玉觴金斝。更休辭。醉眼花下。待明朝。紅日上。三竿方罷。引
笙歌。擁珠璣。笑扶歸馬。 瑞鶴仙 瑞煙籠繡幕。正玳席歡濃。觥籌交錯。
高情動寥廓。恣清談雄辯。珠璣頻落。鏘鏘妙樂。且贏取。昇平快樂。又何辭
醉玉頹山。是處有人扶著。 追念搏風徵利。畫餅浮名。久成離索。輸忠秉
約。沒材且攞擔閣。悵良辰美景。花前月下。空把歡遊蹉卻。到而今。對酒當
歌。怎休領略。 永遇樂 桃李繁華。芰荷清淨。景物相繼。霜後橙黃。雪中
梅綻。迤邐春還至。尋思天氣。寒暄涼燠。各有一時都地。如何被浮名牽係

此歡遊成拋棄。 如今醒也。扁舟短棹。更有籃輿胡倚。到處為家。山有社
酒。野老為賓侶。三杯之後。吳歌楚舞。忘卻曳金穿履。雖遇箇清朝貴客。也
須共來一醉。 青玉案 閑忙兩字無多子。歎衆世皆由此。遂利爭名忙
者事。塵中得喪。任中寵辱。無限非和是。 誰人解識閒中趣。雪月煙雲自
能致。世態只如風過耳。三杯兩盞。朦朧地。長向花前醉。 醉蓬萊 春
泉通碧甃。秫刈黃雲。醸成芳酎。瑞霧凝香。更陽和鍾秀。曉甕寒光。夜槽清
響。聽領珠頻溜。畫錦堂深。聚星筵啓。一觥為壽。 況此神仙。藥宮儔侶。玉
殿英游。盡皆親舊。贏得閒情。對良辰握手。醉席淋漓。笑語都不問。欲殘更
漏。繡幕春風。輕絲美韻。明朝還又。李流謙澹齋集醉蓬萊 同幕中諸公勸
虞宙成酒 正紅蹤綠密。浪軟波肥。放舟時節。動地擎天。識堂堂人傑。萬里
長江。百年驕虜。只笑談煙滅。葭葦霜秋。樓船月曉。漁樵能說。 分陝功成。
沙堤歸去。衮繡光浮。兩眉黃徹。了卻中興。看遠回勳業。應有命圭。相印都
用賞元功重疊。點檢樽前。太平氣象。今朝渾別。 葉石林詞臨江仙 又次韻
肖者卿法華山曲水勸酒 山半飛泉鳴玉珮。回波倒卷鄰鄰。辭巾聊濯十
年塵。青山應卻怪。此段久無人。 行樂應須賢太守。風光過眼逡巡。不辭
常作坐中賓。只愁花解笑。衰鬢不宜春。趙周臣滏水集青杏兒 勸酒 風

雨䊵花愁。風雨罷。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謝。明年花謝。白了人頭。乘興兩三甌。揀溪山好處。追遊。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好。無花也好。選甚春秋。韓維詞范奉議作西江月勸酒　故里交親半楫城。坐中牢落似明星。雨多秋草荒三逕。露重寒花圻萬鈴。閑復併。和詩筆。盃興未杳放酒盃停。樽前一曲西江月。猶識當年舊典刑。往歲子華兄同先丈會長賦詩制曲。往往發於坐上。李處全詞生查子正月十六日李樂伯言。周什先勸酒　溫厚屬東南。和令經三五。幾夜德星明。果應前陳聚。　分虎屈雄姿。展驥淹退步。除詔已塗芝。便看朝天去。晏叔原詞玉樓春勸酒　鵬鷃好爲鶯花住。占取東城南陌路。儘教春思亂如雲。莫管世情輕似絮。古來多被虛名誤。寧負虛名身莫負。勸君頻入醉鄉來。此是無愁無恨處。　一尊相遇春風裏。詩好似君人有幾。吳姬十五語如絃。能唱當時樓下水。良辰易去如彈指。金盞十分須盡意。明朝三丈日高時。共拚醉頭扶不起。鄒陽張轆詞山莊勸酒高齋天晚身。家君十一月二十九日生。癸酉冬。自長沙赴京。謫於郢之境。田家釀酒以俟。先逭詞爲壽。清吟淵碧。馬首春風曉。閒悅西湖梅早。又邀我能詩客。書尺知到日。月隨人合璧。兒擬山莊勸酒。田家釀僅芻得。呂勝己詞瑞鷓鴣泉會樂右司趙鄂州勸酒二首　人生如意。步。誰得似仙翁。身名俱好。李衡騰踏暑駕雙旌五馬。便居蓬島閬山蜀道。秉玉節油幢屢到。號當今有腳陽春。處處變愁成笑。　尤好曉陪論道密贊調元。虎符重耀。勲庸天保。奉香火歸來了。見煌煌甲第。兩兩龍駒綠鬢朱顔未到。是平生種德陰功。自天有報。柯山別駕李澍詞子秀滿庭芳鄉老衆賓勸別駕開府酒　油幕新開。髯旌前導。暫歸梓里春容。致身槐府。功在鼎彝中。慨想東山故侶。煙霞外。久閑優游。今何幸相逢吐握。談笑一樽同。　德星占瑞處。旌麾五馬。家綰三公。對渭川遺老。絳縣僊翁。厚意杯傳紺玉。那堪更簇寶囊紅。拚沉醉。今宵盛事。復見古人風。　千秋歲四明趙制置史開府。勸鄉老衆賓酒。鄭峯凝瑞。鄞水浮佳氣。晴景轉花光媚。碧幢森大纛。紅旆紛千騎。相遇處。滿城鶴髮群仙萃。　綺席張高會。鼉鼓笙簫沸。金獸裊檀煙。翠玉山環四座。休惜今朝醉。觴再舉。清歌共引千秋歲。頭勸　酒巡未止。先說一些兒事。喜別調吹風。此曲由來自普通。梁武帝號長鯨吸酒。面對沉香山刻壽。坡有沉香壽山子賦吸盡如何。吸了西江說甚多。　二勸　酒巡未止聽說二踈歸可喜。隨意乘風。柱杖深村狹巷通。淵明漉酒。更與龐公龐媼壽。切莫譏何。何充與弟準崇佛。謝氏譏之曰。二何佞佛喚取同來作隊多。　三勸　酒巡未止。更祝三般楊氏喜。楊子

拜司業。兩子登科。號楊三喜。上苑春風。寶帶靈犀點點通。通天犀帶聽歌侑酒。富貴兩全添箇壽。人少暴何。彭祖人言只壽多。　四勸　酒巡未止說着四幷須着喜。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好月暴風。好箇懷命又通。　明朝醒酒。起看佳人粧學壽。壽陽粧定問人何。昨夜何人飲最多。　五勸　酒巡未止。更說五行人聽喜。康節淳風。說道諸公運數通。　乞漿得酒。戚在中司乞漿得更撿戊申前定壽。陰司有戊申錄亥字推何。甲子生年四百多。　六勸　酒巡未止。鼓吹六經爲至喜。也洗回風。只有村中鈸數通。長鬢把酒。自當長頭杯拜壽。賀長頭問得窮何。一坐靴皮笑面多。　七勸酒巡好止。且聽七絃餘韻喜。彈到悲風。醒酒風吹琵琶通。　休休避酒。茶後茶仙來獻壽。七椀休何。不獨茶多酒亦多。　八勸　八巡將止。八節四時人賀喜。漢俗歲風。薛老之言貴尚通。漢以至日休吏。張敞不肯休。薛宣曰人道尚通。且對妻子設酒肴。請隣里相笑樂妻兒設酒。更約比隣相慶壽。虛度時何。只恐妻兒怪汝多。　九勸　九巡將止。留讀九歌章句喜。畫漾挨風。酒令反掉也發軔蒼梧萬里通。兒離騷楚歌發酒。讀到人生何所壽。天問。延年不死。壽何所止試問原何。兩獨惺然枉了多。痛飲讀離騷十勸　十巡今止。樂事要須防極喜。淳于酒極則亂。樂極則悲。燭影搖風。月落參橫影子通。　龐茶淡酒。五十狂歌供宴壽。歌謝來何。再約尋盟後日多。

舉賢勸酒

太平御覽魏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幷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迴賜。帝又褒美之。

斬美人勸酒

世說新語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于沉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爲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爲將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

美人行酒

事文類聚　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弘。敦與導嘗造王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導。敦所。敦固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嘆曰。處仲若當世心

悰剛忍，非令終也。

冠帶勸酒 老學菴筆記：前輩置酒飲客，終席不褫帶。毛達可守京口時尚如此。後稍廢，然猶以冠帶勸酒，後又不講。紹興末，胡邦衡還朝，每與客飲，至勸酒必冠帶再拜。朝士皆笑其異衆，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

祝天勸酒 石林燕語：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爲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常盡歡，而審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滿。一日酒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何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汝酒量，可試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輒連數大杯無苦。自是每侍燕，輒能與衆同飲。

胡舞勸酒 張南軒語錄：趙雄言於上曰：臣前奉使退還私第，則如初，或強飲輒病。杯酒爲陛下壽者，蓋臣子不忍違遠天威。而朝士有妄言，謂臣胡舞勸陛下酒。上曰：如此，却是朕失德。上問誰，雄以先生對。他日上以語宰相，宰相曰：如此等人，須竄責一二，以警其餘。上曰：不必如此，但好教他去。於是出先生知袁州。先生曰：胡舞之說，甚非。惟口不曾道，實亦耳不曾聞。

屈膝勸酒 宋北盟錄：一日，胥捨呼范仲熊至其寨中，問韓信用兵人才高下，劉伯升、孫策不能成功。仲熊對曰：韓信才亦不高，故必設計，然後能取勝，如水上沙囊、木罌背水陣之類是也。劉仲升、孫策雖天資英勇，然器輕，無君人之體，所以無成。胥捨聞說大喜，親屈膝勸仲熊飲酒。

傳宣勸酒 宋北盟錄：宣和五年，國信使試工部尚書盧益等見大金國主，賜宴，傳宣勸酒，令措笏飲至盡。

生肉勸酒 夷堅志：南豐曾氏爲臨川李氏壻，初親迎時，舅姆張氏送之，逼歲求歸。李氏置酒餞別，張歸而惱曰：我在李家十數日，蒙渠主禮不爲薄，但臨行時，忽以生肉勸酒，使我心惡不可堪。人問其狀，曰：羊一柈，猪一柈，鴨、鷄各一柈，凡四品，柈各四巨楪，皆生物也。飣餖雖豐，豈復可食？家人亦皆咄咄曰：不謂李官人家野陋乃如此。村婦鄧八嫂實從張爲客，私語人曰：安得是事？縣君豈別有所覩乎？張之夫先爲光化軍司理，不挈家行，父之得訃，云死矣。後其子歸，乃言以去臘末晝三日死。死之日，同僚隨土俗具祭，用生物四大柈，其器皿名物悉與張所見同。蓋張從李氏歸時，司理君始死，受奠千里，影響符契若是，異哉異哉。

命安妃勸酒 王明清揮麈餘話：蔡元長曲宴記云：上延元長等至玉華閣，安妃素粧，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元長前進再拜叙謝，妃答拜。元長又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元長奏曰：禮無不報，不審酬酢可否。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

勸長生酒 白氏六帖：大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於華林園中飲酒，舉盃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豈有萬歲天子耶。

軍法行酒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後諸呂憚章。張思廉玉笥集：朱虛侯行酒歌　長樂宮中女天子，盛設賓筵權戚里。百官侍坐莫敢違，諸呂喧闐笑聲起。御史中丞不糾儀，叔孫制作成虛禮。朱虛奉勑起行觴，手提三尺昆吾鋼。田歌聲振野鷄伏，頸血光寒漢道昌。

太眞行酒 俞文豹吹劍錄：溫嶠將去，王敦恐錢鳳爲之謀，因餞別，起行酒，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敢不飲！及發後，鳳曰：嶠一於朝廷甚密，未必可

信。敦曰：太眞昨醉，少加辭色，豈得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

普妻行酒 事偶韻語邵氏錄：宋太祖一日大雪夜，叩趙普門曰：已約晉王。已而太宗至，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以嫂呼之。帝曰：吾睡不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遂定下江南之議。

官婢行酒 程氏外書：官婢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暢字潛道。

命妓行酒 事文類聚：齊王晛性謹慎，顏師伯豪貴，設女樂要晛，傳酒行炙，皆命妓傳行。每至晛，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皆笑。

呼妓行酒 山居新語：太史氏楊瑀元誠、鮮于伯機樞一日宴客，呼召妓曹娥秀侑尊。伯機因入內典饌未出，適娥秀行酒，酒畢，伯機乃出。客曰：伯機未飲酒。娥秀亦應聲曰：伯機未飲。座客從而和之曰：汝何故亦以伯機見稱？可見親愛如是。遂佯怒曰：小鬼頭焉敢如此無禮！娥秀答之曰：我稱伯機固不可，只許你叫王羲之乎？一座爲之稱賞。

車行酒 羅泌路史發揮關龍逢篇：大抵書傳所記桀紂之事，多出模倣，如世記等。瓊臺三里，金柱三千，車行酒，騎行炙之類，盆樓子箴戒篇：帝紂好爲長夜之飲，時人爲之語曰：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

為一夜。長安志三輔舊事曰。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置銅人十二於宮前。

牙籤行酒 經鉏堂雜志。壽皇座側。有一牙籤筒。牙籤凡二十。半白半綠。酒樽至。出白籤。斟止半杯。出綠籤則滿泛。一席之間。用綠籤止二三而已。

玉杯行酒 古今事通。太弟景遂召宮僚飲。以玉盃行酒。因與坐客傳翫。贊善大夫張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耶。抵盃柱礎碎之。

木人行酒 太平廣記。煬帝三月上巳日。會群臣於曲水。以觀水飾。又作小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杯。立於船頭。一人撑船在後。遶曲水池。酒船隨岸而行。行疾於水飾。每到坐客之處。即停住。擎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過酒。客取酒飲訖。船依式自行。並如前法。皆出自黃袞之思也。

佐酒 高帝紀。上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曰。助行酒。

命歌佐酒 五代史王峻傳。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

召妓佐酒 唫雲集。毛惜惜。高沙營妓也。嘉熙間。高沙卒榮全叛。召惜惜佐酒。惜惜愁

曰。吾寧死不能為賊行酒。全以刃裂其口。立命臠之。惜惜至死不絕聲。

婦人佐酒 宋史列傳。楊再興。賊曹成將也。紹興二年。岳飛破成。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衆。直入其營。官軍郤殺之。

宮人送酒 古今事通。嘉王宗壽。持杯諫衍。感激流涕。衍有媿色。佞臣潘在迎等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怪也。衍命宮人李玉簫。歌所撰宮詞送酒曰。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宗壽懼禍。盡飲之。

執板侑酒 資治通鑑。唐昭宗天復二年。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為全忠歌以侑酒。註。板。拍板也。古樂無之。玄宗時。教坊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腰鼓三。後人因之。歌舞率以板為節。以木若象簡。凡八片。以韋貫之。兩手各執其外一片而拍之。

誦詩侑酒 江少虞類苑。楊安國判國子監事。每會集學官飲酒。必誦詩書一句以侑酒。舉杯屬坐客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且飲酒。衆如晦。時為學官。亦舉杯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飲矣。坐客皆笑而楊不悟。

芙蓉侑酒 宋吳芾湖山集。夜飲觀風堂。賞濟折芙蓉侑酒詩。燈下看花已可人。今此花那更有精神。不辭今日尊前醉。只恐紅粧不是真。再和坐上花光欲照人。深疑花是洛中神。已拚今日如泥醉。何必須分妄與真。

唱喏酒 石林燕語。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喏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為平聲。文士亦或用之。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尊須用管絃喏。洛苑花神送酒歌。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況吟不敢怨春風。自難容華暗消歇。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鮑生妾詩送酒。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二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劉夢得詩冬夜宴河中李相公中堂命筮歌送酒。朗朗鶤鷄絃。華堂夜多思。簾外雪已深。座中人半醉。翠蛾發清響。曲盡有餘意。酌我莫憂狂。老來無逸氣。京昭儀寶仙吟送酒。爭不逢人話此身。此身長夜不知春。自從國破家亡後。罷上惟添萬草新。胡銓詩次韻答陳立夫送酒。平生痛飲號專門。逸氣旋乾復轉坤。孔坐年來客常滿。直須一日倒千尊。公家家世舊崔嵬。鶯坐先生日萬杯。已辦糟牀十日飲。便須乘月抱琴來。蘇東坡詩次韻樂著作送酒。少年多病怯盃觴。老去方知此味長。萬斛羈愁都似雪。次公。庾子山賦云。唯將一寸心。貯此萬斛愁。一壺春酒若為湯。次公。後漢闕忠子說皇甫嵩曰。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鄭俠西塘集江亭與程瞿二君邂逅小飲。太守送酒因成。蒼翠聳天江上山。淙琤瀉玉亭前水。邂逅相逢坐上人。傾蓋論心何俊偉。涼風颯颯來几筵。似與清談相表裏。程瞿軒軒古遺美。憫我羈窮見辭氣。以為此時無一杯。直恐江山解相鄙。旋呼妓僮滌鐺勺。豆肉盤蔬隨所峙。三盃五盃過七酌。清興悠悠殊未已。復向行舟尋果餌。蕪荑擬欲求諸市。有豐佳饌來使庖。巨截長鱗間珍脆。紛然羅列乃巨筵。笑語云云良有以。逡巡長呵下雲際。傳以報謁迂千騎。薄闈江滸清飲歡。歸去瓊漿遽來賜。大哉何公古循吏。易俗移風有深致。人之所背公所趍。正以敦薄醇醨為已事。保祐斯民如赤子。飲食教誨諸下位。吹噓枯朽奪春陽。憂民之憂過於己。連英二城接疆理。舊績新庸盈眼耳。道塗賡載盡歡謠。冠佩清言有餘美。

進美酒 古今事通。太祖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為業。帝每訪其家。必進美酒甚謹。從容屬目計曰。汝輩來何以驗之。徐曰。其全家手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後見皆顧得酒坊。許之。曾布母。即徐塤。亦無中指節。布亦然。每朱氏傳及曾子孫。皆然。亦異事也。

進清酒

古今事通晉代虢虢君出走至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進清酒吾飢而欲食御進腶脯粳粱曰何給也曰儲之久矣為君出亡而道飢渴也

進御酒 古今事通唐志良醞署進御則供春暴秋清酴醾桑落之酒又地理志河中府河東縣有芳醞監汲河以釀

進新酒 文昌雜錄九月一日法酒庫內酒坊請內東門進新酒遂以頒近臣有差前數日膳部光祿寺皆嘗酒舉舊例也

穀陽進酒 韓非子十過篇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三老進酒 晉書載記劉曜被執石勒使李永與同載歸于襄國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

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境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耶當為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

升階進酒 五代薛史後唐閔帝紀長興四年十二月丁卯帝釋縗服群臣三上表請復常膳御正殿從之辛未帝御中興殿群臣列位馮道升階進酒帝曰比於此物無愛際賓友之會不近樽罍況在沉痛之中安事飲啖帝撤之

歌舞進酒 遼史樂志太宗會同三年晉宣徽使楊端王朓等及諸國使朝見皇帝御便殿賜宴端朓起進酒作歌舞上為舉觴極歡江湖續集趙崇嶓進酒行 王槽夜壓蒲萄碧石溜寒泉響淩歷水精壺中潋琥珀醉呼酒星下瑤席小鬟春風花滿頭堂堂一曲真珠喉六國三朝春江流眼花落井消千愁王逢梧溪集韓醴泉先輩余廸卓道士邀遊東觀橋釣磯巖壁氿赴鄭槽臺宴客謂予同有高世志屬賦進酒歌遂走筆我志千載前而生千載後閒勞濟勝具或寓醉鄉酒東郊秀壁衣錯明蝃蝀下飲波神驚看雲衣上落照赤放櫂却赴槽臺盟糟臺筵開戛秦筑霜寒入簾吹絳燭沉香刻槽壓蔗露風過細浪生紋縠水精盌蒼玉舡載酬載酢陶自然鼻頭火出遂肇未必樂解囊肉消騎馬良可憐五侯七貴真糞土蜀魏越仉如飄煙聞雞懶舞飯牛恥中清中濁方聖賢豈不聞縣譙更闌漏遲滴又不見天漢星珠月孤白幾家門鎖丸松青僅留校書墳上石墳上石終若何醴泉廸卓更進雙巨羅

拜跪獻酒 資治通鑑後漢高祖紀天福十二年六月甲寅契丹主命守汴州節度使蕭翰與麻荅至恒州崔廷勳見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

獻飲餘酒 金樓子說蕃篇劉義宣在荊鎮時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

獻千斛酒 古今事通西征至赤烏獻酒千斛穄麥百載天子賜墨乘黃金貝帶北征曹奴之人獻觴天子賜金鹿銀麋有大木碩草嗋口之人獻酒百石穆天子傳

獻萬壽酒 唐會要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等上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著之甲令布於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群臣常以是日獻萬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結絲承露囊更相問遺村社作壽酒樂名賽白帝報田神制曰可歲時雜詠至日上公獻壽酒詩 侯曉天門闢朝天萬國同瑞雲昇觀闕香氣映華宮日色臨仙藥龍顏對昊穹羽儀瞻百辟獻壽是三公化被君王洽恩沾草木豐自相朝玉座宴此詠皇風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十四

酒

二十有

罰酒

事文類聚觴其不敦者周禮兕觥其觵注罰爵也觵然不用桼
詩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
恥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語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
識矧敢多又賓之初筵智悼子卒未葬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
蕢入寢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而飲之降趨而出三
酌甘罰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
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衆樂所以
自戒懼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曠也太
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師典奏樂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
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調貪酒食褻近也近臣亦當規君疾
憂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防禁
放溢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曰如我死則必

無廢斯爵也遂謂之杜舉檀弓高似孫緯畧梁孝王遊忘憂之館集諸遊
士使各為賦枚乘為柳賦路喬如為鶴賦公孫詭為文鹿賦鄒陽為酒賦
公孫乘為月賦羊勝作屏風賦韓安國作風賦不成鄒陽代之罰酒三升
餘各賜絹五匹　帝幸辟雍會命群臣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
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闇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
紛紜良用反側其和逌等各罰酒　石崇元康六年從京出為征虜將軍
有別廬在南縣界澗谷中時征西大將軍王詡當還長安與衆賢共送在
澗中晝夜遊宴遂各賦詩不能者絳邑令潘豹散騎常侍劉邃南郡太守
石攜各罰酒三觥觀此三事則蘭亭修禊賦詩不成者罰酒非止此也左
傳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
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
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
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於子祿莫
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
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
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

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
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
有離散在于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於四方
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
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
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
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字也續世說敬宗時裴度自興
元入覲既至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棲楚逢吉黨也棲楚等
十餘人駕肩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飲酒棲楚矯求
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崔咸疾其諂偽舉觴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
官躡嚅耳語度笑而飲之棲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快之太平御覽說苑
曰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文侯不
盡公乘不仁舉白浮君也錦繡萬花谷文選飛觴舉白蓋酒盃也楊大年
詩愁裏酒盃浮大白夢回香冢上孤青又嘗當酒舉白便浮君北窻叢錄
陽翟李廌方叔早以文章見知於東坡先生晚年坎壈竟不偶而死嘗賦
老歎一篇曰此身常恐竟無成憂患頻更已不驚下第但能供酒令他時

何意主文盟晚經護有春秋癖閉戶猶防月旦評獨對秋風歎華髮暮雲
蕭瑟歲崢嶸詩尾自題云東坡去年帥定武館中諸學生別於惠濟東坡
舉白浮歐陽叔弼陳伯修常希古曰以君為主司而失李方叔是可罰也
三君皆慙謝時文潛在坐輙復舉白浮東坡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曰何
也文潛曰昔元祐初先生知貢舉而方叔不第則與三君其罰均也士大
夫皆傳之劉公嘉話文人曰當裴延齡之橫也文人座主顧侍郎挺笏欲
擊之曰叚秀實笏擊賊臣顧少連笏擊姦臣時會于田鎬宅元友直為酒
糺各罰一盞以犲縫之俗謂籠合是也世說新語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
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
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史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
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着青布絝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
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惟揚志宋公庠在揚州使工
覺堂塗取卮酒與之後知誤取庠使立償之而取予者皆被罰盧氏雜說
崔鄲為京尹日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飲衆人皆延之時
譙公夏侯孜為戶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譙公曰若不曾歷給
舍京兆尹不合衝丞郎宴命酒糺來要下籌且喫罰爵取三大器物引滿

飲之良久方起決引馬軍將至覺崔出為賓客分司事文類聚詩句明當罰二斗已洗兩玉舟百罰深盃亦不辭杜快須飲此勿復辭何用區區較醒醉坡好詩惡韻應難和刻燭應須便置觥坡

賦詩罰酒

冊府元龜梁蕭介善飲酒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有以詩不成罰酒一斗介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時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否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客於領軍將軍馬明史實賓錄晉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成者罰酒二升隆初以不能罰酒飲畢攬筆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還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蠻語

著詩罰酒

金樓子雜記下篇高貴鄉公賦詩給事中甄陶成嗣各不能著詩受罰酒金谷聚前蜂邑令邢榮陽中牟潘豹不能著詩沛國劉邃不能著詩並罰酒三斗斯無才之甚矣

酒失

冊府元龜　傳曰豢豕為酒非所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故酣酒者大禹之訓曰富者小雅所譏其敢崇飲者周公之格言不及於亂者仲尼之申戒乃有沈湎自恣荒耽不已狂藥內攻伐心中作惡言暴怒奮攘交鬬忤世奸法蹈禍蒙恥至或臨戎而致敗殺人而不忌曠廢官守夭閼生理者亦比比有之輦用類次以為民鑑　又荊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共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一云穀陽豎子反內豎也操參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參子反曰訾退酒也豎陽穀曰非酒也子反曰訾退却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左傳云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楚世家云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　又漢灌夫為太僕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謂飲酒禮數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搏以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武帝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夫家

居雖富然失勢賓客益衰及魏其侯竇嬰也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平生慕之後棄之者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甚驩無厭恨相知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田蚡也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武安侯田蚡也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平旦令門下伺候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一作愕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不得由此怨灌夫魏其後丞相娶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飲酒酣武安起為壽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爾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屬一作畢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嬰孫名賢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夫出武安遂怒迺戲騎縛夫戲讀曰麾謂指麾命之拘縛也繫居室著名屬少府棄市事具總錄忿爭門　于永丞相定國之子少時嗜酒多過失以父任為侍中中郎將康衛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語繫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逆取曰篡事發覺衛時為丞相免冠徒跣待罪　又周顗字伯仁中興建為吏部尚書以醉酒為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後為左僕射領吏部元帝讌群公于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耶顗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尋為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顗荒醉失儀復為有司所奏詔曰顗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為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歡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誡也顗必能克己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

號為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為風德之衰也又云伯仁風德雅重深遠危亂還江東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人謂之三日僕射　晉庾純為河南尹以司空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五百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鄉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為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讙譊遂至荒越禮八十月制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為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位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聞義不服過言盈庭讟慢

台司違犯憲度不不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勑身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温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誡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　後趙徐光為石勒記室參軍石勒如苑鄉召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纓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耶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　南齊焦度為東宮直閤將軍好飲酒醉輒暴怒高帝常使人節之　周山圖為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閤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時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　到撝永明中為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過度為左丞庾杲之所糾贖論　曹景宗為領軍將軍高祖數讌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妄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為笑樂　李肅為黃門郎性酒狂熙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弟肅時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為有司彈劾靈太后怒之出為章武內史　盧昶為雍州刺史性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

刃其客程靈虬為梁郡太守以酗酒為徐州刺史武昌王鑒所劾失官旣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為酒困又去官祿不免饑寒　裴茂伯為黃平王贊文學好飲酒頗涉疏傲末年剡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　薛孤延初仕東魏為左衛將軍左廂大都督與諸軍將討潁川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為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師讌於華林園文襄啓魏帝坐延於階下以辱之　魯爽祖宗之為竟陵太守北奔爽仕魏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爽幼染殊俗無復華風麤巾使酒數有過失魏太武將誅之後遂將家屬歸宋　北齊高隆之初仕後魏驃騎大將軍西魏文帝曾與隆之因酒忿競文帝坐以黜免高祖責隆之不能協和乃啓出為北道行臺　皮喜為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　于若襲父祚爵為鉅鹿國公若多酒過為叔父景所擿發黜猎侍中琛之子琛啓除祕書郎宣武末奘猎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筭飲戲免官　王澄為荊州刺史聞郭舒名引為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荊土士人宗廞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廞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酒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廞遂得免　王直方為右補闕太和九年

出為興元府城固令直方始為鎮州冊贈使謁祖墓於邢州時劉從諫自以位兼宰相於直方禮有所不至直方飲酣頗以語侵之從諫怒具以表聞直方素有直踪文宗雖嘉之然非當時姦邪所樂及是以直方家於城固因而遣之　田謂為泉州刺史寶曆二年削謂官一任徵本州鹽鐵院官裴汾銅四十斤謂使酒與汾交爭為本道廉使舉奏因各懲罰　薛廷老為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因飲酒沈醉文宗聞之以為失於敬慎遂罷翰林　李景儉為諫議大夫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尋出為建州刺史未幾元稹用事召還復為諫議大夫長慶初景儉退朝與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起居舍人温造司勳員外郎李肇刑部員外郎王鎰等同謁史官都員外郎獨孤郎乃詣史館同飲景儉乘醉遂入中書徧詣時宰面詰侮王播崔植杜元穎皆呼其姓名詞頗慢易播等知其狂酒且遜止之以事聞詔曰丞相府署國家樞機上法三台下臨百辟若等咸可褻則堂陛不嚴諫議大夫李景儉乃因酣醉輒肆叨凟忿叱侮慢靡所不為詢其狂態甚用驚聽宜加譴責以守遐荒苟非深尅勉自脩省可漳州刺史仍馳驛發遣又貶獨孤郎為韶州刺史温造郎州李肇澧州王鎰郢州坐與景儉同飲也　蕭穎達出為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

發前頵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頵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爲何忽復勸我酒舉座驚愕高祖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臣欽若等曰頵達齊光祿大夫赤斧第五弟也與梁同姓故云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頵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　梁謝覽爲侍中頗樂酒因讌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爲有司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　荀仲舉字士高頴川人仕梁爲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景甚禮之與景劇飲齧景指至骨文宣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我那知許當是正疑是鹿尾爾　平鑒爲楊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内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　後唐蕭愿爲太常少卿明宗朝祀太微宫愿乘醉預公卿之列爲御史所彈左遷右贊善大夫　周傳珣廣順初爲通事舍人善於詞令後因宣制以醉失儀停任　邊歸讜顯德中爲御史中丞世宗宴於廣德殿歸讜飲酣忽揚袂而言曰至於一盃而已帝遣黄門扶出之歸讜猶迴顧曰陛下何不決殺趙守微臣欽若等曰時守微自民間獻璞世宗擢拜右拾遺尋以指斥配流翌日歸讜以酒過伏閤請罪帝釋之仍令於閤門復飲數爵以愧其心焉　吳

陳勤爲凌統督將統當擊賊圍先期統與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具酒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荅衆因罷坐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能忍引刀斫勤數日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屬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破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許以功贖罪　虞翻字仲翔爲騎都尉性疏直數有酒失　漢雋灌夫傳數以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　捫蝨新語讀竇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續後漢書陶謙傳謙參車騎將軍張温軍事温遇謙甚厚而謙内輕温及平邊章韓遂軍還百寮高會温屬謙行酒謙衆辱温温怒徙謙於邊或謂温曰陶恭祖本以材畧見重一朝以杯酒過失不蒙容貸遠徙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何所歸仰温乃追還謙或勸謙謝温謙過温於宫門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謝公耶温曰恭祖癡病尚爾未除待之如初　事文類聚東方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大不敬免爲庶人　張安世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非反水漿耶其掩人過如此　梁謝幾卿爲尚書左丞於省閤裸飲及醉小遺下霑令史爲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

意　劉伯芻遷主客員外郎數過友家飲噱爲韋執誼所陰劾貶虔州參軍　太平御覽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遊徼飲賓客醉歌言朝亨兩都尉遊徼後來調羹味遊徼大怒縛捶數百　晉裴楷傳曰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酣讌慢傲過度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乃止　汝南張妙酒後相戲遂縛捶二十下又縣足指遂至死鮑昱決事云原其本意無賊心宜減死　後漢書高祖紀翰林學士李澣輕薄多酒失上惡之丙子罷翰林學士併其職於中書舍人　淮南鴻烈解詮言訓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鬬鬬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　唐摭言崔櫓酒後多失虔州陸郎中肱以詩謝之　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　儒學警悟武夷有一狂者爛醉詈及屏山先生劉彥冲次日修書謝罪先生不責其過但於紙尾復之云蛇本無影弓誤搖之影既無之公又何疑白首如新傾蓋如故真達者之詞也　李俊民鶴鳴集劾張唐臣酒過　欲解憂於杜康佳期難遇俄立威於寗越和氣有傷民自速辜酒以爲禮序默揚觶而語杜蕢歷階而升罰以兕觥費以童羖彼醉不臧縱意

所如受爵不讓多言數窮登林而作鄭公脫靴而忿力士鴟夷過左阿君之家沐猴舞平恩侯之第自以爲適不知敗德自以爲真不知喪身至有汝陽涎流公孫履溢賀監眼花夷吾舌出未歌驪駒先賦相鼠犯朱虚之令激灌夫之怒拳安劉伶之肋帽脫張旭之頂曳墮地之遐罵到官之鄭不聞南康之納狂客不見後閣之遣窮賓在側雖有二豪所指豈惟十手醉猶未醒死而復甦初迷武坐之蠅便可去矣誰謂宋門之犬如此惡罪仰天而呼烏烏向空而書咄咄數年程曩方思公謹之交三旦楚元罷設穆生之醴宜加薄責用儆非彝盍省前愆勿貽後患

縱酒

晏子内篇晏子曰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漢雋田傳傳縱酒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　續後漢書顧雍傳雍曾孫榮字彥先穆之子也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吳郡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爾　鍾會傳裴松之曰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　契丹志聖宗皇帝以承無事縱酒作樂與臣下飲會皆

連日夜或自歌舞或命后妃以下彈琵琶以送酒金史李純甫傳純甫為人聰敏少自負其材謂功名可俛拾上萬言書援宋為證甚切當路者以迂闊見抑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游以文酒為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往輒醉雖沈醉亦未嘗廢著書劉祁歸潛志李翰林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初為詞賦學惟以文酒為事至於談笑怒罵燦然皆成文理韓淲澗泉集縱酒詩　縱酒非能飲長言未是詩年華除夜逼必事故人為君欲醉須醉我還歸便歸南礀到南礀官柳野梅知

退朝縱酒 隋書蕭琮傳琮性淡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

逸遊縱酒 隋書劉昉傳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時王誼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以高熲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疎忌

高歌縱酒 續世說路恕私第有佳園林自貞元初李紓包佶輩迄于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博奕縱酒 陸游南唐書柴克宏列傳克宏為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　又克宏吳功臣再用之子跅弛任義不拘小行以父蔭為郎將累遷龍武軍都虞候常與賓客博奕以聲酒為務

日夜縱酒 通鑑後周太祖紀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

疾惡縱酒 通鑑周世宗紀初翰林學士常夢錫知宣政院參預機政深疾宋齊丘之黨數言於唐主曰不去此屬國必危亡與馮延已魏岑之徒日有爭論久之罷宣政院夢錫鬱鬱不得志不復預事縱酒成疾而卒注晉齊王開運三年已書常夢錫縱酒事去年又書夢錫笑馮延已之黨事蓋縱酒已非一日又乃成疾而卒夢錫為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時特置宣政院於內庭命夢錫專掌逾年罷宣政院為學士如初既而宋齊丘馮延已等益黨愈熾夢錫終不能勝遂稱病縱酒希復朝謁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吏兵二部以夢錫人望求為長吏以自重乃除戶部尚書知省事固辭不獲署紙尾而已

憂憤縱酒 宋史忠義傳劉師勇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為不可憂憤縱酒卒葬于鼓山

淫酒 海錄碎事劉曜少而淫酒將戰飲酒數斗以及于敗

使酒 醉鄉日月商書曰沉酗于酒抱朴子曰君子以酒敗德小人以酒速罪乃知始謀惟往往翻以為禍夫合樂設酒者得不慎其選徒歟夫凡叢章程而務飲者非權源也醒木訥而醉滐滐者非權源也飾已非而尚議獄者非權源也得淺酒索酒酌者非權源也飲愈多而貌猶淡者非權源也不諭令而嫉敏手者非權源也已令謬而惡人言非權源也好請罪而諦以籌者非權源也此八者蓋況酗之濫觴紛喧之鴻漸也無使濫蔓雖悔可追復有每獲登筵必為負氣謾矜明敏輒縱雌黃言已爭張必稱我罪何以差池則其必不免又詐行忠告傍作指瑕或自逆送之或口以傳授倒上與下欲蓋而彰唯求傍若無人未日及有餘地所謂民斯下矣是宜與衆弃之至于殊不務權更為使酒一與一奪始則晉楚爭強載笑載言俄成周鄭交惡於是狂如祢苦奪若灌夫惟口起羞釁聞于外或凌競岸幘或叱吒褰衣驟牛飲千鍾將虎視一席紛挐酒坐喧喧而踴躍用觥撓亂樂工坎坎而自伐鼓怒憑麴蘖大縱輕佻斷絕而絲竹無倫俯仰而章程失緒問令不已告之而莫曉惛懞使自趨之茫然而不諧節奏非無以指諭終成軌柯伐柯既而冠屨披猖俄亦言語無節風馳絃管霧散綺羅滅燈燭於花筵發扃關於柳巷遣其悲懽者潛身隟地使酒者攬轡長衢然後重焰金釭再陳綺席列嬋娟之子間風雅之資極歌管之能竭章程之妙使其克無害樂暴不阻賢綏從文圍之中深入醉鄉之路然後絕蹤酗客噬指狂徒憧從鳳歸於雲禰在烏合而醉允百君子得無警焉韜丘子撫然而歌曰　客鄉如使酒四座羅綺空細笛半摟月慢筝高樹風金釭罷照耀珠箔失玲瓏走馬上橋去雙魚無復蹤史記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上嘿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漢書作使酒酗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需洽而使氣也西漢書趙充國傳宣帝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小弟辛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

衆湯湯歡醉酗蓬人蓬人反呼卒如充國之言太平御覽魏志吴質黄初五年朝京師詔大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其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尓遂罵坐質案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吴質吞尓不咽喉咀汝不嚙牙何敢恃勢驕耶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耶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使罷也　魏志權既為吴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起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拔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也　梁書謝善勛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雖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　裴邃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醉怒因曳邃墮地邃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和如是續後漢書劉繇傳孫權為吴王遷繇子基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基犯顏諫爭翻以得免冊府元龜晉闞徹為義成軍節度史翰幕客狂率酣醟三日使酒怒目謂翰曰明公昔刺單懷與徹主客道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書記趙碣險詖之人也脅肩諂笑賣貨無厭而明公待之甚厚徹今請死近聞張彥澤斷張式未聞史翰斬闞徹恐天下譏者未有此類翰不怒引蒲自罰而慰勉之新唐書張易傳元宗立易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嵬峩喑嘿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四朝聞見錄臣寮論列鄭節使興裔使酒尚氣政事鹵莽光宗諭言者曰臺諫之職固在風聞然亦須得其彷彿興裔戚里朕向在東宮屢與之同侍內宴涓滴不能受聞酒氣輒嘔安在其為使酒也言者慙懼而退隨有旨于外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四年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注晉天福五年改東京上源驛為都亭驛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

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霑醉霑醉言飲酒大醉身體沾濕不能自持也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鬭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呼火故翻難乃旦翻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十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帥讀曰率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尉氏門汴城南門也縋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為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射而亦翻殪壹計翻事類合璧五代吴世家楊隆演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徐知訓為參軍隆演鶉衣髽髻為蒼鶻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宋史長編楊景宗以外戚至顯官然暴戾使酒任氣知滑州飲通判王述仆地帝深戒之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座右頃之輒復醉冊府元龜元麗為滎陽大守性頗使酒郡丞辛琛每諫之麗醉輒令閤閉曰勿使丞入也

剛直使酒

漢書灌夫剛直使酒不好面諛　漢季布任俠有名孝文時召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

愚戇使酒

陳書柳盼為散騎常侍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為有司劾免於家

恃才使酒

宋書謝超宗為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

仗氣使酒

冊府元龜孔顗為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顗為人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貴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有無豐約未嘗關懷為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復顛反敗正晏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

因酒殺人

左傳宣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古今事通郭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釂非其任強灌之人怒刺殺姊子亡去資治通鑑後晉高祖紀閩主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吏部侍

郎李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侍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割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閩主好為長夜飲。強群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　天福七年秋八月丙寅。閩主曦宴群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強之。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五代史閩主曦。為牛飲。群臣侍飲。醉而不勝。有訴及私棄酒者。皆殺之。晉書武陵王澹傳。澹素與河內郭俶佩親善。酒酣。俶等言張華之寬。澹性酗酒。因並殺之。送首於倫。其酗虐如此。太平御覽張纘為湘州刺史。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尔夜便卒。規恨纘。悲慟而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為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宋史列傳。錢若冲。大中祥符中。調河陽令。有僕酗酒。杖之百數。僕挾刀夜潛

室中。斷其臂。若冲大呼。又害其幼子。詔旌僕於其門。風俗通。西巴郡宋遷母名靜。往阿奴家飲酒。遷母坐上失氣。奴謂遷曰。汝母在坐上。何無宜適。遷曰。腸痛誤耳。人各有氣。豈止我母。遷罵奴。乃持木枕擊遷。遷死。遼史高模翰傳。模翰渤海人。有膂力。善騎射。好談兵。初太祖平渤海。模翰避地高麗。王妻以女。因罪亡歸。坐使酒殺人下獄。太祖知其才貰之。

被酒

漢書高帝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師古曰。被酒者。為酒所加被。音皮義反。東漢書劉寬傳。熹平五年。寬為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經。寬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五代史後唐趙鳳傳。祕書少監于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寬之。劉後村集被酒詩　酒戶當年頗著聲。可堪病起困飛觥。醉呼褚令為傖父。狂喚桓公作老兵。舊有崢嶸皆鏟去。新無壘磈可澆平。技牀懶取驢經看。只嗅梨花解宿酲。江湖集羅興之被酒詩　人間笑口信難開。十事常嗟九不諧。忙裏始知閑氣味。老來方見少情懷。　清角慘慄歲無幾。玄髮蕭疎生有涯。誰謂伯倫聞見識。卻甘麴蘗自沉埋。

直

禁被酒

宋史王著傳。建隆四年春。著以中書舍人宿直禁中。被酒髮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門求見。帝怒。發其醉宿倡家。以過黜為比部員外郎。

噀酒

趙希循會心錄。桂陽圖志。載東漢成仙君名武丁。桂陽郡臨武縣人。少不學問。有自然之性。年十三為縣小吏。身長七尺。有異俗之狀。縣遣送物上州。太守周昕識其異。欲而親之。署為文學主簿。郡因元日讌賓客。使仙君司酒。忽取酒含而噀之。衆以為恠。令司儀舉其非禮。昕曰不然。此必有以。及問噀酒之由。答曰。適見臨武縣失火。心中哀之。所以噀酒救之耳。太守方欲遣人勘驗。適縣令張濟書來。言元日慶集。晡時火起。延燒廳署。時天氣澄霽。忽見東北黑雲暴雨大至。火遂滅。雨下時皆作酒氣。救火者被雨皆醺醉。　李翰蒙求曰。欒巴噀酒。注。引神仙傳。欒巴蜀郡人。為桂陽太守。漢帝召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頗有酒色。不飲而以酒望西南噀之。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臣立廟。今旦耆老皆入廟致饗。是以來遲。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噀酒為雨。以滅火災。其事與成武丁皆相類。後一旦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尋問之。曰還成都與親戚別。而昇天矣。按東漢書。巴實魏郡內黃人。非蜀都也。因諫誅竇武陳蕃。帝怒自殺。非昇天也。傳但

言其有道術。能使鬼神。不及噀酒事。蓋與武丁皆東漢人。巴又嘗為桂陽太守。疑只一事誤繫之二人。不然則方伎幻化之術偶同耳。更俟識者辨之。北堂書鈔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字橫。遷侍從駕南郊。憲含酒東北三噀。執法奏不敬。詔問何故。憲對曰。齊國失火。噀酒已厭之。後齊果失火燒數十家也。

求酒

事文類聚。宋臧質在盱眙。魏太武自廣陵還。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攻圍三旬不下乃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儒士臣章伯暉
圈點監生臣馬宗孝
臣危進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一 二十有

酒 鄉飲酒儀

大明集禮鄉飲總論 鄉飲酒之禮夏殷之世無所考周制五禮之目是為
嘉禮之一凡禮之所紀冠婚喪祭皆自士以上乃得行之而鄉飲酒之禮
達于庶民因其聚會之際興之揖讓升降使知尚賢尊長而興敬讓之道
焉考之經傳其說有三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禮賓
之而與之飲酒一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而正齒位
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行鄉飲酒禮三也天用之州黨而亦謂之鄉
者先儒以為州黨鄉之屬也或鄉大夫入而觀禮或鄉大夫居此黨內故
亦以名之也其正齒位之說見于周官者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
三命而不齒見於禮記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
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而儀禮飲酒之篇不著其文故先儒以為今
之存者乃鄉大夫之事而黨正之禮亡矣漢制郡國十月行飲酒禮蓋用
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間或行之其詳不可得而聞李唐兼采二說賓興

賢能則以刺史或上佐為主其制皆做于古而小損之有主賓介而無僎
其樂則歌笙間合各一作而不備正齒位則行於季冬主用縣復降杖其
禮無謀賓戒賓不說折俎易脯醢為葅醢其作樂如上趙宋淳化三年詔
有司講其禮命學士蘇易簡做古樂章作鹿鳴南陔嘉魚崇丘關雎鵲巢
之詩凡三十四章後不果行政和中有司奏參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月
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為主提舉學事司所在則提舉為主
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群老為衆賓其登降之節與舉酒作樂器用之類
並參照辟廱宴貢士之儀紹興十三年禮部奏修定儀制頒下郡國於科
舉之歲行於學校是日賓主先舍菜于先聖先師然後行禮並不作樂蓋
本用賓賢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于兩廡則亦兼取黨正之文至
其登降之容獻酬之節較之於唐尤簡畧焉十七年左迪功郎陳介言乞
定郡國所行鄉飲歲數乃命諸州三歲科舉之年行之其願每歲一行者
亦從其便二十六年又命願行於里社者聽官不得預其可考者如此
國朝受命戡定海內即
詔有司稽古考文定為一代之制於是取儀禮及唐宋所行參酌損益為鄉
飲酒禮又采周官屬民讀法之旨於行禮之中一人升讀律令縣邑則歲

一行之於學校里社則事一行之於里中蓋本於正齒位之說而賓興賢
能春秋習射亦可通用焉　賓主介僎　儀禮主就先生而謀介賓注曰
主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之致仕者介處士之賢者諸公大夫入
而觀禮者為僎諸公者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　唐禮鄉飲酒之禮刺史
為主先召鄉之致仕而有德者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
與之行禮而賓興之　正齒位每年季冬行事縣令為主鄉之老人六十
以上有德行者一人為賓次一人為介又其次為三賓又其次為衆賓
宋禮主州以郡守縣以縣令賓擇鄉里寄居年德高及致仕者為之僎州
以通判縣以縣丞或簿為之介以次長為之三賓以賓之次者為之司正
以衆所推服者為之相及贊以士之熟於禮者為之　今擬見儀注　戒
賓介　儀禮主戒賓賓拜辱主荅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再拜賓荅拜主
退賓拜辱戒介亦如之　唐禮同儀禮　宋禮省　今擬省　設席位次
儀禮乃席賓主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注曰賓席牖前南面主席阼階
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
明其德各特也又曰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主之贊者西面
北上　唐禮其日質明設賓席於楹間近北南向設主席於阼階上西向

設介席於西階上東向設衆賓席三於賓席之西各南向皆不屬又設堂
下衆賓席於西階西南肆北上設贊者位於東階東西向北上　正齒位
同　宋禮主位於東南賓位於西北僎位於東北介位於西南三賓位於
賓主介僎之後設郡僚之位東西相向其餘仕與未仕者皆以齒序位于
兩廊又設席於堂下凡鄉之仕與未仕者以齒序立又設主賓介僎三賓
之次於庠序之廊　今擬見後儀注　陳器　儀禮尊兩壺于房戶間斯
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於兩壺禁承樽之器也名禁者
因為酒戒也禁斯禁切厄無足者玄酒新水也篚承爵觶之篚也設洗于
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謂如堂深二丈則洗去堂下亦二丈東西南東榮
榮屋翼也水在洗西南肆　唐禮設兩壺于賓席之東少北玄酒在西加
勺冪置篚于壺南東肆實以爵觶　正齒位同　宋禮先一日設尊罍爵
洗各如奠謁先聖之儀　今擬見後儀注　舍菜　儀禮唐無之　宋禮
其日質明主率賓介以下先舍菜于先聖先師　今擬賓興賢能飲酒則
先一日行舍菜禮　正齒位不用　立班　儀禮無文　唐禮賓介及衆
賓至立于廳事大門之外東面北上執事皆就位　宋禮賓主以下各就
次俟鳴鼓相者引賓介以下序立于庠門之外北面東上　今擬參酌別

定主班之儀　迎賓　儀禮主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荅拜拜介介荅
拜揖衆賓主人揖先入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皆入門左北上厭一涉
切推手曰揖引手曰厭　唐禮主迎賓于門外之左西面拜賓賓荅拜又
西南面拜介介荅拜又西南面揖衆賓衆賓報揖主又揖賓賓報揖主乃
先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東面介及衆賓序入立於賓西南衆賓非三賓
者皆北面東上凡賓主揖拜周旋皆有贊相　正齒位云衆賓立于三賓
之後餘同　宋禮相者引主出僎從至于庠門外迎賓及介主立門左西
向賓介進立于門右東向贊者進立于中唱曰主拜賓介以下皆荅拜主
揖賓介以下皆報揖主先入門右僎從賓揖介亦入門左介揖衆賓皆入
門左贊先之相次之　今擬見儀注　序賓　儀禮主與賓三揖將曲揖
當階揖當碑揖至于門三讓主升賓升主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
上當楣北面荅拜　唐禮主將進揖當階揖賓皆報揖至階主請吾子升
賓曰某敢辭主曰固請吾子升賓曰某敢固辭主曰終請吾子升賓曰某
敢終辭主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當楣北面立　宋禮主與賓三揖皆贊
者唱之至堂下升階三讓主先升阼階僎從立楣下賓趨升西階介從三
賓亦升自西階並立楣下各南向司正亦升西階立於西階之上東向獻

授升自東廂立于東階西向郡僚分立兩廂衆賓東西相向立于堂下贊
者唱曰賓主以下皆再拜　今擬見儀注　獻賓　儀禮主坐取爵于篚
降盥洗已盥然後洗爵升實爵賓之席前西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少退
賓受爵以復位主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
俎立於阼階上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
執本坐弗繚右絶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遂祭酒興席末
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阼階上荅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
爵興　唐禮無盥洗餘同　宋禮主詣罍洗所洗觶至酒尊所酌酒實觶
授執事者至賓前西北向立執事者分立直觶者立主人之左直脯醢者
立主人之右次引賓自西階趨就席主跪左執觶飲賓賓拜跪受爵飲酧
主荅拜執事者薦脯醢賓受訖主退就席立僎亦就席立　今擬見後儀
注　賓酢主　儀禮賓降洗實爵酢主皆如主獻賓之儀主卒爵坐奠爵
于序端序端東序之端也東西牆謂之序　唐禮同　宋禮無　今擬見
儀注　主酬賓　儀注主實觶阼階上北面坐祭遂飲卒觶興降洗實觶
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坐取觶北
面坐奠觶于薦東酬酒不舉主揖降賓降立于階西主人將與介為禮賓

謙不敢居堂上　唐禮同　宋禮無　今擬省　主獻介　儀禮主以介
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乃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
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介右北面拜送爵介
少退主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
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坐卒爵興　唐禮不降洗餘同　正齒位無折
俎餘同　宋禮無之　今擬見後儀注　獻三賓　儀禮主西南面三拜
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主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
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拜送坐祭立飲以爵授主降復位每一
人獻則薦諸其席　唐禮同　宋禮無之　今擬見儀注　獻衆賓　儀
禮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衆賓徧有脯醢主以爵降奠于篚　唐
禮主實爵進于西階上南面獻堂下衆賓餘同　宋禮無之　今擬見儀
注　升位　儀禮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　唐禮
同　宋禮無　今擬自席末升位見儀注　僎入　儀禮賓若有僎者諸
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主降階賓介及衆賓皆降主迎于門內揖讓
升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席于賓東主獻薦脯醢設折俎皆如賓禮
唐禮無之　宋禮有僎而與儀禮不同　今擬特存此條以待致仕而

有德行者　樂賓　儀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笙入堂下磬南
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唐禮
工歌鹿鳴卒歌笙入立于堂下北面奏南陔訖乃間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樂無工人則關毋得奏不雅之曲　宋禮無
之　今擬省　司正揚觶　儀禮主降階作相為司正主升復席司正洗
觶升自西階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
飲執觶興盥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　唐禮同　宋禮贊者
唱曰賓主以下皆執笏次引司正出位贊者曰請司正揚觶次引司正取
觶詣洗所洗畢至席前跪而揚觶訖贊者曰請司正致詞司正乃言曰古
者於旅也語於是道古云云訖司正復位賓主以下復位　今擬見儀注
旅酬　儀注賓坐取俎西之觶凡一人舉觶奠于俎西作階上北面酬
主主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答拜不祭立飲不洗實觶
授主主西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之禮介酬衆賓拜興飲皆如上儀卒受者
以觶降坐奠于篚　唐禮同　宋禮主獻賓之後即賓酬主主酬介介酬
衆賓　今擬特省此條以從簡便　讀律　儀禮唐宋皆無之　今擬新

增　無算爵　儀禮衆賓皆降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注曰狗胾醢也
無算爵無算樂　唐禮同　正齒位無羞　宋禮賓主以下皆坐酒二行
訖　今擬見儀注　賓出　儀禮賓出奏陔注云陔陔夏也主送于門外
再拜　唐禮同　宋禮相者引主先興復至阼階稍下立僎從賓介復至
西階稍下立三賓亦復至西階並南向教授復立東階西向司正復立西
階東向群僚復立兩廡衆賓堂下東西相向主再拜賓介以下皆再拜訖
賓介與衆賓先自西趨出主少立自東出賓立庠門外之右東向北上主
立於門外之左西向僎從皆再拜逡巡而退　今擬見儀注　今擬縣邑
飲酒讀律儀注　立賓主介僎　每冬季行事縣令為主以鄉之老人年
六十以上有德行者一人為賓其次一人為介又其次為三賓又其次為
衆賓鄉人曾為大夫士而致仕者或寄居之士大夫年德可尊禮者一人
為僎如無則以縣丞主簿為之無則缺以衆所推服者一人為司正贊禮
一人及贊引者皆擇士之容貌詳緩習儀者為之賓主各有贊引讀律一
人使能者　陳席設位次席謂坐席位謂立位次謂更衣服之所　設賓
席于堂北兩楹之間少西南面冠禮醮於客位今世亦指此處為客位主
席于阼階上西面在東楹之東少北介席于西階上東面在西楹之西少

北僎席于賓東南面謂兩楹之間少東世俗謂此處為主位是也三賓席
于賓西南面與賓共為一列皆專席不屬衆賓六十以上者席於西序東
面北上堂東西墻謂之序若賓多則又設席於西階上北面東上僚佐席
于東序西面北上僚佐謂縣丞以下若丞為僎則主簿典史居此設衆賓
五十以下者位于堂下西階之西當序東面北上若賓多則設位于西階
之南北面東上凡立位皆設席而不坐主無算爵乃坐司正及讀律者位
於堂下阼階之南北面西上按儀禮司正位于兩階之間北面而脯醢薦
于其位今薦脯醢皆設卓案與古異故改位于此　設主之贊者位于阼階
之東西面北上禮主之贊者西面北上無算爵然後與注曰贊者謂主之
屬佐主徹羃沃盥設薦俎者　設主及僚佐以下次於東廊賓介及衆賓
位于庠門之外僎次亦在門外　陳器　設酒尊于堂上東南隅加勺羃
用葛巾爵洗于阼階下東南篚一于洗西實以爵觶盥洗在爵洗東設卓
案於堂上下席位前按儀禮徧有脯醢皆薦于其位則立者亦當有之但
古者席地而坐故薦于地上今雖從陳豆於其上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
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堂下者二豆主人豆如賓之數若九十者為
賓六豆則主人亦六豆其餘悉皆倣此皆實以菹醢賓與賢能則用脯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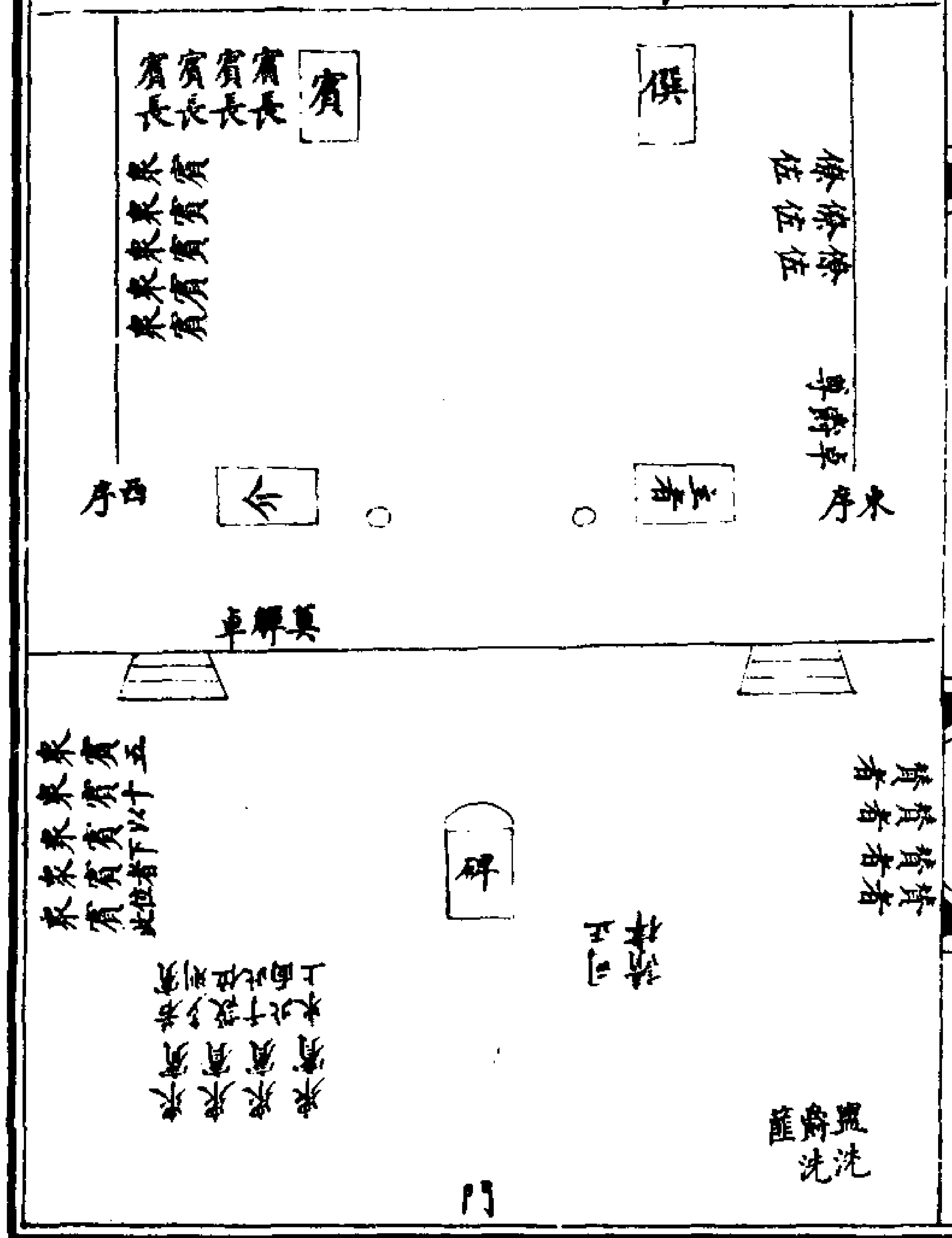
設奠爵卓案于東序端及西楹南各一　舍菜　若賓興賢能則前一日
舍菜于先聖先師如常儀　正齒位則省　立班　其日質明主及賓介
以下各就次執事者省視器饌畢請主次前告具乃命鼓人鳴鼓贊引導
主人及僚佐以下出次主及僚佐朝服餘深衣主立于阼階下西面僚佐
序立于主之後皆西面北上司正及讀律者北面西上贊禮進立于東階
之西近堂簾賓之贊引導賓以下盛服出次序立于庠門外之右介居賓
南三賓居介南衆賓居三賓之後皆東面北上僎仍居次不出　迎賓
班定贊引唱主迎賓贊引進主之左曰請迎賓乃導主出庠門外西面立
僚佐不出贊引唱揖主揖賓以下皆揖贊引唱肅賓主揖賓賓報揖贊引
導主先入門右西面立賓之贊引唱揖賓揖介介揖衆賓序行入門左皆
東面北上如門外之序　序賓　主揖賓遂行當階再拜將及階又揖賓皆
報揖皆贊引唱之至階主阼階下西面即初位賓西階下東面介居賓南
三賓居介南衆賓居三賓南俱東面北上　獻賓　贊禮唱主以賓升贊
引進主之左曰請延賓主與賓三讓主先升阼階賓升西階俱當楣下北
面立贊禮唱獻賓贊引進於主之右曰請酌酒導主降自阼階詣盥洗位
次詣爵洗位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升詣尊所執事舉冪主執爵酌酒

以爵授執事者並如釋奠儀至賓席前執爵者以爵授主主西北面獻賓
贊引導賓自西階趨就席末東南面受爵主揖送爵賓報揖卒爵以爵授
執事者請賓之執事者並將酢於主也主退立于阼階上北面賓退立于
西階上北面如初升　賓酢主　贊禮唱賓酢主贊引進賓之左曰請酌
酒導賓降自西階執爵者從詣盥洗位升自西階詣尊所酌酒並如前儀
至主席前執爵者以爵授賓賓東南面酢主贊引導主趨就席末西北面
受爵賓揖送爵主報揖卒爵賓退立于席末賓之席也酢事畢退立于席
末主將與介爲禮也主乃以爵奠于東序端卓上復阼階上北面立主退
復阼階而不就席末者將有事也　獻介　贊禮唱主延介贊引進曰請
延介導主降自阼階西南面揖介至階一讓主遂升介升西階並當楣下
北面立贊禮唱主獻介贊引進曰請酌酒導主詣東序端取所奠爵授執
事者詣尊所酌酒以爵授執事者如前至介席前執爵者以爵授主主西
南面獻介贊引導介自西階上趨就席末北面受爵主乃揖送爵介報揖
卒爵以爵授主退立于席末介之席也主以爵奠于西楹南退阼階上北
面如初將與三賓爲禮也　獻三賓　贊禮唱主獻三賓贊引導主降阼
階西南面三揖衆賓衆賓皆報一揖主升取西楹南所奠爵酌酒如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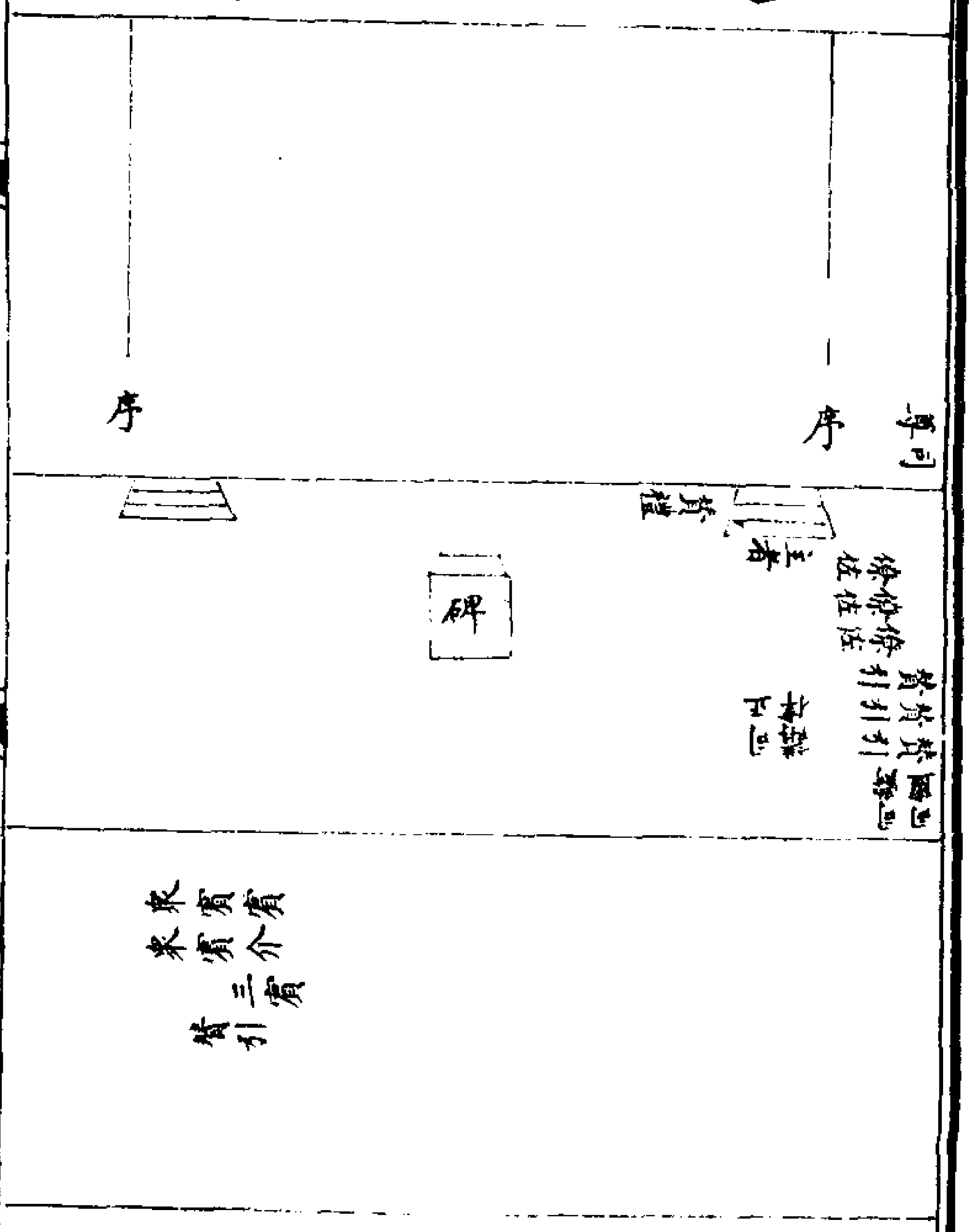
西階上南面獻衆賓之長贊引導衆賓之長一人升西階上北面受爵主
揖送爵賓長報揖卒爵以爵授主賓長就席立于席末三賓之席也次導
賓長之次者一人升受爵如前又次一人亦如之主乃以爵授執事者少
退西面立　獻衆賓　贊禮唱獻衆賓執事酌酒授主主復進西階上南
面獻衆賓衆賓六十以上每一人升西階上受爵卒爵退就西序之席立
于席末升者畢主以爵授執事者下奠于篚堂下者不獻主退就席末立
升位　贊禮唱衆賓皆升位主乃自席末先升席賓介以下皆自席末
升席堂下者皆就位引僚佐升自東廡就席堂上者坐堂下者立　僎入
無僎則去此條　升位後僎始入者儀禮注云不干主賓正禮也　贊禮
唱僎入贊引導僎出次僎朝服致仕者服深衣亦從便入門左主降自阼
階迎于門內賓介降主西階下三賓不降主與僎揖讓升主升阼階僎升
西階當楣北面立賓介皆升立西階東面北上贊禮唱主獻僎贊引進曰
請酌酒導主降洗爵詣尊所酌酒如賓儀至僎席前東面北獻僎贊引導
僎自西階上趨就席末西南面受爵主揖送爵僎報揖卒爵以爵授主主
以授執事者下奠于篚主及賓介各升席　揚觶　贊禮唱司正揚觶贊
引導司正出位詣盥洗位盥手帨手次詣爵洗位取觶於篚洗觶拭觶升

自西階詣尊所酌酒進兩楹之間北面立贊者唱在坐者皆起賓主以下
皆起拱立司正乃舉觶而言曰恭惟
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勵爲臣竭
忠爲子竭孝內睦於閨門外順於鄉黨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言畢揖賓主
以下皆揖司正遂飲卒爵復揖以爵授執事者降自西階復位賓主以下
復坐　讀律　若賓興賢能不用此　贊禮唱讀律執事者設律案于堂上
兩楹之間次引讀律者出位詣盥洗所盥手帨手訖乃升自西階執事者
以律從至案前北面立執事者以律置案上立于案傍西面在坐者皆起
讀律者揖賓主以下皆揖復坐乃展律詳緩讀之畢在坐者又起讀律者
揖賓主以下皆揖讀律者降自西階復位執律者以律從如初　無筭爵
贊禮唱爵行無筭於是堂下者皆坐執事者行酒酒三行或五行食三
品或五品徧及主之贊者皆與　賓出　贊禮唱禮畢主興降自阼階賓
以下降自西階僚佐降自東廡堂下衆賓以序俱出至門外主門左西面
僚佐以下列主之後賓門右東面介居賓南三賓居介南衆賓居後贊引
唱揖賓主以下皆揖退　今擬里社飲酒讀律儀　立賓位　里長爲主
以鄉之老人六十以上有德行習禮者一人爲賓次一人爲介又次爲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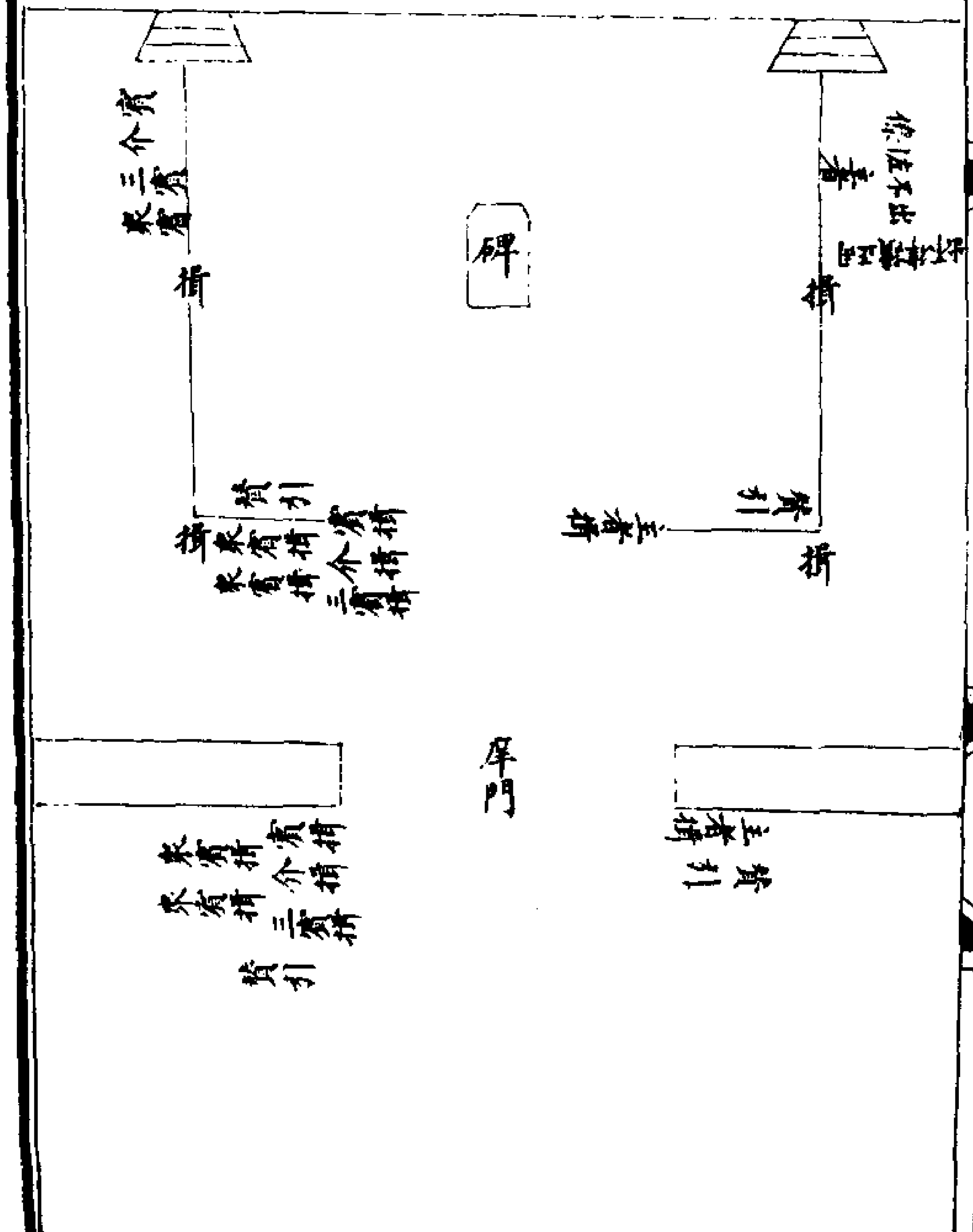
賓讀律一人使能者　陳設　設賓席於堂之東北南面設主席於堂之
西南東面介席於堂之東南西面衆賓六十以上者席于兩序東西相向
五十以下者席於堂下亦東西相向各設卓案於席前豆用菹醢設讀律
席於東楹下西面如教官講書之位　序賓　其日質明賓介及衆賓皆
至門外主出迎東向揖賓賓以下西向報揖主先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
介與衆賓從至階主升西階上東面賓介升東階西面衆賓六十以上者
皆自東階升分爲兩班東西相向北上居西者立主之後居東者立賓介
之後五十以下者立堂下亦分兩班東西相向北上主與賓皆揖各就席
坐執事者行酒酒一行止　讀律　執事者設卓案于東楹讀律席前次
引讀律者正衣冠升席展律於案詳緩讀之畢起立拱手讀律揚言曰恭
惟
國家憲章先王明刑弼教期協于中爰用古禮屬民讀律凡我長幼尚敬共
夙夜毋干彝憲以忝祖父言訖飲律降席復位位在堂下衆賓之列賓主
復坐酒三行止　賓出　主先興賓介以下皆興序立如初升堂下者亦
如之賓主皆揖主
送于門外揖退



設席陳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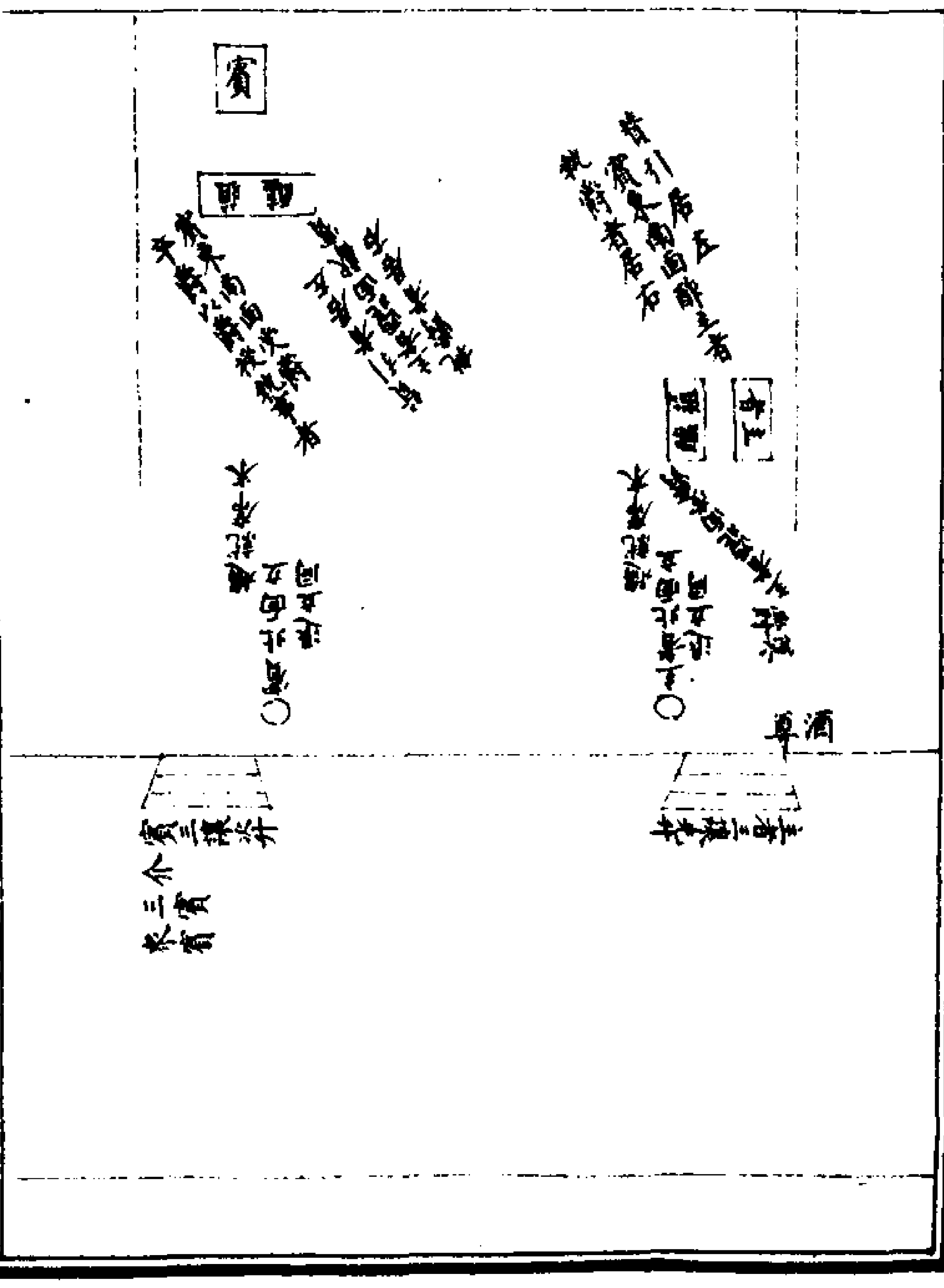


立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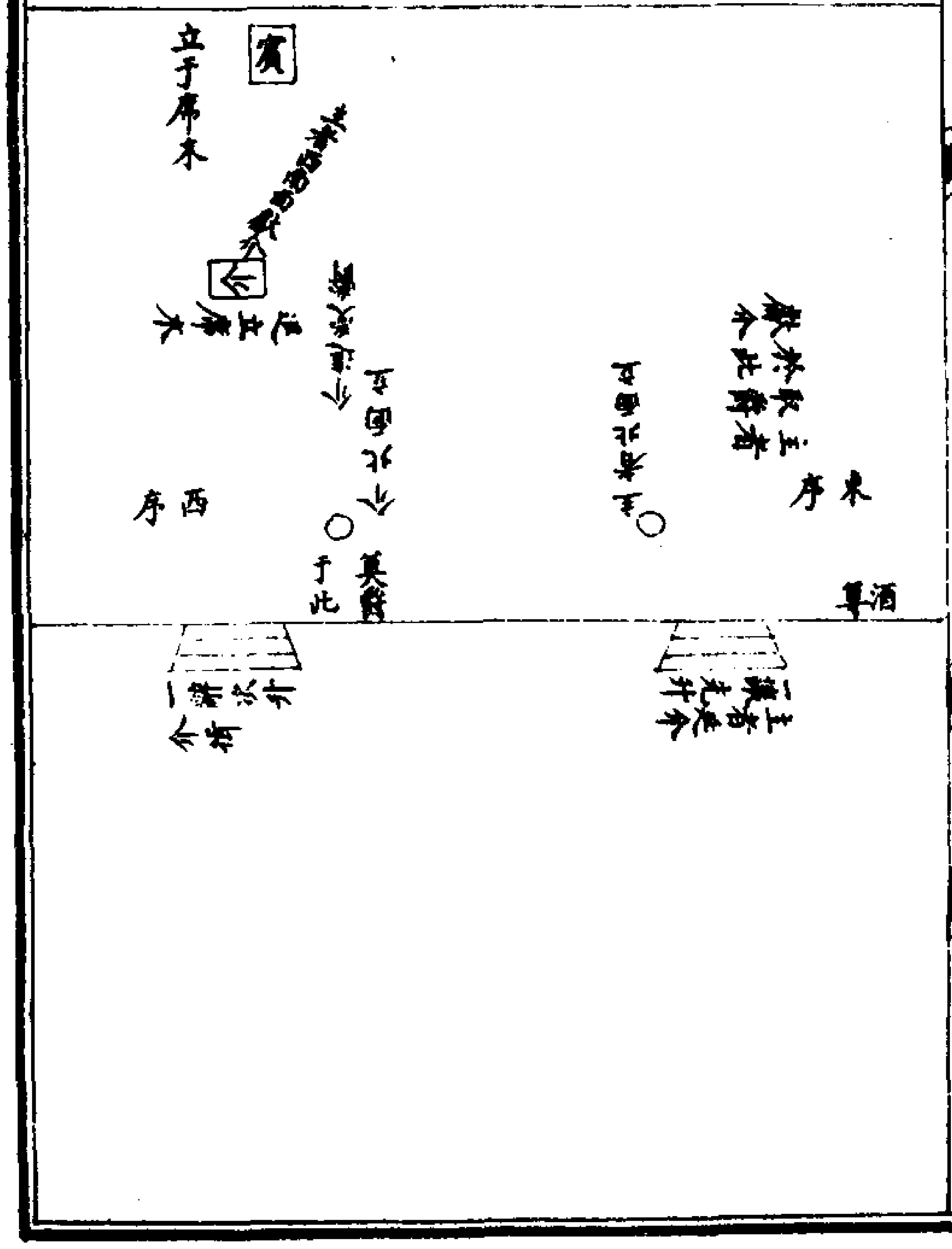


迎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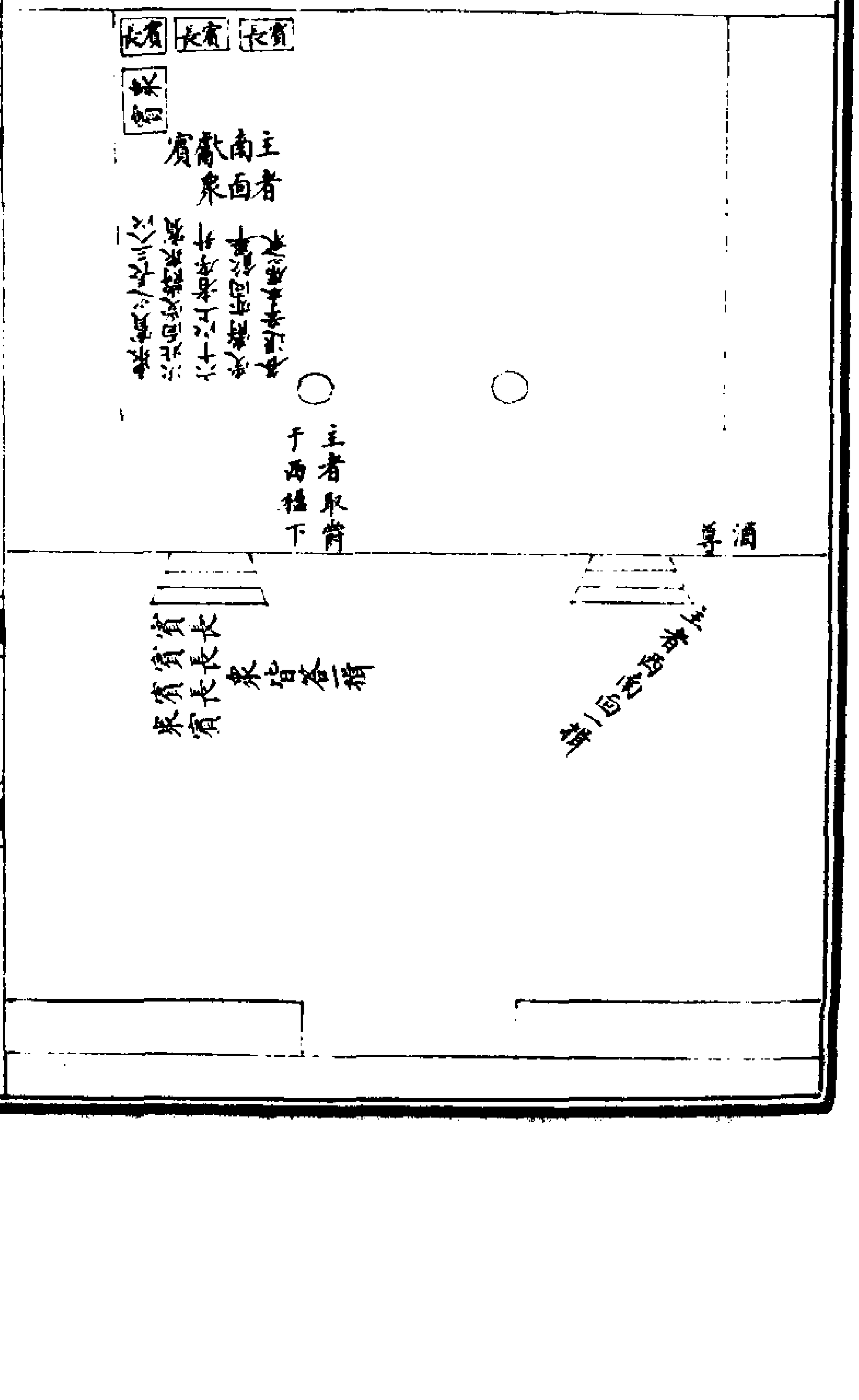
主獻賓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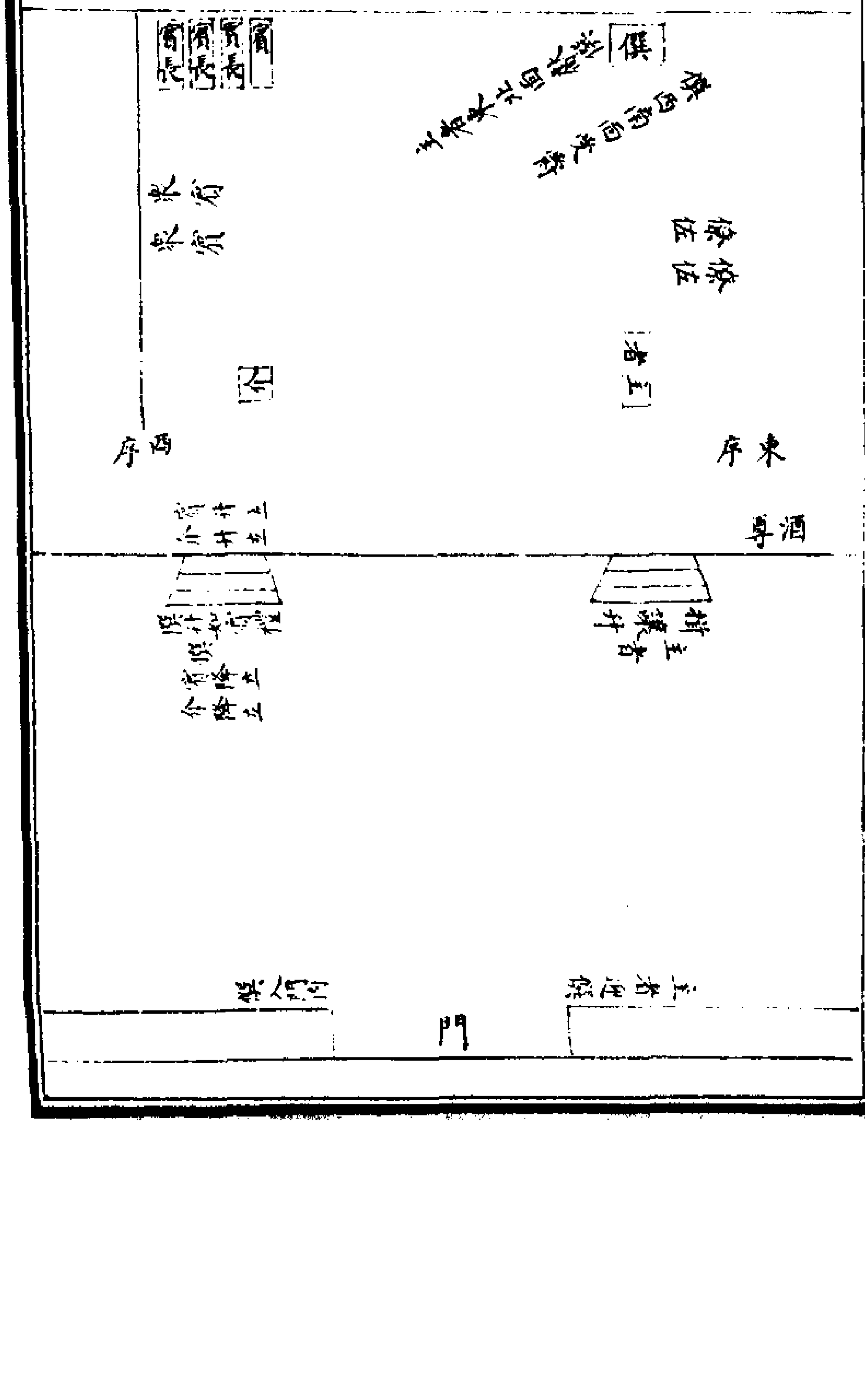
主人獻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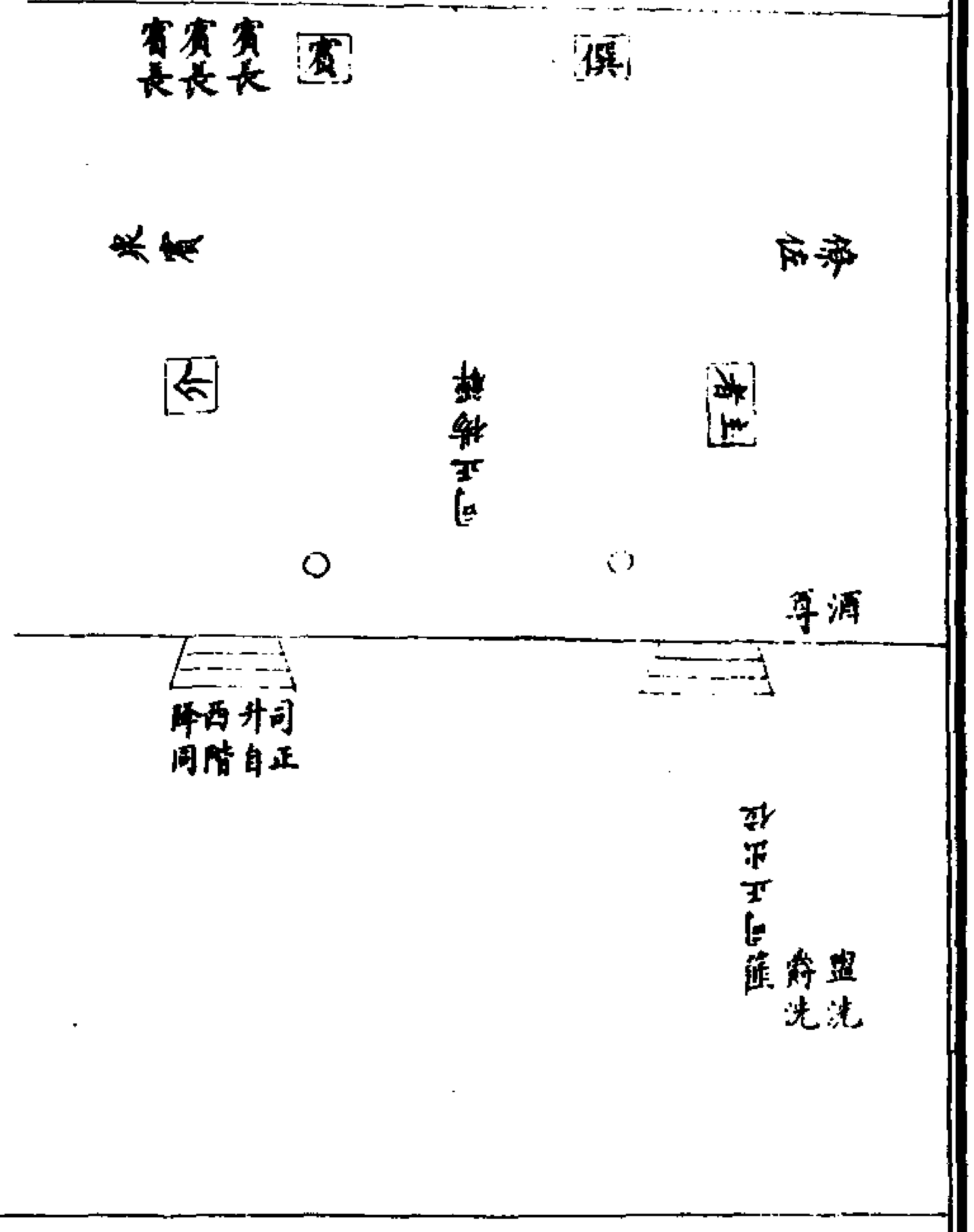
主人獻衆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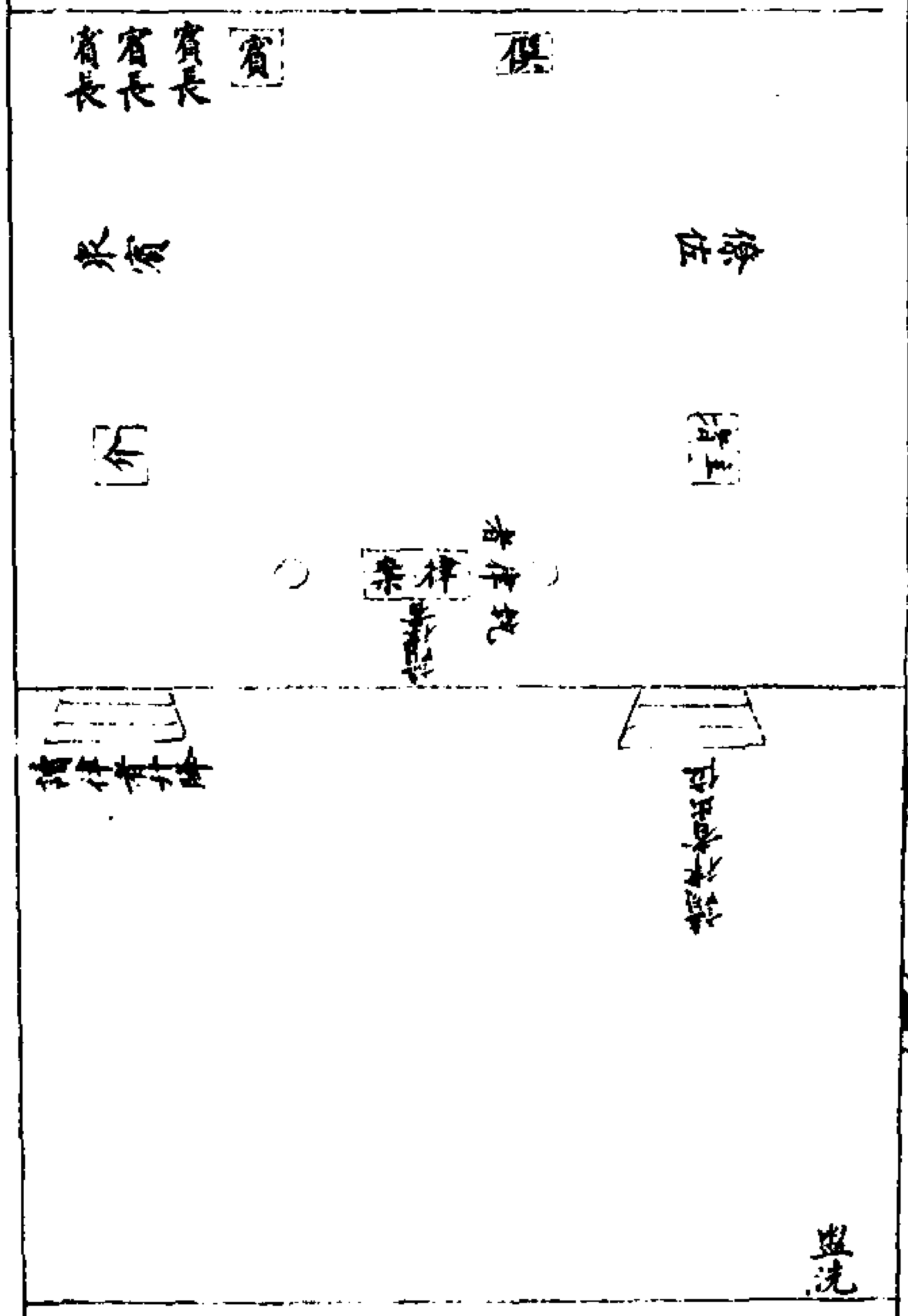
主人迎饌獻饌之圖



司正揚觶圖



讀律圖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二　二十有

酒

鄉飲酒儀

句容新志鄉飲酒禮洪武十年禮部爲講究禮儀事內一件鄉飲酒禮違到圖式該每一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二次行鄉飲酒禮以一百家爲一會如百家內有粮長者以粮長爲主席如無粮長者以里長爲主席二百人內以最長者爲賓其餘各依年齒序坐仍選一名通文字者讀律讀畢入席坐定飲酒不許把盞所用酒餚一百家內從儉共辦毋致奢靡府州縣所在有司官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鄉飲酒禮務在恪遵成憲不作非違自

京師爲始天下咸取則焉其儀參酌唐宋之制次第頒行凡讀律大都督府將犯事軍官罪名編類成書名曰申明誡諭在內各衛親軍大都督府寫犯事軍官罪名編類成書名曰申明誡諭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在外指揮使司凡鎮守軍官每月初一日率僚屬讀之使衆人皆知所警誡不敢有犯刑部將天下犯事人民罪名編類成書亦名曰申明誡諭在內應

天府及直隸府州縣在外各行省所屬府州縣及里社每歲行鄉飲酒禮讀律則取申明誡諭讀之使衆人皆知所警誡不敢有犯見律令凡鄉黨序齒及鄉飲酒禮已有頒行定制違者笞五十朱子語類明州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曾看着儀禮却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似乎也編入國史實錄果然是貽笑千古者也儀禮有拜迎拜至拜送拜既拜迎謂迎賓拜至謂至階拜送謂既酌酒送酒也拜既卒爵而拜也此禮中四節如此今其所定拜送乃是送客拜兩拜客去又拜兩拜謂之拜既豈非大可笑禮既飲左執爵祭脯醢所以左執爵者謂欲用右手取脯醢從其便也他今却改祭脯醢作薦脯醢自教一人令在邊進脯醢右手自無用却將左手只管把了爵將右順便手却縮了是可笑否賀孫

紹興初爲鄉飲酒禮朝廷行下一儀制極乖陋此時乃高抑崇爲禮官看他爲謹終喪禮是熟看許多文字如儀禮一齋都考得子細如何定鄉飲酒禮乃如此疎繆更不識着儀禮只把禮記鄉飲酒義鋪排教人行且試舉一項如鄉飲酒文云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至乃是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謝賓至堂是爲拜至主人既洗酌卒洗升賓拜洗是爲拜洗主人復爵賓之獻賓賓西階上拜是爲拜受若拜送乃是賓進受爵

主人阼階上拜如今云送酒是爲拜送爵賓復西階上位方有拜告旨拜
執爵反酢主人之禮他乃將拜送作送之門外再拜爲拜送門外兩拜了
又兩拜爲拜既不知如何恁地不于細拜既爵亦只是堂上禮又曰古禮
看說許多節目若甚煩縟到得行時節只頃刻間可了以舊時所行鄉飲
酒看之然見得不費時節又曰開元禮煞可看唯是五禮新儀全然不是
是當時要做這文字時不曾用得識禮底人只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
不考究天子乘車古者君車將駕則僕御執策立於馬前既效駕君雖未
升僕御者先升則奮衣由右上以君位在左故避君空位五禮新儀却漏
了僕人登車一項至駐車處却有僕人下車之文這是一處錯他處都錯
了又云五禮新儀固未是至如今又皆不理會如朝報上云執綏官則是
無僕人之禮古者執綏自是執綏僕人乃是受綏如何今却以執綏官代
僕人兼古者有敬事則必式緣立於車上故憑衡式則是磬折是爲致敬
今却在車上用椅子坐則首與前衡高下不多若憑手則是傲慢這般所
爲都不是如所謂僕人乃立車柱之外後角又恐立不住却以采帛繫於
柱上都不成模樣兼前面乃以內侍二人立於兩旁是大非禮同子參乘
袁絲變色宣以內侍同載而前後皆安之眼前事纔粘一件起來勘當着

所在便不成模樣神宗嘗欲正此禮數王安石答以先理會得學問了這
般事自有人出理會遂止如荊公門人陸農師自是煞能考禮渠後來却
自不曾用他又曰婦人之拜據古樂府之出門長跪問故夫又云直身長
跪余正父云周禮有肅拜恐只是如今之俯首加敬而已不知夫人如何
喪禮婦人如男之喪則跪拜於他人又不知其拜如何古禮殘闕這般所
在皆無可考四明志鄉飲酒禮歲旦至日郡守率鄉士大夫奠于先聖如
序拜於堂上少長就序皆記禮之舊紹興七年郡守仇愈復舉故事置田
百有六畝以益之後郡人林保登朝取式以奏遂行他郡故事糾儀二人
鄉監郡守爲之士族不齒於鄉者不預入門則糾儀舉劾以却蘇是人各
自勵鄉飲酒禮不可廢若是　鄉飲酒禮記乾道五年春王正月已未太
守張公率鄉大夫釋菜序拜于郡庠禮也明之爲州士風純古凡歲之元
日冬至必相與謁先聖先師而後以序拜於堂上行之久矣建炎末學火
于胡自是禮廢不講紹興戊午郡將徽猷閣待制仇公一新之學成復舉
故事蓋以酒三行之禮二年仇公被命復來乃以田百有六畝支其費伯
庠是時備員學官蓋嘗紀其事矣三年朝廷頒鄉飲酒義於天下行之數
年雖旨格不行州縣猶聽其便以故明年序拜如初而仇公所撥之田移

以養士酒禮遂輟乾道三年秘閣張公來守是邦政成多暇問知其所以
越明年以鄞及昌國兩縣沒官之田二百六十畝山地二百四十九畝盡
歸之學以復序拜酒行之禮受藏受用一切趣辦而有司不預焉是日也
教授率三先生俯坐獻酬於守倅禮成拜既風動千里莫不砥礪深灌期
毋負賢太守教化厚風俗之美意嗚呼盛矣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
者或謂州縣之責簿書期會之爲故而禮非所先蓋亦未之思也人皆有
欲欲斯有争視聽言動之間以禮自防而不流不逸則乖爭陵犯非僻之
心無自而入今禮成於一日而長幼尊卑之分昭然可見皆率服其教
能不令而行政平訟理其視切切於求米鹽細故而日不暇給者固有間
矣其可不書以告來者因以田之畝步四至刻之碑陰　奉化鄉飲酒禮
鄉飲酒古禮也近世曠而不行至大四年正月初五日判官程時敏依奉
肅政廉訪司分司趙副使省會事理於儒學講行斯禮禮畢各爲歌詩以
紀之　赤城續志鄉飲酒吾邦鄉飲酒始行於紹興十二年張守偁主賓介
僎會坐者總九百二十有三人謝滁守升俊爲之記淳熙九年唐守仲友
行之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十一年熊守克又行之少長咸坐總數百人嘉
定四年黃守當服深衣入學率郡僚寓士與職事齋生會坐於明道堂命

知經學者登座講書酒五行而罷嘉定十七年姜郡教容奉王守挺之命
與陳侍郎廣壽王總卿鉛合議率居此寓此大夫士於元旦會明道堂講
團拜禮酒三行而罷溫州府志鄉飲酒紹興二十六年張守九成行鄉飲
禮仍裒宋之翰劉愈等紹熙四年孫守楙行鄉飲禮及裒蔡執中行義饋
羊酒嘉定三年十月楊守簡慈湖先生到任簡乃象山先生陸九淵之高
弟象山與晦庵朱先生論辯不合門人各主其師說簡既至任郡儒皆避
去唯州學徐教授鳳不可去簡視篆三日謁夫子廟畢即升堂請教授開
講徐鳳方陞座言子曰簡即前揖請講子曰二字鳳即應聲曰子而不曰
小子何述曰而不曰子異端邪說語未既簡改容謝之握手若平生歡仍
詢郡諸名儒何爲見棄而遠避遣書敦請就學行鄉飲禮及采訪士民孝
友睦婣敬任恤者加禮焉至元二十七年李守孫兒赤脩路學冬十月
講行鄉飲酒禮守二僚屬教官儒士俱深衣幅巾路吏皆方巾素衣紫紳
皂鞋司縣吏及路典吏並方巾素衣褐紳皂鞋執事一之日行舍菜禮二
之日行鄉飲酒工歌奏樂三之日始行燕禮而罷
皇朝省部降到鄉飲酒圖式　一府州縣所在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
者行鄉飲酒禮自

京師爲始天下咸取則焉其儀叅酌唐宋之制次第頒行一里社每一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二次行鄉飲酒禮以百家爲一會如一百家内有粮長者以粮長爲主席如無粮長者以里長爲主席一百人内以年最長爲賓其餘各依年齒序坐仍選一名通文字者讀律畢入席坐定飲酒不許把盞所用酒餚一百家内從儉供辦毋致奢靡 洪武十年郡守仕敬率僚屬就郡庠集四邑士大夫之老者行之新定續志鄉飲古者黨庠術序鄉飲有常後乃視爲曠典雖名郡大藩或百載不一舉况於嚴乎亦越名侯相望思美教化用能酌時之宜爲之損益以無忘古意焉故特書之紹興間知州蘇簡行鄉飲禮戒有詩示諸生刻于學 嘉定戊寅知州鄭之悌行鄉飲於貢院會者千餘人郡人詹良爲賓 淳祐壬寅夏四月癸丑朔知州王佖行鄉飲於貢院會者千餘人錢時爲賓明日時詣學講書有紀事一卷校官桂錫孫爲之序 寶祐甲寅知州李鏞修學吉成秋七月辛丑朔舍菜于 先聖先師祀畢升堂講書因酌諸生會者一百餘人 景定辛酉令佚錢可則以正月甲午舍菜于 先聖先師祀畢序拜齒飲會者五百有十人郡人黄巖爲賓推髙年者爲老飲畢饋老以幣有紀事一卷校官鄭珏爲之序學所以明人倫也古者黨有庠術有序鄉有學鄉飲

之儀歲一行於黨再歲行於州三年一行於鄉人倫之化無時而不明也世降而下至廼視爲曠典今嚴爲輔邦土儉俗貧縉蔑符者率支補不給蔑墜舉逸尤弗暇蓋自壬寅之後寥寥至今景定初元東巖先生來宣天子德意政教並行人士胥悅游刃之下不見肯綮先立春數日戒學宫餙舊典其以改歲之二日釋菜于先聖先師爰命邦人序邦齒餘庶昭學校明人倫之意珪稟承未幾先生即以成式來示居敬行簡井然有條即事之日先生率郡僚延三老賓明咸集登降有度獻酬有文尊老有餽仁義之氣藹如也耆喬在右怡怡愉愉俊秀在列肅肅雍雍顧瞻敬嘆莫敢踰越信哉學之所以明人倫也矧是邦人士夙陶宣公成公之化二公有祠與學同久令儲君以歲上元奠謁于膠庠首躋二公於從祀之列而先生又以儲邸之戚梢門之英來修二公之化以嘉惠儲君之治鎮道脉國脉相爲無窮先生致澤之規模其殆昉於此矣邦人士德先生之意甚厚

鄉飲酒制 紹興頒降禮式承行國子監牒奉尚書禮部符奉都省批送下部狀據國子監申勘會昨承紹興十三年四月六日勅中書門下省送到禮部狀奉都省批送下比部郎中林保劄子爲理會已將鄉飲酒儀制鏤板遍行郡國等事後批送禮部看詳申尚書省尋行國子監看詳去後據本監申勘已降今年二月二十二日指揮諸路舉人雖不住學而兩預州縣釋奠及齒于鄉飲酒禮者本學次第委保教授審實申州聽取應今比部郎中林保所具修定鄉飲酒規範儀制乞遍下郡國本監看詳雖合頒行緣昨來明州討論叅酌上件儀制似更詳備如蒙朝廷旨揮依本官所請即乞行下明州取索紹興十二年春已行儀制與今來林保所具規式叅酌鏤板遍下諸路州縣遵依奉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本部今看詳欲依國子監所申事理施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申聞事仍連元狀四月六日奉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行本監尋下明州取索到累年已行儀制與林保所具規式叅酌條具如後符州施行州牒學請詳

行在國子監牒内備坐聖旨指揮遵依施行仍開令屬去處

鄉飲酒禮　主州以郡守縣以縣令位於東南賓擇鄉里寓居年德高民
致仕者為之位於西北僎州以通判縣以丞或簿位於東北介以次長位
於西南三賓以賓之次者為之位於賓主介僎之後又設郡像之位東西
相鄉其餘仕與未仕者皆以齒序位於兩廊司正以衆所推服者為之相
及贊以士之熟於禮儀者為之先一日設尊罍爵洗各如奠謁之儀又於
庠序之廊主賓主介僎三賓之次又設席於堂下凡鄉之仕與未仕者以
齒序立又設席於庠門之外自堂下各以序行立於庠門外之席贊明主
人率賓以下先釋菜于　先聖先師退各就次以俟速賓　門外速賓
官主以下各就次鼓鳴鼓相者引賓介以下序立于庠門之外北面東上
相者引主人出次僎從至庠門外速賓賓介少前主人立于門左西鄉賓
介進立于門右東鄉贊者立于中唱曰主人拜賓介以下答拜主人揖賓
及介賓介以下皆揖主人先入門左僎從賓揖介亦入門左介揖衆賓皆
入門左贊者先之稍次之　序賓再拜　主人與衆賓三揖僎門一揖殿
廊一揖將下階一揖皆贊者唱之至堂下升階三讓主人先升阼階僎從
立楣下賓趨升西階介從三賓亦升自西階並立楣下各南面司正亦陞
自西階之上東鄉教授升自東廡立于東階之上西鄉郡僚分立兩廡衆

賓東西相鄉立于堂下贊者唱曰賓主以下皆再拜　祭酒啐酒　拜訖
相者引主人詣罍洗所盥手洗爵詣罇所酌酒如釋奠儀僎從復至阼階
祭酒啐酒嘗酒也奠爵訖　主獻賓受　相者少立主人再詣罍洗所洗
觶飲賓觶也至酒罇所酌酒實觶授執事者至賓席前西北鄉立執事者
分立直觶者立主人之左直脯醢者立于右次引賓自西階趨就席主人
跪左執觶飲賓拜一拜跪受飲觶主人答拜一拜先興執事者右薦脯醢
賓受訖興主人退就席立僎亦就席立　賓酬主人　相者引賓詣罍洗
如主人儀至主人席前東南鄉執觶飲主人主人拜跪受飲觶薦脯醢賓
答拜如主獻儀　主人酬介　相者引主人再詣洗所洗觶飲介觶也酌
酒如前儀至介席前次引介自西階趨就席主人飲介如飲賓儀主人復
退就席　介酬衆賓　相者引介詣洗所如賓儀介洗三觶飲三賓也至衆賓
之長席前相者引衆賓之長自西階趨就席介跪勸如賓儀衆賓之長跪
受立飲復位次引賓一人至席前飲如前儀退又引次賓一人至席前介
飲亦如之並復位訖介至堂下迎揖衆賓就席注云主人先就席僎從次
賓就席介從三賓教授司正各就席次郡僚就席次衆賓各就席並相者
引之贊相及執事者各就席在堂上者升在兩廡者各就位　修爵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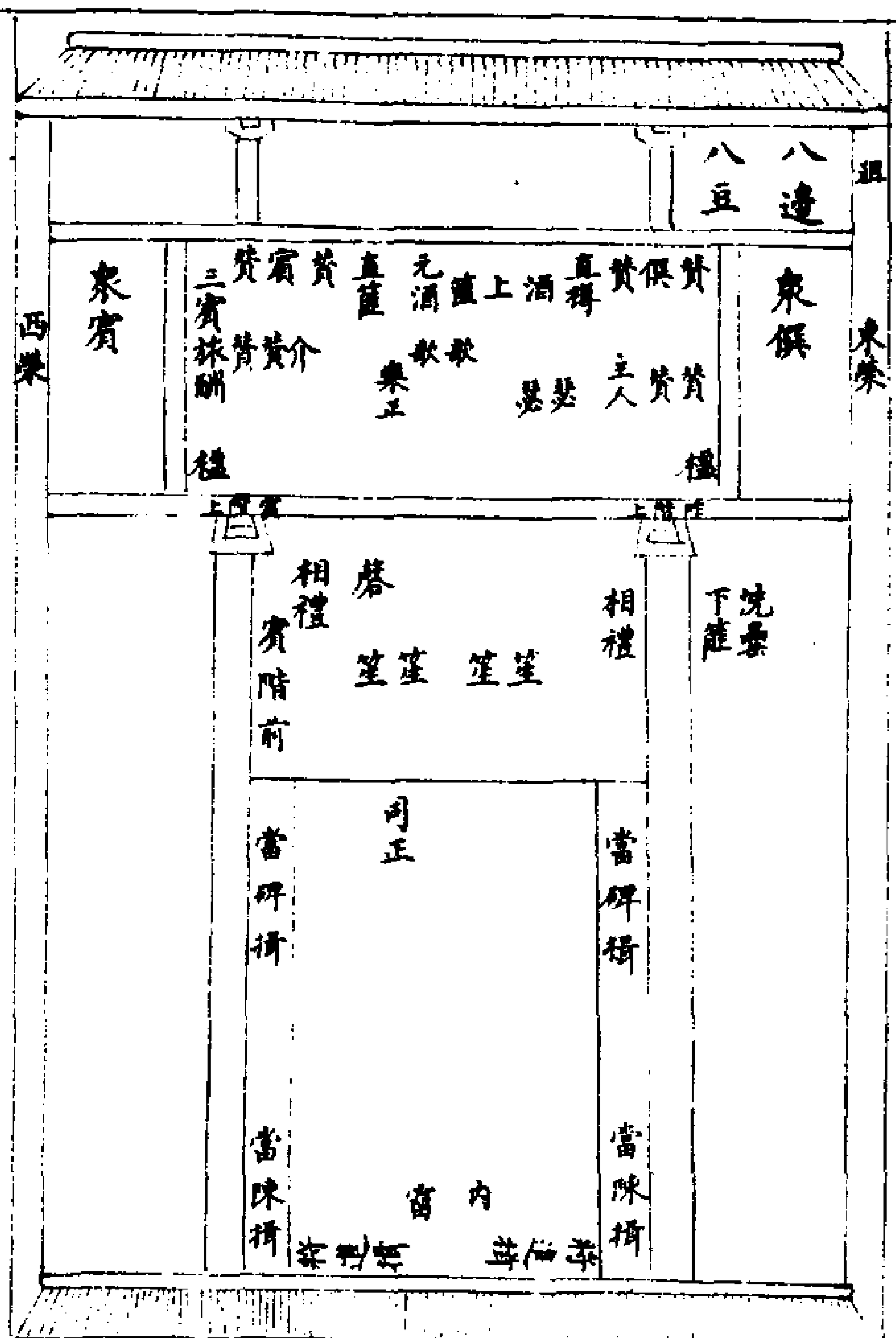
之　賓主以下坐訖酒三行每酒一行主人揖賓及介介揖衆賓並禮生唱
請主沃洗　卒飲贊者詣主人席前唱曰請主人沃洗相者捧觶詣
洗所訖直洗者亦跪受立飲訖各就位　司正揚觶　贊者詣席前唱曰
主人以下皆興執笏次引司正出位立贊者曰請司正揚觶次引司正取
主人觶詣洗所洗觶至席前跪而揚觶訖贊者請司正致詞司正乃言曰
古者於旅也語於是古道仰惟　朝廷率由舊章崇尚禮教今茲舉行鄉
飲非專為飲食而已凡我長幼各相勸勉忠於國孝於親內睦於閨門外
比於鄉黨胥訓告胥教誨無或愆墮以忝所生贊者曰脩爵訖司正復位
主人以下復坐　拜送賓介　相者引主人興復至阼階楣下僎從賓介
復至西階楣下立三賓亦復至西階立並南鄉教授復立東階西鄉司正
復立西階東鄉郡僚復至西廡衆賓立于堂下東西相向立贊者唱曰主
人拜賓介以下皆再拜　拜既而退　拜訖賓介與衆賓先自西趨出主
人少立自東出賓介以下立于庠門外之右東鄉北上主人立于庠門外
之左西鄉僎從贊者立于中唱曰主人再拜賓介以下皆拜逡巡而退
領行約束　一無士行者不得齒於鄉飲酒之列　一置鄉飲酒年齒簿
以所生年月日先後為次　一輪請本鄉士大夫老成者與州學教授司

正主其事其所立賓及僎介並與主人謀之隨宜潤澤之　一合赴鄉飲
人年七十以上者教授同掌禮官其書以禮專請之五十以上及有官者
以咨目列位請之其餘士人各自具年甲報本學編排位次十九歲以下
並侍立曾得解者許坐父在坐則子侍立有官者別席七十歲以上免拜
一鄉飲所須飲食器具端請鄉之士大夫有力者各備十位力可倍者倍
之　一行禮有期而有疾故不能赴者前期具狀免擅自不至者除其籍
一不係學籍及不齒于鄉飲酒者不得稱進士　一應赴鄉飲人有犯倡
徽戲玩爭訟諠譁等並依學規行罰有犯正條者送所屬仍除其籍　洪
文安公集　漢詔郡縣行鄉飲酒禮頌　漢顯宗承中興之緒事興而業洽
稽古禮文之事雅垂意焉自初踐阼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未嘗不以教
化為大務遂班時令祀明堂登靈臺臨辟雍講養老大射禮二年三月詔
郡縣行鄉飲酒于學校祀周公孔子於是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
知所本嗚呼盛矣鄉飲王化之基也先王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
以三光立為賓主介僎三賓以象之獻酬揖遜揚觶沃洗之禮定而貴賤
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三代極治之時大備
之制也世衰道微禮壞莫覩漢興蓋二百四十有八年始克達于天下豈

非盡美之事。須其久而後有成歟。夫東人之所以儆西賓者備矣。而獨無一言以及茲。敢掇拾陳迹。作爲頌詩。十有二章。賡之康莊。以揚漢德於不朽。詩曰。　天生蒸民。曰其有彝。維聖摩勵。規閑矩餝。陽禮教遜。誥誓上儀降周迄秦。漢悠沸狼。斤斤顯宗。翻斂王度。三宫孔陽。精意治具。爰勅方國。禮行于鄉。稽經諏律。屬民橫黌。先聖嚴嚴。拜跪薦祭。冠纓革革。鱗差櫛比。延速庠門。延絜東榮。賓主僎介。堪輿是程。堂流辟揚。少長位辨。已事而致。不誠用勸。詠仁蹈德。駿駁措刑。焉弃千載。董爲太平。乾清坤夷。軒豁呈露。萬祥畢臻。豐三咸五。昔在建武。大聖戴營。有臣曰湛。示我漢行。縣藐無傳。莫克用乂。孰播其馨。孝明是似。允哉帝德。侯其偉而。矢詩不多。維後之詒。馮

縉雲先生集答于守論備員介僎書　某伏承郡庠。奉明詔行鄉飲酒禮。冢不鄙固陋。遣州學職事。下致書疏。使備介僎之位。夫鄉飲酒。堯舜三代之禮。聖時至平。方追述帝王盛致。以幸斯世。今獲參舉者德。周旋揖遜之間。不勝大願。然有愚慮。仰恃高明。布之德覽。某竊惟鄉飲酒。所以叙秩長幼。使民知尊長養老。入孝悉成教化之具也。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至九十。遞豆有加。恭之爲郡。固狹陋。然六十五十而上。士之躬服仁義孝悌有聞者尚多。某年未五十。遽使加於有年德者之上。似於禮意不合。某躊躇彷徨。重違盛旨。用是詳味禮記經傳之文。求可以拜命者。至于再三。而不可得。孔穎達之說曰。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經無以年少爲賓介之文。而孔氏敢爲此說者。蓋賓禮賢能。理必取夫未仕者。壯者老者則既仕矣。已嘗賓禮之矣。今茲獨以進賢爲主。詩所謂序賓以賢者是也。宜其以年少爲之。雖均鄉飲酒。而其用則異。至於釋六十五十者之文。則以爲正齒位之禮。然則方其賓賢。以賢爲序。年齒在所不論。方其序齒。以齒爲序。賢固在其中矣。今者郡學所行。賓賢耶。某已嘗再命於朝。非處士也。序齒耶。則宜據經傳取六十五十而上者。今使卑凌尊。少加長。非惟於禮意不合。抑亦奉行詔書。有所未當。某比方除喪。未嘗獲請鄉飲酒禮書。者今因革損益之宜所未及知。然料其大略。必本經傳。無大同異。使某備衆立侍。以聽政役。敢不疾趨承命。遽加之介僎之間。則未敢拜賜。某伏聞消辰在邇。恐速城府。不即奉教。已齋沐。伏近郊次。傾聽明訓。乃敢進。冒瀆恐懼不宣。

南康軍學鄉飲圖



新編大成集前丞相江古心序　吾鄉自晦翁來至今俗尚禮遜士矜重自厚。其間賢太守自不乏。然其人獨喜談而私誦之曰晦翁晦翁者既數十年如昨日。非後來者。去思不如古人。乃其流風餘澤。所以興起人心者。有在彼而不在此也。三山陳侯。嘗爲吾鄉教授。諸生謂是置力於斯文。非若前時臨之官師也。去之十五年。來守茲郡。既數月。慨然刑罰法律之外曰。是獨鄉飲酒未舉。歲四月望。會高年者德。獻酬拜稽於其庭。觀者千數百人。先是予留於鄱陽芝山之下。侯以書來召予爲上公。予謝不敢當。自是每有來山中者。皆能言當日升降揖遜之盛。往往如睹。又甚恨不以此時從游父老。折旋諸生間。以餘年得見先王之遺風。而詠歌使君之澤。顧愧獨守此。屬耳傳說。爲之闕然動心。然吾聞鄉飲酒未行。吾鄉小人。少有忿爭。輒相戒曰。太守且行鄉飲。得無與鄉飲意。士亦兢兢自厲。惟恐一日不得與於鄉飲也。由是民志大和。訟益稀少。陳侯日晏而起。坐堂內鞭扑弛。囹圄空。熙熙然。拊其民如舊。諸生勸以入孝出悌日用吾固知陳侯之爲人。其有以爲此鄉飲也。賓主既設。環兒童走卒不教不譁。侯則大喜。吾又賀吾鄉之人。有以成此鄉飲也。吾雖不與飲。然自以得爲陳侯民矣。是日也。八九十杖而至者。七十餘人。七十者百餘。深山長谷。傴僂提携此皆

阜陵之餘民長養存䘏以至今日慨然惟念已未庚申之間欽文南康竟
上橫出瑞陽清江間當時避逃巖穴以餘息爲累篁謂忍死復見太平仍
歲豐稔天子加念遠民瘡痍痛苦又幸惠我仁侯起羙肉骨之餘舉此續
禮如誨子弟　前南康陳守序　人道始於事親敬長鄉飲屬民所以教
孝弟也康之俗如古鄒魯其民畏法而易治守禮而易信先賢之澤也合
昔者爲郡文學益嘗稔其父兄子弟矣假守重游歉然辱斯文是懼惟是
禮政教之本古卿大夫黨正州長所爲汲汲焉者故願與邦人士一講行
之顧方薄書期會不暇給而議及此逮之者初什九延諗于衆曰古者武
歲一飲或再飲或三歲一飲而禮國中之賢者輒飲信爾周公其迂矣始
相與蒐舉儀文考協等數按經求傳自謀賓介以至于息司正一惟先民
是程飲之日章逢而至者八九百人主賓有秩少長咸序周旋登降如從
三代人揖遜堂上山中扶攜而觀者旅于庭更相戒曰毋恌以亂籩豆其
選也克然若有得於心行之朞月市無譁甚德幸吾目尚存願爲鄉飲一
出予既感陳侯之德又聞老人祈以來者稽首而歎曰吾君之賜也惜當
時豈無善畫者圖其衣冠容貌賓主位序傳示來世使人視吾鄉如入魯
願如說洛下其後鄉人乃共爲刻本寄予俾予序之予惟此郡貧陋不與

東南州同陳侯肯殘破摩軍餉償宿負又以餘力取先迂闊慮我後生黎
民天壤間惟風聲在人不壞不忘晦翁以來甚盛斯舉想見東西州之人
胃然不得負來爲吾鄉抵後生傳聞又慨然有不及見之歎意者亦猶予
今日之耿耿也予亦有民社之寄于晦翁之鄉益方敝精神役吏事歎然
未有善意之足以及此民也逮陳侯行事太息久之侯名合字惟善予爲
南康郡人江萬里是年爲景定癸亥秋七月庚辰書　境無忿鬩獄犴屢
空訟日益少希此可以觀俗抑亦可以觀禮矣因念一時迂闊之舉耆順
厖眉項背相屬毋慮百數十人衣冠甚偉拜跪如度山中人稟序嗇薄固
如此人他邦之所無者會鄉之先生爲序其事且惜當時無善畫者圖其
衣冠容貌賓主位序傳示來世於是繪爲一圖被之樂石雖不足以備聲
容文物之觀然使後之覧者想望其典刑則阜陵淳熙享育之故老皇上
景定庚申之遺民猶足以繫斯人百世之瞻而孝弟敬遜之心緣之而起
是以風教不爲無助吾觀於鄉乃今知周公之德是年九月朔長樂陳合
書劉蛻文集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昨日送貢士於堂上得觀大禮之器
見籩豆集作俎破折樽盂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
嗚呼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天下之用其道

歲不過於一日尚猶偷惰如此況天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是以朝廷
時殊不順鄉里日起分爭固當然也夫布衣匹夫始則用其道自達故化
耕稼爲王侯化陶漁爲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
興俯拜揖之事尚不能素嚴有司時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蛻謂王公大人
耆耋作老老衰羸固當然也然而有擎跽稽首於髡褐之前畏敬戒慎有
終日不敢嗜酒有不敢近妾婦者其於誣惑之道尚能去其情於其情自
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容唯王恭髡褐能逮化其耕稼陶漁乎則髡褐
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知升乎科者不由夷狄言遷乎賢
者不由髡褐援集作授昭昭然矣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乎以其
法自弊也伏惟閣下務遠有司按諸禮圖脩其器服戒將事而隳一作墮
者時訓習之無使每歲臨事而隳其容幸甚幸甚蛻再拜嚴州府圖志分
水縣行鄉飲酒記　紹熙辛亥之孟春宛陵吳君來令茲邑距宛陵不二
百里風聲習俗往往不大異吳君緣人情以爲政故孜孜得民和毋有俾
而弗迪者始信人心之易感禮教之可興凡世之健夫屬意於揖切整齊
者皆過也歲未盡六日乃即縣庠行鄉飲悉採擇古禮與開元紹興所已
行者雜就之雖其間頗有所增損大抵多襲儀禮之舊令爲主擇鄉人之

有行義年者爲賓咸推高承奉郎致仕王君遷令親往迎致復以王君曰
烜爲介以輔賓余以簿尉攝僎以輔主下是有三賓又下有衆賓尊卑長
幼燦然有第乃立司正以糾其不則行禮者莫不肅敬抑首時王君承奉
年九十餘老不任拜起而主人以百里之長僕僕亟拜成禮而去邑人粹
觀者莫不咨嗟歎息然後知德齒之可尊世俗所謂氣勢云者蓋不足尚
也明年季冬之十日復講故典承奉以疾不至乃請迪功郎致仕俞君汝
弼爲賓朝散郎新通判蘄州王君璩爲介自主僎三賓司正而下悉仍舊
其儀制加詳行禮者益習邑人以觀禮至不憚數十里之遠是豈一旦聲
音咲貌所能感哉始余聞中興以來當干戈甫定之餘首詔郡邑舉行鄉
飲酒故老猶能道其事余以生晚恨不身當其時竊自鄙陋不圖至此今
君再舉盛典俱獲以身周旋其間是獨不喜且幸與吳君請記其事以詔
來者余復於君曰夫禮未易興也必情文具舉而後可興昔漢唐舉行是
禮文不絕書而虛其應非軼録也徒恃夫升降揖遜以爲禮而情不加焉
則音存而操已變矣今君好善之心優於疾惡自反之念愈於責人是固
有興起於其先者宜乎是禮之行而應不旋踵也願君繼以無倦益有以
信於邑人之與行禮者且歸以轉語其子弟族姓以期無負於君敬長上

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非獨令君舉行之意爲不虛哉由是推而及參郡國以達於天下使夫人皆知王道之易易古禮之可復不以時異事殊爲解者寔自吾邑始是又獨不喜且幸歟余因爲之記以竢其成焉君名士達余金華王益之也

袁絜齋文集繫昌鄉飲序　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莫尊於聖人不可復加矣然不過於人倫之中全之盡之非能外是而加毫末也其言之的如此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行之疾徐跬步之差爾而弟與不弟是非異塗堯舜桀跖之所由分也豈可謂細事哉古者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籩豆之多寡皆視其齒其別有四嚴於長幼之辨如此風教所關故也而俗吏以爲不急而忽之而廢之可乎吾友南仲宗室之秀也名善漣有志斯道爲宰繫昌舉行鄉飲于學效古者賓主介僎三賓衆賓之制三揖三遜獻酬修爵之儀而參以今禮濟濟乎其可觀秩秩乎其可則周旋其間者弟順恭遜之美油然而生而世俗桀傲之習泯焉不作而司正揚觶又語以忠於國孝於親睦於閭門比於鄉黨者其爲化民成俗之助不既多乎昔子游弦歌武城其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南仲之意端在於此余是以嘉之蘇州府志趙與蕙　寶祐鄉飲小録序

與蕙曩守吳郡去之十五稔今茲復來尤愧無德於民而風澆俗靡牒訴弗清竊亦爲吾民病之言念此土有泰伯季子之化本以禮遜爲國良心善性當不以今古間斷與蕙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滋益愧恥學視事既數月會歲序更端思以禮屬民與郡博士賓佐議行鄉飲酒禮則曠弗講久矣於是參稽禮家蒐具儀物卒行之與蕙深惟賓主介僎禮之人也尊爵俎豆禮之器也升降揖遜禮之文也然此皆古先聖人至意所寓與於斯者必因其儀節而思其本指大要使民不慢不爭興仁興遜得於觀感而邪情消養於習熟而和順積以之尊高年敬有德孝於而家弟於而鄉忽不自知爲王道之歸矣此今日區區行禮之意也禮成私幸鄙意或可有孚將使古吳之民日興於行而與蕙亦與受賜得與民相安自托附於古循吏之後於是乎書寶祐四年正月十一日古汴趙與蕙謹序

黃氏恥齋三山集鄉飲酒禮序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僎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腆醢脊膋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閭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一禮教敬也終

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教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無算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絜也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爵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僎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覃卷耳齊家之義著矣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事君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二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其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爲禮以教人凡爲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群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悅聲伎盛驩歎教侈也淫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者也此後世之士大夫嘗古之服勤於畎畝者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畧使刻之篇首長樂黃幹序

吳綺文集鄉飲酒禮序　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魯周公之國文獻足徵之矣福唐號閩中鄒魯黃勉齋文肅公之闕里也公從考亭夫子學三十年集禮書之大成分經類傳詳定纂釋至嘉定庚辰編帙斯竟復取其繫鄉黨之化風俗之本者序鄉飲酒義列之篇首四方學士大夫尊爲律令格式公不徒托之空言正欲見之行事是以其言五月有補山之集也嘗聞語門人嚴溪趙公師恕曰禮不行久矣率鄉黨朋友習而行之聞而沮之者衆二惟執堅行力卒莫能破禮行之日時官寓公以與斯集爲榮觀者千百輩莫不嘆其率之以誠至今爲吾鄉第一佳話此則聞而知之後二十六年嚴溪公奉祠于家會尚書趙公必愿帥閩以先忠定甘棠之故國考亭之淵源復行補山舊典于州之貢院依稀大比賓興賢能之制甚盛舉也時約方羈丱與令詔禮陳卅堅皆以五鄉小子侍諸老父師側極一時之榮觀俯仰之間事隨境遷記諸懷抱恍乎猶在目睫不能不以之興感此則見而知之嗟夫盛會難逢徽音誰嗣廢鳴四牡之歌絕響者四十餘年蓋有待而行也大元制世文物一新六合同風車書共道上命鎮國容齋魏公句宣東閩推好儒術舉禮于學者再約叨分教度斧走豆籩爰相斯事歸附以來閩有舉行一二未有如是緝熙之典此則覆而知之居無何官有助禮之徵廼告之來使今江浙行省右丞公慨然曰鄉飲古禮也光徵貴禮賤財之義公實主之繇是懲羨既往學校無有挾而起之者矣天相斯文今平章定

齋高公閲閲省日躬涖泮宮上丁釋奠禮徹飲胙召學之耆儒宿老俾與斯席式燕衎樂即周禮祭祀屬民飲酒于序之意此鄉飲禮之一也頃歲次丁學之領袖者耆率同佩而習之廉臺官屬來觀亦足以少示風厲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大德四年夏行省分遣副提舉柯公琛蒞學于閩調選路教授劉公直內鳴道是邦三公以蓬山之典刑泮宮之宗派南來文肅之鄉首示敬肅之訓得風一邊舊習維新乃以後八月十三日行鄉飲酒禮先一日會某于先聖先師次請禮于學之養源堂堂是以勉齋之禮為式佩衿咸集縉紳畢至輩觀盛典丕克用儀儀文於䌓于前有光凡一飲食一坐拜一登降一揖讓皆平日教敬之驗區區衰老且得以與東南席之坐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致由勉齋庚辰之集而來至於今八十有餘歲去先生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先生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見乎爾則亦無有行乎爾是舉也可以興州里篤敬之行可以賛臺閫宣明之化可以報君相長育之恩疇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禮成稽比有記諸令志俾紳䇿受圖辭弗獲備述自少至老所聞所見所行所知之實歷叙禮之本末先後以諗來者愿司正後三日鄉後學吳綺拜手謹書董師謙文集先賢勉齋黄氏鬥禮於考亭其序鄉飲其詳令提舉學事柯庚自牧郡博士劉君叔敬請吾州寔勉齋之鄉議行飲酒禮閏八月乙酉集于講堂叔敬為獻主諸生長少以序俎豆靜嘉頌禮肅給庭縣工奏升降酬酢舉以法故見大夫來觀者席從堂上士咸曰北方君子之辱臨吾鄉丙子後五舉行矣莫盛斯今乃圖而刻之不鄙謂僕書其後僕嘗考周制黨一年一飲州一年再飲鄉三年一飲君子野人皆與焉三年之中飲于黨者三州者六鄉者一合而計之凡十焉其行之也數故人習之也熟漢唐以後好古之士吾見亦罕矣曠數年而一講焉甚者數十年而一講焉習之無素而行之以楚禮成書于冊曰某年某月日行鄉飲酒禮嗚呼此古常事也而漢唐以希闊視之吾鄉習聞勉齋之學有師法廟學禮器甚設樂甚備然自丙子迄今二十五年之久僅僅五見何望他郡劉君其命容史自今至于後日凡春秋祭奠歲時會集一以此禮從事郡人董師謙敬書

漫塘劉先生文集鄉飲酒儀序

四明王君軍金壇之二年當嘉定丙子十有一月癸未日南至集多士于學頒以齒位末明謂諸生曰鄉飲禮廢久矣古典雖難盡循聞元紹興之制率近人情盍酌其中以元日行之諸生曰諾退即相與考肄頒以貴賤不敢煩縣官而合衆為難會冬官趙戴鄉得諸祠官而歸聞之慨然曰自吾起諸生仕州縣歷班行以至綴天子

從臣鄉黨之士助吾多矣令茲之歸頗欲擊鮮醲酒接懇懇而吾廬隘不能盡容吾行且不敢槩請且均鄉黨也不敢有所後先舉六十餘年之壁典成賢大夫之雅志而又可以遂吾私其在茲乎即盡以其費佐縣官自奔走服役與凡供帳咸出趙氏大夫飭己廉用心恕下卑不忍毫髮橫徵於民而又不衒能不尃美及是以禮不虛行方將搏節經費以助用會有道武鄉意者即欣然曰敢聞命又曰是禮也周禮實屬之鄉老及鄉大夫說者謂鄉老國之命卿居于鄉者則貳卿相與舉此宜矣某何敢違即具為書盡致鄉黨之士期以歲三日車會於學是日辛巳質明冠帶而會者凡若干人自耆老縉紳皆入門而鞠躬就列而祗肅聞戒而警息熏然其和秩秩然其序退而充充然如有得況青衿佩者乎既事相與嘉歎以為是禮自紹興癸酉而廢至嘉定癸酉大夫石君不矜而復其舉也遂故行之曠其間也不預故至者少乃今率禮無違而合邑之士無少長咸在可不謂盛乎況前一日庚辰雨夜漏至三刻而止遲明行禮亭午客退而雨越翼日雨甚蓋前後一日咸與雨會學宮雖葺而賓出入不能皆由廡下使來者雨立去者旋淖主者其安乎是舉也豈但人心允協書曰天秩有禮蓋亦有陰騭默相者矣諸生將以禮次第鋟木以示來者以僕實與寓目焉俾書于篇首八日漫塘劉某序

燭湖孫先生文集餘姚鄉飲酒儀序

儀禮鄉飲酒篇其節繁矣戴氏記其義又頗參錯先儒以為鄉飲有四曰賓興賢能曰飲國中賢者鄉大夫主之曰習射而飲州長主之曰祭蜡而飲黨正主之鄉三歲一飲州歲再飲黨歲一飲儀亦稍不同如六十五十者坐立之别黨所以正齒位於初也其他則否古人因事以習禮樂為風俗計而已我高宗紹興之十四年詔郡縣歲習鄉飲凡舉進士者視其籍二十六年或言吏並緣擾民且預飲猥雜反混士流乃詔頒行於里社者聽官勿預知自是鄉飲廢矣蓋一時議者苟於改權臣之舊而不之詳也吾邑乾道間鄉先生葉君汝士仕而歸老邦人高之請於大夫特舉是禮以賓之頗損益舊儀其後邦有所共慶輒再講而踈闊不常前四年常侯楮遊朝以此飲餞于學今趙侯善湘滿秩當去復行焉會者尤盛方春之中風和日明縉紳韋布闐闐濟濟卒事無闕觀聽肅然惟吾邑之儆俗能存古意惟賢侯之令德能洽士心不其休哉夫鄉飲非所以祖餞而因事以習禮則猶古也古禮既難盡復紹興之頒制亦不存於故府邑士莫叔光獨能熟其舊聞以相此儀趙侯嘉之而惜其莫之傳也乃圖而刊諸牘且訪諸永嘉郡庠所行而參校附益焉所以扶持古意褒勸儆俗期無窮

繼自今不惟祖餞是循庶幾歲時習肄禮教興行使吾姚江如古鄒魯四
方聞風於是取則豈非趙侯之望也歟我鄉人其勉之程端禮畏齋集慶
元鄉飲小錄序　唐虞本孝弟以成雍熙之治養老于庠其禮已肇至周
飲射讀法以周公之聖制作大備遭秦焚滅天牖我民鄉飲酒禮得存於
儀禮十七篇之中漢晉唐咸知舉行於郡縣蓋以道德齊禮莫重於斯廢
墜之久在宋淳化間四明獨能行之朝廷取布之天下紹興以後賢守相
繼訂禮益精且立恒產以供經費風俗之美文獻之盛遂甲他郡舊錄可
稽也今廢又七十九年矣歲首僅存會拜苟簡徇俗浸失經意乾没祖入
太守蘇吾王公元恭之至敦尚教化移文謁禮爰以至正二年正月行之
郡庠會者近千人齒德先後之有序獻酬揖讓之有儀鹿鳴魚麗關雎鵲
巢之合奏間歌衎衎秩秩樂備禮成莫不感動歎嗟以為自有耳目未之
見聞歸以相語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嗚呼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
易易記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王公可謂知為
政之本矣余之固陋幸得興行事之末敬序於小錄之首云黃氏日抄餘
姚縣鄉飲序　孔子稱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蓋自古者井田以養
之庠序以教之衣食既足漸摩有素一旦示之以齒序揖遜故孝弟之心
有不期而自生後世言政而不及禮者固無望或好禮矣儻不自政始則
亦類墮於空文餘姚固名邑然已積二十年令無得善則其施於民者可
知矣雖有古人之禮在庠得而講諸三山陳侯維嘉來始剔舊蠹而一新
之休聲善聞日盛月新三年政成乃行鄉飲禮少長雍雍觀者悅服蓋必
如陳侯之政而後禮可行焉耳推此也以往所謂王道之易易者其將庶
幾乎黃勉齋集鄉飲酒儀序　鄉飲教親睦也今之群飲者教侈也誨淫
也忘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故為明其義按此序叙儀物甚詳元曹文貞
公漢泉集碭山鄉飲酒文　順長協隣先哲昭垂其大訓居仁由義後人
宜蹈其芳蹤才非天降之殊習與性成之故伯叔等恭兄弟可盟於四海
企鄉田同井之八家會里閭齒德之流行俱介尊卑之禮即春秋之吉旦
申賢聖之嘉謀禮讓庶乎復興今古可以為法黃髮鮐背頌高年錫福之
無疆豆酒豚蹄禪盛世承平之有象勿生異議惟尚恒心貢九華先生集
鄉飲策　禮所以裁民欲者也民生有欲多欲則敗先王裁節其欲未嘗
不自遠也而未嘗自遠吾觀於鄉而見鄉飲其未嘗忽於近者乎是故賓
主一獻而百拜倘徉容與不徒獻也致仕有德則謀之不徒賓也在衆而
賢則賓之不徒設也進士鄉貢則瞽其禮孝悌柱表則尚其事不徒衆也

或象日月或象天地或象三光不徒位也東面北向尊者在東北西南向
尊者在北介有介席僎有僎名不徒飲也元酒在西壺醢在南勺冪在邊
不徒言也司正揚觶則有言將命相旅則有言不徒歌也坐工者歌鹿鳴
笙入者歌南陔夫鄉飲之禮一設耳而節文如此其密先王非直為是廉
廉也所以裁民欲致化之由也劉有吾集鄉飲酒義　鄉飲三代禮樂也
禮云禮云豆籩爵觶云乎哉樂云樂云琴瑟鐘磬云乎哉是當以義求之
也鄉飲禮也而謂之義何也儀禮述其禮禮記釋其義也試以鄉飲大義
觀之立賓以象天尊之至也立主以象地卑之至也設三賓以象三光言
繫於天也設介僎以象陰陽所以助天地養成萬物也此立名取象之義
也坐賓於西北以法天地嚴凝之氣接以義也坐介於西南輔賓也坐主
於東南以法天地溫厚之氣接以仁也坐僎於東北輔主也此辨方設位
之義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
者六豆此燕毛序齒之義也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所以致其尊也賓
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其讓也自盥洗以至於揚觶所以
致其絜也自拜至拜洗拜受以至於拜送拜既所以致其敬也尊也讓也
絜也敬也是四德者禮之本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主人拜賓
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於是乎別矣賓升則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
則少殺矣衆賓則坐祭立飲不酢而升降隆殺之義於是乎辨矣工歌三
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乃立司正則和樂不流之義
見矣賓酬主主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則弟長之義明矣說屨升坐脩
爵無算賓出主送節文終遂則燕安不亂之義盡矣記禮者曰此五行者
足以正身安國國安而天下舉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四
德孔該五行兼備尊賢養老莫尚於此至如登降拜興之節獻酬交錯之
文莫不一一有義存乎其間此記禮名篇所以謂之鄉飲酒義也維茲三
山禮義之邦見謂海濱洙泗遭逢聖世興起儒風渠觀名流執斯文之牛
耳齊魯文獻正堂上之皐比鄉飲禮行觀者如堵邦之人士咸曰斯禮也
勉齋先生一序載之詳矣吾鄉乃勉齋先生之鄉流風未遠猶有足徵文不在茲乎文
不在茲乎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政在今日然嘗合鄉
飲終篇而考之竊知聖人制禮防人情於未然其義深矣曰尊讓則不爭
絜敬則不慢曰不爭不慢則遠於鬬辨矣曰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聖
人豈固薄於待學者哉天下聖賢常少衆人常多聖人設為之禮立為之
防使衆人皆可以為聖賢其待學者厚矣故曰聖人制之以道者此也方

且丁寧諄複既中之以敬讓而不爭又繼之以和樂而不流又終之以安燕而不亂其思深慮遠也至矣預於鄉飲之席者容可以不知此義乎昔明道先生觀僧飯而嘆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吾之爲禮樂然而有文肅然而無譁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三代禮樂當在此而不在彼矣何幸身親見之劉直內集直內青社晚進濫侍講席深惟聖賢教人之方以敬爲先敢摭先儒緒論而紬繹之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毋不敬爲綱領易六十四卦坤之文言首發明敬義之要是知凡人之生稟陰陽五行之秀立乎天地之間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措於事接於物一日不可無敬也一息不可無敬也敬之爲義大矣哉朱文公曰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敬固無以涵養本源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敬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誠以敬爲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如夏葛冬裘飢食渴飲有不可須叟闕者且以人倫言之子之於親必如舜之夔夔齋栗方爲敬親之至臣之於君必如孟子陳堯舜之道方爲敬君之至婦之於夫切之於長以至朋友之間必如冀缺之相敬如賓必如温公之奉兄如嚴父必如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方爲各盡其敬之之道矣是五者

若不主之以敬則養如犬馬者有之視如寇讎者有之反目不能正室者有之不恭不友者有之爲市道交者有之尚何以明人倫而正綱常哉傳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耳是以君子常行日用之間暗室屋漏之際坐如尸立如齋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如入神祠如見大賓如履淵冰如奉盤水戰戰兢兢未嘗間斷乎此敬也豈敢一毫少有怠忽之心哉文公謂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至於尊德性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至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未始一日離乎敬也堯之欽明舜之温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孔子之篤敬孟子之虜敬此聖賢傳心之法也千載而下子程子出繼往聖開來學教人入道莫如敬嘗以主一無適言之門人謝氏又以常惺惺法言之尹氏又以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言之觀程門數說即知其用力之方矣迨勉齋黄先生得文公之正傳知心爲活物不可以縱肆緩慢以丹書敬勝怠之語列坐右以洪範恭作肅之訓授諸生黙檢身心其功尤爲近裏親切文公嘗稱直卿志堅思苦吾道之托在此無憾及暮齡宿疾而講論亹亹一無衰惰之容足見勉齋先生之持敬貫動静徹表裏如一始終無界限者矣嘗曰先師以畏字狀敬又有得肅字較密以是論之誠莫如肅字之爲密也直

內素慕勉齋先生之學幸游勉齋先生之鄉侍席之初輒敢以敬爲諸君告然則欲學文公篤於持敬之工夫當自勉齋先生肅字入楊鐵崖集鄉飲酒賦　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鄭氏註諸侯之鄉大夫正月吉日受法於司徒退而頒于鄉吏及三年大比而興其賢者能者以賓禮禮之獻于王庭曰鄉飲酒是禮也用之有三正歲十二月以禮屬民而飲之于序謂之鄉飲酒州長春秋以禮屬民會民于序亦謂之鄉飲酒鄉老及鄉大夫三年大比飲國中賢者亦謂之鄉飲酒飲雖不同同歸于禮漢永平晉太始唐貞觀開元宋淳化紹興皆嘗舉而行之然求其如周官之法度則槩乎其相違矣秋闈以鄉飲酒命題知今日鄉大夫且將揉是禮而追周官司徒之懿矣遂爲賦曰客有以德行爲輿道藝爲蓋冠以玄端佩以緇帶素韠端方白屨貞大慕西周之禮文歷東南之都會揖江浙先生而進問曰先生知吾所以禮服而趨而謀賓分乎抑知鄉飲之禮昉於三五之化成周之大比乎先生曰未也抽子古思騁子高辭盍爲我言之客曰唯唯原夫皇風既邈孰紀孰綱不有斯禮孰賢孰良輕重適均如萬物之有權衡沉濫不潰如横流之有堤防兹成周之制作賓敎養之大方爾乃卿國有飲賓主有揖三揖而至三讓而升拜至拜洗拜受

拜迎于以明君子相接之道于以鄉民務本之情賓天主地介陰僎陽三賓象列三光宣精賢能環坐法四時之象仁義交輯別八方之形六十者坐五十者立而尊卑之分白或以三豆或以五豆而養老之義明于斯時也兩壺在內五腧在俎玄酒斯傾揚觶斯舉樂正先升工人西序廉鳴四牡皇華非堂上之升歌乎南陔白華華黍非堂下之笙吹乎魚麗嘉魚南山歌于前由庚崇丘由儀笙於後非彼此相間之偶乎關雎葛覃卷耳歌於前鵲巢采蘋采蘩笙于後非彼此相合之趨乎歌樂三終工告備矣司正洗觶賓斯去矣先生亦喜聞乎先生曰子知鄉飲之所以興賢能抑知賢能之所以興鄉飲乎禮非人不行人非禮不立故禮實爲人文而設而非徒從事于飲食之末也故知王道之易行微孔氏則不識也迨乎漢明崇祀在黌宇而渙類晉武幸臨就辟雍而革習貞觀開元僅相繼而維新淳化紹興徒粗用於秋榛是皆習虚儀於一時而無實行於平日求其遺意於關雎麟趾之復見又可得乎方今嘉賓燕饗大比舉行制復周官詩歌鹿鳴杏園講同年之會瓊林被錫燕之榮方將隆俎豆備笙絃俾子大夫巢奔走于就長謀賓之役曾不知目之適而信耳之僻乎客聞而喜喜而歌曰三物賓賢飲于鄉兮千載墜典舉於庠兮方于成周其有光兮光

生起而賡歌曰嘉賓既醉歌太平兮匪徒養老實賓興兮嗟爾嘉賓拔彙
征兮脩之于鄉用之天子之庭兮劉公是先生集鄉飲升歌小雅賦　古
者為國厚於養賢故鄉登歌之節取周詩小雅之篇左聖序賓推人聲而
在上肆三官始拚風什以居先考轉儀於古經得嘉言於達者禮有盛而
進取儀有輕而迨下燕雖示惠豐合樂於二南飲蓋屬民反升歌於宵雅
何則養老以教愛上賢而習鄉孝悌之本邦家之光微重禮不能以變俗
微備樂不能以賓主由是獻酒於阼席工於堂庶令在位之人徧聞其奏
雖用諸侯之樂未失其常且夫教希闊則政昏禮廢壞則民擾十月飲酒
也吾猶以為簡三年興賢也吾猶以為少宜乎發德於民上永言於物表
曲高和寡美周德之尚衰氣盛化神知王政之有小用能丕變黎俗發揚
至和飲雖微也教讓以為主雅雖尊也厚賢而匪他亦猶士冠本微三加
爵弁之服鄉射至簡二用騶虞之歌蓋忌恭者貌必甚嚴禮盛者文豈宜
褻方將序長幼之等成賓主之樂坐以四面正齒位而無逾倡者二人始
鹿鳴而有作然則飲非鄉也不足以敦化歌非雅也不足以獨升仰寢容
之交舉俾兆衆之欽承然後和樂而不流符戴氏之著記恭儉而好禮協
師工之所稱是謂導民豈曰崇飲聆其音者信國風之為陋覈其位者究

陽禮之有品故曰觀鄉知王道之易易焉由此而可審矣蕭斯文集鄉飲
賦　鄉飲之制本於酒食形於罇俎和其長幼洽其宴語象以陰陽重以
賓旅此六體者禮之大序至於高館初啓長筵初肆衆賓便僻而入門主人稽
首而再至則三揖以成禮三讓以就位貴賤不共其班少長各以其次然
後獻東具設酒醴畢備擊鼓遷奏工歌咸萃以德自持終無至醉夫觀其
拜迎拜送則人知其絜敬察其尊賢尚齒則我欲其無競君若好之寔曰
邦家之慶士能勤之必著鄉曲之行令國家徵孝秀辟賢良則必設鄉飲
之禮歌鹿鳴之章故其事可得而詳主賓既立或陛或堂列豆舉爵鼓瑟
吹黃勤而敬居則莊百拜乃畢用賓於王禮主於敬樂主於同明士篤習
於禮樂則可招貢於廷多庶其緝熙聖迹宣暢皇風豈徒務燕譐而湛樂
之是崇建昌府盱江前志鄉飲酒詩并序　癸亥十月十有八日辛丑長
民遵依近制講鄉飲於軍學自鄉官郡僚以洎士子預會者凡五百餘人
久曠之禮一旦舉行上下同慶竊原朝廷之意本以待士故於常儀外訪問
諸士子齒最高者一人長民親為執禪以獻蓋欲明長幼之序勵忠孝之
節使盱江千里之區儒風復振不亦善哉仍賦詩六韻以示區區勸勉之
意願諸生毋忽　聖主方求治偏城敢後儒采芹嚴祀事序齒集生徒黃

髮居賓右青衿隘坐隅遠倖曾泮飲下陋漢庭醻席正群心肅坐行美化
敦君恩何以報忠孝是良圖　鄉飲酒倡和詩知郡王寺丞俌　盱江文
物盛江西有底醇風又轉移端藉鄉賢扶世道共修禮飲迪民彝尨眉華
髮四朝老方領圜冠三代儀天理人心非外有信乎王道不難知　丹山
翁教授　瞽書雙羽出乎西端坐凝香惡境移已鑄劒鋒成未報史陶充
壬作尊彝雅南歌裹聲千古乾巽維遵位兩儀細數盱江知郡事有如此
事幾人知　石潭張學正肅　位分南北與東西曠典攙修俗頗移樂合
鶯星下庭宇辟揚虎雉伏樽彝頭顱如許堪殊席筋力無多柰縟儀敗脉
邦君明德意後知勿遺負先知　曾檢正穎茂　異席賓階愧上西喜觀
徵俗頗風移一堂酬酢古冠儀千里循良世鼎彝詩繼紹興賢守司教明
直講太平儀違遼曠典今重舉從此愚夫可與知　童夫監順　兩輪來
自馭東西要使盱民習俗移可但官條扶世教更從鄉飲叙倫彝一堂禮
樂情何厚四面衣冠樂有儀我老亦偕賓席後蹣跚非據只心知　嚴右
司繫　主賓百拜對東西千里風聲俗自移道近易行歸孔聖人澆難化
笑封彝來時指顧旌旗色此日從容俎豆儀自是皇朝尚儒術漢家循吏
幾曹知群書足用事對卷陵在泮　尊賢養老令齒叙禮　知王道明尊

長賦偶聚會盛里閭之好獻酬合賓主之歡
揖遜酬酢而隆殺辨等俾起坐立而尊卑異宜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楊師武
圈點監生臣蔣洲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

二十有

傁

洪武正韻蘇偶切。左傳傳傁音大奏。顧野王玉篇傁思口切。老也。與叟同。說文作傁。揚雄方言傁老也。東齊魯衛閒凡尊老謂之傁。張參五經文字傁素口反。與叟同。見春秋傳。司馬光類篇傁蘇后切。又側救切。𡟲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傁傁舊藏作叟。蘇走切。又俗音。疊義不相應。楊桓六書統心母傁老儒並敬者也。从又从儒省。又以指畫敎令也。叟亦从古儒字省。已上並古文。鄭戚从寸。與叉同義。趙謙聲音文字通傁心省切。亦从人。左傳趙傁在。傁用此。

篆書 傁 史籀 傁 鉤鐘鼎集韻 傁 並見楊桓六書統

隸書 傁 無極山碑

瞍

洪武正韻蘇偶切。目無眸子。許慎說文瞍無目也。从目叜聲。蘇后切。劉熙釋名瞍縮也。顧野王玉篇瞍蘇走切。瞍同。長陸法言廣韻瞽瞍舜父。丁度集韻瞍或作𥌫。司馬光類篇瞍又先彫切。吳棫韻補叶音蘇戶切。毛晃禮部韻略古作𥌫。戴侗六書故瞍瞽也。詩云矇瞍奏公。毛氏曰無眸子也。鄭司農曰有眹無見謂之矇。無眹謂之瞽。無眸子謂之瞍。郭守正紫雲韻瞍字林云目有眹無珠子。韓道昭五音類聚瞍音數。盲人也。楊桓六書統心母瞍(規)瞽瞍(隸)瞍(楷)。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本作𥌫。今文作瞍。詩注疏云目珠黑白分明而無眸子。陰時夫韻府群玉無目珠子。韻會定正瞍心者切。本作傁字。切心省心新鮮瞍。

篆書 瞍 集韻見杜从古 瞍 徐鉉 瞍 集篆古文韻海 瞍 纂韻

隸書 瞍 六書統

草書 瞍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矇瞍

詩大雅靈臺篇 鼉鼓逢逢。矇瞍奏公。注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爲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

瞽瞍

孟子萬章篇 瞽瞍亦允若。瞽瞍舜父名也。

藪

洪武正韻蘇偶切。大澤。亦作棷。漢武帝紀麟鳳在郊藪。又十六斗曰藪。亦作籔。篡文婕韻。許慎說文藪大澤也。从艸數聲。九州之藪。揚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甫田。青州孟諸。沇州大野。雝州弦圃。幽州奚養。冀州楊紆。幷州昭餘祁是也。蘇后切。徐鍇通釋九州之藪。揚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兗州大野。雍州弦蒲。幽州奚養。冀州楊紆。幷州昭餘祁是也。徐鍇按周禮注大澤曰藪。具區五湖也。雲夢夢澤也。其地跨江。圃田在中牟。

今鄭州。孟諸在睢陽東北。大野在鉅鹿東北。弦蒲在汧。奚養在長廣。昭餘祁在太原鄔。楊紆爾雅注在扶風。汧縣西。蘇走反爾雅十藪。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陓。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揚雄方言鋪頒索也。東齊曰鋪頒。猶秦晉言抖藪。謂斗藪舉索物。顏野王玉篇桑後切。張參五經文字桑口反。丁度集韻藪或作𢿘。亦从叟。吳棫韻補叶音蘇戶切。藪澤。蔡邕胡黃二公贊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晏撰廣干祿字藪擻上正下通。戴侗六書故大澤叢薄深廣之地謂之藪。周官職方氏。九州皆有澤藪。別作薮藪空中衆輻所湊也。因謂之藪。又所主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藪淵藪。仁義林藪。山藪藏疾。同郭守正紫雲韻聚草亦禽府。周禮注澤無水曰藪。釋行均龍龕手鑑藪俗藪今蘇口反。澤無水有草曰藪。藪香嚴隨函同藪。蘇走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倉奏切。車轂中空。又所矩切。窶藪。四足几也。又刀主切。窶藪帶器也。楊桓六書統心母藪統藪隷𢿘同藪同上餘見尤韻窶毋。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周禮太宰四曰藪。注。無水曰藪。前嚴助傳。八藪為圃。師古注。魯晉秦宋楚吳齊鄭。或作棷。禮記麟鳳在郊棷。注聚草也。與藪同。集韻亦作蔌。增韻注十六斗謂倪鏜六書類釋又窶藪

漢東方朔曰。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藪。揚惲曰。鼠不容穴。銜窶藪。又所主切。魏柔克正字韻綱又與主切。戴器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心母切。有草木魚鼈以厚養人者。从艸。舉其略也。或用棷。記。麒麟皆在郊棷。注。聚艸也。與藪同。徐音取。非。作薮非。又轂中空也。周禮輪人揱其藪。本作棷。蓋方言音異。借語助聲作擻。非。韻會定正藪或作棷。亦作蔌。

棷 篆書　藪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藪 徐鉉篆韻

藪 棷 藪 並六書統　藪 隷書　藪 楚相碑見洪适漢隷分韻　藪 孔宙碑見漢隷字源　藪 六書統

藪 藪 藪 藪 藪 草書 並張錦溪　藪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叙

風俗通。謹案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為言厚也。草木魚鼈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兖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泰陸。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餘祁。在鄔縣北。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為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是也。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詩大叔于田。叔在藪。注。藪者聚禽之府也。疏。藪曠野之地。漢書食貨志。山林藪澤。各以肥磽多少為差。司馬相如諭巴蜀父老云。鷦鵬已翔於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於藪澤。

八藪

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天子之兵有征無戰。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注。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陽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

九藪

小學紺珠。具區越　雲夢楚　陽華秦淮南子陽紆。　大陸晉　圃田梁說文甫田　孟諸宋　海隅齊　鉅鹿趙　大昭燕淮南子昭余　高以孫緯畧伯禹疏川導滯。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周禮曰。揚州之澤藪曰具區。荊州之澤藪曰雲夢。豫州之澤藪曰圃田。青州之澤藪曰望諸。兖州之澤藪曰大野。雍州之澤藪曰弦蒲。幽州之澤藪曰貕養。冀州之澤藪曰陽紆。并州之澤藪曰昭餘祁。

十藪

爾雅畧義。魯有大野。疏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郡鉅野縣北。鉅野大也。晉有大陸。郭氏曰。今鉅鹿北廣河澤。今按杜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為大陸。秦有楊陓。陓音迂。郭氏曰。今在扶風汧縣西。疏曰。周官雍州云。其澤藪曰弦蒲。即此楊陓也。高以孫緯畧秦有楊紆。音迂。宋有孟諸。郭氏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疏曰。周官青州其澤藪曰望諸。鄭注云。望諸。明都也。禹貢云。被孟豬。左傳亦作孟諸。文不同者。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楚有雲夢。郭氏曰。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吳越之間有具區。郭氏曰。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也。齊有海隅。疏曰。海畔迴闊地皆作鹵。燕有昭餘祁。郭氏曰。今太原鄔陵縣。九澤是也。鄭有圃田。郭氏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周有焦穫。郭氏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高氏緯畧穫音互。　周禮國語皆曰九藪。耳而爾雅之言。乃曰十藪。名之同者五。呂氏春秋曰。昭餘祁。一名大昭。又名漚澤。周穫。并州藪。俗名鄔城泊。是按藪自太原祁縣連延西接至此。晉太康地志曰。汧澤有蒲谷鄉弦中谷。乃雍州之弦蒲也。水經注曰。汧水源出汧山。蒲谷鄉弦中谷。決為弦蒲藪。羅泌路史餘論。周語云。豐殖九藪。具在職方。揚有具區。荊有雲夢。豫有圃田。青有孟諸。兖有大野。雖有弦蒲。幽有貕養。冀有楊紆。而并有昭餘祁。然爾雅書乃有十藪。魯曰大野。宋曰孟諸。楚曰雲夢。燕曰昭餘祁。鄭州圃田。而吳越間則有具區。齊有海隅。周有焦護。晉有大陸。而陽陓乃為秦藪。海隅大陸焦護既異。且無弦蒲。夫大陸晉地。而焦護陽陓皆在扶風

方周公時秦未分地。並得與周並舉。周亦何嫌自謂之周。而與秦並言哉
且以海隅何得為藪。而獨為之齊。鄭傳云。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
今乃以陽紆屬冀。圃田屬豫。地理殊矣。以鴻烈之九藪。若從爾雅既無周
豐。而益以趙之鉅鹿。則是與晉大陸為二也。說文用職方說。以圃田為甫
田。餘養為具養。則字異爾。太康地記。沂縣有蒲谷鄉。弦中谷乃古弦蒲。在
沂山北。昭餘祈在介休。達地祈縣。吳氏所云。大祁二名。泒澤。俗曰鄔城
泊者是也。㵎養在長廣。徐州之
焦穫在涇陽北。即瓠口。溉田萬頃。

弦蒲藪 元一統志。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澤藪曰弦蒲。晉太康地志云。汧縣有蒲谷鄉弦中谷。乃雍州之蒲也。按漢書地理志。雍州有弦蒲藪。

孟諸藪 元一統志。孟諸藪在虞城縣西北十里。爾雅云。宋有孟諸。郭璞曰。藪澤名。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夢河神曰。畀余賜汝孟諸之麋。

激濺藪 太平寰宇記。激濺藪在西戎焉耆國。

焦穫藪 太平寰宇記。焦穫藪在涇陽縣北。亦名瓠口。史記。河渠書。韓水工鄭國說秦孝公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水經云。注水東南流。經瓠口。鄭白二渠出焉。爾雅十藪。謂周有焦穫是也。溉田萬頃。皆見溝洫志。詩曰。獫狁匪茹。整居焦穫。謂此也。穫音護。

昭餘祈藪 元一統志。昭餘祈藪在太原府祈縣東七里。舊已涸。至元二十一年。浚鑿為九池。得細水。歲溉民田頃畝。閘及浚隍下樹木。今其側立成湯祠。歲旱土人爆沙聚祠中。置瓶其上以禱雨。得水累獲其應。今池廟俱各不存。

山藪藏疾 左傳宣十五年。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含垢。天之道也。注。高山大藪。凡物之毒害者。無不居藏。匿疵瑕。

不崇藪 國語。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太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

麟鳳在郊藪 漢高公孫弘傳。麟鳳在郊藪。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澤無水曰藪。

竄迹幽藪 李翰蒙求。東漢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焉。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所居城市。王府連辟舉賢良。不就。順帝下詔。告河南尹曰。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迹幽藪。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

逋逃幽藪 太平御覽十三州志。黑山險。為逋逃幽藪。

韋續墨藪 小說。蒙求韋續論行草書法。及作字之病。集古今聖賢事迹述之。謂之墨藪。

營壁越藪 宋曾鞏元豐類藁。過客論營壁越藪。建牙荆區列卒綱野狙狖遁陽。

仁義之藪 東漢書班固典引。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注言深邃也。程雪樓集。顛瞑于詩書之圃。沉酣于仁義之藪。尚友乎千載。其過人不亦遠乎。

仁義淵藪 東漢書蔡邕傳。馳騁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天台別傳。慧思禪師誡。天台智者曰。既奉嚴訓。不得危從衛岳。素聞金陵仁義淵藪。試往觀之。若法弘其地。則不辜付囑。乃共法喜等二十七人同至陳都。

量包淵藪 宋錢塘韋驤集。上兩省閤狀。其官器等珪璋。量包淵藪。秉赤心而內固。歷華貫以荐更。

盜之淵藪 范忠宣公集。朝請陳公墓誌。公攝長水令。邑有群盜。吏不加禁。公詰吏曰。所盜皆他邑。而未嘗擾吾邑。故容之。公曰。是則吾邑為盜之淵藪也。皆擒置于法。

逋逃淵藪 蘇東坡集。上皇帝書。沂州山谷重阻。為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

功利淵藪 朱子語類。浙間只是權攝功利之淵藪。三十年後其風必熾。為害不小。某六七十歲。居此世不久。旦夕便死。只與諸君子在此同說。後來必驗。

財用之藪 蘇東坡集。乞降韓縝狀。太山寧化之間。山林饒富財用之藪也。其材木薪炭足以供一路。糜鹿雉兔足以飽數州。

言談之藪 馬明叟實錄。晉裴頠樂廣嘗與之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為言談之林藪。

中官區藪 唐書吐突承璀傳。憲宗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閩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為中官區藪。前漢注云。閩本蛇種。故以其字從虫。音許凡反。

文藪 唐皮日休集。如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柳開撰。讀皮子文其目曰文藪。凡藪者澤也。又曰淵藪也。以其事物萃集之也。古國之大。各有藪焉。魯大野。晉大陸。秦楊陓。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隅。燕昭餘祈。鄭圃田。周焦護。皆為藪也。謂是地之廣。故以名之也。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於里之不同。各名以異之。焉然一天地矣。予謂皮子之名藪也。疑為以其文之衆作之藪也。又疑為若

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以其文類不同各爲敷也是文之類雖不同而曰敷亦若魯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之敷雖異而總一天地也都以文而統之是曰文敷也疑而愛之觀其首又無所序說遂盡而讀之見其敷之爲意也霍山爲賦之敷首陽爲碑之藪隋鼎爲銘之藪易商君傳爲讚之藪周昌相趙爲論之藪陵母爲頌之藪心爲箴之藪移戍均博士爲書之藪三益爲詩之藪藪之于文不文不可盡舉若九證十原決疑難者之類也約其名義尤者例而取之也謂賦下題名也大野之下國之藪焉霍山之下丈之藪也孰謂皮子文藪之義不曰是乎將不曰是即不在此而在於彼也傳者得以取義焉

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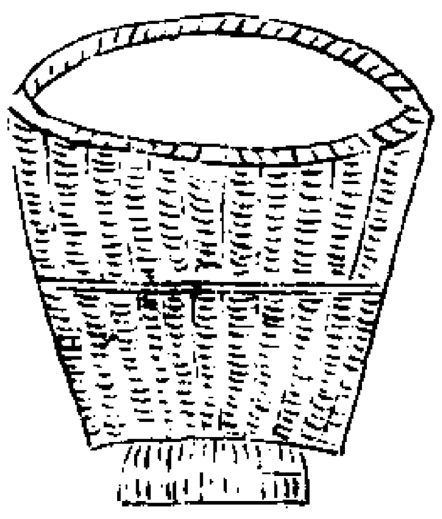
洪武正韻蘇偶切十六斗又炊箕漉米器又姥韻許慎說文籔炊箕也从竹數聲蘇后切徐鍇通釋本耳圖主似盤類此楊惲云鼠不容穴銜窶籔也蘇走反楊雄方言炊箕謂之縮漉米箕也或謂之篗顏野王玉篇籔先后切箱篗並同上丁度集韻籔篗或从叜亦作箱籔侗六書故籔禁口色縷二切聘禮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鄭氏曰今文籔或爲逾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伯氏曰按韋昭注國語引聘禮十六斗爲庾然則籔即庾鄭氏謂今文作逾庾木倉庾之庾逾與庾皆假借也當作籔說文曰炊箕也箕漉米籔也於六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籔桑口切禮器籔音藪義同楊桓六書統心母籔統聲籔隸篗同上餘見尤韻審母籔與籔同或从竹宿聲籍隸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魏柔克正字韻綱籔又與主切又窶籔四足几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心省切作箱非借十六斗也俗混用籔萋

篆書 [seal] 並集韻見杜从巾 [seal] 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seal] [seal] 並六書統

隸書 籔 六書統

草書 籔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十斗曰斛十六斛曰籔以竹爲之

聘禮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注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秉籔數名也秉有五籔二十四斛也疏云下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若然一秉十六斛又有五籔爲八斛總二十四斛也

棷

洪武正韻蘇偶切禮記麟鳳在郊棷注聚草也與藪同不得重押始押斗藪者非俗作棷又隊韻陸法言廣韻新也柴也又側溝切宋重修廣韻蘇后切又七廋切丁度集韻此芻切廣雅棷也又楚九切又士九切博雅柀棷棷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垢側尤二切木也楊桓六書統清母又穿母棷余見尤韻照母字漆博義

篆書 [seal] 六書統

倉苟切又則構仕垢二切

郰棷

詳前

嗾

洪武正韻蘇偶切使犬聲又宥韻顧野王玉篇蘇走先奏二切陸法言廣韻嗾上同張參五經文字先后反見春秋傳丁度集韻嗾蘇后切又作㗙嗾婁機廣干祿字音叟又先奏切皆使犬也鄭之秀精明韻嗾嗾釋行均龍龕手鑑嗾或作嗖俗嗾正蘇走反使犬聲下一又倉奏蘇奏二反義同嗖蘇口反正作嗾韓道昭五音類聚嗾方言云秦晉冀隴謂使犬曰嗾也楊桓六書統心母嗾說見尤韻㗙嗾同上餘見尤韻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左傳公嗾夫獒焉注嗾本作嗾集韻亦作𠹃趙謙聲音文字通心省切見去聲此方音韻會定正字切心省心新鮮嗾

篆書 [seal] 並集韻見杜从古 [seal] 集篆古文韻海

[seal] 並六書統

草書 [cursive]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蔌

洪武正韻蘇偶切萊謂之蔌又屋韻丁度集韻爾雅菜謂之蔌司馬光類篇蘇后切又蘇谷切婁機廣干祿字音叟又音速皆菜也楊桓六書統心母蔌从艸敕聲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趙謙聲音文字通遨心省切見蔌韻此方音作蔌非

篆書 [seal] 集韻見杜从古 [seal] 集篆古文韻海

[seal] 六書統

草書 [cursive]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瞍

蘇偶切顧野王玉篇先口切瞍名瞍同上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字林瞍也或作瞜釋行均龍龕手鑑蘇走反韓道昭五音類聚瞍音瞍義同楊桓六書統心母𥈤象聲瞍隸瞍趙謙聲音文字通心省切無目也目無眸子从目叜亦聲詩曚瞍奏公俗音平聲

篆書瞍集韻見杜从古 書瞍集篆古文韻海 瞍六書統 隸書瞍六書統

廋 蘇偶切。孫愐唐韻隈也。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廋或从叜。隱也。司馬光類篇所九切。或从叜。韓道昭五音類聚所柳切。老人也。楊桓六書統心毋廋昧有切。从广叜聲。叜乚也。余見尤韻審毋廋隸廋誤。

篆書廋六書統 隸書廋六書統

騪 蘇偶切。陸法言廣韻馬搖銜走。又思隴切。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或从叜。釋行均龍龕手鑑蘇走反。又須隴反。挽銜馬也。楊桓六書統心毋騪。餘見董韻。騪同上。餘見尤韻審毋。

篆書騪集韻見杜从古 騪集篆古文韻海 騪騪並六書統

橾 蘇偶切。陸法言廣韻車轂中空。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曰橾通作藪。楊桓六書統心毋橾从木喿聲。橾隸。

篆書橾六書統 隸書橾六書統

擻 蘇偶切。陸法言廣韻抖擻舉也。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抖擻舉索物也。釋行均龍龕手鑑抖擻。上當口切。下蘇口反。抖擻舉振之貌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思口切。抖擻起物。擻音藪。楊桓六書統心毋擻原聲。擻隸。

篆書擻六書統 隸書擻六書統

抖擻 詳前

謏 蘇偶切。陸法言廣韻謏誅誘辭。宋重修廣韻蘇后切。戴侗六書故謏息有先了二切。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鄭氏曰。謏之言小也。彼發慮憲求善良。思不止於小聞。韓道昭五音類聚蘇口切。又思了切。謏星酉切。楊桓六書統心毋謏詳見筱韻謏。孫守滌博義謏同上。又先了切。又所六切。

篆書謏六書統 隸書謏六書統

陖 蘇偶切。丁度集韻阬也。司馬光類篇蘇后切。楊桓六書統心毋陖从阜叜聲。陖隸。

篆書陖六書統 隸書陖六書統

⿰石數 蘇偶切。丁度集韻石也。司馬光類篇蘇后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蘇走反。楊桓六書統心毋⿰石數从石數聲。⿰石數隸。

篆書⿰石數六書統 隸書⿰石數六書統

膄 蘇偶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蘇口反。

⿰口數 蘇偶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數義同。

數𢿏 蘇偶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二山朽切。攬鼓也。

⿰衤考 蘇偶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叟。

設 蘇偶切。孫守滌博義初九切。高聲也。出類聚。

○趣 洪武正韻此苟切。促也。趣馬官名。主駕。又見遇屋三韻。俗作趍。陸法言廣韻書傳趣馬掌馬之官。孫愐唐韻倉苟切。又七慮切。宋重修廣韻又七屢切。丁度集韻趣周禮有趣馬官。或作趍。晏幾廣干祿字又音聚。疾也。戴侗六書故鄭趣湊也。書曰。綴衣趣馬。詩云。濟濟辟王。左右趣馬。掌贊正良馬。掌駕說之頒。所趨向爲趣。七慮切。又七六切。見趣下。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書趣馬注七口反。楊桓六書統清毋趣餘同上。餘見魚韻。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周禮注養馬者。或作趍。魏柔克正字韻綱又逡遇切。疾也。趣玉切。迫也。孫守滌博義趣通作趍。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趣青苟切。此轉注。韻會定正字切。清有清千趣。

篆書趣集韻見杜从古 書趣集篆古文韻海 趣趣並六書統

草書趣張芝 趣王羲之 趣張旭 趣懷素 趣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趣馬 詳前

取 洪武正韻此苟切。穫也。取予之對。又魚語御三韻。陸法言廣韻又此庾切。孫愐唐韻又上庾切。戴侗六書故此苟此主二切。說文曰。捕取也。从又从

耳。周禮獲者取左耳。揆取之義甚博，乃獨以取耳爲義，不殆於悉者乎。取
馬曰取。去聲。易曰勿用取女。別作娶。楊桓六書統清母取餘見魚語二韻。
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詳見此主切注。舊韻許上去二聲通押。張子敬
經史字源韻略倉苟切。又七庚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取青苟切。見語韻。此
古文 篆書 取 取 並古孝經。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取 六書統
草書 取 取 取 並王羲之 取 取 鮮于樞 並見草書集韻

⿰革取 此苟切。顧野王玉篇初九切。⿰革取束也。⿰革芻同上。丁度集韻楚九切。或从芻。楊桓六書統穿母⿰革取从革取聲。⿰革取 隸 ⿰革芻同上。餘見尤韻照母。
篆書 ⿰革取 ⿰革芻 六書統 隸書 ⿰革取 六書統

⿰取丸 此苟切。顧野王玉篇丑口切。敤也。楊桓六書統透母⿰取丸它口切。从丸，考聲。⿰取丸 隸。
篆書 ⿰取丸 六書統 隸書 ⿰取丸 六書統

趣 此苟切。顧野王玉篇丁后切。走也。又七庚切。韓道昭五音集韻去也。字滲博義倉苟切。

⿱取米 此苟切。丁度集韻將取也。楊桓六書統清母⿱取米說見海韻。 篆書 ⿱取米 六書統

娵 此苟切。丁度集韻美女。楊桓六書統清母娵餘見虞韻。字滲博義倉苟切。 篆書 娵 六書統

⿰取刂 此苟切。丁度集韻析薪也。楊桓六書統清母⿰取刂餘見庚韻精从二母。字滲博義倉苟切。 篆書 ⿰取刂 六書統

⿰音芻 此苟切。丁度集韻初口切。樂音美也。又楚九切。⿰音芻⿰音芻，衆聲。韓道昭五音類聚初邪切。弄人言也。楊桓六書統穿母⿰音芻从音芻聲。⿰音芻 隸 字滲博義倉苟切
篆書 ⿰音芻 六書統 隸書 ⿰音芻 六書統

⿰足走 此苟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手切。等也。

嗖 此苟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初九切。惡口也。

○走 洪武正韻子口切。趨走也。指趨走之體而言之也。又宥韻。許慎說文𧺆趨也。从夭止。夭止者屈也。凡走之屬皆从走。徐鍇曰：走則足屈，故从夭。子苟切。爾雅中庭謂之走。郭璞注：此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云。劉熙釋名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顧野王玉篇子后切。去也，奔也，僕也。又音奏。顏元孫干祿字：走走𧺆上中通下正。張參五經文字走祖苟反。說文從夭從止。今依經典相承作走。徐鍇通釋春秋左傳曰：君親舉玉趾，走則足屈，故從夭止。會意。則口反。司馬光類篇又則候切。疾趨也。今變隸作走。張有復古編𧺆隸作走。鄭樵六書略從夭從止。止，足也。夭，象人之仰首張足而奔之形。吳棫韻補叶音子與切。趨也。韓子雕天於股，難以趨走。正考甫鼎銘：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戴侗六書故則苟切。義不待釋。𧺆其所曰𧺆。去聲。歐陽德隆押韻釋疑無注。孟子獸之走壙注音奏。又漢書閤道走軍俱音奏。此非去聲者。注疾趨也。乾道壬辰省試從諫轉圜賦場中有用杜牧注孫子序猶盤中走圜圜之走盤之句。押走字。在此有字韻內者。其出處無明音。試院中明凡經傳無音釋者，並只如字。合從上聲。如字押。周益公持看詳云：今見行禮部韻，如防採字之類，平反異音，被視之類，上去異音。在元祐間看詳，許隨韻通押。若有獨音者，方從本音。今走字出處無獨音，自合依今禮部韻隨韻通押。此出益公集。云：王柏正始音藏苟切。趨也。又藏候切。趍向也。鄭之秀精明韻兕兵而走。詩音奏。釋行均龍龕手鑑：𧺆俗。𧺊通。𧺆古文走字。走俗音走。𧺆音走。𧺆走。子候反。疾趍曰走。又祖苟反。今作走。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子豆切。走音走。楊桓六書統精母𧺆。統注𧺆隸。走。譌。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本作𧺆。會意。隸省作走。後蘇亮傳。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注謂馳走之人。謙稱也。司馬遷傳：太史公牛馬走。周伯琦六書正譌：𧺆俗作走。非。魏柔克正字韻綱則候切。義同。字滲博義走通作遶。命𧺆𧺆趙謙聲音文字通𧺆晶者切。從止夭聲。隸作走。借謙稱也。轉注見去聲。韻會定正精者切。駿奔也。又謙稱謂馳走之人。見馬遷傳。字切精者精精𧺆𧺆

篆書 走 內史𧺆 走 周穆公鼎 並楊鉤鐘鼎集韻 走 石鼓文 走 師旦𧺆 走 孝經 走 走
走 並實和鐘 走 古老子 走 汗簡 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走 徐鉉篆韻 隸書 走 度尚碑 見洪邁漢隸分韻
走 淮源廟碑 走 祝睦後碑 並漢隸字源

走 真書 顏真卿 **走** 蘇軾 **趕** 行書 趙子昂 **𧺆** 草書 皇象 **𧺆** 懷素 **𧺆** 蘇軾

𧺆𧺆 張旭 錦溪 **𧺆** 趙子昂

蜚廉善之 史記秦本紀 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之。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傳世善走 倦遊雜錄 徐傳世為皮匠。能為一踺毬。號為道士。能導引接拳。置口中。或反手抱柱。身隨起而足直上。太宗召見曰。臣能走。乃跳復於殿庭。走二十匝。而出入之息如故。

跳走如飛 錦繡萬花谷 元魏將楊大眼驍捷。跳走如飛。尚書李沖典選。大眼往求焉。沖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於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沖因驚嘆。遂用為軍主。

走及奔馬 吳越春秋 慶忌。僚子也。勇為人所聞。走及奔馬。北史魏伊馥傳 馥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曳牛却行。隋書麥鐵杖傳 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每以漁獵為事。不治產業。新唐書高開道傳 開道。滄州陽信人。世煮鹽為生。少驍勇。走及奔馬。文獻奉列傳 獻奉為朔方軍牙將。入虜。以功實封五十戶。獻奉進陋類。不勝衣。其走及奔馬。挾鞍勒以上。而後鞚帶之。弓矢在手。前無橫敵。陸游南唐書李元清傳 元清趫捷善走。能及奔馬。五代史弘肇傳 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父璠。本田家。弘肇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里。走及奔馬。晉陳安字虎侯。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甲。走及奔馬。趙劉靈。陽平人也。年二十餘。常厮役於縣。走及奔馬。王進。走及奔馬。周太祖時至彰德節度使。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太平御覽 俗說曰。桓公豹奴善騎乘。亦有極快馬。時有一諸葛郎。自云能走與馬等。桓車騎以百疋布置埒頭。令豹奴乘與諸葛競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常與馬齊。欲至埒頭。去布三丈許。諸葛一遌。坐布上。遂得之。抱朴子曰。柠丁呂切人青柠。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少。昔道士梁須年七十。服之。年百三十歲。能夜書。走及馬。

走及奔鹿 太平御覽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絕人。

走及麞鹿 魯女生別傳 魯女生。長樂人也。少好學道。初服餌胡麻。乃求絕穀八十餘年。日更少壯。面如桃花。日行三百里。走及麞鹿。

赤脚

走 五代史補 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求為長。眾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死則未暇。且共汝等赤脚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眾初以為戲。既而彥章果然。眾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為神人。遽擢用之。

釋車下走 韓子 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

與節而走 左傳 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欲立。臣請立之。陳乞欲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陽生曰。吾聞子將不立我也。陳乞曰。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節。信也。

棄國而走 類說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早。對曰。臣始為太子。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猶秋蓬惡於根本而愛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竊寶而走 公羊傳定公 曰陽虎竊寶玉而走。

捉髮走出 左傳僖 衛叔武將沐。聞君至而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

掩耳而走 左傳昭公七年 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孫也。荀躒掩耳而走。

踰墻而走 史記甘茂傳 甘茂對秦武王曰。曾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頃之。一人又告之。母織尚自若。頃之。一人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

奏事還走 史記 周昌常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桀紂主也。

捨船步走 太平御覽 江表傳曰。陸遜破劉備於夷陵。備捨舡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挽車走入白帝。

引兵退走 資治通鑑 唐懿宗咸通十年。龐勛作亂。其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為符讖。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人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使為前鋒。新軍既與魏博

戰敗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紿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復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敗文喜即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并西殺之

棄城而走 唐李文公集楊烈婦傳　厥自兵興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以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若楊氏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引兵南走 續蒙求四夷附錄晉開運二年契丹南掠出帝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遇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為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去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

黥面縱走 契丹志太宗會同十年遼伐晉斷晉糧道及歸路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勅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

奔走無射 禮記祭統　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注射厭也言莊叔常奔走至勞苦而不厭也正義曰言孔悝隨難于漢陽及即宮於宗周常奔走勞苦無厭倦

三節以走 禮記玉藻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注節所以明信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如今漢使者持之節

庶人走 書胤征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曳兵而走 孟子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

三戰三走 史記管仲曰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閔王步走 劉向新序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故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

韓王亡走 史記韓王信傳　信故韓襄子孽孫漢二年立為韓王三年信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為韓王卒以信材武詔徙王太原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上自擊破信軍信亡走匈奴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

北走南走 資治通鑑季布匿朱家朱家曰此不北走胡南走越爾

高飛遠走 東漢書卓茂為密令時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其故人具道所以茂因訓之曰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華鎮雲溪居士集高飛遠走可人情上蔡東青舊有名誰在華堂饗鼎俎自甘平野掠柴荊心憂狐兔紛難盡眼看豺狼恣不乇莫倚絲繩金旋義弓藏鳥盡汝須驚

聞薦跣走 孔平仲雜說東漢韋豹字季明司徒劉愷云當選御史令豹宿留豹曰選薦之事非所敢當乃跣而走

民有百走 東漢書劉陶上疏民有百走退死之心無一前鬭生之計

大杖則走 續後漢書崔寔傳　靈帝時開鴻都門賣官爵寔從兄烈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嘗問其子鈞曰議者何如鈞曰論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慚而止

遙擲而走 太平御覽　世說曰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見一置懷中既詣畏其有難不敢相示因出戶遙擲而便走

符堅遁走 太平御覽　秦錄曰符堅大敗為流矢所中遁走甚飢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

符融辨走 晉書載記前秦符融傳　融為冀州牧有一老母日暮遇劫盜行人為母逐之擒盜盜反誣行人符融曰二人並走先出奉陽門者非盜融正色謂後至者曰汝即盜也其獲姦擿伏如此蓋融性明察能懸料其事以為盜若善走則決不被行人所獲以測之善走者是捕逐人也

急裝欲走 常談胜錄齊王敬則反太子寶卷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策計汝父子唯有走耳蓋時人譏檀道濟避魏之語也敬則後為尤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

乍還乍走 隋書列傳　党項羌遣子弟入朝謝罪高祖謂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而乃乍還乍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遇伏敗走

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年四月丁未龐勛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雎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邊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塞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

徒步出走 遼史天祚皇帝紀 保大五年春正月戊子遊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上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却之

諂佞趨走 金史章宗承安二年十二月朔勅御史臺糾察諂佞趨走有實迹者

附麗奔走 金史楊伯雄傳 是時海陵執政自以舊知伯雄使時時至其第伯雄諾之而不往也日海陵佐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厚待之海陵纂立數月遷右補闕改起居注

走生仲達 三國志蜀諸葛亮卒大衆由斜谷出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十二

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

走入秦氏 太平御覽魏略曰曹真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伯父南宿與太祖善興平袁術部黨與太祖相攻劫太祖出爲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所在答云我是寇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遂變其姓

走爲上策 通鑑紀事本末僖宗三年冬十月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皆不利城中無食米餓死者太半彥師鐸憂悶殆無生意相對抱膝終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己巳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鬭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爲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

走不以手 荀子飛不以尾拄尾則飛不能遠走不以手縛手則走不能疾

蹶者不忘走 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傳 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爲窮虜恥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躄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孫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

後出同走 國語晉語獻公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乃遂之梁

負山而走 莊子藏山於澤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與驥俱走 呂氏春秋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其車上則驥不勝人

不與馬爭走 太平御覽荀卿子曰伯禽將歸國周公謂之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

見虎不走 荀子蹇者見虎不走非勇也

可以出走 劉向說苑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

追飛捉走 孔氏六帖北齊河間守崔謀侍勢從李繪乞麋角鴿羽答曰鴿有六羽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澤下官手足遲鈍不能追飛捉走以事佞人

日月並走 文苑英華唐獨孤及夢遠遊賦 百骸與日月並走五臟與衰樂交戰

將命四走 唐杜牧樊川集天下平一綦勃消剷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也

奔走道塗 韻語陽秋杜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幾半天下自少時遊蘇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壯遊詩矣其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劍南也留別章使君云終作適荊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荊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產爲飢所驅豈免仰給於人則奔走道塗亦理之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看圍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

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李頎亦云**者邊走那邊**
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皆為此也
邊走 類說蜀後主裹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以蓮花冠因
施臙脂夾臉號醉粧竹詞云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
走者邊走莫厭金盃酒
蒼遽西走 宋蘇老泉集與吳殿院書京師會遇殊未及從容屬家有變蒼遽西走
教諸生學走 朱子語錄福州張賞字柔直蔡京賓致為塾客柔直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堪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非晚賊發首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口恙如此京聞之瞿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龜山為對龜山自是有召命宋詠史詩賞福州人為蔡京館師席教其子遂日令弟子學走京恠問之曰天下被汝父壞了快學走京再問之曰急召楊時中出用 蔡京愛子致賢師爭柰君憂國告危張賞識時真俊傑秪將走字教京兒

驚而脉走 晁說之客李師旦言張南軒病時診之無脉南軒云其自來如此因言人有脉在臂之背者某嘗遣人持刃欲見剌故驚而脉走云
百蠻犇走 宋王珪小兒致語百蠻犇走南踰銅鼓之鄉萬里謳謠西出玉關之路
照鏡狂走 宗鏡錄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瞋責己頭不見面目以為魑魅無狀狂走
聞香賊走 高僧傳圖澄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其處被賊垂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處為賊所劫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棄之而走
捨父逃走 類說北宗神秀神師有偈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泰山走 通鑑外紀 桀在位以來伊洛竭泰山走
擊之為狗走 西漢書五行志 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
徒跣而走 金樓子箴戒篇 漢哀帝即位寵任董賢均田之制從此墮壞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漢氏衰矣
民相驚走 東漢書五行志 安帝永初時民轉相驚走棄什物去廬舍
老虎逐麃走 東南記聞鎮江有讖云老虎逐麃走狀元出京口丞相背後走寶祐間三邑舉人入京赴省集飲豐樂樓下中間傑作者醉中踴躍自謂必應此讖時丁大全聞而惡之意謂狀元應讖丞相當走耳丁鎮江人也陰囑省闈官吏默識三邑試卷皆不取是年冬丁罷相出判鄉郡繼而遺劾代之守鎮江者乃焦炳炎嘗為武舉狀元與丁素有憾到郡未幾適丁有謫居之命焦遣勇將押發就道是知狀元出丞相走讖應乃如此
禾中走 太平廣記謝小娥豫章估客女也嫁歷陽段氏為妻其父與夫同客江湖俱為盜所殺投小娥於水中經宿而活一夕夢其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求智者辨之時有李公佐聞之曰我得之矣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中字一日夫者非春字而何然則殺汝夫者申春也詳俾字
趨走 事類合璧趨走給召呼宰夫
下走 西漢書蕭望之為前將軍受遺詔輔元帝會稽鄭朋待詔金馬門奏記望之曰將軍規模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

延陵之皐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砥厲鋒鍔奉萬分之一注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使也
牛馬走 事類蒙求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太史公牛馬走太史談遷父也遷自謂太史公牛馬之僕也
飛走 翻譯名義迦陵頻伽此云妙聲鳥大論云如迦羅頻伽鳥在鷇卵中未出發聲微妙勝於餘鳥正法念經云山名曠野其中多有迦陵頻伽出妙音聲如是美音若天若人緊那羅等無能及者唯除如來音聲 迦蘭陀 此云好聲鳥形如鵲羣棲竹林或言鼠名具如下出 拘耆羅 或拘翅羅此云好聲鳥聲好而形醜又云鵶鶥 嘶那夜 此云鷹爾雅云鷹隼醜其飛也翬音揮注曰鼓翅翬翬然疾孔氏志怪曰楚文王少時雅好田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飄飖鮮白而不辨其形鷹見於是竦翮下革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喙許穢邊有黃衆莫能知時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始飛焉故為鷹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又言隼者易曰王用射是亦隼于高墉之上孔穎達云隼者貪殘之鳥鸇鷂之屬玉篇云祝鳩也顏師古云隼鷙鳥即今之鶻胡骨也劉向以為隼近黑祥

貪婪類也。　滕泉芳陀　戒叔迦婆嗜此云鸚鵡。說文云。能言鳥也。山海經曰。黄山及數歷山有鳥焉。其狀如鴞。(上各)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鸚鵡。曲禮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雜寶藏經云。過去雪山有一鸚鵡。父母都盲。常取華果。先奉父母。時有田主初種穀時。願與衆生而共啖食。鸚鵡於田常采其穀。田主案行。見擷(子結)穀穗。便設羅網。捕得鸚鵡。鸚鵡告主言。先有施心。故敢來采。如何今日而見網捕。田主問鳥取穀與誰。答言有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報曰。今後常取。勿復疑難(云云)。佛言。介時鸚鵡。我身是也。時田主者。舍利弗是。

究(居求)究羅　此是鷄聲。鳩鳩吒。此云鷄。易林曰。巽為鷄。鷄鳴節時。家樂無憂。西京雜記云。成帝時交趾越裳國獻長鳴鷄。以刺漏驗之。與晷度無差。饒夫曰。夫鷄戴冠。文也。足持距。武也。敵闘勇也。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鷄有五德。君猶烹而食之。其所由來近也。楞嚴云。如鷄後鳴。瞻顧東方。已有精色。長水釋曰。鷄第二鳴。天將曉也。孤山釋云。三德涅槃名曰義天。前受想盡。似證尚遙。如鷄先鳴。天色猶昧。今行陰盡。唯識陰在。明悟非久。如鷄後鳴。天有精色。稱顧之推云。梁時有人。常以鷄卵白和沐。使髮光黑。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鷄雛之聲。　祈迦遲

婆　此云鴛鴦。匹鳥也。止則相偶。飛則相雙。鴛喻品云。二者迦隣提。二者鴛鴦。遊止共俱。不相捨離。今師釋曰。以雄喻常。雌喻無常。生死有性善故。無常即常。如二鳥在下。涅槃有性惡故。常即無常。如二鳥高飛。是則在高在下。雌雄共俱。雙游並息。其義皆成。　耆婆耆婆迦　此翻生勝天王云生生。或翻命命。法華云。命命。雜寶藏經云。雪山有鳥名為共命。一身二頭。識神各異。同共報命。故曰命命。佛本行經。佛言。往昔雪山有二頭鳥。二頭名迦嘍荼。一頭名憂波迦嘍荼。其憂波迦嘍荼頭。一時睡眠。近彼寤頭有摩頭迦樹。風吹花落至彼寤頭。其頭自念。雖獨食花。若入腹時。俱得色力。不令彼寤。遂默食花。其睡頭寤。覺腹飽滿。欬噦氣出。問言何處得此美食。寤頭具答。睡頭懷恨。後時遊行。遇毒樹花。念食此花。令二頭死。時憂波迦嘍荼頭語迦嘍荼頭言。汝今睡眠。我當寤住。彼頭纔睡。即食毒花。其迦嘍荼寤覺毒氣。問何惡食。令我不安。憂波頭言。食此毒花。願俱取死。於是彼頭即說偈言。　汝於昔日睡眠時。我食妙花甘美味。其花風吹在我邊。汝返生此大嗔恚。凡是癡人莫願見。亦莫願與癡共居。與癡共居無利益。自損及以損他身。佛言。迦嘍荼鳥。即我身是。憂波鳥者。提婆達是。　舍利　此云春鶯。黃鸝也。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翻鶖鷺(七由切)。玉篇云。水鳥也。詩云。有鶖在梁。鶖(禿秋)。爾雅注云。白鶖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詩云。振振鷺　于飛。　舍羅　此云百舌鳥。　摩由邏　此云孔雀。又孔雀綷羽而翱翔。俱舍云。於一孔雀輪。一切種因相。非餘智境界。唯一切智知。證真釋云。有情無始熏造一切界趣種子。在本識中。唯佛能了。且舉孔雀一類。尚已難知。　阿梨耶　此云鴟。亦作鵄(充尸切)。介雅云。狂茅鴟。舍人曰。狂一名茅鴟。喜食鼠。大目也。郭璞云。今鵍(胡官)鴟也。似鷹而白。　姑乘陀　此云鷲。或揭羅闍。此云鵰鷲。山海經曰。景山多鷲。說文。鷲。鳥黑色。多子。師曠云。南山有鳥名曰羌鷲。黃頭赤咽。五色皆備。西域多此鳥。蒼黃目赤。食死屍臂畢履也。　此云蟻子。晉書。殷仲堪父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鬭。暗愚經云。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圖精舍。須達自手捉繩一頭。舍利弗自捉一頭。共經精舍。時舍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言。尊者何笑。答言。汝始於此經地。六合天中。宮殿已成。即借道眼。悉見六天嚴淨宮殿。云(云)復更從繩時。舍利弗慘然憂色。即問尊者何故憂色。答言。汝今見此地中蟻子耶。對曰已見。舍利弗言。汝於過去毗婆尸佛。亦於此地。起立精舍。而此蟻子在此中生。乃至七佛已來。汝皆為佛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至今九十一劫。受一種身。不得解脫。生死長遠。唯福為要。不可不種。

介雅云。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蟲魚鳥獸種類何窮。山水空陸境界無際。循環荏(如枕)苒(音染)展轉也。逐物狂愚。一念如明。萬類俱息。宜照本性。勿起異意也。禪林類聚。飛走門云。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猪過。乃問這箇是甚麼。云佛具一切智。猪子也不識。世尊云也須問過。　馬鳴大士昔為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食其桑柘。自成繭縠。國中馬人取繭為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　百丈海禪師因侍馬祖行次。忽見一羣野鴨飛過。祖云是甚麼。師云野鴨子。祖云甚處去也。師云飛過去。祖遂把師鼻扭。師負痛失聲叫阿哪阿哪。祖云又道飛過去。元來只在這裏。師直得浹背汗流。因茲有省。　南泉願禪師因陸亘大夫問弟子家中於一餅內養得一鵝兒。今來長大。欲出此鵝。且不得打破餅。亦不得損却鵝。未審和尚有何方便。師召云。大夫。陸應諾。師云出也。　紫湖縱禪師因勝光钁地次。钁斷一條蚯蚓。問云。某甲今日钁斷一條蚯蚓。兩頭俱動。未審性命在那頭。師提起钁頭。向蚯蚓左頭打一下。右頭打一下。中心空處打一下。擲却钁頭便歸。　趙州諗禪師在簷前立。見鷰子語。師云。這鷰子喃喃地。招人言語。僧問未審他還甘也無。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

風吹別調中。長沙岑禪師僧問蚯蚓斷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
阿那頭。師云妄想作麽。僧云其如動何。師云汝豈不知風火未散。又一大
德問蚯蚓斷為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動與不動是何境界。
云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只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
云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大德豈不見楞嚴經云當知十方無邊不
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仰山寂禪
師一日侍溈山次忽聞烏鳴。溈云伊說事却徑。師云不可向別人道。溈云
何故恁麽道。師云為伊說太直。溈云多少法門寂子一時推下。師云推下
事作麽生。溈山敲禪林三下。仰山因溈山餵鴉生飯次廻頭見師。乃云
今日為伊大上堂一上。師云某甲隨例得聞。溈云聞底事作麽生。師云鴉
作鴉鳴鵲作鵲噪。溈云你爭柰聲色何。師云和尚適來道甚麽。溈云我只
道為伊大上堂一上。師云為甚麽喚作聲色。溈云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
師云大事因緣作麽生驗。溈山竪起拳。師云終是指東劃西。溈云子適來
問甚麽。師云問和尚大事因緣。溈云為甚麽喚作指東劃西。師云為著聲
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溈云並未曉了此事。師云如何得曉了此事。溈云寂子
聲色老僧東西。師云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溈云應須與麽始得。師云如金

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溈云作麽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云鉼盤釵釧
券盂盆。溈云寂子說禪如獅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黄蘗運禪師因
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云我聞有一隻獵
犬甚惡。僧云尋羚羊聲來。師云羚羊無聲到汝尋。僧云尋羚羊跡來。師云
羚羊無跡到汝尋。云尋羚羊蹤來。師云羚羊無蹤到汝尋。云與麽則死羚
羊也。師便休至明日陞堂云昨日尋羚羊僧出來。僧便出。師云昨日公
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麽生。僧無語。師云將謂是本色衲子元來只是義
學沙門。以拄杖打出。洞山价禪師因洗鉢次見兩烏爭蝦蟆。有僧便問
這箇因甚麽到甚麽地。師云只為闍黎。投子同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
如何。師云無這箇音響。云鳴後如何。師云各自知時。大隋真禪師僧問
金雞未啼時如何。師云失却威音王。云正當啼時如何。師乃笑。又僧問金
鴈附書為甚麽不露翼。師云不通虛信。睦州蹤禪師僧問如何是鷂子。
師云這死雀兒。云如何是鷂子之機。師云昨日有師僧趂出去。你今日又
來這裏。云過在甚麽處。師云勑貶朝官。雪峰問靈雲古人道前三三後
三三意旨如何。雲云水中魚山上鳥。師云意作麽生。云高可射兮深可釣。
雲居膺禪師剗草次偶剗殺蚯蚓。洞山指問這箇聻。師云他不死。洞云

二祖往鄴都。又作麽生。師不對。住後僧問和尚在洞山剗蚯蚓洞山問師
豈不是無語。師云當時有語只是無人聽。洛浦安禪師僧問一毫吞盡
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云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之恠。洛浦僧問法
身無為不墮諸數是不。師云惜取眉毛好。云如何免得斯咎。師云泥龜任
你千年終不解隨雲鶴。云任是孫臏也遭貶剝。師云無鼻孔牛有甚禦處。
僧以手托地作牛吼。師云這畜生。僧便喝。師云掩尾露身終非好手。洛
浦僧問二王當筵龍蛇未辯杖難之心誰人最切。師云踏破鴻門者。僧云
誰知今古不覺已虛隨。師云只貪香餌身滯網羅。僧云饒師古鏡當軒猶
被野狐精魅。師云山僧今日大戰無功。僧作虎聲。師打一棒。僧隨棒便倒。
師云棒下死漢有甚麽限。僧拂袖便出。師云獵狗不向牀下死。卧龍禪
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云胡猻喫毛蟲。虎溪庵主僧問和尚何
處人。書師云隴西人。云承聞隴西有鸚鵡還實也無。師云是。云和尚莫不
是也無。師便作鸚鵡聲。僧云好箇鸚鵡。師便棒之。延慶瑞禪師有人問
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玄沙備禪師因參
次聞鷰子聲乃云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尋後有僧請益云某甲不
會。師云去無人信汝。長慶稜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草裏

漢。云掛角後如何。師云亂叫喚。云畢竟如何。師云驢事未了馬事到來。
保福展禪師僧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師云我不可作
雪峰弟子不得。韶山普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切相。師云烏飛霄漢白山
遠色深青。云恁麽則一切相去也。師云情知你亂會。南院顒禪師僧問
大用不逢人時如何。師云鶺鴒舞道引入千峰。又僧問匹馬單鎗時如何。
師云待我上山斫棒。阾珏禪師僧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也
無。師云闍黎也可畏對面不相識。云恁麽即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
云雖脫毛衣猶披鱗甲。云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云盡力道也出老僧格
不得。瑞巖彥禪師一日有村媼來作禮。師云汝疾歸去救取數千物命。
媼急忙至舍乃見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歸媼接取放諸水濱。歸宗權禪
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云失却威音王。云鳴後如何。師云三界平沉。
雲門偃禪師云南來北往飛禽走獸為甚麽却有異自代云辯却多少
人。又一日因蚊子咬問僧蚊子吞却祖師也。僧云非蚊子吞祖師。祖師亦
吞蚊子。師不肯乃云你問我。僧便問。師云何恠香林云為渠有分。雲門
問僧江西湖南還聞長箭鳥說禪麽。僧云不聞。師拈拄杖云禪。鏡清怤
禪師僧問一等明機雙扣為甚麽却遭違貶。師云打水魚頭痛驚林鳥散

忭。金峯志禪師有僧到來師以手指僧後自指云楊廣失駱駝僧便出去。僧云今古亦然僧回禮拜師云適來事作麼生僧云終不錯舉師云不錯舉底事作麼生僧以手指師後自指師云曾見先師來麼僧云向甚麼處見師云喫粥喫飯處見僧遶禪牀一匝師閉却方丈門。明招謙禪師問僧側飛鶆子眼落在甚處僧展手云還解變得麼師云放子三十棒僧云話在和尚師乃集衆勘辯僧無語師乃打。同安察禪師云善鶻鳴寒檜心印是渠傳時有僧云何別師云衆中有人在僧云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師云胡人飲乳返怪良醫僧云休休師云老鶴入枯池不見魚蹤跡。羅漢琛禪師問僧甚處來云秦州來師云將得甚麼物來云不將得物來師云汝為甚麼對衆謾語其僧無語師却問云秦州豈不是出鸚鵡僧云鸚鵡出在隴西師云也不較多。泐潭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溪門下客師云南來鸞云學人不會師云養羽候秋風。投子溫禪師與僧遊山次僧見蟬殼遂問殼在這裏蟬向甚麼處去師拈蟬殼就其耳畔搖三五下作蟬鳴聲其僧有省或作同禪師。洞山初禪師僧問如何是籠中鳥師云在籠中多少時僧云只為籠中鳥師云却飛去。玄覺導師聞鳩子鳴乃問僧是甚麼聲云鵓鳩聲師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投子青禪師云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跡羚羊掛角那覔其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路外搖頭問咎言陳乃玄路傍提為唱者能如是猶在半途更若凝眸不勞相見。石門聰禪師僧問雲隱鳳凰時如何師云山深無覔處鴉鳥每相過。石門徹禪師僧問金鳳透白雲時如何師云海州圓月現赫赤滿天涯。德山密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獵犬狗云掛角後如何師云獵犬狗谷山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你向甚麼處覔云掛角後如何師云走。神鼎諲禪師僧問疋馬單鎗時如何師云神鼎打退鼓云畢竟如何師云想你不是這手脚。神鼎垂語云第一單鎗甲馬第二甲馬單鎗第三撒星排陣第四衣錦還鄉時有僧問如何是單鎗甲馬師云不是金牙作爭能射尉遲云如何是甲馬單鎗師云金鐵馬前落宴樂喪膽魂云如何是撒星排陣師云陣雲橫海上來辯聖明君云如何是衣錦還鄉師云四海無消息回奉聖明君。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云蛇銜老鼠尾云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云鷺鷀釣魚竿云恁麼則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云堂前一枕夜明燈簾外數莖清瘦竹。雲居舜禪師僧問承師有言不談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云嫩碁

趕鵪子云全因此問師云老鼠弄猢猻。天衣懷禪師示衆云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則敢與君王鬪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九峯韶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雄喚雌鳴云掛角後如何師云一文兩箇云此莫是和尚見處也無師云不用禮拜。西余端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怕云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云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道吾真禪師在慈明會中一日提螺螄一籃遶院云賣螺螄令衆下語皆不契有一老宿揭簾見以目顧視師師放身便卧師放籃子便行。正堂辯禪師室中問僧蚯蚓為甚麼化為百合乃自頌云住山身已老世事任乖張年來無侍者客到自燒香。正堂云小麥為甚麼化為蝴蝶乃自頌云春水滿幽澗江風吹斷云年年那時節憶着別離人。

施食飛走

稽古畧元和八年法師智首悟解絕倫然寡徒侶偶有耆宿聞譽著述乃曰汝識至高頗煩佛意今寡徒衆蓋缺人緣耳佛猶不能度無緣況初心者乎可辦食布施飛走却後二十年當自有衆譽如其教煩米散郊外感鳥大集摶飯譽祝曰食吾飯者願為法侶後二十年譽住鄴城開講坐下有衆千餘人令督年少比丘。

百獸皆走

春秋後語楚昭王曰北方之民畏昭奚恤何如江乙對曰虎得狐狐曰無敢食我天帝令我長百獸子隨我後百獸見我敢無走乎虎隨狐而行百獸皆走虎不知獸畏己反以為畏狐也北方非畏昭奚恤實畏王之甲兵。

異雞反走

莊子達生篇　紀渻子為宣王養鬭雞十日而問可鬭乎曰未也猶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幾矣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蹠實而走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　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注蹠足所實之地也

獸不及走

文選枚叔七發　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

飛上走下

席上腐談　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又曰飛者棲木食木鷹鵰之毛猶木也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歛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瞑在風在地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水類出水則死風類入水則死然有出入之類者黿鼉鵜鳧之類是也

天飛陸走

宋曾鞏論　通夫翼而

天飛。足而陸走。喙而鳴。且其形類多矣。**山麃駭走**唐陸龜蒙笠澤叢書甫里先生不知何許人也。或寒暑得中體無事時。乘小舟設蓬席。賫一冊書茶竈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决起。山麃駭走之不若也。

山象奔走高僧傳宋雲無竭賫觀音受記經梵文至舍衛國野逢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獅子從林中出。象俱各驚惶奔走。

能走者奪翼顏氏家訓能走者奪其翼。

蛟蛇走宋蘇東坡集石鼓歌 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欝律蛟蛇走。

蛟蟠虵走王惲秋澗集未央瓦硯賦 按我天硯形圓色黝文章欝律。蛟蟠虵走。

東走千里抱朴子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曰出水而東走千里。邑盡為水。身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水。

無足而走錢神論錢無足而走。

⿰口走子口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走

⿺走太子口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走

⿱髟走子口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走

⿰足欠子口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子丑切

⿺辶止子口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走行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閔大臨
書寫儒士臣李承考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管希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九　一送

宋 文帝四

元嘉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璝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庚子魏主還宮壬寅大赦癸卯復如廣甯臨温泉復扶又翻二月丁卯魏陽平威王長孫翰卒　戊辰魏主還宮　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騎八千直指虎牢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宏將即亮翻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監工銜翻義欣道憐之子也道憐武帝之弟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使疏吏翻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魏取河南見一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　胡寅曰河南之喪宋初所有徐傅失之帝欲恢復非貪兵也然行軍用師必乘彼已帝自度臨戎決勝孰與魏主可以遠攻必克孰與魏之諸臣若審此數則筭無遺策矣卒之帝所謀不遂而燾之言可復是獨此戰哉他日遂至廣馬飲江而河南之地返爲戎有則南北之勝否判然矣隱哉爲文帝者脩德義用賢才固本恤民使必勝之勢在我然後用之庶乎其有功也甲午以前南廣平太守尹冲爲司州刺史江左僑置廣平郡於襄陽宋以朝陽縣境爲實土屬雍州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爲衆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　壬寅魏封赫連昌爲秦王　魏有新徙敕勒千餘家苦於將吏侵漁將即亮翻出怨言期以草生馬肥亡歸漠北尚書令劉絜左僕射安原奏請及河水未解徙之河西向春水解使不得北遁魏主曰此曹習俗放散日久譬如囿中之鹿急則奔突緩之自定吾區處自有道不煩徙也處昌呂翻絜等固請不已乃聽分徙三萬餘落于河西西至白鹽池五原郡有白鹽池黑鹽池唐置鹽州以此得名敕勒皆驚駭曰圍我於河西欲殺我也圍其卷翻又其權翻謀西奔涼州劉絜屯五原河北水經注河水自朔方屈南過五原縣西安原屯悅拔城以備之癸卯敕勒數千騎叛北走絜追討之走者無食相枕而死枕之任翻魏南邊諸將將即亮翻下同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先悉薦翻

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鄉讀曰嚮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當然猶言當如此也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天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東南之地卑濕沮洳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屯以鼓翻守式又翻下戍守同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事見上卷四年北破蠕蠕事見上年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鈔楚交翻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爲于偽翻復扶又翻下乃復後叛同所部兵少少詩沼翻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欲就漳水造船分布河津以備宋也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誘音酉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艦戶黯翻騎奇寄翻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却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事見一百十七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說輸芮翻爲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復扶又翻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揚州於辰在丑而是歲在午丑爲金庫午爲火旺以火害金故害氣在揚州歲在庚午庚金也午火也以火尅金故爲自刑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去年十一月朔日食於星紀之分宿值斗牛熒惑罰星也所居之宿國受殃爲死喪兵亂翼軫楚之分野屬荊州太白未出不利進兵太白兵象也宿音秀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見賢遍翻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魏道武帝天興四年置相州於鄴相息亮翻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秦乙伏什寅母弟前將

軍白養鎮衛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有怨言秦王碁末皆殺之碁末沽利以進衆叛親離不卜得未夏四月甲子魏王如雲中 勃勒萬餘落復叛走復扶又翻魏主使尚書封鐵追討滅之 六月己卯以氐王楊難當為征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征古玩翻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頹川以備宋 吐谷渾王慕璝將其衆萬八千襲秦定連璝古回翻將即亮翻秦輔國大將軍段暉等擊走之 到彥之自淮入泗水滲滲所禁翻說文曰水下漉為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須昌縣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屬東平郡杜佑曰鄆州古須句國漢為東平國地治須昌縣漢無鹽故城在今縣東東平國故城亦在縣東乃泝河西上上時掌翻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四鎮金墉虎牢滑臺碻磝少詩沼翻戊子魏碻磝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為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為諸軍節度超密太后之兄也臚陵如翻冀州漢末所置治信都定州春秋鮮虞國戰國為中山國後燕慕容氏都中山後魏道武帝滅之於中山置安州天興三年改定州相州春秋晉東陽之地戰國時為魏之鄴邑晉將趙王石虎自襄國徙都之鄴道武滅後燕至鄴欲立州訪於羣下對者曰昔河亶甲居相宜曰相州道武從之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驥預之玄孫也晉初杜預有平吳之功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諳烏南翻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復扶又翻胡寅管見王仲德身為副帥見可知難進退在己者也知其不可則宜過自諸將悉以上聞文帝親決萬機又非昏主固可為忠言者使之知彼己形勢早為善後之圖斯不負委寄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知難而不退非忠臣也甲寅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使疏吏翻自陳與交州不睦乞蒙恕宥林邑自范叔文以來世與交州交兵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冠古玩翻頡戶結翻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冶坂與頡戰將即亮翻聳夫兵敗死者甚衆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禦彥之 燕太祖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陽哲於內殿屬以後事屬之欲翻九月病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

其子受居恐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閽寺傳問而已省悉景翻鄭康成曰閽人司晨昏以啟閉者寺之言侍也翼及諸子大臣並不得見見賢遍翻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被皮義翻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閤而入至於皇堂射殺女御一人射而亦翻鄭康成曰女御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位弘字文通跋之少弟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背蒲妹翻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介大也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扣門入者進陛二等陛階級也謂進階也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遣使賜翼死帥讀曰率使疏吏翻胡寅管見太子承家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問安視膳者也故雞鳴而朝日中又至及暮又至此君父無事之時所脩之子職也若君父有疾則嘗藥奉侍不可跬步離矣大位者器之所覬也危病者禍之所伺也當疾而備則不在左右則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燕太祖善為後慮詔太子攝國聽政勒兵以備非常太子恪遵此命雖有十夫人如我何乃為宋氏一言所動舍父而出大幾一失反使他人以不侍疾見責然後出戰亦何及矣昔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況夫有勒兵聽政之命而已不親守父疾未嘗須臾而已不預備亂兵入宮驚懼而殂是已弒之也故曰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必陷篡弒誅死之罪翼之被殺自取之也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諡太祖曰文成皇帝葬長谷陵 己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鄜城在漢上郡界魏後置敷城郡隋改曰鄜城讀與敷同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隗五罪翻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將即亮翻留其弟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使疏吏翻約合兵滅魏遂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恒戶登翻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治直之翻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此山東謂太行恒山以東即河北之地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和戶卧翻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上時掌翻東道向冀州西道衛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二百六十九 三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二百六十九 四

列兵徑二十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僞兒情見。僞，左耕翻。
目也。弱，去聲。貰過翻。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
易，以豉翻。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卷，讀曰捲。則威震南
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
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坂，音反。斤，建之子也。王建佐魏
主，經取中原。秦自正月不雨，至于九月，民流叛者甚衆。　冬十月，以竟陵
王義宣爲南徐州刺史，猶戍石頭。義宣，先戍石頭，而南徐州鎮京口，蓋帶
刺史，而猶戍石頭也。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　到彦之、王仲德沿河置守，
還保東平。東平郡，時治須昌。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不
治既久，治，直之翻。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
虡於江南，虡，音巨。有大鐘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
紿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併力
禦之，將，即亮翻。紿，蕩亥翻。騎，奇寄翻。大功既立，取鍾未晚。聳夫從之。既至，
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
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遂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沮，在
呂翻。復，扶又翻。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
諸軍會於七女津，七女津，當在東平西北岸。到彦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
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俟進攻虎牢，俟，北
文陸俟，當作陸俟。驤，思將翻。辛巳，拔之，尹沖及滎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
降，戶江翻。　考異曰：宋書云，模抗節不降，被整死。按後魏書，模仕魏爲武
城男。宋書誤也。秦王暮末爲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魏，闐，
徒賢翻，又徒見翻。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
萬五千，東如上邽，帥，讀曰率。　考異曰：後魏乞伏國仁傳云：爲赫連定所
逼，遣烏訥等求迎。宋氏胡傳云：茂蔓聞赫連定敗，將家戶及興國東征，欲
移居上邽。今從十六國春秋。至高田谷，高田谷，當在南安郡界。又至上
邽也。給事黃門侍郎郭恒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恒，戶登翻。
夏主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自苑
川至西平、枹罕，皆乞伏氏故地。晉孝武帝太元八年，歲在癸未，乞伏國仁
據隴西、南安，亦其地也。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嬰城
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趣，七
喻翻。夏主自郿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僞退以誘之。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誘，音酉。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

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鶉觚原，鶉觚縣，前漢屬北地，後漢、晉屬安定，有鶉
觚原。唐天寶元年改曰靈臺縣，屬涇州。鶉，殊倫翻。觚，音孤。爲方陳以自固，
陳，讀曰陣。魏兵就圍之。　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
帥衆伐魏。帥，讀曰率。下同。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
而南。到彦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
之以書諫之，以爲宜使竺靈秀助朱修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
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
漕流通，濟，子禮翻。下入濟同。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
喪，息浪翻。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受，當作授。彦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垣苗，
遼將也。武帝西征長安，令苗鎮河濟之會，俗謂之垣苗城。祖子孫三世皆
著功名於邊垂。彦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
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
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馬耳谷口，即馬耳關。彦之先有目疾，至是大
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
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郡
縣志：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即濟也。爲貢濟東北會于
汶，今枯渠注巨澤，巨澤北則清水與汶會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
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是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
厥稱，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即此水也。南至歷城，焚舟
棄甲，步趨彭城。趨，七喻翻。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
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將，即亮翻。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
攻濟南，濟南郡治歷城。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晉武帝太
康二年，分丹徒曲阿立武進縣，屬晉陵郡。南渡後屬南東海郡，今常州晉
城萬歲諸鎮皆其地。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
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彊
以待之耳。復，扶又翻。見，賢遍翻。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承之，齊高道成之父
也。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斷，丁管翻。人馬飢渴。丁酉，夏主引衆下鶉
觚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夏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
中，竹仲翻。創，初良翻。騎，奇寄翻。收其餘衆，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人獲夏
主之弟丹陽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下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
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驅略數千家西奔上邽。　戊戌，魏
叔孫建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即東平

郡之范縣城也杜佑曰濮州范縣晉大夫士會之邑己亥魏主如安定庚
子還臨平涼掘塹圍之掘其月翻塹七豔翻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
七年雍於用翻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夏隴西守將降魏將即亮翻降戶
江翻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　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
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畧
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魏以叔孫
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魏未得青州也使建督諸軍經畧之耳魏尚
書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庫傉官氏後改為
庫氏帥讀曰率下同騎奇寄翻下同秦衛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內徙暮末
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寧
太守焦遺為主魏收地形志廣寧郡治隴西郡縣寧當作寧郭縣漢所
置唐為渭州隴西縣地遺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亮為主五代志平
涼郡百泉縣後魏置長城郡帥眾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王楊難當難當
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諸羌潰亮奔還廣寧暮
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遺號
鎮國將軍秦畧陽太守弘農楊顒以郡降夏晉武帝分天水置畧陽郡降

戶江翻下同辛酉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壽陽土荒民散城
郭頹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為盛
藩芍陂久廢義欣脩治陂防治直之翻引淠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
災引淠水入芍陂也復扶又翻丁卯夏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
出降魏克平涼關中侯王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
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
陘侯魏置關中侯有爵未有邑猶秦漢之關內侯爵級在列侯下拔
賞立代田自關中侯進爵為陘侯則有邑矣而亦非君有實土也陘音刑
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百人為幢幢有帥柔然之法也魏幢
將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將即亮翻下
同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安
定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士中魏主東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
從軍士享膳飲以斤敗軍失身辱之也將魏有宰官尚書宰士蓋其屬也
從才用翻王斤驕矜不濟信用左右調役百姓調徒弔翻民不堪命南奔
漢川者數十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治直之翻右將軍到彥之安北
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下戶嫁翻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

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南高平郡僑郡也屬南兗州北高平
郡古郡也屬兗州治湖陸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盡
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為于偽翻它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自
南北分治各以其封畧之外為荒外降戶江翻坐徂卧翻上問尚書庫部
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曹魏置尚書二十三郎庫
部其一也掌戎器鹵簿儀仗琛丑林翻上既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琛和
之曾孫也顧和見九十卷晉元帝大興元年彭城王義康與王弘並錄尚
書義康意猶怏怏怏於兩翻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弘弟曇首居中為上
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
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治直之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
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曇徒含翻史炤釋文㷉老到切乾也
教勑教勑之也本句奴苗裔即鐵勒國也其聲訛轉也圈渠篆切防閑也
水滌音條切雨水大兒瀌力制切疾疫也漳水漳諸良切出晉魏郡鄴
縣即後魏相州潞音宏切澗下各切水涸也艚蘇刀切船之總名水滌
泳滌泝河蘇故切逆流而上曰泝惰昔徒果切落也山狡古巧切狡獪也
并丸畢吹切兼也丑也屬皆矣也閽音呼昆切守門人也鄰城若無切

本紊丈公夢黃蛇止於鄜衍作畤以祠白帝之處隗歸五罪切唱和上
人亮切導也下麾也仆芳遇切僵也頓也泌河余專切緣水而下也鍾
虡爾雅日木謂之虡所以掛鐘磬也說文日虡飾為猛獸給之欺也詛
也沮敗林汝切止壞也逼筆力切爾雅迫也愷苦亥切馬訥闕烏姓也
訥闕其名訥內骨切嬰城伊盈切繞城以自固也鷃郻縣名屬安定本
後秦姚泓之地姚泓既滅其地每入赫連勃勃穰人羊切豐也重創手
傷也搶揩也符契苦計切符合契約也芍陂芍音酌又音鵲在安豐郡
屬北史後魏音楚相孫叔敖所造以灌田也淠匹備切水名出弋陽灌
功代切井陘常山邑井陘山在南系後魏幢將宅江切軍幢之將帥也
嶹嶹傳公千人為軍軍置將百人為幢幢置帥徇徐閏切行示也府藏
才浪切物所蓄也詭過委切詐也怏怏倚兩切志不滿也璡完璧源委
璡音公回反竺音竹姓也沖音蟲未解音下懈反區處音昌呂反相枕
去聲撲音剝卧反癘音厲疫癘城守音狩漳音章泓姚興子也為劉裕
所虜廣見音胡甸反定相去聲晉魏日鄴後魏改日相州主如如往也
毗音毘碻磝音敲翱戍名今濟州是也臏音閔譎音鹿邁音莫拜反頡
音胡結反裨音脾副也冶坂上音野下音反瘳音抽閽寺閽寺皆奄人

也射音食亦反犬行崩背犬行苦反之辭背音佩奔也介弟介大也遂
擒大侯宋二年二月云燕有女子化為男臣將為君之兆此其驗也咒
音口擊也隗音烏悔反席卷上聲言無餘也郢音主高東亦狄種縱音
恣陳音陣壇音袁姓也濟音子禮反水名武進縣名景居地理志常州
上云武進晉分曲阿縣置武進梁改為蘭陵水之蘭太祖蕭道成之父
賜復音方目反不徭賦也焦遺蔡王父熾磐之太師也頹音杜回反苟
政廬江郡奚斤五年三月末為夏主所獲以從音方用反調音徒弔反
計發也怏怏音於亮反情不足也雲音拔神州楊州國之根本故以神
州呼之詎音巨豈也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燕大赦改元大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至滑臺
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魏收官
氏志獻帝命叔父之裔為乙旃氏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
宏奮擊大破之帥讀曰率驍堅堯翻騎奇寄翻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
刺史悉煩庫結魏明元帝泰常八年置濟州治碻磝城濟子禮翻　夏主
擊秦將姚獻敗之將即亮翻敗補邁翻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衆一
萬攻南安去年秦保南安城中大飢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

後半頁缺

前半頁缺

女贊聚才喻翻思話坐徵繫尚方　燕王立夫人慕容氏為王后　庚戌
魏安頡等還平城魏主嘉朱修之守節妻以宗女為修之自北還張本妻
七細翻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先
悉薦翻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
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為謬驚怖固諫怖普布翻崔浩計見上卷元年常
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歸終謂事勢究極處乃不能及司馬楚
之上疏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
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魏雖置滎陽太守實以
虎牢為重鎮按魏書官氏志高宗太安三年始以諸部護軍各為太守且
是時惟以滎陽太守命王慧龍至太安三年遂悉改之也守式又翻　慧龍
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
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間古莧翻楚之時屯潁
川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璽斯氏翻中
竹仲翻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胡寅管見杜驥守金墉日帝使
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洛水取大鍾驥以聳為來使既使用守聳夫從之
既而見賊大不可守遂引去驥因南適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守城姚聳

大至而還走，人情沮敗，不可復養。上大怒，誅賢大於壽陽。賢大勇健，諸偏
裨莫及也。文帝信縣一言，而欲曹將於千里之外，不復擇諳其情實，而魏
主獸察反間，蓋任能臣，盡其才用。以此敵彼，固不能規恢河南，一部魏師
而取勝矣。故人君知人善任，然知善用，然後事可立而功可成也。帝復遣
刺客呂玄伯刺之，後秋又翻。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
為降人，降，戶江翻。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刃。屏，必郢
翻。探，吐南翻。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為，于偽翻。左右諫
曰：宋人為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
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史因慧龍守滎陽終言之。夏五月
庚寅，魏主如雲中。　六月乙丑，大赦。　夏主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
人。　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秦民，所得乞伏氏之民也。自治
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益州刺史慕利延、
寧州刺史拾虔，璝，古回翻。考異曰：十六國春秋作沒利延、拾虎，今從宋
書。帥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赫連氏歷三主二十六年
而滅。自是中原及西北之地，一歸於魏矣。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沮渠興國
被創而死。沮，子余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拾虔，樹洛干之子也。樹洛干卒

於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魏之還史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
而遣之。柔然感悅，閏月乙未，柔然敕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邏，郎
佐翻。使，疏吏翻。　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且求
昏，帝依違答之。　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寖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
裁抑之，遂與湛有隙。初，王臨州，以長史行府州事，事皆決於行事。
義恭欲專之，而湛不可，遂有隙。長，知兩翻。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
解之。詰，去吉翻。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卒，卒，子恤翻。領軍將軍殷景仁素與
湛善，白帝以時賢零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以雍州刺
史張邵代湛為撫軍長史、南蠻校尉。頃之，邵坐在雍州營私畜聚，贓滿二
百四十五萬，下廷尉，當死。永嘉五年，邵刺雍州。雍，於用翻。左衛將軍謝述
上表，陳邵先朝舊勳，武帝討桓玄，邵白父敞，求獻忠款，又不附劉毅。宜蒙
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
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
也。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　秋七月己酉，魏
主如河西。　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于魏。　吐谷渾王慕
璝遣侍郎謝太寧奉表于魏，請送赫連定。己丑，魏以慕璝為大將軍、西秦

王。璝，古回翻。　左僕射臨川王義慶固求解職。甲辰，以義慶為中書令，丹
楊尹如故。　九月癸丑，魏主還宮。庚申，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柱國
大將軍始此。以左光祿大夫崔浩為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為司空。
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類為，馬鄣泥曰韂。韂，昌豔翻。前柱
去遮擋泥濘也。魏主使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魏主欲
選使者詣河西，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為太常，拜河西王蒙遜為侍中、
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
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使，疏吏翻。王，于況翻。敦，徒門翻。冊曰：
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岷，西被崐嶺，東至河曲。經典釋文
司馬曰：窮髮，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毛，草也。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為髮。
庸，魏興上庸之地。岷，岷山也。崐，須謂崐崘。河曲，朔方之河曲也。岷與嶓同。
被，皮義翻。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群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
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壬申，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
脩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
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胄，冠冕周邦。周，當作州。易曰：我有好爵，
吾與爾縻之。易中孚九二爻辭。如玄之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

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敘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
博士。玄，諶之曾孫。晉永嘉之後，盧諶轉於石氏之間，冉閔之敗，遂死於
兵。諶，氏壬翻。靈，順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玄舅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
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盧玄，字子真。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
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樂，音洛。三，息暫
翻。浩不從，由是得罪於眾。　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什翼犍諡昭成帝。反
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家牛馬葬具以平之；
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備，陪償也。今人多云陪備。四部大人共坐王
庭決辭訟，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道武帝廟號太祖。患
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刪定，務崇簡易。事見一百十卷晉安帝隆
安二年。易，以豉翻。季年被疾，刑罰濫酷。事見一百十一卷晉安帝隆安四
年。被，皮義翻。太宗承之，吏文亦深。明元帝廟號太宗。　冬十月戊寅，世祖命
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沉諸淵。羖，
果五翻。說文：夏羊牡曰羖。一說，羖，羯羊也。沈，持林翻。初令官階九品者，得
以官爵除刑。謂官以石秩為差。魏晉始定品秩之次。　婦人當刑而孕，產後
百日乃決。　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為令有獄訟者撾鼓。周禮，左嘉石以

平罷民皆所以達幽枉也。登聞鼓，令有寃者得詣闕撾鼓，登時上聞也。魏主如漢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于，莫弗，高車酋長之稱。考異曰：後魏書、北史本紀皆作敕勒，部列傳皆作高車。按高車即敕勒別名也。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頭詣魏主行在，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魏主大獵以賜從官。從，才用翻。十二月丁丑，還宮。是歲，涼王改元義和。林邑王范陽邁寇九德，交州兵擊卻之。九德郡，古越裳氏國，隋唐為驩州。

史炤釋文乙旃眷乙旃，代北複姓。眷，其名。跋跋蒲撥切。蹙子六切，迫也。輿櫬棺也。賜復除其租賦也。恟懼許容切，擾恐也。春秋左傳曹人兇懼。潰胡對切，散也。乘輿上繩證切，下羊諸切，車輿也。下邳符悲切。漢武帝置臨淮郡，永平中更為國，宋因之。驚怖惶懼也。反間間，間諜也。下間已同音。中害傷害也。採其湯耕切，亦作撐。遷者矣也。湛直深切。人直城切。瞻剔郎切。納鵠曰賦。優賚也代切，寬也。綜子宋切。鄆泥諸良切，通作陣。又音之亮切。遮擁泥濘也。膺噬武中切，本作帳。江水所出，秦隴西之臨洮縣，後魏置岷州，因山以為名。崑嶺古渾切，崑崙山嶺也。警蹕上居影切，下卑吉切。一作趕。漢書出稱警，入稱蹕。顏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者止行人也。那頡其裡切，姓也。本周之裔，那侯為衛所滅，其後因

以氏為賢雋子峻切，智過千人曰雋。誰有其據切。李林甫知詞也。三思之也。論語三思而後行。巫蠱公戶切。巫師為蠱。或曰巫蠱，春秋左傳注曰：蠱惑也。趙寃壁源委沮渠興國，家遣世子，六年五月來為秦所擒。稽首苦駭反。荷上聲。寵靈猶恩寵威靈也。殄音殄典反，滅也。熏音勳。絜音結。方難音乃旦反。潰逃散也。唱籌量沙或曰善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足，敵莫得以測其狀；不足而示之有餘，敵莫得以擒其虛。孫臏之減竈，是所謂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檀道濟之量沙，是所謂不足而示之有餘也。下邳音皮。積聚上音子智反，下音才諭反。尚方署名。顛音胡結反。娶去聲。屏音餅。援平聲。叩音口，擊也。扞音翰，衛也。主契如柱也。潰音公回反。汗音寒。依違不決也。詰讓詰音去吉反，問也；讓，責也。雲音璵。敦煌音豚皇。翦髮莊子曰：翦髮之北。疏云：地以草木為毛髮，北方寒冱，草木不生，故翦髮所謂不毛之地也。廣峨尚書狀警曰及膚蜀注云膚在江漢之南山名。吾與爾靡之靡音靡為北反。周易中孚卦九二之辭也。王注云：靡，散也。孔疏云：我有好爵，吾願與爾賢者分散而共之。差次差音叉。魏昭成帝北跋珪之祖什翼犍也。訊音信，問也。逮音代，及也。太禓諱珪，即道武帝也。三公郎官名。太宗諱嗣，珪之子，即明元帝也。栗平聲。沈去

犍音以證及。犍多，涼王沮渠蒙遜也。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尊保太后竇氏為皇太后。尊保母為母，非禮也。胡寅曰：業見寵保母，至東漢野王君已極矣。今又加皇太后之號，是以居嫌推濕之勤，與鞠育顧復之恩比也。夫狄之人，知母而不知父，主此則於母喜無差等，曹是以為禮乎？崔浩自名稽古者，國有大夫，乃無一言，知而默之，是不忠也；曰不知之，是不智也。既以保母為太后而不知止，則其勢必至於加皇而稱夫。既以保母為太后而不知止，則他日必至於追贈封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矣。立貴人赫連氏為皇后，子晃為皇太子。大赦，改元延和。燕王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為太子。三月庚戌，衛將軍王弘進位太保，加中書監。丁巳，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進位司空，還鎮尋陽。道濟自歷城還，師至建康，復使之還鎮尋陽。壬申，吐谷渾王慕璝送赫連定于魏，魏人殺之。慕璝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下，戶嫁翻。公卿以為慕璝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為己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厭，於鹽翻。魏主乃詔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枹音膚。朕即與之，乃是裂土，何須復廓。復，扶又翻。西秦款至，綿絹隨使疏數，臨時增益，非一賜而止。

也。使，疏吏翻。下同。疏，與疎同。數，所角翻。自是慕璝貢使至魏者稍簡。魏方士祁纖奏改代為萬年，代尹為萬年尹，以代令為萬年令。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帝嚳都亳，子契受封於商，自契至湯八遷，湯始都亳，從先王居，謂之亳殷，故兼稱殷商。國家積德，當享年萬億，不待假名以為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宜復舊號。魏主從之。夏五月壬申，華容文昭公王弘卒。弘，王弘。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少威儀，性褊隘，好折辱人，人以此少之。思，相吏翻。少，詩沼翻。褊，方緬翻。好，呼到翻。折，之舌翻。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帝聞之，特賜錢百萬，米千斛。魏主治兵於南郊，謀伐燕。治，直之翻。帝遣使者趙道生聘于魏。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王弘卒，義康始領揚州。詔分青州置冀州，宋冀州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郡、河間、頓丘、高陽、勃海九郡，皆僑置於河濟間，治歷城。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司馬趙叙入貢，且來告捷。告捷，擒赫連定之捷也。貢，古回翻。庚寅，魏主伐燕，命太子晃錄尚書事，時晃纔五歲。又遣左僕射安原、建寧王崇等屯漠南以備柔然。辛卯，魏主遣散騎常侍鄧穎來聘。乙未，以吐谷渾王慕璝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命慕璝悉歸南方將吉

先沒於夏者得百五十餘人劉義真之敗沒於夏者又加北秦州刺史楊
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為鎮南將軍鎮宕昌宕昌隨唐為宕州
之地宕徒浪翻以其子順為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
囚之　壬寅以江夏王義恭為都督南兗等六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
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為都督荊雍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雍於用
翻竟陵王義宣為中書監衡陽王義季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以荊州居
上流之重土地廣遠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遺詔令諸子居之上以義
慶宗室令美且烈武王有大功於社稷臨川王道規諡烈武王故特用之
秋七月己未魏主至濡水水經濡水自塞外來逕遼西令支縣北如海陽
等縣而入于海濡乃官翻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
萬餘人魏收曰道武帝皇始二年置密雲郡密雲縣治提攜城本漢厗奚
縣地杜佑曰厗音題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遼西燕王遣其侍御
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魏主至和龍　庚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為尚書
僕射太子詹事劉湛為領軍將軍　益州刺史劉道濟粹之弟也信任長
史費謙別駕張熙等聚斂興利賞狀沸翻傷政害民立官冶禁民鼓鑄而
貴賣鐵器商賈失業吁嗟滿路斂力驗翻賈音古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

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往依氐王楊難當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
使侵擾益州飛龍招合蜀人得千餘人攻殺巴興令沈約曰巴興令徐志
不詳置立疑李氏所立屬遂寧郡宋白曰晉永和十一年置巴興縣西魏
改曰長江縣唐屬遂州遂陰平太守晉孝武帝泰始中置陰平郡至武帝
永初閒又分為南陰平北陰平此南陰平也隋併南陰平入雄縣宋白曰
文州古陰平也戰國氐羌所據漢為陰平道魏晉為陰平郡陰平縣永嘉
末太守王鑒以郡降李雄晉人於是悉流移於蜀漢其氐羌並屬楊茂搜
此郡不復領受正朔故南史諸志並無所錄其晉人流寓於蜀者仍於益
州立南北二陰平寓於漢中者亦無梁州立南北二陰平今劍州陰平縣
益州之北陰平郡也道濟遣軍擊斬之道濟欲以五城人帛氐奴梁顯為
參軍督護孫愐曰帛姓也費謙固執不與氐奴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
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聚眾得數千人引向廣漢沈約曰蜀分縣
竹立陽泉縣屬廣漢郡隋復併入綿竹道濟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將
五百人擊之皆敗死巴西人唐頻聚眾應之趙廣等進攻涪城陷之將即
亮翻涪音浮於是涪陵江陽遂寧諸郡守皆棄城走蜀土僑舊俱反沈約
曰遂寧郡永初郡國志有之疑晉末分廣漢所立唐為遂州守手又翻下

太守同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于魏石城縣前漢屬右北平燕分置
石城郡魏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於白狼以石城為縣屬焉降戶江翻魏主
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崇績之子也李績見一百卷晉穆帝升平
四年塹七艷翻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丘等擊破之公丘之
下當有缺字死者萬餘人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保羌胡固帥讀曰率下
已魏主攻紹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
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營
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于幽州五代志曰後魏置營
州於和龍城領建德冀陽遼東樂浪營丘等郡龍城大興永樂帶方定荒
石城廣都陽武襄平新昌平剛柳城富平等縣蓋燕國自慕容以來分置
郡縣於遼西其後或省或併為郡為縣皆不可考如玄菟郡亦當置於遼
西也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樂浪音洛狼菟同都翻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
款獻女於魏乞為附庸燕王曰負釁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
更圖也釁許覲翻降戶江翻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陳讀與
陣同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
歸以告冠軍將軍毛脩之毛脩之不從乃止少詩沼翻將即亮翻冠古玩

翻既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數所角翻燕王遣脩之南歸求
救脩之汎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　趙廣等進攻成都劉道濟
嬰城自守賊眾屯聚日久不見司馬飛龍欲散去廣懼將三千人及羽儀
詣陽泉寺以羽為儀故曰羽儀詐云迎飛龍至則謂道人枹罕程道養曰
枹音膚汝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不則斷頭斷丁管翻道養惶怖許
諾怖普布翻廣乃推道養為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改元泰始備
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為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趙廣帛氐奴梁顯及
其黨張尋嚴遐皆為將軍奉道養還成都眾至十餘萬四面圍城使人謂
道濟曰但送費謙張熙來我輩自解去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浪之
各將千餘人出戰皆敗還任音壬　冬十一月乙巳魏主還平城　壬子
以少府中山甄灋崇為益州刺史代劉道濟也甄之人翻初燕王嫡妃
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兄弟為最長樂音洛最長知兩翻及即位立慕容氏
為王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鎮肥如燕以幽州刺史鎮肥如遼西之地
也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人無愚智皆知之王
復受慕容后之譖復扶又翻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
降魏崇從之會魏主使給事郎王德招崇給事郎北史作給事中說輸芮

韶降(戶江翻，下同。)十二月己丑，崇使遜如魏，請舉郡降。燕王閭之使其將封羽圍崇於遼西(將，即亮翻，下同。)魏主徵諸名士之未仕者，州郡多逼遣之。魏主聞之，下詔令守宰以禮申諭(申，重也。重，直龍翻。守，式又翻。)任其進退，毋得逼遣。初，帝以少子紹為廬陵孝獻王嗣(義真諡曰孝獻。少，詩照翻。)以江夏王義恭子朗為營陽王嗣。庚寅，封紹為廬陵王，朗為南豐縣王。裴方明等復出擊程道養營，破之(復，扶又翻，下衆復、復順、復同。)焚其積聚(積，子賜翻。聚，才喻翻。)賊黨江陽楊孟子將千餘人屯城南(江陽、漢併入陽州隆山縣。)參軍梁儁之統南樓，投書說諭孟子，邀使入城見劉道濟。道濟板為主簿，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興與之同拒守。趙廣遣帛氏奴攻晉原，破之。(李雄分蜀郡為漢原郡，晉穆帝更名晉原郡，治江原縣。唐為蜀州晉原縣。宋白曰：晉原縣本漢江原縣地。李雄立江原郡，晉改為多融縣，又改晉原。以縣界晉原山為名。)仲興、孟子皆死。裴方明復出擊賊，屢戰破之，賊遂大潰。程道養收衆得七千人還廣漢，趙廣別將五千餘人還涪城。先是，張熙說道濟糶倉穀(先，悉薦翻。說，輸芮翻。)故自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糧儲俱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為賊所敗(敗，補邁翻。)單馬獨還。賊衆復大集，方明夜縋而上(縋，馳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二百六十九　十七

偽翻。上，時掌翻。)道濟為設食(為，于偽翻，下殺為同。)涕泣不能食。道濟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既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即減左右以配之。賊於城外揚言云：方明已死。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出方明以示衆，衆乃安。道濟悉出貝物於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死，莫有應者。梁儁之說道濟遣左右給使三十餘人出外(梁儁之，蓋即梁儁之，儁字誤也。)且告之曰：吾病小損，各聽歸家休息。給使既出，城中乃安。應募者日有千餘人。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晉陵公主，晉孝武之女。混死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八年。)詔公主與謝氏絕婚，公主悉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從，才用翻。)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有文簿(為，于偽翻。)九年而高祖即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混仕晉為尚書左僕射。)親舊見者為之流涕(為，于偽翻。)是歲，東鄉君卒(卒，子恤翻。)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好樗蒱(好，呼到翻。)聞弘微不取財物，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分，扶問翻。責，如字，又讀曰債。)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

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胡寅曾見弘微處謝混家事無不當者，獨以私祿葬東鄉君，則過於患者也。使東鄉君實無以葬，如是焉可也。彼固裕如者，而反資之，無乃繼富乎？臨財苟得，固非君子之道，可以不與而與，亦非君子所許，中理焉可也。)秃髮保周自涼奔魏(保周奔魏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魏封保周為張掖公。魏李順復奉使至涼(復，扶又翻。使，疏吏翻。)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比，必寐翻，及也。)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師古曰：謂伸兩脚而坐，其形如箕。隱，於靳翻。)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使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既雅恕衰疾(雅，素也。)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齊桓公合諸侯於葵丘。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二百六十九　十八

王使宰孔賜胙齊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晉安帝隆安五年，蒙遜殺段業，有其國，至是三十一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集荒裔，群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復，扶又翻。言其死在朝夕。)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犍，居言翻。)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考異曰：後魏書順初冊拜沮渠蒙遜為涼州牧，即有蒙遜不拜，及順使還論牧犍事。而又順冊拜蒙遜還拜都督四州長安鎮都大將，徵為四部尚書。如帝作延和初使涼，始有不拜等事。今據順云不復周矣，明年蒙遜死，帝曰：卿言蒙遜死驗矣，故從南史。)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謂方圖燕也。)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晚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祕術(北史曰：曇無讖，自

士卒伏晁疾病舍婦人多子劉音許雲伏舍翻識楚皆翻治直之翻涼王
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
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怨涼蒙遜荒淫猜虐群下苦之為魏滅涼
張本
史炤釋文無厭春秋左傳貪婪無厭洩先列切漏也密雲本漢庴奚縣
地元魏立密雲郡及密雲縣焉犒師苦根切犒軍也涪城涪潰邑下涪
陵同音倚舊采綺切傳稚家也騄騎呲召切馬行疾兒帯方郡名並後
漢末公孫度所置入南北系後魏樂浪古朝鮮之地系後魏玄菟古真
番之地劉後魏附庸餘封切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也
負賈非好甄濼崇姓也虜奔陶魏於河渚後因以為氏雞倉他吊切市
穀也種備陳如切積也夜縋春秋左傳夜縋而出偶之祖峻切壁闕上
昔根切耕也下房益切問也揲蒲抽呑切待塞也戲責側責切逋財也
腰髀上伊消切身中也下音陛切股也箕坐居之切隱几馮几也魂魄
上胡昆切陽氣也下匹陌切陰神也胙作誤切祭福肉也劉賓為域
鸓趙充壁源妻保太后晁音胡廣反魏音虜疏數音朔下數代同思致
思去聲儞音平聲反漢音其汝上曰漢宕昌宕音徒浪反上郡音土縣

羌漢為隴西郡烈武王武帝次弟臨川王道規也濡音奴官反及遼西
賈音賴姓也饒夫聲冶音野賣音古儞音居史平聲未脩之八年二月
馬魏所置道人僧也佛音皆放反鎮音真姓也風俗傳云奔陶魏河濱
其後為氏肥如縣名屬遼西郡無目言無目數傷音攸板以板役官也
縋音馳偽反索縋也炬音巨束葦燒慕音慕廣招也混尚尚肥也田疇
後漢安帝元年注云日並昨曰晙啟音銳之分去聲毛髮保周南涼王
傉檀之子也晙音忠生反薯音苑斛反太常官名偃蹇驕敖也荒裔音
曳遠也敦煌音豚皇蜀賓素前漢西域忠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
百里沙門曇無讖沙門僧也曇音談讖音楚譖反
十年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以馮崇故國也己
未大赦　丙寅魏以樂安王範為都督秦雍等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都大將又在鎮大將之上雍於用翻將即亮
翻下同魏主以範年少少詩照翻更選舊德平西將軍崔徽征北大將軍
鴈門張黎為之副共鎮長安徽宏之弟也崔宏浩之父也範謙恭寬惠
徽務敦大體黎清約公平政刑簡易易以豉翻輕徭薄賦關中遂安二
月庚午魏主以馮崇為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

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尚書刺史征虜已下官
自征虜以下雜號將軍皆得假授騎奇寄翻　魏平涼休屠征西將軍金
崖句斷屠直於翻羌涇州刺史狄子玉魏置涇州於安定郡治臨涇城與
安定鎮將延普爭權崖子玉舉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即胡空堡之地
魏主以虎牢鎮大將陸俟為安定鎮大將擊崖等皆擒之魏主徵陸俟為
散騎常侍出為懷荒鎮大將懷荒鎮魏降高車所置六鎮之一也散悉亶
翻騎奇寄翻未春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孫復扶
又翻下無復將復同魏主徵俟還以孫代之俟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郎
孫必敗高車必叛期讀曰朞帝怒切責之使以見業公歸第明年諸莫弗
果殺郎孫而叛帝大驚立召俟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俟曰高車不知
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分扶問翻而
諸莫弗惡臣所為惡烏路翻訟臣無恩稱孫之美臣以罪去孫獲還鎮悅
其稱譽譽音余益收名譽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易以豉翻
不過朞年無復上下孫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
禍亂矣魏收諸云代郡西烏桓叛事亦如此懟直類翻帝笑曰卿身雖短
思慮何長也即日復以為散騎常侍　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

宋宣求聘且為太子晃求婚為于偽翻帝依違答之　劉道濟卒梁儁之
裴方明等密埋其尸於齋後詐為道濟教命以答籤疏雖其母妻亦不知
也程道養於毀金橋登壇郊天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將即亮翻下同道
養等大敗退保廣漢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巴東太守周籍之督巴西
等五郡諸軍事將二千人救成都　三月丁卯司馬天助降於魏自稱晉
會稽世子元顯之子降戶江翻會工外翻魏人以為青徐二州刺史東海
公　壬子魏主還宮　趙廣等自廣漢至郫郫縣自漢以來屬蜀郡師古
曰郫音疲遣營百數周籍之與裴方明等合兵攻郫克之進擊廣等於廣
漢廣等走還涪及五城涪音浮　夏四月戊寅始發劉道濟喪　帝以梁南
秦二州刺史甄濼護刑政不治斷之入翻失氐羌之和乃自徙中起蕭思
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　考異曰思話傳云楊難當寇漢中乃用思話按
本紀及氐胡傳難當寇漢中皆在十一年　濼護濼崇之兄也　涼王蒙遜
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為世子加
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菩薄乎翻犍居言翻　考異曰宋書十六國
春秋作茂虔後魏書紀傳作牧犍今從之　蒙遜卒諡曰武宣王廟號太祖
牧犍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為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

書事遣使請命于魏牧犍聰頡好學使踈吏翻好呼到翻和雅有度量故
國人立之。先是魏主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為夫人。先悉薦翻會卒牧犍稱
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其妹興平公主于魏拜右昭儀。李延壽曰魏主
增置左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
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乘繩證翻進號安西
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李順以言中見寵待而亦以為
涼隱受誅而自之不免也如此。遣順拜牧犍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羗戎
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騎奇寄翻以宋繇為
河西王右相。牧犍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謂吾安西將軍若
平西將軍也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尊敦煌劉昞為國師。敦徒門翻親拜之
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五月己亥魏主如山北。武周山之北也。　林
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求領交州。使踈吏翻詔答以道遠不許。　裴方明
進軍向涪城破張尋唐頻擒程道助斬嚴遐於是趙廣等皆奔散。　六月
魏永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將軍樓勃別將五千騎圍凡城
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賀樓氏改為樓氏。將即亮翻下同燕守將封羽以
凡城降降戶江翻下同收其三千餘家而還。　辛巳魏人發秦雍兵一萬
築小城於長安城內。雍於用翻　秋八月馮崇上表請說降其父說輸芮
翻魏主不聽。　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收費謙誅之。費扶沸翻程
道養張尋將二千餘家逃入郪山。廣漢郪縣之山也。師古曰郪音妻又音
千私翻餘黨各擁眾藏竄山谷時出為寇不絕。　戊午魏主遣兼大鴻臚
崔頤持節拜氐王楊難當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
秦王。頤崔逞之子也。崔逞自燕歸魏以侮慢為魏主珪所殺。頤士革翻　楊
難當因蕭思話未至甄法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
白馬戍在沔水北即陽平關晉桓溫平蜀以巴漢流人立晉昌郡於上庸
之西。敗法護參軍魯安期等。敗補邁翻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晉
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表分梓潼立晉壽郡古葭萌之地也葭
音家　冬十一月丁未法護棄城犇洋川之西城。後魏方立洋川郡於漢中
之西鄉縣此蓋因其地有洋水故謂之洋川。洋音祥又如字　難當遂有漢
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為梁秦二州刺史。　甲寅魏主還宮。　十二月己
巳魏大赦。　辛未魏主如陰山之北。　魏寧朔將軍盧玄來聘。　前秘書
監謝靈運好為山澤之遊。靈運免官故曰前好呼到翻窮幽極險從
者數百人。從才用翻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顗與靈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二百六十九　二二

運有隙會上外翻既冥主翻表其有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自陳上以
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廢棄郡事為有司所糾。是歲司徒遣使隨州
從事鄭望生收靈運。使疏吏翻望生蓋為江州從事。靈運執望生興兵逃
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靈運自以世為晉臣故賦是詩子房
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九年魯連事見考異。追討擒之廷尉奏靈運率眾
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降
死一等徙廣州。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
不果。水經溫水出牂牁夜郎縣東至鬱林廣鬱縣為鬱水灕水出陽海山
南過蒼梧荔浦縣又南至廣信縣入于鬱封水出臨賀郡馮乘縣西屯
山西南流入廣信縣南流注于鬱水此蓋三水所會之地謂之三江口　詔
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　魏立徐州於外黃以刁
雍為刺史。雍於容翻

史炤釋文休屠上許料切下直閭切武威邑屬北涼。涇州堅靈切本漢
安定郡涇水出開頭山在魏太武置涇州。憖說文曰恐也。廐居右切馬
舍也。昞兵永切亦作昺。郪山莊州山名。葭萌下古行切縣名三國蜀改
為漢壽晉為晉壽屬梓潼。洋川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
漢中西鄉縣又東北流入漢。漢武夫人王于洋川高帝寵之名其川曰
洋以表誕生之休祥也。胡三省釋文辨誤十年魏平涼休屠征西將軍
金崖。史炤釋文曰休屠武威邑屬北涼費本同。余謂金崖者本匈奴休
屠種居於平涼魏以為征西將軍通鑑文意甚明若因地志武威郡有
休屠縣引以為註則通鑑本文休屠之上有平涼二字便說不行史炤
謬矣。楊難當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海陵本釋文曰葭萌縣名屬
梓潼今按葭萌縣漢屬梓潼郡劉蜀改為漢壽縣晉改為晉壽縣孝武
帝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表分梓潼北界立晉壽郡治古葭萌之
地。趙寬壁源安承制承天子制度之書也。金崖光金日磾之後。鐵跋
音七康反解見下世祖大明二年。郪縣名徙中八年二月思話并青州
坐徽繫尚方致因乃自徒中也。乞安平一號安西將軍平西將軍也。案
通典云後漢晉魏有四安將軍四平將軍安東安南安西安北平東平
南平西平北將軍也。浩音浩縣名。斂音羽貴讓劉道濟用謀言聚斂以
致亂臚音閭自著言如故也。

十一年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使疏吏翻魏主不許。　楊難當
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雍於用翻蕭思話至襄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二百六十九　二三

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為前驅。思話時以橫野將軍鎮梁州，以承之為司
馬。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磝頭。水經注，漢水逕黃金南，東流歷敖頭。
魏興安康縣治。磝敖同音。楊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溫守梁州，又
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黃
金山，註見七十四卷魏邵陵厲公正始五年。水經註，鐵城與黃金戍相對，
一城在山上，一城在山下。 二月，趙溫、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
坦營，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水經註，西水作西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
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驤，思將翻。將，即亮翻。拔黃金戍而據之。溫
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溫等，屢
破之。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沈約曰，漢縱城，梁州刺史
還治漢中之苞中縣，所謂南城也。余考前丈漢中郡無苞中縣，意即褒中
縣，蓋因語近而字遂訛也。褒中縣在南鄭西南，故謂之南城。擒其守將趙
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承之合。 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
連可汗，妻，七細翻。可，從刋入聲。汗，音寒。又納其妹為夫人，遣潁州王提往
逆之。丁卯，敕連遣其異母兄禿鹿傀送妹，并獻馬二千匹。傀，公回翻。魏主
以其妹為左昭儀。提，雎之子也。 辛卯，魏主還宮。三月甲寅，復如河西。復

扶又翻。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
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重，直
龍翻。復，扶又翻。下可復同。衣，於既翻。周禮考工記，犀甲壽百年，以十尺為
之。承之斷矟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矟輒貫數人。斷，丁管翻。矟，色角翻。長，
直亮翻。氐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閏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氐敗走。斬
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水經註，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
山，東南流至葭萌縣北，因謂之葭萌水。水有津關，即所謂白水關。以初桓
希既敗，希敗見一百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三年。氐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
史范元之、傅歆皆治魏興。治，直之翻。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為
刺史，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九年。索，昔各翻。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為
氐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徙鎮南鄭。自此梁州治南鄭。 甲戌，赫連昌叛
魏西走。丙子，河西侯將格殺之。此河西，五原河西也。侯將，斥候將也。將，即
亮翻。魏人并其羣弟誅之。 己卯，魏主還宮。 辛巳，燕王遣尚書高顒上
表，稱藩請罪于魏。顒，魚容翻。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
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朝，直遙翻。使，疏吏翻。下同。什門在
燕二十一年，不屈節。什門使燕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考異

曰，後魏書節義傳云，什門在燕歷二十四年。按後魏本紀，神瑞元年八月
遣于什門招諭馮跋，至此年二十一年矣，若二十四年，乃在太延三年，而
太延二年馮氏亡矣。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治，直之翻。賜
羊千口，帛千匹，策告宗廟，頒示天下。 戊子，休屠金當川圍魏陰密。陰密
縣，漢晉屬安定郡。魏收志，屬平涼郡。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休
屠，直於翻。夏四月乙未，魏征西大將軍常山王素擊之。丁未，魏主行如河
西。壬戌，獲當川，斬之。 甄遵護坐受鎮賜死於獄。甄，之人翻。楊難當遣使
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 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詔以牧犍
為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犍，居言翻。
六月甲辰，魏主還宮。 燕王不遣太子質魏。質，音致。散騎常侍劉滋諫曰，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為晉擒。劉
禪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孫皓事見七十九卷晉武帝太康元
年。重，直龍翻。何則？彊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彊於晉。不從其欲，
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
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 辛亥，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
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秋七月壬午，魏主如美

稷，遂至隰城。隰城縣，自漢以來屬西河郡。劉昫曰，汾州西河縣，漢美稷縣，
隋為隰城縣，上元元年更名西河，蓋二縣皆併於汾州西河縣矣。命陽平
王它督諸軍擊山胡白龍於西河。山胡，即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
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
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它，陽平王熙之子也。陽平王熙見一百十九卷武帝
永初二年。魏主輕山胡，自引數十騎登山臨視之。騎，奇寄翻。白龍伏壯士
十餘處，掩擊之。魏主墜馬，幾為所擒。幾，居希翻。內入行長代人陳建以身
扞之，內入行長，魏官也。蓋選勇力之士入直禁中，行長則其部帥也。魏書
官氏志，次南諸姓，侯莫陳氏改為陳氏。行，戶剛翻。長，知兩翻。大呼奮擊，殺
胡數人，身被十餘創。呼，火故翻。被，皮義翻。魏主乃免。九月戊子，大破胡衆，
斬白龍，屠其城。冬十月甲午，魏人破白龍餘黨於五原，誅數千人，以其妻
子賜將士。十一月，魏主還宮。十二月甲辰，復如雲中。復，扶又翻。
史炤釋文，禿鹿傀，吐谷切，傀口猥切，柔然敕連可汗之兄也。斷矟，或
作槊。椎，直追切，擊也。或作搥。索邈，姓也。格殺，各陌切，擊也。其字從手，贊
魏，結格也。趙完璧源委，磝頭，地名。磝，音遨。妻，去聲。汗，音寒。傀，音口悔反。
復如，如，往也。犀甲，犀堅也。斷矟，上音段，截也。下音朔，長丈八者謂之矟。赫

達昌，故夏主也。五年二月，木為魏所擒，格殺。相拒而擊曰格。顯，音燕。容
及子什門。什門使燕，禪大祭。吳稷，縣名。執為。執音所近也。內入行長。行
者朝郎，及常建傳云：以善騎射擢為下大夫，內行長。又唐出秘傳云：置
十長百長。行長、什長，猶音輸，衛也。呼去聲。
十二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辛酉，大赦。辛未，上祀南郊。燕王
數為魏所攻，數，所角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癸酉，詔封為燕王。江南謂
之黃龍國。以其都和龍也。今北國以和龍為黃龍府。甲申，魏大赦，改元
太延。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投，徒門翻。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
若七年。河西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于莘。左傳莊
公三十二年，有神降於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
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
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後七年晉滅虢。徙居古翻，號古百翻。
願陛下崇德脩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于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
有大變。牧犍不悅。史言涼之將亡。　二月丁未，魏主還宮。　三月癸亥，燕
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將，即亮翻。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　領
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見上八年。湛既

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
內任，謂為間己。被，皮義翻。間，古莧翻。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
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朝，直遙翻，下同。湛嘗為義康上佐，見一百十九卷
武帝永初元年。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
務。夏四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為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
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
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上，時掌翻。帝不許，使停家養病。胡寅管見：劉
湛本因殷景仁薦而被遇，既乃背德且欲殺之。湛固小人矣，景仁獨無失
乎？方湛自結於義康，竊權亂政之時，景仁受帝深眷，曾是以去之，即當疏
湛罪狀，端言于上，謝已援引之失，出湛于外，既全素分，又不使為義康之
累，則所以處君臣兄弟交舊之分，皆得之矣。顧乃稱疾避位，至于再三，內
以固帝之心，外以張湛之勢。湛既落其度內，則并義康而擠之，人徒見湛
驟爲義康將為禍亂，而不知景仁以柔韌勝剛強，其心術之險，有甚於湛
之此焉而無算也。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為帝雖知，當有以解
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近
其靳翻。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

門。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
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鐵，景仁小字也。悖，蒲內翻。由敬文闇淺，上負
生成，闔門慙懼，無地自處。史言劉湛怙權，時羣論事之。處，昌呂翻。唯後將
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卧家不
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為後廢義康誅湛張本。炳之，登之
之弟也。庾登之見一百二十卷元嘉三年。　燕王遣右衛將軍孫德來乞
師。　五月庚申，魏主進宜都公穆壽爵為王，汝陰公長孫道生為上黨王，
宜城公奚斤為恒農王。奚斤元封宜城王，以罪降為公。魏顯祖諱弘，乃改
弘農為恒農。史以後來郡名書之。長，知兩翻。恒，戶登翻。　廣陵公樓伏連為
廣陵王，加壽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
者，由渠眷之忠也。事見一百六卷晉孝武太元十年。今眷元勳未錄，而臣
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壽，觀之子也。稽
觀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三年。　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
車師、粟特九國入貢于魏。龜茲、疏勒、烏孫、鄯善、焉耆、車師，漢時舊國也。悅
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北匈奴之部落，為竇憲所
破，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住龜茲北地，為悅般國。涼

州人猶謂之單于王。渴槃陁國在蔥嶺東，朱駒波西。粟特當從魏書、隋書
作粟特。粟特國在蔥嶺之西，當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漢之奄蔡國
也。龜茲音丘慈。槃，蒲官翻。陁，徒河翻。鄯，上扇翻。　考異曰：後
魏書皆作烏者，云漢時舊國也。按漢書作焉耆，今從之。　魏主以漢世雖通
西域，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求則驕慢不服，蓋自知去中國絕遠，大兵不能
至故也。今報使往來，徒為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使，疏吏翻。有司固請
以為九國不憚險遠，慕義入貢，不宜拒絕，以抑將來，乃遣使者王恩生等
二十輩使西域。恩生等始度流沙，為柔然所執。恩生見敕連可汗，可，從刊
入聲。汗，音寒。持魏節不屈。魏主聞之，切責敕連，敕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
能達西域。　甲戌，魏主如雲中。　六月甲午，魏主以時和年豐，嘉瑞沓臻，
詔大酺五日，酺，音蒲。徧祭百神，用荅天貺。　丙午，高句驪王璉遣使入貢
于魏，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璉，力展翻。且請國諱。魏主使錄帝系及諱
以與之，拜璉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遼東郡公、高句驪王。璉，釗之曾
孫也。高句驪王釗為燕所破，見八十七卷晉成帝咸康八年。　戊申，魏主命
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樂，音洛。鎮東大將軍徒河屈
垣等帥騎四萬伐燕。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屈突氏為屈氏。　揚州諸郡

大水。己酉，運徐豫南兗穀以賑之。瓛津忌翻。揚州西曹主簿沈亮建議以爲酒糜穀而不足療饑，自晉以來，公府分東西曹，各有掾屬，主簿請權禁止。詔從之。亮，林子之子也。沈林子隨武帝征伐有功。胡寅曰：酒無益於生人，而糜穀不小，則起獄訟，大則生禍敗，古訓著矣。食少之時，未有不禁酣釀者，以曹操、石勒皆能行之，而後世獨不然，蓋狃於淺俗之論，而利夫榷錢之入也。夫以良田種秫，民不得食，而糜之於酒，起爭訟，生禍敗，其害甚大，而不之恤。鬻酒之入，先王所不卹，國計所不貲，祇足以供浮費耳。其利甚小，而不之變，豈經邦圖本之善政哉。秋七月，魏主畋于稒陽。稒陽北出師光祿塞，漢五原之北邊也。師古曰：稒，音固。　己卯，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犒，苦到翻。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還。　八月丙戌，魏主如河西。九月甲戌，還宮。　魏左僕射河間公安原恃寵驕恣，或告原謀爲逆。冬十月癸卯，原坐族誅。　甲辰，魏主如定州。十一月乙丑，如冀州。己巳，畋于廣川。丙子，如鄴。　魏人數伐燕，數，所角翻。燕日危蹙，上下憂懼。太常楊岷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岷，音岷。復，扶又翻。燕王曰：吾未忍爲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岷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爲變。燕王不聽，密遣尚書陽伊請迎於高麗。爲燕王奔高麗張本。麗，力知翻。　丹楊尹蕭摹之上言：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四代，漢、魏、晉、宋也。被，皮義翻。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累，力瑞翻。不爲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爲之。詔從之。摹之，思話從叔也。從，才用翻。　魏秦州刺史薛謹擊吐沒骨，滅之。　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囚保宗事見上九年。使鎮童亭。水經註：谷水出上邽東南，注谷之山東北，歷董亭下。楊難當使兄子保宗鎮董亭，即是亭也。董、童字相近。考異曰：後魏書作董亭，宋書作童。今從之。

史炤釋文虢，古伯切。國名，周文王之母弟封於虢。悖耄，上蒲沒切，下莫到切。老耄而心志惑亂也。闐門，胡腆切，闐也。龜茲，西域胡國。悅般，西域胡名，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性好清潔，俗皆剪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也。般，悖千切。渴槃陁，西域胡名，其國在葱嶺東，有高山，夏多積霜雪。粟特，西域胡名，古奄蔡也。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沓臻，上徒合切，重也，合也。下側詵切，至也，及也。大酺，說文：王德布大飲酒也。高麗王璉，力之切。璉，力

展切。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所照，既而有孕，生一卵。置之破瓶，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雖一夫殪獸甚多。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逃走至紇骨城，乃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爲氏。釗，上遙切，高麗璉之曾祖也。稒陽，古慕切，或作桐。漢屬五原，至晉省之，入南北朝後魏。摹之，音撲。趙完璧、源妻數，音朔，下數代同。敦煌，音豚皇。郡名。神降于莘，音所臻反。閼已，聞夫。祭䴝　著也。沛，音貝。款鐵，景仁小字。鐵闃，音臭，閑也。膂，音呂，呂反。弃世，弃，音棄，書也。䰖，音貫。龜茲，音丘慈。鄯善，即樓蘭國也。鄯，音上扇反。焉耆，音煙支。見前漢西域傳。貺，音況，賜也。高句麗，句，音駒，麗，音离。統河，屈垣，統河西酋種號，屈垣，其姓名。療，音力照反，治也。畋，音田，獵也。稒陽，稒，音古。前漢志：五原郡有稒陽縣。犒，音苦到反，餉也。蹙，音子六反，迫也。岷，音旻。罷，去聲。保宗，難當兄子也。六年七月，當嗣爲王，難當奪其位。九年六月，保宗欲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上有疾，不朝會。朝，直遙翻。下同。　甲寅，魏主還宮。　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貢于魏，使，疏吏翻。下同。請送侍子。魏主不許，燕王屢請送侍子而不至，魏主知其詐，故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諭以燕王之罪，使不得與通。或有奔逃，使不得容受之也。　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濟，漢靈帝中平中，立永脩縣，屬豫章郡。隋開皇九年，併入建昌縣。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竝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朝，直遙翻。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說，輸芮翻。復，扶又翻。下同。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向，姓也。譜記姓之後爲向國。向，式亮翻。夫，如字。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間，間，如字。將遣還，船已下渚，道濟將還江州，船已下泊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己未，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誘，音酉。剽，匹妙翻。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孺。唯宥諸孫之在童孺者。胡寅管見曰：將才熟力之臣，用之則如風霆鼓物，不用則如猛虎在山，國家所倚賴，人所畏也。使其有罪，猶當以輕重大小詳議，而末減之。自非叛逆無赦之之道也。道濟有大功，無小罪，劉湛以疑忌之，故基構臣陷之，而身操耳。而義康任兼家國，乃聽用讒譖，不少顧慮，然則不待他日業員之彰。獨此一事，自足以取死矣。夫二人所忌，且如道濟之類也，以爲士之

則莫予毒已。不知鈇景仁脰氣卧度。無堅甲利兵之用。而其鋒穎一發。慘於檀公。其愚豈不甚矣哉。經史百家制度 劉氏自滅秦之後。不才肢肱誅戮殆盡。命所餘偶攫道濟耳。尊崇任使。以壯士卒之心。消敵人之氣。用為攻守之基。猶懼其不足。而忍殺之乎。既自壞其藩籬。而謂長江大河可恃以不敗。不知古之守者守以人。不專以地。吳之存亡決於陸抗。唐之安危決於壽劭。蓋地無常勢。強弱在人。而其人安可不重。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關羽張飛也。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壞音怪。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為後魏人入寇。帝思道濟張本。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為江州刺史。　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下同。　氐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妻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　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白狼縣。漢屬右北平郡。燕以白狼城為皇鎮。置并州。魏後併入建德郡廣都縣。有白狼山白狼水。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眾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去年燕遣陽伊請迎於高麗。高麗屯于臨川。臨川在和龍城東。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考異曰。後魏書𢒵傳作大臣古泥。今從十六國春秋鈔。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于闕下。生中流矢死。中竹仲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脫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帥讀曰率。見賢遍翻。馮氏歷二主二十八年而滅。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騎殿後。被皮義翻。殿丁甸翻。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將即亮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使疏吏翻。令送燕王。　丁卯魏主如河西。　六月詔寧朔將軍蕭汪之將兵討程道養。軍至郪。郪江源出今潼川府銅山縣。歷遂寧府長江縣而合於涪水。謂之郪口。郪音妻。帛氐奴請降。降戶江翻。道養兵敗。還入郪山。　赫連定之西遷也。事見上卷八年。楊難當遂據上邽。秋七月魏主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尚書令劉絜督河西高平諸軍以討之。先遣平東將軍崔賾齎詔書諭難當。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賾士革翻。　魏散騎侍郎游雅來聘。姓譜。鄭公子偃字子游。後以為氏。姓為廣平望姓。　己未零陵王太妃褚氏卒。追謚曰晉恭思皇后。葬以晉禮。　八月魏主畋于河西。　魏主遣廣平公張黎發定州兵一萬二千通莎泉道。莎泉在靈丘。魏收地形志。靈丘郡有莎泉縣。隋廢靈丘為縣。併莎泉入焉。莎素何翻。　九月庚戌。魏樂平王丕等至略陽。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諸將議以為不誅其豪帥。帥所類翻。軍還之後。必相聚為亂。又大眾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既還。為亂必速。丕乃止。還從宣翻。入如字。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難當以其子順為雍州刺史。鎮下辨。雍於用翻。辨蒲莧翻。　高麗不送燕王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麗違詔。議擊之。將發隴右騎卒。騎奇寄翻。劉絜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新民新附之民也。復方目翻。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脩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　癸丑封皇子濬為始興王。駿為武陵王。　冬十一月己酉。魏主如栒陽。栒音荀。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閏月壬子。還宮。　初高祖克長安。事見一百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得古銅渾儀。渾戶本翻。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日月五星謂之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孟春之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火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旦氐中。更工衡翻。　柔然與魏絕和親。犯魏邊。柔然與魏和見上卷八年。　吐谷渾惠王慕璝卒。弟慕利延立。璝古回翻。

史炤釋文　稍閣居見切。厚也。剝褙符霄切。輕褙也。如炬其呂切。如大炬也。脫幘窄革切。髮有巾曰幘。中流矢傷也。飛矢曰流矢。敝褐寸劃切。短衣。殿後軍後曰殿。檻車戶黯切。載囚車。或作檻。莎泉道地名。仇池渠尤切。山名。在武都下辨武都之地。其上方百頃。四面壁立。峭絕險固自然。有樓櫓卻敵之狀。高七里。苑委遠切。養獸之所。綴朱渭切。趙完璧源委向背式亮反。娃也。稍閣閣念也。擣音而遇反。彤音徒冬反。譙音樵。拓拔復姓。中流矢飛天曰流。褐音曷。謂織毛布之衣。見音胡甸反。方軌音蒐。兩車並行也。如河如往也。郪音妻。赫連定八年六月定西遷被執。邦

音主 絜音結 𦢊音士革反 零陵王 晉恭帝禪位於劉裕封恭帝為零陵
王 優復 音方目反 除其租賦也 濬音浚 駿音俊 世祖也 更平聲 昬明中
星 尚書堯典孔疏云昬明遞中之星 殨音公回反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魏北平宣王長孫嵩卒 長知兩翻 辛卯大赦 二
月乙卯魏主如幽州 三月丁丑魏主以南平王渾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
司鎮和龍 己卯還宮 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 散悉亶翻 騎
奇寄翻 會帝女亡而止 魏請婚始上卷十年 夏四月趙廣張尋梁顯等
各帥衆降 別將王道恩斬程道養送首 餘黨悉平 九年趙等反 今乃平 帥
讀曰率 降戶江翻 將即亮翻 丁未以輔國將軍周籍之為益州刺史 魏
主以民官多貪 郡守縣令親民之官 夏五月己丑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
如法者 如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 迫脅在位 横於閭里 横戶孟翻 而長吏
咸降心待之 貪縱如故 長知兩翻 胡寅管見 守令於部民有君臣之道 故
王嘉嘗論秦以為二千石尊重難危 乃能使下 故古者謂守令為民之父
母 又曰師帥 其任固不重哉 患其姦貪罷軟者 盍亦反己 選任之道有未
至耶 乃使吏民皆得告舉 是使奴變其主 士訐其將 投鼠不忌器之習 則
二世見當以重法由此其致矣 崔浩為魏謀臣 此詔乃亂政之大者 曾不

知諫焉 豈其智如子房而識治體反劣於賈誼耶 丙申魏主如雲中 秋
七月戊子魏永昌王健等討山胡白龍餘黨於西河 滅之 八月甲辰魏
主如河西 九月甲申還宮 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鎮
西大將軍儀同三司 改封西平王 冬十月癸卯魏主如雲中 十一月壬
申還宮 魏主復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金帛使西域 招撫九國
復扶又翻 下不復為復同 九國入貢見上卷十二年 胡寅管見 魏主初無
西域之意也 先此二年 龜茲疏勒等九國入貢 魏粛撫漢世故事 以地遠
兵力難及 遣使勞賚 欲謝絕之 善矣 而惑於有司之請 遂勉遣使 竟為季
然所返 而不待通 是已慮之中 而有司夫可以已也 乃復遣使賚金帛往
招撫之 是貪而不能自克矣 且向者諸國慕義而來 可為國榮 猶將不受
今反以利誘之 雖得其稱臣朝貢 何足貴乎 中庸九經 有柔遠人之道 來
則迎 往則送 謂禮文之施 非謂金帛之餉也 經國如是 豈非崔浩之責哉
琬等至烏孫 其王甚喜 曰破落那者舌二國 破落那大宛國也 去代萬四
千四百五十里 者舌 古康居國也 去代萬五千四百五十里 皆欲稱臣致
貢於魏 但無路自致耳 今使君宜過撫之 乃遣導譯送琬詣破落那 明詣
者舌 旁國聞之 爭使者隨琬等入貢 凡十六國 自是每歲朝貢不絕 朝直

延翻 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 妻七細翻 犍居言翻 河西
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 謝且問公主所宜稱 魏主使群臣議之 皆曰 母以
子貴 妻從夫爵 春秋之義 母以子貴 禮記 婦人無爵 從夫之爵 牧犍母宜
稱河西國太后 公主於其國稱王后 於京師則稱公主 魏主從之 初牧犍
娶涼武昭王之女 及魏公主至 李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 頃之李氏卒
尹氏撫之不哭 曰 汝國破家亡 今死晚矣 牧犍之弟無諱鎮酒泉 謂尹氏
曰 后諸孫在伊吾 李寶奔伊吾 見百一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 后欲就
之乎 尹氏未測其意 紿之曰 吾子孫漂蕩 託身異域 餘生無幾 當死此 不復
為氈裘之鬼也 未幾 潛奔伊吾 無諱遣騎追及之 尹氏謂追騎曰 沮渠酒
泉許吾歸北 何為復追 汝取吾首以往 吾不復還矣 追騎不敢逼 引還 尹
氏卒於伊吾 史言尹氏義烈 紿蕩亥翻 幾居豈翻 復扶又翻 騎奇寄翻 吾
子伽翻 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于魏 魏王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
侍臣衣服 并徵世子封壇入侍 是歲牧犍遣封壇如魏 亦遣使詣建康 使
疏吏翻 獻雜書及敦煌趙畋所撰甲寅元曆 敦徒門翻 畋讀為斐 魏書作
畋 撰士免翻 并求雜書數十種 種章勇翻 帝皆與之 李順自河西還 魏主
問之曰 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 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 今和龍已平 吾欲

即以此年西征可乎 對曰 臣疇昔所言 見上卷十年 以今觀之 私謂不謬
然國家戎車屢動 士馬疲勞 西征之議 請俟他年 魏主乃止
史炤釋文 穉追業切 追[illegible] 横於[illegible]横也 琬於阮切 破洛那 西域胡名 即
大宛國也 都貴山城 在疏勒西北 者舌 西域胡名 故康居國也 在破洛
那西北 導譯 羊益切 傳譯四夷之言也 牧犍 北涼沮渠蒙遜之子也 自
稱西河王 紿之 徒在切 欺也 畋 其字未詳 趙完璧源委 納幣 禮記昏禮
曰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 納幣即納徵也 謂納幣以為婚姻之證也
十年二月 宋魏皆為太子晃求婚故也 守令 太守縣令 琬寺 疑[illegible] 古宜
李 涼武昭王 李暠也 暠子歆為蒙遜所滅 遂娶其女為牧犍妃 鼓音勝
遑音皇 暇也 疇昔所言 疇音儔 前日也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 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
鎮西大將軍 西秦河二州刺史 隴西王 三月癸未 魏主詔罷沙門年五
十以下者 以其強壯 罷使為民 以從征役 初燕王弘至遼東 高麗王璉
遣使勞之曰 樂者知翻 璉力展翻 使疏吏翻 勞力到翻 龍城王馮君爰適
野次 士馬勞乎 弘慚怒 稱制讓之 高麗處之平郭 處昌呂翻 尋徙北豐 弘
素侮高麗 政刑賞罰猶如其國 高麗乃奪其侍人 取其太子王仁為質 質

音致。弘怨高麗，遣使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并令高麗資遣。
高麗王不欲使弘南來，遣將孫漱、高仇等殺弘于北豐，并其子孫十餘人。
杲如揚嚌之言。將卽亮翻。下同。謚弘曰昭成皇帝。白駒等帥所領七千餘
人掩討漱、仇，殺仇，生擒漱。高麗王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
不欲違其意，下白駒等獄。下遐稼翻。已而原之。　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
殷淳女為太子劭妃。　五月戊寅，魏大赦。　丙申，魏主如五原。秋七月，自
五原北伐柔然，命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
道，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為二，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
魏主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天山在漢北，卽唐鐵勒思結多濫葛所
保之地。非伊吾之折羅漫山也。白阜疑卽雪山。復扶又翻。邪讀曰耶。不見
柔然而還。時漢北大旱，無水草，人馬皆死。　冬十一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丁巳，魏主至平城。　豫章雷次宗好學，好呼到翻。下同。隱居廬
山。廬山在尋陽。今在南康城北十五里。尋陽之南，正西廬山。嘗徵為散騎
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雞籠山在臺城北部。
狀。悉里翻。騎奇寄翻。處昌呂翻。為于偽翻。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藝文，使丹
楊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晉志：太子率更令

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更工衡翻。司徒參軍謝元立文
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元，靈運之從祖弟也。帝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
巾構侍講。從才用翻。數所角翻。構古侯翻。江南人士交際以為盛服，蓋次
於朝服也。脩之不肯以巾構到殺景仁之門是也。蜀註曰：巾謂巾幘，構謂
單衣。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行下孟翻。易大畜象辭。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論語所
記。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
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
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為斷，吏不苟免，
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斷丁亂翻。蕃音煩。出
租供徭，止於歲賦。歲賦，常賦也。言不額外取民。晨出暮歸，自事而已。自適
己事而已。閭閻之間，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
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治直吏翻。
史炤釋文：漱，蘇奏切，音瘦。浚稽，上音俊，下音雞。山名，在武威北。率更令，
官名，猶秦中吏也。弛，尸是切，解也。胡三省辯誤：十五年太子率更
何承天立史學，史炤釋文曰：率更令，官名也，猶秦中吏也。海陵本同。余

按漢書百官表，卽有太子率更令。續漢志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晉
志：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中吏，秦爵級，非官
也。趙完璧源委：沙門，僧也。燕王弘，弘秩其元子百餘人，襄位而立。璩音
業。殷斤也。璩貴也。贅音致。原，免也。劭音邵。涿邪，音卓耶。如字。漢，音莫。沙土
曰漠。玄學，老莊之教。率更令，秦前漢百官表，居事屬官有太子率更。師
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搜，發也。自事，言民自事其事也。不為
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楊繼盛
國子監生臣蔣洲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　一送

宋　文帝五

資治通鑑　元嘉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自漢
以來。大將軍位三公上。司徒丞相職也。義康既進位。猶領司徒職。南兗州
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夏。戶雅翻。魏主如定州。初高祖遺詔令諸
子次第居荊州。臨川王義慶在荊州八年。欲為之選代。為。于偽翻。其次應
在南譙王義宣。帝以義宣人才凡鄙。置不用。二月乙亥。以衡陽王義季為
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
被。皮義翻。苫。詩廉翻。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見太康以遊
畋失國。周公以文王戒成王盤樂也。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柰
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樂。音洛。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
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
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三月。魏雍州刺史葛那寇上洛。魏雍州刺史
治長安。北上洛也。南上洛寄治魏興。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賀葛氏改

為葛氏。雍。於用翻。上洛太守鐔長生棄郡走。鐔。徐林翻。辛未。魏主還宮。
楊保宗與兄保顯自童亭奔魏。保宗鎮童亭。見上卷十二年。庚寅。魏主以
保宗為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鎮
上邽。妻以公主。妻。七細翻。保顯為鎮西將軍晉壽公。　河西王牧犍通於
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傳。遞也。以便辟得幸曰嬖。嬖。卑義翻。陸德明
必計翻。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公主。魏主妹也。魏主遣解毒醫乘
傳救之。傳。知戀翻。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魏每遣
使者詣西域。使。疏吏翻。下同。常詔牧犍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
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可。從刊入聲。
汗。音寒。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
同。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
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為彊。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
貳心。復。扶又翻。下能復同。兩屬曰貳。西域既貢於魏。又信柔然之言。是有
貳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牧
犍雖外脩臣禮。內實乖悖。悖。蒲內翻。又蒲沒翻。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
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

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羸倫爲翻而遠方來
虜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爲擒之
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魏平城大極殿
有東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
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妻七細翻今其罪惡未
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蠕人兗翻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
鹵瘠鹹地曰鹵瘠地曰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
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書李順代夏之役浩順有隙順以使涼
爲魏主所寵待浩愈忌之惡烏路翻順使涼州凡十二返使疏吏翻魏主
以爲能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沮渠蒙遜謚武宣王數所角翻對其群下
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爲之隱爲于僞翻
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皆曰自溫
圍水以西至姑臧據北史溫圍水當作溫圍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
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
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彼人謂涼人也環城百里之內環音
宦地不生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

詰難衆無復他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
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詰去吉翻難乃旦翻復扶又翻下敢復同漢書
地理志曰涼州土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畜許救翻
又許六翻蕃音煩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
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爲欺誣矣欺誑也誣詐也李順
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
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帝隱聽聞之爲于僞翻說輸芮翻隱隱者隱屏而聽
也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群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唯于癸翻群臣既出
振威將軍代人伊馛言於帝馛蒲撥翻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
衆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治直之
翻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
聽焉監工銜翻又使大將軍長樂王稽敬稽敬北史作稽敬當從之魏書
官氏志北方諸姓紇奚氏改爲稽氏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
漠南以備柔然王將即亮翻命公卿爲書以讓河西王牧犍數其十二罪
且曰若親帥群臣委贄遠迎數所具翻帥讀曰率古者執贄以見拜贄首
則委之於地。地則取而進之。此之謂委贄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

縛與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櫬初覲翻悛丑緣翻身死族滅爲
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　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爲河南
王　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漢置屬國於上郡以
處降胡此屬國城漢舊城也班書地理志上郡龜茲縣屬國都尉治壬午
留輜重部分諸軍重直用翻分扶問翻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
劉絜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
杜超爲後繼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以平西將軍源賀爲鄉導鄉讀曰嚮魏
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禿髮
傉檀據姑臧既而爲沮渠所取有四部鮮卑留居城外賀傉檀之子也臣
願處軍前處昌呂翻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帥讀曰率外援既
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
二十餘萬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
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來
將即亮翻望風奔潰劉絜用卜者言以爲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得
入城魏主由是怒之爲魏誅劉絜張本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令
出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魏主東還遂

嬰城固守其兄子祖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
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復扶又翻下不復同
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
自是魏主決意誅李順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胡寅管見李
順受涼金爲之隱罪固不容誅矣而崔浩訐揚之意蓋爲國公論歟順使
外國而納其賂且言涼州無水草以沮魏師浩發露其情使君知之忠也
而以爲不公何也先是順歸自涼爲魏主言蒙遜必死牧犍必立未幾而
言驗魏主大賞賜予寵秩之而眷待彌厚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此乃浩
之所以深疾者也方是時浩專腹心之寄言從計行而順亦在此列夫惟
子房則能容陳平孔明則能容法正以荀文若之賢而困於董昭以宋齊
丘之多智而不敵於周宗李順崔浩皆爲謀臣其才相敵其德不足以相
受則勝負必有在矣或曰順實有罪浩言非妄何以爲浩短乎曰此浩之
所以善譖也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乃謂浩曰卿言皆驗對曰臣言不
敢不實類皆如此夫訐揚實事以動主聽而濟其傾奪忌克之心豈有其
異歸之是凡哉崔公其非君子矣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爲疑
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

渠流入漢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敕以釋汝疑 庚子立皇太子鑠為
南平王鑠書藥翻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兒子萬年帥所領降魏考異曰
宋書氐胡傳曰茂虔兒子萬年為虜內應茂虔見執今從後魏書帥讀曰
率降戶江翻下同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
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禿髮
保周保周奔魏封張掖公今進為王保周源賀之兄也勝音升龍驤將軍
穆羆驤思將翻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初牧犍以
其弟無諱為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為秦州
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丹嶺在姑臧西即刪丹嶺安周
為樂都太守已伏乘臧樂都亦為沮渠所有樂音洛 考異曰宋書宜得
作儀德安周作從子豐周今從後魏書從弟唐兒為敦煌太守從才用翻
敦徒門翻及姑臧破魏主遣鎮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沓
擊樂都宜得燒倉庫西奔酒泉安周南奔吐谷渾封沓掠數千戶而還還
從宣翻又如字奚眷進攻酒泉無諱宜得收遺民奔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
魏主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將即亮翻魏主置
酒姑臧謂群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復扶又翻伊馛弓馬之

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深可奇也馛善射能曳牛卻行走及奔馬而性忠
謹故魏主特愛之魏主之西伐也穆壽送至河上自平城送魏主西至河
魏主敕之曰吳提與牧犍相結素深聞朕討牧犍吳提必犯塞柔然敕連
可汗名吳提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既畢即發兵詣漠南
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無不克矣涼州路遠朕不得救
卿勿違朕言壽頓首受命壽雅信中書博士公孫質以為謀主壽質皆信
卜筮以為柔然必不來不為之備質軌之弟也公孫軌見一百二十卷四
年柔然敕連可汗聞魏主向姑臧乘虛入寇留其兄乞列歸與嵇敬建寧
王崇相拒於北鎮北鎮即魏主破降高車所置六鎮也以在平城之北故
曰北鎮或曰北鎮在代都北即懷朔鎮自帥精騎深入帥讀曰率騎奇寄
翻至善無七介山平城大駭民爭走中城走音奏穆壽不知所為欲塞西
郭門塞悉則翻請太子避保南山竇太后不聽而止竇太后即保太后遣
司空長孫道生征北大將軍張黎拒之於吐頹山會嵇敬建寧王崇擊破
乞列歸於陰山之北擒之并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將帥五百人將即亮
翻帥所類翻斬首萬餘級敕連聞之遁去追至漠南而還冬十月辛酉魏
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

民三萬戶于平城考異曰十六國春秋鈔云十萬戶今從後魏書癸亥禿
髮保周帥諸部鮮卑據張掖叛魏帥讀曰率 十二月乙亥太子劭加元
服大赦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好呼到翻喜許記翻下允吉
日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
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為劭以東宮兵弑逆張本 胡寅管見曰養太子
者使之近正人見正事聞正言凡異端詭道皆不得進焉不以此為意則
漢武為戾園置博望苑而敗矣太子之職合問安視膳守軍監國餘無事
焉不以此為意則楚武為商臣置兵甲而敗矣此二端前監甚明文帝皆
犯之使太子延賓客敵兵衛是導之於亂也文帝嘗吾荊州刺史義恭曰
汝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此最弊事非常有克己之功不能言此亦可謂善
教矣而太子所欲上必從之何工於詔弟而拙於誨子哉故曰為人君父
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後有賊而不知必蒙首惡之名宋文帝是矣 壬午
魏主至平城以柔然入寇無大失亡故穆壽等得不誅魏主猶以妹婿待
沮渠牧犍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牧犍母卒葬以太妃之禮武宣王置
守冢三十家為沮渠蒙遜置守冢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永嘉之亂
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為

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闞駰為姑臧太守敦徒門翻闞苦濫翻
駰音因張湛為兵部尚書魏置五兵尚書據此則兵部之號起於河西
劉昞索敞陰興為國師助教金城宋欽為世子洗馬索昔各翻洗悉薦翻
趙柔為金部郎曹魏置二十三郎金部其一也主財帛委輸廣平程駿駿
從弟弘為世子侍講從才用翻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以闞駰劉昞為
樂平王丕從事中郎安定胡叟少有俊才少詩照翻往從牧犍牧犍不甚
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壹
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待也吾將擇木左傳衛孔文子將攻
太叔疾訪於仲尼仲尼曰甲兵之事未之學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
木豈能擇鳥先集于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遂適魏歲餘而牧犍敗魏主
以叟為先識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始復地名無始復漢書地理志越嶲
郡有姑復縣或者始字與姑字之誤也河內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
主以為宣威將軍河西右相宋繇從魏主至平城而卒相息亮翻卒子恤
翻魏主以索敞為中書博士時魏朝方尚武功朝直遙翻貴遊子弟不以
講學為意師古曰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敞為博士十餘年
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誘音酉貴遊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

牧守者數十人。寔子又續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水經注：桑乾城西十里

有溫湯。教授七百餘人。與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

始振。高允每稱爽訓厲有方。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漢景帝時文翁為蜀

郡守。仁愛好教化。遣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詣京師受業博士。又修起學

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由是大化。至今巴蜀

好儒。非文翁之教也。先柔勝也。言文翁以柔勝。而爽以剛勝也。立教雖

殊。成人一也。陳留江強寓居涼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書法。亦拜中書

博士。按延昌三年。強孫式上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

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創文字。以代結

繩。用書契以紀事。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違倉氏矣。故周

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

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書謂之籀書。孔子脩六經。左丘明述春秋。

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

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

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或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

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簡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

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

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

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書省

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一時之變通

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

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為

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

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

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

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

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

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

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

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

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

群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蔡邕採李斯。曹喜之

法。以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

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

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

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蒼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

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

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

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呂忱表上字林六卷。

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

差篆意也。忱弟靜別倣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龣

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

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

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

辯。小兔為[illegible]。神虫為蠶。如斯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

石經三字也。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

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皆受學於衛覬。古篆之

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

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

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

世業。臣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

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蒼。凡

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

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複重。統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

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訓詁假借之誼。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逐字

而註。其所不知。則闕如也。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詔如所請。中書

自曹魏置監令以來。未嘗置博士。蓋拓拔氏初置是官也。魏主命崔浩監

秘書事。監工部綱。綜理史職。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典著作。

曾魏明帝景初初。中書改置監令。又置通事郎。及晉改曰中書侍郎。秋忠

皇翱。騎奇當翻。浩啓稱陰仲達。段承根涼土美才。請同修國史。皆除著作

郎。仲達武威人。承根暉之子。暉事已伏誠智暑本。父子浩集諸曆家考

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漢元。漢初也。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

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見九卷漢高帝元年考異。此乃

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

所謬云何允曰熒星傳犬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孟冬之月
日在尾言在尾箕者竟一月言之也傳直戀翻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
於寅北二星何待背日而行背蒲妹翻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
也復如字又扶又翻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
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東宮少傅即太子
少傅少詩照翻高君精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
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
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為人論說為于偽翻唯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
問允數所角翻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復扶又翻
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以問此雅乃止魏主問允為政何先時魏
多封禁良田允曰臣少賤允自言其少也賤少詩照翻唯知農事若國家
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賦百姓　吐
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大懼帥衆西遁踰沙漠帥讀曰率魏主以其
兄慕璝有擒赫連定之功事見上卷八年遣使撫諭之使疏吏翻慕利延
乃還故地　氐王楊難當將兵數萬寇魏上邽將即亮翻下同秦州人多
應之東平呂羅漢說鎮將拓跋意頭曰難當衆盛今不出戰示之以弱衆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　八

情離沮不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千餘出衝難當陳所向披靡說輸
芮翻陳讀曰陣披普彼翻殺其左右騎八人難當大驚會魏主以璽書責
讓難當璽斯氏翻難當引還仇池　南豐太妃司馬氏卒故營陽王之后
也九年帝以江夏王義恭子朗為南豐王奉營陽王祀以后為南豐太妃
趙廣張尋等復謀反伏誅十四年廣尋降至建康復謀反復扶又翻下
況能復邪不復無復同
史炤釋文被苫草覆屋鐔長生姓也長生其名犇古奔字嫛之悌計切
受也乘傳傳音以木為之長人五書符其上以為信也函屠上郎古切
下奔普切甫濤而瘠瘦也詰難相問難也遊說說也委贄脂利切猶曰
委質也函縛符攫切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也鮮果相然切山名東胡別
種因保此山遂以為號涌泉余聾切騰涌之水　吳提嬀嬉閣主名也
號教建可汗闞駰闞姓也春秋左傳齊有大夫闞止敞昌兩切魏沮渠
遜切余也衆也行度徒故切度數饑饉上居依切下渠遴切穀不熟為
饑菜不熟為饉披靡披開而傾靡也胡三省釋文辯誤十六年老父被
苫而耕史炤釋文曰苫草覆屋余按被苫而耕蓋被苫於身以禦雨非
覆屋也趙完壁源妾主如如往也熊音熊畋音田獵也被苫被音皮義

反苫茅苫也矦音大逐也上邽音圭縣名漢屬隴西郡妾去聲妒音丁
爾雅曰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孃嬬音軟汗音寒疫音役民皆疾也乖
悖音佩心亂也涼武宣王沮渠蒙遜也歎音朔漱音槊環音患繞也萬
音丑又反又許救反六畜也下同唯唯音以水反恭應之辭晃音胡廣
反繇音繇讓責也數音色角反委贄委隨也贄音至周禮曰以禽作六
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悛音詮改也部落去聲槃音盤鼓古五字驛音頻妙反源賀禿髮傉檀
之子也晉安帝義熙十一年禿傉檀為乞伏熾磐所滅賀奔魏魏元明
帝謂賀曰卿之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冀望也涌音勇騰涌禿髮保周
亦傉檀子摘音謫叱反嗃也沓音徒合反委實顏師古曰在我為委於
獻為實也善無縣名屬馬門郡頵音杜回反級音急張氏張軌也闞駰
上音勘姓也左傳有齊大夫闞止下音因名也駟音內敞音昌兩反洗
馬官名驊音俊寓音遇寄也文翁景勝前漢循吏傳文翁少好學通
春秋景帝末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有蠻夷風文翁誘進之遣
文業其後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劉晃音洪範曰沈潛剛克綜音子宋反
傳音篆星傳音如戀反背音佩并也雅麥俊漢馮緄傳注云作步謂究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　九

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雅數音朔慕璝音公回反當陳音陣披
靡披音普彼反營陽王帝兄趙廣廣尋反蜀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絜輕之出城與語壬子無諱
執絜以圍酒泉　二月魏假通直常侍邢穎來聘散騎常侍秦官也晉魏
末增置員外散騎常侍晉武帝泰始十年使員外二人與散騎常侍通直
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穎假以出使非正官也　三月沮渠無諱拔酒泉
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禿髮保周屯刪
丹刪丹縣漢屬張掖郡後分屬西郡唐屬甘州居延海在縣界丙戌魏主
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討之將即亮翻　司徒義康專總朝權
上羸疾積年羸倫為翻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口所
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好呼到翻下好
於同糾剔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
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義康錄尚書故謂其命為錄
命斷丁亂翻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旦府門常有車數百乘朝直遙翻乘
繩證翻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強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
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懈古隘翻復扶又翻

下同。好，呼到翻。被，皮義翻。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
富貴，復那可解。王敬弘恬淡有重名，王球簡貴虛靜，皆以門望位八坐。不
以文按關心，故義康云然。解，戶買翻。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
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晉宋以來，謂天朝為天
臺。忤，五故翻。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
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
冬月噉甘，甘似橘而扁，其皮黃於橘，其味甘於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
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領軍劉湛與僕射殷
景仁有隙，事見上卷十二年。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
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治
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致，極致也。理，文理也。言敘其極致，又銓次其文
理也。治，直吏翻。諳，烏含翻。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左右及羽
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馬方走而疾其鞭策
曰驅，火方熾而鼓其氣曰煽。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
班方自西還，宮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
去。湛小字班虎，故稱之為班。比，毗至翻，近也。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

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相，息亮翻。少，詩沼翻。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
斌，湛之宗也。斌，音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謐之孫也。王謐識武帝於微
時，晉宋之際位任通顯。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
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長，知兩翻。上嘗疾篤，使
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
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考異曰：南史以為義康有此言，湛、景仁並不答。今
按義康粹不識大體，豈敢自為此言？湛常欲推崇義康，豈有聞而不答？今
從宋書及宋略。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議曹，
南史作儀曹，當從之。曹魏置二十三郎，儀曹其一也。立康帝事見九十七
卷。索，山客翻。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瘳，丑留翻。而斌等密謀，欲使
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伺，相吏翻。有不與己同者，必百方
構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相，息
亮翻。義康欲以劉斌為丹楊尹，斌，音彬。言次，啟上陳其家貧，言未卒，卒，子
恤翻。上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會，工外翻。義康又欲以斌
代之，啟上曰：羊玄保求還，不審以誰為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
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史言帝已疏忌義康，而義康曾不悛悟。

惑於所親者，不能引退。復，扶又翻。下同。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
知罪釁已彰，無復全地，釁，許覲翻。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
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謂母子相訣，則人理窮而罹荼毒也。無復此望，
禍至其能久乎！考異曰：南史云：湛伏甲於室，以俟上臨弔，謀又泄，竟弗
之幸。宋書無此事。按湛若謀泄，當即伏誅，豈得尚延半歲？今從宋書。乙
巳，沮渠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臨松郡，臨松縣，當是沮渠氏所置，
移乎文周廢入張掖。復，扶又翻。下同。魏主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六月
丁丑，魏皇孫濬生，大赦，改元太平真君，取寇謙之神書云輔佐北方太平
真君故也。寇謙之神書見一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太子劭詣京
口，拜京陵。司徒義康、竟陵王誕等並從。從，才用翻。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
恭自江都會之。夏，戶雅翻。秋七月己丑，魏永昌王健擊破禿髮保周于
番禾，保周走，遣安南將軍尉眷追之。番，音盤。尉，紆勿翻。丙申，魏太后竇
氏殂。壬子，皇后袁氏殂。太子劭弒逆之心萌於此矣。癸丑，禿髮保周
窮迫自殺。八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降，戶
江翻。歸酒泉郡及所虜將士元絜等。魏主使尉眷留鎮涼州。九月壬子，
葬元皇后。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

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
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曹魏置尚書
二十三郎，庫部其一也。因大赦。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
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
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為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
景仁臥疾五年，景仁臥疾，始上卷十二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
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朝，直遙翻。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
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
猶稱腳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以委之。坐，徂臥翻。處，昌呂翻。翻
宥嘗見聖人行事賢人之法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
管蔡挾商紂以危王室，周公為冢宰則誅之。今義康無狀，兄之心亦無危社
稷之謀，文帝廢而徙之，何所法也？劉湛內用，由殷景仁為援也，義康上浸
由劉湛驅前也。推原其故，在景仁宜引為援之咎，而黜劉湛，則劉湛必服
騂翁之罪，而不累義康矣。湛與義康既已敗壞，無足論者，而文帝、景仁豈
無責乎？畀付大政，任其殺生，有請則從，不復可否，此文帝寵義康過重，啓
其專恣之階矣。景仁君忠於文帝，盍為之深謀遠慮，勸使漸收威福，裁處

義康國以子男不傷天性而後取錄群小付之有司詳究事情或沐或黜
務令各當其罪則國法正人心服矣乃因劉湛圖已井及相王是肘疾五
年與帝曲謀欲惡養禍以間幾使使帝失君臣之義虧兄弟之恩者安得
專罪劉湛耶文帝之始以徐傅廢殺二王大討歉專比其中身揜耳彭城
之戮所惡於前無以先後豈不有愧於表晃哉故原始要終書斷此事當
庫文帝景仁之責也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
掖門劉湛為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省謂領軍省比比麻
翻謂當為之論敘也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
累後狀人翻下同累力瑞翻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
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江南軍制呼長帥為隊主
軍主隊主者主一隊之稱軍主者主一軍之稱不容緩服史言沈慶之有
識略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逵之之子也徐逵之武帝
愛壻死於司馬休之魯宗之之難驍堅堯翻騎奇寄翻與義康尤親厚上
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被皮義
翻會工外翻長知兩翻素為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嘗
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納與衲同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

曰後世有驕奢不節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
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號戶高翻盛時征翻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
母為汝父所作為于偽翻下右為當為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
乃赦之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為上所重履性進利
言履務進而好利也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
球跣先典翻球命左右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語牛倨
翻履怖懼不得答怖普布翻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江南人士呼叔父
伯父為阿父為伯父叔父者以自呼阿烏呂翻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
家據南史帝初為宜都王以球為友簡淡見重蓋素知之也義康方用事
人爭求親暱暱尼質翻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內史檀
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
染於二公之難難乃旦翻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江夷嘗用於元嘉之
初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惟對之慟哭餘無所言
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不讀曰否慧琳曰恨公不讀
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謝裕見一百十五卷晉安帝義熙
五年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鎮江陵述為驃騎長史南郡太守義

康入相又為司徒左長史數所角翻義康將南將自建康南徙豫章歎曰
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惟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
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
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摹之之子也蕭摹之見上卷十二年使龍驤將軍
蕭承之將兵防守驤思將翻之將即亮翻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從
才用翻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
集甚懽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勝音升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
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義康小字車子因慟哭上亦流涕
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高祖葬初寧陵在蔣山即
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
義康得無恙恙余亮翻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
也終於失兄弟之懽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
已厭於鹽翻詩云貪人敗類芮良夫桑柔之詩敗補邁翻其是之謂乎
徵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為南
兗州刺史殷景仁為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尚書如故義恭懲彭城之敗雖
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上乃安之彭城義康也上年給相府錢二千萬他

物稱此相息亮翻稱尺證翻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上又別給錢年至千
萬十一月丁亥魏主如山北　殷景仁既拜揚州羸疾遂篤羸倫為翻
上為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為于偽翻揚州治所在建康臺城西故
謂之西州宋白曰秣陵縣秦屬鄣郡丹楊圖云自句容以西屬鄣郡以東
屬會稽郡武帝元封二年改鄣郡為丹楊郡置揚州刺史理秣陵西州揚
治城之側是其理處劉繇為揚州刺史始移理曲阿孫策理此為西州癸
丑卒辛子恤翻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為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濬
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泰之子璞
林子之子也范泰為高祖所賞愛林子從高祖為將有功曄尋遷左衛將
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為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
機密演之勁之曾孫也沈勁守死於洛陽以雪父充為逆之恥曄有雋才
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行下孟翻數所角翻性躁競自謂才
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為後范曄謀亂張本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
范曄志趣異常趣與趨同七著翻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
加鈇鉞鈇鉞亟行豈許既翻亟去記翻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
遷范曄復扶又翻下復稱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

如此，無能為害也。胡寅管見：人君於其臣，患不知其忠邪；知之矣，患不亟進退之。知忠賢而不亟進，則君子倦於難進之哉；知邪惡而不亟去，則小人狃於難退之患。國家治亂，常由之。文帝既知范曄非端人正士，而使之典領衛兵，與聞政事，是貽患也。他日武帳岡叩刀之事，豈不殆哉！在易之姤，陰長之卦也，聖人於初六即有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之戒。羸豕者，陰微在下之小人也，其中心未嘗不在於消陽，而躁動止之之道，如以金柅止車，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得正而吉；使之進而往，則害陽而見凶矣。文帝不知此義，待其長而後治之，非惟幾墮逆計，而大獄一起，所傷甚多，曷若止之於微之為易。朝廷固不當類用刑法，若劉湛之徒，則其自取耳。范曄悖逆未彰，出置散地，使亂心無憑恃而作，不亦善乎！而避讒說之譏，是忘曲突徙薪之勞，而欲焦頭爛額為貴耶！是歲，魏寧南將軍王慧龍卒。呂玄伯留守其墓，終身不去。慧龍不殺玄伯，見上卷八年。魏主欲以伊馛為尚書，封郡公，馛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膺受。馛，蒲撥翻。少，詩照翻。帝問其所欲，對曰：中祕二省多諸文士。中祕，謂中書省、祕書省也。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帝善之，以為中護軍將軍、祕書監。大秦王楊難當復稱武都王。十三年，難當自稱大秦王。

史炤釋文：刪丹，所姦切，張掖郡之邑，後魏曰山丹。糾剔，上吉酉切，下他力切，糾察而剔斷之。悖，逆也。僮，徒紅切，僮僕。饋，求位切，餉也，或作餽。噉，徒敢切，或作啖。㝡，取也。瘵，疾痊。伺察，奄闕也。番禾，禾或作和，武威邑未。南涼。黷，烏武切。窗函，胡讒切。僮也。拂拭，上敷勿切，下賞職切。荻，亭歷切，草名，葦也。號咷，大呼也，亦哭也。餐，千安切，呑也，俗作食。稱此，昌善切，等也。睎，所機切。演之，音衍。志趣，逡遇切，志所趨。鈇鉞，上方矩切，或作斧；下王伐切，大斧也。趙完璧源委：刪丹，縣名，漢屬張掖郡。糾剔，糾謂禁察，剔與剔同，音逖，猶發也。錄命斷之，錄命，宋六年春，王弘上表已解州錄，以授義康；又七年末云，義康與弘並錄尚書。球，音求。解，音蟹，曉也。斥，音尺。遂也。曾繁，曾音增，則也，乃也。散，音潰。讀，音庵。嫡，音有。劉班，劉湛小字。班獸，駮云班也。自西漢前為荆州長史，殷景仁引之入朝，共參朝政。比，比音鼻，近也，下比當同。譏，音幾。祭酒，官名。詎，音巨，豈也。康帝，成帝弟。伺，音司，候也。構，合其過惡也。推，音他回反。濬，音峻，即魏高宗也。誕，音但。從，才用反，下隨從同。番禾，縣名，漢屬張掖郡。纂，音撰，集也。儼，音魚儼反。函，音咸，匱也。杙，音式。䟡，音異，進也。累，去聲。逵，音渠追反。衢，音劬，也合在心。嚮，音直吏反，役也。日語，音御，告也。怖，音普故反。之難，音乃旦反。沙

門，僧也。琳，音林。數有，數，音朔，下數犯同。叩，音口，擊也。車子，義康小字。初寧陵，武帝陵。婢，音于反，醜也。厭，音一鹽反。稱此，稱，尺證反。如，往也。儁，音俊。行，音下更反。快快，音於亮反，情不足也。釁，音許慎反。鈇鉞，音斧越。漢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韋昭曰：斧越，斬刑也。亟，音器。數也。呂玄伯，宋文帝常使呂玄伯為刺客，刺慧龍，事敗，慧龍捨之，故然也。馛，音蒲撥反。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辭江州刺史也。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驤，思將翻。扶，姓也。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見十四卷文帝六年。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朝，直遙翻。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數，所具翻。導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為，于偽翻。下竊為同。廬陵往事，足為龜鑑。見百二十卷元年。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塞，悉則翻。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為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施，式智翻。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勝，音升。疹，丑刃翻。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鄭玄曰：由，用也。易，以豉翻。有宋累葉，罕聞直諒，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事見百二十卷元年。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魏新興王俊荒淫不法，三月庚戌，降爵為公。俊母先得罪死，俊積怨望，有逆謀，事覺，賜死。

辛亥，魏賜郁久閭乞列歸爵為朔方王，沮渠萬年為張掖王。十六年，魏擒乞列歸，沮渠萬年亦以是年以姑臧降魏。

夏四月，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從，才用翻。與弟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為邊患，庚辰，遣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

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

九月戊戌，魏永昌王健卒。

冬十一月戊子，王球卒。

己亥，以丹楊尹孟顗為尚書僕射。顗，魚豈翻。

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食，祥吏翻。

庚子，魏奚眷拔酒泉，獲

天周送平城殺之沮渠無諱之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西度流沙遣其弟
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欲降鄯上有翻降乃江翻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
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鄯善國之東城也 氐王楊難當傾國入寇謀據
蜀土遣其建忠將軍苻冲出東洛以禦梁州兵五代志義成郡景谷縣舊
白水縣也後周省東洛郡入焉于據白水縣漢屬廣漢晉屬梓潼將屬晉
壽則東洛在晉壽界也 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擊冲斬之真道懷敬之子
也劉懷敬見一百一十一卷晉安帝隆安三年 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
守申坦遂圍涪城涪音浮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
之十餘日不克乃還道錫道産之弟也十二月癸亥詔龍驤將軍裴方明
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荊雍二州兵以討難當皆受劉真道節度裴方明
益州之良將也程道養趙廣之亂屢有戰功故用之為明年平仇池張本
驍思將翻帥讀曰率雍於用翻 江德輪通鑑考異氏胡傳作十九年正
月遣方明等今從帝紀 晉寧太守爨松子反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晉惠
帝永安二年分建寧西七縣為益州郡立惟帝更名晉寧郡 天門蠻田向
求等反破漊中沈約曰漊中縣二漢無晉太康地志有疑是吳立屬天門
郡漊郎侯翻 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曹孫念討破之 魏寇謙
之言於魏主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
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帝從之

史炤釋文㧑一浪切黔首其言切說文黎也秦謂民為黔首謂黑色也
精膸音集爾雅曰集和也 鉗其淹切以鐵有所劫束也弭毋婢切止也
疹章刃切疾疹胃鯁古府切胃體四支故君有志臣謂之胃鯁與鯁同
斃又恐切頓仆也 鼎鑊胡郭切大無足曰鑊以食讀曰飤養也 鄯善郡
時戰切西域胡名 爨松子爨七亂切姓也華陽國志云昌寧大姓有爨
習 天門蠻天門郡之寄夷也 漊中力主切天門郡之邑 趙完壁源妾扶
令育扶姑也說文曰漢有廷尉扶嘉 可數音色主反 盧陵市次見盧陵
王義真也 㮊音急如字 甸音殿近王城五百里曰甸服 轄音遐 施去聲
懥音隸除也 弭音母婢反 疹病也 譙易由言訴小雅小弁卒章云君子
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箋云猶用也 胃鯁音古杏反 張約約當係虞陵
王為徐羨之所害 斃音敝死也 郁久閭柔然三字姓也 沮渠沮音子余
反 顚音典盈反 以食音嗣 涪音浮 梓潼音子童 漢中漢音莫水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一　一送

宋 文帝六

資治通鑑元嘉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
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此所受者今道士所謂法籙也隋志曰道士受
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
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籙龍
王翻 謙之又奏作靜輪宮水經註靜輪宮在道壇東北道壇在平城東遷
水之左 必令其高不聞鷄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為之功費萬計經
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分扶問翻不可相接理在必然
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
萬仞之高謂平城之東山也為功差易易以豉翻帝不從胡寅管見太子
晃謂卑高分定不可相接雖未盡理然已賢於崔浩之見寇謙之作宮欲
令其高不聞鷄犬之聲而後可以上接天神崔浩信之是與寇謙之同一
愚訳也夫天何物也哉豈若地之有形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
氣名其象以術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也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
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形無聲無臭皆舉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
川草木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布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
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于形能不墜乎故天雖對地而
名其本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議之比也故子貢曰天不可階而升
謂無形也仲尼之言天地山川也皆以自微至著明之地則始於撮土山
則始於卷石水則始於一勺是皆可見之物也惟天曰天斯昭昭之多夫
昭昭果何物哉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而不離於昭昭之
多故昔人言天未有親切顯白如仲尼者也非窮理豈足以知天非盡性
豈足以事天天果遠乎哉試自賦予而言則曰天命自稟受而言則曰天
性自無息而言則曰天道自不欺而言則曰天理自發用而言則曰天心
自徧覆而言則曰天時自法度而言則曰天文自可推而言則曰天數自
甚美而言則曰天休自可法而言則曰天則自應感而言則曰天變自不
可化而言則曰天威夫豈遠乎哉故號呼雖不同惟窮理盡性則知其非
二物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謂造化之跡蓋虛消息而不可測者也故
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書皆無天神之目惟牧野誓師告皇天后土名山大

川曰惟爾有神則神不專主乎天矣至周禮及郊特牲乃有所謂天神者此固漢儒駁雜之言鄭康成又以帝有五帝天有六天然後學士大夫惑其說而無所稽正有天下者議大祀稱殷禮亦渾淆而存之不能別也夫人死曰鬼以鬼事者其平生貌象聲色嗜慾情性其子孫所嘗見而可想也天神地祇豈有貌象聲色嗜慾情性而可想求昧者不知天於是以事人鬼之心而臆度之汎濫於黃老浮屠氏虛荒誕幻之說謂天之上又有天焉其多至於三十有三而宮室侍衛服皆擬諸人主所用而加以宏闊勝麗之致於是人主之侈肆逮謬者謂已玄聖與天神接或聆其語言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則又大興土木崇飾殿宇偶而事之周遍四海謂以神道設教而愚黔首莫不因方士黃皷譸張修其心意而至此也故嘗妄論以謂天子而不知天不足以為天子帝王雖天而為之子可以不知天乎知天然後能繼天而居其位故成湯數夏桀之罪曰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天子而矯命猶人臣而矯詔也成湯克享于天矣其治桀亦猶人君治矯詔者耳矯命之誅既行後世猶不覺悟陷於罪惡而不自知豈非不覺先王正道之故哉擬想不恤民力因東山之高人崇臺萬仞為天也者方高方遠無所至極而其神終不可得而見也狂誕之無足云者在

浩自謂智如子房而稽古過之彼其懸信而敢從者乃爾豈不取笑後世而深可戒哉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衆奔且末且子余翻將卽亮翻敦徒門翻鄯上扇翻且末漢故國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且子餘翻其世子降於安周降戶江翻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太半李寶自伊吾帥衆二千入據敦煌帥讀曰率繕脩城府安集故民沮渠牧犍之亡也見上卷十六年犍居言翻涼州人闞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為柔然所逼擁衆西趨高昌闞苦濫翻守手又翻趨七喻翻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營陽王景平元年契與李寶同奔伊吾契弟和收餘衆奔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李延壽曰高昌國有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白力橫截等餘不具載白力當作白刀遣使請降於魏使疏吏翻甲戌上以疾愈大赦　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等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下辯漢書作下辨並音皮莧翻楊難當遣建節將軍符弘祖守蘭皋元豐九域志階州將利縣有蘭皋鎮按五代志將利縣後魏武興郡之石門縣也蕭子顯曰武興西北有蘭皋戍去仇池二百里符恐當作苻楊氏苻氏皆氐種也使

其子撫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為後繼方明與弘祖戰于濁水濁水城在上祿縣東南武街城西北酈道元曰濁水卽白水也武街城故下辯縣治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奔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熾難當以其子虎為益州刺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辯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楊保熾為楊玄後使守仇池楊難當廢玄子保宗而自立見一百二十一卷六年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平城秋七月以劉真道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裴方明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考異曰真道傳此事在胡崇之沒後氏胡傳崇之沒在明年二月卽真道傳誤丙辰魏主使安西將軍古弼考異曰宋索虜傳作吐奚安弼氏胡傳作吐奚弼蓋其舊姓今從後魏書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賁音奔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保宗奔魏見上卷十六年征西將軍漁陽公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營陽王景平二年魏取河南置洛州於洛陽豫州於虎牢趨七喻翻下同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雍於容翻移書徐州稱為楊難當報仇為于偽翻　甲戌晦日有食之　唐契之

攻闞爽也考異曰宋氏胡傳作闞爽今從後魏書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八月無諱將其衆趨高昌比至將卽亮翻下同比必利翻及也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將衛興奴夜襲高昌屠其城考異曰宋書興奴作衛余今從後魏書爽奔柔然無諱據高昌遣其常侍氾雋奉表詣建康氾音凡詔以無諱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考異曰宋紀封尚在六月傳在九月今從傳　冬十月己卯魏立皇子伏羅為晉王翰為秦王譚為燕王建為楚王余為吳王　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　十二月辛巳魏襄城孝王盧晉元卒　丙申詔魯郡脩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灑所賣翻又所買翻掃素報翻又蘇老翻　李寶遣其弟懷達奉表詣平城魏人以寶為都督西垂諸軍事垂讀曰陲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敦徒門翻四品以下聽承制假授　雍州刺史晉安襄侯劉道產卒道產善為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雍於用翻贍時豔翻卒子恤翻樂音洛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卒蠻追送至沔口未幾群蠻大動道產卒未幾而群蠻作亂後之人不能安養之也沔彌兗翻幾居豈翻征西司馬朱脩之討

之不利詔建威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魏主使尚書李順差次
群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是歲涼州人徐桀告之魏主怒且以順
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事見上卷十六年賜順死胡寅管見士之淺於才
而篤於德者群不好賄蓋德以志持而才以氣用也使有才而能持其志
富與貴且不足以淫之而況賄乎李順昔者受蒙遜金於古使人亦有勞
贈受之未為過也其失在於歸而不以告身歸而以告則處內處外兩得
而閒言無自入焉惟歸而不以告也則面謾之情著而外交之罪實矣其
死也將免乎雖然順非誤也誠好賄也既以受金為崔浩所白方負外交
之罪未知所以自濺者又以差次群臣納賂而不公非深好之安肯以死
易生哉順長於謀畫為無腹心官爵既高賞賜又厚而坐賂賄自敗是才
為氣使而不知持志之方豈非才士之監哉
史炤釋文幟式志切又昌志切旌旗之屬功賞方未切用也且末西域
胡國在鄯善西都且末城因以為號繕時戰切治也高昌並如字高昌
本西域軍師前王之故地其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晉時以為
郡治至後魏為闞爽所據及闞伯周遂稱高昌王武興按夷貊傳武興
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為秦王宋文帝討之奔後魏其兄子文德又聚眾
茂盧以其弟文洪為白水太守屯武興其後遂為武興國虎賁博昆
切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祈山喬移切山名在武都郡西羌地
氾傿上符咸切姓下于岐切名樂歌山蠻其地在雍州襄陽緣沔水名
出武都沮縣東狼谷胡三省釋文辯誤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善為
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不可制者皆出沿
沔為村落文炤釋文曰樂歌山蠻其地在雍州襄陽海陵本同余謂襄
陽之民安其業大小豐贍故有襄陽樂之歌凡昔日山蠻之不可制者
羨王民之豐樂故皆出山緣沔而居因通鑑本文而求其義居然可見
樂歌句斷炤乃以樂歌山蠻為句是不求其義也趙完璧源委晁音朝
廣反分去聲仞音月七尺曰仞差易差音叉易去聲敦煌音豚皇郡名
且末業前漢西域傳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李
寶故涼王李暠之孫也闞音勘姓也解見十六年高昌業唐西戎傳云
高昌者漢車師前王之地後漢戊己校尉之故地在京師西四千三百
里唐契李寶男也趙頊曰趙罽也下同伊洛其名也武興武興下辨白
水皆縣名虎賁賁音奔刀音貂姓也比至比音必貳反灑掃上音所懈反
下音蘇報反村落落居也巷次巷音又賄音悔財也

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進擊樂鄉將軍王奐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辯
將軍強玄明等敗死強其兩翻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濁水崇之為魏所
擒餘眾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降戶江翻魏遂取仇池楊保熾
走丙午魏主如恒山之陽恒戶登翻三月庚申還宮壬戌烏洛侯國
遣使如魏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國北去代四千五百餘里地豆干在室韋
西千餘里室韋當勿吉之北勿吉在高麗之北則烏洛侯東夷也伏琉史
訓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為廟在烏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
十步虎烏曰高去居號翻虎深曰深音式禁翻及烏洛侯使者至魏言石
廟具在魏主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廟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
千餘里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雒谷雒谷即駱谷北史作
駱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說輸芮翻齊以告齊見四月
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符達司上當有軍字否則司下當有
馬字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符達等皆楊氏官屬也任音壬朏敷尾翻遂
舉兵立楊文德為主據白崖今大安軍東北八十里有白崖大安軍古葭
萌地也考異曰宋氏胡傳云拓跋齊聞兵起遁走達追擊斬齊因據白
崖按後魏河間公齊傳云文德求援於宋宋遣房亮之符昭啖龍等帥眾
助文德斬龍斬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然則宋書誤也分兵取
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考異曰宋書在
三月魏書在四月今從之甲午立皇子誕為廣陵王丁酉魏大赦
己亥魏主如陰山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汧城諸軍擊楊文德汧城
意當作汧城汧口堅翻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辯聞仇池解
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復扶又翻軍還之後再舉
為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
子從之魏以豹子為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使疏吏翻秋七月癸
丑詔以文德為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
王雍於用翻文德屯葭蘆城五代志武都郡盤堤縣西魏之南五部縣也
魏又置武陽郡及葭蘆縣後周皆併入盤堤視務曰盤池山在階州福津
縣東南七十里郡縣志魏將郭淮與蜀將姜維相持於此置葭蘆戍後於
此置縣以任朏為左司馬武都陰平氐多歸之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真
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減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宋人捨
功錄過自此良將宜其為魏人所覆下逆稼翻九月辛巳魏主如漢南
甲辰捨輜重重直用翻以輕騎襲柔然騎奇寄翻下同分軍為四道樂安

王乾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
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爲後繼將即亮翻魏主至鹿渾谷鹿渾谷即鹿
渾海之谷也今高車東北部所居其地直平城西北其東即弱洛水遇敕
連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
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劉絜固諫以爲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
地恐爲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須待也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
驚怖擾亂故也怖普布翻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
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石水在頻根河北還從宣翻又如字既而獲柔
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
始徐行魏主深恨之爲魏誅劉絜張本自是軍國大事皆與
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已降柔然說柔然令
擊楚之以絕軍食降戶江翻說輸芮翻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
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覘丑廉翻又丑艶翻伺相吏翻
割驢耳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之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令凍城
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
衆二萬攻魏濁水戍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　甲子魏主還

至朔方下詔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　考異曰宋索虜傳晃與大
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
夢其祖父并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狸驚覺下僞詔曰
王者大業纂承爲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以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
然後上聞事節小異今從後魏書　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
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朝直遙翻復扶又
翻　史舉賢佚以備百官　十二月丁卯魏主還平城自伐柔然還也
史炤釋文典之大貢切峤城昔堅切按後魏扶風汧縣有蒲貢峤山峤
水所出王屋蔡陽汧城　葭蘆城上古牙切下落胡切濮赤河經岐山二
百四十里即其地覘伺闚視也一曰候也　胡三省釋文辯誤二十年魏
皮豹子鎮仇池楊文德求援詔以爲武都王屯葭蘆城史炤釋文曰
葭蘆城度赤河經岐山三百四十里即其地海陵本同余按今階州福
津縣東南七十里有葭蘆城世傳魏將鄧艾與蜀將姜維相持於此後
魏置葭蘆縣後周併入盤堤縣仇池山在成州之西百里階成二州皆
古武都郡地岐山在鳳翔府東去葭蘆道里甚遠史炤之言未可信也
趙完璧源委讀音其兩反姓也烏落侯北狄國名去平城四千餘里雒

洛同任賦音斐誕音但邽音圭漠音莫沙土曰漠可汗音寒絜音結封
沓音徒合反百揆音求癸反歸第第宅也朝請音淨劇音竭戟反艱也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帝耕藉田大赦藉秦昔翻　考異曰宋略辛酉藉
田大赦下有戊午又有辛酉詔也今從宋書　壬寅魏太子始總百揆命
侍中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上書者皆稱
臣儀與表同古弼爲人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
民入見魏主欲奏其事據北史古弼傳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
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蓋上谷距代都甚遠魏未嘗置苑囿於其地而道
武帝起鹿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苞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天興
六年幸南平城規度灅南夏屋山背黃瓜堆以建新邑至天賜三年遂築
灅南宮門引溝穿池廣苑囿所謂太廣者此也不在上谷當以北史爲正
見賢遍翻帝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棊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坐
徂卧翻忽起捽樹頭捽昨沒翻掣下牀搏其耳毆其背掣尺列翻毆烏口
翻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治直之翻帝失容捨棊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
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帝皆可其奏弼曰爲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
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帝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蹙而築之蹇注

曰跛蹇而頹履也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
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太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
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之爲于僞翻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
大略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
墾田大增　戊申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於家者男
曰巫女曰覡覡刑狄翻皆遣詣官曹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
人門誅門誅者闔門盡誅之庚戌又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
工商賈之子當各習父兄之業賈音古毋得私立學校校戶教翻違者師
死主人門誅　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官薛辨魏置中都大官
外都大官都坐大官皆掌折獄謂之三都坐徂卧翻尚書奚眷等八將將
即亮翻下同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宋高
祖永初末魏明元帝寢疾魏主監國絜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
至是二十餘年矣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惡烏路翻及將襲柔然絜諫曰
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絜之言蓋指太延四年魏主伐柔然
至白阜時也蠕人兗翻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
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敗補邁翻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

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漢中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絜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治直之翻下同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絜囚之帝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絜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讖書索山客翻事連南康公狄鄰絜嵩鄰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絜在勢要好作威福好呼到翻諸將破敵所得財物皆與絜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帝每言之則切齒癸酉樂平庚王丕以憂卒初魏主築白臺高二百餘尺魏主嗣泰常二年秋七月乙酉起白臺於平城南高二十丈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高允之言祖君平之術也王之問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易乾上九文言之辭亢苦浪翻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

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庚辰魏主幸廬自南北兩分治人主所至例不書幸此必誤也　乙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夏戶雅翻　庚寅以侍中領右衛將軍沈演之為中領軍左衛將軍范曄為太子詹事　辛卯立皇子宏為建平王　三月甲辰魏主還宮　癸丑魏主遣司空長孫道生鎮統萬長知兩翻　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為帳下所殺　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帥五千餘落北走遣兵追擊之至漢南殺其渠帥餘徙冀相定三州為營戶杜佑曰魏道武天興中詔採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為紬繭羅穀者甚衆於是雜營戶率徧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景穆皇帝一切罷之以屬郡縣孤帥讀曰率渠帥所類翻相息亮翻　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世與魏使者謀降魏緯世即阿柴之長子緯代也北史避唐太宗諱改世為代使疏吏翻降戶江翻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世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魏以叱力延為歸義王　沮渠無諱卒沮子余翻弟安周代立　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神悉罷之重直龍翻魏主從之　秋七月癸卯魏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反伏誅隋志絳郡後魏置

東雍州後周改曰絳州雍於用翻　八月乙丑魏主畋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守手又翻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騎奇寄翻量音良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帝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怖普布翻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盤樂也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為國遠慮為于偽翻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帝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衣一稱為一襲猶今言一副衣服也馬二匹鹿十頭他日魏主復畋於山北山北平城北山之北復扶又翻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五百乘以運之翻下載弼表蓋發民車也乘繩證翻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言夕之所收較於朝之所收得失三倍收穫不可以不速載麋鹿猶可緩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戊辰以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以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

以為言帝不得已用之會稽公主高祖長女帝深加禮敬家事大小必咨之會工外翻先賜中詔敕之曰師護以在西久詔自中出不經門下者謂之中詔令之手詔是也敕戒也義季小字師護比表求還比毗至翻頻也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絜已節用絜與潔同通懷期物不恣羣下聲著西土為士庶所安論者乃未議遽之今之回換更為汝與師護年時一輩為于偽翻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江左六朝以荊楚為西夏夏戶雅翻遷代之讖必歸責於吾矣言遷代之際所任非人也此事亦易勉耳無為使人復生評論也易以豉翻復扶又翻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脩理胡寅管見帝以荊州上流重鎮使諸弟以次為之每命一人必深加訓戒故義恭義季皆有令譽義宣人才凡鄙當此委寄理宜不稱以帝詔敕丁寧亦知自勉遵迹[illegible]欽夫帝之所以眷眷荊州者為國家大計也而遞委諸弟思其厚焉又能戒勑不使驕恣義莫重焉若均此心以待義康豈不盡善又盡美哉於荊州則忠而誨之於彭城則愛而毀之不善推其所為可勝惜哉　庚辰會稽長公主卒長知兩翻卒子恤翻　吐谷渾叱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　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為都督涼河

沙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河西王　丁未魏主如漢南將襲柔然柔然敕連可汗遠遁乃止敕連尋卒子吐賀真立號處羅可汗　魏狀曰處羅魏言唯也可從州入聲汗音寒　魏晉王伏羅至樂都樂音洛引兵從間道襲吐谷渾　間古莧翻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等帥萬三千落降於魏　慕利延背河棠折箭之誡從之招引外寇至於殺叛親都同其宜也從才用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冬十月己卯以左軍將軍徐瓊為兗州刺史大將軍參軍申恬為冀州刺史徙兗州鎮須昌　沈約曰武帝定河南以兗州治滑臺文帝元嘉十三年治鄒山又寄治彭城此又自彭城徙須昌也冀州鎮歷下　歷下即歷城恬謨之弟也十二月魏主還平城　是歲沙州牧李寶入朝于魏魏人留之以為外都大官　為于氏貴戚張本朝直遙翻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　更工衡翻上時掌翻下所上同　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　以日月對衝光相掩而知之又以中星檢之知　先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　此以晃典日短星昴推之　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　此亦用周禮測日至之景之法也　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

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　月食上當有日字今皆以贏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　贏或作盈曆法有大餘小餘史記曆書曰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十二月而一周天歲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以六除之五六三百日餘五十四日為大餘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以六甲除之六六三百六十餘五為大餘小餘即四分之一未滿日之分數也其分每滿三十二則成一日蓋奇日為大餘奇分為小餘積而成閏也　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為乖異謂宜仍舊　詔可

史炤釋文捋　說文捋頭髮也擊下挽也捋伯各切手打也　毆捶打也徒說　兒典切使謂步行說謂足蹍地也　蹇蹶上九輦切下居月切　芸田子分切除苗間穢也春秋左傳芸人之田　慣之　床半切遲也　標　千遙切擊也識也又必小切　堅魏　胡狄切　商賈　行賣曰商坐販曰賈　圖讖　楚譖切符命之書驗也　為亢子見傳云極也廣雅云高也吡延　上吕支切吐谷渾之種類銳　弋稅切尖也　一槊　庫入切一稞為一槊猶言一劇衣服也蔽　犬竹切說文立也或作赤衆未立生之貌　間道　居見切小道　趙完

璧源　妻劉　音尺制反㲉也　摶　音傳擊也　毆　亦擊也　公車　門名　端冕　齊服也禮記樂記鄭注云端玄衣也孔疏云端玄衣也者謂玄冕也凡冕服皆其制正幅袂二尺二寸祛尺二寸故稱端也　標　識也　鑒　音康狠反耕也　沙門　僧也　蠕蠕　音軟即柔然也解見晉烈宗十年　索　音山客反揆也　弃市　古者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故曰弃市　亢　音苦浪反子見傳云亢極也　魏主幸盧　盧音閭　濱　音衍　滕　音朽鄰反　吡　音呂東反　複重　平聲　盤于遊畋　音田　師護　義季小字　比　頻也　績　音積功業　西夏　荊州也案晉五行志上云拄玄始禮西夏　閒道　微道也　級　音急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始行新曆　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鐘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　中讀曰仲史工衡翻下同　錢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　復扶又翻　日當一管何承天立議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　易以豉翻　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律林鐘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黃鐘十二旋宮聲韻無失　長直亮翻中讀曰仲　律曆志黃鐘律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鐘律六寸三分林鐘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三分應鐘益一上

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三分夾鐘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孟康注曰從子數至未得八下生林鐘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為率伍耦也八八為耦然月令注中呂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若上生黃鐘當不止九寸故孔穎達考其同異於月令疏曰十二律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注周禮太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黃鐘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鐘之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為夫婦又是律娶妻也異位為子母者謂林鐘上生太簇林鐘是初位太簇是二位故云異位為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六上者鄭注云五下六上乃一終矣謂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皆被子午以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大呂太簇

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以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為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者，故不數黃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反歸黃鍾，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蔟得應黃鍾九寸之數也。律歷志云：黃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太蔟為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黃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蔟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上生太蔟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鍾為角。太蔟為第三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宮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鍾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下生大呂為角。姑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鍾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鍾為第六宮，上生蕤賓為徵，上恐當作下。上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生夾鍾為角。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夾鍾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徵，上生夾鍾為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中呂為角。夷則為第九宮，上生夾鍾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中呂為羽，上生黃鍾為角。夾鍾為第十宮，下生無射為徵，上生中呂為商，上生黃鍾為羽，下生林鍾為角。無射為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為徵，上生黃鍾為商，下生林鍾為羽，下生太蔟為角。中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太蔟為羽，下生南呂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六十律之名，詳見續漢書補志。

壬辰，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帝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

魏主使散騎常侍宋愔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愔，於今翻。

二月，魏主如上黨，西至吐京，鄯道元曰：吐京，即漢西河郡吐軍縣，夷夏俗音訛也。後魏置吐京郡，隋隰州石樓縣，魏吐京郡地。討徙叛胡出配郡縣。

甲戌，立皇子禕為東海王，昶為義陽王。禕，吁韋翻。昶，丑兩翻。

三月庚申，魏主還宮。

魏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決。量，音良。

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枹，音膚。

河西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與魏鄰，大懼，鄯，上扇翻。曰：通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斷魏通西域之道也。使，疏吏翻，下同。斷，

丁管翻。使者往來，輒鈔劫之，鈔，楚交翻。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使散騎常侍萬度歸發涼州以西兵擊鄯善。

六月壬辰，魏主北巡。

帝謀伐魏，罷南豫州入豫州，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為豫州刺史。高祖永初二年，分淮東之地為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為豫州，或治新陽，或治汝南。鑠，式灼翻。

秋七月己未，以尚書僕射孟顗為左僕射，顗，魚豈翻。中護軍何尚之為右僕射。

武陵王駿將之鎮，時緣沔諸蠻猶為寇，沔，彌兗翻。水陸梗礙。駿分軍遣撫軍中兵參軍沈慶之掩擊大破之。駿至鎮，蠻斷驛道，斷，丁管翻。欲攻隨郡。隨郡太守河東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擊大破之，遂平諸蠻，獲七萬餘口。涢山蠻最彊，水經注云：水出蔡陽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隨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槃基所跨，廣圓一百餘里。涢水出于其山之陰，時人以為涢水所導，亦曰涢山。涢，音云。沈慶之討平之，獲三萬餘口，徙萬餘口於建康。

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還上邽，留乙烏頭守枹罕。枹，音膚。萬度歸至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度流沙，襲鄯善。壬辰，鄯善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真達詣平城，敦，徒門翻。重，直用翻。騎，奇寄翻。降，戶江翻。考異曰：今紀作真達與，今從西域傳。西域復通。復，扶又翻。

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須，待也。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種，章勇翻。令就北高牧，以餌柔然。

壬寅，魏高涼王那軍至寧頭城。寧頭城當在白蘭東北。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璝之子被囊逆戰，那擊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璝，古回翻。帥，讀曰率。度三危，至雪山，鄯道元曰：三危山在敦煌縣南。生擒被囊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盤之子成龍，皆送平城。乞伏成龍蓋因赫連定之敗，沒于吐谷渾。慕利延遂西入于闐，闐，徒賢翻，又徒見翻。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

九月癸酉，上餞衡陽王義季于武帳岡。餞義季往鎮南兗。杜佑曰：武帳岡在廣莫門外，宣武場。設行宮殿便坐於其上，因名。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饌，雛戀翻，又雛皖翻。旰，古案翻。有飢色。上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論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偽，易以躬臨。易，以豉翻。太祖若能率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於九服矣。周制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五百里謂之服者，責以服事天子為

賊也高祖思固本枝崇樹檝檝後世遵守迭據方岳謂義真義康義恭義宣皆迭居方面繼居內翻猶十孫及爭泰始之初升明之季絕嗣於宗社者動數十人謂明帝殺孝武諸子而宋齊禪代之際蕭氏夷劉氏也咽音煙國之存亡既不是繫平肆民上左傳晉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非善誨也　魏氏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衆反於杏城蓋吳蓋安定盧水胡種而分居杏城蓋古盍翻諸種胡爭應之種章勇翻有衆十餘萬遣其黨趙綰來上表自歸冬十月戊子長安鎮副將拓跋紇帥衆討吳紇敗死上時掌翻將即亮翻紇下沒翻吳衆愈盛民皆渡渭奔南山長安南山也魏主發高平敕勒騎赴長安命將軍叔孫拔領攝并秦雍三州兵屯渭北將奇寄翻雍於用翻　十一月魏發冀州民造浮橋於碻磝津　蓋吳遣別部帥白廣平帥所類翻西掠新平安定諸胡皆聚衆應之又分兵東掠臨晉巴東巴當作已將軍章直擊破之溺水死於河者三萬餘人溺奴狄翻吳又遣兵西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河東蜀薛永宗聚衆以應吳蜀人遷居河東者謂之河東蜀居絳郡者謂之絳蜀居關中赤水者謂之赤水蜀襲擊聞喜聞喜縣屬河東郡春秋時晉武公所居之曲沃也秦改為左邑漢武帝

於此聞喜後魏分屬絳郡聞喜縣無兵仗令憂惶無計縣人裴駿帥厲鄉豪擊之帥讀曰率永宗引去魏主命薛謹之子拔糾合宗鄉宗謂薛之宗族鄉謂鄉人壁於河際以斷二寇往來之路二寇謂薛永宗蓋吳斷丁管翻庚午魏主使殿中尚書拓跋處直等將二萬騎討薛永宗殿中尚書乙拔將三萬騎討蓋吳晉置殿中尚書與吏部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為六曹杜佑曰後魏初有殿中樂部駕部南部北部五尚書殿中掌殿內兵馬倉庫樂部掌伎樂及角使伍伯駕部掌牛馬驢騾南部掌南邊諸州郡北部掌北邊諸州郡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乙弗氏改為乙氏處呂呂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下同西平公寇提將萬騎討白廣平官氏志內入諸姓若口引氏改為寇氏吳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　辛未魏主還宮自陰山還也　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六州冀定相并幽平驍堅堯翻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癸未魏主西巡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縱子容翻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為救解得免為于偽翻及義康遷豫章義康遷見上卷十七年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讖楚譖翻帝必

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為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太子中舍人晉咸寧四年置以舍人才學美者為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數所角翻凡博夷以計數誘人謂之行拙行者偽為不能也行下孟翻曄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好呼到翻從千容翻斷丁亂翻大將軍謂義康人神攸屬屬之欲翻失職南垂謂遷豫章也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腋音亦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為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乂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毛玠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張溫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五年行下孟翻下內行同玷多忝翻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為日久矣比肩

競逐庸可遂乎言與時貴比肩競逐榮利所在衆所共爭將不得逞其志也朝直遙翻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見上卷十七年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為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易以豉翻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曄曾祖汪祖甯父泰皆有名行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為于偽翻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與沈演之並為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被皮義翻引引見也曄以此為怨曄累經義康府佐中間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為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為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康舊恩並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耀領隊在臺江南謂禁中為臺許為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

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條分名目凡素所不善者皆欲置之死地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宮趙伯符時為領軍將軍故欲以弒逆之罪歸之言禍流儲宮蓋欲併殺太子劭湛之蹕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令遣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北辰為天極故以帝位為辰極璽斯氏翻綬音受熙先以為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眾蹕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岡也蹕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蹕後刀微出削為扣刀蹕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探吐南翻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上時掌翻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治直之翻其夜呼蹕置客省客省凡四方之客入見者居之對與客令先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蹕蹕猶隱拒詰去吉翻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以蹕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仗士士之執兵仗者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撓奴教翻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散騎侍郎集書省官也蕭子顯曰自散騎侍郎及通直

員外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皆集書省職也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讖楚譖翻曰願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因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少詩沼翻塞悉則翻釁許覲翻蹕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嵇康為晉文王所殺臨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夏侯玄為晉景王所殺及赴東市顏色不變蹕本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蹕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蹕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眄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蹕為太子詹事故稱之瞋昌人翻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蹕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蹕母至市涕泣責蹕以手擊蹕頸蹕顏色不怍怍疾各翻慚也妹及妓妾來別蹕悲涕流漣妓渠綺翻漣注下貌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蹕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撿古無撿字也好呼到翻近其靳翻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蹕語綜曰妬今不來勝人多矣收籍蹕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語牛倨翻不勝音升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盛時征翻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據冲與翀同上飛也古詰云一飛冲天蓋俗之量則憤常均之下常均猶言平常也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鮮息淺翻劉弘仁范蔚宗劉湛字弘仁范曄字蔚宗皆狃志而貪權狃女九翻驕也玩也狎也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嚮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胡寅曰范曄素懷不滿有怏怏之心此固姦人所乘之隙也曄若反復深思悟伐君之不可為當熙先進其逆計登時發覺邪志為忠處宋朝爵賞理不應薄亦足以酬富貴之願矣智不及此與反逆誅以忘濟凶而能遂者古無有也豈非才士之戒哉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為蹕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熹之子也臧熹臧燾之弟質在戚里於帝為中表之親先為徐兗二州刺史與蹕厚善蹕敗以為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治直之翻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為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為安成相領兵防守相息亮翻邵璞之兄也胡寅曰見魏晉以來有國家者惟知詐力可行志於天下先王之道漫不知學其成者亦幸而成其敗者乃固當敗也宋高祖不學其臣亦然其子孫亦然立功立

事直用才氣智術而權高勢偪為勝不復以義理處人處已也是則庸愚凶暴相為群眾惟一雖長耳撫以兩漢經術之風節行之俗百不一見況三代道德之治乎宋文溫厚恭儉勵政守法蓋美才也彭城慧察強識吏能精贍為劉湛所誤而思謝述之賢思慧琳所教而嘆劉長之敗亦良質也然而兄弟素皆不學遂致天性滅為仇讎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宋文不知此故前有覲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崇首惡之名義康不知此故守經而失其宜遭變而昧其權而陷誅死之罪苟其學而知之則皆免矣夫孔熙先范蹕之獄義康初不預謀亦無書疏交通未嘗遣使來往孔范既誅有司因請削爵治罪此何理也直由帝友愛已虧於義康不復顧矣是以群下窺見此指必欲殺之以快帝心而不忌也嗚呼宋之為宋弒兩主而得之二子尋為股肱所誅一子又為兄弟所殺一子又為孫子所殺一孫又為養逆所肴不善之積與夫禍淫之報如影響然而世之議者以始皇罷侯置守之後爭弒之禍為之減損何考之不詳而易其言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庚戌以前豫章刺史趙伯符為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高祖母趙氏追謚孝穆皇后后弟倫之　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

雖有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禮記郊特牲曰奠酬而工升歌發
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二舞文舞武舞也。魏安南平南府
移書兗州安南平南二將軍府以南國僑置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
獵具區周官職方氏揚州藪曰具區師古曰具區在吳兗州荅移曰必若
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復知欲遊獵具區復扶又反觀化南國
開館飾邸則有司存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饋餼之秩每存豐厚饋餉也餼
餼饋客以生食及芻米也詩傳曰牲腥曰餼餼許既切
史炤釋文愔一尋切湞山巒于分切在南陽蔡陽湞水之地以餌仍吏
切食也于闐西域胡國錢悉演切又疾箭切說文送去也饌忠戀切具
食也或作養餔日夕也襁褓上舉兩切下補抱切負兒衣衾衽上去金
切被也下如其切文字音義云卧席訛五禾切偽也亦作譌詩曰民之
譌言盧水胡落洛切北地胡也碻磝津上苦勞切下五勞切後魏城名
解見上以贓兹郎切納賄也從容猶休燕也攸屬附也舛昌兗切爭訟
也肘腋上陟柳切臂節也下胳也在肘後亦作掖玷缺也檄文胡狄切
符也犯蹕卑吉切辟止行人也儲陳如切儲副也採聚拾取之也詰問
請責也抵蹋敵盍切謂抵諱也不撓女巧切謂不屈也又女教切豐貴

罪責也攘袂上人羊切下彌蔽切謂捲袖出臂也瞋目昌真切張目也
流漣力延切或作漣易曰泣涕漣如樵新樵新謂小木散材析而為爨
者樵音悉焦切惄悒也又女六切熹虛其切屬籍上珠玉切附也下秦
昔切薄書也謂所附宗籍蹼戶角切邸丁禮切若謂扁曰舍也泯彌鄰
切滅也又彌盡切饋求位切餉也餼許既切生曰餼熟曰饔春秋左傳曰齊人
來餼諸侯趙完璧源委新率音律駿音俊愔音陰禪音擇裲音呂兩反
枹罕縣名枹音膚鑠音書藥反顗音魚豈反瀉音彌充反瘦音秋病也
募音摹廣招也湞音云瑣音公回反磐音盤于闐音田又音甸西域國
名盱眺也逯音逸樂也汝賁音奔也隱約復漢趙典傳云典少為行隱
約章懷曰隱猶静也約儉也高祖武帝泰始明帝年號升明順帝年號
綰音烏板反紇音下沒反碻磝津城名今濟州是也河東蜀宗下大齋
明帝三年魏文帝定族姓眾議以薛氏為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
可入郡姓直閣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
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黄帝之胤受封北土豈
可亦謂之胡邪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為乃碎戟於地帝徐曰然則朕甲
卿乙乎乃入郡姓壁壘也驍音澆健也騂音騂鄰反綵音子宋反數音

朔從容閒暇也大將軍謂義康也十七年十月發從江州飲屬注也愕
音五各反驚也毛玠音介行玷音店玉病未厭音烏鹽反鴻大也弃業
弃音棄重也業猶世也曾音增則也乃也道人僧也儲宰儲貳宰輔抑
音口擊也擇平聲拾取之也詰問也抵蹋抵非也不撓音鬧撓也曲也
雖無嵇生琴嵇音兮音嵇康將刑於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
吾學廣陵散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靡同夏侯色夏侯姓也名玄
字泰初及就東市顏色不變晴音猶有日也顯音居郢反頃也作音昨
愬也流漣音連易曰泣涕漣如語音御告也姊音子爾雅曰男子謂女
子先生為姊琬音婉勝音升任也臧音咸沖音蟲飛也常均均陶均也
劉弘仁劉湛字弘仁忸音女九反卑習也徇音辭俊反隨行也燾音燾
安成相相去聲官名淮南王漢文帝之弟薄皇后武帝母二舞文武二
舞也具區索漢地理志吳郡震澤在西後名具區澤注云爾雅十藪具
越之間有具區郭璞曰縣南有大湖則有司存自有有司在呼韓漢宣
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入朝饋餼之秩餼説文曰芻米也秩音姪次序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趙應宿
圈點監生臣秦承華
臣歐陽衎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二

一送

宋文帝七

資治通鑑元嘉二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尚書左僕射孟顗罷戊辰魏主軍至東雍州雍於用翻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衆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庚午圍其壘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據南史薛安都傳諸薛家于河東汾陰世爲強族其族人安都先據弘農棄城來奔辛未魏主南如汾陰濟河至洛水橋此華陰之洛水也史記秦孝公之元年所謂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聞蓋吳在長安北帝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以問崔浩對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復復扶又翻今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趣之騎奇寄翻趣七喻翻一日可到到則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徐入北山猝未可平帝不從自渭南向長安庚辰至戲水戲許宜翻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山此字衍軍無所獲帝悔之二月丙戌帝至長安丙申如盩厔盩厔音舟窒陳倉還如雍城

雍於用翻下同所過誅民夷與蓋吳通謀者乙拔等諸軍大破蓋吳於杏城吳復遣使上表求援使疏吏翻下以義推詔以吳爲都督關隴諸軍事雍州刺史北地公使雍梁二州發兵屯境上爲吳聲援遣使賜吳印一百二十一紐使吳隨宜假授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遣使入貢而寇盜不絕使貢亦薄陋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叔父少文高尚不仕諸子群從皆愛好墳典慤獨好武事好呼到翻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慤自奮請從軍詔以慤爲振武將軍和之遣慤爲前鋒陽邁聞軍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帝詔和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梧戍朱梧縣自漢以來屬日南郡時於其地置戍宋白曰漢日南郡治朱梧又南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國遣府戶曹參軍姜仲基等詣陽邁府者交州刺史府陽邁執之和之乃進軍圍林邑將范扶龍於區粟城水經注盧容水出日南盧容縣區粟城南高山東逕區粟城北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城中將即亮翻陽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慤潛兵迎擊毗沙達破之

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喜許記翻每言於魏主以爲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

室飲於錦翻從才用翻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藏徂浪翻又為窟室以匿婦女窟苦骨翻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說輸芮翻帝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魏主出征太子居守故謂平城為留臺下遐稼翻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佛法自漢明帝時入中國楚王英亦好之至桓帝始事浮屠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目無常主不明白眾謂之眩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為丘墟鞠窮也朕承天緒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治直吏翻其一切盪除胡神滅其蹤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去羌呂翻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太子晃素好佛法好呼到翻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復扶又翻胡寅曰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崔浩之言似矣然浩本

未深讀佛書也彼其戶牖未易知真實未易窺所未易析而精極之地未易到也至老莊所得微哉又況寇謙之圖籙其經乃虛誕之尤者正當等所訴耳而浩奉敬服之烏在其智也又說建靜輪宮極其崇高財力萬計逾年而不成此與佛法為世費害又何異乎其下詔毀塔廟除經像誅沙門也魏主自以為非常之人而指漢明為荒君安知非浩所作修大之辭也夫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漢明豈嘗有寇謙之之惑哉故欲革天下之弊者其所施設必有本末先後之序人君脩德立己於上公卿大臣論道明法於下人倫既正教化既行然後示之以升降諭之以禍患變之以漸俟之以久則事不驟而效必成矣夫天地之化可謂速矣其為冬寒也乃在夏熱之時其為夏熱也乃在冬寒之日積之遠故其革之難為之豫故其成之著豈可以一言一令用勢力毀伐而行之是以不毀理而弊復生焉在易革之辰曰已日乃孚言不可速也文明言盡其事理也說言順人心也如此則大亨以正而無悔矣魏主徙長安工巧二千家於平城還至洛水分軍誅李閏叛羌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太原郡本屬并州江左以郡人南徙者僑立太原郡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太原縣屬泰山郡元嘉十年割濟南泰山為太原郡境屬青州為

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魏主母杜氏故謂驥為外家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青兗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清東清水之東也殺掠甚眾北邊騷動考異曰宋文帝紀三月索虜寇兗青冀刺史申恬破之魏太武紀二月永昌王仁至高平擒劉義隆將王章略金鄉方與遷其民五千家於河北高涼王那至濟南東平陵遷其民六千餘家於河北蓋宋魏各據奏到之月書之耳宋索虜傳云虜破掠太原得四千餘口蓋魏人分張其勢故不同耳帝以魏寇為憂咨訪群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羸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騎奇寄翻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曹謂曹操孫謂孫權也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

寇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峴戶典翻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佃讀曰田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群虜三萬矣羸倫為翻陴音皮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纂集也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兩力讓翻參合鉤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趨七喻翻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謂器仗各自整備使精新弓干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干古寒翻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粗坐五翻近郡之師遠屯清濟近郡謂南徐州所領諸僑郡及三吳近在都城之中者濟子禮翻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眾之易也易以豉翻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帥讀曰率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復方目翻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魏金城邊囧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氐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反攻逼西城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拒却之氐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種屠直於翻皆起兵應囧會敕文擊囧斬之餘眾推會

為主與敕文相攻。夏四月甲申，魏主至長安。丁未，大赦。仇池人李
洪聚衆自言應王，梁會求救於氐王楊文德。文德曰：兩雄不並立，若須我者，宜
先殺洪。會誘洪斬之，誘音酉。送首於文德。五月癸亥，魏主遣安豐公閭根
帥騎赴上邽。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未至，會棄東城走。敕文先掘重塹於外，
重直龍翻。嚴兵守之，格鬭從夜至旦。敕文曰：賊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
傷士卒，未易克也。易，以豉翻。乃以白虎幡宣告會衆，降者赦之。降戶江翻。
會衆遂潰。分兵追討，悉平之。略陽人王元達聚衆屯松多川。水經注：松多
水出隴山，西南流逕降隴城北，又西南注秦水。敕文又討平之。蓋吳收
兵屯杏城，自號秦地王，聲勢復振。復，扶又翻。魏主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
督北道諸軍討之。北道，謂魏兵分屯長安以北者。檀和之等拔區粟，
斬范扶龍，乘勝入象浦。象浦，即盧容浦。盧容縣，即秦象郡象林縣地，故亦
謂之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馬甲謂之具裝。
被，皮義翻。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師子似虎，正黃，有髯耏，尾
端茸毛大如斗。爾雅翼曰：穆天子傳，狻猊日走五百里。是為物最猛，雖虎
豹亦畏之。象亦以鼻擁泥自塗數尺，狻猊貢皐隅文，師子直搏而殺之。乃
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水經注：林邑國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二　四

都治典沖，在壽泠縣南，負浦西，去海岸四十里。○考異曰：本紀在六月，傳
在五月，當是六月賞檀和之等，今從傳。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
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勝音升。櫛，阻瑟翻。總
名胡寅曰：宗慤其以為文淵為我者乎？文淵無可取者，以薏苡車為
人所謗也。故宗慤并薏苡之類亦不貪而不取，且其無所棄矣。昔宋
於者非則而無惟則室而不求，皆可以為賢矣。特卿所大功而以財自污，
雖賢者有不能免，則慤之賢益可尚矣。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甲申，魏發
冀、相、定三州兵二萬人，相，息亮翻。屯長安南山諸谷，以備蓋吳竄逸。丙戌，又
發司、幽、定、冀四州兵十萬人築畿上塞圍。魏都平城，置司州於代都。宋白
曰：唐雲州雲中郡是。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廣，古曠翻。縱，子容翻。帝
築北隄，立玄武湖，以其地在臺城之後，故名玄武湖，在今建康府上元縣
北十里。杜佑曰：湖今為後軍寨。築景陽山於華林園。秋七月辛未，以散
騎常侍杜坦為青州刺史。坦，驥之兄也。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
張氏。前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
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傖，助庚翻。南人呼北
人為傖荒，言其自荒外來也。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上嘗與坦論

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復，扶又翻。磾，丁奚翻。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
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量音良。坦曰：請以臣言
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喪，息浪翻。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
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
金日磾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後元二年。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
上默然。八月，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
鎮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忮。將，即亮翻。忮，支義翻，很也。平時猶不可
忽，況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
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
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衆已散，唯吳一身，何所能至。俟
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為害。斷，丁管翻。吳天性凶狡，今若得
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為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
而更遣之，若遂往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為諸君任之。為，于偽
翻。任音壬。高涼王那亦以俟計為然，遂赦二叔，與剋期而遣之。及期，吳叔
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吳叔果以
吳首來，傳詣平城。伺，相吏翻。傳，知戀翻，又直戀翻。考異曰：宋索虜傳云：會各反，吳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二　五

自攻之，為流矢所中死。與魏書生擒東入木南山尋見殺不同，今從魏書。永
昌王仁討吳餘黨白廣平、路那羅，悉平之。以陸俟為內都大官。會安定盧
水胡劉超等聚衆萬餘人反，魏主以俟威恩著於關中，復加俟都督秦、雍
二州諸軍事，鎮長安。復，扶又翻。下復還、復遣同。謂俟曰：關中奉化日淺，魏
主于夏始得關中。恩信未洽，吏民數為逆亂。數，所角翻。今朕以重兵授卿，
則超等必同心協力，據險拒守，未易攻也。易，以豉翻。若兵少則不能制賊，
少，詩沼翻。卿當自以方略取之。俟乃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俟為無
能為也。俟既至，諭以成敗，誘納超女，與為姻戚，以招之。超自恃其衆，猶無
降意。俟乃帥其帳下親往見超。誘音酉。降，戶江翻。帥讀曰率。超使人逆謂
俟曰：從者過三百人，從，才用翻。當以弓馬相待；不及三百人，當以酒食相
供。俟乃將二百騎詣超。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而
還。還，從宣翻，又如字。頃之，俟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復，扶又翻。因詣超
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俟陽醉，上馬大呼，呼，火故翻。手斬超首，士
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徵俟還為外都大官。是歲，吐谷渾
復還舊土。去年吐谷渾西奔。
史炤釋文曰：壘，力水切，軍壁。縱弛，施是切，解也。迅，息晉切，疾也，又私閏切。

汾水扶云切。汾水出太原汾陽北。山。晉後魏。倬徒丁切。擢也。張也。又使乎切。鐵水在京兆新豐東。或作瀸。晉後魏。盤歷山回曰盤。水曲曰歷。回山水之曲以為縣名。在石扶風。東後魏。紐女九切。結也。束也。林邑漢南夷國也。其地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飲於禁切。釀具女亮切。醞釀也。駿馬莫綃切。遣後眾切。挑除也。子遺居川切。詩曰。靡有子遺。謂無遺餘也。登陴頻彌切。城上女墻也。鼓譟蘇到切。群呼也。纂偶作管切。纂集而比偶也。羸牛五口切。犉牛。百兩車數。信宿再宿為信。詩如字。春秋左傳。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縣吉甲切。薪並。休官屠各屠陳如切。印休屠胡也。搖其月切。穿也。揭也。衕阻兒切。抵北之總名。傖荒傖鋤行切。亦作傖。吳人罵楚人曰傖。貫誼傳曰。國制搶攘。晉均云。亂貌。金日磾漢時匈奴休屠王之子。賜姓金氏。胡三省釋文辨誤二十三年魏主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史炤釋文曰。汾水出汾陽北山。余按史炤止能言汾水發源之地。不知薛永宗舉家赴汾水而死。其地不在太原汾陽界。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北山。東南過晉陽。狄陽大陵平陶等縣。南入河東界。遶永安楊平陽等縣。又南過臨汾縣東。又屈從縣南西流。經絳縣故城北。左傳所謂晉都新田有汾澮以滦其惡者也。又西逕魏正平郡南。東雍州治所也。太和中置州立郡。東雍州南之汾水。乃薛永宗舉家赴水處。漢書地理志曰。汾水出汾陽北山。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而入于河。千三百四十里之汾水或源或委。當隨地註釋。而後能有得。趙完璧源委射音夜。頞音烏葛反。雍去聲。倬音徒了反。倨也。紐音女九反。結也。束也。林邑王遠音英非反。其名。宗懸音磔。毘音毗。誕音但。妄也。沙門僧也。飲從去聲。闊守闊音丘。釀爭去聲。讀臆音州縣之縣。鞠為丘墟。鞠音菊。墟音去魚反。詩小雅曰。鞠為茂草。注云。鞠窮也。墟大丘也。遣去音丘呂反。除也。浮圖佛也。晃音胡廣反。李潤縣名。我外家也。世祖母姓杜氏。衛霍衛青。霍去病。漢武帝時。征北大將也。淮泗謂當廣州泗於邪泗之地也。羸儲羸音盈。餘也。儲音除。積也。巨大也。曹猱曹音糟。猱音猱。猱治也。大峴音胡典反。山名。在東陽。佃音殿。營佃。纂偶二牛為偶。縣音鈐。蕭聲。清濟音子禮反。二水名。戕說文曰。防患曰戕。僾僾音方月反。不徭賦也。上邽音圭。縣名。漢屬隴西郡。格相敵也。以具裝被象被音皮義反。下文二十七年十一月云。薛安都脫兜鍪。解鎧。馬亦去具裝。又齊高祖紀云。編皮為馬具裝。欂猶又抓也。鐵杙也。道王城各五百里。曰鐵。杙音職。直也。仕張氏。涼州牧張軌父子也。傖荒吳人謂中州人曰傖。荒服也。又北齊神武紀云。猿李昌中山胡劉益升稱天子。旨雲陽谷西土義軍。號其黨謂之胡荒。猾音于軟反。沒也。圊音詰。養弓者。嘿然同。悵音丑亮反。任之任平聲。當也。伺音四。候也。民數音朔。呼音火故反。呼也。

元嘉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魏吐京胡及山胡曹僕渾等反。二月。征東將軍武昌王提等討平之。　癸未。魏主如中山。　魏師之克敦煌也。敦煌當作姑臧。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于金翻。從居言翻。取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復扶又翻。下同。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索山客翻。下同。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藏徂浪翻。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況復姊妹皆學左道。謂學置無識之術也。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祖降事見十六年。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謚曰哀王。　魏人徙定州丁零三千家於平城。　六月。魏西征諸將。西征謂討蓋吳之將也。將卽亮翻。扶風公處真等八人。處昌呂翻。坐盜沒軍資及虜掠贓各千萬計。並斬之。　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元嘉七年鑄四銖錢。見一百二十一卷。民多翦鑿古錢取銅。盜鑄。上患之。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夏戶雅翻。右僕射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估音古。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少詩沼翻。下同。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復扶又翻。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以使之均壹也。上卒從義恭議。卒子恤翻。下同。　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文王義季卒。義季自彭城王義康之貶。義康貶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遂縱酒不事事。帝以書誚責。且戒之。誚才笑翻。義季猶酣飲自若。以至成疾而終。　魏樂安宣王範卒。　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胡藩家于豫章。欲奉前彭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過工禾翻。　十一月甲寅。封皇子渾為汝陰王。　十二月。魏晉王伏羅卒。考異曰。宋索虜傳曰。燾所住屠蘇為疾雷所擊。屠蘇倒。見壓殆死。左右皆號泣。晉王獨不悲。燾怒賜死。此出於傳聞。今從後魏書。　楊文德據葭蘆城。水經注。羌水出隴西羌道。東南流逕宕昌城東。西北去仇池五百餘里。又東逕葭蘆城西。招誘氐羌。武都等五郡氐皆附之。魏取仇池。置武都天水漢陽武階仇池五郡。誘音酉。

史炤釋文敦煌音屯郡名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沮渠牧犍犍渠焉切沮
渠姓也其先為匈奴左沮渠之官因以為氏索求也守藏才浪切守庫
藏者左道禮記曰執左道以亂衆殺鄭康成注云左道若巫蠱也
衆貝俾益切海介蟲也古者象形以貨貝而寶龜請責疏文娩娩也通
作想趙完璧源賀如中如往也敦煌音豚皇斫音酌脂儀牧犍妹也第
宅也當去聲衆貝衆綫名前漢食貨志注云流行如泉也估貨估音古
五也酬音酬甘反樂也楊文德武都氐王也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督諸軍擊之將即亮翻帥讀曰率
文德兵敗棄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
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初保宗將叛保宗叛魏見上卷二十年公主勸之
或曰柰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為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
賜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宋免削之也二月癸卯魏主如定
州罷塞圍役者塞圍見上卷二十三年遂如上黨誅潞縣叛民二千餘
家徙河西離石民五千餘家于平城河西當作西河閏月己酉帝大蒐
于宣武場是康倣洛都之制幕宣武場於臺城北初劉湛既誅湛誅見
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庾炳之遂見寵任累遷吏部尚書勢傾朝野炳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二　八

無文學性強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詬詈賓客且多納貨賂士大夫皆惡之
詬須炳翻好呼報翻惡烏路翻炳之留令史二人宿於私宅尚書令史掌
省中文案不當宿尚書私家為有司所糾上薄其過欲不問僕射何尚之
因極陳炳之之短曰炳之見人有燭盤佳驢無不乞匄選用不平不可一
二言其罪不可一二數也交結朋黨構扇是非亂俗傷風過於范曄所少
賊一事耳言所少者唯不至如范曄作賊一事少詩沼翻縱不加罪故宜
出之上欲以炳之為丹陽尹尚之曰炳之蹈罪負恩方復有尹京赫赫之
授復扶又翻引用詩赫赫師尹以諭京尹然詩所謂師尹者乃太師尹氏
也乃更成其形勢也古人云無賞無罰雖堯舜不能為治漢宣帝詔曰有
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治直吏翻臣昔啟范曄事見一百二
十三卷十七年亦懼犯顏苟白愚懷九死不悔言苟愚懷所欲吐者雖九
死猶將言之而不悔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藉秦昔翻受貨數百萬
更得高官厚祿如炳之者也上乃免炳之官以徐湛之為丹陽尹　彭城
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魏人南寇水行自清入泗陸行自歷城
取丘皆涉彭城故云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夏四月乙卯以武陵
王駿為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五月甲戌魏以交阯公韓拔為鄯善王統

言官氏志內入諸姓出大汗氏改為韓氏郡上有翻鎮鄯善賦役其民比
之郡縣　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為便己卯罷之　六月丙寅削
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進位司空　辛酉魏主如廣德宮魏主起殿於陰山
北殿成而楊難當來朝因命曰廣德宮　秋八月甲午封皇子彧為淮陽
王彧於六翻　西域般悅國去平城萬有餘里據北史般悅當作悅般般
音缽遣使詣魏使疏吏翻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
九月辛未以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為左僕射領軍將軍沈演之為吏部尚
書　丙戌魏主如陰山　魏成周公萬度歸擊焉耆大破之焉耆王鳩尸
卑那奔龜茲龜茲音丘慈魏主詔唐和與前部王車伊洛所部兵會度
歸討西域車伊洛車師大帥也世附於魏魏封為前部王帥讀曰率和說
降柳驢等六城說輸芮翻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　冬十月辛丑魏弘農
昭王奚斤卒斤卒于它魏主曰斤關西之敗事見一百二十一卷五年罪
固當死朕以斤佐命先朝朝直遙翻復其爵邑使得終天年君臣之分亦
足矣分扶問翻乃降它觀爵為公　癸亥魏大赦　十二月魏萬度歸自
焉耆西討龜茲留唐和鎮焉耆柳驢戍主乙直伽謀叛伽求迦翻和擊斬
之由是諸胡咸服西域復平復扶又翻下復戍同魏太子朝于行宮陰山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二　九

之行宮也朝直遙翻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即漢武帝所築受降城降戶
江翻不見柔然因積糧於城內置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史炤釋文潞音路上黨已有潞子國也柔然後魏大蒐所求切索也古者
以蒐狩習武事詬詈上呼漏切下力智切怒罵也匄古大切乞也
弓交阯音止或作阯郡名杜佑云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
立其指交故名交阯焉耆於乾切西域胡國龜茲西域胡國乙直伽乙
姓直伽其名趙完璧源賀蒐音搜狩也春獵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
冬狩炳音丙賂音路財也曄音葉賊撫民愚懷懷猶誠也九死不
悔楚辭離騷云九死其猶未悔藉藉猶紛紛也駿音俊覲去聲乙直伽
姓也說文曰韵無有乙姓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饗群臣於漢南甲戌復伐柔然高梁王那
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羯居謁翻魏主與太子出涿邪山邪讀曰耶
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懼遠遁處昌呂翻可從刋入聲汗音寒　二
月己亥上如丹徒謁京陵三月丁巳大赦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以實
京口樂音洛　庚寅魏主還平城　夏五月壬午帝還建康　庚寅魏主
如陰山　帝欲經略中原群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

好進言。音。音文翻。好呼到翻。帝顧侍臣曰。觀貴嬪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漢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以臨翰海。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卷讀曰捲。檢玉岱宗。封泰山用玉檢。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長子亮翻。上時掌翻。上悅。淑。耽之曾孫也。袁耽見晉成帝紀。胡寅曰。人有名不副實者。如袁淑之類是也。或曰。元嘉之際淑有忠節。何以為名不副實也。曰。淑非能忠也。其不能忠。以須上封禪書知之也。元凶弒逆。淑之夫也。王僧達在文帝前。嘗論執意明決。沈慶之知其必來。是長比以天兄之也。　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誕。於月翻。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沈約曰。晉孝武世於襄陽立雍州。并立僑郡縣。至是割荊州之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為雍州。而僑郡縣猶寄治在諸郡界。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九月。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內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重直龍翻。挑徒其月翻。塹七豔翻。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敗補邁翻。以那眾少而堅。少詩沼翻。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遁。那收其輜重。重直用翻。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

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屏必郢翻。冬十二月戊申。魏主還平城。　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建威將軍沈慶之帥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二萬人討之。帥讀曰率。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蠻居高臨下。矢石之勢所及。過於平原相遇者。故軍多不利。先悉薦翻。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重直龍翻。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群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斬木登山。八道並進。蠻不知所以備。故震恐而奔潰。若一道而進。蠻聚兵據險拒戰。雖欲斬木而登山。庸可得也。

史炤釋文涿郡山。上音鹿。下以奢切。一作涂。山名。在唐縣。淑。徐六切。岱宗。徒耐切。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封禪。時戰切。積土增山曰封。為墠祭地曰禪。塹。都念切。擾其多坑。塹坑也。挑戰。徒了切。挑敵以求戰也。輜重。上側持切。下直用切。輜。衣車。重。載物車。大稔。如甚切。歲熟曰稔。秋熟也。趙完壁源妻漢書晏。沙土曰漠。獨音居謂人。汗音寒。上如契壯也。纂會纂。肩相也。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前漢霍去病傳云。去病北伐匈奴。虜獲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如淳曰。大

故增山。顏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墠祭地曰禪。又曰。封者登山祭天。築土為封。席卷。言無餘也。檢玉岱宗。封泰山也。數挑戰。數音朔。挑音條了反。民畜。音許又反。又丑又反。六畜也。屏。音餅。沔。音緬。潰。音胡對反。逃散也。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酉。魏主如洛陽。　沈慶之自冬至春。屢破雍州蠻。因蠻所聚穀以充軍食。前後斬首三千級。虜二萬八千餘口。降者二萬五千餘落。降戶江翻。幸諸山犬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擊之。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頃之風甚。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射而亦翻。蠻兵散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為營戶。史言沈慶之又能持久以弊諸蠻。降戶江翻。　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梁川。後魏天平二年置梁城郡。於其地領參合旋鴻二縣。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偵丑鄭翻。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考異曰。宋書。是月辛丑。南平王鑠退說西平。辛巳。索虜寇汝南。按長曆二月壬辰朔。十日辛丑。二十日辛亥。巳當作亥。南頓太守鄭琨。南頓縣本

屬汝南。晉惠帝分置南頓郡。潁川太守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水經注。汝水自汝南上蔡縣東逕懸瓠城北。今豫州刺史汝南郡治。汝水從城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懸瓠。故以名城。瓠戶故翻。又音胡。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城內外百官傷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射而亦翻。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堞達叶翻。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薄迫也。塹七豔翻。憲督厲將士苦戰。將即亮翻。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汝陽縣本屬汝南郡。江左分立汝陽郡。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間古莧翻。使疏吏翻。騎奇寄翻。下同。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考異曰。後魏紀作劉坦之。今從宋書。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田曹主營田。集曹主安集流散。猶漢之安集掾也。時駿為安北將軍。謙之等皆府僚也。武陵左常侍杜幼

文(晉制主周置左右常侍各一)人。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將，即亮翻)，直趨汝陽(趨，七俞翻)。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重，直用翻)。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繼(偵，丑鄭翻)，復引兵擊之(復，扶又翻)。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為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為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時南平王鑠領安蠻校尉，以康祖為司馬)。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將兵逆拒之(魏殿中尚書，知殿內兵馬倉庫。任，音壬)。質等擊斬乞地真。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劉道錫，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八年。從，才用翻)。夏，四月，魏主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上方(輸作上方也)。以陳憲為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驤，思將翻)。魏主遺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復，扶又翻。誘，音酉。遺，于季翻。通使蓋吳事，見上卷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釧，尺絹翻，臂環也)。是曾正欲譎誑取賂(譎，古穴翻。誑，居況翻)，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

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復，方目翻)。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攝，收也。言收江北守兵南度江也)。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勑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守，式又翻。帳，當作張，音竹亮翻)。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事並見前。蠕，人兗翻。沮，子余翻。吐，從暾入聲。谷，音浴。麗，力知翻)。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柔然多馬，故言其有足)。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復，扶又翻。下復縱、復非同)。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為掘塹自守，為築垣以自障也(塹，七豔翻)？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翳，於計翻，蔽也。言隱蔽其身而行也)。彼來偵謀，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偵，丑鄭反)。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事見上卷二十年)，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苻堅，何時與彼交戰(疑凡魏人猶有輕南兵之心，且為杜之紿而遣去，指符堅為有人也)？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騎，奇寄翻。離，力智翻)，吳人正有斫營

伎(伎，渠綺翻)。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謂謝晦、檀道濟等)，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天竺國有婆羅門善呪術)，當使鬼縛以來耳。」侍中、左衛將軍江湛遷吏部尚書。湛性公廉，與僕射徐湛之並為上所寵信，時稱江、徐。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朝，直遙翻)，嘗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相，息亮翻。守，式又翻)。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先徵之人，謂游雅、李靈、高允等)，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守，手又翻。治，直之翻。更，工衡翻)。」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魏主以浩監祕書事(監，工銜翻)，使與高允等共撰國記(撰，雛免翻，撰，述也)，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郄標(郄，丑之翻)性巧佞，為浩所寵信。浩嘗註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馬融、鄭玄、王肅、賈逵也)，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註，令天下習業(令習浩所注經，以為家業)。并求勑浩註禮傳(傳，直戀翻)，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

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噍，才笑翻)。」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據水經注，平城西郭外有郊天壇)。用功三百萬。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北人，謂其先世從拓跋氏來自北荒者。恚，於避翻)，相與譖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祕書郎吏等罪狀(胡寅曰：史見好惡以顯，善惡者貴直，浩刻石書史，立之衢路，暴著國實，不少隱避，其事上如此，則必取人之能規諫于己，而懸其諫諍者，此乃情性之偏也。使閔湛、郗標佞諂人也，浩寵信而不悟，而以直自任，昧於為尊者諱之禮，是好惡不以類，其不仁大矣。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浩其能免乎！孔子作春秋，凡魯公之惡，皆婉其文，為尊者諱，所以存臣子愛君之心，謹履霜之戒也。浩而如此，庶乎免矣。雖然，浩罪不至死，魏素平日顧待如何，正使復有大罪，猶當以功議減，而遽殺之，驕佞恣乃如此哉)。初，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帝，奉使并州(使，疏吏翻)，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首，式救翻)，庶或見原(原，赦也)，不可重為欺罔也(重，直用翻)。」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

廷。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誘，音酉。見，賢遍翻。〕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被，皮義翻。〕太子召允至東宮，因留宿，明旦與俱入朝，〔朝，直遥翻。〕至宮門，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曰：「為何等事也？」〔為，于偽翻。〕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謂總其大綱。裁，其才翻。〕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曏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匄其生耳。〔匄，古大翻。〕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於是召浩前，臨詰，〔詰，去吉翻。〕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頻使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帝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釁，許覲翻。〕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觸犯，謂直書國惡，不為尊者諱也。〕帝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為，

于偽翻。下欲為同。〕帝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有數千口死矣。」六月，己亥，詔誅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浩所連姻，皆士望也，非有浩附屬請之罪，以浩故，皆夷其族，俾摇可不惜哉。〕餘皆止誅其身。縶浩置檻內，送城南，〔檻，檻車也。後魏刑人必於城南。縶，陟立翻。〕衛士數十人溲其上，〔溲，所鳩翻，小便也。〕呼聲嗷嗷，〔嗷，五刀翻。〕聞於行路。〔聞，音問。〕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它日，太子讓允曰：「人亦當知機，吾欲為卿脫死，既開端緒，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悸，其季翻。〕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言浩死(?)非其罪。〕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荷，下可翻。〕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胡寅曰：高允不欺之君子也。與崔浩同為國史，浩總裁大綱，允多所著述，此事之實也。浩既被罪，允義不可苟免。自陳於君父之前，內不欺其心，外不欺其友，上不欺其君，若高允可謂仁矣。而世或以能分謗取之，則非也。已無此事，為人所抑(?)者謗也。譬如浩為允

〔所(?)為，允副之。浩欺於前，允事無失，而不欺自以為能，則曰：臣既副浩，甘與同罪。是則分謗也。今浩領史，允掾筆，允所著述乃多於浩，特不欺自文以實告君耳。夫何所謗，而曰分之云者，其人情偽交於前，或邪辯也，是非定於古，乃易見也。於事見者猶不能見，則於難辨者宜乎其傳然也。〕初，冀州刺史崔賾、武城男崔模，與浩同宗而別族，〔賾，士革翻。別，分也，依末析開諸稱，音彼列翻。〕浩常輕侮之，由是不睦。及浩誅，二家獨得免。賾，逞之子也。〔逞仕魏，為太祖所殺。〕辛丑，魏主北巡陰山。魏主既誅崔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李孝伯病篤，〔魏北部尚書知北邊州郡戎事。〕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李孝伯封宣城公。〕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順之從父弟也。〔李順亦為魏主所寵任，得罪而死。從，才用翻。〕自浩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眷亞於浩。　初，車師大帥車伊洛世服於魏，〔帥，所類翻。〕魏拜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伊洛將入朝，沮渠無諱斷其路，〔事見元嘉二十一年。〕弟安周奪其子乾壽兵，伊洛遣人說乾壽，乾壽遂帥其民五百餘家奔魏。〔帥，讀曰率。〕伊洛又說李寶弟欽等五十餘人下之，皆送于魏。〔說，輸芮翻。〕伊洛西擊焉耆，留其子歇守城。沮渠安周引柔然兵間道襲之，〔間，古莧翻。〕攻拔其城。歇走就伊洛，共收餘眾，保焉耆鎮。〔魏破焉耆，以為鎮。〕遣

使上書於魏主，言為沮渠氏所攻，首尾八年，〔元嘉十九年，無諱襲據高昌，自此與車師相攻。使，疏吏翻。〕百姓飢窮，無以自存，臣今棄國出奔，得免者僅三分之一，已至焉耆東境，乞垂賑救。魏主詔開焉耆倉以賑之。〔賑，津忍翻。〕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巂，〔唐時此為與雲南通界，即此路也。蓋自漢武帝開昆明之後，後人遂通此路耳。巂，音髓。〕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　上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左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沮，在呂翻。〕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時東宮置兵，與羽林等，故有步兵校尉。高祖永初二年，置東宮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我步彼騎，其勢不敵。〔騎，奇寄翻。〕檀道濟再行無功，〔營陽王景平二年，道濟出師；元嘉七年，又濟上，皆無功而還。〕到彥之失利而返。〔見一百二十一卷七年。〕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將，即亮翻。〕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重，直用翻。〕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謂彥之目疾大動也。〕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易，以豉翻。〕克此二城，館穀弔民，〔館穀，就食敵人所積之穀。〕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

初北必引兵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
之江湛難之難乃旦翻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治旦
之翻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
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
好日久而彼志無厭復扶又翻和好呼到翻厭於豔翻誘我邊民誘音酉
令春南巡聊省我民省悉井翻驅之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
桑乾川乾音干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
居我亦往揚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
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魏主與帝二書詆有併江南之心
大明以後北不復侮南矣長知兩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
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也秋七
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謂攻懸瓠不克而退也獸心靡革比得河朔秦
雍華戎表疏比毗寐翻近也疏所據翻歸訴困棘棘急也跂望綏拯跂丘
弭翻又去智翻舉踵而望也腳跟不著地也潛相糾結以候王師芮芮亦遣
間使芮芮即蠕蠕而入諸韓月間古莧翻遠輸誠款誓為犄角犄居蟻翻
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二　十六

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帥讀曰率斌音彬
翻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率所律翻驍堅堯翻騎
奇寄翻造七到翻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
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汧苦堅翻太尉江夏
王義恭出次彭城為眾軍節度夏戶雅翻坦鍾之曾孫也中鍾見九十五
卷晉成帝咸和九年胡寅管見有天下者論一拍一捆之職無所不統其
大者文武二柄也魏晉以來以詐力取國有兵權不去已斯善為君矣求
有能擇任軍柄責以治道者也文帝伐魏虛非大役而總制攻者義恭耳
名且貴將不咻則氏所以折衝經遠者雖責可寄而動欲北伐代即自歟
蓋以不擇任賢人與之共政又無以養其心志厭靜思動輕民用力而師
喪於外獨興於內故充宅厥心以正已考慎其相以治國人主之要務也
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
用朝直遙翻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二兗南兗北兗也
三五民丁倩使暫行三五者三丁發其一五丁發其二倩七政翻符到十
日裝束自符到之日以十日為裝束還此期即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
三郡集盱眙緣江五郡南東海南蘭陵南琅邪南東莞晉陵也緣淮三郡

臨淮淮陵下邳也盱眙音吁怡又募中外有馬步眾藝武力之士應科者
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北兗揚南兗州富民家
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胡寅管見凡用兵者
必有大特故曰師貞丈人吉必先豐財故曰行師千里日費千金必先養
士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必有推赤腹心之臣故曰運籌帷幄之中
決勝千里之外文帝伐魏之舉義恭為總非運籌決勝之人也王玄謨為
元帥乃貪設貪使之士也發近邊六州民兵十日即行則無素養之兵卒
也借取本四州民財四分取一州無素蓄之府庫也四者有一焉皆不足
以克敵取勝而文帝兼有之當焉之不遇江其亦幸而已矣建武司馬申
元吉引兵趨碻磝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魏明元帝泰常八年
置濟州於碻磝城碻七爾翻磝牛交翻考異曰宋略云虜濟州刺史王
淮敗走詹又解王淮傳云別戍今從宋書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
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樂安千乘縣北之地屬青州千乘郡此時樂安
郡也斌與沈慶之留守碻磝使王玄謨進圍滑臺考異曰宋略玄月庚
中玄謨前軍次白馬與兗州刺史歌將跋戰破之玄謨進攻滑臺今從
宋書雍州刺史隨王誕雍於用翻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二　十七

奮武將軍魯方平南史作魯方平參考水經作魯爽之建武將軍薛安都
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弘農龐皮江翻將即亮翻後軍外兵參軍龐季
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夏戶雅翻誕許之乃自
貲谷入盧氏盧氏縣屬弘農郡貲谷在盧氏縣南山之南盧氏漢舊縣屬弘農郡
晉分屬上洛郡唐屬虢州季明逆誘說士民誘音酉說輸芮翻應之者甚
眾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熊耳山在盧氏縣東元景引兵繼進豫州
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考異
曰鑠傳作劉坦之今從宋書魏荊州刺史魯爽鎮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
也軌晉宗室之子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宋有幢主幢主
總一軍者謂之軍主僕蘭亦姓拓跋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僕蘭氏改為
僕氏入姓僕江翻僕蘭奔虎牢虎牢魏豫州刺史治所也鑠又遣安蠻司馬
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群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
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
袴何用綿帛國人謂國自北荒來之種人也著陟略翻展至十月吾無憂矣展竟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三 一送

宋文帝八

資治通鑑元嘉二十七年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愎弼力翻好呼到翻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杜佑曰以小瓠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上瓠破油散因燒矢內簳中射油散處火立然復以油瓠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處昌呂翻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操千高翻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卽乾也言不能就其長帥而用之使各為部伍而以其人分配於所愛暱者長知兩翻帥所類翻暱尼質翻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玄謨不從玄謨立不知為車營可為而戰故蓋於時已有失心矣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真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

營曲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鞞部迷翻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鍾離縣漢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晉安帝以立鍾離郡屬南兗州沈約志屬徐州水經曰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注云垣護之所石濟即此處也為萬翻舸古我翻守手又翻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事見一百一十五卷晉安帝義熙五年六年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為急玄謨不從使玄謨從護之計急攻而得滑臺魏兵雖至固無以善其後也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戶旦翻重直龍翻斷音短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斷音短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舸古我翻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將即亮翻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魏主小字佛狸佛音弼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將即亮翻斌乃止斌欲固守碻磝

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東過謂越碻磝而過東入青冀界清東謂清水以東也碻磝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朱脩之事見一百二十二卷八年復扶又翻下復召同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使疏吏翻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引漢高帝之言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史經也更音工衡翻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耳學謂耳未嘗目覽書傳能以耳聽人所讀而有學之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清水南通淮北通河此謂清水入河之口水經清水東北逕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亦或是之所謂清口也自帥諸軍還歷城帥讀曰率下同自此以上皆王玄謨攻滑臺事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為盧氏令使帥其衆為鄉導鄉讀曰嚮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百丈崖在溫谷南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自閏月以下皆柳元景攻關陝事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趣壽陽尚書長孫真趣馬頭沈約曰馬頭郡故淮南當塗縣地晉安帝立馬頭

郡因山形而名屬南豫州宋屬徐州將即亮翻趣七喻翻下同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趣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考異曰宋略云戊子至鄒山今從後魏書魯郡太守崔邪利為魏所擒宋魯郡時治鄒山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秦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頌德以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魏收地形志沛郡蕭縣有蕭城彭城郡之留縣有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為魏所敗敗補邁翻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趣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以為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水經注泡水亦曰豐水水上承大薺陂東逕己氏又千乘縣又東逕豐縣故城南又東合黃水水上有梁謂之苞橋沛縣民燒泡橋魏兵溺死之地也又東逕沛縣故城南溺死者殆半自此以上魏主分遣諸將事也詔以柳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陝失冉翻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考異曰宋書作張是連提今從後魏書帥衆二萬度崤救陝自洛至陝有函崤之險帥讀曰率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騎奇寄翻下

毋安都怒脫兜鍪解鎧鍪音牟唯著絳衲兩當衫衫所銜翻前當心後當
背謂之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
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數所角翻瞋七人翻陳讀曰陣射而亦翻
中竹仲翻勝音升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
遣兵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一軍之將謂之軍主副將謂之軍
副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陳讀曰陣曾方平謂安都
曰今勍敵在前勍渠京翻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
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
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折而設翻易
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
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屈區勿翻將即亮翻蹙子六翻降
下江翻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
也為于偽翻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
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先悉薦翻
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子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
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桀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關中

之地四面阻山時羌胡皆依山而居自為聚落上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
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斷丁管翻引兵歸襄
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此以上柳元景攻關陝事魏永昌王仁攻懸瓠
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
於尉武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考異曰宋書及南平王鑠傳皆作尉氏按
宋紀傳云去壽陽數十里然則非尉氏也今從康祖及索虜傳作尉武
今按沈約志秦郡有尉氏縣本郡治堂邑屬南兗州非南平王鑠所統其
地又不在壽陽北數十里溫公此考最精矣按此又據狄餘傳尉武亭名
劉康祖戰死于此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軍各有主副欲依
山險間行取至間古莧翻取至謂取道以至壽陽也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
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
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
踝踝胡瓦翻足踝也康祖身被十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意氣彌厲魏分
其衆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
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考異曰康祖
傳云大戰一日一夜人云傷死者大半今從本紀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

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
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三郎將主內三郎魏謂
衛士曰三郎將即亮翻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斷丁管翻抱鎖亡奔盱眙盱
音吁眙音怡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自
此以上魏兵向壽陽事魏兵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
少詩沼翻下同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
以為歷城兵少食多欲為函箱車陳以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
歷城陳讀曰陣趨七俞翻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
勗欲席卷奔鬱洲東海郡贛榆縣東海中有鬱洲今東海軍是其地也杜
宋於此僑立青州冀州為青冀二州刺史治所杜佑曰鬱音鬱自海
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判決也唯二議彌日未決沈慶之之議自彭
城趨歷城猶曰立於進何勗之議則立於奔退耳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
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時沛郡治蕭城張暢以安
北長史帶沛郡太守高尚也贊助也言悉以聯決其議也今城中乏食
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扃古熒翻外閉之關也凡言
門守嚴固百姓無從得去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

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窘渠隕翻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
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汙烏故翻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
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義恭頓彭城為諸軍節度故曰總統阿讀從安
入聲道民忝為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義恭於駿諸父也駿
小字道民徐州刺史治彭城故曰城主復扶又翻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
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
中戲馬臺在彭城南高十仞廣袤百步項羽所築也馬文恭之敗也隊
主蒯應沒於魏此上蕭城之敗也蒯苦怪翻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
甘蔗甘蔗說文所謂藷蔗也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蔗之夜翻武陵王駿與
之仍就求橐駝韋昭曰橐駝背肉似橐故以名之師古曰言能負橐囊而
馱物故曰橐駝外國之奇畜有兩封如鞍其足三節其
負物至千斤日三百里見水則擬頭先見泉之所在未盡其量終不起
古語謂之索駝橐之訛蓋取此也今云駱駝蓋橐音之轉明日魏主使尚
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騾盧戈翻驢父馬母所生
健者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蹔出見我蹔與暫同我亦不攻此城何為勞
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

主猶治也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悵不雙悉悉詳盡也言悵不雙時得
詳盡所懷也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易兌卦彖辭曰
悅以先民民忘其勞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氈及九種鹽胡
豉孝伯傳曰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鹽療腹脹氣
滿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駁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胡豉是義顧胡叉曰肥鹽出北土也胡豉胡人所造亦與同立也
復扶又翻揖車書翻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行戶剛翻不齎樂
具孝伯問暢何為怱怱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
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
戲左傳晉楚將戰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戲息
義翻治直之翻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左傳魯大夫對父語莒侯之言
暢曰昨見眾賓至門未為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
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小觀我為人若
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諸佐謂佐史也僮幹則給使令者耳魏主此
言將知宋為有人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
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復扶又翻下無復同孝伯又曰

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
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
諸將倒曳出之鄒山多石穴土人謂之為嶧相率入保藏以避兵故孝伯
云然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但以之
為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
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眾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
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筭鎮軍聖略武陵王駿時號鎮軍將軍用兵有機不
用相語語牛倨翻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眾軍直造瓜步瓜步山
在秦郡尉氏縣不尉氏消改為六合縣南北對境■曰今桃葉山即瓜步
山之地碑續曰本志七劉繳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
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
得飲江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先悉薦翻虜馬飲江水佛貍死卯年
佛音弼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
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半步為武而行曰步足迹曰武恨不執手暢曰君
善自愛冀蕩定有期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兵交使在其間天下
行人善於辭令亦足以增國威然且遣翻上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

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汧苦堅翻文德宗人楊高帥陰平平武群氐拒之
帥讀曰率文德擊高斬之陰平平武悉平陰平將漢屬廣漢屬國晉泰始
中置陰平郡劉昫分陰平置平廣縣晉大康元年更名平武陰平平武皆
今龍州地也宋白曰陰平今文州平武今龍州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
遣文德伐啖提氏不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啖徒覽翻又
徒濫翻提丁禮翻丁未大赦　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
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
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己未魏兵至淮上考異曰魏
本紀云丁卯至淮援本宋書己未虜至淮西本本紀乙丑胡崇之等敗今從
之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將即亮翻至盱眙魏主已過淮盱
眙音吁怡質使冗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冗而隴翻從
才用翻考異曰序傳作臧澄之今從帝紀質傳作澄之建威將軍毛熙
祚據前浦東山前浦皆在盱眙城左右東山在今盱眙城東南東山之北
則高家山高家山之東則陡山稍南則都梁山都梁山之東北則古盱眙
城城臨過明河又東過淮河口又東過盱眙河口對君山魏太武作浮
橋於此自此渡淮稍東則龜山質營於城南考異曰宋書云質營盱眙

城北今從宋書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按兵不敢救澄
之燾之孫武燕高祖裔皇后之兄熙祚脩之之兄子也毛脩之沒馬祖為
將○晉汝之敗及于彭達佐入于魏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
百人赴城重直用翻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盱眙縣前漢屬臨
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後屬臨淮郡晉安帝分立盱眙郡今為招信軍王
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
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
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夫音扶復扶又翻若肉薄
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薄伯各翻奈何去之諸軍嘗見
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王尋王
邑以百萬敗於昆陽諸葛恪以二十萬敗於合肥故曰明驗也之計收城眾
下眾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眾謂璞曰若不
攻城則無所事眾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見賢遍翻地狹人多
鮮不為患鮮息淺翻且敵眾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眾能退敵完城者則
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蹂人九翻踐慈演翻正
足為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君保之為于偽翻

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中章者不
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
者也。上則曰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今兵多則虜退速，小則退緩。
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
因與瑱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
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抄，初交翻。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既攻
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守，言以兵相守
也。盱，吁。眙，怡。下同。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為明年魏主還
攻盱眙不克張本。帥，讀曰率。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壞，音怪。及伐葦
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荷擔而立，言急則負走。荷，下可
翻。又如字。擔，丁濫翻。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凡人戶見丁，無
論多少盡發之。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
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今
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有采石山，山下有采石戍。暨陽今江陰軍。邏，郎
佐翻。艦，戶黯翻。亘，古鄧翻。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
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處，昌呂

翻。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謂此江徐贊北伐
之計，羣臣之議多不同也。少，詩沼翻。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
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莫府山在
今建康府城西二十五里。晉元帝初渡江，丞相王導建幕府於其上，因名
曰。元帝度江，休使荒落，以府第石縣北幕府山，幕府之名自此。南文幕府
山在臨沂縣。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
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野葛有毒，食之殺人。魏主鑿瓜步山
為蟠道，於其上設氈屋。考異曰：魏帝紀云：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
步山，蓋謂此也。今從宋書。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
橐駝、名馬，并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奉朝請者，奉朝
會請召而已。朝，直遙翻。魏主得黃甘，即噉之。甘，即今之柑。噉，徒濫翻。又徒
覽翻。并大進酃酒。荊州記曰：長沙郡酃縣有酃湖，周迴三里，取湖水為酒，
酒極甘美。杜佑曰：衡州衡陽縣，漢酃縣地。孟康曰：酃音零。左右有附耳語
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
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
今匹馬不復南顧。好，呼到翻。妻，七細翻。復，扶又翻。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

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
阨，謂江夏王義恭、武陵王駿在彭城，南平王鑠在壽陽也。詎宜苟執異議。
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坐，徂臥翻。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班劍
持劍為班列在車前。幾，居希翻。僵，居良翻。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
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
耳。言不持異議也。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史言劭於此時已有狀逆之心
魏亦竟不成婚。考異曰：魏帝紀云：中書侍郎夏侯
遷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侯
野報之。詔書徐為書致問通問，此皆魏文多辭，今從宋書。

文熠釋文：沃，烏酷切，灌也。縝候，謂覘候而伺候之也。奄至，衣檢切，急
也，遽也。覘，古渾切。鑠，書藥切。俸，房用切，秩祿也，或作奉。大鈞，古侯切，剿
角。雉堞，雉，女垣也。木柵，測革切，編豎木為之。當百，丁狀切，底也。閒
使，從閒道而遣使也。垣護之，上音元，姓也。護之其名。環釧，玉環金
釧也。譎誑，詐欺也。供帳，上居用切，下知亮切，供具帳設也。嬬嬬，狀貌醉
見本卷上。障之，亮切。說文：隔也。謀，後緣切。及，閒也。伎，巨綺切，伎倆也。鬼縛
伎的切。說文本也。史事歷也。國事事也。積曰稗。都標，上相邀切，好也。

標其名音平遙切。嘒類，如淳曰：無復有活而嘒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
遺為無嘒類。愍，美殞切，又武巾切，悲也。恚，怨恨也。櫂果子，胥里切，姓
也。果子名。僮，徒洪切，僮僕。餘豐，通也。罪也。繫之，古詣切，繫，縛也。檻內，戶黯
切，檻車之內也。渡其，謂謂之渡。噭噭，衆口愁也。悖，蒲內切，亂也。賑，章刃切，贍
也。和好，謂相和同而愛好也。無厭，無厭謂不足也。桑乾川，乾，音干，在代郡
鮮卑，相然切，山名，東胡別種，因依此山，遂以為號。瘵，側界切，病也。說文
只治也。撻，他達切。致望，衆足而望也。拯援，拯，救也。援，救也。拯，蒸之
上聲，引舉也。折馬杜書拯陸德明釋云，拯救之拯。馬融云，舉也。伏曼容云
濟也。王肅云，拯也。子夏作折。折，取也。蔿蔿，如稅切，國名。誠款，苦管切，意
有所欲也。犄角，執其足也。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戎人犄之。言叶力
共戲也。泝瀧，泝水，瀧山，在後魏之地。倩使，假也。盱眙，上況于切，下與之
切，臨淮邑。趣遣，須切，衛也。幢主，宅江切，當號幢主，五凡品下，潛。器械
胡介切，內盛曰器，外盛曰械。懐，伏也。徹，直列切，去也，通作澈。枋頭，分房
切，地名，在汲郡東。彼魏，鞞鼓，部迷切，上鼓也。釋名：鞞，裨也，裨助鼓節也。舸，大
船也。方言：南楚江湖謂之舸。鐵鎖，蘇果切，或作鏁。長柯斧，柯，古何切，抗
文斧柄也。佛狸，里之切。控弦，苦貢切，引也。仆，音付，又蒲北切，頓也，僵也。

兠鍪上當侯切下莫侯切首鎧也鍪或作𨯯鍑可來切中之帽名窦陽
上於沒切下直追切能中當也函谷關函胡浸切關名在弘農郡山頭
山形如函故曰函關漢武帝遷於新安郭猷擅也春秋傳郭猷之人目
異札色切說文曰在西方時側也臘奔謨切曰加中時剏傷也剗應姓
也鹿其名橐駞上音托下徒何切韋昭曰背肉似橐故云橐駞隍胡光
切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蹂汝九切踐也剝北角切刺削之萋材
寬切大貝也通作貰筏房越切竿角或作栰邏迸也艦戰船四方施板
以禦矢石如宮朝請才性切鄗酒相東郡縣之酒俑桑落河多美酒世
稱桑落酒也幾至巨依切近也僅渠遴切纔也胡三省釋文辨誤二十七
年魏主圖懸瓠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鉤樓堞史炤釋文曰鉤紐貫
上月余謂如古書吳鉤之鉤可以言紐此所謂大鉤者乃持以貫鉤從
之鉤言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鉤樓堞則非紐明矣芮芮亦蓮伏連輸
𤪟秋文紹作大吳芮芮國名余按芮芮即嚈噠悉呼米然為嚈噠南人
譯為芮芮北狄家書字是為南史皆以嚈噠為芮芮從南人語音也
趙完璧源妻緘音為決音烏胎反澤也射音食亦反俱候
也卷音捲君也環音患鏁音書藥反衝車衝城車樓堞音牒兼條上女

喉也攜音隽蜻立木為也肉薄摺相皆員而上城也垣音袁姓也攀音
北趙史也周顯王十六年云五丈魏艇南方署名罚為作徒也遺去聲
與也下同蓋吳孫二十二年冬魏盛水朝直六丈上衣來徙擢以兵為
都督關隴諸軍事遣使賜兵甲一百二十一紐是曹是北宮營盖指兵
也攜誑上音決下音居況反詐欺也賂音路當財優除後音吉虎反不
括賦也執與與如也攜持也供張並去聲蠕蠕音歎赫連夏主勃勃也
溫渠沮王沮渠蒙遜也沮音子余反馮弘北燕王也弘馮跋弟吳提吳
提音吐賀真之又音蠕蠕可汗之名垣墻也諜音牒今謂之細作表方
明方明叔孤北池在十九年五月二十年八月丞方明生破仇池浸澄全
實及妻為下獸死研晉侵研音韵從音巨將反從何彼公指天帝也妻
羅門胡僧也素尤年本云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又身大宗十
二年本云婆羅門僧自西域來善咒術能令人生死復咒之使蘇云云
婆羅門胡見復晃音胡廣爾郗標標音甲遙反姓名也禮傳音直戀反
意音於避反捉使之恭音伐貴音符自伏其過原免也重去聲再也祭
何如何也入見音胡甸反下同匈音其乞也性長其也詰音去吉反問
也皆莫五狭夫千也縶音陟立反縶也洩音洩說文曰小使也嗷嗷徂

師古曰眾口愁聲讓責也荷上聲再遣遣也戍也謂使戍人東萊許曰
崔浩善魏文人與忘其書銘而其其族其後魏收恐其宣北朝臧諱左
時人美之號為鐵史兩人者俱失無足議焉然為史者如之何而後可
春秋書魯之弑君曰君薨而不地謂弑為薨者諱惡也獨不言地則其
弑可知而不隱矣夫如是故外足以傳信而內足示思誠萬世之法非
聖人孰能修之朱熹曰夫作史以實直不知諱避以彼禍濟固有罪
也罪不止其身而且遠怒以及無辜夫武城鬱暴役忍矣臏音士革反
焉耆音煙脂西域國名閒道微道也越巂音髓沮音才呂反止也重奪
重去聲再也碣磩音越翔戊名今濟州是也館穀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日晉師三日館穀杜注云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北及北音批二反城
守音狩難之難音乃旦反劭音邵無厭音一鹽反乾音干療音力照反
治也桂音劉外反北得河朔北音異道也析音素告也秋與忽同蹊音
奚與今同衆足兩來也芮芮即蠕蠕也贅亦乎徑造音七到反至也
鏁音書藥反震蕩滑龍蕩音蕩滑音骨反震位動蕩泱滑龍滑水龍
山也出次佳日注三五三丁發一五丁發三倩音七政反假也鑿曾同
盱眙音吁怡縣名屬臨淮郡綦音恭俱也兎夏上吐登反幢主釋文曰幢

音毛江反言髦指幢主九品下階本著音陟略反漢音笑汝上曰漢
慣音慣力反狠也處音昌呂反居也操千呂長帥古不統則其長帥也
鞞音部迷反騎上鼓釋名曰鞞裨也助鼓節也山積音子智反妻積舸
音古我反是以大船曰舸櫜音乃朗反書也艦音檻戰船迅音信疾也
佛狸音鋈魏主小字檉音赤貞反引也來脩之脩之自守滑臺為魏所
虜閫音苦本反門中檻也節下范曄漢高帝五年曰項羽有一范增而
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下邳音皮縣名太牢牛羊豕曰太牢稿音苦
姑也陝音閃袁是連提袁是複姓連提名也突騎衝突之騎鎧音可亥反
甲之總名著音陟略反兩當衫素麇儀衛志上云左右廂有主帥千中
幡緋襠檔大口褲衫衫未服志襬襠之制一當背一當胸粗裘度騎騎音
吕昊反突陳音陣下同射音食亦反中去聲括音大勁音勁強也挺身
從音從月也吳音吳日夕級音急讓降讓責也力屈音其勿反盡也鬣
音于六反追也先去聲鵲音邅曰加申時也踝音戶瓦反足踝劍音含
頸音居郢反項也三郎官名函箱車陳揚邪傳函夏注云函包容也棓
與今同鼎音許玉反扉卷上聲音無餘也偷音古營反閒也莫從才笑
知所從月蓋不知從何所傳出穹壘上音染頰反遊也下音壘壘也渮

音烏路反駿音儁道民駿之小字也駿中第三子即世祖也紀云小字道人馬文恭上云駿遣參軍馬文恭向蕭城為魏所敗蒯音快姓也甘
蕭音析安北二十四年四月云以武陵王駿為安北將軍徐州刺史變皆同常遇面縛近音治待也面縛謂對面縛所僕也橋音居車反悖
具悖戟之具飼音武亮反錯也致音是義反韓致爾雅曰告李作致戎行音明郎反怨怨音怨建也憧幹接遇與春五不注云若令驛使門僕
之類相語音御也直達爪步達音七到反至也爪步縣名在廣陵六合縣東又見下文飲音於鴆反下同桼音力照反治也佛狸魏主小字步
武兩乘足曰步步六尺也爾雅曰武迹也又禮記曲禮注云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一寸冀望也揚文德武都氐王也蓁篆葉反嚴嘉音導璞音
朴鑣音勝治也守音狩夫音扶諸韓肉薄謂相背負而上城也晃陽合肥上蔡固見陽為晃武所敗蔡荊壁伐晉至合肥為謝玄所破是皆數
十萬也見力見在之力鮮上聲筏音伐大曰筏小曰桴來之渡水荷上聲亘音古鄧反貽音怡遺也撞道濟狂狡撞道濟贖音積以財贖曰
贖募音慕廣招也蠕音軟朝請音朝淨妟去聲阮音尼詎音巨豈也
元嘉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群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

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左衛率尹弘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此兵欲遁
虜南兵之追義故舉火以示威尹弘習知北人軍情自言於上自晉以夫
駛釗石以來始有六夷之名率所律翻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胡誑
世之反也見上卷二十四年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
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見戶雅翻數所角翻不逞之族謂棄放之
家不得逞志於時者也請徙義康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語之使疏吏
翻語牛倨翻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
恥復屢遷復扶又翻屢力住翻人如空竟未及往魏師至瓜步人情恟懼
恟許拱翻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
射何尚之屢啓宜早為之所武陵王駿時在彭城盖馳奏以言之也上乃
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佛教謂
自殺者不復得人身願隨宜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使者以被揜殺之
胡寅曾見伐魏之役文帝有心王玄謨之言若引敗歸已則當如諸
葛武侯宣布所失責求規諫若治首事者猶當如漢武懲馬邑之伏誅王
恢以謝海內今則責彭之謀不聞敗事之人不治沈慶之忠諫不賞百姓
之從軍死傷及坐財役事者不復及致債於彭城處其生者義恭而也而

親之於內駿猶子也而奈之於外長康也不亦悖乎江夏王義恭以碻
磝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碻磝敗蒲邁翻去斗萬
狀使王玄謨戍碻磝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
乘守手又翻斂木至而先燒故曰逆奈謂車也音紙翻盡帥其民渡江
帥讀曰率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
以路不通皆留山陽晉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山陽郡境內有地名
山陽因以名郡今楚州即其地盱眙音吁怡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
灌之須待也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
與之溲疏鳩翻便毗連翻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
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今盱眙縣北七里有長圍山圖經云臧質守盱
眙魏太武於都梁山築長城造浮橋絕水路即此塹七艷翻魏主遺質書
曰遺于季翻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國人謂與拓跋氏同出北荒之
子孫也凡九十九姓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
常山趙郡賊丁零自翟真以來皆居常山趙郡界阻山而居故云然胡
死減幷州賊自後漢納南匈奴分居幷州界其地率皆雜胡漢以河朔
石以西則皆羯據之居氐羌死減關中賊自苻姚據關中其種類甚蕃

滋雖其國已滅而其種類實繁鄉若殺之無所不利言於魏國無所不利質
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省悉景翻有示者來書所示也悉詳也盡也爾自
恃四足屢犯邊境四足謂負戎馬足也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按王
玄謨自滑臺敗退蕭斌使申坦據清口戴邊之所謂清口在盱眙西界
安民亭南以水經注考之其地不在滑臺之西此當謂梁坦出上蔡之師
至此宋潰散耳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
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冥冥之中天期將至天使
之然非由人事為之也復扶又翻下客復同寡人受命相滅古者諸侯自
稱曰寡人質自以當藩方之任自稱寡人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
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白登山桑乾川皆在平城左右質言本期
直指白登師行至半而遣魏兵要當勦滅不容令魏主生歸饗有桑乾之
地也此嫚書也兩陳相向志聲至云及之者以此為緣也乾音干爾有
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
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細切量擣謂之齏碎末變謂之粉齏
戕而劇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朝直遙翻爾智識及眾力豈能勝苻
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語

于偽翻下尔語同當出虜相貽得所送劍月欲令我揮之尔身邪魏主大
怒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鑱鑱士杉翻又士咸翻刺也錐也曰破城得質當
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尔語虜中諸士庶佛貍所與書相待如此以
魏主書亍其興關元正式國中賊也自而携之浙其近十九矣魏主傳質
此書主不侮爾所與質書十尔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縻滅豈可不知轉
禍為福邪中原之民本東漢晉正朔故謂之正朔之民并寫臺格以與之
云斬佛貍首封萬户侯賜布絹各萬匹臺格末臺所立賞格也佛貍如淵
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内繫以驅縆縆居恒翻縆古恒翻大索也數百人
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縋馳偽翻桶他董翻
桶木為之明旦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句絕衝車至者城身也
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復扶又翻莫有退
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
遣水軍自海入淮水軍自建康下江自江出海轉料月則入淮又勑彭城
斷其歸路斷丁管翻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
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示若欲自行
非浚淮而北以追截其後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

之上露板露板者不封檢之狀露板上聞使天下悉知之也上時事服璞
圖難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已嘉璞之功又益嘉其讓胡寅曰見人之才
可以建功立事而不能有成者以私意蔽之故利害在前而不見從違用
舍失其宜當者皆是也孰有不爭功之心以濟國事為急如沈璞者乎向
若璞從人之言不細賊質恐功不在我賞不歸己則將始必敗身且不保
尚何功賞之可望者夫以捍㧞人人鮮能於義以拒之使璞有之以及此
可不謂天資之美乎使其希慕古人以能然可不謂學以知之乎既已却
虜又歸功於臧質此一役也始終完粹璞與虜遂矣其視貪天之功以為
己力者賢否豈不相萬哉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夏戶雅
翻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
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使疏吏翻上勑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
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
程天祚逃歸天祚為魏所擒見上卷二十六年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
冀六州破六州之主聚月六州城守未嘗失也殺傷不可勝計勝音升
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槊色角翻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
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室廬焚蕩燕無所歸故巢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

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
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待中詔謂待所頒詔也趑取私翻趄七余翻趑趄不進
也又江南白丁輕易進退易以豉翻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
之政衰矣史言為用兵之禍　胡寅管見古之為帥也惟將軍之教令以
閫外之制不從中覆故人得盡其才而功可立此於古訓甚明成敗備見
然而人君往往不能免中覆之弊以取喪敗何也其病在於欲功出於己
而已命將出師攻伐千里之外而神機妙算授於九重之中書而見捷
奉臣承顏上萬歲壽以稱其謀略所出于萬慮之表而為君者偃然當
之曰賊是已於是矜心益縱黷武不已而禍亂由此出矣不知事有幸而
中者有可常乎宋高祖西征長安身在行間則未嘗不勝命劉敬宣取蜀留
義真守長安懸付節度則皆致敗此又帝之前監也況文帝將不如長又
開置八所經兆兵家之忌則雖事中亦不可為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
者蠲其税調賑津忍翻蠲吉玄翻調徒釣翻甲戌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戊寅魏主濟河自丙辰盱眙退還
二十三日始濟河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為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
步是日解嚴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玄之子也魏神䴥四年徵盧玄坐崔

浩事亡命匿高陽鄚縣家崔浩事見上卷二十七年高陽縣前漢屬涿郡
後漢屬河間國晉分屬高陽郡吏因縣子掠治之掠音亮縣戒其子曰君
子殺身成仁論語載孔子之言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爇其體
爇如悅翻終不言而死及魏主臨江上遣殿上將軍黃延年使於魏自晉
以來有殿中將軍殿上將軍當是宋所置使疏吏翻魏主問曰盧度世亡
命已應至彼延年曰都下不聞有度世也魏主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
沒者凡度世之族逃亡而籍沒其家者並赦之度世自出魏主以為中書
侍郎考異曰宋柳元景傳元景從祖弟光世先留鄉里索虜以為折衝
將軍河北大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為司徒崔浩之相也元嘉二十七
年虜主拓跋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北義士與浩應接謀泄被
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為振武將軍與
魏書不同今從魏書度世為其弟娶鄭羆妹以報德為于偽翻三月乙酉
帝還宮己亥魏主還平城魏主戊寅濟河行二十二日至平城飲至告廟
左傳凡公行告于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又曰三年而治兵入而
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預注曰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以
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近畿謂環平城千里之地降戶江翻初魏主過

彭城。遣人語城中曰。（語牛倨翻）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翦苗。移民堡聚。（芟所銜翻）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白氏六帖曰。州主簿。郡督郵。至今錄事參軍。余按晉琅邪王睿都督揚州。以陳頵為錄事參軍。當時自別有州主簿督郵之文。亦備存古。而錄事之職。掌正違失。淮行叩。）虜不能復來。（復扶又翻）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閑在內城。飢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必知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坐徂卧翻）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尋繹理也。月也。左傳將尋師焉。又曰。日尋干戈。杜預注。皆云尋用也。）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駿曰。（斂手板。僚佐於府公之前。斂板白事。示敬也。）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錄事參軍掌糾彈。故云然。彈徒丹翻。）駁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繫於此。子夏親為州端。（州別駕居群僚之右。故曰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

初。魯宗之奔魏。（晉安帝義熙十一年。魯宗之自襄陽奔秦。十三年。秦亡奔魏。）其子軌為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父。（劉康祖父虔之。徐湛之父逵之。義熙十一年為魯軌所殺。）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爵。爽少有武幹。（少詩照翻）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既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屢中使酒多違失。秀以給校郎入諸及事。因為道遇。為魏主所詰責。詰去吉翻。）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墳墓。（爽祖父皆葬長社）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奔汝南。（自長社至汝南不及三百里。帥讀曰率）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鑠式灼翻。降戶江翻）上聞之大喜。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沈約曰。司州刺史。漢之司隸校尉也。晉江左以來。淪沒戎虜。永和大元。王化暫及。又太和隆安還復淪陷。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滎陽弘農。實土三郡。少帝景平初。司州復沒。元嘉末。僑立治汝南。孝建遷治義陽。領義陽隨陽安陸南汝南郡。）秀為潁川太守。（考異曰。宋畧云。滎陽太守。今從宋書。余謂宋畧以秀兄弟自潁川來降。遂因以潁州太守授秀。）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為廟筭遠圖。特所獎納。不欲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屏必郢翻）

（胡寅曰。昔先聖人立復讎之制者。以引惕夫。消人悲而存天理也。雖莫重乎君父之見殺。無忘怨者。畏於敵而不能報。有貪心者。怵於利而不肯報。幾其端者。惟於有命而不怨報。而天理滅矣。天下未有無父之國。故父讎不報。不可名為人。天下未有無君之國。故君讎不報。不可立於世。使人人知君父之重。皆勉為忠孝。故有讎必報。則賊父弒君之禍息矣。徐湛之於魯爽義不共天。乞屏居田里。不與此虜事主。但己力伸此志。孰曰不可。乃一明遷止。乎又還從湛之居內。魯爽守蒲。於是復讎之念阻。祿利之心重。而為子之道滅矣。）

青州民司馬順則自稱晉室近屬。聚眾號齊王。梁鄒戍主崔勳之詣州。五月乙酉。順則乘虛襲梁鄒城。（梁鄒縣。漢屬濟南郡。晉省。宋置。梁鄒戍為平原太守治所。水經注。濟水自菅縣東逕梁鄒縣北。又東北逕臨濟縣南。參而考之。其地蓋在唐齊州臨濟縣界。）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亦聚眾號安定王以應之。　壬寅。魏大赦。　己巳。以江夏王義恭領南兗州刺史。徙鎮盱眙。增督十二州諸軍事。　戊申。以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為尚書令。太子詹事徐湛之為僕射護軍將軍。（晉志曰。自魏晉迄于江左。僕射置二。則分左右。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今湛之蓋以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也。）尚之以湛之國戚。（湛之帝之甥。會稽公主之子）任遇隆重。每事推之。詔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為令。而朝事悉歸湛之。（朝直遙翻）六月壬戌。魏改元正平。　魏主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更定律令。多所增損。凡三百九十一條。　魏太子晃監國。（監工銜翻）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覆敷又翻）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畜許六翻）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廛。市中空地。一曰居也。說文曰。廛。一畝半。一家之居也。孔穎達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按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注云。廛里。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詩。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云。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楊子云。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詩傳同。夫田之廛。與市廛之處。其義不同。各有攸當也。）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注見前）漢靈帝私立府藏。（事見五十七卷。光和元年。藏徂浪翻）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邵齊畢。所以王天下。（史記周紀。武王即位。太公望為

時周公旦為師，召公為保，畢公之後，左右王師，一戎衣天下大定。王子孔纂。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蜚廉多力，惡來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飛來善服，騶以九並顯。惡，烏路翻。今東宮俊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少，詩沼翻。朝，直遙翻。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去，羌呂翻。近，其靳翻。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收謂藏其物，散謂散與貧民。一曰：以時收散者，言價賤之時，民力可以償之，道貴則散之。俟價居物，且民所欲得之時，則散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惡，烏路翻。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侍郎，即給事黃門侍郎。仇尼，複姓，出於代北。任，音壬。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都街，即都市。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考異曰：宋書索虜傳云：燾至汝南，人多，晃私遣取所營獲畜產。燾歸聞知，大加搜檢。晃懼，謀殺燾。燾乃詐死，使其近習召晃迎喪，於道執之，及國，罩以鐵籠，尋殺之。蕭子顯齊書亦云：晃謀殺燾，不果，燾既南伐，晃淫于內，謀殺燾，燾知之，歸而詐死，召晃迎喪，晃至，執之，以鐵籠，捶之三百，曳于叢棘以殺焉。又宗愛傳云：晃與秦王翰對掌國事，晃惡之，誅其黨，乘盡殺之，二百遣鎮北軍，允守江南傳聞之誤。今從後魏書。甲申，葬金陵，諡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為後宗愛弒帝張本。秋七月丁亥，魏主如陰山。　青冀二州刺史蕭斌遣振武將軍劉武之等擊司馬順則、司馬百年，皆斬之。斌，音彬。癸亥，梁鄒平。　蕭斌、王玄謨皆坐退敗免官。上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退奔不懼罪，將，即亮翻。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慶之諫斬玄謨事見上卷上年。九月癸巳，魏主還平城。冬十月庚申，復如陰山。復，扶又翻。上遣使至魏，魏遣殿中將軍郎法祐來脩好。好，呼到翻。己巳，魏上黨靖王長孫道生卒。　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為高陽王，既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為藩王，止。觀此則世祖立孫之意定矣。時濬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徙秦王翰為東平王，燕王譚為臨淮王，楚王建為廣陽王，吳王余為南安王。翰等皆魏主子，以國王徙封郡王。當考。帝使沈慶之徙彭城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數千家於姑孰。彭城、江西流民，皆避魏寇而南者。帝以吏部郎王僧綽為侍中。僧綽，曇首之子也。曇首輔政於元嘉之初。曇，徒含翻。幼有大成之度，眾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好，呼到翻。思，相吏翻。思理，謂言思致也。練悉朝典。朝，直遙翻。下同。尚帝女東陽獻公主。在吏部，諳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諳，烏含翻。分，扶問翻。言能隨其分量而授任也。及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有局則能受事，有度則能容物。沈，持林翻。不以才能高人。帝頗以後事為念，以其年少，少，詩照翻。欲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與參焉。帝之始親政事也，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僧綽，凡十二人。何瑀之，恐當作何尚之。唐和入朝于魏，魏主厚禮之。唐和據高昌，有撫安西域之功，故厚禮之。

史炤釋文：右衛率，率，名類切，通作帥。掠，力灼切，拷掠也，或從刀。數有，居也。懼，音許容切，又許拱切，憂恐也。劭，時照切。齎，牋西切，持遺也。揜，衣檢切，覆也。灌，古玩切，澆也。塹，阬也。冥期，猜賓切，無也。齏之，祖稽切，本作韲。鄭氏曰：凡醯醬所和，細切為齏。齏之，同都切，剗也，謂殺之如屠六畜然。鐵鑊，胡斛切。說文：鑴也。一曰鼎。正朔，之盛切，正月朔旦也。麋滅，忙皮切，分散也。縆，下居登切，謂以大索為縆，如弓弩縆之縆。縋，以繩有所去也。方斛謂之斛。截，昨結切。說文：斷也。或作截。肉薄，傍各切，謂相負而上城也。疫，營隻切，衆害疾也。璞，匹角切。种和之，使千切，姓也。丈公為灌種者。後氏取。梨上，長矛也。或作稍。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矟。稅調，稅賦，調役也。驃騎，毗召切，疾貌。或作票。解嚴，撤嚴也。爇，如劣切，燒也。飲至，於禁切。芟，刈也。翦，即淺切，截也。堡，博抱切，障也。或書作保。典籤，七廉切，官名。彈，糾也。鞫，居浦切。語責，問也，請責也。梁鄒，側鳩切，縣名。晃，戶廣切。覆載，禮記：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儲貳，陳如切，儲副也。酤，古慕切，賣也。或作沽。販，方願切。說文：買賤賣貴也。市廛，澄延切，市物邸舍也。虢之將亡，古伯切，地名，周文王母弟虢仲封於此，號曰北虢。按春秋左傳：有神降於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其後晉荀息伐虢，滅下陽。私立府藏，庫藏也。漢靈帝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以下，錢各有差。後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周邵，時照切。惡來，烏部切。俊，又子峻切，智過千人曰俊。仇尼道盛，仇尼，複姓也。元和姓纂後燕錄亦有冷陽公仇尼倪。譚，徒含切。僧綽，昌約切。諳，烏含切，記也。一曰憶也。曄，筠輒切。演，音衍。瑀，王矩切。胡三省釋文辯誤：二十八年，魏人乃肉薄登城。史炤釋文曰：謂相負而上城也。余謂薄，迫也。不用梯衝，以身逼城，緣之而上，謂之肉薄登城。趙完璧源委：有差，音叉，次也。不還，音旋。耶

反。不進不得志也。使語音御也。下毛語可語人語同。懾懼仙音許勇
反。恐懼發。左傳曰。曹人兇懼。早為之所。左傳。隱公元年。曰不如早為之
所。杜注云。使得其所宜。碻磝音敲聊。戍名。今濟州是也。船乘去聲。車乘
也。濩使濩音護。渊也。使音所吏反。大使也。遣去聲。四足謂馬也。謠音遥
不雅曰。徒歌謂之謡。冥音銘。幽冥也。寡人曾叉素封於與彝後紫對
故稱寡人。期之白登之。白也。桑乾音干。刀扇音真。刃反。至也。遷音其緣
反。忌也。疾也。貽音夷。遣也。佛貍魏主小字也。見與富。卯上云。秋之无所
不利也。衝車轒轒城車也。額音杜回反。上露板。上音時掌反。露板猶露布
也。程天祚逃歸天祚上年三月。淯引兵襲汝陽。兵敗為魏所擒。勝計勝音
升。尤之。尤遇也。怨也。調音吹笑反。許發也。上如如此也。羅音碑。椋音
羌。考擊也。飲至告廟告古沃反。飲板飲手板也。州端封為治中州之
紀綱。牧曰州端。曹音增。則也。乃也。魯宗之。楷晉末安帝十一年。魯云雍
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太尉裕所容。與其子軌起兵應荊州刺史司
馬休之。襲破江夏太守劉虔之。又與裕婿徐逵之戰。逵之敗死。又挫宋
書列傳亦同。虞雅度之。子家文帝二十七年與魏戰。中流矢死。由此言
之。今通鑑云之又者。蓋指二人之又有文也。詰音去吉反。問也。鑠音書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二百七十三　十九

藥反。屏音餅。沙門僧也。備貳備副也。齋音許六反。畜也。市廛音直連反
中物邸舍也。周邵畢周公。邵公。畢太公。畢公也。儁乂下音刈。治也。序
去上音人進也。下音五呂反。除也。近去聲。仇尼複姓。搆會其過惡也。時
濬生四年。濬音浚。宋文帝十七年六月云。魏皇孫濬生。至今十二歲
矣。按北史亦同。歲三年而已生子。此云濬生四年。其誤明甚。思去聲。皆
興。踊曰踴。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所得宋民五千餘家在中山者謀叛。州軍討誅之。州
軍。定州之軍也。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坐與叛者通謀賜死。沮子余
翻。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弑帝。年四十
五。謚曰太武皇帝。考異曰。宋書作庚申。今從魏書。　明寅嘗見人之與
人類也。聖人之與人亦類也。聖賢為君者。其職在司牧人。生之養之富之教
之。則君職舉矣。盡此職者。其後必昌。或者為君。恃其強力。好武樂殺。則是
自戕其類也。虎豹虺蛇。同不自戕其類。而有牧人者。反不如焉。則其慘毒
忠結之禍。未有不還中於己者。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從古一轍也。魏自
拓跋珪以來。國勢日隆。至燾而益大。然好大喜功。用兵不已。用刑事慘殺
人已多。威武遠揚。而死於閹寺之手。然則向者之兵鋒戮氣適足自伐而已

可不戒哉。易不云乎。臣弑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
早辨也。景穆之死。事起宗愛。既招其非當即日欠伐。乃還回猶豫。末淪于
載之久。其隊於永翁之戒其矣。其反也不亦宜乎。尚書左僕射蘭延。魏書
官氏志。北方諸姓烏洛蘭氏。改為蘭氏。侍中和疋。薛提等。祕不發喪。疋。以
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疋五下翻。長知兩翻。徵秦王翰。置之祕室。祕室祕家
之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
而素惡秦王翰。惡烏路翻。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
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赫連皇后。夏王勃勃之女也。延等以愛素賤。不以
為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
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為皇太后。以愛為大司
馬大將軍大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史言魏亂。庚午。立
皇子休仁為建安王。　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葬雲中金陵廟
號世祖。　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復扶又翻。上訪於群
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淮泗數州。謂青冀徐兗司豫也。瘡痍
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虜窮凶著於
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時江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二百七十三　二十

夏王義恭降號驃騎將軍。鎮盱眙。南譙王義宣。鎮江陵。進位司空。驃匹妙
翻。盱音吁。眙音怡。各部分所統。分扶問翻。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獎。於
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碻磝。魯爽秀程天祚將
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據宋書長傳。天祚去年助戍彭城。為魏所獲。尋亡
歸。時是年遣與爽俱來。義故並用之。將。即亮翻。雍州刺史臧質帥所
領趣潼關。帥讀曰率。　考異曰。宋書徐爰傳。張永傳並云王玄謨亦北伐。玄
謨傳中不曾行。蓋脫誤。紀載六月劉義隆將檀和之寇濟州。渠垣及魯
安生軍于東秦。龐萌薛安都寇恒農。都不言蕭思話等。而宋紀亦無大數
人者。至七月云。韓元興計之。和之追渠垣安生亦走。不言思話之歸宋書
有臧質遣柳元景的蒲阪。元景傳亦有之。今從宋書略。　今按考異所謂
索虜徐爰張永傳。亦宋書也。永茂度之子也。張裕字茂度。避武帝諱。以字
行。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
南阻飢。書曰。黎民阻飢。孔安國注曰。阻難也。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
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帥所類翻
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自中山至代。有
倒馬關飛狐關。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兵麥已向熟。因資為易。謂因敵賊資

於事爲易爲弋鉞翻嚮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兗七千兵遣將領之侍郎先鋒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義徒實衆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大行北塞軍都謂因山險置兵以遏梁相交出其之地行尸剛翻塞息則翻因事指揮隨宜加授加授謂任於毅有官者加其官未有官而能聚衆以爲衆帥者先授之以官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言其懷思百倍於常時也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謂河南北身清混壹之功可待也若不克捷不爲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劉興祖之言上策也上策非命世之君不可行上又使員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畧臨時宣示散息亶翻將亦亮翻胡寅管見曰古之爲帥者不從中御以敵國方遣大變所當仆制吾之心有不忘爲若乘其弱幸其隅乘利而舉則狄道也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有仁義而已矣夫有爲夷狄所屈而爲狄行則無以賢於夷狄矣無以賢之其能服之乎宋高祖伐秦之失不旋踵魏亦伐宋之失乎尔者反乎尔我以不仁不義自爲則人亦以不仁不義待我矣文帝不知戒爲又未魏失而伐之是以夷狄攻夷狄尚何較焉況宋魏淮南交兵之後亦既講解聘問往來通情好矣魏

燕之親文帝宜申彷使往賜元帝生則義聲遐暢仁心遠洽乃中國之道也曾不是圖惟攻伐是務則其心放甚矣能無合觖之禍哉古之爲國家者經一事即增一智文帝以中復失地長師不少改悔豈天奪其鑒乎何其謀之不及也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置仕退居方山方山在建康東北有方山埭截淮立埭於山南白方山者山形方如印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者數四六月戊申朔尚之復起視事復扶又翻御史中丞袁淑録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之有迹無名如晨門荷蕢荷蓧野王二老漢陰丈人之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四　一送

宋文帝九

資治通鑑元嘉二十九年秋七月張永等至碻磝引兵圍之考異曰宋書七月壬辰永師及碻磝下又有乙酉壬辰後長曆此月丁亥朔四日庚寅六日壬午十六日壬辰疑永以庚辰壬午至碻磝非壬辰也壬辰徙汝陰王渾爲武昌王淮陽王彧爲湘東王彧於六翻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考異曰太子劭傳云濬母卒使潘淑妃養之濬傳又云九王傳皆云濬實潘子南史亦云淑妃養爲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今從濬本傳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袁皇后謚曰元后殂於十七年恚於避翻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惡烏故翻濬懼爲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嚴道育女巫也其人爲婦生漢人妻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臥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笥相吏翻竹器也匱也圓曰簞方曰笥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

並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數所角翻詰去吉翻聞音問道育曰我已爲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爲于僞翻上時掌翻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爲巫蠱琢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爲隊主東陽主卒卒子恤翻鸚鵡應出嫁劭濬恐語泄恐巫蠱之語泄也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爲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爲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爲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促此則反速之祿濬實欲之劭在都濬在京口故以書往來詳家書意則劭濬逆謀蓋一朝一夕之故矣其所由來者漸矣此書乃發其逆謀非始之也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爲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爲佞人夏戶雅翻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惟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呪職救翻詛莊助翻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治直之翻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揚州出鎮京口十八年濬爲揚州刺史出鎮京口史逸其事始見此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紹帝

第五子出繼廬陵王義真後意謂己必復得之既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濬
殊不樂乃求鎮江陵濬求代義宣鎮江陵然義宣未及離江陵濬自京口
至郡則拔之禍發矣後祆又翻下同樂音洛上許之濬入朝朝直遙翻
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處昌呂翻
分扶問翻惋烏貫翻驚恨也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
如此濬小字虎頭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言一日無帝
則淑妃及濬將為劭所殺也遣中使切責劭濬使疏吏翻劭濬惶懼無辭
惟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文帝之謂也
胡寅管見古之廢太子者皆以無辜嬖寵惑其心而小人欲結內援以圖富
貴于所置者為之助於是父子不能相保元凶劭則異於是矣帝待之厚
待之深潘妃及濬卵翼帝未嘗有廢立之意也而劭乃自生疑心形於筆
墨不道之跡發露莫掩帝於是焉斷以大義集公卿下明詔廢投遠服不
孝之罪劭濬自取不慈之謗帝何有焉而以小忍遲迴猶豫至於八月之
久其昧於履霜堅冰之戒甚矣其及不亦宜乎夷考宋魏行事未有大相
遠者文帝保養黎庶元嘉之政於斯為盛所謂先善於欲耳而黷武不息
自賊其美殘民之禍以自貽于厥身與夫相望故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

器聖人不得已而後用之可不戒哉諸軍攻碻磝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
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自申
經略河南到彥之之出師四鎮皆斂戍北去王玄謨之出師碻磝望風而
下滑臺則堅壁矣今之出師碻磝亦固守以抗張永等魏人固習知宋人
之情態以為無能為也治直之翻濟子禮翻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
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壽復毀崔訓攻道復扶又
翻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將即亮翻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
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
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戍主禿髮幡棄
城走禿髮思當作禿髮音奚父子兄弟先年大杜以為兵本聲勢既盛禿
髮幡恐其有內應故不能守而走臧質頓兵近郊頓兵襄陽之近郊也
杜子春周禮注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
柳元景質以冠軍將軍鎮襄陽以柳元景為司馬冠古玩翻下同帥後
軍行參軍薛安都等進據洪關水經注洛水自上洛縣東北於拒陽城之西
北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為門水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又東北歷峽謂
之鴻關水水東有城即關亭也水西有堡謂之鴻關堡陳瓚曰考異梁州刺

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
之子也蕭道成始見于此蕭承之有復漢中之功見一百二十二卷元嘉
十年將即亮翻魏遣軍將軍封禮自泛津南渡赴弘農水經注門水自鴻
關東北流又北逕弘農縣故城東故城即函谷關也其水側城北流而注
于河河水於此有泛津之名泛音氾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魏
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兒氏烏兒氏平南將軍黎公遼屯河內　吐谷渾
王慕利延卒樹洛干之子拾寅立樹洛干年於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始居
伏羅川居伏羅川猶未敢遠離白蘭之險也遣使來請命亦請命于魏丁
亥以拾寅為安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為鎮西大將軍沙
州刺史西平王　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拔僕蘭戰于大索破之杜
預曰成皋東有大索城京相璠曰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索人兄弟
居之故有大小之號括地志曰滎陽即大索城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
里進攻虎牢聞碻磝敗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
將至還趣仇池趣七喻翻己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鎮歷城
更工衡翻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既乘利
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諸將皆不任也言及增

憤可以示張永申坦使示永坦欲以激厲之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將
軍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言憤憤之辭也義恭尋奏免
思話官從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遭次而立余以少子為宗愛所立非
次也謚法不顯尸國曰隱厚賜群下欲以收眾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藏
徂浪翻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好呼到翻宗愛為宰相錄三省
魏蓋以尚書侍中中秘書為三省亦猶今以尚書門下中書為三省也總
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
祭東廟魏書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
歲常月又於白登山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
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白登在平城東故曰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
等就弒余而祕之余立纔二百二十餘日惟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羽
林郎自漢以來有之漢羽林郎秩比三百石郎中可以類推矣魏以劉尼
為羽林郎中與殿中尚書俱典兵宿衛則其位任之重於漢制也尼勸愛
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事謂殺太子之冤
魏正平元年也正平元年即上年也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
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為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

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復扶又翻令
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僕之子也丈吉陸
俟父子皆有智略忘於後魏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
尼麗迎皇孫於苑中魏都平城有鹿苑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
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呼火故翻劉尼
但以殺南安王為宗愛罪不能正其弒世祖之罪也皇孫已登大位有詔
宿衛之士皆還宮眾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即皇
帝位濬太武皇帝之嫡孫景穆太子之長子也蕭子顯曰濬字烏雷直勤
登永安殿北史魏太武帝始光二年起永安安樂二殿
大赦改元興安考異曰宋索虜傳燕以為奔時有威略用以為太子會
燕死使嬖人宗愛立可博真為後宗愛博真恐為奔時所危矯殺之而自
立號年永平博真懦弱不為國人所附晃子濬字烏雷直勤燾所愛
燕王為國人四博真非正不宜立直勤嫡孫應立乃殺博真及宗愛而
立濬為主號正平與後魏書不同又云在二十八年皆索書之誤也殺愛
周皆具五刑夷三族西陽五水群蠻反水經注蘄水出江夏上蘄春縣
北山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歷斯山出蠻中故以此水為五水蠻五水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四　四

謂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蠻左所居山川也因為抄暴宋沈慶之於
西陽上下諸村聚五水蠻也自淮汝至于江沔咸被其患南史曰蠻所在
深阻種落熾盛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沔達連翻仗直亮翻下
同詔太尉中兵參軍沈慶之督江豫荊雍四州兵討之為沈慶之以討蠻
之兵誅武陵王駿起義張本蠻於月翻魏以驃騎大將軍拓跋壽樂為太
宰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壽樂拓拔忠虎之後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樂
音洛長孫渴侯為尚書令加儀同三司賞定策之功也十一月壽樂渴侯
坐爭權並賜死癸未魏廣陽簡王建臨淮宣王譚皆卒甲申魏主母
閭氏卒據北史魏主母姓郁久閭氏河東王毗之妹也魏南安王余之立
也以古弼為司徒張黎為太尉及高宗立弼黎議不合旨黜為外都大官
坐有怨言且家人告其為巫蠱皆伏誅古弼張黎魏世祖之所親任者也
宗愛弒逆不能發其罪而事之南安之立皆居公位雖不為巫蠱罪固不
容於死矣蠱音故翻壬寅廬陵昭王紹卒魏追尊景穆太子為景穆皇
帝皇妣閭氏為恭皇后尊乳母常氏為保太后隴西屠各王景文叛魏
屠直於翻署置王侯魏統萬鎮將南陽王惠壽外都大官于洛拔督四州
之眾討平之四州謂秦雍河涼徙其黨三千餘家於趙魏此言魏國時趙

魏大祭十二月戊申魏葬恭皇后于金陵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魏
崇佛見一百二十四卷二十三年民間往往有私習者及高宗即位群臣
多請復之乙卯詔州郡縣眾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為沙門者聽
出家捨俗為僧謂之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所毀佛圖率
皆修復佛圖即浮屠或曰佛圖即佛寺魏主親為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
為于偽翻下髮剃髮也亦謂之祝髮以師賢為道人統道人統猶宋之都
僧錄凡人謂之僧總攝魏書沙門師賢本罽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
州涼平赴代罷佛法時師賢假為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反
沙門為道人統和干切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丁巳魏以樂陵王
周忸為太尉忸女六翻南部尚書陸麗為司徒鎮西將軍杜元寶為司空
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膂之寄朝臣無出其右者朝直遙翻下同賜爵平原
王麗辭曰陛下國之正統世嫡皇孫故曰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
常職不敢徼天之功徼一遙翻與叨同貪也以干大賞再三不受魏主不許麗
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陸俟事世祖歷行北鎮功著關中今年逼桑
榆桑榆晚景也願以臣爵授之帝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使卿父子為二
王邪戊午進其父建業公俟爵為東平王考異曰魏紀曰戊午按上有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四　五

丁巳下有癸亥不當中有戊申蓋戊午字誤耳又命麗妻為妃復其子孫
復方目翻麗力辭不受帝益嘉之以東安公劉尼為尚書僕射西平公源
賀為征北將軍並進爵為王帝班賜群臣謂源賀曰卿任意取之賀辭曰
南北未賓府庫不可虛也謂魏南有宋北有柔然不可一日忘備府庫所
以供軍國之用不可虛於賞賜固與之乃取戎馬一匹示欲盡力於邊塵
高宗之立也高允預其謀陸麗等皆受重賞而不及允允終身不言為允
不言功其後位遇隆厚又且食其報也　胡寅曾見陸麗高允夷狄之人
也夷狄之俗惟利是嗜者也二人有迎君立主之功一則辭賞而不居一
則隱避而不言中國有不及焉可不謂賢矣乎昔者周公相武王遭周室
相成王致太平周公既沒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
世祀周公于太廟說者曰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故賜以人臣不得用
之禮樂世未知其說之非也君子正之曰人臣無不能為之功天子禮樂
非人臣所得用也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忠孝一道也
孝如大舜至矣適盡為子之分耳功如周公大矣適盡為臣之分耳舜與
周公人也豈得指其所為謂人所不能為者人而不為則誰為之耶自此
義既明然後知人臣以勳勞取賞或不滿意怏怏怨望至於作亂殺身者

皆不明人臣之義故有生於耐君即位其十四任僕莫不過有爲望裴爲
故事而息數倍於他人是以天下爲隱匿中物私得有之以相報勞何示
不磨之甚也漢文帝代來功在践祚三時之後纔及宋昌一人若不數欸
然耆舊貴有慮之事矣甲子周恃坐事賜死時魏法深峻源賀奏謀反之
家男子十三以下本不預謀宜免死沒官從之　江夏王義恭還朝自
盱眙還也晉ノ雅翻翻直進翻率來以義恭爲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欲以
代始興王濬也錄尚書如故　初魏入中原晉年武帝太元二十一年魏
代熱主安帝隆安二年克中山始得中原用景初曆景初曆楊偉所造曹
魏明帝景初元年行之世祖克沮渠氏晁二百二十三卷十六年沮子余
翻得趙畋玄始曆論考其書無歎字以備傳從沮從文離而合之於上下
讀如更字時人以爲密是歲始行之
史炤釋文張掖掖音益切郡名愚切曰張國臂掖也秉北涼和矩古文雅
字矯辭粲夭切矯僞不正也永巷永巷宮中所置名漢官儀曰令一人
宦者爲之秩六百石掌宮婢侍使馮翊與職切郡名決錄注曰馮馮也
翊明也癰瘦上物莊切下以腊切背傷也臘於叢切惡也越遼須壞牆
也遙聚力切覇雅進也積倉才切聚也太行山名接音地理志云在河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二百七十四　六

内野王西北裴東側羊切裴水也漱條六切嗽亦之切哭也或作欷妬
當故切忌也或作妒恚於避切恨也辟穀辟益切不食穀也五穀曰服餌數
藥而靜居行氣蓄積蓄罷也灌瓦引切滿也巫蠱公吐切巫者執左道以
亂政而害人蠱惑也若行巫厭俗之術埋其背切瘞也鵂鶹上音莖切
下丈角切能言之鳥因以爲名呪詛上或作祝亦作祝不祥如菩切不
豐熟也髡鬚髡他谷切髡鬚攅姓許見上幡字乘切羽軍古坑切官
名謂羽林騎軍故曰羽軍涅津水名在河東拓跋僕蘭上他各切下蒲
撥切又蒲八切或作拔虜複姓也一說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黃帝
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后爲跋故以拓跋爲氏大素素音朔音勅
顏師古曰音求索之索水名在榮陽爲後魏漢高與項羽戰于京索間
即此處劭曰今有大索小索亭尼延知切又女夷切癡女之切不慧也
苑中於阮切禁苑中也大嗥叫也或如字江沔莫踐切急劭曰沔水出
武都東南入江番吾陳如切本休屠之類田曰胥吾胡魏繞萬魏連勒勒
於黑水之南營郡號爲魏萬卽朔方郡也爲後太武所滅施施是切僻
施鄢許偃切鄢猶往也怞女六切慚他刀切慨也慢也桑榆下木切木
名日在桑榆晚也嘆於問切滄也悄也畋其字未詳　胡三省釋文辯誤

魏宗愛殺秦王翰於永巷史炤釋文曰永巷宮中所直名漢官儀曰令
一人宦者爲之秩六百石掌宮婢侍史余按永巷者宮中之長巷史直
言宗愛殺翰於長巷耳宮中所直名五字既不可曉又不必引漢書永
巷令爲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紹泰元年一百七十卷陳宣帝太建
元年皆有永巷事猶釋愈繆趙完壁源妻沮渠複姓射音夜沖音忠童
也矯詐託也部分去聲續音則歷反功業也阻饑尚書舜典曰黎民阻
饑孔注云阻難也衆人之難在於饑也應機應音應對之應必應如字
儁柔撫慰也柔安也書曰柔遠能邇軍都縣名屬上谷郡嗤音赤之反
笑也戲音於六反數音朔詰音去吉反問也以讓責也恍音脫驚歎虎頭
潘小字中使宦者也捻音如甚反承[?]烈曰捻充髮複姓大索音求索之
索地名吏領吏平聲役也府藏音才浪反酣音含以甘以酉樂也畋音
田正平魏太武正平元年六月愛謂皇太子太子以憂卒大呼音火故
反呼也沔音彌踐反妣音比爾雅曰父死曰考母死曰妣屠各屠音除
跪音良養也沙門僧也右者右尊也上也惱天帷史旅桑榆楼復漢猶
史孟嘗傳云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章懷曰謂日將夕在桑榆間言晚
暮也僕其復音方目反除其傜賦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二百七十四　七

元嘉三十年春正月戊寅以南譙王義宣爲司徒揚州刺史用義宣判揚
州自是始出命蕭道成等帥氐羌攻魏武都魏高平鎮將苟莫于將突騎
二千救之帥讀曰率將即亮翻騎奇計翻道成壽引還南鄭南鄭宋梁南
秦二州刺史治所兵志所謂知難而退蕭道成有焉壬午以征北將軍始
興王濬爲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朝直
遙翻戊子詔江州刺史武陵王駿統諸軍討西陽蠻軍于五洲水經注江
水東逕江夏軟縣故城南縣故弦國也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江中有五
洲相接故以爲名其地當在今黃州之間孟康曰軟音狄師古曰軟又音
徒系翻嚴道育之亡命也道育亡命事始上卷上年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
使疏吏翻道育變服爲尼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
旿家旿疏古翻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欲復載又翻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
軒濬入受拜受拜荊州刺史之命是日有告道育在張旿家者上遣掩捕
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濬爲征北將軍故稱之上謂濬與太子劭
已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惆丑鳩翻惋烏貫翻乃命京口
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二婢二婢至檢覆覆者其事乃罪二子
也治直之翻濬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事見上卷子祝讀與呪同

臧敖翻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
今何用生為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翻欲先自殺也不忍見汝禍敗也濬
奮衣起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累力偽翻判決也歎
史意馬南臣之事也潘淑妃承帝寵又如此而不以濬言
白上何也婦人之仁知愛子而欲掩覆之不知其禍愈深也己未魏京兆
王杜元寶坐謀反誅建寧王崇及其子濟南王麗皆為元寶所引賜死史
言魏卿未已濟手攫翻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
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典故常之稽也故舊事也送尚
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送與故與二人也武陵王駿素無寵故
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駿自彭城還復出刺江州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
為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
欲立誕史言江徐各私其私以亂國殺身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
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按漢書齊相召平所引道家
之言斷丁亂翻下同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論語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
謀不爾便應坦懷如初謂坦懷待之如父子天性之初也無煩疑論事機
雖密易至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易以豉翻難乃旦翻載祖亥

翻言禍難生於思慮之外將取笑於後世也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
事至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彭城始亡彭城王義康死見上卷二十八年
三息暫翻又音如字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復扶又翻僧綽曰臣恐千
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坐徂卧翻出閤
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僧綽年少於湛
故自稱為弟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建平王宏之
齒未也於兄弟長幼之序為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
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屏必郢翻帝自以為
謀異密於此矣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左氏傳有言謀及婦人
宜其死也宋文帝敗死事其識昔人在其孫是之下濬馳報劭劭乃密與
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為逆齋帥主齋內伏衛又掌湯沐燈
燭汛掃鋪設帥所類翻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慮諸弟為亂也難乃
旦翻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至有實甲
萬人考異曰宋元凶劭傳云二十八年彗星入太微掃帝座二十九年
十一月霖雨連雪太陽罕曜三十年正月風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劭
兵衆東宮實甲萬人按二十九年劭濬巫蠱事已發豈有因十二月反晴

年正月災異而更加劭兵今從宋略劭性黠而剛猛黠下八翻桀也慧也
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啓聞王僧綽
又密聞此事劭之逆狀彰灼無可疑者而帝猶豫不斷殆天奪之鑒也將
即亮翻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考異曰劭傳云二十一日夜往長齋
是月甲辰朔宋略云癸亥夜乃二十日也今從之劭詐為帝詔云魯秀謀
反汝可平明守闕帥衆入帥讀曰率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
千餘人皆被甲畜許六翻被皮義翻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
討幢傳江翻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蕭斌前曾為太子中庶子而
此時則為右軍長史也斌音彬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
王正見晉武帝泰始四年罷振威揚威護軍置左右積弩將軍宋齊之制
東宮亦置左右積弩將軍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
無過不能受枉省悉景翻明旦當行大事左傳楚潘崇謂商臣曰能行大
事乎對曰能遂以宮甲圍其父成王而弒之望相與戮力因起偏拜之衆
驚愕莫能對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善思猶今人言好思量也劭
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
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言病風喪心或致有是言劭愈怒因盻淑曰事

當克不盻胡計翻目偏合而斜視也不償曰盻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
克但恐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旋還反也疾也假有此
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還左衛率省也
繞床行至四更乃寢更工衡翻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
輪車朱衣太子入朝之服晉志曰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
輪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其上形制事事如輦其下
猶如犢車耳太子法駕亦謂之鸞輅非法駕則乘畫輪車為猶東郊以金
飾黃金塗五末與蕭斌共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從才用翻朝直遙翻呼
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奉化門東宮西門催之相續淑徐起
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上時掌翻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停留以待
門開曰守從萬春門入萬春門臺城東門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言不得
入臺城也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
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閤拔刀徑上合殿李延壽曰晉世諸帝多處內房
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
惟稱西殿不製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
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

皆落逆弒之。年四十七。劭實嘗見，晉之中主，宋之座，秦之扶蘇，漢之據，晉之遹，隋之勇，唐之瑛，弘、賢等之被廢殺，皆以讒間猜忌，非有反逆之跡也。若元凶劭，則反逆之跡形于手書，既與濬陳謝帝前，其暴著甚矣，非有讒間猜忌之事。御正殿，召公卿，以大義發之，已不失為慈矣。劭濬得盡天年，不亦善乎。若親無將，其將已形，而不治，蓄疑敗謀，其誤已久，而不決，直東宮兵與羽林等，使其有宮甲之勢，以所謀語潘淑妃，不虞江羊之漏，是劭因殺戮而文帝固使之弒也。本文美質，溫學愛養斯民，然純情智力，特大業，不知經訓，昧於父子君臣之道，禍發蕭牆，取笑千載，由是觀之，人君以務學為急，不知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可不信哉。湛之驚起趣北户，未及開，兵人殺之。趣，七喻翻。劭進至合殿中閤，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嘏未及答，即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侍中省，有上省，有下省，在禁中。湛時為侍中。入直上省。聞諠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殺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南史卜天與傳作徐罕。將，即亮翻。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卜天與，宋宿衛之官，有細鎧主、細鎧將、細仗主等。不暇被甲，被，皮義翻。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

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幾，居希翻。中，竹仲翻。劭黨擊之，斷臂而死。斷，丁管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將，即亮翻。左衛將軍尹弘惶怖通啓，求受處分。怖，普布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劭使人從東閤入，東閤，東閤門也。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劭尊帝廟號中宗，孝武帝即位，改廟號曰太祖。急召始興王濬，使帥眾屯中堂。濬時在西州，濬自京口入朝，遂居西州。帥，讀曰率。府舍人朱法瑜府舍人者，將府之舍人也。自晉以來，諸王府舍人十人。奔告濬曰：臺內喧譟，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不，讀曰否。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難，乃旦翻。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鑠，式灼翻。史言濬鑠之眾，足以討除逆亂。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屏，必郢翻。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石頭城有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

令。敢有復言者斬。復，扶又翻。既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梟食母，破獍食父。若濬者，梟獍之心以為心。劭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內，謂臺內。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衄，號，戶刀翻。惋，烏貫翻。衄，女六翻。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即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永福省，太子所居也。在禁中。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為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為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綦鎮京口。義綦，義慶之弟也。義慶，長沙王道憐第二子，嗣臨川王道規。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凝之，臧燾之孫也。以殷仲素為黃門侍郎，王正見為左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魯秀在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事見上卷二十八年。我已為卿除之矣。為，于偽翻。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騎，奇寄翻。校，戶教翻。軍隊，軍主、隊主所統之兵。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為吏部尚書。王僧綽於此時不受劭官，繼之以死，則人臣之節盡矣。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

自巴水來咨受軍略。水經：巴水出雩婁縣之巴山，南歷蠻中，入南流注于江，今謂之巴河，在蘄州界，源出板石山。去年帝使沈慶之討蠻，是年使武陵王駿統討蠻諸軍，故慶之來請駿咨受軍略。軍略，謂用兵之策略也。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殺逆，殺，讀曰弒。駿使元嗣以告僚佐。言劭弒逆之罪，將舉兵也。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言其怯弱無能為也。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易，以豉翻。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謂張超之、陳叔兒等。此外屈逼，謂魯秀、龐秀之等。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順，謂武陵王；逆，謂劭也。不憂不濟也。沈慶之以此言作諸人義勇之氣。壬午，魏主尊保太后為皇太后，尊保太后見上卷上年。以乳母為母，非禮也。追贈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又言魏主寵秩私昵之過。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為會州，以會稽名州也。會，古外翻。省揚州，立司隸校尉。浙東五郡，本屬揚州，分為會州，又改揚州為司隸校尉，以統京畿。畿，音祈。晉都洛為司隸校尉。以其妃父殷沖為司隸校尉。沖，融之曾孫也。殷融見九十四卷晉成帝咸和三年。以大將軍義恭為太保，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太尉，始興王濬為驃騎將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雍州刺史臧質為丹陽尹。雍，於用翻。會稽太守隨王誕為會州刺史。秋誕